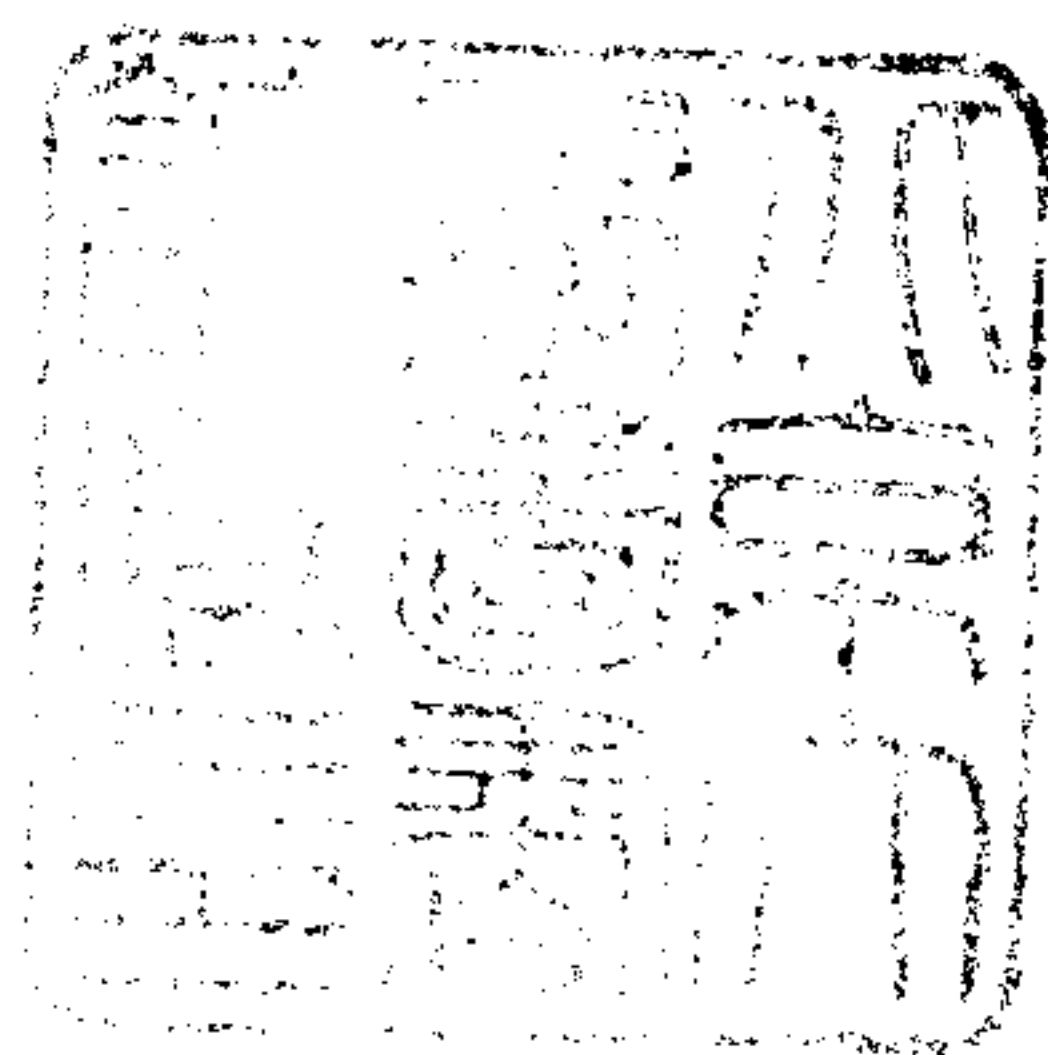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九七〇・子部・法家類

管子權二十四卷〔明〕朱長春撰……………一

管子校正二十四卷〔清〕戴望撰……………三四九

管子義證八卷〔清〕洪頤煊撰……………五一

管子地員篇注四卷〔清〕王紹蘭撰……………五六一

管子權自序

九洞天符道人朱長春

帝之世無法神道成務王之世有法緣  
道陳常伯之世法始岐道而出及伯之  
衰而法遂與道為寇刻核至甚可必反  
其始定以不離道氣近夫道自羲皇先

管子權自序

一

天圖易以來爻畫法象造化儀神理存  
人事決夫子推要於心藏之密用以歸  
聰明神武不殺不殺元之大仁生之  
易也道固以自生而生萬物者予幼志  
讀奇書間嘗校序管子賞其文中多不  
解壹求之法頗不合本註時誦淺牴牾

遇深文都無下意自來名賢亦寔疑闕  
無所按証以為道山中理舊本授兒咕  
嗶間始知中多秘典內言稽以道符冥  
諦印大全豁如也居嘗讀內外傳歷管  
氏行事略所具經國寄軍于先王井伍  
兵農師意不太遠乃其轉移因用內匡

管子權自序

二

多慾之君惕大慮以外匡屏王庶侯而  
四伐九會帖然大恬有神用焉區區富  
強名法數術效不至是意其別有本業  
如留侯之異授耶今攬詳幼官五行白  
心內業等諸篇而後知管子原于道不  
與申韓同科雖未必得亦不必行盡合



要于其符天育神運變耳目形物之表  
可謂虛宗深本有所善生未極大生之  
元爾夫子不予之曰人也如仁乎人具  
天地之生仁為所以生夫子蓋難言當  
時宮墻高第列國名卿以問驟曰未知  
其非功能猶理之顯可知而聖門黜伯

管子權自序

三

乃以輕屬管仲乎哉固嘗曰正而不譎  
正道也仁道之大易之元也元運密移  
之謂仁正衡匡邪之謂仁存亡生滅之  
謂仁奉天不違之謂仁故曰大者宜居  
下善救無棄巽以行權仲之伯桓行實  
具有焉計其所冥于道而用知生以易

世甚多甚微特寄法以行者蓋仲在老  
氏之前生太公之國太公道隱壽者于  
金櫃陰符密藏之玄書意自羲黃以傳  
有獨得真宗秘在府冊尚父大用之以  
啓會朝仲父小用之以定匡伯按其載  
道論清虛要密微而不幻循天時定人

管子權自序

四

化函純白于心元應轉易于事用葆之  
道合廓之政合足演河洛之宗為道德  
之祖吾定其非盡管氏之書必有淵源  
出道典采本其為性命養生家大導寶  
符甚具足奉持也夫道至一至廣宇宙  
群品庶生九流百氏無不此出道世之



與也唯駕為用東則東西則西用之尊  
法駕大路九逵四廵用之卑巾紫芻輓  
之險詭坂塹輻折而速敗管子乘道用  
而不詭不敗乃取途小耳聖人所以病  
其罷病其任道之用者也故桓公王伯  
之交管子道法之交其書則道法之雜

管子權自序

五

也半偽雄國法家榮士筦利峻刑強戰  
之逸傅大易辯其文亦古近大懸初予  
稍、訂釋脫數篇為習道之故已因兒  
執問遂并平其業凡三權會故文義發  
幽晦証舛錯曰通論文論世略表合累  
褒抑品目曰評以所證獨契抉玄顯

用揭宗鏡來通及政事之大略附以揚  
抗曰演儒也業於道無事法山中偷生  
無用於世倘以道精治緒治合統宗師  
帝王之應符或在是乎雖非正經可  
節取翼焉往太守梁溪陳志行公過去  
栖見之請刻未竟今太守清源張子環

管子權自序

六

公成其事二太守皆好道善治行相濟  
有冥合且曰于决性蒿目者發自救救  
時本術一大藥亦小補云

門人方大成書



管子權序

今天下盛行管子大要取其詞以供  
纂組云爾而至於篇多舛訛字多魚  
豕義多晦奧則姑乙之西吳朱太復  
先生以文章主盟海內中歲好道五

管子權序

一

管子

車二酉悉已度屏而獨成管子權其  
凡例有三曰通曰評曰演抉玄刊誤  
會故標新於是管子遂為全書余過  
山中問竒得是篇而意之亟請以公  
諸鈔既成先生屬余序余惟文盛於

周周召尚矣嗣是以降其著書而為  
一家言者寔自仲始仲相桓定伯書  
所論著皆鑿鑿見諸行事由今觀之  
其所行者猶未必能盡是書也且是  
書亦未必足以盡仲仲之後諸言兵

管子權序

二

言富強言名法者不可勝數然摠之  
原本於仲綜其功實胥不及仲遠甚  
何者彼皆得其粗而遺其精泐其支  
流而非滙其全體也抑微獨此也五  
伯桓文為盛按桓之始末遠出文下

而霸業頽反軼其上者則非文之不能敵桓而狐趙諸賢之不能敵仲也夫以狐趙諸賢拮据數十年而不足而仲以一身運之數年而有餘嗟夫仲豈易言哉自微管之歎見推於夫

管子權序

三

予而世之言仲者率以其功朱先生乃獨推其功而參之道原其道而本之易世儒高談王略將無河漢斯言噫是皆未深讀仲書者耳毋論張四維陳五法明時脩政因天用地規謀

宏遠不詭正經即如白心內業諸篇所謂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思之不得鬼神教之不庶幾與大易洗心研幾之旨相冥合乎夫聖人所以通志成務莫大乎易而英

管子權序

四

雄豪傑之士稍能窺見其微亦徃徃神謀鬼謀與時消息經世出世徃來不窮大約剗柔詘伸之際變而通之其道利用晦推行鼓舞之妙化而裁之其道利用因仲之三北而不挫幽



囚而不辭也善晦也而其轉禍以為  
福轉敗以為功也善因也仲蓋深於  
易者也故能輔多慾之辟成一匡之  
勛臣主俱榮身名並泰概諸龍德固  
非正中要其伸縮自如旋轉莫測抑

管子權序木

五

所謂猶龍者耶上下千古唯范少伯張  
子房李長源差可與仲相彷彿耳嗟  
夫仲豈易言哉晉人恒以老與易並  
稱得易之精者宜莫如老氏五千言  
其中竅妙無若致虛極守靜萬而仲

之復所於虛及中不靜心不治等語  
已先得之故治世與養生之道一也  
仲要不可謂無所闕見者自朱先生  
始發其微而後人乃益知道之無津  
涯易之不可為典要王不得則不王

管子權序木

六

霸不得則亦不霸者也先生棲巖辟  
穀人望以為世外人而不知其惓惓  
然欲以道善世者如此其切彼其權  
管子也非權管子也蓋直藉以明道  
法之合持王霸之衡俾論治者有所

一書 070 子部 法家類

折衷云爾夫論至於道則豈惟言為  
糟粕即治功且為緒餘而管子胡以  
言之先生又胡以權之先生曰嘻公  
毋深談吾亦取其詞以供兒輩之纂  
組而已

管子權序

七

萬曆壬子上冬吳興太守閩張維樞  
子環甫頓首具

部民方大成書

校管子舊序

五湖太瀆朱長春

嘗觀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  
高乘馬輕重九府等篇詳哉其言  
之也已而觀諸輕重所條米鹽俚

管子序

屑可醜如大駟良質素封文守之

家將唾不用奈何管氏以傳此名  
乃知全書多雜大都類是夫管子  
伯圖大要三事一曰法二曰財三曰  
兵法如四維四順禱則為急礮必



誅財如倉廩衣食乘馬雜則為賂

削龍斷兵如七法多官雜則為後

詐權以奇夫使管子蒙詬萬世

得罪儒家而曲臣詭士噴口為邪

則雜者逸也按管子於春秋為

後管子本

二

齊良五伯十二侯頃大夫之首能

以區、海東抗獎之齊起中乘大

昏禮亂之末佐外止新定之公用

其臣民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

兵出以三萬教士方行東西南北

無抗三存亡國九合冢君以術周

天子此非愛、褊心之夫刻急小察

足用籠罩天下駕使羣后而莫訛

議者謂其內以轉移陰中陽外欺

諸侯如素眩兒又以挾兵脅四國

後管子本

三

以必從而愛破師尚父古法率其

國人盱衡奮臂衆走於功名則

大壞三代世風乃法家開焉故曰

管子之器小不勉至王乃稱伯哉

要以引經扶義束情從道蓋過

揚善終信於同盟其氣象雍容  
猶王者之遺焉為相三十餘年外  
無欺鄰詐敵內不施鍼大臣百姓  
下不草艾箕箒編民而修然伯如  
齊語所志內以軍令具在即局隘  
校管子序  
不可以王心豈如書所談三事乃  
至急劑以詐乎哉春秋凡變必書  
晉蒐書鄭竹刑書魯丘甲書畝稅  
書向使管氏用此書以相變乃居  
三國之首術乃商鞅吳白桑孔之

酋長孔子何用頌以如仁、津、揚  
之也大氏周衰道誣至于雅國而  
祖伯賤王大甚天下有口游談長短  
之士都用社稷管氏為大宗因自  
以其說系而附之以干時王獵世資  
校管子序  
田齊之君又自以帝桓公敬仲祖  
烈為氣昧誇一世而存雅故其書  
襍者半為稷下大夫坐議浮談而  
半乃韓非李斯法家率齷齪君  
以黨管氏遂以借名行者也故其



書有春秋後之文有戰國之文

有秦先周末之文其體立辨夫

稽古者如市寶罷于漢之玉漬

山之珠按名而索之少焉雜以燕

石越磯而市者不識也則監正傍

按管子序六

六

視而笑矣且其質者未必非所賣安

名善質哉孟子曰尚論古之人盡

信書不如無書以周秦世且不敢

信其國志乃當秦矣撤出所得秦

何咕、章句弗論乎故愚以列子

晚出與莊子雜篇與管子皆多偽

不可信自經言外內言十二外言十

半短言區言十七禱篇十九輕重

全於偽矣又其解自尹知章初註

甚陋劉績所定復略往、多舛礙

按管子序六

七

讀間校而標之約十得五實其

輕重篇弗論庶其忠於管氏

管子書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複定著為八十六篇今止十篇近世所傳徃：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甚完整而句字復多紕錯乃

管子

下序

一

一百八十五篇

為正其說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可考者尚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為全書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為之佐自其事羞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出以為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推其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

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隆古湯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啓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綱縷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

管子

下序

二

一百八十五篇

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營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競：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故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



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  
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杜事  
可以隱今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  
默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  
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  
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

管子

序

三

百九十五

其說所謂參國為三軍者即伍兩卒旅之  
奮也因罰備器用者即兩造兩劑之遺也  
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  
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  
並及於魚鹽鐵亦圜府之舊章也他如  
五世三准諸說不過積餘歲羨待之於國

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  
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以率  
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報其故一更之為  
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  
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  
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

管子

序

四

百九十五

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  
法意也夫白刃捍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  
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蹶急之有所先也  
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次舉王制而并  
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鹽鐵不  
喻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

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

管子 八序

五

社

由俗革吾以為周公經制之大倫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訾之曰

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畧終北面而事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榮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彊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無所昉罷而創為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

管子 八序

六

社

降而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諂詐之習其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為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礪少息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



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  
歸之柰何躋鞅於仲也余愬夫讀是書者  
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  
功利使管子之所以善用周公者其道不  
明於天下也故為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  
大略於篇首云

管子

不序

七

社一月八

萬曆壬午春三月前史官吳郡趙用賢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  
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  
富察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  
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  
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  
管子者穎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  
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  
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  
為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  
管子 不序 十和五篇六  
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  
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  
不以我為貪知吾貧也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  
鮑叔不以我為愚知吾有利不利也公子糾敗  
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吾  
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  
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管子既相以  
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



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于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伐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為管仲城穀以為之乘

管子

序

二  
三六五

邑春秋書之衰賢也管仲官擬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為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疆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

管子序

楊忱撰

序曰春秋尊王不尊霸與中國不與夷狄始于平王避夷難也是王室遷而微也見于周書文侯之命微王也是王者失賞也費誓善其備夷是諸侯之正也秦誓專征伐是諸侯之失禮也書春秋合體而異世也書以文侯之命終其治也春秋以平王東遷始其微也自東遷六十五年春秋無晉以其亡護亂也及其滅中國之國而後見其行事譏管子序

管子序

卷

一

三百十四

失賞也周之微也幸不夷其宗稷齊桓之功也其中國無與加其盛也其夷狄無與抗其力也見于衛詩美其存中國也春秋無與辭何異也存一國之風無其人則衛夷矣全王道之正與之霸是諸侯可專征伐也夫晉之為霸也異齊遠矣桓正文譎夫桓之為正抑夷狄存中國文之為譎陵中國微王室晉之風也無美其美無功其功外無他焉雖國人不與也然而桓之正非王道之正也以文譎而桓正也桓之功非王道之功也以攘狄而存



周也無桓周滅有周桓賊桓卒齊衰楚人滅周周之不幸桓之蚤死也故曰周之存桓之功也桓之不幸管仲之蚤死也故曰桓之功管仲之力也自是楚滅諸國而熾矣今得其著書然後知攘狄之功皆遠略也儒譏霸信刑賞豈王者詆民哉霸嚴政今豈王者急忽哉霸鄉方略豈王者不先謀哉霸審勞佚豈王者暴師哉霸謹畜積豈王者使民不足哉亦時夷狄內聘大者畏威小者懷仁功而至此不幸名之不正然奈衰世何孔子曰微管仲

吾其披髮左衽此其據也時大宋甲申秋九月二十三日序

管子權九例

一管難解免亞於莊子莊洗洋而管幽詭又經漫漶行無全本原註開山窮源之功不可沒也其舛則支而膚微言難中而道趣不入也其關則徑之不通於夷也要以舛寧開關無謬舛則以盲引道胥人而南轅北駕矣凡此類權通于下然而原文無竄易無批抹指其車則得迷與之鑑則知醜何敢削故跡多駢說以詆譏先正哉莫為之先後者更難

管子權九例

三百八

一訓故主于章句訓理主於意指舊註煩說又益之滋蕪也其得解者不必解者都無下通有通為以通不通亦然書本幽深有合發則義條而圓卑辭則致瑣而離故所通多連合上下會証成文不專主句尋脉自見又古人文不同後世關鍵起結呼應顯指又不同後世詞理比附聯絡疏通故莊子曰雖參差而瑰璋可觀秦先之於春秋先更懸矣然而大義本旨無不相屬往往有下意暗伏用字陰挽種種深文難以盡開



非可直了敢謂千慮之無失或真片訓之立要  
索之象外或可徹之玄中

一評評其事理之合累文辭之品第然管之偽言  
十而七矣旨既無奇文復卑近道家恩之將  
錯用文章家昧之將累作其大列議于前其細  
條附于下要使玄珠不遺于謾話楚玉不冒于  
燕石三立之傳將有取焉

一管子雜載道法兩書始下權本以疏道後乃沈  
濫卒業道微而秘管子多古言流傳半入吊詭

管子權 九例

二

九三

法則有行於後不戾于古者有效於前滋弊於  
後者非演之其秘不可得而參其往與來不可  
得而相印也演為敷焉申為究歸焉或暢彼之  
所長或証已之所契或合或離或顯或微通其  
指可券於中引其義可加於外不主釋解多緣  
文議非文不成一家之言不漂一義之宗

一管子之難非獨難于解抑難于讀本註舛於分  
句者多矣今沒權定別為點句有義則疏之無  
則句之或又有而失于句者要參之舊本凡

所更訂釋故可通讀者因句而求文直下了然  
思過半矣

一唐註後絕無善本舊有山東刻魯魚焚龐半不  
成義今世所行趙侍郎定宇先生管韓二子評  
本也賴其考訂始得成誦加以評隲殊饒理解  
所權已入評正并發新義仍標于上不復下筆  
唯刪其綺迤繁碎摠以共宣遺文翊贊古人為  
管之忠臣無人我一也劉氏不甚精討其已入  
趙本者并存正焉

管子權 九例

三

一趙本諸篇多有乙截分段通詳文義有合分有  
不合分今壹去其乙讀者自解片合無庸支贅  
一趙本九例諸條中解十七不中十三要論世者  
各以所見標設一議如汲于河采于山非一家  
一種之可拘也前人苦心而緝之後人可恭識  
而擬之即於書義未盡探精要大都具爾今無  
損裁以備攬酌

一此三權出一時凶臆之崇以希百世旦暮之解  
敢遂為不刊相翼不朽聊自存讀者苦心未必



畫符作者微志且篇中多有詭與連作疑不可  
點句况可下意嘗謂尚書古文商周之間諸君  
駁屈或經傳授翻寫衍闢難通後儒強為摭說  
安知是書弊不坐此咸陽火後三代之全文眇  
矣其所不盡不合不精不覈或祈密心之士別  
加裁定或有藏秘之家出為印正是在天乎望  
之後人

一權中評文即文論世即世論體升降差等正如  
書家四勢時迥不同乃文之關於氣運哉然則  
管子權凡例

稀章氏之後其誰能不波况其末流凡余所論  
遡河于源所謂商周之樂盡矣若以三侯七德  
與象武並奏恐聖人審音不止于未盡善也書  
中長文漫語為先秦濫觴亡幾其他狐裘羔袖  
于後之羊質虎皮猶有逕庭焉博識古服之士  
于此會心如攬古人數行真蹟自知後世臨摹  
神骨大別下筆便有貴氣千年来士大夫往往  
癖購得漢以前一玉一鼎寶玩不釋而獨于古  
文察如也吾不解此惑矣世道交喪惜夫

一古書不應加圈點為采山探淵者發其奇為賞  
識焉此中理詞俱妙用。意字瑰奇用。條暢  
雋爽用。所謂玄之又玄非此外都不精也然  
文有義有詞又有體有章有法有格古文都與  
後人不同如形家相地隱隱真龍細尋結作此  
非偏解之所可用亦非標評所能盡者季子魯  
樂師曠南風知音自得之

一著書之旨顯晦不同讀書所入淺深隨異權經  
三閱義亦屢更猶有味于前而得通于今者編  
管子權凡例

于初而宜增于後者乃刻成之後無容竄入稍  
有條列重標于上別名曰補庶完一得之慮或  
當百世之解

管子權凡例終



管子凡例

一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吳兢書目凡三十卷今據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亡十篇列為二十四卷其吳兢所次卷目今不可考

一管子註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其訛謬穿鑿日抄論之甚詳矣蘆泉劉氏績間為補定簡明貫穿多所發明第宋本俱不載而近刻舛錯每每至不可句今據宋本校定而劉

管子凡例

績所註其最切當者列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間有悉見所標注者亦襟見篇首得百一耳

一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搆忒作資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眾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奈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為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為恩澤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既雅與難句而為之註者復謬於訓釋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

知今悉從宋本刊定不敢輕加更易其古文字間有不可考者皆為標識篇首以俟有識者共訂正焉

一管子新本每遇長篇文字至更端處皆別為一行其間不能無分析太過之弊今皆按宋本校正其文義當隔別者止為一其處以識章目所分其新本應合而分應分而合者悉為釐正

一管子書文辭古奧既不易讀而近板數家皆承訛襲謬雜亂支離讀者至一二卷後往往厭弃

管子凡例

管子凡例

管子凡例

幾成廢書今按宋本更正比次無下數千百餘處其間尚有一二闕文誤字不可解不可句者第數之篇首不敢強為附益俟海內藏書家或更有善本重加輯定實此書之幸也

一按張巨山紹興己未寫本云從人借得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眾其所未解尚十

二三則是書之訛謬難讀其未久矣今詳定句讀悉通融上下文義間有房註誤句而蘆泉氏所更正者皆列疏於上使覽者易以研解也



管子文評

劉勰曰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

漢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孝經有弟子職一篇是

管子所作

管子曰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

尤鄙俗

孔穎達曰輕重篇或是後人所加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稱齊管仲撰杜

祐指畧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子將沒對桓

管子權

文評

十

三十五

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

曰尹知章也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

力俟盡地利既為富彊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

國俗如心術白心諸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

道其能一天下致君為五霸之盛宜矣

蘇子瞻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車旅什伍之數其

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

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

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

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  
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

誰所為以其言毛嫫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

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為人容等亦種蠶所

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

賈誼晁錯以為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

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為整比乃漢世行書

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

管子

文評

二

三十五

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緝紕然自昔相承直

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諫議唯諾之辭余每惜

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設施果傳

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

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嘗親經紀者豈不足為

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

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逕遂

與道絕而此書方為申韓之先驅斯鞅之初覺

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為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  
祖管仲使之蒙詒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  
言海之鹽屢祈望守之以為衰微之苛欽陳氏  
因為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  
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  
管仲責其大者可使其果瑣猥為市人不肯  
為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  
無甚於輕重諸篇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襟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

管子

文評

三五

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他篇自語道論法如  
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  
其聚文子淮南徒聚眾辭雖成一家無所收采  
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  
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  
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  
為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稱管商豈以其標術  
用心之故同耶然以為道家則不類

黃震曰抄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  
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  
為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斷隱語以為怪管子  
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牧民為最簡明其要  
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廢  
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  
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  
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  
大匡篇管子行事之日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

管子

文評

四

三五

按而考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諱切若輕重篇要  
皆多為之術以成其私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  
之真其書所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  
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勿用堅刀  
等說皆屢載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為篇  
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  
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  
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

又曰管子註釋最多牴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



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雁  
 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  
 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雁為句守靜人物自  
 為句方以人物則皇為句而曲為之說曰聽候  
 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也幼官五圖以形生  
 理為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  
 以此周以相匿為句而下又云忘生死交其後  
 方之明法解可覆也及政一故字不知參對而  
 以相為匿是為句而曲為之說曰匿公是而不  
 管子 文詳 五

行也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  
 之有乎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  
 亦未正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  
 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次有財耳乃  
 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  
 章曰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為能行之禽  
 耳乃釋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為去聲亦覺不  
 倫版法篇云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欽文  
 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其他難察

舉

楊忱序曰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

辭

張嶽曰管子天下奇文也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

篇是其功業所本

管子目錄

第一卷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第二卷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第三卷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管子權

五輔第十

第四卷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第五卷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第六卷

法法第十六

兵法第十七

第七卷

大匡第十八

第八卷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第九卷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第十卷

戒第二十六

地圖第二十七

管子權

參患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君臣上第三十

第十一卷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第十二卷

侈靡第三十五

第十三卷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第十四卷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第十五卷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管子權 目錄	三
第十六卷	
內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小問第五十一	
第十七卷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藏第五十三
第十八卷	
八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第十九卷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言昭第六十	修身第六十一
問霸第六十二	牧民解第六十三
第二十卷	
形勢解第六十四	
第二十一卷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權 目錄	四
問乘馬第七十	
第二十二卷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第二十三卷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準第七十九	輕重甲第八十
第二十四卷	

管子權目錄終	管子權目錄	五	輕重丙第八十一	輕重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右二十四卷	
			凡八十六篇	內十篇

管子權卷第一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牧民第一 國頃 四維 四順 六視 五法

經言一

⑥六家之指同出於道各有本領揚其宗門法家以管氏為大祖經言管氏之本宗也斤斤廩

管子權 卷一

廩要於持國畜民多於政而薄於道密於權而

潤於仁于王遠矣然于強猶絕屬之系大宗也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守在倉廩

食者人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也

之天也地盡開則人留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

而安居處也屬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

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

由守國之慶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

川鬼神山川皆有尊敬宗廟恭祖禘謂恭承先不

早早之序故敬明之敬宗廟恭祖禘謂恭承先不



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  
則民乃營管當為通民飢而草食也近之上無量則

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

璋當為章章明也兩原則謂安之原上無量不明鬼

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不祗山川則威令不

聞言能登封禪祗祀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

也若無所尊犯也不敬其上何以教民事上上校者爭而犯上

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通王

管子權卷十

子

天下之往也水下獸墮唯其情所欲故曰同民心  
而出治道治所以運心而行其同非其所以治也

故出有原同有歸曰治本王者一其本而與天下

同者也伯者一其法而強同于天下者也夫牧民

如畜順其欲無拂其惡虎能使媚而死于他管民

先國頌與維而後順是先強之束之而後順之也

上不先示其心下見上之不先收其心管所以不

王而孔子所以小

右國頌頌容也謂陳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  
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  
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  
耻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廉不救惡其惡  
非貞通汚者惡廉者清有惡則有掩者無惡者皎  
然純白何蔽耻不從枉無羞之人故不踰節則上  
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救惡則行自舍不從  
枉則邪事不生

右四維

管子權卷十

主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  
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  
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  
勞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及其危能富貴之則民為  
人必為之憂勞下三順皆然能生育之則民  
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  
其心所意服心在於順其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  
今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  
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



之為取者政之寶也。謂予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④所欲與聚惡勿施便是四順。晁家令人情莫不欲之。四言出此王道也。而伯視所行何如耳。雖然此其小之於道者也。非其叛之於表者。經言之外所論法是何斤斤毒毒。壹把鈐天下之術。而猜刻苛忍為小鮮之亂于大國。而淪難之沸於函。禹乎則且胥四域不供于一新艾。而淵無魚山無林。民無于藏命則亡命走耳。欲法之誰與而法之。故人知成湯之弛網為縱。默而不

管子權 卷一 四 言五

知網弛之之所以默得也。取不用命以今用命。天下皆闕于吾。今何求哉。布網合圍而拱手以治。天子不殺可矣。成康之措刑視于穆之祥刑。文景之任德視于武宣之嚴吏。天下可知也。故曰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又况禮失而刑。諸四順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民心之悅於生而惡於殺可知也。故曰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此管子之經言本領哉。是以十五合諸侯而冠裳居三之二。兵車毒逐塵。戰以

盈野膏草無聞焉。春秋之三大戰。蓋自晉楚始也。聖人傷之。追思之。而歎曰。如仁如仁。仁能及天下而不及一國。以用任法而草菅之乎。又何以聖人略本內而于標外。將聖人為法家。幽昧也。故曰仲之器小小。從于其內而不足出于其外。而不正則邪也。故管子書可信者。經言他皆雜附。當以道別。不從法志入于道之內而不足。則管子出于道之外而不經則偽也。

右四順

管子權 卷一 五 言五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也。酒竭歲於不竭之府。下今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所以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歲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今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各長其順而悅故。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



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  
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  
後重也欺民之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  
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  
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  
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  
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  
下親其上造句為工春秋上古文如此七國後  
始奇在氣調古人心機後人心宕古人以質為文  
管子權卷一 六

後文中求文古方而平後詭而肆亦運之漸然  
右士經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味必生怨故不可為也下  
三事通大學所厚者薄同旨故下云無曰不同生  
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  
也。以家為家。一親以鄉為鄉。二親以國為國。三親  
以天下為天下。四親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謂家  
有家之親而謂之曰不與汝同家而毋曰不同鄉  
生用此以相疎遠者必不聽下同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

何親也。五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取其親臨言人月  
日下當如天地通家為鄉鄉為國國為天下以已  
而籠民者家為家鄉為鄉國為國天下為天下因  
人而無以已者無已故大道為公而如天如地如  
日如月有已則不聽不行不從御民之轡在上之  
所貴言人從上之所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先  
人必行之其從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  
之則臣得之。先索得之也君嗜之則臣食之君  
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一法毋殺汝惡  
管子權卷一 七

毋異汝度。汝君賢者務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  
堂是謂聖王。二法也言室事而令通滿室滿堂  
也者氣也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  
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眾。言城郭兵甲博地  
有眾其固守應敵有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  
眾更在在道者也故禍不萌也。三法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夫  
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可賢人分與財故知時  
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  
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四法緩者後於



事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五法 通六親  
五法不見明分段落註者強為之說耳此類但解  
其義可不問其目

### 右六親五法

形勢第二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  
直狀危者勢必傾而類  
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及

### 經言二

評六學之外如此山高篇最奇古輻略尉綏不  
及也其文節節散叙頗近戴記又似道德二篇  
管子卷一

然六經諸子猶典雅陳常商古中有正大春秋

以上皆然斯為王者之世世中隱隱曲由博比

奇造乃為帝說我斯降而伯矣管子一生內寄

轉移作術與立言大相合王以正伯以奇正無

今人不知而伯唯恐今人知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矣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與雨之祥故 通山川曰

望為其高深通天地之氣利萬民之用不崩不涸  
所以成其高深而永其秋望也專主君道形勢解

而後人訓註多失其旨矣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

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古

而威可載也至德處威位天風雨無鄉而怨怒不

及也故無從而怨怒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

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

兩言其變而神常以變一以神君道配天道矣故

貴行其令而賤忘其卑生殺于奉一人操其端是

以上尊命而下受辭上無事則民自試試用抱

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抱器也君人者但抱

以修禮矣通道家無為民化之指鴻鵠銜銜唯

民歌之化也濟濟多士成民化之紂之失也成紂

故王飛蓬之間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飛

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勢同明主所不顧謂小

事非大人通無稽之言勿聽故飛蓬之間不根則

不賓勿詢之謀勿庸故燕雀之集不常則不顧是

管子權 卷一



以貴言有物而行有恒，犧牲圭璧不足以饗鬼神。

鬼神享德，主功有素，寶幣矣。為主能立功，謂行不在圭璧。

仲之巧非斷削也。非之射，其肆武服戎不在其

致遠不在軌跡，偏天下也。其巧之巧，非射也。

父非馭，與仲非斷，以証上犧，玉不饗，而主功有素。

謂其致有神，不在于事輪扁亦云，是以無使無言。

而夜行獨有遠之召，非使可令，近之親，非言可結。

德化所溢也，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

管子權卷一

唯夜行者獨有也。遠者貴於思厚，不在於虛言。

行前陰行其德，則人不通。夜行者神妙萬物，而不

知天下順帝之則，曰陰行獨有平原之隙，奚有於

高言。千阻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大山之隈，

奚有於深。深喻人，有高山，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

警衛之人，勿與任大。此言人則大，邦也。如讒臣者

可以遠舉。言行莫先，謂之譏，臣有大顧，憂者可與

致道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計得之

雖速然，致尋至則憂及之。此通山不厭高，水不厭

人親近，推之令去，不須召也。

際先發之華必隕，早實之采必落，計遠未有不憂。

在近也，舉長者可遠見也。舉用長利，衆皆裁大者

衆之所比也。裁斷也，能斷大美人之懷，定服而勿

厭也。欲令人費美而懷歸者，須舉長裁大，美人

懷三言皆此物，必得之事不足輕也，必諾之言不

足信也。言人於事莫為，疑動言必得，庶小謹者不

大忘嘗食者不肥體。言人無私量，但有小謹，不能

不能肥體。通原之平，雖隰無高山，大雖隄無深

我與小知大受政同，故警衛勿任大而誑，臣顧憂

管子權卷一

乃可遠舉，致道如其計，遠憂近往，則勿召矣。舉長

裁大與內美之懷，皆任大者也，必得必諾，小謹嘗

食皆任小者也，故參于天地，唯有天地無棄之德。

者能之，亦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無可

法則若天地之無不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

容我故曰參之天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

猿獠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猿獠飲焉，

不行其野，不違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

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天地配，不求所報

與而天地也。通猿連臂而下飲于三仞之岸，如夷







帝王之臨寓何心哉。殺無殺。利無利。若四時迭運于前。當之者榮落。而我無為。一天而已。故百姓皆云我自然。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二。天道平分遠近無人事之起。近親造怨。故人事則愛惡相攻。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物則有生而無識。故於人也。無遠近。通無私近私遠。承上言。巧者善用天。則遠附親而有餘。拙者用人逆天。近造怨而不足。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用之有餘。拙者用之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管子權 卷一 十五

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鳥鳥之狡雖善不親。狡謂言鳥鳥之性多猜。初雖相善。後終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通禽獸無情。乍合乍離。故曰鳥合鳥集。此與上燕雀相似。莊子曰。無故以合。則無故以離。貴其重也。是相親而不解者。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與之交。幾於不親。幾於不結。幾於不結。幾於不結。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

不報。雖有恩施之德。然見四方所歸。心行者也。行能不見。則通心行。與上夜行合心也。夜也。誰得而見之。不見是謂至德。故曰不顯其德。如不忘。又第二矣。獨王之國勞而供。鷺鷥門下諸通。獨王自通。不必依解作獨。任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通自媒者。獨王獨國之比。無與成其合也。不如形勢解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親故可往。無通可往。可來。註長于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險阻。而不易也。通日月有晦。饒而天之清。不易。通郢南而不見恒山。而地之體不易。天地之用有變。而天地之道常一也。知乎可與言。易矣。可與言道矣。君與乎哉。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謂臣有忠言。不可復言者。則由君不言。故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樹霜至。葉婆大禁也。通言行即屬君。于臣無當。

權修第三。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為。故須修權。



經言三

①權修名奇文不稱經言典常文不經詳其體  
周末秦先之間乎已濫矣意後之法家纂入之  
邪或脫止而妄補之吾不敢信吾于文論其世  
也

②篇中美言爭民爭貨爭貴爭治樹穀樹木樹  
人教行耳其他勇行申承似墨子長支悠靡似  
荀子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一也土地博太

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屬於聖聞百姓殷眾官不可以無

長無長則無所稟令也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

貧者野不辟也民眾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無所

取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

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

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

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地辟而國貧者舟

與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眾使民勞

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歛厚矣輕用眾使民勞則

民力竭矣賦歛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今不行

矣下怨上今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欲

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

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為矜也無以畜之則

往而不可止也往謂亡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

也人雖留處無畜牧也遠人至而不畜則有以畜之

也民眾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

徵徵驗也必有恩錫以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

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所見之

管子權 卷一

既信則所不見懼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

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

之為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

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上

也下審度量以開之其所以防也鄉置師以說道之然

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整也故

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

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

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



也。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下疾上之無窮。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雖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雖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管子權

管子權 卷一 十九

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務本業，則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金與粟，野與市爭，民務本業，則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金與粟，野與市爭，民務本業，則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金與粟。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游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

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則家待於人。待謂將治之言，身既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則家待於家，有家不治則家待於鄉，有鄉不治則家待於國，有國不治則家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桓靈之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所以管子權 卷一 廿九

其性險詭，故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廉耻，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開欺，開謂有詐也。臣下賦歛，競得使民偷，偷謂取一法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謂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策，好用巫覡，則鬼神驟祟，故功之不享。



名之不章為之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為三  
也獨王也有獨王者謂無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  
也獨王主孤也貧賤國虛也日不足政煩也一

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

莫如樹人樹人謂濟一樹一獲者穀也一樹十獲

者木也果木過十年新就一樹百獲者人也

之毒而報德者故曰百獲也我尚種之如神用之

測其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有

管子權卷一二十五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

反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

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太

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

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

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

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

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

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

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

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則小耻不可不

飾也小耻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

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

耻禁微邪此屬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

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

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

庭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

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

管子權卷一二十五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

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

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

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

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

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上下怨其

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將用民之

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

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



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立政第四 三本 四國 五事 有憲 首事 省官 服制 九敗 七觀

經言四

立政文質而正非奇也殊與形勢乘馬不類必非一手然猶春秋文體其首憲一篇略近齊語首事以下後代典志之本當是經言正書七國以下無此文矣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 三謂三本也

管子權 卷一

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 四謂四也

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歛不足恃也 五謂五也

治國有五經也 自三本已上總其目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

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

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

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

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

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

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淺失於小人其為禍深 養馬瘦之猶得力養虎飽之終遺患在天性也故曰寧過君子無失小人然其在知

乎天下有偽君子有奸小人許中而偽外其執說而察之察之斯慎之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魏祖

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二言盡小人之毒矣得

免小人之毒矣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

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

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財

管子權 卷一

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

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墜於

下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

於國道塗無行禽 無禽獸之行 疏遠無殺獄孤寡無隱

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

德雖大而仁不至或苞 通 下言卿相不得衆則至

戕禍心故不可授國柄 通

仁者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也貞清之品過行之賢



往往刻意立德則長而子民知愛則短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歛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合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歛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管子權 卷一

廿四 第三年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植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

也

右五事

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尉復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園屬羊豕之類也群徒作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

管子權 卷一

廿五 第三年

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而勿復譙能教長家則一再則有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偽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士師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

七 及坐及



月一後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若凡上賢不愚等

賢雖才用絕倫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有罪必

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

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

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

憲入籍于太府入籍者入取憲籍分于君前五鄉

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

管子權卷一憲所以察時令憲既布乃反致令焉然後敢

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死

罪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

行至都之日五屬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

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

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

布然後可以布憲憲謂月

右首憲即五鄉內政之功今詳志齊語此

首憲特其領今甲之科條罰格耳周道人

之振鐸黨心之讀法蓋首憲所出也意當

時與伯大政紀之圖冊而私書止載其典

要耶然而左氏不述國語則此一無頭兀

例耳其文從周禮變來近古可為後代典

志式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為其賞罰之數必先

管子權卷一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

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

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此六典志令甲之一條

憲謂月



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通由田通由田通之類  
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修  
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  
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  
鄉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  
事也

右省官通此即後代官制職掌蓋原于周官

周禮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

管子權

卷一

艾

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通器物  
式有等級則有限禁用有救壞則有歲備修字連  
上為向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  
棺槨絛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  
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  
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  
朝官吏通朝官吏以上直承天子服文為向以命  
直冒至末命即令也此所謂服制以命士止于帶  
綠散民不敢服襍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卷求反求圓

貂刑餘戮民不敢服通統一本不敢畜連乘車

右服制通此所謂耕度也六後世今禁禮志

儀曹主之以上數條管子受任布憲之大  
者可作齊志當別為一篇記者以事議混  
入之耳一國之政也故事簡于周禮而法

嚴焉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言事若說陳寢兵其說

不能守矣阻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兼愛之說

或而行仁宋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全生之說

管子權

卷一

艾

王孫自奉千金通孔子求生官仁孟子舍生取義  
何侯日食一萬通孔子求生官仁孟子舍生取義  
唯是以苟生為恥也故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曰奉千金食一萬是厚生者安得全之皆大富貴  
人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  
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立觀樂玩好之說  
奇異而居顯位董私議自貴是禁處士羣徒  
以柔曼而處朝通私議自貴是禁處士羣徒  
比周是散朋黨金玉貨財是除帶爵觀樂玩好是  
絕游嬖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



之說勝則巧佞者所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謂君將行令始於心故不足未見然則成事遂故不可及也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往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君既盡心於俗所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君之好惡變形於心百姓已化於天下為而無害成而不議管子權卷一

右七觀

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君求奉天德為所以期於此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被俗與憲合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經言五

乘馬第五立國大數 陰陽 辭位 務市事 士農工商 聖人 失時 地理  
乘馬只一篇文字首有冒中分段落末極論民不地制之制以國有萬乘千乘幾

百乘是曰國賦春秋謂之敝賦故標曰乘馬意立國九數等後人分立之如河上八十一章非著書之故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為者帝為而無以為者王為而不貴者不自以為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管子權 卷一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地政從朝者義之理也義因市者貨之準也市所以準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為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正可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通連下為一段陰陽是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不通連下為一段陰陽是地政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夏秋推陰以生陰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摩然後日夜



之易陰陽之化也晝熱夜寒交易其然則陰陽正  
 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  
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雖有堯湯天地莫之能損  
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天地莫之能損  
 益也天地亦準陰陽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  
 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  
 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不正則官不理地之天  
正不正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  
 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  
 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為之有道  
 管子權 卷一 三十一

右陰陽按此釋地者 釋地者政本陰陽者  
 借天以影地似不可命曰陰陽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  
 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  
 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  
 國不利也皆貴則無為事不成也為事之不成國之不利  
 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  
 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為之有道。

右爵位按此釋朝者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  
 也利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  
 事者生於慮謀慮則成於務事成也失於傲則失  
 也事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  
 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為之  
 有道湯古之政務在獄市獄德惡以勸善市抑末  
 以務本故其道在貴五穀而賤百貨百貨準之於  
 上則平而賤糶之於下則擅而貴治市者抑商之  
 擅而通以利農也非以自利也故先王誦商以豐  
 管子權 卷一 三十一

右務市事按此釋市者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  
 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  
 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  
 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知量也事已而後知  
 貨之有餘是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  
 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  
 行一宿有定準則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



地。按此釋  
地。按此釋  
地。按此釋

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  
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  
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下從  
地引入器制掘申千乘器制不可分裁遠遠推開  
又合入古文之妙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  
而當一。澗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  
樊棘禿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鍊。纏。得入焉  
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  
入焉。九而當一。沅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

管子權卷一

三十一

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  
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  
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  
管子每於地政文質陸離倍著精神伯者之本  
事也與強者之兵法相對然強兵蓋夫育不本于  
富者也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  
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之五聚命之曰其鄉  
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  
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其鄉四鄉命

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離五離為  
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事制  
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  
馬也一馬其甲七其殺五殺所以四乘其甲二十  
有八其殺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通此  
政詳用之量器之制以黃金一鎰百乘一宿為準  
以方六里一乘地起量以市貨正分合制相錯論  
叙此古文之妙末因以信士立朝連入義之理通  
論即四民已具故曰士農工商要以經制掘因地

管子權

卷一

三十一

均立今起則故曰地者政之本也如此文字雜而  
整整而禿正而奇奇而正大特投兵左指右麾終  
起五應搃歸一陣意即內政之軍略耶故謂定作  
一篇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  
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網李綱三  
十三三等其下制當一鎰無絹用其布經暴布  
百兩當一鎰一鎰之會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  
地六步一野一本作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  
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馬名之曰夾亦開



市之賦命出關黃金百鎰為一篋其貨一穀籠為  
 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  
 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  
 稽與民數得凶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  
 正也也仍見水不大潦大潦一本作大續文前  
 貴清異上而太古下而後世此當其極盛左氏富  
 而豔此奇而艷方駕也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  
 見水輕征征也十分去二三謂去十切二則去三  
 四則去四謂去十切五則去半比之於山  
 管子權 卷一  
 五尺見水言平地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  
 八尺見水言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  
 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澤曰言地高則難  
 大若地低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  
 時若高地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  
 分十二切見水則免五分四分切見水則免四分  
 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汗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  
 十分免四分見水則免五分四分切見水則免四分  
 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汗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  
 十分免四分見水則免五分四分切見水則免四分  
 國門以外躬四竟之內大夫二孳童五尺一孳  
 二孳一孳應服牛以為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

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矣卒焉士聞見  
 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通公田之功而不  
 與分焉此為人學以為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事而  
 之分賈知賈之貴賤自至於市而不為官賈者與  
 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自至於市而不為  
 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未可使而為工則視貨  
 難之實而出夫粟評儒者虛聲而不進仕工賈占  
 業而逃官後此皆傲士游民亂法悖上不誠不信  
 而不可訓也令與三日之功而不受一夫之參所  
 管子權 卷一  
 以罰之也不可使為工則惰民耳周禮無常業出  
 夫家之征此夫粟也如此四民有分善託業而國  
 族強下云誠賈云云與此相應亦與國語內政略  
 相表裏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教  
 必以有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人必以  
 巧者欲令愚者之人盡曉非一而民服之也不  
 知之後後可以教人也非一而民服之也不  
 可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  
 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  
 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







地均經正

右地里按此地釋

管子權第一卷終

幸九

管子權卷第二

唐司空房玄齡註

明道民朱長春權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七法第六謂則象法化法塞心術計數

經言六

①七法有段落似先秦實與先秦不同其言簡貴不滂不煩頗多造奇是注意之作可為文式後之分段者其文不知多許另延矣而骨散神

管子權 卷二

弛氣懈政周末秦先病如此千年来文家及學其病不學其精沿江河之流而忘其源也悲哉

文之壞坐此由韓蘇以來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人而用之謂之非不能廢其人

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

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享非必廢有功必賞有

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能此四者則以未具下

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

械具四者備治矣四者倘謂立是非非賞功非非不能治其民而







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毆  
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  
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百官也言百官皆姦吏傷官法姦

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盜賊之人常欲威傷則重

在下君威傷則臣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

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

上流則官徒毀官者既不以德進但以官徒猶

管子權卷二四管子

生徒蓋言官屬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

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謂為盜者用盜

農者為盜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

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

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焉則戰不

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

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

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通

四經敗結上人君泄見危另揭起下君不密則失

臣也人君泄見危謂常守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為

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

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于上下皆隱實言虛則世

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

爵祿也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實也致所親非戚

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為重寶

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而全命則當不為愛

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社稷者身之存亡

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法者崇替所由

管子權卷二五管子

其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威者人

服海內必不得已事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不

故曰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必治其源

也治人如養六畜必養其母用人如用草

木用草木者時入山林輪棘居身論道行理則羣

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治之養之用之

三者各得其宜論道居身所謂皇建其極正

而行政則無私不服也通身以正朝廷也不屬上三者論功計勞未嘗失法

律也通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







勝矣。其精練備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

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

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貴謂勝一而服百則天下

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與亡

共觀之故曰觀多桓公救邢遷罰有罪賞有功則

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

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右也成器不課不用不試

不藏。兵器雖成未經課收天下之彙係有天下之

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

管子權 卷二

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圍成功立事

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

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右為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制雖委曲順天而毋曠

地利。無曠土也下野不辟地時吏應或曰山陵

水澤要塞軍旅忌險也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

數。填空也天之所覆空地謂山河險澤所以管作

用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

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

之自毀也。自勝謂自勝於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

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

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故不

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敵情未不明于敵

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

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

教卒練士擊敵眾白徒。白徒謂不練故十戰十勝

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既無備無

管子權 卷二

攻不能野不辟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

而器械不功。功謂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

則民幸生。此俸以故蚤知敵人如獨行。則有以

則久而不置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

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審於地圖謀十

官。地則有長故曰十官又須謀得其人也日量

蓄積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

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疾如風雨故

管子權 卷二



六語造奇工於辭者與七法同體文平而巧行之

風雨飛鳥等亦權家談公亦有飛鳥之舉故能不

險山河矣不輕捷如飛鳥故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

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

救邑謂其功可以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

女矣謂其功可以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謂上下

戰者士不齊也惟雷電之威水旱之功者野不收

耕不獲也能令彼有水旱故金城之守者用貨財

管子權卷二

設耳目也以貨財所以養政死之士耳目所一體之

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唯俗謂浮偽之言不遠道

里故能成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

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

之國故所指必聽雖有權與之國不頌而恃定宗

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

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

右選陳

版法第七選擇政要載之於法以為常法

經言六

在乘馬之上與他篇體遠世亦遠晚周先秦著

書經言多此體他近於傳矣乘馬叙事此立訓

經志詞事故是兩局

凡將立事立經國正彼天植謂順天道以種風雨

無違君道不虧則遠近高下各得其嗣高下猶多

輕重合宜故可嗣之以常行嗣緒也三經既飭君

乃有國三經謂上天植風雨高下也是三正植

管子權卷二

法天無違法時得嗣法地純論政版大凡天其經

也地其紀也時其運也總而成制曰三經喜無以

賞怒無以殺通張憲建極無過福威賞刑勸之利

以誘善董之辭以華邪而君帝王所不能外也此

民不疑神其權民自遷故終喜無以賞怒無

以殺彼賞之不正喜怒移之也植而不移道在日

國在國兩列而正君乃有國喜以賞怒以殺怨乃

不行民心乃外有外版外之有徒

外

外



禍乃始牙徒謂黨與也外叛者有黨衆之所忿置  
不能圖衆忿難犯故必通上任喜怒民怨而心外

外結徒而背公禍乃牙徒與多而衆忿則不可圖  
矣故衆怒難犯舉所羨必觀其所終凡人之情靡

有終故廢所惡必計其所窮蜂蟻有毒故必計其  
所終也通此論舉措然而能枉直馬廢之亦以愛

之也故下云兼愛無遺順教鄉風順教鄉風則廢  
之所窮後歸于舉矣慶勉敦敬以顯之人有敦敬

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人之有功則爵貴有名以  
管子權卷二十一

休之爵貴以休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  
通即順命萬民鄉風上之衆敬有功名之士必爵

如以則民化且暮利之衆乃勝任且暮利之衆乃勝任有功名之士必爵

勝任取人以己成事以質將欲成事必先立其律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

用財不可以嗇用功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財  
令乃辱民不足則令辱也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  
乃如昌禍民乃自圖正法直度罪殺

不赦夫正直之法度罪殺儆必信民畏而懼武威  
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猶困苦其

動倚邪乃恐言執法必當深植而固守則不可動  
可恐倚革邪化令往民移直如此化出令歸往則

植不動而倚邪恐邪革化而民乃移法天合德天  
有私德象法無親也之寄生於日月私德也佐

於四時刑以春夏秋冬悅在施有於施無令有衆在廢

管子權卷二十一

私在於廢私召遠在修近修近則閉禍在除怨除

則禍修長在乎任賢任賢則高安在乎同利同利

管子權第二卷終



管子權卷第三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幻官第八 幻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幻官第八 幻始也陳從始

經言八

關文可解者于五方分係政典事權多駁于理未見其于時憲確有合也意撰者萃集附會不

管子權 卷三

如月令述矣 其叙法如九宮合變天下奇木

五圖五方五令按德運行理攝本治身之精

條為國之緒夏正之演呂攬之宗其原出于周

易猶五帝來先後天奉若之道官正之本也其

說要會于法天法道清靜因應故管子列于道

家或有本論惜其事政配屬分襟不大合耳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夜虛守靜道之

樞氣之初孔神中存則稟生治形之本政與天一

子半復初合一歲大候一日小候人物之氣貞極

管子權卷三

芑元靜焉你復失守則剝得守則皇天一統五行

之元于夜通一歲之候虛靜物皇時變通不變五

方異而中夜一也言欲候氣聽聲以知吉凶必因

物此時人物則皇五和通土寄于四季以一詞

四合為五和時節土生數五土氣和則君服黃色

味甘味聽官聲此土王之時故服黃味甘聽官也

也治和氣土主和故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井中

以保獸通保蟲人為長之火爨保獸謂養毛之歲

溫灑謂包之在心君之所歲行國養謂禽獸之

管子權 卷三

言者時政通載內體行外用皆順時節宣之

道也溫灑應土潤澤暑之候政養致弊故納新之

化內滋土培其元膏外滌土助其育養五官各異

獨政養土與春同春天陽之生夏季地陰之生陽

饒陰之饒者養舒乏者養疾從其成氣也坦氣修

通坦平也乎土以凡物開靜形主理常至命元土

時所生之物但開通安靜則其形自生通生合陰

陽之理開靜動靜也動靜因時而形生自理五官

皆然土位下為萬物之命復命曰常丹功以歸土



為還元尊賢授德則帝尊賢授德則其可為帝也故身

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行服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

霸明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生者安死之死者

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有能者保之計凡付終

通歲之成上計曰付終務本飭末則富凡謂都

財日月既終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常謂五

才能之士同異分官則安同異之職通之以道畜

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

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官治發之

管子權卷三以力威之以誠中央君位帝王霸等系之主術

王鈇所謂皇建之極春秋禮夏定分秋辨數冬總

凡四方時政各有所屬官司其令是幼官也幼初

也初官立政一舉而上下得終謂初會諸侯上下

九舉說九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

諸侯諸侯自盟要事於齊至一舉而農佚粟十

成謂諸侯自盟要事於齊至一舉而農佚粟十

三會則諸侯散其成而朝齊一舉而農佚粟十

四會則諸侯散其成而朝齊一舉而農佚粟十

農人佚樂而粟得十全五舉而務輕金九後兵戰

既息事務輕而金六舉而繁知事變度也七舉

而外內為用外謂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

成形九會之後威行海內雖居九本搏太人主之

守也自九本已下管子既以成其目或有數在於他

搏擊強大故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七官飾勝備

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察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

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動弱必

同通主上下不主強弱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

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

存亡之數九通詳按九本以下即反上九舉所

云舉舉政也上下得終等政之序也首辨分次率

管子權卷三民然後足國則三四五是也國富而議政政明焉

合內外兵強與固而戰勝于是帝形成矣故九舉

系君開存亡八分系卿相勝于朝廷也開強弱七

官飾備系將軍治內兵結外援關安危六紀系賢

人非賢才不足審察事變帷幄謀臣司之得賢昌

失賢亡關盛衰五紀系庶人以上務輕農佚掩辟

之守合散成故開治亂農食人關尊卑金關貧富

練之以散羣備署練備署也凡上之諸數既已精

其名以凡數財署數財署也凡上之諸數既已精



暑用人理則二政殺慘以聚財或曰因亡國或因成故曰故修勸勉以選衆通殺修節其財之流勸勉開其人之塗不殺無以禁溢不勸無以督工

使二分具本使上之備署財署分知其事各其共與發善必審於審執威必明於中威善謂行賞此

居圖方中此立時之政管氏別五其春行冬政肅肅寒也冬氣行秋政雷春陽秋陰行夏政閣春

因之春秋九八冬夏九七通一歲三百六十日春

管子權 卷三

五 三四百四十八

秋候平氣中冬夏候極氣終而始中氣常極極氣

常短戒春事自此以下陰陽之數日辰之名于時得而詳焉關之以待能者 十二小卯出耕十二

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

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

青后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風而水陰中陽治陽治陰取反時春秋刑德合氣之中

也冬夏陰陽爭反而後中也用八數八亦木青后之井東方以羽獸之火爨南方之火故曰羽

合內空周外春主仁故所成者不忍之通歲行合

特別氣平而脩通故動靜形生得理內空周外春

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動弱必同舉發以禮時禮必

管子權 卷三

六 四百五十一

日至存此事變日至無寧居基漸此居於圖東

方方外夏行春政風春其宿行冬政落寒氣肅殺

重則雨電其災重則雨行秋政水秋平宿十二小

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

一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大歲數七火氣舉君君服



赤色味苦味此大王之時故聽羽聲羽北方聲也

所以抑或陽者春秋之聲與月令合冬夏與月

今反月令主聲幼官主聽聲以調樂順天地之正

聽以養生反天地之極天地所以極而復生水大

相救而已治陽氣用七數七亦大飲於赤后之井

井也南方以毛獸之火爨毛獸西方白虎用西方歲薄

純或陽之性失在奢縱故行篤厚篤厚性寬和坦氣

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物形既生自然定府官明

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

管子權卷三 七

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

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南方歲之中屬離其政

主辨北方歲之周屬坎其政主總主布周則復始

也秋行夏政或陽氣乘之行春政少陽氣乘

更生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

二小邪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

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

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金成數九金氣和君

眼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此金王之時故治濕氣秋

霖而水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西方以介

蟲之火爨介為北方玄武用北方歲恭敬金性廉

歲者恭行擗銳以助銳擗擊升以順殺氣也坦氣

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內外之畜有

項間修鄉閭之什伍殺氣方至可以出量委積之

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其養勿通

信利周而無私中布秋利既今此居於圖西方方

外冬行秋政霧陰多行夏政雷行春政

蒸泄少陽來陰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

管子權卷三 八

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

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水成數

行君則順時君服黑色味鹹味此水王之時聽徵

聲不聽則而聽徵者治陰氣不治則治陰氣也

六數六亦水飲於黑后之井北方以鱗獸之火爨

鱗獸東方青龍用東變養生以火皆用其生歲

慈厚君人者好生惡殺故於刑殺之行薄絕積素

海純通冬夏歲行而反陰陽之交也坦氣修通

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儻冬行刑之時教行於



鈔之末歲之將終動靜不記行止無量則行止

量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物各異出入

以兩易出入既異又並令明養生以解固固謂護

可保故曰解固通于復坎則知異出入解固之

道審取于以總之與之多少以總統之一會諸

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母有一日之師役玄帝北方

初命諸侯不使非時出師故令曰若非玄帝有

命之時母得有一日之師役一日尚不可况多乎

九會相次從叙北方歲終之政也月令飭國典

未歲之宜故舉九令詳申之再會諸侯令曰養旅

管子權卷三九

老食常疾收旅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分

取五分百取五白圭二十一之說輕之于堯舜之

道也當時何以脩內政億九合共同盟意虛言耶

如曰筦煮海輕重賦不藉于農又必設法以上為

市則一國之小其厲甚于漢武之鹽鐵述矣且諸

不帶海之國何以令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母

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

數借同也稱斤兩藪澤以時禁發之草木墾落然

祭魚然後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

常所祭常所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令諸

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玄官主禮也請四輔

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務命官處謂處官也

義而毋議者尚之于玄官聽于三公三公者謂

無易樹于無以妻為妻諸侯能順命而無異議

者則尚之于天子玄官聽三公之錫命尚上也通

冬時之終四義四時令之行合義也官四體亦是

四官四岳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

管子權卷三十

所有為幣禮為幣九會大命焉以上中令以下習

命受變等應出常至謂上九會既出大令故天下

之數遠近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

習命習命而二年三卿使四輔四輔謂三公使天子

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三公

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一年而會至習命

以習命也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

重適入正禮義重適謂承重也通五年大夫請受

變諸所變也三千

里之外諸侯世一至道既遠

變諸所變也三千

里之外諸侯世一至道既遠

變諸所變也三千

里之外諸侯世一至道既遠

變諸所變也三千



置大夫以為廷安其連國大夫則為廷安

塞上之官如漢都護取安邊廷也入共受命焉共

國所有曰此居於圖北方方外通上五國治內政

典也下五國治外軍略也政以皇極為主兵以中

權為鈔四方之政奉於帝德四部之將制于中行

故國中言神不及事國外言事則有司存必得文

威武官習勝之善勝敵者必得文德之威武藝之

務時因勝之送於理可以得勝也

事下時分以時施舍終無方勝之出無方者勝計幾

管子權卷三

幾察也行義勝之者可以勝理名實勝之

得勝之急時分勝之

分于急時毋緩不必敵物事察伐勝之伐功行貴

有功不令無功者行備具勝之行師用兵必備其

原無象勝之奇計若神無本定獨威勝

者勝定計財勝計謀財用先定則知勝

定選士勝精選士卒能定制祿勝

定方用勝異方所用各有不定綸理勝

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所依奇策能定

實虛勝定盛衰勝通其靜如山為將先治心故皆

定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要則敵不能量也

至誠則敵不校誠則敵不校也

死節明忠義之名車功勞之

用奇謀士樂為用

之物因方之有

則能利備則求必得

則得

則得

則得

則得

則得

則得

則得

則得

則得

則得

則得

則得



敵之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慎號令審章則  
 待而相通曠日持久兵老城下待也權與明必勝  
 則慈者勇推謀明略必能勝敵則慈器無方則慈  
 者智器用無方應卒必備則慈攻不守則拙者巧  
 者攻既成妙術不能守則拙數也數也皆為向動慎  
 十號幸等此有數在他篇明審九章飾習十器  
 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王計必先定將軍之主  
 謀亦煩先定計求天下之精材精材可以為論百工  
 之銳器器成角試否滅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  
 管子權卷三  
 圖方中此中國通中國中軍也大將居之旗物尚  
 青故尚青兵尚矛象春物刑則交寒害鈇其行刑  
 已而行刑故離官而鈇或為不得器成不守  
 不能國中也故經不知法也用兵之教習不著  
 能若若猶明著發不意其所舉矣經不知故莫之  
 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  
 害莫之能害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  
 功游兵驚軍四機即上不守不障塞不審不過八

日而外賊得聞防守要路也由守不慎不過七日  
 而內有讒謀由守者說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  
 盜者起禁禁所以死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  
 敵死必忘怨故軍財在敵通不恤死無以勸生者之  
 死故不備厲祀以恆財而軍亡財乃在敵此居於  
 圖東方方外此東國通左肱右掖前手後勁青龍  
 白虎朱雀玄武兵法陣法不外于此左前主進取  
 勝敵右後主厚集持守一陽節一陰節通于陰陽  
 則知其所居矣旗物尚赤故尚赤兵尚戟象夏物  
 管子權卷三  
 刑則燒交疆郊其用刑則於疆必明其一一謂  
 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  
 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君使疲  
 民則國危至善不戰其用兵之善者其次一之其次  
 雖戰而大勝者積衆積衆然後勝無非義者為積  
 衆勝至馬為向可以為大勝所以勝皆大義大勝  
 無不勝也通無不勝一戎而有天下也故曰次一  
 之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此南國旗物尚白故尚白  
 兵尚劍象金性刑則紹昧斷絕其用刑則紹昧之也



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

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為詐不敢鄉兩者備施

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借

借習以悉也志盡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物尚黑兵尚青者象時物之用有或署刑則游仰灌流

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宗

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

也罰人是君也至善之兵不求其地所以君可通不仁之君毒人為入而罰其君非富天下也立義

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

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則除害立為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

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

相距六千里大人謂天子三公四輔也

管子權

卷三

十五

管子權

卷三

五九

管子權

五九

國君謂天下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

地神祇使之合德則四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

難緩急之事皆計定則二者之危無所難

械之利則涉難而不堪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

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

務則功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

怯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

方方外之制也通兵法陰陽之義也陽節制人陰

節自制制為不可勝而待人能勝故東南言決勝

管子權

卷三

十六

管子權

卷三

管子權

卷三

管子權

卷三

管子權

卷三

管子權

卷三



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  
伍則衆信嘗嘗罰爵材祿能則強計凡付終務本  
飾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  
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  
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  
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  
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  
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繁知事變七舉而內  
外為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

管子權 卷三 十七

搏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  
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  
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  
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  
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  
備署九數財署殺侈以聚財勸也以選衆使二分  
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居圖方中  
右中方本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

幾行義勝也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  
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定計財  
勝定知聞勝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定綸  
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  
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  
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  
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  
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無極  
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

管子權 卷三 十八

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立於謀故能實  
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  
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  
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  
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  
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主計必先定求  
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  
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  
此居於圖方中。



右中方副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閏十二地氣發  
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  
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  
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  
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  
羽獸之火爨歲不忍行政養垣氣修通凡物開靜  
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強國為圉弱國為屬動而無  
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  
管子權 卷三 十九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鈇器成不守經不  
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  
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圍  
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  
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間由守不慎不過  
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  
起死亾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

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電行秋政水十二  
小卯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卯賜與十  
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  
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  
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  
歲薄純行為厚垣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  
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  
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  
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管子權 卷三 二十

右南方本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  
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  
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  
危國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  
義者焉可以為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  
方方外。



右南方副圖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  
 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  
 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  
 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  
 味辛味聽商聲治濕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  
 介蟲之火燹藏恭敬行搏銳坦氣修通凡物開靜  
 形生理間男女之畜修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  
 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  
 管子權 卷三

右西方本圖

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旗物尚白兵尚劍刑則紹味斷絕始乎無端卒乎  
 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  
 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為詐不  
 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又道養之以德畜  
 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  
 故能借借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  
 外

右西方副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蒸泄十二始寒盡  
 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  
 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  
 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  
 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燹藏慈厚行薄  
 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儻教行於  
 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  
 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  
 管子權 卷三

令曰非玄帝之命母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  
 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  
 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母之耕織之器四  
 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借度量一稱數母征藪澤以  
 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  
 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  
 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祀上帝七會諸侯令曰  
 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秀命八會諸侯令曰  
 立四義而無議者高之于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



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為幣九會大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會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三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七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為廷安八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本圖

管子權

卷三

廿三

廿四

旗物尚累兵尚脅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達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為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

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副圖

五輔第十

謂六典七體八經五務三度此五者可以輔弼國政也

外言一

五輔條大翰廣川行限之文與權修是一家乎小湯更靡先秦多如此此與荀子體亦相

管子權

卷三

廿四

廿五

類荀稍加刻飾徒以民知未知五時法如兒學語彌見優孟。大較外言以下層出過半其文龐雜印體之古近文之精疎義之瑜類居然可辨多著書者託為重言或別有世本采入務借行以侈其宮吾所信仲經言其他武成之策而已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不得於人而能功業後世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者則未嘗聞



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不失於人而然使夫國覆宗者亦未

國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

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言諸侯欲大利則

死而國亡既不務得人故必致禍故曰人不可不

務也當務得人則地削大則國亡故曰人不可不

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為政者田

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

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奸民退其君子上

管子權卷三 廿五

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賤得

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惡費用於是財用足

而有解舍解舍也下必聽從而疾怨上下和同

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

而正諸侯不能為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究

小人競而官府亂小人用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

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

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

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

不聽從覆察也驚疑也上疑賊苟而不上下交引

而不和同上下引下以不得供御不和同也故處不安

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

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

也德有六與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

三度所謂六與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室壇室修樹

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上六者可

管子權卷三 廿六

也發伏利伏者發而用之輸帶積積也修道途

便開市市者所置開市慎將宿慎將宿慎將宿此謂輸之

以財財者所生財之所導水潦利陂溝決潘

澗澗者通潘音翻潰泥滯泥塗為滯者亦通

鬱閉鬱閉有過塞者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上之六

寬其政上之五者所養長老慈幼孤恤寡寡間疾

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上之五者所衣凍寒食飢

竭匡貧窶賑罷露安備深露者資乏絕此謂賑其



窮上之五者所以窮民之窮也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而

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德

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為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曰

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行即義

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

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比合也行既中

整齊樽詘以辟刑僇樽節也言自織畜省用以備

飢饉又故財用省也敦蒙純固以備禍亂厚

也音莫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

管子權卷三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

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

曰義不可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

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

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

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倍

也失其制貧富無度則失失其制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

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正飭此八

禮以尊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為人君者中正而

無私為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為人父者慈惠以教

為人子者孝悌以肅為人兄者寬裕以誨為人弟

者比順以敬此為人夫者敦蒙以固為人妻者勸

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

不陵長遠不閒親新不閒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

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

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

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

謹也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

管子權卷三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

辨事辨明也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材

於藝藝士既修身必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

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辨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

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

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

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

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

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



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

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人道

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

舉事時則天祥地宜人順之以事動民事成則以

民動國國可動則以國動天下國強則天下動然

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權謂能

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

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偽屏

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

管子權卷三

為淫辭作為淫巧以上誦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

動眾以官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死故曰凡人君

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

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謫淫者未之嘗

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誦耳淫觀誦目耳目

之所好誦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

之嘗聞也曰實墮虛墮田疇修牆屋則國家富節

飲食搆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

賢人進逐姦人詰詐偽去讒慝則奸人止修飢饉

救災官賜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

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無用謂末作也論賢人用

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歛無苛於民取於民待以

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

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以備用者其悅

在玩好君悅玩好則民務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

其悅在珍惟方丈陳於前故農勞而不免於飢

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工傷成天下寒

是故博帶梨博帶以就大袂列列大袂文繡染

管子權卷三

為文繡刻鏤削削刻鏤雕琢采采雕琢開幾而不

征征常而不征賦也市鄣而不稅但德知其數不

欲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

物守法者不矣或為無用物守法者必



管子權卷第四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宙合第十一 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

外言二

註先立經為經後解作傳結體奇造語更奇有

意故為之如漢武通天望仙金蓋柏梁窮奇材

極巧工望之雲構天成要終與三山五城自別

管子權 卷四

乃南華深遠矣便哉此營營耶幻幻耶人耶鬼

耶。上春秋下秦漢絕不見此文字奇觀古物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懷繩與准鈎多備規軸

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第二春采生秋采旅夏

處陰冬處陽第三大賢之德長第三目止此明乃

括哲乃明奮乃明哲乃大行第四毒而無怒德

而無言欲而無誣第五大揆度儀若覺臥若睡

若教之在堯也第六毋訟于佞毋蓄于譎毋育于

凶毋監于讒不正廣其荒第六不用其區區鳥飛

准經第八日讒火充末衡易政利民第九毋狂第十

凶毋過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

舉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奇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

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

履深而迹第十二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

宅耕下歷下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

橐天地第十三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

分也左陽君道右陰臣道通天東陽積氣地秉陰

積形五音主氣屬陽五味出形屬陰君天道也臣

管子權 卷四

地道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右君但出令故曰佚而

勞臣任力勞故立于右故曰勞夫五音不同聲

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五音雖有不同

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

成君出令皆賴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

任力無妄也臣守任之而無妄而無所不得

得而力務財多臣能任職得宜故君出令正其國

而無齊其欲其欲而教之也一其愛而無獨與

王臣其受宜一舉土周之無所王施而無私則海



內交賓與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妬則夫婦和勉矣適甚哉名利之熏人毒也熏不其有而欲有有不其爭而必爭爭不其妬而入妬至妬而黨樹戎與兵聞于朝堂而禍流于國矣向之任力忠事未嘗不始于善而歸之大不善也竟亦何有哉後世無能臣以如臣唐虞無妬臣故盡能臣善乎曰夫婦和勉魚貫僉斯之賢士也而女不若乎同心在臭視國如家吾且樊姬乃能為傳說故曰五味不同物而能

管子權

卷四

三

和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謂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臣離味百姓不養也語至風流生養始於君臣有當於音味有辨文家奇而合于正用此此經緯之法百姓不養則眾散於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通上德不德君臣音味凡以調天下吾何有焉故曰無獨與無私無爭無有不德也不德有德有德幾何矣天下之患禍君臣之敗皆出于自德懷繩與准鈞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為正准壞險以

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言制以舉賢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則枉直咸盡故無所所長故通制舉總承即下章道明法民興善也與善則撥為正險為平枉出直于是博不失而能無遺矣是以禹立三年天下畫仁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亡湯武以治昌湯武之國亦桀紂之國也湯武以之昌治之故也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教化明也人之

管子權

卷四

四

管子權通多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備方主嚴則圓主柔和今通成軸猶成憲備成法以善理如倫成器以裕用減溜大成環畢備得取畜待於此故曰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其要筮於時德合符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大小也不塞塞窮也物施宜故有大小小用猶迹求履之迹者履之所出善者思之而生憲法也也夫焉有不適善思不適善備也備也是以無之備也



也善通僂者人之遷化也既備周而遷化常而變也  
 而通通而復常奚乏故論教者取辟焉辟法也取  
 天清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岸清古育字天以陽  
 不可計量地以陰氣化萬物物之生也所謂是而  
 無有差畔君之恩法天地之廣厚也所謂是而  
 無非非而無是亦既行思又須順物當順而是之  
 也是非存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  
 也既非  
 必使二者俱來得以驗之是既信之有必有不可  
 矣非則不可掩故先以思義令息故也必有不可  
 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在不測或苞歲禍心故必  
 當陰備待之如其事將終即必通是非先定交而  
 管子權卷四 用買平  
 必信此規軸之憲適而備也如有不先規必有不  
 識慮猶無軸而駕于途不戒而行行必躓必覆矣  
 故曰特卒而不戒故無規不可以暮士無備不足  
 以應卒至于應卒而備也僂也無之矣故聖人博  
 聞多見畜道以待物無以待物物至而對形曲  
 均存矣對配也物至矣以多少之思配大小之減  
 也如形此則均平皆在於而無遺失也  
 盡也溜發也言徧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  
 也減溜盡發君既均施以思故物盡發於善亦既  
 盡善君教不偏減順圍固之周無不備得也通  
 曰成軸曰迹憲曰適善曰諭教曰消化曰備得善

越王政之敬數乎良帥不良直使枉直治道固  
 之準繩未有越焉者故曰聖君賢佐之制舉也一  
 條通屬與教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巨大也功  
 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  
 是唯時德之節德既周時又審二者遇會若  
 生秋采蘇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  
 誠信淫弋淫 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以下文采  
 現奇陸離春秋之質古戰國之標會合體雜流稷  
 下來希見此文字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  
 管子權卷四 未  
 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歲之也有  
 濟世時亂方放未可明論故賢人之處亂世也知  
 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靜默以俾免俾取辟  
 之也猶夏之就清七性 冬之就溫焉所以無及於  
 寒暑之畜矣夏無不就清冬不就溫更以寒暑致災  
 諫行茶之非為畏死而不忠也賢人之避亂世也  
 夫強言以為僂而功澤不加時非所言  
 既刑俸矣河 進傷為人君嚴之義君因此益加其  
 功澤之加哉通 君殺諫臣則嚴過臣死諫則害生上下傷



不利彌甚退害為人臣者之生退而不遇言人  
 也其為不利彌甚不遇亂世而遇害則若其故  
 退身不貪端修業不息版也版隱居獨善好學  
 不勤以待清明息修業者不遇身終不貪其端操不  
 世清明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  
 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可  
 可大則賢明乃哲哲乃明奮乃冬明哲乃大行此  
 人之德崇明乃哲哲乃明奮乃冬明哲乃大行此  
 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湯凌轢人之  
 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  
 管子權卷四  
 奮盛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  
 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有道者則  
 以不平稱所以晦其明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  
 大而代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  
 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為人怨其來所以絕也  
 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改安而無憂名實  
 而守故但存其一怨從此名者實之實也實主  
 而息所以安然而無憂也怨從此  
 內外不相能故貪狗財烈狗名徙其相為則不相  
 怨相怨則絕相交如畫之與皮寒之與暑陰之與

陽執得而兩守之哉兩守之計生于大奸雄供  
 子欲用其惠知欺天下以攘兩利而不自知大盜  
 之久為選者遠也以惠而成不惠者也自謂榮辱  
 及之自謂巧拙失之自謂安危蹈之唯大惠能取  
 一唯取一能安無憂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沒  
 法也毒者陰為賊害從而怒之使不知其所以行毒  
 者所以止此忿通忿毒于人甚矣哉舉世沒而不  
 出區交亦沒也唯無怒一言為大海津梁津梁濟  
 沒法也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  
 管子權不卷四  
 其身以泄其恨陰懷他計反被傷身也故曰欲而  
 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蓄極既欲其事方始圖  
 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蓄必  
 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  
 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言人君村質雖不慧但大  
 而外若成大也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  
 依賢可用也靜然其神以密思慮有所不勝依賢  
 以問之故其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  
 蒙也則通昭循而用之其蒙自發明也故曰若覺



厚若晦明若教之在堯也

故堯于丹朱悅而不

下材但以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

自禮法竟以改作為明故宿質朝謀德厚后書曰

無若丹母訪于佞言母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

行毋蓄于諂言母聽諂聽諂則欺上母育于凶言

毋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于讒言毋聽讒聽讒則

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

義失正也夫為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為名

譽為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

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

管子權卷四九三百六十六

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策傳以

告後世人曰其為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

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

階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

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

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

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

于天地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准繩曲

之義權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

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亦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

曲則曲參而名繩焉以為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

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意苟大意得亦以小缺為

傷鳥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而曲飛苟逆南北之

苟得合義之大致不以準繩故聖人美而著之飛鳥之事曰千里之路

不可扶以繩繩直千里萬家之都不可平以准准

萬家居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

中常建變故為上者之論其下也謂欲不可以失

管子權卷四十三百六十七

此術也此術權權道道諷諷大大及及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

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

順聞聞審謂之聰耳之所聞既目司視視必順

見見察謂之明視日之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

之知且得所慮既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愆所

以易治也政也政也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愆所

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民既勸勉故可聽不

順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

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則



憂憂則所以伎苛通諛過昏憂焦思慮切聰明而不恢則才技反妄為虐曰伎苛伎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謹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適其求言上之取常貪於金玉馬女而吝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歛于百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愛言上之凶其國也常適其樂立優美而外浮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凶其國家矣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

管子權卷中

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言君主威處已以賢自許以為英雄于許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凶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也故曰毋適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也也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詳之天不一時各春夏秋冬各有其時地不利各五土十地各有其利人不一事各士農工商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

得不殊天時地利利猶有不一況於人之所著者察于事故不官官主于物而勿通于道術通明之士察於天地知不可專一故道也乎無上云不主一物功用無方身通於道也詳乎無窮諸生道而物由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舉此言寡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理攻一事如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言不可兼舉言故博為理衆言而也故名為之說而況其功復計度所言之意以告喻之也知事之不可兼也

管子權卷中

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星半隱辰序各有其司司月令旦中昏中曰昏辰半星辰序各司是星紀十二司十二月也故曰天不一時此以上各象星辰序言其星辰直隱夜出常山陵岑巖淵泉閔見半至於少亦有司以為法也流泉踰溪而不盡流泉薄承薄承而不滿此時輒有賦語其駭人後之筆耶泉逾而前溪隨而後地不一利地此利不一也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



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准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以上舉人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此天地人三者之儀也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為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為桴桴則擊易鼓夫天地之應擊而鳴者也言苟有唱之必有和管子權卷四十三

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唱則擊也小則和和擊而不差應擊為響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物曲則影由聲惡則響亦况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類善餘度類善餘法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橐也君子

惡之則報繩繩慎先天地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先應在後如橐之成物也故曰天地萬物橐宙合有橐天地宙合之道也通萬物皆天地覆載之中宙合之道又苞天地之外天地直子餘萬物故曰萬物之橐直橐萬物在天地宙

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橐宙合廣積善以通天為一散之至于無間不可名而山宙合之橐故觀猶不可得其通山以止解時好奇如此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非其虛行故其義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不可妄傳也也典常也宙合之道專一而能常行則不有窮若也乃輕薄不能崇重則此道或幾乎息矣常品之重不能多內則富時出則富通博淵泉而時出之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矣謂當本乎無妄之治管子權卷四十四

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有應當句本錯不敢念當謂行貴以當功當功所以故雖不用物通以本無妄而應無方故不失而應當非應之當所以應當也本也流潔本于原澄樽善本于聲不論曰君子務本本錯而無不至之變無以應則棘棘而求蔭還矩而求方冥行而求直前之也反本之不懈矣于念念者不足以合一人反而正本足合宇宙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宙合古音名名曰宙合也



樞言第十二

樞者居中以運外物而不窮也。若樞故曰樞言。

外言三

① 樞言必宿隱道術之士以管子重言行也略

談主本詳于運術又法家強附于道耶多美言

可市然楮葉也尚不如飛為心計小夫非大豪

② 未行年六十而老吃其管氏與非與抑管采

虞士之言與故先列管子下列樞言明乎有本

③ 樞言愛利益安元亨利貞四德也道原出於

天一而四矣事天莫若嗇故首愛嗇乃通通乃

管子權

卷四

十五

十四

實實乃久久安則天神矣道元即治元也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曰也曰者萬物由之以顯功莫大焉

其在人者心也心者萬物由之以斷云為莫大焉

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者以其氣也氣者道之用也尤宜重也

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有名則治無名則亂

實則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也

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

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民者君之地君若無

之天者此二若則無

所不先貴與驕則失矣失則貴而不已則驕而不已

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

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

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

三者不可不慎三則舉以重國有寶有器有用

城郭險阻蓄藏寶也城郭險阻蓄藏寶也

器也器者無不通智無遺策二珠玉末也

不可食棄不可衣費多不可食棄不可衣費多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

用故能為天下生而不死者與器立而不立者

管子權

卷四

十六

十五

四人君雖欲自立而重珠玉則喜怒哀樂生于

陰陽由二生四也人含陰陽以生雜則死四情用

而不用故曰立而不立賢者寶之喜也者怒也者

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為善者

非善也非善也味王也故善無以為也通天下皆知善之

為善斯惡矣上德為之而無以為故先王貴善貴

王主積于民無不霸主積于將戰士卒衰主

積于貴人益其亡主積于婦女珠玉速其故先王

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為之為之萬物







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歎。三日不食比歲飢。五

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儔

類。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信誠者所

以結也。天賢大夫不恃宗至。貴極如元宗士不

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為用。坦坦

平非有起而異者故故存國家定社稷。任平謀之

間耳。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圉。豚豚乎莫得其

門。本你池下博而固紛紛乎若亂絲。遠遠乎若

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

管子權卷四十九立三十一

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

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

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懲戒之戒。之微而異之。不人心

其猶西馬令既順者必備之。謂動作無識卒來必備機心即神明先

覺不念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

謂成人。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

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

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尤也。卑者尊之。尤也。

賤者貴之。尤也。故先王貴之。夫以時使地。以材使

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

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

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

者。以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

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救乎。能隱

而伏乎。能而視乎。能而刺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

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情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

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

管子權卷四二十立三十一

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凶也。以其長者也。人之

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

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

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

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

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

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

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

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歲積陳朽腐



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耻也  
 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  
 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  
 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  
 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  
 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為人臣者  
 之廣道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  
 貧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  
 也爵尊而主卑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  
 管子權 卷四  
 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  
 之始也愛盡而憎德者怨之本也德竭而怨其事親也妄  
 子其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  
 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賢者有故先  
 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禁辱榮辱  
 在為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為善者有福為不  
 善者有禍禍福在為故先王重為明賞不貴明刑  
 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夫  
 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秘愛惡重閉必固

釜鼓滿則人概之入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  
 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  
 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為  
 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管子權第四卷終  
 管子權 卷四



管子權卷第五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①八觀似韓子其時法家流為之其說計察其

文刻厲致無深遠者多索盡秦先文如是雄國

管子權

卷五

大言十

猶奇宥神主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

橫通橫通謂從也閭閉不可以毋闔闔扉也宮垣開閉

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

通則姦道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

止閭閉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官垣不備開

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

姦邪之人慙禁禁周固形勢不得為非則姦禁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為慙怨禁

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

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

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為善也

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奔其迹

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出非之門又塞生

掩匿如此則自然端直欲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

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

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

管子權 卷五

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墮以人猥計其野以人來

之多少計其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

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

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

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

而不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若

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

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



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  
桑麻易植也子見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為茂  
莊周曰康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  
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征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  
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穀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  
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  
之國可知也

管子權卷五  
入國邑視官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

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官管大而  
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官室屋衆而人徒寡  
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困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  
不足以共其費國倉所藏不足故曰主上無積而  
官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氓家謂乘車者飾觀  
望步行者襟文采本資少而未用多者本資謂侈  
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  
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  
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母度故曰

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通  
於若計者若計謂審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  
官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視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  
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為  
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  
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  
澤有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  
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

管子權卷五  
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  
若臣好貨利則妨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  
其藏者也賦重則人故曰粟行於三百里則粟  
其稼凶三年而大凶三年不熟則衆有大  
遺苞矣時既大山無後故曰三年不熟則衆有大  
三母事則稼凶三之一通法今乃十三而稅無事



管子卷五

於稼稼亡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損

損瘠矣道行之人有誤損瘠者則什一之師

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既師十三年

小山三年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

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

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

之上凡此必資衆力則妨農事故故曰山林雖廣

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

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

正多大小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必多財非私草

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

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

不生地非民不動生穀物民非作力母以致財夫

下之所生主於用力天下所以存其用力之所生

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母已是民用力母休也

財財從力主故用財不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

怨也上怨下多稅民母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則

禁不止也禁不止也衆有遺者其戰不必勝戰不必勝

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固則死期將故今不

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

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課凶飢計師役國費實虛之

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化其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馬無限閭閻不

設出入母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

民母自勝矣則自勝矣則盜賊無從而勝食谷水巷禁力水

管子卷五

巷井則出場園接易得交通樹木茂易非者官

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母自正

矣鄉母長游宗也里母士舍士謂里對每里者

時無會同鄉里每時當有會喪蒸不聚祭冬禁罰

不嚴則齒長輯睦母自生矣鄉里長弟故昏禮不

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

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見黨與成於下

鄉官母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弒君之所自

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



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論上下

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

為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曰多謂積勞之

象上及行祿賞翻在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蒙禁

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

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

又輕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

也不論志行使之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

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信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

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蒙禁材人不務竭

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

母以勸眾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母以使臣臣母

以事君矣民信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偽竭在

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故曰入朝廷觀

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

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眾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

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

遠而不行親近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賤

爵祿而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然則眾必輕令而

上位危輕令則有無君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

而兵弱良田則士無戰志故兵弱也賞罰不信五年而

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

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

邑此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故曰置

法出令臨眾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

於其民可知也

計數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

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

臣導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與之

因不恃已而敵國不畏其彊冠敵之國不畏蒙禁

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

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蒙傑不安其位則良

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

不事積聚則國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為變不改常



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秦無不兵士不用其勞之人不固倉空虛民偷而外有疆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外言五

管子權卷五 九九 死雜煩碎音氣下殺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有為必誅則善惡明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假人則人知君若必時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禮於上不彊而治矣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不從理矣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

之制而通其所開其廢上之制故說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上謂權臣則亦分也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耻必被之以耻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臣厚財而作福則正與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已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聖王既歿受之者衰君人為君事故須禁之也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君之事也今臣為之故

管子權卷五 十十

君不能容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眾矣以起疾也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眾民猶不能以為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



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公也行公道以為

私惠積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

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博也聚徒成羣成黨以

上以蔽君下以索民緣已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

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

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

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力事

於王官私君事者王之官私事則禁非其人而人

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也修行

管子權卷五則不以親為本治事則不以官為主

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為己賜臣

下交於人情之舉人則以為己勞為己之功

任人則與分其祿者為人所分者聖王之禁也交

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者皆貨利夫輕

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於君

利市交而漁分輕飲下以進卷此則民下附民相

反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刑上威用附下

求人私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

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自有用少而家

人故也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非上以為名常

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拂世非上反違法則

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

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為民者聖王之禁也

管子權卷五則不以親為本治事則不以官為主

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為己賜臣

下交於人情之舉人則以為己勞為己之功

任人則與分其祿者為人所分者聖王之禁也交

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者皆貨利夫輕

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於君

利市交而漁分輕飲下以進卷此則民下附民相

反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刑上威用附下

求人私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

管子權卷五則不以親為本治事則不以官為主

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為己賜臣

下交於人情之舉人則以為己勞為己之功

任人則與分其祿者為人所分者聖王之禁也交







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母危不可得也。下惡則上危也  
 今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  
 誅也留者不敬今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今出而論  
 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可百定於百官則其威下  
 分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益謂增令若損謂廢令若二者  
 不罪人為邪途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為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

管子權 卷五 十五

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凡此皆上開其隙則故令下得緣隙而成也  
 一出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通則五衢塞生之則五衢開通  
 承上五將以之途君出令不守于一道下淪令而邪衢于五途途由于民而衢開于上非彼趨邪我示之也而求上之母危下之母亂不可得也。五衢謂  
 也救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末生謂  
 為也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稱也謂之逆。釋驕也人  
 者也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稱也謂之逆。釋驕也人  
 文相驕故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母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稱也謂之逆。

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稱也謂之逆。社稷有危人皆當效死  
 相驕故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爵不論能故不為行制祿而羣臣必  
 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論事便辟為  
 榮華以相稱也謂之逆。不義富貴志士所以耻反  
 逆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也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謹於法  
 令以治不阿黨。法從私謂之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  
 管子權 卷五 十六

多服位不侈其能。居大以不不以母實虛受者。有功  
 後受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從君所貴賤不違於今法母上拂之事也  
 母下比之說母侈泰之養。適也而母踰等之服禮而  
 謹於鄉里之行。信也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  
 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畜長謂務  
 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功虛取奸邪得行時



能上通賤臣進則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  
 令難行俗無常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  
 足故本務便辟得進母功虛取奸邪得行母能上  
 通則大臣不和好事人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  
 不捷不一心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母以固守人  
 則也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見一而制故國  
 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  
 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  
 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  
 管子權卷五  
 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  
 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三  
 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  
 不當於功號令遂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  
 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  
 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  
 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率士不輕敵而求兵  
 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

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  
 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強大征伐不能服天  
 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兵  
 有與分爭征伐有自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  
 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  
 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為鄰矣天道之數人心  
 之變所以與危亡為鄰則以天天道之數至則反  
 則反於下者盛則衰月盈則缺人心之變有餘則驕  
 不足者驕則緩急天道人心相應恒象有人而  
 管子權卷五  
 四天無天而不從人也天之至反成衰如冬夏如  
 晝夜何干而不改易窮而不通故天無至人有餘  
 者至天無成人驕者成易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統統惕惕以危或保盈之不皇而皇驕哉緩急哉  
 高明鬼矚矚未即禍也矚吾有驕之斯禍之矣凡  
 天下之禍人之心何者不敗于驕而守于畜故曰  
 畜是謂早服早服早復也不遠無悔在斯與驕乃  
 何能周公之才之美不足觀矣夫驕者驕諸侯驕  
 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則緩急者民亂於內



緩急必枉於治此民亂 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

夫外亂內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

不攘奪人雖衆不緩急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

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為天下政

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

器三攻而錢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

者而自有國正天下益即勝能自有其國兼正天

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

下而亡此三者雖有天下之大而遂滅亡也三器

管子權表五

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

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

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

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能敗三曰雖不

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也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

也雖無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佞也凡國有不聽而

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

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

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

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為自用

故人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民毋為自用則戰不勝戰

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

將若之何曰不為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為六者疑

錯於斧鉞不為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

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

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為天下政

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管子權表五

管子權表五

管子權表五

管子權表五

管子權表五

管子權表五

管子權表五

管子權表五

管子權表五



管子卷第六

唐司空房玄齡

明道氏卷長春權

法法第十六 兵法第十七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周天下八百年至久久斯大大斯弛弛斯湯  
濫濫斯極春秋不王猶有五伯持之後而七雄  
割分毒爭體且不屬而主體又可知矣運之極

管子權 卷六

也故文亦似其運末大而脉不落膚溢而筋不  
收革寬而骨不舉形臯而氣不鼓態弱而神不  
王病者所謂不仁不隨腫腓瘠若肉食而尸行  
者耶病久將劇將爛將盡此周秦之交百家處  
士橫議彌昌彌不振矣如此等擬管其說也多  
厭不足觀故周文自孟莊以降庶幾懸辨乎江  
漢之間稍稍南音然不至後之下流歸墟一遊  
不反也最者荀韓且勞縱無復神氣以挽而  
收之又已薄嗚呼時也

晉段落語句時佳可以山采不可田穫。篇不  
成章散次其旨無奇而專主必刑刻法法宋餘  
食耳雖行實瑣又似拾椽

不法法則事母常下法以法法不法則令不行

之且故法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

行則修令者不審也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審而

不行則賞罰輕也則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重而不

行則賞罰不信也則賞罰既重而猶不信則信而不

行則不以身先之也則賞罰既信而猶不信則故曰

管子權 卷六

禁勝於身禁也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則

不舉不若不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

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

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可而不為殆不為多

生後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幾而不密殆幾而不密

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密則失臣不

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母內不謀母人主孤

而母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消則使人主孤

而母內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







而傲傲三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則習而易也故曰小利大

故久而不勝其禍則習而易也故曰小利大母赦者小

害而大利者也而修德故曰小利大故久而不

勝其福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犇馬之委

轡必致覆母赦者瘞疢也隄之礪石也疾也爵

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

求之也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是

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

管子權卷六五四百三

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薄禮以辨非以華苟辨之

而是為侈何為整哉云軒冕不求美爵祿不求觀

宗廟室榭不求美大曰儉其道有意乎二代之選

思乎覺周文公之于文過矣周帝王之盛帝王之

極也極則思反是以曰何知禮意曰寧儉又曰少

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

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

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曰皆備體則

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文有三休也武

母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

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

仇讎也惠者生其禍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生其

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廟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

官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

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

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無開游財無砥滯

積也故曰儉其道乎

管子權卷六六四百三

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未

刑而賞故曰妄與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

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

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則是上妄誅也上

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曹黨起

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

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

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

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者立體



者立則立位危矣國文與墨子近長孫黃黃黃黃  
 而下于戰國又為末波矣退之認錯作祖故及文  
 而文亡以至數百年其累不了故曰憲律制度必  
 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凡  
 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  
 也曰為之用者眾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  
 為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眾則尊為之用者  
 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眾為已用也使民  
 眾為已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眾矣法  
 管子權 卷六  
 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  
 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誅議民不誅議則  
 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  
 母常經國母常經則民安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  
 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  
 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  
 為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為愛民矣  
 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用人者當以  
法而用之則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

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母可與慮害  
 已者至善也夫善用人者必以法其不從法者  
危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致此  
 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好者私欲也故  
善則求可與謀官已者其可得我明王在上道法  
 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儼而斧鉞不上因私不以下有  
軒冕有所許儼不固上有私如是則賢者勸而暴  
 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  
 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  
 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猶推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  
 管子權 卷六  
 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  
 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眾皆得保其首領之  
 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  
 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指國  
衆也  
 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  
 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言國無小與不幸而  
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  
 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小與不幸而  
失故也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  
 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謀疾











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而接物通以物物道集虛而一

務物者博滿心文滅質求滿而反得損也非我制

物而物為制也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指謂滿把

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既滿而虛則矜者細之屬

也自矜者小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

道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

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

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其事

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修釣利之

管子權卷本 十三

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

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

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不能已明君公國一民以

聽於世賢明之君必公誠忠臣直進以論其能

能忠臣必直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是賢臣不誣

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雖未今以誣能

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

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臣度之先王

者臣管氏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

陶為李古治獄之官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

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以事其君今誣能之

人服事任官皆求四質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

立亦易知也結上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不

與其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以此

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

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皆若

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無能殺

管子權卷本 十四

夫之湯武得之今之天下而行其刑殺貧民傷財莫大

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

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兵有四患

五材並用則不當廢廢適當廢不廢古今惑也是

反語不可作正解兵者不得已而用也不廢其當

廢為佳兵欲廢其不廢為忘戰此二者不廢而欲

廢之則亦惑也二者謂廢與不廢不廢此二者

傷國一也廢之則來無以樂國傷國不廢黃帝

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之用也率土



臣故曰制 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  
下不順三帝之時天下而求廢兵亦難乎故明  
君知所擅知所患固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也君之所專為在於動與靜此所患也則動靜失宜  
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則患生也君不  
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  
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非正故道正者  
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  
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即道正之士從此心  
管子權卷六 十五 大百三

外言八

管子兵法一篇其寄軍之中權九合之勝略  
耶三略素書之遺符耶過十三篇矣彼多方此  
守一彼神術此術神彼妙法此妙道由道入兵  
從一而散之由兵合道歸一而神之正正奇奇  
幻幻元元無方有方有際無際所謂皇帝王伯  
之分也究于皇帝王伯之無分其旨遠其文妙  
其權秘其法正范蠡所引兵志外無更玄者管  
氏以教士三萬人橫行于天下此耶即不出管  
氏抑計倪臨夷之流託為書明道吳起以後無  
管子權卷六 十六 百三

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成霸



兵勝則失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日實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死今得勝而國敗既復得地所以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貧外不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則何法而不危大慶之書曰謂大陳法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度之書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為此四者若何得勝不死不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利則號制有

**管子權** **卷六** **上**

發也發今制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法備則法度審則有守也法度審則計數得則有明也計數得治衆有數有自其勝敵有理有勝於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器備則明理而勝敵明理而勝敵定宗廟定宗廟定遠男女定遠男女官四分官四分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且後不能知敵野無吏則無蓄積野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怨上官無常則下怨上

故見凌故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無所生故輕其故曰早知敵則獨行無所生故輕其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窮窮皆重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有數則遠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所謂危危窮窮也三官五教九章為不可勝以待可勝也唯精乘取唯堅縮隙未取而乘精亦傾未隙而蹈堅亦跌兩者合而兵勝未嘗勝也能乘不勝耳故曰致遠以數縱

**管子權** **卷六** **上**

強以制則有制之兵如此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猶教也二曰大將主旗鼓戰則親鼓所以任任將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三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尚其類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短兵各有利短也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



士乃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便習而勇也其九亦  
一曰舉日童則晝行二曰舉月童則夜行三曰舉  
龍童則行水四曰舉虎童則行林五曰舉鳥童則  
行陂六曰舉蛇童則行澤七曰舉鵲童則行陸八  
曰舉狼童則行山九曰舉犴童則載食而駕韓翰  
其共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  
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於始乎無意彼不能測知也  
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初來容  
道帝通德王曰兵非備道至德也既分矣此曰始  
管子權卷六 九  
無端通卒無窮德又以兵歸入分而浚合也道無  
不貫之物德無不載之事武無遺文之用其粗者  
分其精者合主其精以運其粗故徑乎不知而發  
乎不意不意不知神矣神妙萬物而為言也一粗  
一精一經一緯一文一武分也未始有分也道德  
猶然借名而何分於兵不分歸於一故曰明一者  
皇至矣盡矣吾何以守兵法之神乎以此非一焉  
有端矣有窮矣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  
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詐不敢為商者備施

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發乎不意徑  
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  
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既  
故無行無常亦無常也兩者備施動乃有功而  
謂教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颶風擊刺若雷電絕  
地不守謂地無險恃固不拔恃固不拔必多費而無  
功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兵之道常能處乎  
不謀而有必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  
管子權卷六 十  
定則倚通而不疑精一其氣專而入道之言二  
則神定則慧陣勢變于風雲兵械決于鬼神將心  
定于太山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士既厲械之  
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為用既無疑匱乃變  
山阮不待鈎梯習山歷水谷不須舟楫習水故也  
而徑於絕地攻於恃固通陵山歷水越王八千之  
君子也何絕不徑何固不攻不守不拔因便准利  
之法靜如山徑絕攻固不疑不匱之效動如風獨  
出獨入而莫之能止見其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



件既實王必選精勇與俱故曰不獨入也通雖獨入與衆俱入實不必  
 改實實言貴也實不獨見俱與精勇見之故莫之能飲實  
 所以禮神使無水旱通不神之所以為神故用子  
 獨出獨入實于不獨入不獨見不獨有衆為用之  
 公有不自用之虛有不先為用之無無而無意無  
 意而神神常玄常妙也故無而有無而有我不知  
 出入人安意吾出入無名之至盡其取實玉也  
 獲而不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既盡實玉皆非彼  
 謂之通莫能止以吾獨出獨入妙無名也無至盡  
 管子權卷六  
 盡不意卒然而來卒然而應運其天機而無心神  
 矣何能疑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通  
 至此又歸道德上以無端無窮運之為獨神此以  
 畜和養合曰之為衆強獨神妙于中權衆強勇于  
 進則以此談兵有本之論乎加輜鈐一等和合故  
 能諧諧故能輯輯輯以悉莫之能傷以謙輯故  
 不能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六  
 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氏自一至以下皆  
 得而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敵

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數戰則士罷數勝則  
 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  
 戰以服之其次一之不勝勝破六勝強一之也勝  
 大勝強也亂之不勝變計變敵不敵乘之不以諛  
 則用實遠則施號十力不可量強不可度氣不  
 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守其一本也凡此皆我若  
 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用衆貴詳審故若時雨  
 管子權卷六  
 至善不戰于不戰而戰道其矣其次一之一以御  
 萬萬生于一以道而行戰戰而不失其不戰也曰  
 至曰實曰原曰終一之變通至此然皆其不可知  
 者則神乎神故妙于有而盡于無無一之元也利  
 適器之至也其刃利而適者用敵教之盡也用命  
 而敵者則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造不能盡教者不  
 能用敵既不利教又盡敵不能用敵者窮不  
 能用敵既不利教又盡敵不能用敵者窮不  
 月兵則可以必勝兵之所以必勝也



傷其敵出入與盜或有所傷也通我出敵不知

其所入我入敵不知其所出變化異塗敵不能應

戰則勝攻則克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入故困其

也置之死地故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為兵

則據虛不見我之形則搏景無設無形焉無不可

以成也無策可以設無形可以尋所無形無為焉

無不可以化也無形不可以觀無計可以為所無

不可以成化無不成化也有則有礙無則無方無

管子權卷六 廿三

方不測神之用乎如天之行而萬物成矣化矣此

之謂道矣無形述可尋無設無形無為結上無

名之至盡神乃謂道若凶而存者後而先不足

以命之善用兵者體道以為變化者也故若凶者

矣通兵威事也道所以用威威而不神法也敵

得窺之神行其威法無法也變化而不可知則道

借于威而非威也

管子權第六卷終

管子權卷第七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大匡第十八

大匡第十八事匡以大

內言一

大匡與祿語爭工叙辭絕不同文體各成一

家後出故更奇奇勝前亦奇不如前五帝三王

之降也世然也孟孟皞皞驩虞見世運見文運

管子權卷七 廿三

大匡叙一匡大政是管子列傳七國法家之

本為之也要其博大通宏時加峻裁氣體故自

矯矯落落大致似國策而古深有春秋之遺太

史公長篇往往采其法亦文場宗器寶色自貴

○倫次似錯非錯開結似關非關古人大文章

時有之兵法正合奇勝也首按事紀叙引入仲

相分二大段法宜先內後外先政後功故倒使

造奇亦不奇也叙仲桓君臣始相左後相成桓

試仲亦仲試桓見病後醫見顛而後扶乃言易



入而功轉用于此中失得順文相叙亦自合  
要于侈其功者外而所以為功政也內也兵家  
背水陣形家倒騎龍奕家先著為後著也最奇  
可說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  
小白鮑叔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  
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  
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

管子權 卷七

無出吾權任子以死必免子任保也若若有此

也管仲曰不可以召忽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  
廣閒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將有國者未可知也

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  
矣言三人不可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

然也夫國人憎惡亂之母以及亂之身而憐小白  
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

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

智場而有小慮言雖無小智能非夷吾莫容小白

尤不可相兼大飯不及壺瓊小智大慮政不相兼

有小其唯聖人乎聖人能有之而不用之也左畫

而心一也用其一不得又兼其二用大大矣用小

小矣大得役乎小而小無得御乎大故曰大不踰

殃于齊亂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

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亂也雖

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信公之子小白

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國之政謂管仲使知政也今受

為君臣也義與召忽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



宗廟豈死一亂哉言當為宗廟社稷夷吾之所死

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

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

通管召二人語應是小白既立請象從亂之時忽

于此言奪亂死亂何居又與鮑叔解傳不相當紀

者代為辭又錯為序也鮑叔然則奈何管子曰

子出奉令則可有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乃出

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何事管

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親信不為君不

管子權卷七

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家夫事君者無

二心此所行鮑叔許諾信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

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

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繼

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戌葵丘曰瓜時而

往及瓜時而來期成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

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姜齊女也公

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申俞諫曰不可大夫也

女有家男有室男女有夫之家無相瀆也謂之有禮

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

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

生乘魯侯脅之謂扶公升車公薨于車堅曼曰

堅曼齊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

大夫也故當時之疑故百姓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

有所託焉高寄託也今彭生二於君君不以正道輔

又長故免於危今彭生二於君君而從之於

界故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

禮命無盡言謂不忠又力成吾君之禍

以構二國之怨持其多力彭生其得免

管子權卷七

乎禍理屬焉禍敗之理夫君以怒遂禍君怒則

成其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其是謂

遠開而容忍之然此昏惡之生於豈及彭生而能

止之哉及如也今而成禍故當誅之魯若有誅必

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

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

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

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



亾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誅鞭之見血費走  
 而出過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  
 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闔死于門中右之紛如死于  
 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  
 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  
 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  
 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  
 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  
 中鈞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  
 管仲管子權卷七

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  
 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桓公謂公曰其於我  
 也會若是乎二心如是乎鮑叔對曰非為君也  
 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亂也言管仲親亂之  
 不死而况君乎親則尚不死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  
 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  
 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念慮深則公若先反  
 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公曰  
 諾從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  
管子權卷七

禮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  
 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  
 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謂管仲小白使鮑叔  
 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  
 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  
 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  
 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  
政而反於齊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  
 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亂也為欲

必能用之乎痛痛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  
 濟也及痛痛管子之事必濟矣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

一第 70 子 黃 參 日 軍 三 書 寫 3 反 之 句



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

鮑叔賢故不能待猶擬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

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登

死將齊有所定也齊今既定矣謂小白今子相齊

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

辱我也子君謂子為生臣忽為死臣死則定社稷忽

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

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成死

管子權卷七

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名不兩立既成生名不行

不虛至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

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

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管仲之生也賢其死

也管仲之死不或曰以或曰起例信疑兩存猶

關文之廣法也而文奇正陸離得此更神大傳所

謂相雜太史公嘗采學之後不解身明年集書者

說故言或曰明年更開異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

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

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

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

亂乎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則召忽強武豈能獨

圖我哉不與召忽召小白則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

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召忽雖不得衆其

及豈不足以圖我哉若及獨能圖我鮑叔對曰夫

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則其國理朋友不

能相合摻而國乃可圖也交合則當與弱故乃可

圖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

管子權卷七

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

可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

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不濟則已致

可得免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

乘後二十乘先鮑叔與之鮑叔乃告小白曰夫

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

致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十乘先行塞道以二

通三人同友仲忽必不忍殺叔故先驅塞道公子

居後既不敵前行則彼兵不振矣是以平行入國



而亡恙倘其反而殺叔先者死拒後者可走也故  
 曰公子猶之免也是以誓軍令利則進不利則後  
 免公子而走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  
 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寶  
 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鮑叔乃為  
 前驅遂入國遂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鈞管仲與  
 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  
 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八年國二年召管仲管仲至  
 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  
 管子權卷七  
 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  
 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  
 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亂也為欲定社  
 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亂也臣不  
 敢既不死亂空食齊政之祿而不死乃走出至門公  
 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王必欲令  
 力不己我將勉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  
 臣會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負於期王  
 而勉伯諸君謂曰君不能大姑以小見仲王佐

云爾略做商君而文致之仲才士也王主通仲非  
 伊傅也仲為人也謂飾所不知術要名而籠之則  
 仲又非商君也仲法家之上商君不足於法而降  
 為強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  
 之間無事也小修兵葦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  
 與百姓而藏其兵百姓困病當先賦與與其厚於  
 兵不如厚於人自強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  
 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  
 諸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又  
 管子權卷七  
 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  
 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  
 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  
 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  
 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師傷事國  
 異人異年異自亂先立以下至後紀事多與傳左  
 故別或曰起例載異聞也或曰明非管氏之書法  
 家以其議祖之集其事傳附之主于管子曰管子  
 耳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葦吾士不練吾兵不



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

危矣內奔民門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

人用士所勤者唯勇則外犯諸侯民多怨也必多

殘害故為為義之士不入齊國義士不助也安得

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

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侈之謂重其稅賦也公乃遂用

以勇授祿與之祿則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

霸今國彌亂于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揚其智多誨

智多則可姑少育其自及也自能及道 鮑叔曰

管子權卷七 上十四

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亾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

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焉則未至

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

二人佐既無有如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莖領而列

頸者不絕謂擊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眾矣母

乃官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介民也人爭

亦未能自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多義者莫肯入

齊齊之為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

不歸亂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殺傷吾何

能惜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

近謂國於是其救宋也疾謂先寡人且誅焉管

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

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

危公不聽與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與師逆之

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

吾以三倍之兵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

車五千乘謂春秋之師未有加二千乘者也其虛

言耶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

管子權卷七 上十四

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

人君當以德服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

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

也內失吾眾謂數接動之諸侯設備數見侵伐吾

人設詐詐以不繼之則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

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聞謂三國界魯

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張請從其

微求比於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

帶劔今而帶劔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



聞於諸侯不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  
 止而不盟也  
 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退可也  
 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君果弱魯君諸侯又  
 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  
 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  
 設備既有貪忌之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  
 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劄之為人也堅  
 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取信也桓公不聽果與  
 之遇魯曹沫劫壇之事而傳不載七國始言之或  
 好事耶此以抽劍屬公更左冠裳之侯賊為刺客

管子權卷七 十五

自昔未之有聞又安在秉禮周公之胤且會盟之  
 後禮損贊揖讓登壇劍于何懷有是乎未敢信也  
 曰請不帶劍又所未敢信也乘車之會自桓公成  
 伯始往未之有以兵臨交惡而盟無故一旦去劍  
 示疑矣禍之不信而誰欺莊公自懷劍曹劄亦懷  
 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  
 無不死而已左椹桓公右自承曰此之死也戮死  
 於君前左手舉劍持椹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  
 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均管仲走君曹劄抽劍當兩  
 之死也

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桓公當階所以  
 二君將欲改先者之所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竟  
 國今不當有進者也  
 桓公許諾以汶為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  
 於兵革自圍薛人以過弭師既不自剛其兵革故出  
 者之過故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  
 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夫杞明  
 王之後也杞夏今宋伐之乎欲救之其可乎桓公  
 匡忘匡君以匡天下為功初叙五年弗諫自用之  
 樊一用仲而伯成以此分兩截應揚而大慮則事

管子權卷七 十五

多舛而仲功亦莽莽矣史記述止數事而于轉禍  
 因狀其轉佐君心了了如照則文之不可已也如  
 是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  
 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則諸侯可令附桓  
 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以伐宋管仲曰  
 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  
 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詐則  
 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  
 古之人聞先王之遺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桓公



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而  
令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使之而不可謂宋  
今君受而封之受封命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  
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  
聽東伐杞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杞城予車百  
乘申一千杞也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於齊以  
桓公築夷儀以封之夷儀予車百乘卒千  
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  
楚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  
管子權卷七  
亡者絕以小然矣不當封也今君斬封亡國國盡  
若何亡國之事盡於封絕以小言國小故亡封也  
而國盡齊亦小矣如亡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  
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  
富富者其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  
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申三千既  
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行大問以所管仲  
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  
乃輕稅弛關市之征為賦祿之制既已謂已行管

仲又請曰問病臣臣有病者君願賞而無罰五年  
諸侯可令傳行此五年可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  
請曰諸侯之禮請諸侯交今齊以豹皮往小侯以  
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往重報輕所謂大  
小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  
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  
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  
裘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凡諸侯之臣有諫  
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璽問之  
管子權卷七  
善為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  
明捷給可令為東國東國謂自齊東之賓胥無堅  
強以良可以為西士西士齊西之士今齊東為  
木其人性通敏西為金其人性剛果兩因其地而使  
其人衛國之教句危傳以利謂其敬既高危且相  
通危急也急於傳利見利即動輕心者也不能久  
即輕而易動可以相入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  
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其人天性輕率不能持  
克有終故曰樂始使斗人游魯邑之教好適而訓



此後小國  
作等事  
用其  
也

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季友之為人也恭以

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博於糧謂楚國之教

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

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

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服小侯游夫

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

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

代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

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

管子權卷七

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成緣陵戰於後

故狄後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狄人所得

與小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者之大

縣分之不踐不踐通勝得狄縣以分大侯無利焉是

不踐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桓公遇

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令

以伐小國小國謂齊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

伐言諸侯以伐順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

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

乃北伐令支今支國名下鳧之山斬孤竹孤竹國名

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為

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

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桓公乃告諸侯必

足三年之食安然後可以安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

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當引

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則可以加政矣

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母專立妻以為妻母專

管子權卷七

殺大臣無國勞母專子祿於國無勞者士庶人母

專棄妻母曲隄所謂無母財粟母禁材山澤之材

之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從者可以加刑罰君

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

殺殺齊之下都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

以待桓公其盡來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

師未至吳人逃齊都之師尚未諸侯皆罷桓公歸

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

以政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



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若國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尚可誅况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

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梯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梯則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兵車之會亦兵車之所伐乘車之會好乘車之會謂結響國四十有二年拜四十二年以上叙匡天下行事大畧自以文

為次用兵車乘車九合為外政結局復以踐位十

管子權卷七九年起叙國中內政此一為大體也布格大奇不

詳察不見古文之大全桓公踐位十九年詳叙事

道古陸離有邁氣文燕于史之長太史公用其古

法幹以驚雄以氣勢佐之別自成史體太史公後

此種古文古法絕矣弛關市之征征賦五十而取

一取其貨賄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而知其填二歲而稅一率二歲而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

什取一歲飢不稅飢故謂時歲飢弛而稅此歲

有飢者有不飢者桓公使鮑叔議君臣之有善

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官也隰朋為東國官賈無為西土弗鄭為宅為宅掌修凡仕者近宮者

有公事職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工賈近市三十里置處委馬有司職之委今之

者當有以擬以供過從諸侯欲通欲通於諸侯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其有可

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其委若宿即客與有司別契別契別契謂分別其至國八契則二百五

管子權卷七十里之郊地相距為五費義數而不當有罪

之禮徒費義數而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不通五日出欲通吏

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

賞有過無罪亦不罪也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升

大夫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有或功於夫故也野為原又芻不發通不發是大徑大役簡少其



野多不發之象起訟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也

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

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晏子平出

不仕不仕則處不華無過失而友有少長友有少

禮為上舉全此三者得二為次得二得一為下得二

士處靖敬甲敬老與貴敬老近於親交不失禮行

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

力勤而應於父兄孝且事賢多擇善而從行此三

管子推卷十

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

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故承奉君業行此三者為

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

定罪罪者國子斷獄只一句作不了語復入三

大夫之舉因申三大夫之罪總歸君謂國子以完

斷獄文局之奇後人不能亦多不解遂獄天下之

命也君之威也于政為大千國為權政不可輕權

不可移人命不可濫屬之上知申之君命有重之

矣重乃可結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謂三大夫

也

管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所

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所

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訟驕而驕凡三者

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

適狹邪浪蕩比之匪人俠少年公子也好飲食交

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

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管子推卷十

告高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

治危危傾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

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有

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能賞有過

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不稱於父兄而州里

仲命之德中刑也國子為李主罰君命之刑中德

也東國西土外政其餘具上七大夫政完其文完

也

也

也

也

也



矣古人文體原不拘拘如後人局面所以前外政  
 一一歸功散結末又大結內政獨似開似開政其  
 妙也既以詳功又贅乎哉直舉政本已矣不關鏡  
 照應之大開鏡照應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而子  
 也出與師俱而師上與君俱而君三者遇  
 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於此三者所在當致  
 又不知則不臣不子也故無赦而斷獄情與義易  
 義與祿易禮義今化罪者非以非罪易則以與  
 偽易易祿可無歛有可無赦其罪可無歛其祿然  
 管子權卷七  
 令所有罪力無赦之也國制刑必即天倫王制原父子立君  
 臣此加師重在三耳親屬情分屬義又有祿易則  
 議責之典易祿無歛即奪奉收田之罰有可無赦  
 易後再犯也適君天道也主德相地道也主法故  
 命官中令在公考成議罪在仲法之中而人有德  
 焉上天好生之心終不以義掩仁也故仲相也三  
 告定罪而不告國子為李者為國守法而持平者  
 也非仲所得告也周禮三刺又三省是君又自為  
 國家祥刑而持平之平者也散散叙末有次第有

管子權 卷七

脉絡有條理開鏡見德之意焉見君相之公孫  
 見慎獄之仁焉見君遠仁過而善不過焉治法之  
 善文字之妙斯古人哉非古人不但不識文體且  
 不識政體  
 管子權卷七  
 定亡人之成又不脫其死也何以令新君委而任  
 才即今叔以本謀泄之仲亦無計背死事警規于  
 心何何以知國高諸臣不席此捷我此都時事之  
 不可變者也謂仲負天下才不忍溝瀆而以其身  
 待有用則得謂必知社稷之定而故叛亂以容小  
 白不得也必曰為白也容為亂也不濼則亂時之  
 鈞誰之射乎中鈞而志心仲心死矣其何容以社  
 稷之定此入事之不可信者也貴日月之光乘風  
 雲之會紀內政於五卿立功名於九合皆後來幸



以其生用其才而贖其死天乎天生才固以用之亦幸也仲尼老於行無成於攝天生一聖人一才人何若故曰事之不可幾者也幸而蓋也聖人許其仁而不能許其忠政以為後世貪生二心口實仲而功為期卒不期而猶嗚然吾志其大為社稷不可訓可羞矣雖然桓夫亦有市之乎仲然用桓務功而桓固以功之務而大用之桓實容仲仲何容桓哉故論仲者仁義相衡節義功名相提以喪節屬人以成功屬天以義按之身以仁贖之天下管子權 卷七 廿六

管子權卷第八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註大匡以經天下小匡以理一國中匡以尊君君辰桓也天之中也曰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始

管子權 卷八

之外散利次之內興利乃以禁偷持其心以為身要于道所謂環中以應君正莫不正矣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公曰吾子猶如是

乎以吾子為賢當以供賓之四鄰賓客入者說出

者譽入見謹而悅者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

不譽汚名滿天下壞可以為粟捕獲則木可以為

貨破木成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

為貴財安可有有財則失名管仲曰此君之明也

故不可有



公曰民辨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  
 請薄刑罰以辱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  
 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死罪以辱甲一戰刑罰以  
 脅有一戰人令出一戰也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  
 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不計於軍中而以私  
 其罪成平也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  
 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  
 者先強愛於四封之內則十安卿大夫之家而  
 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大臣盡賜小  
 管子權卷八

少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弃三者之屬一足以刑  
 道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為  
 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  
 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  
 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酒禮掘新井而柴焉新井  
 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  
 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  
 其故何也出所以怒鮑叔昭朋趨而出及管仲於  
 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  
 庭公不與言少進傳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  
 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  
 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厚  
 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  
 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  
 為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  
 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  
 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



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漸矣君奈何其偷乎管仲

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

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

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

始於為身中於為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

對曰適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思慮

也適血氣道而后年長年長而后心長心長而后

德長心與德漸年而善年又賴血氣以延道導引

之使通調無滯閉也血氣不調生于是疾夫心于

管子權卷八

是佛逆德于是喪道儒養生修身同此本理此為

身也公曰請問為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

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孤謂死王孫薄稅歛輕刑罰

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

寬而不凌不凌謂不虐獨莞濁困滯皆法度不亡法度不亡謂法

者也因滯謂疲廢也法度不亡謂法往行不來而

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往行而進不却來法

度一行于上民格心于下上無再舉下無再犯曰

往行不來遷善不知刑措不用皞皞熙熙鼓以遊

矣此為天下也管子昔武木術乎禁樂去偷歸于長

年長心心無荒而血氣調血氣調而年德永故道

以養氣而持心也心有貞明則德有貞一德有貞

一則理有貞觀制外情繕內性道以為身為天下

也故聞身治而天下治未聞身亂而天下治者也

此管子有本之學儒道合一顧其用作入法耳後

法家乃侈言鐘鼓不解于縣宮寃不離于側而天

下治至斯而又揭極格以佞人主恣睢嗜謀哉其

乎為法之弊至此乎徒概曰祖管子祖管子江之

管子權卷八

不可反于氓矣而况其流離四下也聖人之與管

成仁吾之推管出道仁有不尺寸道無去道而能

仁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謂就齊語詮次而小更益之益語加焉其更鐵

易金矣

桓公自莒反於齊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

之庸臣也君有知惠於臣臣便三不凍飢則足君



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  
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實惠愛民臣不如  
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  
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  
臣不如也介冑執抱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  
不如也抱擊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  
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財寡人中鈞殆於死  
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若若宥而  
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  
管子權 卷八 六

成于也曰公子糾親也請思討之魯人為殺公子  
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謂諸施伯  
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功也謂諸施伯  
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  
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  
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而魯國憂君何不殺而授  
之其屍魯君曰諾將以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  
戮齊也言戮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  
得之以狗於國為羣臣僕言若以若不生得是君  
管子權 卷八 七



成敗以天不在人事小大匪異併不可曰仲本國

今魯懼殺公子糾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

後事既得管仲則知後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

成其功勤而慰勞其君也國才管仲而勤任之以

輔桓勞勞來之勞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用管仲

顯生之功將何如假令管仲力死成功但一

君也言服管仲之德鮑叔之知不是失也

管子推卷八

及此因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後而浴之三

後謂除其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誥纓插衽示將使

人操斧而立其後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

之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

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名顯之延尚

之公逐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

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

早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

也六陳妾數千食必梁肉衣必文綺而戎士凍飢

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戎士待陳妾之餘

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

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

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國比較

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校試其人

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其事必

刑罰糞除其顛旄顛旄高之頂人言能務農息兵

管子推卷八

而除其顛糞除顛旄掃除而養老重禮也以事

先之禮事之賜予以鎮撫之以為民終始公曰為

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祭其國

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其

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

者何也管子對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桓公曰

祭國奈何管子對曰國語定民居兩見文錯出

著書者為鑿正合撮而先叙於成民事之上似有

條理然事次而文則板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



趙。林。管。子。之。下。四。百。一。十。七。也。

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

國子帥五鄉祭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

也官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衛自三

置具官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

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

公曰五郵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

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

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武

為政者文政聽鄉各保而聽公自保之母有淫佚

管子權卷八十四十五

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

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不

可使襍處襍處則其言唯其事亂也唯亂是故聖王

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議審處農必就田墾處工

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市井之制故曰市井令夫

士羣萃而州處閒燕閒燕則謀議審則父與

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孝者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

者言弟且昔從事於此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其所謂習者非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

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

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具備其械器用械器

曰比耒耜穀芟比耒耜芟及寒擊橐除田以待時乃耕

其音種及寒擊橐除田以待時乃耕擊去其草之

以待春之耕也深耕均種疾耨均種復種既已先

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扶其槍刈耨鎔在扶

槍耨也刈鎔也耨以旦暮從事于田墾稅衣就功

稅其常服以就功別苗莠列疏疏密也謂苗之

管子權卷八十四十五

首戴苧蒲苧蒲也編苧身服襜褕襜褕調羸堅之

者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

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

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農人之子樸野

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農人之子有秀才

所謂生而知之不習而成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

多賢是以聖王敬畏農生焉故聖王敬畏農而

戚近通語農列第四而農民之秀者即為士故云



野處而不暱有司不告罪五此移第二而尾語不  
可刪別作敬畏農而去其告罪則并矣今夫子羣

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苦謂澁惡

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責斷為器責於完利相語

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器用之事

高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

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

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

管子推本卷八其鄉之貨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

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

買賤鬻貴是以羽毛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通

羽旄竹箭齊所無也必賈而後至奇恠時來珍異

物聚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

以時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相與陳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

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為商相地

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墾以差其政則入安其沃墾而不移棄也

國天子宜農墾上宜末閒燕宜士相地而差政四  
民不移父子常為矣正旅舊則民不惰正之非從

今而卡倚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

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

犧牲不勞則牛馬育過用謂桓公又問曰寡人欲

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下求也時時見曰會

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

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

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

管子推本卷八則人慎行相及以祿則思情生故有親也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

殖矣放舊罪則全人命修舊宗則收散親省刑罰

薄賦歛則民富矣無後則民殖生也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

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

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

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舉財長工富之也陳

力尚賢教之也加刑無苛刑之也三具而使民備

凡財之生本于人工本末同之以舉以長民乃國

節而用止陳力尚賢以勸民知之賢能陳力而崇上



夫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  
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  
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  
欲從事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安公曰安之奈何  
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  
子無財貧無財者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  
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  
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  
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圍之備矣然則難

管子權卷八 十南

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  
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  
所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  
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  
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每里其使鄉有行伍卒  
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則  
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  
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  
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

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  
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  
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  
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  
軍之鼓中軍則公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  
田曰蒐振旅因軍政秋以田曰獮治兵治兵  
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  
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  
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

管子權卷八 十五大

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  
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  
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  
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  
大國之君莫之能圍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後白  
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  
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  
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有司已  
於事而竣既畢於上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奉



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  
 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  
 驕蹇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  
 之下比比下與有罪者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  
 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  
 官謂長之官而役之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  
 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  
 休德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以慈善待時待可使民  
 管子權卷八

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  
 稱稱之言可以稱稱之言可以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宜過也  
 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  
 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時設問國家之患又  
 謂之側置猶縮懦也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  
 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為卿大名之曰三  
 選名此人曰三高子國子退而修鄉大夫如前

退修於鄉在朝故不言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  
 修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  
 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表朝  
 不越爵爵士無伍士無伍謂之於德義者周禮所謂  
 女無家謂士也周極二三其德為政士三出妻逐於境外見  
 者之出而嫁是於春穀是故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  
 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  
 家居家善則鄉善矣所謂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  
 管子權卷八

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皆有終身之功  
 功者而誰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  
 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  
 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善好學聰  
 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  
 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  
 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  
 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



已事而致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  
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其罪五有司已事而  
致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  
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  
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  
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疆封內治百姓親可以  
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公曰率伍定  
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

管子權 卷八

十九

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家甲兵  
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為之奈何管子  
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者韃  
革三戟蘭即所謂蘭鉞兵架也韃革小罪入以金  
鈞三金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  
無坐抑而訟獄者立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  
以罰之謂其入刑無所坐而被抑為訟者  
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  
夷鋸擗試諸木夷鋸類也桓公曰甲兵大足

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子對曰未可治內者  
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為大諫以  
君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理穽威為田以  
農事自出已上理內已下埋外隰朋為行以行謂行人也曹宿孫  
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廩尚處燕  
審友處晉所以諸賢各處諸侯之國又游士八千  
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  
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  
周游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

管子權 卷八

十九

其沈亂者而先政之以政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  
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  
對曰審吾疆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  
而美為皮幣以極聘類於諸侯類見以安四鄰則  
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  
管子對曰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其侵地常潛  
使海於有蔡或謂水使有蔡也渠彌於河階  
彌豆於河階彌豆於河階綱山於有宇綱山於有宇  
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



管子

地吉臺原姑與崇里皆地名使海於有藥染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皆地名植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亦地名及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使海於有藥渠發於有階綱山於有皆地名西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亦地名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于紀隨亦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存魯蔡陵皆地名割越地南據宋

**管子權** **卷八** **二十**

鄭既割越地又據宋征伐楚濟汝水楚時踰方地謂方城望文山楚山使貢絲于周室使貢楚成周反昨於陸齊太後之後故言隆言隆荆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齊何東胡而騎寇始服北伐山我制冷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謂龍門舟舟投柎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縣車東馬踰人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秦夏之不服者西服流沙而

虜西虜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徐州已下有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書謂要盟之以誓要于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為盟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亦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謂解甲兵不解謂解兵齊首謂齊首不解謂不解甲於墨謂甲於墨強無弓服無矢謂強無弓服無矢亦言不謂亦言不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昨於桓公一人之命有事於

**管子權** **卷八** **廿一** **廿二**

文武有事於文王使宰孔致昨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爾自卑勞而勞謂爾伯舅母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君命臣母下為臣不臣臣命而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我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虜西至吳越已柎柎張不度雕題黑齒皆南夷之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卑崇樂推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皇鸞鳥



不降而鷹隼梟梟無神不格不格神不至則守龜

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中不兆者

恭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徒平

並與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色德義後有

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河出圖雉出

書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神利牝馬之貞故今三

祥未見有者三祥謂龜龍也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

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承天子

之命而母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

登受賞服大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天子致

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愛天下

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弒死慶父通莊

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

不淫淫亂也馬牛選具選擇其善者以成執王以見

請為關內之侯請為齊國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

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王

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衛衛

人出旅於曹旅客也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

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繫馬在兩廐繫天

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

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

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

以疲馬犬羊為幣疲馬也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

布鹿皮四分以為幣鹿皮四分齊以文錦虎豹皮報

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攜丘粉載而歸垂橐言其空

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

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

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

諸侯之多與已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為愛者為

之愛可為謀者為之謀可為勤者為之勤伐譚萊

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曰之魚鹽東萊自東

以為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築茶駟陵培夏靈

父兵皆邑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

五鹿中牟鄆蓋與社兵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



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圍武事立也定三華華甲曰三華有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濟河與西諸侯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歎媿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其國大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其國小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憚施是管子權卷八

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損其財則其君子不失成功周故不失成功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故不失成命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逸文武之迹於天下統以自服

桓甲兵文德成也大同長桓公能假其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吾大夫曰威烈則臣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言何功度義義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齊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爵領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曰晦夜管子權卷八

而至禽側言風與晦夜之時四莫不見禽而後反其四必見禽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晚事於四故使者不得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汚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為可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亡



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言

圖之對曰時可將與美正與美與日乎正與美

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

人巧轉而允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之

為人小廉而苛快言多所慎習也足恭而辭結

其辭能與言多所慎習也正荆之則也使人立行正與荆俗同

亦然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

出然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

管子權卷八 其 湯三九十六

擇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

大行大行大使使之官壑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

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卒原廣牧牧之地車

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

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

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

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

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美吾一不如於

子各不然而以易夷吾美吾不為也以五子之能

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

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重言易見三者可無不

可先泰法家之士政為此說故撫桓公之短而自

文其毒至二世而行亦二世敗而驗猶天之有造

于世不然宇宙皆廢爛萬古為長夕

兩管氏封禪之對不經見左氏大都迂誕方士

奉言傳會神仙家佞主者太史公博採異記以

實其書因傳焉亦不知助出何籍據此中入小

匡添益本語故文明此亦采本也政未必信即

管子權卷八 其 三十三

信者亦守有從而封且仲諄之况儼然欲受命

臨中夏以統天子不諄乎無王之罪將浮同鼎

于召狩請設筵矣聖人何以一心一諾若叙墓

丘而誼河陽也著書者漏文而昧于義以是借

飾為仲美乎不知其仲詒也一匡匡王耳君無

王臣與同罪平日所為轉移何而口舌爭于

一旦至爭而罪已昭于會矣凡此皆小匡之附

益奪語而失者此辨其大耳

內言四入卷



管子權卷第九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霸形第二十二 陳霸言之形容

內言五

評都虛言虛事為美夸張戰國法家流之訛華也其文亦戰國體華宕雄駿如出辨口稷下諸

管子權 卷九

先生為之耶取辭焉善矣。散散叙次如不開

應中關應先秦之妙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雖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為然蓋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言今寡人

歸而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

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

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以自度得管子對曰君

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

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

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歛重人甚懼死

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歛

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

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

管子權 卷九

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致專擅自發此命待

行所謂以林於是命百官有司削方墨筆

此說者其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今於百東

因朝廟而定使稅者百一鍾而取一鍾孤幼不刑

澤梁時縱不設禁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

名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

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

不救裸體紉脅稱寡初稱寡也自摩其召管仲曰

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始樂



管子曰：「諱於是今之縣鍾磬之棟。」千元及於所  
 陳歌舞等瑟之樂，而殺數十牛者，數百。叙桓仲  
 君臣一段，併疾不救，以愚弄諸臣事，詞景色種種  
 如畫，直臣請以慶四言歸結，如陣法如禪偈如射  
 覆素策中，叙范睢昭王相見一段，情事甚相當，羣  
 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  
 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無樂  
 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予無事焉。」  
 已取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晉虞之聞管子  
 管子權卷九  
 從至大鐘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子北鄉，對之大  
 鐘。為桓公視，管子曰：「樂夫神久，管子對曰：「此臣之  
 所謂衰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鐘磬之間，  
 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今行乎天下也。」游鐘磬  
 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今  
 不得行於天下，在鐘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  
 此臣之所謂衰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鐘磬之  
 樂，併歌舞之樂，併歌舞之樂，併歌舞之樂，併歌舞之樂。  
 桓公曰：「寡人以伐鐘磬之樂，併歌舞之樂，併歌舞之樂。」

所始於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  
 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是以不救為臣聞之諸侯  
 爭於疆者，勿與分於疆。若故三國今君何不定三  
 君之處哉？三君既夫國當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  
 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  
 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  
 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  
 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  
 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緹帛鹿皮報桓公。」  
 管子權卷九  
 諾於是，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緹帛鹿皮  
 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  
 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  
 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夫男女居室如鳥鼠  
 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遷  
 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東山之西，水深滅境。地  
 四百里，而後可田也。詞如綺，事之巧然要  
 知可為著書，不可為文。二種文自兩家一國體一  
 詞體，故五堅贊之也。曰：「直其事，核楚欲吞宋。」



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為明賢故願事之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之是達於道也管子權管子權卷九管子

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唯種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境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全述前語戰國文如此是欲以文克齊以齊勝而外而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與

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以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鄭文牙事亦奇曰其文武而文武用之所謂太上貴因陰陽轉移仲氏之所以匡伯也要王之因順之伯之因曰反之順為道反為權自五伯以降皆非權不行于天下矣世也如何善哉權之于道逆之歸順庶幾哉留侯武侯梁公桓公曰善於是遂與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管子權管子權管子權卷九管子

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妾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城百代而遊召陵之師而君無遇也安所令又安請宋鄭安有百代城文傳乎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塞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汶音水出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自秦而於北伐狄竹遠



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  
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一冷語應上作結先秦史記外無此體

存三亡國在齊桓之始年未足誦天下以力  
又未敢毒天下以兵又未有為結天下以心計  
唯德始而乃後正不德可故偃甲遵晦而捐封  
以義然義士猶非之檢初末而誅意一統政而  
無專封余有是乎佯疾不救敗而後起將我故  
與亡之而假存之天下其誰不解體九合矣行

管子權 卷九

七 三十五

報長不及大武不遠五伯會盟之後諸侯屬也  
有開同室也未盟之先各守其郊主其國知隣  
之不啻而被髮之救惑也當其任為義非任為  
爭義天下服其德爭天下疑其利已則不競而  
競于人一蹶不振矣故不救是也兵出萬全也  
謂不救以利人之禍又自利名吾不救信陰寒  
安忍之尤何用曰正而不諂如其仁如其仁夫  
管子士讓之所借尊也將反以尊之為救之則  
此類是也

霸言第二十三 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文不成一篇散散段落故不曰霸論霸謀而  
曰霸言節取之如網珠采玉足為因實至於珠  
聯玉藻猶在工人乎文心將心文勢陣勢虎背  
三千君子六十大可王小可伯七國十節度敗  
而潰焉文人不可不知此法

管子權 卷九

八 三十五

書家不解往往失筆意故米元章常自謂中年  
書人以為集古其進之矣。初陣雄象精采壁  
墨生色部曲揮風中半以後陽節盡陰節不守  
芥漸弛散矣頗又參差重複故淮陰多多益難  
不善尾者霸王七十之勝也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化人易代謂易教  
俗創制天下與始等列諸侯列爵宜賓屬四海  
宿禮曰夫時匡天下時一會大國小之曲國正之  
疆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暴王殘  
之慘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其王之則威威之



正之國之謂王國者能正也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  
 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大德正天下者必有獨  
 我若欲德與我共彼道與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  
 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彼危亂此固暴君人者有  
 道有常霸王者有時然後霸王國修而鄰國無道  
 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暴可以取夫國之存也鄰  
 國有焉維存而國小弱必鄰國有焉國之亡也鄰國  
 有焉而取之鄰國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征伐之  
 管子權卷九  
 鄰國有事鄰國亡焉或有征伐之事大勝天  
 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然國危則聖  
 人知矣明故先見之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  
 不當也舉事皆當則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  
 意也不當所以資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  
 諸侯諸侯懷德而歸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  
 之所謂德與取有所謂德與取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  
 用天下之權妙於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  
 地兵幸在於有權權幸於地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

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本  
 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三  
 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  
 之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此王有地均分其  
 而臣之也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會  
 者其大計存也彼地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以天  
 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  
 我無所成則更不可以明威合天下之權以遂德  
 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以遂德  
 管子權卷九  
 倭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德一因天下之威以廣  
 明王之伐明天下之德攻逆亂之國賞有  
 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  
 一人而天下勤勤加一人而天下夫先王取天下  
 也非術則無以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  
 所謂德與取有所謂德與取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  
 無以權術術以運布其德者孟子曰德慧術知舍  
 其元元襲其詭詭舍人之所往獵人之所昧祖未  
 有不死于詐人未有不死于術也因將不保何以



取天下故曰物利之謂也以利物而我無分利盡天下而人不爭所云以欲從人皆得以人從欲用濟也是以術曰德德曰大不大之德終歸于術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益至者神聖也神聖則多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失事機則不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謂樂也曰使國壽國皆主臣則賞者爵祿慶予也夫一言而壽國用其言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夫主不

管子權 卷九

十一 三九十四

然輕與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官門之管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管壘也謂獨斷可以自替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也聖人之情惡也內意人之情惡也內情外老氏之肯也伯家引其緒經政聖人獨藏其精以治身身治故靜而正之天下弗知也而常

管子權 卷九

善救物善救人精緒自人而觀念聖人何分哉尸居而龍見從容而炊累不出戶而天下知矣是以名法之治勞帝王之治逸勤術知之用一抱蜀之守所由與神情異也故曰畏曰懼中廣文戒懼亦易之乾惕耶戒而發中惕而躍淵神哉無為而無不為矣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聖人之動者至危不知禍之將至尚有慢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聖人不能違時而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

管子權 卷九

十一 三九十五

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懼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與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超絕而又堅通避堅而攻瑕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標末也通大本小標漢之先破諸侯以攻項也地近攻遠壽之親中國為天下樞也塞近而攻遠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為天下正理通正而治之也成天下之功也按彊助弱



也 圍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已  
德義如此故諸侯之所與也與與百姓之所利也  
 是故天下王之天下無不推知蓋天下無最一世其  
此績也功也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其  
 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  
 其守國非其國也國非其國六下文體錯落變  
 化可法天下皆理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  
 皆從皆從謂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已獨易易  
者之令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已獨易易  
守禦之備也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徵也  
 管子權管子權卷九  
 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國小政大國故國小而  
 政大者國益大政大國大政小國小大而為者復小大而為者復小  
則日強而不理者復弱大而為者復小則日強而不理者復弱  
故復小強而不理者復弱大而為者復小則日強而不理者復弱  
 理者復寡人散故復寡而無禮者復賤禮則位  
奪故復重而凌節者復輕而無禮者復賤禮則位  
奪故復重而凌節者復輕而無禮者復賤禮則位  
 者復貧劫故復貧故觀國者君化主觀軍  
 者觀將兵將為觀野則野有障塞其君如明而  
 非明也內外明而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內外賢而其人  
 如耕者而非耕也內外耕而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

三守謂明賢耕  
 既失謂是非耕  
 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兵威而不止命曰  
 武滿所謂元之為言也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  
三滿不止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  
 而不臣非其卿也卿貴不臣大夫人衆而不親非  
 其人也人衆不親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土欲富  
 求厚者必施薄求厚人夫上夾而下上既於故  
 所苞國小而都大者此二皆常有主尊臣卑上  
 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夫下  
 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  
 父一家不可理也凡此所謂兩權也夫今不高不行  
 不搏不聽搏聚也君命不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  
化之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故理亂在上也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  
 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  
 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  
 霸王之形霸王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







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  
 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其用師必相形  
 而知可謂相其形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  
 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  
 攻者料衆以攻衆量我衆寡可攻彼衆寡則我不可  
 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彼衆存則我不  
 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釋而  
 攻虛知其貴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持國不  
 在救古在於今時理世不在善攻在於霸不  
 管子權卷九  
 在成曲在於全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過  
 謀易而禍反謀易而禍反計得而疆信計得而疆信  
 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固其數也夫爭疆之  
 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先此三爭今人主一喜一  
 怒者謀也謀則喜今國一輕一重者刑也刑則重  
 則夫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權則進故精於謀  
 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  
 地可奪疆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  
 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仲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

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今之所加矣夫  
 兵攻所憎而利之通得者楚莊之封陳夫者田問  
 之取燕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憎之國而以  
 而不親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疆其威權不施  
 王今敵少不能至霸王也摧破一國疆在後世者  
 者此後世如常守其疆摧破一國疆在後世者  
 差之爭中原

問第二十四謂為國所

管子權卷九

十八

內言七

下之至奇六天下之至無奇也瘵一於宮瘵一  
 於室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其瘵耶非耶將一  
 官耶禪家三十二相只一佛五十三參都見佛  
 更能現非佛否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有本紀有德則大  
 臣興義禍子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  
 戴則上下和上帥士以人之所授事以能則



人上功自能然後審刑當罪則人不易於

廟則人有所宗正則人知所宗母遺老忘親則

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則怨舉知人急則舉

亂通知小人之依念下民之志盡慮而

之衆無急安得亂此句行此道也

也舉困難之事以示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

之術也國有常經則人知終始然後問事先

大功則先問大臣政自小始微而問死事之

管子權卷九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有不問少

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其數問死事之寡

其餼廩何如其餼廩生食問國之有

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其何州里問州之大夫

也何里之士也其何州里今吏亦何以明之

矣其何州里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

其事之久留也何若行此不可改也今

稽也何待官都謂制官都其有制

行將何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其

宗族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

矣良家謂善養生以致富者其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

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債而食謂以借貸

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

族之別也公族何族而別問宗子之收昆弟

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者與之從者各年

管子權卷九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其

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

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

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士之有田而

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不耕此君臣有位而

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有田宅者幾

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

古借字於大夫者幾何人夫借字於大夫官賤

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皆官乃



士職執事其數也官承吏通承吏也今尚曰吏承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無田而空理事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官於大夫外乃左官於大夫外人為率者幾何人人為率謂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田為人率謂鄉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衣食不節謂鄉子弟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男女不整齊謂鄉子弟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謂鄉子弟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利其可應人之急謂鄉子弟

管子權 卷九 十一

而治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而治者謂鄉里之害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死者幾何人問士之有田宅謂鄉里之害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士之有田宅謂鄉里之害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問士之有田宅謂鄉里之害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問士之有田宅謂鄉里之害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何乘也一民有幾年之食謂鄉里之害馬輓家車者幾何乘一民有幾年之食謂鄉里之害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眾益百姓者幾何人一民有幾年之食謂鄉里之害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一民有幾年之食謂鄉里之害

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亦補守備者幾何人以利軍伍處謂鄉里之害使巧出用則能補守備也使巧出用謂鄉里之害年也使巧出用謂鄉里之害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使巧出用謂鄉里之害甲兵兵車旌旗鼓使巧出用謂鄉里之害鏡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使巧出用謂鄉里之害疏裁器使巧出用謂鄉里之害者弓弩之張使巧出用謂鄉里之害衣夾鈇使巧出用謂鄉里之害弦之造使巧出用謂鄉里之害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使巧出用謂鄉里之害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使巧出用謂鄉里之害

管子權 卷九 十二

造修之具其繕何若造修之具謂鄉里之害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造修之具謂鄉里之害工尹伐材用造修之具謂鄉里之害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造修之具謂鄉里之害命遊國之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臍其老而死者皆造修之具謂鄉里之害舉之造修之具謂鄉里之害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造修之具謂鄉里之害死生之會幾何造修之具謂鄉里之害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



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

必察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

如之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失國有象難

後曰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

慎謀乃保國國之大事曰戎故申嚴之亦長

連作于體不得不錯綜示變古文皆然問所以教

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及選人者所以何事問執官

管子權卷九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

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

之生利者何物也封表以示之問知其何物也

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既開深防溝以益人之地

守者何所也防者何所也

其功也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

矣

制地國地市關三令君所申布於三官關於執禁

幾察為多開以外則邊邊以隣為主總之皆地政

也故曰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為首

政故曰地德為首君臣之禮地有為下天子

之親承父于之親也通上勞心而食下勞力而

養父有恒產子有世業是君臣父子履育之道一

出于地覆育萬人生馬故曰官府之

疆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也

之賦具也市求而得之故曰非其人

之所和而利也市交易而得利正是道也

管子權卷九道之民荒無苛句入盡地之職一保其國

自然率一而保國也通民荒無苛句言地市之道

豈維歲荒而民不苛人連下為句自通各主異倍

毋使護人亂普而德營句九軍之親也

德如此則九軍之親自營亂為句屬說人普

而德營句言其德普及而人得營則九軍之人

皆親矣關者諸侯之親也而外財也

戶也因之財入之行也出入財道以重

告之再重而告今征於市征於市



征於市者勿征於關征於市者勿征於關虛車勿索虛車勿索

徒勿入徒勿入以來遠人以來遠人

十六道同十六道同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身外事謹則聽其名

其名又須其名又須是其事稽其德是其事稽其德

以觀其外以觀其外則無救於權人則無救於權人

德德言外事既謹而名色事德各察之以觀外則言外事既謹而名色事德各察之以觀外則

詐之人無所行其救而類德者不足困我也詐之人無所行其救而類德者不足困我也

管子權管子權卷九卷九

奸者必使類厚心險無所行而國乃不惑豈曰異奸者必使類厚心險無所行而國乃不惑豈曰異

言異服而已國則不惑行之職也言異服而已國則不惑行之職也

者之者之開於遠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開於遠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

故傷德也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故傷德也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

故曰以類德故曰以類德而國邊竟一彼一此至易生而國邊竟一彼一此至易生

安能使同心和德雅存和結之以安能使同心和德雅存和結之以

邊患足矣此謂貌德故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以邊患足矣此謂貌德故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以

備不虞后鄉四極備不虞后鄉四極而無安之而無安之令守法之官令守法之官

日行日行度必明失經常度必明失經常

行行度必明失經常行度必明失經常

行行度必明失經常行度必明失經常

制度無得制度無得制地合上問為一篇以地市關三者制地合上問為一篇以地市關三者

大而煩故以君曰申而飭之有不如制三官之照大而煩故以君曰申而飭之有不如制三官之照

也飭之即以問之也至邊則疆場慎守有常禁矣也飭之即以問之也至邊則疆場慎守有常禁矣

故直曰問於遠吏此問政與上諸問合應故直曰問於遠吏此問政與上諸問合應

謀失第二十五謀失第二十五

熇熇而悅而悅

管子權管子權卷九卷九

管子權管子權卷九卷九

管子權管子權卷九卷九

管子權管子權卷九卷九

管子權管子權卷九卷九

管子權管子權卷九卷九

管子權管子權卷九卷九

管子權管子權卷九卷九

管子權管子權卷九卷九

管子權管子權卷九卷九



管子權

唐司空房 玄齡

明道民朱 長春 梓

戒第二十六 地圖第二十七

參惠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君臣上第三十

戒第二十六 戒所以休

內言九

戒多編道保定之務故別於霸言而以戒名

管子權 卷十

其文體相似也所謂道微中精要似發金匱之

秘或黃帝以來道流遺文可入經言七原以後

擬拾湧耳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

所濟猶軸之南至瑯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

謂也春游而南行故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

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亡者通不本春從

不足於耕稼者原省賦之春種為本秋穫為利今

四家諺下工用本是也謂之游原察也農事不依

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冬秋謂成尚有不

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行無成功空費

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

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謂其法管仲

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以

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而濟胡越不患其

而富者生也故口無方而富也

前無既生之後有有與無不相離也故無方而富

管子權 卷十

唯無乃富耳此下三段皆道之宗養生修命之元

公亦固情謹聲以嚴等生言當固物情

謂道之宗謂此三者順內固情復性也外謹聲

守中也心息相依神氣合符生可尊而道乃榮

生枯死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管仲復於桓

公曰任之重者莫如壽不樂故口塗之畏者

莫如口口之可畏也期而遠者莫如年期日

通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身也唯口起蓋

出所與或口也無疆之恤亦無疆之休年也以重



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汗之

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功

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

之德也非禮勿視聽生之養養形也變而之德

養性也感物而動曰變發皆中節曰當物是故聖

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御正六氣之變所以

變也六氣即好惡喜怒哀樂通六氣天之正氣人之六氣必以

正順天禁止聲色之淫所以成邪行亡乎體違言

不存曰體無邪行靜然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

管子權卷十兩以靜之徐清安以久之徐生是靜然定生此句

提上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心生故曰中出

仁內義外助於此告子亦有本之言仁故不以天

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利則非仁義也仁故

不代王不以通輔君而代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而

政會月者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道而賤物謂

名利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感身苟有道德名是

其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憚意何懼之有南而聽天

下而無驕色何驕之有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

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德必冥通故不相告而知

不出戶牖不為而成無不為而不召而至是德也

相應同氣相求如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

云下故萬物化云運動然四時君不動政令陳下而

萬功成君亦常無為故曰不動然政心不動使

肢耳目而萬物情耳目自心使萬物莫不得其情

也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交寡而親多寡事成功

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能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

知道以其知而得物實也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

管子權卷十故曰物不以多言為賢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博學

反修於其身心受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弟生

忠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內不考孝弟言

外不正忠信言不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凶其

身者也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

桓公明日弋在廩廩所以盛未粟鳥或管仲隰

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鈎所以而迎之曰今夫

為鶴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

其意於天下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



之憂也二子不能為用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

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志

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斂焉人患死而上

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親治而遠有德德

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不

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

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薄斂焉則人不

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

管子權卷十

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

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

自御管仲為左隲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

官里官謂里對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再拜頓

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

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謂陳其所以為祖廟管仲隲朋再

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無如此此非臣之言也

君之教也此陳臣言必君用之於是管仲與桓

公建堂高令曰无訾勿刑參宥而後若無即刑

之必三寬有而後斷罪三宥而後斷三謂其也開而

正市正而不布布謂錢也而正之不必分錢山林梁池以時

禁發而不正也禁發魚然後入山林草封澤時者

之歸之也譬若市人草封澤謂澤多草可積成封

事上不正故歸若市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為長

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傳施城施城楚城

其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

管子權卷十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中婦

諸子謂官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之子內

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

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

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

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

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與汝及此謀今汝

也吾是以語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奈何欲



已不事人  
今欲令其至  
為人持接也  
得人之布織也  
必行也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  
諱也不幸而不起  
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  
管子權 卷十

諸侯之至而不至中婦請于曰自志也  
 今欲令其至如何乎  
 為人持接也未嘗得也與人相持而接  
 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  
 必行也合聖人之言也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  
 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  
 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  
 管子權 卷十  
 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  
 彼心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  
 甚惡惡人太甚 兄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  
 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  
 好上識謂好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  
 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  
 亦生勝已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  
 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  
 遂於已將不勝任而取朋獨莊子曰有所不聞有

所不見此言之本乎唐宗曰不痴不聾語曰太清  
 無魚至察無徒故為人上非以能用知也能用不  
 用其知也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  
 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  
 之帶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  
 乎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帶握路旁之家五十  
 室言其事大而且其頭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下  
 于預而強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公又  
 天地之無不容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已  
 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  
 寧乎管仲對曰君請雙已乎雙已謂有所驚鮑叔  
 而問未止也  
 管子權 卷十  
 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芥無之為人也好善察威之  
 為人也能事祿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  
 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弄而臣之則其不以國  
 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超絕之什無人能過其  
 上今存存併得臣之國尚不寧何也 對曰  
 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誠誠不能為國  
 臣其直也  
 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上察威之為公  
 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察威善於農植貪於積  
 息不能知足而息也  
 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  
 尚不能默也  
 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誠



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明之為人

動必量力舉必量材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

以為勇吾吉也其身死者焉得生哉言朋亦不得

久理齊政故來救也以先管仲曰夫江黃之

於楚為臣死乎二國既死於楚必臣於君必歸之

楚而寄之楚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君不歸楚必

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

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為不救則桓

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嗷嗷早暮欲食我

管子推 卷十 九

猴而不使也左傳曰選我艾猴猴牡豕也今夫

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

東郭之狗管仲言其人殘忍則於狗與取謂以

木也狗取食為義中國家也言易牙於君也公曰

管仲又言曰北郭有狗嗷嗷旦暮欲

食我猴而不使也今夫豎刀其身之不受焉能愛

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仲又言曰西郭有狗嗷嗷

旦暮欲食我猴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

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

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衛當嗣君之位今齊而事

齊國然後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

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刀衛公子開方五味不

至於足乎復反易牙管中亂復反豎刀利言卑辭

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

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

內與豎刀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

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葬宋襄公率諸侯以伐

齊戰于贏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

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管子推 卷十 十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地圖參憲制分三篇皆推書該一節深一節

文亦一篇精一篇義相比合故應參看

謂地圖即孟氏所謂地利也兵法先得地者勝

又陰陽變化皆因地設奇神矣五氏以城池當

之太淺也但言地形亦淺其十三篇乎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輟輟之陰謂地形若

東南有探濫車之水其水源名山通谷經川

濫車



謂常陵陸立阜之所在置草林木蒲葦之所  
謂其草深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之  
能有所覆蔽 困殖之地謂其地境險不可種藝必盡知之  
皆兵主 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歲之藏也 然後  
 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  
 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麁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  
 知形者也形謂兵 知形不知知能知能不知知意  
 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明  
能三者合故 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  
謂之參具  
 管子權卷十  
 征伐之國先也 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  
 議成敗人主之任也於心故其臣不能 論功勞  
 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蔽賢 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  
 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 通私行屬蔽賢  
 向如私財安得宰相皆素封家賈人子乎所謂供  
 給蕭何守關中之謂也漢以得得走以亡使百  
 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  
 繕器械選練士為教服設教令使 連什伍使其什  
均連有 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通 棟

君相為參具是兵主之本而以徧知天下合入地  
 參患第二十八太強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  
評強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短語二  
 管子權卷十  
 權家十三篇外漢士奉之帳秘矣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  
 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  
 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  
 辜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  
 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  
 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能士  
必構都末伐 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羣臣朋黨則  
故有內亂也 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  
 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此故誅暴國必  
 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  
 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  
 刑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無兵誅



內侵故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地勢故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上侵故三驚當一至國亂三驚當一至懼如三驚當一至當一戰三驚當一至與之需三驚當一至捷故三驚當一至戰之費三驚當一至後利之三驚當一至先已三驚當一至管于權三驚當一至攻之自三驚當一至師非善三驚當一至後利敵三驚當一至自故矣三驚當一至故曰計三驚當一至人小征三驚當一至數不出三驚當一至從何而三驚當一至兵出於三驚當一至

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與無矢者同實人與伐者同實不教之士戰所謂白徒烏合不知兵與無兵同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管子權卷十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誼錯皆管子權氏紹祖之巨子餘食之宗人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既成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聚衆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兵也變為奇耳成兵成勝也借一者義不還踵句與之踏水月傾之鳴鏞往夫也席再勝者先聲奪



人夫差之入郢白起之燒陵驚夫也三勝者六  
可來左車之概燕陸生之招粵將夫也又桓公石  
陵之次張儀六因之衡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  
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  
守城所謂無聚眾者知眾必散故曰無聚眾

短語三

制分第二十九  
制分于參患其言兵則內矣此中權鈐術也  
決勝於帷幄折衝於朝廷然乎要所談亦多武  
管子權 卷十

子中危言然而造語精奇矣短語政如短兵非  
以正合政以奇勝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當先聖人賢士不  
為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道術知能不為愛  
官職有道術知能則巧伎勇力不為愛重祿聰明  
耳目不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死之日而後  
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由前行多修借失齊之  
名引武王之勝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有勝也  
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故小征千里徧

知之有五百里者今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間之  
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大行徧知  
五侯之況或事之大可以有不徧知哉天下一間之  
天下子大征謂以天下為家故徧知天下也一問之  
散金財用聰明也其間候之也或散金財有所候之  
賞或用聰明通散金財為問政以用聰明徧知天  
下審御機數七法篇與此同故善用兵者無溝壘

短語三

而有耳目耳日視聽速小兵不呼做不苛聚不妄行  
不强進呼做則敵人戒通卧救却技潛師襲人苟  
管子權 卷十

聚則眾不用若無事徒聚眾必不用苟聚兵無制  
野戰不陣或陣而詳安行則羣卒困通不量力而  
進通慮勝而會強進則銳士挫通知難不退逐利不

正故凡用兵者攻堅則動既堅則動而難入乘  
攻則神攻則神乘瑕則堅者瑕乘瑕則堅者瑕  
士卒堅強故也乘瑕則堅者瑕乘瑕則堅者瑕  
也通攻堅則我用于攻而敵如處女是使敵取亦  
堅也乘瑕則敵失其守而我乘破竹雖敵之堅亦  
瑕矣孫子三駟之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







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也謂能本道而主法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效其業上下相希以相希也若望衆表則邪者可知也

吏嗇夫任事吏嗇夫謂檢束羣吏之人嗇夫任教嗇夫亦謂檢束羣吏之人

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謂百姓有不撓之教

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既賞信則守戰必合體莫不至誠

管子權卷十

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管程事律管程事律謂每事條

律而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刻不以私論而以事為正辟刑也文刻言據文而舉動謂論法利如此則

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教慈忠信者不得善也

則雖有教慈忠信者不得善也人嗇夫之教既成

有獨得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欺也吏嗇夫之律既

君者固其業謂因人而乘其事而稽之夫之事

以度又以此二首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由地

之厚而民不慕也善者不效橫法有過者謂自應廢亡之辱慘死之刑而民不疾也謂自應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或謂而殺之或賞而生車也謂德之不遺其親也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

天有常象無象者明地有常形山澤通氣人有常

禮謂君父平臣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

人君之道也人君無官兼統衆分而職之各有

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

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

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

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

相序也代更也謂上則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

而莫相德也上各有所恃故下相德是以上之人

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於而善下通於

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

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原則上下體上下

其體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

也商工也



因上下有體內外有別也夫為人君者廢德於人  
也故三族各得其制也夫為人君者廢德於人  
也也德廢人以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君而  
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量其功之多少制其  
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必設教布政有均民足於  
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有勞者  
致死以立功不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  
則民不惑於道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  
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制令傳於相相傳  
事業程於官官各以其事百姓之力也齊令而動  
管子權 卷十  
者也齊視也視分而  
是故君人也者無覺如其言下無所制下無言則  
也貴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其力則力事君故言下  
力上力上言下於臣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  
之相守之畫其事則其所守而行之也相畫之官守  
之官畫之民役之官既畫之則又有符節印  
璽典法筭籍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  
典法筭籍所以示其制也  
凡此可以考其真偽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  
其是味故曰以相揆也後樂用之然上之道也

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為事下之事也為人  
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則君奪臣職故  
有司不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  
從君之命令乃專道共者侵分上柄圍如兩君專  
上之權故主失威道共者侵分上柄圍如兩君專  
者視奪上勢有重無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  
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  
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智能聰明者上之人明  
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  
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知善則  
管子權 卷十  
可以為身善人役也身善則材能可君身善則不  
公矣故不為公人役也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  
於刑不為公人役也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  
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  
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德而順  
事治國惠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察  
姦偽誅視聽者眾也是以為人君者坐萬物之原  
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職也生謂知學之士也選  
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



可勝收也。得人則勝收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收  
 事不可勝救也。故不可勝收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收  
 任之士。上之明遠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  
 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首姓治治亂在  
 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  
 之制也。官制而後用故曰官若耳目之制身立而民  
 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  
 求於民。德而己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  
 也。上而下事則偽下及上之事謂之勝  
 有餘而實不足也。則威權勝  
 管子權 卷十  
 也。君故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  
 反逆之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正別上下之分順理而不失  
 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參有道之君者善明設  
 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  
 法而行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  
 者援私以為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  
 所以為公者。乃是私也。名曰行公道而託其私焉。  
 不違公道便是。不違私道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  
 既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既久行私而不知則

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信。上之  
 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  
 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  
 君意委曲隨於女。而若食之。君意委曲隨於女而若食之  
 口故曰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  
 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女之能以規主情  
 以規度主。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授外權。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授外權  
 之情也。女之能以規主情  
 引其外權。則何為不成也。於是乎外夫人而危  
 太子。女之能以規主情  
 冠與危君之徵也。  
 管子權 卷十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眾不敢踰  
 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  
 而使矣。橫謂紀察之官得入人罪者  
 儀以尊主位。正街衣服綽綽盡有法度。綽綽盡有法度  
 體法而立矣。依體備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  
 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為常。青明且久積  
 犯俗離教者。眾共姦之。姦而離教也則為上者佚  
 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  
 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



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所謂同也

惟字准即律度量也。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

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

也。衆皆從順而有獨逆者衆皆從正。姦偽之人無

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

讓德於天，諸侯有善讓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

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

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是故歲一

者，君也。謂正歲之朝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

管子權卷十 其四十八

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

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

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待君各論大夫比官中

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為常具以給之。其法也

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官謀十量實義義臣請所

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宜其而君

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所居之官曹

明府之法瑞君所與臣為信者。三階之上，南

面而受要。君謂百吏之日也。通王制謂以歲之

成質于天子，是受要也。是以上有餘日，上

而官勝其任，故能勝其時，今不淫而百姓

供上，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

在，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善知道理故言

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

待之，則下雖有姦偽之心，不敢殺也。不敢殺夫道者

虛設，道無形而為。其人在，則通其人，則塞者也。

管子權卷十 其五十二

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謂其道是民治

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

國也。得道之真以理身緒餘以。故君一國者，其道

君之也。道可為君一國。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

下。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與天下也

是以前所不欲者，能得諸民。謂其所欲者。能除諸民

逐所惡者，能除諸民。或姦偽省如治之於金陶之







管子權卷第十一

唐司空房玄齡註

明道民朱長春權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是先秦荀韓同一篇長議論文字管子大都

宜精言以刻新為奇此散散夷行將材不可及

管子權

卷十一

十萬更劣于上篇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

虞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於是智者

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眾

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聖王也為民興利除害正

民之德正人之而民師之神智也口便術本

色亦是授聖入法將無為皇王解嘲乎是故道術

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術其從義理兆形於民

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出故莫不從義而順理

管子權

不道無名物處遠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道既以

止其善惡之物處其非理則賞罰非也非者上下

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則其賞是

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賞成國者之

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無賞罰則致賞則置致

罰則虐即則無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

明君審乃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居治戰勝守

固者也居處既治戰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

故不罰虐則下不信也今虐則人無所措是故明

管子權

卷十一

十

君節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享燕而物屬之者也

禮行則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謂禮樂刑政旌之以衣服

衣服所以富之以國裏也謂財貨所貴之以王禁

則天下道其道則至召得名道不道其道則不

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機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

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遂復下而止也

木波而上二語可以印道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

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



蓋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力也  
 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東謂帛也布謂錢也古謂帛也  
 一畝之賦盡可知也賤人為之視治斧鉞者不敢  
 讓刑讓猶推也當其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當其  
 也慎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  
 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上下不交賢人不來則百  
 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知百姓不用則天下不  
 管子權卷上 故曰德侵則君危君德何待  
 論侵則有功者危論侵則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  
 行今侵則法不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百姓危而明  
 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其幸  
 之心矣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  
 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騰  
 亂至則虐騰至則北騰至則北四者有一至敗  
 人謀之四者則上則故通則故誦是故施舍優  
 以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厚  
 也選賢逐材而禮孝弟則姦偽止選賢逐材則

女則通亂隔男女則通亂則下無怨心則下無怨心  
 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  
 則下無怨心則下無怨心而此五者與德匡過存國定民  
 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  
 也國之所民所君也民所君也有國君民而使民所  
 惡制之此一過也惡制之此一過也民有三務不布  
 其民非其民也其民非其民也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  
 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  
 管子權卷上 色色從其欲阿而勝之從其欲阿而勝之  
 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為倒君臣  
 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  
 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  
 竭力以役其上竭力以役其上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  
 不可不明設而守固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達非索辯  
 以根之以根之詳得詳得辨得辨得而止之也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偽詐



之人不敢試也不敢為非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用

此道以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

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

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惡也襲入也

故盛人主遂行請謂所請既沈疑之得民也者前

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所驅之人前得貴寵今

同君以與禍故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

謂之伏寇也刑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

臣不能侵其勢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

管子權卷十一

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

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

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中央之人謂

左右與君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左右之人在

會其事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

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以

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行之以

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

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易賢不肖

可威謂之不肖實不肖黨於下而謂

有威矣易之是其黨也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

主而可以為勞於下用財力上以陷其

又讀如十有幾年上下以環其私上則謂君之

危矣制不謂之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

之實者也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

屬中央之人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

也詭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

管子權卷十一

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不

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

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

也天道人情通者所寵者從此數之因也

天道人情通者所寵者從此數之因也

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規其道

不勞也首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

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其身供上之役也以力役



管子權

明其明而理位以刑役心刑法也君明後此物  
 之理也心道進退不故進退也而刑道涵涵也  
 起謂進也曲也故法進退者主制以主為進退所  
 有端不故有合成也也  
 起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者其事之通土得制  
 也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必運而無礙通者必暢  
 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常故執而不合則因  
 則而不變君以利和則道和臣以節信守節則上  
 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  
 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  
 管子權 卷十一 七

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  
 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德也  
 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不妄已所下失於人必  
 也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又其本也修己自責也  
 此者反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立德求已多於心非  
 其本也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德求已多於心非  
 也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德求已多於心非  
 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  
 力上注謂注於上天故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  
 也下注謂注於下地故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

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所用輔佐明君之道能  
 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  
 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  
 牽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理則人重生  
 也故怨而易使患而易塞塞止也易通上束于  
 國之政刑下牽于已衣食之利循法樂生而無携  
 心故怨而易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力不  
 同故曰威無勢也無所立後有勢然事無為也無  
 所生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既食於道  
 管子權 卷十一 八

力邪惡之人後無所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  
 立生故國平而姦省矣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  
 無所食也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  
 大夫不敢有幸心通大國三軍次二軍偏卒大夫  
 一將一軍者扶兵易亂常多幸心則上無危矣國  
 本作者者眾農以聽命是以明君世民之制於  
 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時也故民迂則流之  
 人太迂曲不民流通則迂之明也決之則行  
 行則流通之明也決之則行  
 塞之則止有明君能決之又無塞之決之則君



子行於禮寒之則小人為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  
等而民順小民為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  
應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而成體項時而王不難  
矣曰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四  
正正官國之體也四謂正謂五行之官也四肢不通  
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  
君不妻於異姓設為姪婦命婦女盡有法制所  
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  
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

管子權 卷十 十

事而諸臣子弟無官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圍  
姦昭公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  
廢之故不傷義也禮私愛驩勢不拉倫倫者所  
餘之許私愛雖驩之起異可也爵位雖尊禮無不  
行異言子爵位雖復尊也選為都佼胃之以衣服旌  
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所立之嫡必選其都雅  
覆習之章表旗幟旌異之九然則兄弟無間鄰讒  
人不敢作矣人無所則兄弟和故其立相也陳  
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

起曰按言應  
子為兄弟者  
雖有才不補  
亦不以逐子  
子而傷義故  
禮之隆而不  
敗也蓋子爵  
位尊而亦事  
適子也

舉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功德兩兼勞治  
與俱得其事既周然後舉用是以下之人無諫死  
之既用之尊勢而明信之也而聚立者無鬱怨之心  
聚立謂天會同也通聚立立朝之羣臣鬱怨  
生於選任之不當而所貴非其賢也如此則國平  
而民無慮矣慮者惡其選賢逐材也舉德以就列  
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列舉能以就官不類  
無能以德舉勞不以傷年有功勞者起於前列使在  
德檢勞苟有德雖年未至而亦通傷年如聖書之  
將用之不以年少為之傷也通

管子權 卷十 十

偽貨如此則上無因而民不幸生矣有功無必皆  
為以生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  
妻之妾此官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  
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以眾亂也四者無  
別無別謂妻妾嫡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  
則失族矣因也則宗族隨國之幾通幾臣權疑  
主而操機術陰與敵約謀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  
失援矣不世以此相待人必懷疑而不相親矣故  
後也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于



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國相以直道聽國也官必  
 中信以敬故曰有官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  
 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也有小人亂五者一  
 作則為入上者危矣官中亂曰姪紛言精紛也  
 並居多能而奉如桓之如夫人五公子晉之里指  
 狐趙呂卻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強弱大臣亂曰  
 稱述稱述不相謀則亂也通後世所云稱頌大臣  
 功德莽操之於漢春秋田氏之於齊晏子云式歌  
 且舞中民亂曰警諄謂以智詐小民亂曰財匱  
 管子權卷十一十一

文以固其意日期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鄉  
 之師以遂其學師以遂之也官之以其能及年而  
 舉則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有  
 其行矣則皆反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風  
 行草偃陳詩觀風象風所以稽風象也吏政易歸  
 民風難變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其功  
 矣既知其能而考之或使之社稷之任者豈若此  
 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  
 小稱第三十二稱舉也小舉其功  
 管子權卷十一十一

①奇造精刻管子書本行也如是佳不則累想  
 亦如是真不則屬此小稱三舉管子曰其有意  
 乎為言也指遠文深入儒錯道都非法家之論  
 脩治而可服之第曰短語其體可短不可備可  
 小稱不可大議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母患人莫已知言但患身之  
 人不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  
 取之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  
 取之人猶知而取之況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

短語六

一第 〇 冊 續修四庫全書 1



類。按以善不善之言。之類。其明。不可不察也。

趙。按。則不。而。行。好。代。之。所。行。皆。可。也。休。子。

是以我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為人必命者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道也逃不可道也以為

不善故我有善則三譽我我有過則三毀我當民

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惡審矣故不復問家

問信故先王畏民其過善故畏之操名從人無

不强也謂君自行善持名操名去人無不弱也

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過惡

管子權卷上十三

走故先王畏民無善名則弃在於身者孰為利氣

與目為利見其運為功用莫大焉故最為利也

交視四邪曲直善惡之分各以類相見也故曰氣

一動志眸子不掩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

遂則舉謂天又神託而行善我亦託焉聖人

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

也惡用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愛且不能為我能

也不託氣既濁難於惡之乎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

也感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怨氣亦不能為可

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亦所往去於人者以來美

名又可得乎皆行人君既內無聖德外甚矣百姓之

惡人之有餘忌也更有餘忌是以長者斷之短者

續之滿者誣之虛者實之故或斷之或虛也

身之過者強也是謙受也治身之節者惠也

管子權卷上十四

之人然後理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

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懼而終德也有善而歸

之民則民喜謂善也往喜民人善往則來懼身則

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

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

故明王懼聲以感耳而感則心不亂念非懼氣以

感目而感則身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集可



每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擣故絕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發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鑿策故遊可及遠道可致謂其射御之妙也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善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善也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也謂以相逆也則不失於人矣管子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不得其身則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養夫

管子推 卷十 十一

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難獲一身用恭遜敬愛以治一人而不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治亂有恭遜敬愛之理則亂也澤之身則榮去之則辱恭遜敬愛之身則榮去之則辱審行之身毋急審行之身毋急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審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審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則無名者使之榮辱則無名者使之榮辱

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言恭遜敬愛之理可以變化也故先王曰道變謂化也管仲有病有病之病焉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謂之病也雖然君猶不能行也謂之病也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

管子推 卷十 十一

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官而如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謂之務為不久蓋虛不長謂之蓋虛不長所為非其質矣外以務為內以蓋虛自古大好小人之尤未有不由此塗亦未有不死見本性者也



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以行所長之性  
情未有餘然為意也言其不終人之將死其言  
也善失而反其真也其生不長其死必不終偏而  
露其真也反者情久極而歸性露者性久道而歸  
情性與情同出而異實天人交標其半我之天  
為先我行之天為後先常不離人後常欲去人一  
失一偽一反一露天之乘人而出入機也唯至聖  
極惡無出入其中則曹操之香履漢武之粉臺不  
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遂  
管子權 卷上 十七 百十手

堂巫而苛病起兵有煩燥也巫善令既逐之而公  
逐易牙而味不至逐堅刁而官中亂逐公子  
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四子既  
管仲為仲乃復四子者處其年四子作難國公一  
室不得出也故一室之中而有一婦人遂從實入  
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  
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牙堂巫公子開方四人  
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行旅十日不通塗  
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則共社以社

管子權 卷上 十七 百十手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憊思不通諸侯四鄰  
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  
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

管子權 卷上 十七 百十手

桓公之死也葬以揚門之扇以掩棺也桓公之所  
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  
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奉尊者酒鮑叔牙奉杯  
而起曰使公母忘出如昔時也使管子母忘束縛

管子權 卷上 十七 百十手

在魯也使甯戚母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  
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  
必不危矣

管子權 卷上 十七 百十手

曰稱第三十三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  
短語七

管子權 卷上 十七 百十手



君胡有辱令言已能不肯盡之於君無所隱也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昏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今以忠收聚而明也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管子權管子權卷十一

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取之以懷來時德其或以制今來告者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宜通官又於美道修而行之自可為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縹緣縹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

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合合止也謂止與之有家不治借人為圖家借他人國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言其昏闇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處若生狂狂或者失其性眾所怨詛詛也視希不滅也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替誅其良臣教其婦女唯與婦女獠獵罕弋暴遇諸父其所諸父惟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縣刑罰則烈以管子權管子權卷十一

言其法式之政既已縣內刑其民以為攻伐刑生功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海不流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不實事左右實敬君知則仕不知不有事必國國家徧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必能於循其相德辨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



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  
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  
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  
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諂其  
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  
服之也服行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  
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  
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  
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宿事

管子權 卷十一

廿二 三十九

左右執說以進不斬亡已執說以進於君專遂  
進不舉所謂知進假寵常貴假因也君之尊其  
貨賄卑其爵位但必其貨賄而進曰輔之退曰  
不可進於君則言已能為輔知以敗其君皆曰非  
我由斯之人不肖故君有敗不仁羣處以攻賢者  
小人所更推過於君云此非我  
卑人所更推過於君云此非我  
列若求見賤若過其見賤人無於貨  
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已與之交也  
教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關不彌人爭則怨今聞

管子權 卷一一

無滯唯起人詔而有制命不問可則湛酒於  
酒行義不從也從順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今  
迷或其君生奪之政於生猶奪政况保貴寵矜而矜  
今者則保國擅國益君上以生奪政柄下以保矜  
貴寵遷損善士而損善士則遷改捕援貨入其所捕也  
唯財貨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入與之同  
出也又用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  
過各奉其身於君也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  
桓公曰善哉

管子權 卷十一

廿二 三十九

正言第三十四 閱

短語八

管子權第十一卷終

一六三



管子權卷第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侈靡第三十五

侈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

節生枝葉雖珍瑣瑣玉葉金豆耳非大方之家大約文不論正以大雅則大以小巧則小

管子權 卷十二

侈靡大奇矣時出危言易行動人又時與言

吊詭欺人不欲人旦暮如禪偈秘密耳其連行

做儻頗似莊子宿儒難解免亦作者故為方駕

兩行之彼談道此談法故異彼負而神而博此

方而詭而細其才亦異政天地之間耶

趙氏謂多錯簡誠有之予億一稍可通為置

解政恐郵書不免莫或二三旦暮猶差尹氏故

耳大要奇文亦只可意會景響解不解之間故

非平正通達之比尚書且公此亦有意擬之云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

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今浮故不同也可與

政其誅言今雖不法以復古為倍堯之時混禹之美

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倍堯也言二帝之時比

道亦言非有出人之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

足山無草木曰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

故其下平言而牛馬之牧不相及自

相及也人民之俗不相知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

里而來足行若不出百里而故鄉而不理靜也

管子權 卷十二

公卿不其獄一踰肺一踰屨而當死諸侯

若一其刑一踰肺一踰屨承象刑之化也

易加于諸侯大夫不上諸侯安可施刑刑則則

六師耳已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足滿稽

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故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

則從而考之其罪者亦從而考之應斷也

人之然乎時與故也地重人載毀散而養不

足事未作而民興之其生也今地則重人之

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未作是以下名而上實也

之所以養有不足人既情是以下名而上實也



地○大○時  
夜○不○明  
以○不○明  
之○以○不

但而實作之名不得自  
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  
之則信之以前為然也  
大昏也憚夜也  
者則以持為夜事故也  
之世大含明以上晦廣靜晏以下息晦上何滿積  
之庸息下何毀救之不足經曰俗人昭昭我獨若  
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悶悶其民醉醉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此大昏憚夜出於道家之說  
也其倍亮之世混吾之美之象乎是以易用晦而  
明君北極而嚮明萬物負陰而抱陽君子闇然而  
管子權 卷十三  
日章所以至道之極昏然而平旦之存夜氣也故  
曰省本而游樂存夜本也亥子之交天地一元之  
復爰應為古之祖乎是除昏無旦除夜無日猶除  
日無歲問曰興時化若何  
莫善於侈  
靡  
之  
也  
法也侈乃上之務儉是下之本  
後無用處卑者取動本以止有實上陰下尚上隆

以化下畜以儲此所為人法也故賤粟米而如敬  
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  
如常人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若此者可謂務本  
始之  
乎以易世而鈞化則無若反之使上貴玉而下賤  
穀穀而如珠民大誣矣國亦無利焉故輕重國執  
諸篇皆以幣調穀操上重以衡下輕故曰穀貴則  
萬物賤穀賤則萬物貴人君御穀物之相勝而操  
事於不平故託用於其重以三幣守財物御民事  
管子權 卷十三  
而平天下然則輕重所以衡流而調其用也侈靡  
所以導源而握其本也以上侈靡易下儉實而後  
執可得而設也故天子至百姓所減物不同所貴  
賤相乘法使反上下交貴賤而用侈之為儉之也  
此化術也君失術而強盜術盜之則國困禮樂  
好故上用幣而珠玉故事業賤故力農而粟米  
賤賤事業乃事末作之反也珠者陰之陽也故勝  
谷  
勝水  
水  
勝  
水  
其化如神







則若夫成形之微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平之則法也教以身備所則也非為則者也故儀行祝化不使而聚則政陳常樹執設一切以示人則究其身于為所則少矣是教曰內心之微而政曰外形之微也人之徒上以多德不以象形上之化人以冥神不以微貌故用四心不用革而用恥格不用苛免其所使備而神斯為使衆而為耳中主之憲未嘗不肅不如賢主之無憲而肅為則多而取則少辟不辟之謂也

管子權卷十一

七

天下人心竅神能知吾之神又能知吾之不神唯無不神為全神全已之神斯通人之神故曰若葵神山祭祭不言而則者也用貧與富何知而可富之曰甚富不可使故其富則驕甚貧不知取則甚中適也不水平而不流無源則竭也平而無委雲雨則逮已無委雲雨則逮已速也雲平而雨不其無委雲雨則逮已無委雲雨則逮已之其雨必逮已上政平而無威則不行若威則為政也愛而無親則流其但行流漫賢智不偏親左有用無用則辟向之若相為有兆怨而用親之

左則有為用者不為用者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曰能慎怨以敗國故以制而下長為用終以危君篡國此上短下長危本不稱也兩承無威無親二者而祀譚次祖犯祖渝盟傷言譚更也國也祀之事及次敬祖禍尊始也之始也齊約之信論行也論行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肅殺政者所取則故威不可如之也管子權卷十二  
是為德威唯威生殺天之威靈刑賞君之威權薄德之君之府囊也行德薄之君皆貴而威之故有敗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王事之成形論於人政不靖國東倒持于是神要於先祖而後詛言君政不靖國東倒持于是危本而託齊盟然而無益也犯者會者傷者接至矣不知神以國為依盟以行為信兩者輔政之用非握政之本君自他威而假神威命與幾何其必法天地刑德之理以論威乎不濟不苛如雷震尊

管子權卷十二

八

管子權卷十二







種。按則本  
人無信不立  
故死在信也

華而不能華不可服華而不可服則人有民死信

故死在信也諸侯死化變通之則利竭故死

華故鼎新屋柱壞必更而易之可居民俗故也華

而變之可服故上與下不同通民死於信侯死於

化請問諸侯之化樂謂久行樂也者家也

則以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則當華也

通周禮大熱華更禁計也合家以為國故計國者

以家因其所重而輕重行之則化吾君長來通

來為句若檢因重而行之柄計家起化而下之通

管子權卷十三

千流水是君有招徠之術長來之也獵君長虎豹

之皮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

力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

也修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欲則

能用之耳應上衣服以下民窮草食如獸也衣食之輕不足

民生而用其重于死不得矣故道主於侈靡以通

民化財故必有富之用行而後能通

種。按則本  
心者不可

之振管氏乘馬輕重之本指要歸成化而富不修

貧力本則反于上古不童不樂矣今使夜皮而冠

魚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則君之不能也

心者不可致功而不足則傷心矣

而不餘致功故嘗至味而厭至樂

而而雕卵然後渝

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則君之不能也

姓之急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則君之不能也

管子權卷十三

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

之所靡皆貧者之所為一人而百工之為備力不

相兼故以彼之所急借此之所振化居而相為然

後得生非以自為也俱自為則無化為之畜化通

言化為句是結上言化用屬下句言馭臣之用

其臣者予而奪之則君之不能也

與而後多奪之也使而輟之

輟之變化也詳此義則下所謂乘六即此六柄耶



我以馭臣而強禦弗友反以乘六者而驕我此太  
 公誅華士之用與強使服事四者固材器使不在  
 于奪教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今得父熱而  
 伏之或如父罪而繫之于必予虛爵而驕之或與  
 名而無其位以驕此必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  
 則物自收而消也利今有祿禮我而居之或有廢用  
 其意而居之者順也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作強則  
 或今其有通富徒以驟祿貧士伏父繫錄用罪餘  
 予虛爵貴其體貌而無位如秦賞功之爵收春秋  
 管子權卷十三  
 考課以時而陟有祿臣有儲越祿也我以禮齊  
 而居之臣之功能成者強也時舉譽以名勸之且  
 以動衆此強即勝下強是勇強而使服事服行也  
 必成辨以辨則其有辨明者智以招請則富而多智  
 而請通招召而謀議請如請事請同富以招人而  
 清則使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上位君能堅  
 可以分其上之六者可以廣其德又不能使之而流徒  
 乘六不可解意君以上六初取下而下之堅強  
 反乘以教上也以下三不可使不能使皆止之

却也堅強而東國為尤以矯今不受祿爵之廣廣  
 德隱備立名之士流徙追思以造城之士此謂國  
 也之邾若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故法而守常  
 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尊禮而變俗則當變之上信  
 而賤文用文而寡好緣而好駟駟于則當變之上信  
 惡者必亂故棄之喻好緣緣附上也臣姻結  
 以求寵好駟駟市儉也大賈曰駟臣以功力市上  
 祿爵者一曰緣人情而制法脩其教不易俗齊其  
 政不易宜懸爵祿以酬能不使大言受小祿小言  
 管子權卷十三  
 受大祿駟主市其市必平君臣事使亦市道也此  
 謂成國之法也為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  
 戚親也反者真也順其性欲必止民欲使而教  
 若能反之然後有成可與之親也  
 以勞勞則有功民欲生而教以死死則有功也  
 教定而國富積則死教定而威行死則威行也  
 聖人者陰陽理陽之法故平外而陰中於內  
 於故信其情者傷其神其質者傷其文情也  
 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感其名變其美者應其時應  
 其時故通君司變者不受變內極其神外備其文



以易臣民之化故神運而情不可示文昭而質不可表及此而傷故其化變之主裁實而應各移而應時名以人化時以天變其兆端微眇而起用大此所謂陰陽之理陰陽易也不能兆其端者蓄及之常失於幾故不其兆也故緣地之利緣順承從天之指指天之意也當承辱舉其死辱猶死也逆地也開國閉辱言若能開國以約善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能參天地之吉綱承從天之指者動必明句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夫

管子權卷十二

故與失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無極故開其國門人同也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也選地利有定宜緣其宜以參吉綱天通昭變化承其化以明動指此效天法地之道也失人以下則用人違善之權陽明為榮陰汙為辱老子曰辱為下陽榮為上陰汙為死舉一善人榮進而生舉一不善辱進而死凡來人于朝與衆公之也書曰開四門公則國門開道進行而善言玩私則反是奈其辱辱亦既有辱唯報辱辱奈知神奈若操犧牲與其瑋璧以執

其當今至祝祭祭以神之祭者操犧牲及瑋璧以小勝大祭此小指以勝大也負其中辰其祭既以謝過又當自中心無所專固而有復畏強長其其有強大於已者則常長而物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也雖見於心而未可適奈其辱辱以下難解臆之辱為神也臣薦善於君如祝薦於神辱辱則其不善也必使賢者陳善而薦之如祝史明神次者操犧牲以薦獻知通神者必通于人可以格神者必可以定國然而國之利害常相衡也

管子權卷十三

安能不利而無害但使大小利害相準取小以勝大如擇袖從輕是也此妙智固于中而善時應于外也又強諫者畏而受之選志求道畏強臣儼一敬國所以開門而來善也唯我內長虛其心而外正物以視其情則善不榮辱瞭然中見所以閉辱而無失人也公曰國門則察百端誰敢教胡以備之謂有至國門以察百端誰敢教胡以備塞門塞門政與開門對亦為仁賢玩善言說承上開國閉辱一三一及此為不然而臣有以自掛



者擇天下之所有謂不為天下擇鬼之所當謂神所  
指也擇人天之所裁謂人為人所而亟付其身此所  
以安之也得此三德之人付其身而任君明何  
常不勝國門何常不開忽有塞則大封場而擅  
權當戶而拒賢也能為大封非大德不足以勝能  
為大塞非大通不足以和故三擇而一付所以安  
身而利國家也不如是門塞且主弊百姓無救且  
眾附無以備之田常六卿且作強與短而立齊國  
之若何謂氣賊既持強子又執短兵列陣而立通  
管子權卷十二 十七  
強與短是人之剛明與短劣不齊而立欲齊之唯  
舉賢以風故下保以用賢非二應其術則申韓之  
名法御數也高子之名而舉之則舉其名重子之  
官而危之與之重官則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儆則  
疎之母使人圖之而無所顧望答覆納侮使人圖  
猶疎則數之母使人曲之則不罷任而疎已者  
無使人見然也通舉之官皆民祭危之任歟固  
大疎之數之施不測之進退杜無形之傷怨此所  
以為之也強與短兵之可以禦也大有臣甚大將反

為害謂大臣富有既臣且甚大吾欲優惠除害將  
小能察大為之奈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  
亦公之問辭也譚根之母伐也譚也警若大樹深根  
不可伐大臣根黨固事之母入之既才備謀且固事  
也通彼勢方固我無入挑之輕入必反禍魯孫于  
季氏衛出于齊孫深繫之母謂探其深情常  
也不儀之母助儀善也彼為不善章明之母滅當  
明不善令也皆知生榮之母失草木之生榮此若  
之無使味滅也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今他事有十言  
不可諫之時必管子權卷十二 十八  
也雖凶必吉凶也惡給易誅吉也通君馭臣唯攬  
威福明誅賞而已不儀已上杜其奸也以下結其  
思也有善章明無城無惡生榮毋失知結不知杜  
大臣挾竊柄而上陵知杜不知結勢家耦猜望而  
下叛矣持此一權不惑眾口狼化而羊凶殫而吉  
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收積  
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之時積其財通無事之  
待即國家閒暇總脩其政理財用人無事之大政  
也下而分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



而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後食美車蘇秦所

言臨淄閭雜走狗袂成帷汗成雨市之大都會甲

于天下此則管子侈靡之所鼓為風也至今清淵

駟市數十里列集天下貨物各以類比屢其俗豪

奢倡優游戲五方畢會尤其風被幾千歲毋出食

通不外市此謂本事使後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

積之本縣通鄉縣人有主於人必有所主在於財

人此治用取之既積財人則於官也通國無異人皆主

於縣人無異用皆統於上之治然而不治積之市

管子權卷十三十九四十五

謂不取官則以理其用乃一人積之下一人積

積之於市使高價得其利也一私共積之上

之上此謂利無常積一既入市則公積之

也百姓無寶以利為首百姓無他寶唯利

唯利所處則利歸之百姓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

國無利而不通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化之

利不變故也觀而移變之漢挾書唯管子出最早

蓋法家之新于俗威也故賈誼用其法以啓文景

而不行乘孔用其利以平準滂杜用其刑以無害

故卜式所陳縣官坐市亦謂也管子流徇耳

要管子未必然春秋既無一微文外傳內政詳

言之六唯三鄉四民之業此其託耶至談及不化

從移貪賈賤壅斷之術不可鄙矣視其不可使因

以為民等武等謂率而齊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

齊之人而通此以下言用人以上言化利二者無

事之待本力者使耕而食末業者使化而居民唯

三農商之外則士也差異其等以為民首因官擇

其使以長民譽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名則擇

之使為長通欲任賢去不肖故商視其不可任以

管子權卷十三十九四十五

為等而擇任其好名好而不已是以為國紀好名

財乃為積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

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言此

人有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政承政

又有言名然後可以先其士者之為自犯

至於承名之辭後也後其民者之為自犯亦當

是為自化其過也後其民者之為自犯亦當

自為其聘不憂國也通士以道民寧有自犯民

以養君豈壽自聘兩者皆法所誅先士後民責隆

者重教化也此節主任官義故首士輕國位者



必敗之國位則有傲居通爵位輕授所用非人

空政亂疎貴戚者謀將泄謂之意故謀世毋休異

國之人是為失經今與國之人所謂非我族類者之

也毋數變易是為敗成無功故曰敗成大臣得

罪勿出封外是為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

是為使國大消不飲謂於臣宗則威權移焉通懸

怒不斷作孽內泄君臣為誑損體大消三堯在臧

於縣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器凶乎在臧但懸

其物而不散謂之終亦不能守其物也必不運於

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樹福則國從是器敗而

管子權卷十三 三十一 秀晉堂

在里井之中我不得用而任之人之云凶邦之珍

瘁也故用人者本也政令者所流而治下也記曰

上的民言下天上施至尊譚議無賢本不正而下

流沮故令不酌平苟下不治夫高下法天地所以

定君臣而待貴賤以杜中殺也高下不相待則君

子小人紛履本末倒逆而國且有篡殺叛亂之禍

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凶流而下詳延也雖兇守

如尊位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不平令苟下不治

位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

不平令苟下不治

不平令苟下不治

不平令苟下不治

九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今令高下者不足以相待

自不其高下謂之此謂故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畏何也謂之此謂故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而散何也謂之此謂故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成而不信謂之此謂故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欲來遠者兵不信謂之此謂故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於其遠者謂之此謂故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略謀略也近臣一心謀合於遠謂之此謂故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不下堂而天下服一日如略地之略謂之此謂故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管子權卷十三 三十一 秀晉堂

出功立凶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謂之此謂故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皆迷遠無兵則成息共謂之此謂故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法度世臣所由起也亡則不帝謂之此謂故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不帝既此孤國也逐兵且至不畏而侮國小而條

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謂之此謂故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復行仁不遇其利而猶與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強

以待其害雖聚必散謂之此謂故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雅聚後大王不恃眾而自恃百姓自聚而後利

之成而無害謂之此謂故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之成而無害謂之此謂故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之成而無害謂之此謂故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之成而無害謂之此謂故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之成而無害謂之此謂故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則里為食以相餽如此則連相餽思情結固  
 至於守戰之時必竭力齊敵而不能當之矣  
 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各得其俗禮味異則人  
 也 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親誅流散則人  
 不眺立大也老者各足於其所不相交通流散  
 所而歸之通喪葬資用通工易事曰相食相利利  
 之所趨安居樂業睦里親上可守可戰而民不流  
 珠俗異禮尊卑貴賤之等也隆殺不同故民不困  
 鄉丘老不通死徙無出有流散則誅故不眺安鄉  
 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  
 管子權卷十三  
 安樂即宅享祭先祖其有誅於他地所者則誅  
 之或有稱樂從誅於他地者皆誅之凡此皆欲留  
 止人俗不轉斷方井田之數方而人之地每斷定其  
 也通留俗莫如井田乘馬甸之衆賦每長一甸之衆數  
 井田之制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大  
 陵深谿皆有靈焉立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大  
 鬼神之神使人祭之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  
 也故曰以大能別為食數凡此皆食衆能少者食寡  
 也通喪葬以厚死內之鬼神也陵谿以謹祭外之鬼  
 神也唯神道之設足以約衆唯吉凶之用足以靡  
 財此治幽者也能別為食數則治明者乃王人莫

祿之制從下士視農以上皆因能詔食者也食於  
 官出於農農較有所靡用則本業不損而重故地  
 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不餘餘以  
 祿祭承上謹祭食數二者重而尊之其用豐則國  
 之所入屢供神人之用而君無餘矣地與他若一  
 者從而艾之從謂次當受封者艾謂減削也言係  
 割減其地與次君始者謂始為艾若一者從乎殺  
 與于殺若一者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  
 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取與于始從者艾艾若一  
 封者今與先受封者地均若一也管子權 卷十三 廿六  
 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句王事者上  
 句王者言從者先無封始王事故艾取上事句  
 霸者生功言重本次命以生立其功凡此皆為重  
 本是為十畝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管子  
 十畝謂十里之地每里為一畝故曰十畝若他國  
 來分則動越而與之不故交爭如此若所以先他  
 人自取通地與他若一以下承上斷方井田食數  
 而言艾治田也地與人一而富不如在治之耳治  
 之而與人若一此新國勸耕辟土之法雖萬畝而  
 攻若田新當以其食從艾若一而從殺若一則



新田比人成田殺什一也寬之也從者艾是皆與  
功後相率而從辟治者亦從于殺什一所以廣勸  
耕而盡地政也當從無封始為句王事者上為句  
王者上事為句此制從無封而始王道以此為上  
事重農務本寬賦勸功政在養民無先此矣上事  
以民事為上而我不急利生功則督其民而有較  
功分人之利焉此王霸之辨有心無心皞皞驩虞  
之說也方里至百千皆從十起數以再廣之其本  
皆由農田始故始建之封艾王霸之事功率重本

管子權 卷十一

也曰井之治地籍徹為分不起畝稅從殺者并分  
而免之及其舍稔而後齊一民收于前君收于後  
所謂先人而後已也一日從殺從凶年也記曰年  
雖大殺是免科者從殺官禮之司言國官禮昭穆  
之離謂位次先後功器事之治功有大小器有  
後之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故句戰事之任高功  
而下死句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殊食功而省利  
勸臣無功則臣勸也上義而不能與小利大義而  
主斷不可移也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官事理

治故君名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居  
於天下祭者掌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君  
所故君臣掌有故使臣攝之事亦無曠故曰君臣  
也君臣掌則上下均口上下均也此以知上賢  
無益也其凶茲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君臣亦  
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上賢者上  
無益也其凶茲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君臣亦  
謂空之而已而後後賢者昌成後賢則功上義以禁  
暴義者所以除去尊祖以敬祖所以敬始也宗廟  
也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謂聚宗也宗廟  
親疎之幾凡此通尊鬼而守故為句高功而下死

管子權 卷十二  
為句守故守舊法也下死死戰不如成功也以此  
本事食功差祿臣之制利有不冒而臣勸無漏但  
一主上義而禁小利則五官爭效其職獻功以上  
聞矣夫君臣共掌唯祭祀視史序事有上賢之虛  
名而無後賢之實績無益而適止耳故上不如後  
後之而差其功勸其職使下不沒才而上義可以  
禁暴此上義與上文開應尊祖與尊鬼開應此段  
大指首揭官司昭穆承上祭神祿臣二項以器事  
尊鬼以戰事勇功然而宗廟之秩與朝廷之後官

也曰井之治地籍徹為分不起畝稅從殺者并分  
而免之及其舍稔而後齊一民收于前君收于後  
所謂先人而後已也一日從殺從凶年也記曰年  
雖大殺是免科者從殺官禮之司言國官禮昭穆  
之離謂位次先後功器事之治功有大小器有  
後之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故句戰事之任高功  
而下死句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殊食功而省利  
勸臣無功則臣勸也上義而不能與小利大義而  
主斷不可移也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官事理







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千乘有道不可修也。千

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則通備如左傳脩都之條夫

紂在上惡得伐不得。紂在上位萬人謀之鬼神怒

伐故無有也鈞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鈞則與

而不得者也通鈞則戰是泛言兵事力敵則兩戰不敵則弱

守而強攻百蓋無策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

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紂人苟且雖有千聚之夫

政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天下通有時與上然後

化時應國自伐而人伐之無策無社則與紂之前

管子權 卷三 三十一

徒倒戈同一陋耳故乘以時一舉而有天下萬諸

矣鈞為民無聽。人必不聽此三言者貴通萬諸侯

鈞地醜德齊故七雄二百餘率不能統一民無聽

也民去暴而歸仁也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其能王

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共通鈞無聽必為

功更制我有勝人然後能王緣故修法以政治道

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子君之子也其能

制為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六謀要殺君子之不

緣故而更制以脩德應上厚故道新道定國然後

化時以此有道約諸侯殺無道如武之伐紂一舉

取天下之時也子字不解王制雖大曰子夷之也

有道王之無道夷之或是與一曰有道治國民所

望而歸也相約殺其君而子於吾如紂倒戈然替

獻替也更替也謂取夷吾獻替之謀改紀新故以

定國家而成王業也一曰桓之意主循故仲之政

主更新故曰君取故而夷吾謂替更之謂也○以

下進休慙眇難于吊說深揣臆解未敢信然舊註

管子權 卷三 三十一

大外公曰何若。取夷吾也對曰以同。以其德智其

日久臨可立而待。出治以同民成化於久道厚

故新更制而王此革之用也革曰已日乃事非主

臣上下同德同心何為乎非忠惠德必世後仁

何能乎以同乎道也日久臨已日道也如是取故

法一日備而更新不戒而事不崇朝而備立而待

耳欲速小補其民不信索食小祀其神不昭故祀

無福報而有沈浮蓋厚德輕財之所示先立象期



財而名則知政之以同民不在利而德矣焚燎瘞  
 沉沉浮之祭也縷帛即奠帛焚埋此借祭祀明輕  
 財收民之道故下接言鈞同其財民爭悅依之至  
 十而萬服而成民期矣而化不知而後更法臨之  
 政與上摩故新化時國鄙貧富之指相照在仲內  
 而寄之王道則養而教之事也故為軋屈詭欺人  
 耳鬼神不明可立而待其享祭神之禮又位危亡  
 明囊索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  
 其報所以沈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不顧其沈  
 管子權 卷十一 三十四  
 報曰沈得報曰浮或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  
 法象與人定期也故為禱神祈福朝通祭祀之  
 朝事縷縷明輕財而重名以賞賜所明者輕財而  
 重名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謂  
 臣德同君者能先於君其遇危則智鈞同財  
 謀變而通之詩所謂子曰有先後也則智鈞同財  
 爭依則說則說而爭依於已十則從服倍多彼  
 則服而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變化而無不如意  
 故可以成功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  
 於以名期所服之人則臨之以為君矣通民期成

形而更名則臨即其日久臨之說也由同而十而  
 萬由依而服而化不識則胥天下之人心同於我  
 而爭我一人之心同於天下過則化存則神如風  
 而寒暑變於前而民不知出入作息順於上而民  
 不識何不可更而臨之故由於同之本其以先由  
 於同之更其以後在知臨大君之宜化而調之曰  
 誠先後用耳不識先後不謂智不智不可更渝者  
 更也更同而臨請問為造若何問所以防對曰夫  
 邊日變不可以常智觀也此言有變當應機而動  
 管子權 卷十一 三十四  
 常智不可以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變者慮  
 謂先時也更益其亂故曰是為自亂也請問諸  
 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參驗知其變也謂  
 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謀也通請問諸邊非問辭  
 參亂與自亂相承言人君訪詢邊情而為之事謀  
 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  
 國之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險之處樹立其表  
 以備食以通表如後世烽火邊外以備內外  
 赴警而內備敵曰內外相備內外相備防內防外

一第270 册續修四庫全書第 2 反正內







輕自任在輕重自任在重或前或後不通輕重即中大  
 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乎  
 小使能之權不別輕重而全祿之國貧用乏全皆  
 之善變為惡心以使帝。輕重因其人或前輕而  
 重或前重而輕非我有私愛也故曰前後不慈輕  
 者在下進希爵祿我操實而使之下必奮于功重  
 者在上名位已極席寵滿志我無從而起輕使之  
 矣故輕重必有齊大賢重之上位論道以經邦小  
 材輕之下秩慕實而樂死是以用人無全祿全賞  
 以輕重前後而已允輕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以  
 管子權卷十二  
 輕則可使則輕而操實也重不可起輕重無實則輕重  
 有齊重以為國則重者不操實以為死可以通死輕母  
 全祿貧國而用不足而欲全其操不以與下則野去  
 也母全賞好德慈句使常無難曰好德全賞而  
 乃常人若道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天  
 者皆樂推故犯強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  
 無私怨也也  
 比之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義雖強  
 比也也  
 必也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弱必免也強弱不犯  
 則人欲聽矣則人欲聽矣則人欲聽矣則人欲聽矣

不犯則兩得欲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  
 大國權之何加功於人而勿得求於紙也所索者  
 遠矣當遠之也民所爭者外矣當遠之外也通先  
 人而不以為仁加功人而不自得則其量所索遠  
 而所爭外矣外則不爭功名之內遠則囊括四海  
 明無私交則無內怨偏私交則不公而與大則勝勝  
 與大則勝勝  
 殺通有德必有怨私交之眾不勝怨家之多則奉  
 殺通殺不怨利不庸王者之所以同天下惟無私  
 管子權卷十二  
 也私出一人之欲無私合天下之欲為欲滅孫曰  
 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津故人欲聽者我無  
 欲以聽人欲者也凡人有所欲一日先已而後  
 人一日施人而求報兩者所索所爭狹而無遠內  
 而無外於天下何嘗無交無合而或私於內比天  
 下也且知吾之私而內忘矣是以與小不如與大  
 之勝也大心者外公而無內私也故不令人喜不  
 令人怒亦不可得親不可得既天下忘其德安生  
 其怒惟有欲而私交者交雖眾其道于交之外者



更象矣天下各逞其欲以攻吾之私是以朋家爭而亂賊起故曰怨殺夷吾何也君相持天下之干造天下之福亦叢天下之怨者也可畏也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道于則私毋奪則公此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內之患忘則外君臣之際也非君臣禮義相親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曰宰故且君臣之屬也相屬親戚之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于同求其愛故矣

**管子權** **卷十一**

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者則臣之故事君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故或化焉君之而後其聯屬如親戚之愛出于性然此謂審大同之公為求聯屬之道故也以無禮義之紀君失其神而與臣下比則屬不以禮而以際際者上下相與但以位分之交而情義不孚也陵偏黨叛將起君將不安賢不可成賢則非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尊賢使能故坐論在朝廷君可留之於彼身通

有禮接而無威陵宣力在邦國士有效才而無留良杜事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汨也未然而杜塞之則其易猶水之在鼎以人聚之壤地之美也地美則聚人死之通熟與相食而樂聚樂土安居而

若光若江湖之大也若人所以為君致死者則君量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為也人有所商擇若求珠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為也人必去而不令之通澤之大不令而下就養者歸祭祀饋熟宰皆熟祭畢旅酬政此時若速熟則交解不虞矣為不可

**管子權** **卷十一**

食而利之况又遺其利乎利在來求不須教今逐神而遠熟交解者不處况通古况字遺利君之於夫事左道連中國之人為句謂人中國之人觀危國通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也代取也通中國即國中必與之養而其情合失利則左矣凡立君以安人也與王之主無不同民危亂之主無不拂民舍其同而左之是親



危國過君而弋之也弋謂取其能而法之如此必  
 危社主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不待  
 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畏敬通利人之所欲不可  
 法而禁故民越如流水神無形與聲不可法而求  
 故故事之如在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地  
 日夜不息故能生或不以天地變不可留故  
 動化其故以就其新然亦時故之內時周而復始  
 無所易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謂得天地變化日新  
 尊高而不崩也謂得人則眾歸之是  
 故聖人重之謂重人君重之謂重也通得天地化故而  
 管子權卷十二 四十一

從新者也得人散利以同民者也天道變化而有  
 常故高不崩人心附利而合衆故卑不可勝聖人  
 人君一也法其化精治身而緒治國同其流平結  
 民而高守位神天之用也利民之趨也唯不可留  
 乃不可法故至貞生至信句至貞謂正心生  
 也言往至綏句生綏謂急言私也言往而  
 至自有道正生則信至言往則誠不務以文  
 勝情文勝情謂虛也不務以多勝少少是謙正衆非  
 生至信句往至綏句生至合下為句君心正莫不

正而天下信之此中孚之化徒以至言為膠絲物  
 東民且若操切矣故生至有道不以文勝情生中  
 孚也不以多勝少主術約也不動則望有望  
 者不動則望自身行自均也君子身行法制度量王  
 者與器也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君人執守故  
 妄有所變也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  
 之極也天地之極而動化變流弊能與化起而王  
 用則不可以道山也其所能隨神化而起王有天下  
 類於山也通典器執故者畏變而合天地神化  
 管子權卷十二 四十一

者與與天地同極極則變變則通通則王用之道  
 不可以止山民止之義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  
 其人則與神往矣如此者謂通靈合契與神往  
 也通非仁智不能用神神將流散而往○務文多  
 勝人者動於外者也用情少卑人凝於內者也  
 主心無為百物自刑如天極不動象星自共是以  
 天下之人儀而望之有虛可依其表正也行而則  
 之自均可象其過化也然後以法制典器執故而  
 更新之變化通於鬼神而動靜合於天地經萬世







藏相視私則情公通極言商人之千利以比君臣應  
 上言利又歸本為修靡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枳  
 者所為擁塞也農人貪商賈而動者則多徙邑移  
 市亦為數一此亦有田邑之人今移於市也通貪人必  
 求利于市故不敢妄動如枳藩守而化居各得其  
 食若輕移徙必失利向之什二止得數一耳問曰  
 多賢可云理問多賢不對曰魚鼈之不食呷者不出  
 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霜雪不能殺是  
 士能自洽者不從聖人從聖人而求之也豈云  
 管子權卷十三  
 哉能自理則聖人不能通王制司馬辨論官材  
 云之為言論教之也夷吾之聞也不欲強能其能  
 心不慕已勿通強人以不能不服智而不收壯之  
 強引之也通能士無以服之雖智不為役一日強  
 勿養之通能士無以服之雖智不為役一日強  
 官人敢不服其心智不為我使牧臣收也若前虛  
 期於邦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制臣一月  
 說君人之道當若每句之虛而任教自期以來日  
 先至津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任教臣足自則  
 人但虛接物賢通自虛即期虛天以寅申為天  
 才自至亦猶是也通自虛即期虛天以寅申為天  
 津首尾月死於甲生於庚政以朔虛參用而後明

生如一以喻士不為用則虛名因而虛之即下既  
 而薄之也然後士習可一矣一曰曰為君月為  
 臣君道元制臣道卑服故月常以朔虛為氣盈之  
 用盈則饒也虛則誡也誡月以應日然後明生如  
 一此于誡臣以服君上下之交一如此故月可虛  
 而成歲臣可服而成治不可虛乃用下之既薄故  
 既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而服之至人所與  
 則薄而少之如此則通高賢道廣則爵從崇小才  
 必自來其理可也通高賢道廣則爵從崇小才  
 道既則任從薄政論材也不擇人而予之謂之好  
 管子權卷十三  
 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則與無所簡擇  
 不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矣而擇而取者不擇  
 之行則其理可云矣通好人好利非好賢也容為  
 處行賢可論矣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謂不方之政  
 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靜節時於政與時往矣  
 凡為政者當合於時不動以為道齊以為行行不為  
 所德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行行不為  
 以道為齊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行行不為  
 若無所取故通陽者進謀幾者應感明其意  
 不可無也通陽者進謀幾者應感明其意  
 所感也通陽者進謀幾者應感明其意  
 再殺則齊一殺尚存再殺則齊  
 可齊文王再寫伐崇武王再



伐紂然後運可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問歷數  
以下公問通方正蕩平王道也曲為偏靜為無用  
 世安賴之政必法天隨時而節如生殺刑責其大  
 者主不動為道齊不一為行去其避世之亢要于  
 經世之務謀進顯之幾感應之猶恐世之不齊其  
 再殺乎即誰能去兵齊之以刑也如此後可四世  
 運而應天運前段云矣已完不方以下皆問辭下  
 曰時曰不殺皆與此應。一曰曲者拘于隅而不  
 通靜者安於常而不動變化不神與道相違道同  
 管子權 卷十一 四十七

時者也以道合時以時節政是以靜為道根動為  
 道行身主不動以齊行則避世之為非進取之權  
 也偏於陰也守陰乘陽進謀而用幾時生則生時  
 殺則殺以殺為生而後齊此天地之運而節時者  
 之所請法也殺之齊與不動之齊。矣陽進幾應  
 再殺皆運也所謂節時于政與時往也故下對運  
 謀一取之時對曰天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難  
 也言歷運之謀崇特相因若天地之有端虛合泰  
 也難乃理之不可已者也春夏為合秋冬為虛  
 秋冬夏之勝也而無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  
 也而無道之伐無道亦不足也

然有知強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絕而  
王者必有智而強殊絕於眾然故知安危國之所  
 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謂以神事鬼而事鬼  
 也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而雜藥刃  
 焉難用智運謀亦須然以其滿為感感則物應其  
 虛為凶故聖也滿虛之合有時而為實實時為  
 時而為動動虛也地陽時貸地在陽時既貸其  
 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極寒夏有極熱冬有  
 有極寒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至夏至也當知故  
 管子權 卷十一 四十八

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知其寒熱之虛已殺生  
 向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生也然其時  
 方寒合而未有時可將合可以異其隨行以為兵  
 是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秋之時寒涼方至  
 將疑合初見其為隨此時而行可以為兵成也分  
 其多少以為曲政隨其多少委曲也通運謀節  
 時於政也運時在天地謀政在人以人合天必通  
 於時之化為化中則守之偏則調之極則應而動  
 之精以治身緒以治國謀于此美虛滿也合難也  
 孤虛旺相分至之候也強弱也多少也陰陽進退



長短之度也皆天見其時君應其政故觀于天地  
 四時陰陽之所尤則外以應邦莠而內以安存國  
 天人神鬼交感之數盡于此時矣所以君民國三  
 壽者乘時而得天也安危定傾與天與人之說也  
 以智運謀合時之變以雜橐刀用時之殺滿為威  
 之虛為亡之合為實之動之其上則二至陰陽進  
 退之極物盛則衰也其下則二分合散動靜之中  
 氣長則消也其元則一陽乎陽出于地以時善貸  
 生殺萬物道有極至而運相變適是以天道聖人  
 管子權 卷十一 四九 三五

常守其中偏則久厚夏熱陽厚陰寒越于二候之  
 極不調而二氣之錯相遇矣是唯王者謹于日至  
 以察天運而知虛滿之在因布政令而調生殺之  
 謀用其中則合而未散以決德刑之章相其偏則  
 將合以禹為春首憲隨行為兵為以肅殺皆從時  
 運多少之分應之委曲之政其生也殺也非我也  
 虛皆合雜之所運則時乎此謂政與時往陽進謀  
 幾廢成是故殺不害生而殺以為生再殺則齊道  
 余云再殺者運從陰殺起陽生又四陽生歸

陰殺則萬物齊天之神用道之秘符亦國之時政  
 難言哉難言哉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  
 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  
 草生莠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莠是也從其宜則酸鹹和焉謂從四  
 以酸鹹之味和而食焉謂酸鹹之味和而食焉而形色定焉以為聲樂謂從四  
 青酸色黑青聲角黑謂青酸色黑青聲角黑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  
 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為歲謂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  
 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謂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  
 以通政事以贍民常謂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

管子權 卷十一 五九 三五

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之變氣應其所出所出之氣變法以候之謂地之變氣應其所出  
 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謂地之變氣應其所出水見火變之氣則當應謂地之變氣應其所出  
 受之者須預有天之變氣應之以正謂地之變氣應其所出氣觀宇正以謂地之變氣應其所出  
 也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五行之時謂地之變氣應其所出  
 不能以則其亟而反其重謂地之變氣應其所出速上一必為向動謂地之變氣應其所出  
 為沮也則其亟而反其重謂地之變氣應其所出速上一必為向動謂地之變氣應其所出  
 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也謂地之變氣應其所出其為沮也或變有謂地之變氣應其所出  
 滯疑久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此謂地之變氣應其所出  
 形之時變也謂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歲年之變也謂地之變氣應其所出王代天也天時王政之謂地之變氣應其所出  
 所節也不曰時有變而不常必循常以膠合天人謂地之變氣應其所出



之形幾不應符而坐視以行盡聖人為無權矣安  
 云造今不言命也故曰唯聖人不為歲奪餘滿補  
 不之夫二至變遷甘苦草生此陰陽之相乘代而  
 氣變極於斯矣從而布五行於四時則五味五色  
 五聲之宜迭竭還生其滿虛散合之進退乎亡時  
 者于觀歲變焉而變之亡時未嘗不時于觀歲通  
 焉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之道不外於定而能相  
 分以神其定則應之所為轉之也故曰通政事以  
 雖民常醫用之尤承以察民疾而相運王用之奪  
 管子權 卷十一 五十一 三十一

補以四氏經而相變也變之氣三虛之通三地有  
 形也救之其出天無形也謂之以云水無形而有  
 形也感之零鼓坊之腐堤五氣之在天地得常斯  
 乎失常斯異邪氣也注焉忽焉勃焉始奮以五  
 盛盈以重終陵以防其奮也少之不可遷而止  
 其盈浸以衰反之而以動杜其陵蓋天地之運不  
 可人爭而可以人挽此動致之功以銷流之慮  
 也洪範時恒在皇極之克繁露日月水旱脉故在  
 陰陽之經數之難得形之時變而聖人不任數不

逐形以通其變此為奪補政事故兩儀倚聖人之  
 謂為變而六合恃聖人之輔為生沮平氣之陽若  
 如辭靜言故沮收平之陽氣點餘氣之潛然而  
 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治動動之餘氣潛然  
 已潛然而哀則氣候之動難知者也故通沮止也  
 曰胡得而治動自沮平已下公問之辭通沮止也  
 靜也 不必沮其五則皆沮其平陽動陰靜沮動以  
 靜然而餘氣愛氣之潛而動潛而哀則皆陽候也  
 胡治之氣毋于相生我生曰餘氣生我曰愛氣我  
 虛旺相之相乘相竭未來者進而將則過去者空  
 管子權 卷十一 五十一 三十一

而衰矣治動者于此迎其生而執之即葆其元而  
 舍之所以培上下相生之符而制先後相克之官  
 也太史之占歲運以啓王者之訓贊以示道者之  
 煉脩不過五德四序之選官善持其靜以治其動  
 耳已微乎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得其時立分  
 位而觀 位美然後有輝然後深思而得  
 修之心其殺以相待心既如後深思而得  
 以待 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常察其而德或滿  
 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相用通



滿虛哀樂之氣即孤臣王相之位其衰也生也其  
 生也代也交迭而勝迭而用也是故一歲之紀貞  
 而元一月之周晦而朔一日之候夫而子陰符曰  
 天地設機以其殺而為生乎上之常之為歲虛盈  
 虛下之變之為反重補奪備之心其精治也備之  
 心而應其緒治也是以恩愛交生聖功出焉觀于  
 後而得其氣得其機得其待待之始含章為怡美  
 待之積發光為有輝易曰美在其中而暢四支發  
 事業此之謂也天地之一氣分為兩列為四位為  
 管子推 **卷十二** **三十三**

八八風從律八卦相生一今官位而交為用三  
 分隔八損益之變造化故以生為用余不生幾于  
 毀矣八帝八位也一曰四帝四神夫五行之數十  
 而布于四時則八四時之序毋生于而火于金則  
 殺矣炎帝火位也火不殺生金而土以生火無  
 也無形亦無位是以退火而進土焉曰畜牝牛吉  
 其象也且夫火土同生而同位內經二火與土而  
 中然則天地之不足於火可識矣火之不能為有  
 可識矣用火之不欲其有又可識矣微乎神乎斯

以殺為生以無出有之道乎可與道者通類為俗  
 儒解也問運之合滿安滅易之所序五帝謂火者  
 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也  
 記三王夏啟周成於八帝之中神農所存事迹尚  
 少則以不為位也為氣又不用公問自今之  
 後則可得知之乎無有合而不散滿而不虛者  
 天地之運有所相人有所聽人有所不制於人故  
 王者之政有為運謀有為應變有為變之所不得  
 四則人代之數不得不尸於天而王無術矣詩書  
 所載聖人之遠計良法于世何不周而世卒無有  
 不移天常善而人無常善也故安滅之間所以極  
 管子推 **卷十二** **三十三**

變也變氣之數三王不祚四是以屋社更祭無時  
 詐遂于陰陽之患乎國極物觀風氣以備省而評  
 禳或祈永之道耶二十歲而可廢十二歲而再廣  
 百歲傷神管子曰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寧  
 又百歲之後天下分通世數未盡則非運氣成  
 崩凡神之祀絕矣則周律之廢矣周  
 周之說周鄭之禮移矣禮也則周律之廢矣周  
 法則通禮法移廢之始在五伯之終三家之命則  
 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移廢於  
 荆棘生焉不通之野通棟胡成越移中國之植於

一第70。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3 反文下



朔漢南交之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也

變通前之柔間漢上後之胡服騎射則臣有依焉

之祿依稱也及其受祿又以稱之通三晉篡君之

侯婦人為政通七國母后之擅鐵之重反旅金

則母后為政鐵者所以為兵器當重之謂通兵甲

戰爭鐵重旅全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下

婦人之所好通下曲鹹苦皆水泰以水德代周

歷三代之王皆于其勝下言祭時其事也則人君

日退既使婦人為政則百廢廢人則谿陵山谷

管子權卷十一五十五

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神改也國其則

既變後聖既作故改其國號通秦巡遊勒石之祀

郡縣天下之號視之亦變而取節今變矣觀之風

氣通占風望氣之家連上為義古之祭有時而星

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燿燿有星明者有時而

燿燿熱甚也謂有胸胸遠也或遠而為未鼠

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故廣為祈禱皆尹之憂人

除陽為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為物作美

益其是故天子之為國圖具其不物也通術故德

眇其大指承運謀所去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

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故歲數移廢降服變神祭

更國號更皆主運氣安危以應虛滿離合時變之

務下言祭變則事天事神事鬼之說也周分野午

陽極也過此變則為陰故臣遇上婦擅主兵戈起

而鐵重於金聲下曲食鹹苦皆陰位氣味之變運

變而國隨之矣祭有時星云云舉三代之變祭以

表世運夏祭謂曰星殷祭陽曰燿周祭日以朝夕

管子權卷十一五十六

之數意二至祭耶華落意春秋祭耶國具樹物兩

應此此篇終所以歸結于祭謀在人運在天人可

四天不能勝天天子合天道調陰陽時變其謹

祭祈天永命乎天命棄去之則移矣故侈靡盡入

事以轉下之俗尤必運謀祭天化以持國之衰○

陰陽之數窮於亥而始於子子鼠也一月天為二

元當王者革命之正朔林木生為華而殺為落落

而更生則一歲之帝神更矣當王者易世之建祀

即所云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



也圖具楸物楸是山川壙埴封楸之變三祀於楸  
 粟之類物是文章服色之易三代青白赤之尚此  
 皆世代之更改步改物之謂也(註)此後世識數緯  
 者之說推背代運之圖加倍後天之法乎恐五德  
 所不該洪範志所不載陰陽家所不識九流六儒  
 又其說矣意未必管氏之書其周秦之間游士歷  
 世運而託為神說夫談驗于事後發徵於占前術  
 固懸矣管氏雖行此說之言不能占三摩人之必  
 亂五公子之必爭其又迂而及王命華與之數耶

管子權

卷十二

五十七

按古大人之器惟卜筮年八百世三十周公定洛  
 之符未聞決於數數之類自亡秦者胡而後始絲  
 絲新漢之交其氣著意周室尚文之後天地之秘  
 壹開奇說異人幻術鬼師毒起別有一家數學流  
 傳密授為後代緯書符命之宗奉(註)靈寶宮仲之  
 世或已有遇之如石室盧灰之傳得于秘藏采本  
 因自神其業然而左氏至好奇也後怪迂徵應前  
 定之說不過曰卜曰筮曰史曰巫曰妖曰神見神  
 馮未有及運數之計則此必春秋之後七國游客

異端方士占候之家鑿空依神以動世主而自見  
 奇內為神仙方祠外為風角望氣又怪為九章五  
 運算推緯驗至此廣乃有不得知者耶(註)不語神  
 聖不及數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可也(註)之中  
 又言(註)以求其辭(註)也

管子權 卷十二 五十八  
 而決以注乎太古極技野鹿食鴉衣上下一  
 齊有財無用之後聖人建之官長設之度數列  
 之六儀奉生報死祀遠之文俗故通之功事利  
 之化居有無所以成禮通養萬民而宣教化

曰如是以利下自利乎(註)以一一俗而稱人心  
 之初(註)俾倫起化(註)曾權設陰陽(註)下之心以  
 自行巧而(註)好富(註)壞民(註)俗乎哉(註)于許(註)侈靡(註)所(註)然(註)之  
 務別無外(註)奇(註)擬(註)只(註)以(註)先(註)王(註)倫(註)帝(註)之(註)陳(註)下(註)為(註)准(註)新  
 輕重之術以人用不可必已之務(註)冥(註)施(註)心



切因市之媒使端世者憤而紫曰聖人不死太  
盜不止然則將盡舉開民務者之帝王為以于  
蹶之道乎王制云折言破律左道亂政此為害  
服此刑也噫非管氏之書七國游士拱術橫議  
好事之流文致其辭援王以飾霸而因推霸以  
附王也則管氏不勉王格君而因任其欲使騶  
淫內墜已又以三歸樹寒阿忍揚沸而階之厲  
也仲亦過矣夫國奢示儉國儉示禮太公報政  
曰尊賢上功而桓公尊富上侈不有幹衣救害  
管子權 卷十二 二十九

管子權

卷十二

二十九

三十一

不揜豆之晏子誰為救而反云我惜我景之于  
桓無什二也假而得君晏子桓公之忠臣而終  
仲之云云

管子權卷第十三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古之言道術無有不本于心心神乎微乎道

之舍人之元天地之委命也以神而縮形役形

管子權 卷十三

卷十三

十一

六十三

者神不居以神而養神煩神者道不載故一無  
而神道倍矣天之虛地之靜天地故常無為而  
起化人之所不合天者膠膠擾擾虛靜喪而有  
累無也道將不舍身將不修人又將焉治天地  
將焉贊請管子心術而知古之道而昭昭揭日  
月也其文約其旨精其義微四百言即五千文  
之要宗而三乘之秘藏也儒者展之以持世為  
王為伯二氏葆之以善身曰虛曰空虛空者無  
有而無不有也是以知心神而道大也莊子曰



心養曰無擾人心曰大宗師曰應帝王天地以來有失其宗而應帝乎哉無有

道家借君術譚道術此又借心術譚君術微言密藏直是登假說法不啻微心往往印心心宗鏡也功到地到者預了之太公道隱人所傳丹書陰符其授必有所自踰堦而鷹揚望期而剖封過二歷而化其進乎道矣應石室中秘冊府道在焉或國中元訣世家宿業有淵源敬仲有所本耶計時必與柱下相接而桓文前之春

管子權

卷十三

十一

秋非穆莊後之春秋天下之治道術者尚多與宣聖已生末光之運至老窮於轍而益非矣注麟騎牛之隱而術遂為天下裂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九身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則九竅失其動故曰有所不見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則上順道耳有所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則上順道得毋代焉使盡其力毋代焉飛騰其羽翼

先物動以觀其則今天下之為道皆有心者不知道之以無心有其心也無心道徒我有心我徒道道而可以我侯乎哉走者走飛者飛動者動我無代無先神完則著故靜為動根不失位乃自得矣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速而難極也能走者飛者鳥也今不任鳥馬之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難不速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欲神則入而舍之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以智者虛智乎

管子權

卷十三

十一

智乎技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後從而奪求之者不得處之者知其處而得之也夫正人無求之也亦無從而求之智乎通于神舍于心且不得與何外求之而能奪九能奪能求皆有形者物也心之智物物其也淵而不測其來也孔而不通其發也源而不可用也決而不遏故聖人者不思而得不求而故智乎有所以為智乎智心也所以為智神也故曰昨者神入之今不神入之欲不神之無入而神其虛乎欲



虛其除不潔乎凡天下之不潔者欲也神不自許也故生而神靈無欲也用志不分神凝無分欲也是以聖如赤子神舍而處唯處得處唯無求自求曰至無而供其求唯無內無外唯無予無奪無奪入舍留處不出戶知天下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疎之體謂之禮本宜也簡物小未一道六字一句殺戮禁誅謂之法謂簡物未有能與道為一者乃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夫殺戮禁誅之法用也

管子權卷十三無形存焉如欲說之無絲可言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謂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焉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既達四海之人誰有能知其則天曰塵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而履地義哉不可潔其宮言心之宅開其門言口也閉其口言下解門不可去私毋言言私謂私言也神若存言神存無私紛乎其目言目欲開惟清而後開不然目不見耳不聞上失道而下雜事也從解為得無言若存又塞兌鎮模之

用本在去私去私則靜靜而紛乎自治強不能偏立智不能盡謀謀立強與智然後所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所以名當物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無事以不言殊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物同人者必殊形異執與主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雖殺無益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利之不好利雖不適惡死好利自心好惡之尊也可殺之生而之死也可不利多歲而厚亡也得之若鶩失之若鶩首其無繫于得執其從而

管子權卷十三夫之是以吾所大患為吾有身是以君子不怵乎好林止也不止人好利不迫乎惡不迫人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過在自用自用不顧罪在變化小則變舊幸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靜因之道也九此皆道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寡之有職官之分也已下上章之辭也然非管子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後從而解之解之辭皆不然而矣九此書之辭乃有數篇版法勢之屬皆不然而矣九此書之辭乃則對向編於之由曰謂為管子之辭故使然也今



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轉非之論而此心術解

與版法等不同往往微中道中人之言非道外者

所解者書者以古玄自為經傳未可知宙合亦然

謂韓非則大遠矣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

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

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

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寂者也心無嗜欲

九故曰君無代馬走代鳥飛此言不奪能

不與下誠也九為其所無不誠毋先物動者

管子推 卷十三

操者不定趨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

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為謀君故人

故曰動則失位位也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

矣君亦能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

無外其小無內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

也虛之與人也無間唯聖人得虛道

故曰竝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

者精去欲則宜宜則靜宜道也去欲則靜

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

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

黃庭曰神虛之中常備治積精香潔玉女存人皆

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

莫能虛矣虛者無歲也此既修則彼不能虛故曰

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也無知則無減則奚設

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辱屈也無形則無

所位赴赴逆無所位赴故徧流萬物而不變

管子推 卷十三

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物謂道也德以生知

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生由故德者得也得也

者其謂所得以然也得道之精以無為之謂道

自然者舍之之謂德道之所舍故道之與德無間

道德同體而無外內故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

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理可舍之異也

問之理人間君臣父子之交恩義各有理為事紀

道德不出于人間倫叙之外雖以無為之必以理

舍之舍者德而所以舍則人間之理義者謂名處



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也。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謂法出乎權權出乎道道者事也。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者理之至也不宜言應也。有時正言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思

管子權 卷十三

舊者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通道不可言莫人言至矣言之不如行之故聖曰恥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所謂行非我行也。迨而後應因而後起應非吾設彼唱此和如影之副形相從也。何宜言言則應已後矣。因非吾顧隨物轉移如鏡之付形變而不可極也。何容顧言顧言則因者滯矣。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固也。不知深淺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

不伐潔其官闕其門官者謂心也。心也者察之舍也。故曰官潔之者去好過也。夫以好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無言形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也所為不聖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所為不聖執其名而命之則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折務自成斯應物之道。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損益者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

管子權 卷十三

也。見形而後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非多也亦因而何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紀之名以人者立於強。有強於後務於善。成人也未於能。能未成者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無之。謂無宰物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異則虛。異於有虛者萬物之始也。無形也無則虛。又加與物異曰異則虛。明乎虛而後不物也。不物而為萬物始。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體虛故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失人所好休於好則忘其所惡。好其所惡非道也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



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為  
 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處其應非所  
 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  
 物舍已而隨為法者也通連上舍已一句感而後  
 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窮在  
 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件於物矣變化則為字  
謂有為為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  
 於營生故曰也君子之度也若無知言至虛也  
 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  
 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①心術是合道言上為宗下為支矣語繁于前  
 而旨略寡往往得珠于象回削玉于棘猴志玄  
 茲秘符說林珍海足資諸矣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  
 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心也正形飾德

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正外形歸內德  
 得其理也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物之義可以通  
 自近以及遠是故曰無以物亂官官者謂明也毋以官  
 亂心健羨太甚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南華經  
 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又曰正女形一女視天和  
 自至故道將形神俱妙必先形神俱定定者虛其  
 室而神入舍也神吾神也從外來乎哉以其外而  
 內集若翼然來云耳已來則神通定慧不出戶知  
 天下矣知天下然後可以治天下治天下必先于

管子推 卷十三

太四百五

治吾身精緒之說也是謂心術謂內德是故意氣  
 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氣者身之充也實身  
 之充也故曰身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充不美則心  
 不得充不美則氣不和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  
 故不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天然無私載  
 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  
 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亂  
 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專於  
 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



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也吉從  
 後知乎能止乎能已乎謂能止能母問於人而自  
 得之於已乎誠已不自問而自得也故曰思之思之  
 不得鬼神教之誠已思而不得非鬼神之力量也其  
 精氣之極也鬼神能教不精極者今有精極者  
 其力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一事能變  
 曰智能專一其事能變慕選者所以等事也人助  
 或占慕之或選擇之謂慕好也好選擇而不羽故  
 事無清而等之不亂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  
 管子權 卷一三  
 變而不煩宜故不煩也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  
 能君萬物專故能君萬物也且日月之與同光夫  
 地之與同理所謂與日月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為物  
 使物不為裁而使人安是罔安也聖心安  
 心治是國治也是國治也心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  
 理與安一在於治心在於中理心在於治言出於  
 口則無治事加於民則無事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  
 治矣功成而人服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

也刑雖能操怨雖能之於道猶為未功物民  
 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姓必每人皆操道為人本  
 豈不至不至無者虛也所謂至非所人而亂  
 為天下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  
 未滿於利聖人之道若存若亡之不見其後故曰  
 若存若亡聖人之道若存若亡之不見其後故曰  
 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則  
 時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筋則和氣全能  
 大圓者體乎大方後能大圓鏡大清者視乎大  
 管子權 卷一三  
 明後能鏡大明然通虛而用實清以生明故天包乎  
 地鑑止而光神舍形也定生慧也正靜不失日新  
 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  
 則通通金心中不可匿用金之為物稱精心中為  
 苟有知金之心則微見聖人之心是鏡金心在  
 於外不可隱匿之也通聖人之心是鏡金心在  
 中也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善  
 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女兵不言之言  
 聞於雷鼓至道之君常言之言則金心之形明於  
 日月察於父母察於父母無不若於父母



言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以

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受惡以為心本也故貨刑也

為末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

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常則失其主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

莫若禮樂主和故禮主敬而己其外

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性

利事哉我無利心性則忘

安處哉我無安處心性則忘

管于權卷十三

心官思所以為思非心也其神乎心神合也合

虛而神中居心之中又有心也即性宗是意以先

言得意感而意然後形然後感其事形然後思理有則

之也思然後知思然後得凡心之形過知失生

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竭

表裏通泉之不涸內和則外通表裏

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長乘之上池黃庭之玉池道德之

甘露還丹之金液意其不竭不涸之原泉與通假

聚而後流也固因虛而為疑也是以誠則明神攝

形能令用之被服四固但能用以道者則四是故

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物故能窮於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一章總以因任隨天為道絕不談政術言言

皆治人事天養生之經命曰白心心為真君天

與入之交獨此曰神室白者虛白純白也天之

所以遊道之所以集也陰符之觀天執天聖功

管于權卷十三

神明老子早服與天無極莊子天門開天光發

入於非人人見其人時人合天都此道古至入

之所脩神人之所通術豈他乎哉一天而已矣

于管氏書為最精于道歲為羽翼大傳頌功地

門裏堂上種種自且暮印解然一得力不解人

但是夢語浪精雖然秘藏也難言矣鬼神呵之

建當立其當立者有句以靖為宗為建事之宗以

時為寶不建事非時以政為儀政者所以節

儀和則能久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



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九此雖曰有利非  
 為之也上之隨天其次隨人順人謂應天人不倡不  
 和無不成也和事天不始不隨則舉無不達也故其  
 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  
 象則索其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  
 理實尋本其生則其象可緣其理則知其情順  
 則情索其端則知其名名自形則故苞物衆者莫大  
 於天地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月陰陽  
 物皆稟陰陽之化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  
 管子權卷五  
 或全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冬不為松栢不為  
 其雨霽也止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周不  
 其法也休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霽  
 而靈故萬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於善  
 人行罰於山人故天是故萬物均既誇衆矣  
 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  
 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治  
 之奇身名廢正奇謂邪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  
 法備則事無闕時居必有不可常居也時居必有不可廢舍  
 故聖人無事也

管子權 卷一三

也廢舍則百通二句平無通無莫隨變斷事也  
 則不盡知時以為度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則  
 身小天地五行四時息息相通故曰天之穿之日  
 夜無降吾有待耶吾所持又有待者耶此中天地  
 日月水火靜身以待物至自治知時以為度物有  
 所餘有所不足皆微言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為其  
 人入於身賞賜必及於身兵之勝從於德德和  
 謂師克德之來從於身德立也天道好運人心  
 管子權卷五  
 善反况于兵乎內兵志外兵五月我以出人人反  
 以入身故聖人戢兵而釋德兵從故而勝德從身  
 而未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者則鬼兵不  
 義不可兵不義而不可通不得已而用恬狹為上重  
 人之用兵也不失人心強而驕者其強弱而驕  
 者亟死建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強而卑  
 義信其強信音弱而卑義免於罪通則強者死之  
 徒柔弱者生之徒是故驕之餘卑驕則卑  
 之餘驕強則又則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理

一一〇



一用於天下行之未聞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也

者道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

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取焉

則動皆違道故入道歸兵于道福服天下違道無

取反身而賊所謂其人入於身也左者出者也

生故為陽陽主右者入者也右為陰陰主通左右陰

陽生殺利德之義也天傾地缺出入之象矣四時

寒暑出入之紀矣始終終始得中之象矣還人同

反無成盛衰循而已無已人而天地矣出者而不

管子權卷十三 十八

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不日不

月而事以從但情道而往不計日不卜不筮而謹

知吉凶定通則言遠道則凶是謂寬乎形徒居而

致名守道者靜然而居能致今名去善之言為善之

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言善內能為善事其

也則去善言為善事不言而躬行反無名不自矜

其能者無名從事無事然其從事安然開眼若

然也無事通二語吾善無不求名善事不累事審量出

入而觀物所成所堪然然當量而出之也孰能法

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凡此皆折

也故曰美哉第第與於道如此則功美且興故曰

夫中之衷乎得其於中者乃是有中也其能得

此中道也中有而若無故法無法始無始終無終

弱無弱所謂中之衷也以衷守中故成而不居安

有極之不滿之形哉故曰功成者隨名成者虧故

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與眾人同君弃功名則與

者誰能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無所成名則無

管子權卷十三 十九

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

乃成則未有成為之貴成及其成反于無成故功

成而不居是以不去無生有有入無道玄之又玄

日極則反月滿則虧極之徒及滿之徒虧巨之徒

滅謂能立自大者無功自卑而人故尊故巨者

為滅知日月之紀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

天地忘形者也能故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

聽非之不且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然自能

心而待則和和濁以靜徐清至人用心若鏡

美善惡自持也







儀常事能守能官能非其至也可言與古皆其  
 鬼惡薄也上聖之人忍以言我死者為生乎生者  
 為死乎死生有歸而無歸神矣微乎故有可曰若  
 口乎之至于物則神命之耳所謂發名聲疑體色  
 者也大匠之規矩而巧不論也然而論不存不論  
 不亡懸以待人存亦可亡亦可人亦自具兩至之  
 至千百世而聖同且暮而知解何待願問哉善濟  
 者水自和善宜者神自祥舟筏所濟而非所以濟  
 也無遠而若有適彼其妙于適之神乎渡舍筏行  
 管子權 卷十三 三

遺履直而往耳彼之解衆之不解也而解衆之不  
 解然後明解之利至則至人獨解故遺諭教矣遺  
 諭不可論而過則相視而嘆莫逆于心人也安知  
 其嘆之莫逆哉見免于羨見文于孫至于至常自  
 至無曰與其人往矣吾有不亡者存及至於至者  
 教存可也教亡可也謂人可誘令至於所欲至如  
 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則和靜無有波義  
 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之相宜則事有適而無適  
 事雖有所適可若有適解不可解而後解雖時  
 常者若無適然

潛默而後解人莫知其由然也故善舉事者處心  
 莫知其解謂若結故為善乎毋提提為不善乎  
 將陷於刑我謀退無所舉欲為不善又恐陷於刑  
 也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則善與不善足以為物所信  
 善之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  
 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震陰陽之中得其正而  
 止吾能常解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  
 惴惴者不以天下為憂惴惴守正者忘刺刺者不  
 以萬物為笑刺刺求物理而經營切為策也  
 忘天下于天下因物付物故有惴惴之廣無刺刺  
 管子權 卷十三 三

之切刺刺物有刺心也為笑因物以應笑我無心  
 也孰能弃刺刺而為惴惴乎智者勞而失惠忘難  
 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遊天地覆  
 墜不以易吾事同歸一致天下何思慮知者失之  
 謀者敗之去知遺謀成然人已交內固一而外  
 同出可以盡年可以應王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  
 免損益之事當措而為之難言憲術同出即下  
 論而用也人君陳憲布法必以難慎之心言而議  
 之詢謀僉同而後出出而一定無益無損可先于







於已而望之於人終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也  
 無得時故曰費力也  
 情則能自君親六合以考內身考之於身身皆備  
 無其身自君親六合以考內身考之於身身皆備  
 身而求之也○即克已後禮歸仁修其身而天下  
 平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知行情乃  
 知養生則行情則不違理○情身之象也  
 身天下之象也慧以知情而後恬以行情乃知養  
 生莊子曰以恬養知知養恬左右前後周而後所  
 行身之道或從古或從今或從前執儀服象敬迎來者  
 後行之既周運後本所也  
 執常儀行常象將來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也○將來  
 可行之理敬而迎之  
 管子權○卷十三  
 之理必道○何周乎後乎何來乎有來者有所為  
 而來從也○何周乎後乎何來乎有來者有所為  
 來者來者吾敬儀象以迎而所來自各道其道若  
 有為使而莫得其朕左右前後四時也時乎時乎  
 時行物生而天道周而後矣吾何以迎天曰敬儀  
 遷無衍命乃長久○遷無衍命乃長久○遷無衍命乃長久  
 長和以反中形性相葆則形全性順故能相保也  
 也○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即其  
 所守○周守則○遷情動而移也行情引而湯也命  
 本貞一搖于情則不固必無遷衍而已發之和反

于未發之中則情歸于道形保于性命乃長久道  
 之一而無貳者無遷無行之謂故曰得一為天下  
 貞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青生之往索之於天與  
 之為期則期性命之可知也○天不失其期乃能得之  
 失期則性命○一其端固其守無遷無行時以天  
 期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敬迎來者必道其道也  
 一可為也時不可為也守可為以待不可為之自  
 合于為合二何以哉一則天二則人天無時不通  
 人而人自隔之也故曰穿人日夜人顧自塞其寶  
 管子權○卷十三  
 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明非  
 愛人不予也○於大而不與之也○同則相從反則  
 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  
 之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味道謂之不明知  
 道謂之大明大明天明也吾無自用明而以從天  
 之明者也是以人而月天也月而從其一乎古之  
 人橫而一今之人懸而二是以古知不神之為神  
 而今以神之為不神也故曰聖人不能違時不失  
 時○天下之萬物皆無之生乎有又有之入于



兩者同出而異名道無也身有也道不可有知身  
不可以無知相終始相生成相來往未來如有逆  
既來如有葆葆與逆二而非二也一之而已矣唯  
一能時唯時能天唯天能道宇宙入手手萬化生  
乎身知此謂之大明大明有知無知也從之耳同  
之耳同則一

①白心是道中神物妙門文亦是管子妙語神  
品書中如此者不數白心即金心素心胸中純  
白是也純白而後神生全神靈通此必有本之

管子權

卷十三

六

管子

言古與權奇疑非管氏之作春秋戰國未曾見  
此等文字

管子權卷第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①管子書全篇大文字甚少有則韓非呂攬之  
下流也獨水地奇奇恠恠戰國古文之尤莊子

管子權

卷十四

十一

管子

馬蹄諸篇是論體有迹可尋蘇秦六說情辨猶  
在方之內此絕不似人間所有然寬衍直置只  
如疎義爾雅排骨而無茶筋實有餘而虛不足  
是玄博巧心之士非大文人手。水地是志體  
故與他文不同然貨殖頗相類却有大將建旗  
揮擡手段又有變陣奇正編畧  
②曰管子以之管子則之明非管子著篇篇中  
亦只二語借名耳他都不涉才人立題自發其  
奇而附之書者



管子地絕奇百氏自火後存者莊子一考工二  
管子三如此若便直與莊配郊但有天人之分  
耳莊言風大奇猶數行考工叙一物一品而博  
此變化品未有此既濫如百谷注海然極變致  
而無持讓所以不如道邊齊物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莖也莖國美惡賢不  
肖愚俊之所生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  
流通者也持於地若筋分使地上若脈也故曰  
水具材也美言木材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

管子權卷十  
清而好麗人之惡仁也始也視之黑而白精

也視其色雖黑及極揚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  
正也以意量之則不可加利如此者正也唯無不流  
至平而止義也止不可增高如此者義也人皆赴  
高也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谷之器也  
平為室王以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準也者  
五量之宗也水可為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  
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淡也者五味  
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是以水者

物之準也故曰準也諸生之淡也淡謂諸生以  
也達非得失之節也水得亦自水失亦自水是以  
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漢故水集於天地  
而藏於萬物皆含於物也產於金石之穴或於山水  
馬集於諸生謂含生類也故曰水神莫不有其所

謂之集於草木根得其度謂其生華得其數謂其  
茂文理明者萬物莫不盡其幾謂其無反其常  
考謂其長有水之內度遠也夫王之所

管子權卷十  
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

也鄰近也玉之溫潤如也堅而不感義也感在聚也  
廉而不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  
適皆見精也謂其通玉病也茂華光澤並通而  
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微遠絕而不散辭也  
東古也子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割以為符瑞  
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六入五人謂龍  
鳩慶忌莊子自以為洗洋謀慈連休參差殆不至  
此不至此乃以為莊子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



流形形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末  
 者何咀咀初和之謂三月之曰五歲五歲後也  
 國未有五歲之形而咀中五味已具五歲之精酸  
 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歲已具而  
 後生肉脾生肉脾在肝上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  
 心生肉國五歲所主與內經及他書都不同而  
 惟二歲是創言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  
 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十月  
 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  
 管子權 卷一四  
 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  
 於淑慝心之所慮非特知於蕪蕪也察於微眇故  
 修要之精言精理也以水集於玉而九德  
 出焉五德謂耳目此乃其精也而九竅五感出  
 焉五感謂耳目此乃其精也而九竅五感出  
 能存而不能亡者也但能存而不能亡也伏聞  
 能存而能亡者龜與龍是也言龜龍能存而能  
 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以為  
 萬物先為禍福正謂龜龍水火之靈故先知龍生

於水被五色而辟故神之靈故欲小則化如蠶  
 蠟蠟中蠶欲大則藏於天下欲尚則凌於空  
 氣尚上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上  
 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聞能存而能亡者也  
 世見謂下谷不徒或世不見者謂淵川水生焉與  
 慶忌世不見生慶忌也故泗澤數百歲谷之不徒水  
 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泗澤中有谷有水慶忌者其  
 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  
 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泗  
 管子權 卷一四  
 澤之精也泗川之精者生於螭螭者一頭而兩身  
 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鱉  
 泗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靈焉能存而不能  
 亡者生人與玉伏聞能存而能亡者龜與龍或  
 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而管  
 子則之言管子獨能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  
 以用也言管子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  
 萬物莫不以生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  
 水是也此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水具而



生管子託水為正亦具而生白取法材具之水也  
 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  
 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論以水  
 合地應首又起下諸國之水此脉絡也大奇夫齊  
 之水道燥而復故其民貪羸而好勇故令人貪以  
 其強勇也故令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  
 以其淖弱也故令秦之水濁重而滄故其民愚  
 疾而垢多所浸也而重故愚則秦之水淋寂而穉  
 於滯而雜味最純也積滯留也謂秦水絕甘而故其  
 管子權 卷十四 六  
 民貪羸而好事以其淖弱也故令秦之水淋寂而穉  
 水枯旱而運城墻而禱齊晉謂其水淖而無光  
 也故其民諛諛諛諛巧佞而好利以其枯旱故諛  
 詐以其好利也故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禱故其  
 民愚蠢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故其好也易也  
 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故其好也  
 也是以聖人之化也其解也水正言解人之知也  
 其解即其說也故水一則人心正不謂水清則民  
 心易一則欲不汚欲人心正則易則行無邪

易直則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亦人告也亦戶  
 也其樞在水但則水之運轉也言其樞在水也  
 四時第四  
 短語十四  
 古列國每月告朔而頒于民則并以月正時  
 今布憲以下相民而上應天故小正勿官四時  
 月令皆王公所重後世一務于刑政而君與天  
 民絕不通上無兼贊下無左右而國多祲青民  
 乃天札厲疾不逸其生矣于是歲時風土田家  
 管子權 卷十四 七  
 五行四民月令紛紛作于下以自救也其至則  
 陰符火記規中衛生歌起石法則聖人神道之  
 故精之可以來真粗之亦不矣言  
 管子曰今有時王者命今無時必視順天之  
 所以來視其期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五漫漫  
 憚憚就知之哉無時之政其理極速六謂陰陽  
 時其理微時既少也 通 五運六氣湯湯惛惛天地  
 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



家乃路謂失其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信能信  
之道則而打之四時曰正行四時之其王信明  
者曰明曰聖也聖其臣乃正賢明聖則能用四時效官于天地  
者而天地所以能官四時以其信也天懸象為明  
地產育為聖記曰產萬物者聖也二氣推遷日往  
月來南至短北至長三五盈三五闕信明矣九丘  
莫阜百昌粟生山有材澤有道上田麥下田稻信  
聖矣天宣其氣地消其形天發其光地宜其產布  
五行於四時和而後物生也天地信四時信信  
管子權 卷一四  
故四時正而天地常得其正也天地君象時臣象  
君無為臣有為君職常臣職順何以知其王之信  
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信謂能信使能  
之謂明使任賢使能也聽信謂能信使能  
明聖者皆受天賞天信謂能信使能  
憚而忘也者皆受天禍天信謂能信使能  
成事而責功則民爭天信謂能信使能  
是上能以恩接人事也見功而賤則為人下  
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見功而賤則為人下  
者直故肆直也為人上者驕以驕下功則是故陰

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四時者陰陽之大  
經也除陽更用於四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  
於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  
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  
通星日生也春主生其時曰春春生也時物  
曰風陽動而陰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揚其德  
喜贏而發出節長生也言春德喜悅時句其德其  
事與下一例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契稷  
方開通而有數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治隄  
管子權 卷一四  
防春預修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橋修溝  
瀆甃屋行水時方謂水也解怨赦罪  
通四方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風百姓  
乃壽百歲乃蕃此謂星德星德星者掌發為風  
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謂秋行秋  
政則霜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  
之日發五政三政謂春一政曰論幼孤含有罪二  
政曰賦爵列授祿位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  
凶人首謂後之四政曰端險隄謂險阻修封



彊正千倍千倍即五政曰無殺麀天母蹇華絕羊蹇也羊之屬其根通羊作羊草生類五政苟時經冬不死不絕之也

春雨乃來通五政按孟仲季三月分五候出五政每政一十八日參之天時初中末而以政應之所

謂順天之所以來合於時則生福也非漫叙不次

知者精以治身緒以治國南方曰日南方太陽其

時曰夏夏物皆假也其氣曰陽陽之陽生火與氣

陽為熱也故為火氣也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

以修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

管子權卷十四十太四

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九

暑乃至九暑謂九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

小德日德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

之於火也而統於夏土德實輔四時入出土在四

與之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過益工生皮膚膚

土所生木實其德和乎用均故土無不載無不生

正無私無私謂中實輔四時春贏育夏養長秋聚

收冬閉藏言土之所積也大寒乃極國家乃以凶

方乃服言土輔而歲此謂歲德無

歲之日掌賞賞為暑暑得賞則熱歲掌和和為雨雨

則落霜氣肅也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

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

令禁扇去箠禁扇去箠者不欲母投兔禁投兔者亦不

扇望無投免止中時非通三月行之蓋處必掩身

候與方時雨壯居惡其漏而濕田惡其漏而傷稼

管子權卷十四十中四十五

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今

禁置設禽獸謂設置也母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

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月交會也通明于天曰

星不明處曰辰星陽辰陰星春辰秋其時曰秋

其氣曰陰秋之陰生金與甲陰氣與甲

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為德靜正

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居

失其事號令母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

也通旅即聚也下曰順旅農羣幹象勳于穡飲之



務量民資以畜聚貴彼羣幹衆有武幹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充兵器

材謂可以充兵器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秋秋

信則克我既誠信通秋令肅曰時察守義察其所

惡必得其所欲義蓋以輔仁也非誠信行之不克

信實也春新華秋成實此謂辰德辰以收穀

掌收收為陰歲故為陰行春政則榮春發也行夏

政則水水多行行冬政則耗耗也是故秋三月

以庫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森

管子權表古小辯關譯小辯則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二

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掩襲故通權德不

觀兵兵不戰自焚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也故毋見

五兵之刃三政曰慎旅農趨聚收四政曰補缺塞

圻圻謂於營農當慎收之秋方五政曰修牆垣周門

閭亦所以助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曰月北方

故為其時曰冬萬物於中也其氣曰寒寒也

生水與血水則水其德淳越温怒周密冬時

歲時唯根幹存焉故今收施為德德後陰怒

歲時唯根幹存焉故今收施為德德後陰怒

之以温温者其事號令修禁徒民令靜止時方

有罪以符陰氣刑陰氣主殺大寒乃至甲兵乃

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德

故冬三月以正祭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

長老三政曰言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

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歲歲謂山歲謂川歲謂味

管子權表古歲在川四政曰捕盜真可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

遷徙止流民圍分異異謂五政苟時冬事不過

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

雪此皆氣之賊也為賊言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

氣遊至賊氣遊至則國多蓄殃是故聖王務時而

寄政焉謂立政作教而寄武謂武也作祀而寄德

也謂設祭以顯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

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

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

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

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



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

其所失各以其日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

風且熱旱災成心方生之物皆枯槁是故聖王日

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

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

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

虐積則亡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德出賢人德者

所修為故道生德成德則德生正德修則正生事

正直則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

管子權卷十四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刑於冬刑德不失

四時如一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知方作

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故月三句政異王事必

理以為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不中者死失理

者亡則無道失其理也國有一時固執王事

以輔行四時之政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三政執輔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①勿官四時五行三篇皆小政之演王者時政

之餘其言勿官時而宥五行屢而精都則用奇

似勝呂攬呂攬大而詳為正耳立天之道以

定人也精治身緒為國故先言道後言政

②五行篇前文如月叙精天人合發之數文辭

玄簡不易輕釋內經陰符不如也後五列列令

官故授之條獵而不精然多奇文爾雅之流意

其逸古傳耶太史公次六家陰陽無業籍合自

小正以來至呂攬可彙為一家書而後世五行

管子權卷十四歲時等附之六一業也

一者本也本農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也

充謂人力能治者四也治人既務之本也教者三也

禮法則以守者六也則設官以守之教者三也

則能立事前者八也則與前王比隆也萬物本乎

天一者本也形而下為之器二者器也人並立而

為三塞乎天地之間三者充也天地生人人贊天

地三才建而後治教守立焉前終正道之始終也

上七行稽古聖為前垂後王為終終者九也與前



王比陸可謂十者然受兵五官於六府也之五分  
至道之終也謂六律也五聲於六律也謂六律也六月日至謂六月也  
至陰生至是故人有六多謂六多也六多所以御天地也謂六多也  
故曰人有六多謂六多也六多所以御天地也謂六多也  
街往來之登六多日至南北二陸往來之街天街  
也即黃赤黑三道天道以九制謂九制也九制老陽之數以長  
也地理以八制謂八制也八制少陰之數以少除人道以六制  
六者兼三才之數人稟天地謂六者兼三才之數人稟天地  
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人謂六者兼三才之數人稟天地  
統陰之陽動而變陰靜而常天九制老之變也地

管子權

卷古

十六

九百三十五

八制少之不變也陽可過陰不可過也人履地而  
戴天負陰而抱陽靜為體動為用故制六言陰中  
之陽靜生動地法天也故天有九重地有八方人  
有六腑以應六運六律六味以天為父以地為母  
以開乎萬物以生萬物以統謂一統也統其本以通  
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為明天二謂二也二下可謂明天子  
通此道妙之要宜苞治之至也通與下通陽通陰  
通道照應九六三皆段訓修德求上以待乎天並  
通並屬下為句謂通也修德也言天子無以中自反五

藏以視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治祀之下以親

地位謂於祀之時於其所祭也貨暉神慶謂曰

日次是日所集經貨物也物集神慶此不易言神

合精氣為三而一合於精氣神慶謂神也神慶

為精存也如此者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

黃庭云神慶之中精氣符斯之謂與造化之元

曰天地水天一之生也下于地上于天又歸于

地然後天地通精氣合五行有常統十二律有合

聲而人情得萬物極斯有德而通道矣通者人合

管子權

卷古

十七

九百三十六

天也故天地合德日月合明以時合序鬼神合吉  
凶是以其鬼不崇其神不靈蓋卜何假哉黃帝道  
之祖也道無為而天下治故言其道下言其治  
此中曰備樂水上待天曰及祀五歲不親曰治祀  
下觀地位所以為神慶之合玄與故內者精以  
為緒外者不知已合而有常謂常也常而有經謂經也經而無常謂無常也經而無常謂無常也  
常而有經謂經也經而無常謂無常也經而無常謂無常也  
以律人情謂人情也人情已得莫然有極然後有德



得人情則物極也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後天以氣又經緯日月之時使入用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知其能事地通若道然後有行道能通上陰不陽失地之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效黃帝澤祭治之至也澤以得通天地之情可謂理之至也天積陽陽主動動者之生地積陰陰主靜靜者之死一日一夜一作一息死生異焉動靜分焉離合在焉

管子權卷十四 十九

推之月如是歲如是歲月日時人天合符人而神通之矣至誠前知卜筮云乎哉此理陰符參同共之要歸元于易不知易不知天地不知神陰符黃帝之遺書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辨於東方行祝融而辨於南方得大封而辨於西方得后土而辨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謂知天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人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土師土師即司空也

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謂主秩也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為司馬主兵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李侯官也取使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布五行于四時黃帝所以得六相而天地治也即四時而天地分天地合大之一歲小之一日人無息不通天地不具四時故曰黃帝接萬靈于明廷此與神通之驗矣後言道者祖之昔者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緩急作五聲緩急陰陽之數也陽緩陰急分布四時而五行周焉五聲生于五行搖出二氣故曰緩急作五聲言五本于二也

管子權卷十四 十九

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大音東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亮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皆鍾名其義則未聞大音春為元元大也重心夏為島主火為上下皆火重心也灑亮土寄旺四時主于夏季夏為未明土潤大雨灑光也水制火之義土合水火者也昧其明于時秋于日明以後日光漸斂隱其常冬為常為玄冥動靜之根天地之常故曰貞五聲



管子卷一四  
管子卷一四  
管子卷一四

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

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也通人身一

天地陰符曰合發參同曰天符能調則合而符矣

符則天地與人參而生美生獨陽乎哉陽生陰陰

生陽相生而後美日至晴甲子未行御謂春甲子

御時也通聖人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不過調陰陽

五行而已二五之氣人與天調有不調而王者為

調之下五行之命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

官也總別列爵謂總別等論賢不肖士吏之賢與

管子權卷十四上管子

所然也當有賦秘賜而或賜之物出賞於四境之內

故粟以田數用東粟除人使得務農少出國衝順山

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草

木區萌萌牙區別贖蟄蟲卵養贖去也先黃

也春辟勿時春當耕開無苗足本足當也春生

其不癘癘殺也不天天不天不天天不天

傷通春日遲遲無急令亡傷細細細細

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七十二日而畢

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春則七十二日而畢

字月十八日獨土位故也晴丙子火行御天子

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令掘溝澮津澮

謂先時津梁也發賦任君賜賞任委也賦中委積

賞賜也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也通陰從

陽上發陽就陰下歸動靜相乘人道合天出皮幣

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蒸

和春秋三時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謂

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五日而畢晴戊子

土行御舒月令中央土寄于夏季土無定位又逆

生故也天地為陰陽之根分之四時列之五行然

管子權卷十四上管子

而土即地也以氣無質形有質有質即有位而四

氣又各成于土是以配列於五子不離母耳必別

土與四氣分位母子反相證而春夏秋冬元亨利

貞之候運皆并豈造化所以成歲哉四時屬四象

而土居中中以合四不以四合相分不為中也七

十二日五分五行理數之不可信天地不可紀而

曆象不可推軌坤幾于敗矣何也有軌無坤兩儀

不立四象何生禮運曰布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

生不布不和則十二月不齊而四時并故知毋受



氣于父地受氣于天受而布四時一母生四子之

說也母以生而配父者也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

內御命司徒也不誅不貞貞正也太陽用事時方

正以助農事為敬順而故之也大揚惠言言大

惠之寬刑死緩罪人皆所以助出國司徒令命順

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而

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為粵宛粵厚也時氣

也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太六畜犧牲具民足

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昭康子金

管子雜 卷十四

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宗謂宗廟也命之禁禁謂禁

祀五穀之先熟者先熟則之祀廟與五祀五

謂中雷鬼神饗其氣五祀謂五穀也其味焉然則涼

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行組甲厲兵

組甲謂以合什為伍謂立十人以修於四境之內

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諛謂順貌

師以伐不服象然則晝灸陽灸下露地競環環

方秋之時晝則暴夕則下寒露而五穀鄰熟鄰

也陰陽更生故地交競而多實五穀鄰熟地質堅剛曰競氣斂還為環五穀

收曰鄰熟隣相比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

十二日而畢昭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

人內御御其氣定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間

止其氣不足則發擗瀆盜賊擗謂擗也擗

其間防盜賊以助數則竹箭竹箭謂竹也竹

伐檀柘所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

貴天地之所開藏也貴取天地間故收生

殺氣謂世成虛藏實之驗之不足者驗天地之

氣斂也後見者來復歸根所謂暢月是也陽氣生

管子雜 卷十四

而止不助以殺不足者陰內既而不空陽外游而

不反必助陰抑陽迺使下歲擗盜賊之中漏殺草

木鳥獸之外祭是為貴歲也以殺得生殺中之生

貞下之元也謂贊氣化以養元之道然則羽卵者

不段段謂不毛胎者不贖贖謂胎肥婦不銷銷

孕字銷銷草木根本美謂實堅則根本美九

七十二日而畢昭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

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君危不殺太子危家

人夫人死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則長



子死如無家人夫人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七十二日也

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早札苗死民厲天札

乃急故有早札疾之災也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

土行御天子修官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官室以動亂之

而畢土旺在六月而得七十二日睹庚子金行御天

子攻山擊石有兵你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

攻山擊石故致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

子决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

也

胎者臍脆婦銷弃草木根本下之十二日而畢

也

管子權卷第十五

唐司空房玄齡註

明道民朱長春權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勢第四十二

管子權卷十五

管子權卷十五 短語十六

管子權卷十五 短語十六

管子權卷十五 短語十六

管子權卷十五 短語十六

管子權卷十五 短語十六

管子權卷十五 短語十六

管子權卷十五 短語十六

管子權卷十五 短語十六

管子權卷十五 短語十六



虞將神不爽曰懼險險多謀則迷中小事不從大  
 事不吉苟懼才禍則事無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戰方  
 之特懼有險礙進退莫知所分其師衆人既迷  
 必其將亡之道力是既速或之中所從則無所用其  
 然乎若其者必亡其衆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  
 此二事皆滅亡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  
 道我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動作者比於醜我反作  
 勝矣故我近於死亡也動作者比於醜我反作  
 功故近於醜通作即動也與動靜對我動而彼作  
 兩動相醜強弱未判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  
 如此者近動誠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夫靜與  
 於見距也通作即動也與動靜對我動而彼作  
 管子權卷十五  
 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責得度靜作得度則為  
 則為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  
 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如其所動必有功也  
 使我靜而脩待彼作而從斯如山而如風故守則  
 利戰則功所以陰符合于兵鈴陰節勝于為主故  
 曰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為任理之自  
 逆節萌生通文順道也武逆道也逆而順用之是  
 以貴因天貴從時下所謂人先生天地刑聖人成  
 也不刑則無成不從天則守地守地所以候天靜

所以待動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感受  
 其刑言將為某凶逆之節雖萌牙而生然天地  
 天乃遠之故其事不成天因人聖人因天所瀾先  
 則彼誅戮受其刑罪也天因人聖人因天所瀾先  
 而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為客者乃為客矣動人事  
 不起勿為始可謂先事為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  
 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  
 將建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  
 意人則發動而成如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  
 者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  
 留無所留者與地同極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  
 管子權卷十五  
 極則隱於德則與天同極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  
 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則與天同極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  
 若湯之升而武王牧野是也既成其功順守其德  
 人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何順守之乎謂成  
 功之道贏縮為寶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爲寶  
 母亡天極究數而止則止而勿為贏縮究止功  
 成名逐身退也故窮寇勿追躡武必敗事若未成  
 母改其形毋失其始不謂常形也守常靜民觀時  
 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故曰  
 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代贏縮縮因而



為當必行歲時然後事當死死生因天地之

形死生錯隱顯也聖人天地之形聖人成之

形則無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無法則大

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通湯武之革命順天

而應人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

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中靜不留中心安靜裕德無

求無求於形於女色而女之容色靜通狀兵以女

志曰始若處女教人閉戶故女從人者也不敢以

先人男先而女應待其饋作因而乘瑕無不勝矣

管子權卷十五

陰節勝陽後起者王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後隱

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濟作也行德為政

中靜不與物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

與後有所行於不敢與則人不能而立於不能則人

我爭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故不犯天

時不亂民功強順故無時養人持四時之政先

德後刑刑以秋冬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人又微

之善周者明不能見也所至於周則雖有明察之

人不能通周陰節明陽節也周周原也是陰藏之

義善明者周不能殺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

者所為善明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明則人

無能為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明則人

大明此皆欲大周大周之先可以奪信奪信振起

大周之德在物也大周之先可以代天下有大

則可以振起而物之先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

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搖

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

而取則通招搖隨帝車運指四時定昏旦一歲一

日陰陽動靜晦明出入之候也故以承大周大明

管子權卷十五

天不能違時而况人乎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

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于兵為中軍軍為大

將將為心獸厭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情厭其走

故聖人不敢以直道取厭走其陽節盡之時也

天下者忍有大禍故也厭走其陽節盡之時也

而我以陰勝之故有伏網罟方其陰為大周其

得歌為大明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伏也

武三會而偃武與力成其德義大武三會則武道



行也故能①上言先德而後刑此以武而歸文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好戰必亡逆守于

順②陰符道書也人以為談兵管子勢權書也吾

以為談道動靜以時天人相因處縮死生一相

天地常居陰以待陽居靜以待作以弱而伏強

先德而後刑故大周極于冬冬至大明極于夏

夏至極歸于招搖居中運天而乘時焉時有偃

側倚伏而德力文武交三運之運之既成偃武

管子權③卷十五 六

修文天下太平矣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時

乘六龍以御天各正保合萬國咸寧其道與經

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天包乎

地而依于地始乎地而生于地坤之上龍血玄

黃則潛始之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治心欲其靜

地道也動則天矣萬物之動皆生于靜動乘乎

天而靜不離地故曰常動常靜常清靜矣戰危

道也唯安能制危唯靜能善動故首言懼水懼

險神我人之心乎其熱焦火其寒凝水故曰無

擾人心擾之下則雨上則震溺則如水震則如  
險溺而沉則濇滅險而蕩或則迷中已心之不  
能勝而何以勝人此皆強為而不得其時不合  
于天地以動而傷靜者也傷則懼懼則滅則迷  
則敗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④正一為用雅似春秋前文然語古而體板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⑤善人不驚

管子權⑥卷十五 十

曰刑⑦刑者所謂刑也⑧正之⑨所以勝之⑩所以服之⑪所以勝

之⑫所以勝之⑬所以服之⑭所以勝之⑮所以服之⑯所以勝

如畫如陰如陽⑰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⑱法之

變不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⑲以善德也

天下親之曰德⑳物親之曰德㉑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

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㉒道之用刑以弊之政以命

之法以退之德以養之物㉓持德道以明之㉔明是刑

以弊之母失民命㉕刑斷不台㉖理故令之以終其欲明

以弊之母失民命㉗刑斷不台㉘理故令之以終其欲明



之毋徑行今所以終人之德使之過之以絕其志  
 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養之以化其惡  
 必自身始人惡盡則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  
 以明之故致刑其民庸心以蔽斷則及不用心以  
 致政其民服信以聽信也致德其民和  
 手以靜以名德及人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人相付任而  
 不交罪人當名曰刑刑之謂也出今時當曰政當  
 德之謂也會民所聚曰道今聚宜道之謂也立常  
 管子權 卷十五  
 行政能服信乎行信則政中和慎敬能日新乎道  
 和敬則其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則政平而靜一  
 廢私立公能舉人乎則能舉人而無私臨政官民能後  
 其身乎臨政官人能服信政此謂正紀正者正  
 能服日新此謂行理行日新守慎正名偽  
 詐自止詐則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  
 詐也能也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

短語十九

① 平言守戰至死之九變不言人之情變也散  
 叙小言如不成章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  
 焉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戰恃之以德於曰大者  
 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  
 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  
 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  
 皆在於人無所他往四變樂土惠君他邦無往而  
 無得寧死不往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

管子權 卷十五

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  
 而可畏也七變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八變不然則有添  
 怨於敵人也九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十變不然則有  
 為戰而不德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得其上  
 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  
 以圖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闕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② 昔堯詞濫戰國末之文



①嗚呼亡秦者此言乎有本標有表景曰任法以法下也法于何舉下于何憲其言置儀設守恭六處四我無難而下無奪乃以不自法法而法人乎當其佚之便之離之矣上離之下收之矣禍甚哉非與斯所同學同術而壞古叛教以禍天下者以故書熱儒坑一素先王之則仲尼之誦而付天下於法吏以愚天子於恣睢主脫極楷監門而竟莫為葺屋之匹夫哀哉天如是乎則斬艾萬民以騶一人而為君生民不為民

管子權 卷十五

十

十三

作君也法士當七國之末波七王之康泄自欲行其說而度世主必不能行其說則以其便樂達其心中之而後任吾法以畢行吾意所謂務入而不務矯務苟且而不務衡務孔一時自詭而不顧人國久遠也早哉詆痔厚鼠之最下流矣幸而天不終禍世以借秦為鑑猶且後世之與王出入不免焉故立論者可正勿偏可拂世勿阿世可以演知先王之遺而不可亂也遺萬世不易者也觀于亂而識宋儒之反亂也心誠

意一時之迂萬古之式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竿瑟宮中之樂無禁圍也宮中之樂所以悅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教故利身體使形無所慮圍也

管子權 卷十五

十一

十二

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教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天下自理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園倉自實蓄積自多申兵自強群臣無詐偽首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益行以過其情以過其主矣五大也過以謀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埴也埴和也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冶之所也埴和也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



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此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曰國法有國者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則亂故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周不道法則不祥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故曰法不祥官服事者難法而治則不祥法行則故曰法者不可恒也變故不恒存亡治亂之所從出管子權卷十五十一

治法建則亂亡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名為天下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世無請謁任舉之人則無請謁取人無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則無請謁取人無間識博學辨說之士則無請謁取人無偉服無奇行則無請謁取人無事其主則無請謁取人無恒者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然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

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謀術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謀術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惟奇物不能感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正法為奇物此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謀術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管子權卷十五十二

法侵陵謂侵陵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持權能廢置君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附附公財以祿私士皆以君不守法故也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失法之後聖君則不然歸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輳其事從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



民也人則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

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

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

賞之惡人而私罰之下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

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

罰之為大臣愛惡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

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

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

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亦生

管子權卷十五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

也王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

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

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

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法不平令不全是

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

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有

枉法毀令聖君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

近不能親不能遠也此五事解植固而不動奇

邪乃恐則所立聖明不可動若奇邪奇華而邪化今

往而民移往而人己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失

度量置儀法則聖君見有失度量如天地之堅

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改也如日月之明無私如

四時之信寒暑之氣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苞

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

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

不禁於身君身不能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

管子權卷十五幸其主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之則

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用

其法不適其意願臣而行願臣而行願臣而行

法而聽貴臣法亦聽從之此所謂火而威之也貴

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也賤人以

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謂臣也主因離法而

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也近者以偏近親



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

也言近者恃親以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

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其言

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貴賤美惡以度

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殺不當其罪其實賜人

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

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

句以聽於上懼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

下而不重也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親

管子權 卷十五 十六

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

故有不知也有私則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墮殺失位之

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

方以教於國方謂異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

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

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

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

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

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

故無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有功法

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

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

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貴之是教兵舉

也貴不從令是違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

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

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今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管子權 卷十五 十六

謂文與任法相似中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庭

百慮其家不一國國又忠臣死于非邪臣起

于非功美言可市他日出雷同耳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治所謂亂國者

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

執勝也執勝也也現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百官識其惠

也刑罰必也必知刑罰必行無矣求免罪也故

君臣共道則亂故曰共道專授則失與不合衆心

為失也 夫國有四令求不出謂之賊求不出



無所慮 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下情求不上  
故滅通謂之塞隔絕不通與君下情上而道止謂之  
侵下情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  
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  
法之外淫遊不為惠於法之內也成私惠也動無  
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威不兩錯君威  
為兩政不二門臣出政是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言能置之法理固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  
詐偽則詐偽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管子權卷十五 十六 五十四

以權衡稱之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  
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  
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交合則自進是  
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毀以  
譽為賞則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  
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比周以相為匿比周  
有公是之事皆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眾者譽  
多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是以忠臣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而邪臣起於

非功則黨共譽之起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  
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  
矣十至私人之門交私人之門謂所與不一至於  
謂之百慮其家不一國國重私屬數雖眾非以  
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衆多無百官雖具非以任  
國也不任國事故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  
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  
賢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  
其能與無人則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  
管子權卷十五 十九 四十一

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法者自若擇人  
自舉故能匿而不可殺與有材能則法自敗而不  
可飾也無功而可虛飾譽者不能進無才雖譽  
也而誅者不能退也有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  
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  
治主雖不身下為謂不為而守法為之守  
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君道主於勝法之流弊也帝王三才勝于民不可下成秦之敗而三不可救則勝之流毒乎小問亦云勝民之為過非天下之大道也書中

才看六一証

此等文湯易濡下世運三代之末其文運亦然夫所貴法古法其威不法其衰周秦之交衰

矣不善法者從其易而溺之同曰先秦而不知

微商元宗不可同年而語也漢之賦文六朝唐

管子權

卷十五

二十

威人皆笑之矣惜乎唐宋之反古者不辨於此也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

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於故

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

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

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財竭則

不能無侵奪財竭則侵奪力罷則不能毋墮倪

而做也謂使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

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

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

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則暴人不

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

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

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

管子權

卷十五

廿一

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敢怒反本而儉力謂無備而

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威必足以勝謂勝合然後

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

非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

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

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難而僻

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

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



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疆劫弱眾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伐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管子權卷十五

之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則以愛人，重則以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為盜所害。故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治莫貴於得齊。齊，非人也。無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持也。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

則止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謂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無不服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註凡言富皆書中精言。此管氏本術也。至者必其遺書不亡。去管未遠，治其家學而善于計在。

管子權

卷十五

廿三

廿六手

春秋之末，戰國之首，耶戰國亡，主主富國而然。富民一概急之，以法死之，而以生之，亂之，而以治之，國可奠乎。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實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卿重，以安卿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卿輕，家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年七十九代之君，法制



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曰禁末止奇不與後

管子權

卷十五

廿四

廉子看乎一國何以行之。故管子雜家業養之書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徵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

管子權 卷一五

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廩與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開市府故亦當一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倍貸也。故逃徙者刑罰有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發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謂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士業也。終歲之利無道

管子權

卷十五

廿五

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文能易。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

一一三



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其害

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與利故天下之

民歸之所謂與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官

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

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歐眾

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

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

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

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參夫

管子權卷十五 共

今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

寄生之君言其寄為生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

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其

粟也謂保其治國之道也

管子權卷第十六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內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小問第五十一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內業玄所謂內丹釋所謂內典也專主譚道

謝道家三要精化為氣氣化為神神不可言也

管子權 卷十五

故以精氣為業首人以精生既生有氣氣神相

依人乃長生養氣攻以養神也孟子不動之學

理與此合此言內業便具許作用節候頗與廣

成陰符相參後丹經大記則此業之支流也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下生五穀

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歲於胃中謂

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果乎如登於天

免乎如入於淵謂下之精者乎如在於海

如在於已謂氣之存於身也是故與氣也不可止以

如在於已謂氣之存於身也是故與氣也不可止以



乃以力止之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不可呼以  
而可迎以音謂其官商使之通有為不如無為謂  
息不如自息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不失氣德成而  
智出德成智也萬物果得物皆得宜通定慧得果  
果乎如登春乎如入倅乎如海卒乎如在已四言  
寫道業節候狀丹功進退終始後世道訣無以及  
也此理至微此言亦至微不可言顯可神會會之  
字字皆丹下承不可止以力四語并作法備矣且  
暮解在能者此處政不容力也知出其定之慧乎  
管子權卷十六

果得其証之成乎西方秘密具矣大學能應能得  
其是邪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自充自盈充而無  
動自生自成凡此皆得安心生必有成其所以失  
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能去憂樂  
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守其去六者則失矣反通自充  
自盈自生自成道法自然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欲既已去餘情何處著脚彼心之情利安以寧  
者心之勿煩勿亂和無煩亂折折乎如  
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說言心明察若

窮無極狀神之妙也精神之法耶夫道者所以充  
形也自形內而人不能固固守其虛其  
往不復其來不舍以有欲之心則道往而謀乎  
莫聞其音則不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  
管子權卷十六

不見其形尋至於虛則近於心淫淫乎與我俱  
生道法曰與我俱生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  
序其成謂之道而成故謂之道也氣合神神合  
道道因而形充出入無疾用來無咎反復其道士  
日來復道之舍也不見希不聞夷希而通成成  
而序其有序耶無序耶業者內知無音卒乎無  
形淫淫乎在於心即與我生矣神之來也妙如是  
乎有見有聞何以得是曰卒在心曰淫淫生登假  
知呼在舟不知



允道無所善心安愛中道無心也心靜氣理道乃  
 可止理者靜心則氣自朝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  
 生則道在人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不知  
 故不遠也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似可與索眇眇乎其如  
 窮無所及欲窮之則彼道之情惡音與聲所以亂  
 道故惡修心靜者道乃可得多言數窮不如守  
 中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  
 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  
 形自正也惟玄惟默無視無聽形將自正道將  
 管子權卷十六四音十七  
 未舍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  
 所得以成也

允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萬物以  
 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榮茂則陰陽不測者也  
 命之天主正天分四時地均生於物人主安  
 靜無為而無不為春夏秋冬夏夫之時也山陵川谷  
 地之枝也枝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是  
 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從物而不移物  
 而從之聖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

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可  
 以為精舍心者精也者氣之精者也者氣之精  
 氣道乃生氣得道生乃思思乃知思則  
 也知乃止矣尺故止也理遠曰無思慮營營曰不可  
 以思曰多知為敗曰無知無得此言思知何也形  
 死神生心死心生孰知生之于死乎死之為生乎  
 止而無思無知道生生而有思有知道止定慧相  
 生知止能得聖如是佛如是心之思知人也道之  
 思知天也入人無天入天無人無人人亦天矣允  
 管子權卷十六五音十七

心之形過知失生其安之法智過一物能化謂之  
 神一事能變謂之智物事自變也以無心於物事而  
 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前  
 其一故能不易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為主也君子  
 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能使物得一理治心在  
 於中苟得中則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任事然  
 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  
 公之謂也理心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  
 形攝德夫仁地義則淫然而自專言欲正形攝德



法地之義則德澤也法地之義則德澤也 自至者有強至者不有神明之極照乎知自至者有強至者不有神明之極照乎知

萬物中義守不萬物中義守不 不以物亂官不以物亂官

亂不以官亂心亂不以官亂心 是謂中得是謂中得

神自在身神自在身 一往一來莫之能思一往一來莫之能思

自來精想思之自來精想思之 寧念治之寧念治之

容畏敬精將至定容畏敬精將至定 得之而勿捨耳目得之而勿捨耳目

不淫心無他圖不淫心無他圖 正心在中正心在中

管子權管子權 卷其六卷其六 道滿天下普在民道滿天下普在民

萬物得度萬物得度 所民不能知也所民不能知也 一言之解上察於一言之解上察於

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 我心治官乃我心治官乃

治我心安官乃安治我心安官乃安 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安之

有心焉有心焉 通與人二道之生通與人二道之生

於心二人之生於心於心二人之生於心 二之皆又有心也心以二之皆又有心也心以

藏心以我之神定其元神藏心以我之神定其元神 心之心心之心

以先言以先言 音然後形音然後形 形然後言形然後言

治不同有為之學也治不同有為之學也 經曰心使氣曰強經曰心使氣曰強

不治必亂不治必亂 亂乃死亂乃死 精存自生其精存自生其

外安榮外安榮 內藏以為泉原內藏以為泉原

不竭九竅不竭九竅 乃能窮天地被四乃能窮天地被四

管子權管子權 卷其七卷其七 心全於中形全於外心全於中形全於外

天當不遇人害天當不遇人害 通不達不通解在通不達不通解在

子秋水非其薄之謂也子秋水非其薄之謂也 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

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

舉肥之謂也神有居其形者也舉肥之謂也神有居其形者也 皮膚裕寬此理諸皮膚裕寬此理諸

家少發面如鼓頤餘皮項有繇相人家少發面如鼓頤餘皮項有繇相人 以是定其夫以是定其夫

長其裕也有以裕也乃能戴大圖長其裕也有以裕也乃能戴大圖 而履大方而履大方

管子權管子權 卷其六卷其六 一二三五一二三五

管子權管子權 卷一六卷一六







圖生將異會既已內因外薄尚不固之如此則食

莫若無飽飽者思莫若勿致多思者善制者

不割善法者不弱善刀者無修故思之重思之而

勿致勿致思者可以思矣於適之齊彼將自至

也言能節生適思凡人人生也夫出其精精言

天地出其形地出於食以合此以為人精氣以成

人和乃生成其生也和乃生天之為也察和之

道人之為也知天之為知人之為以其所知養其

所不知不中天矣不和不生道其精不死

管子權卷十六其微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

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平而正則和氣攝於中

此可以益算而長壽也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

怒而夫之節其五欲去其二凶

不喜不怒平正擅術既平且正獨於身中也

精不見微不類冥而內養一而外通和之道也論

治于心所以察和而平正也節五欲去二凶所以

守和而擅平正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

之必以喜怒哀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

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

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

傷而形不滅大充謂大攝骨枯而血注於大攝

而血銷滅充攝之間此謂和成

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和成

乃為之圖今於度飽則疾動則食氣銷飢則廣思

則忘其飢老則長慮則適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

於四末四末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

因乃盡竭今老則通虛能靈飢則虛矣思廣以

管子權卷十六通之廣故能容虛故能化故其飽可消定生慧老

則定矣長慮以生之慮故神未長故神速故其用

不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寬氣而廣

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能守一而弃萬苛

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謂其氣故比於雲意凡

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憂則失紀怒則失

端憂怒過常則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言道

愛德靜之遇亂正之謂若安然則當靜之勿引勿

愛德靜之遇亂正之謂若安然則當靜之勿引勿



推福將自歸任平而往引來而勿推也彼道自來可

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安而後慮慮而

能得道來可謀謀則道來也養生曰為躊躇滿志

善刀而藏之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

一逝靜則未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

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也泄

向中無敗謂勝理丞連也象通稱和則理平而丞

之不和則此動而世之有道却走馬以委無道戎

馬生於郊也理丞飲和也也泄發陳也救不新成

管子權卷十六 主

故向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元篇上今以司馬遷封禪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

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封泰山禪云云云云

東虞叢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

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

封泰山禪云云帝嘗封泰山禪云云

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

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

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州

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

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上

山經東其馬懸鈞其車也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

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

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

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鄒上北里皆地名所

管子權卷十六 主

以為盛江維之間一茅三春謂所以為藉也東

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此西海致比翼之鳥

飛其名曰鸕鷀不此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

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蒸藿茂

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母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禱篇二

小問小史也內外傳時有諸子亦時有此中

佳者入古陽者不足攬







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也而愛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力謂刑也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為其寡也謂四言以之理國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恐其太昔者天子中書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為其寡也謂四言足以化不為少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懼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詐謂詐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反謂其力來者驚距故聖王之牧民也不管子推卷十六

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雖然不但如是而已更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有向事以行此四言也又極忠也質主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諭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渝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於人也仁者忠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信主行於有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怒飄風暴雨不

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貨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糴食則禽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禁數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淫樂者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眾牧民者發食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怒以振其嚴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其施管子推卷十六

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鮑叔牙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尊其臣教君臣教則君能制今君之臣言德望公遵道繆然臣故可以王也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造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



於二三子但當塗而漸以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  
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  
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  
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  
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  
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吾欲勝民言欲勝於民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  
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勝民為易夫  
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  
司既獄而謂有罪者償謂既錄獄因謂告數省而

管子權卷十六

嚴誅數省有過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  
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禍亟  
及於身二世殺刑雖能不久雖能勝人則人持莫  
之獄也危哉持謂見劫執也君之國以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  
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奚謂養傳馬棧最難謂細  
棧馬所傳馬棧工于歲果木工于順美浩浩乎  
工于下士此小同之為言與澹澹古音新語自謂  
芳芳不古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其先

而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  
求其類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直木則失其類  
而棧敗矣喻小人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  
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  
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  
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死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  
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大夫之家既定則是故先王  
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則是故先王  
後有害也可以害他國也

管子權卷十六

桓公踐位今魯社稷禱社生以血洗祝鳧已疵  
獻胙祝也祝曰除君苛疾禱并之疾  
若之多虛而少實若也謂君之材能多也有桓  
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投酒而祭  
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如賢桓公怒特誅之而  
未也以復管仲管仲以是知桓公之可以霸  
也說也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  
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



曰意者君乘駁馬而泝桓迎日而馳乎泝古字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駁象也駁食虎豹故虎駁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

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

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恥也臣使官無

滿其禮三不加其禮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讓不

之以死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

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桓公曰何物可

管子權卷十 二

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

卷城外有兵刃卷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末

敵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難如此然不敢自恃

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胸

胸胸切乎何其孺子也則柔順故以孺子也至

其壯也莖莖乎何六士也壯謂治長也至其成

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天

下得之則安以較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如其

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管子粟木

而喻即隰管之品也粟之粟利用守禾之和利月

合故九合一匡仲能之仲死而齊戎車不駕會埋

不築則隰之材短耳隰死而三豎進五公子爭國

而伯逆棄然則守亦何容易乎甚哉仲知人也曰

勿已隰朋可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闌然止瞳然

視闌然止瞳然援弓將射而末敢發也謂左右曰

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

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

管子權卷十 二

袂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

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命兎者長尺

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

疾道也袂衣示前有水也右袂衣示從右方涉也

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曰從左方涉其深

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

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拔罪

也久矣拔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

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



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法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

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

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賤昔者吳干

戰干江也未亂不得入軍門也國子擿其齒遂

入為干國多戰功曰多言於干百里儀秦國之飯

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

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

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

管子權卷十六

有育者魚水浩浩然成大魚有育然相與而遊其

有仇饒之思故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言居

臣與之為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

參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

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

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

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

也於是乃令之復後手復相代人入後因得察君

今不令相代彼亦知少焉東郭都至桓公令備者

廷而上宿請贊引與之分級而上故與之分級而

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

東郭都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言而小人善意善言以

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都曰夫欣

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練經之色

也溲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而手足拇動者外形

足相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堂上

管子權卷十六

也口開而不闔是言善也口相對即知其言善舉

手而指勢當善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

莒於是莒言不服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

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也子其坐寡人與子

同之同伐莒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

管仲曰君下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

曰臣聞取人者以人之言其去人也亦用人

吾不仕矣

管子權第十六卷終



管子權卷第十七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藏第五十三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禱篇三

評曰七臣七主而文以七主引七臣中反復

遠近皆陳治亂由主得可以繩七臣失則為六

臣所惑明夫取焉者人取臣者君也首舉七主

管子權

卷十七

一

管子

列一是六過而末七臣止列其六一是為忠無

可列也又臣是由于君是是故侯可化忠過則

忠緣為侯故哲主德六而守一臣之是過無過

而隣哉化矣讓正而奇文亦奇以正但叙次平

可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易虛心也七主據

無此六者過則為一是一主也謂平易虛心也七主據

過主六是一主一故曰七主也得六過一是以還自

鏡以知得失自鑒得失可知也以繩七臣得六

過一是一呼鳴美哉成事疾疾美也繩謂彈正也言

六過是故為一君臣處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

陳用周聽近遠以續明近之事周而聽皆要審

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評審則

法度其不備待而得和謂以道德和世之君

政簡民自和也則民反素也至仁成物德和自此

而主故人皆反於機素今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

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喪法傷則姦門闢

故曰泰則反敗矣謂為惠大過侯主好惡反法以

自傷謂法行事謂之侯所好喜決難知以塞明

管子權

卷十七

二

管子

知則理不當從狙而好小察狙何也謂既任臣有

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舒謂與審同過主行一意

而莫知其失是不許而敗許則改矣則國失勢謂

伍字謂偶合之言雖申布法今於謂與目伸五色

耳常五聲謂法不行所以失勢也四鄰不計謂與

度而知司聲不聽謂司聲之官隨君所好通司聲

不聽耳日之官失守也此防口杜言之朝則臣下

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許則所惡及身謂既不合

身流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謂無功故口勞主



主則則臣主則則為句刑振以豐豐振以刻臣主  
則俱香成積故刑罰大振而且豐去之而亂臨之  
多刑豐而又安振非刻而何也  
而殆則後世何得臣主之必危殆既亂且危敗也  
必及故後振主喜臣主廢誅無赦臣主之振也  
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臣主不辭則法  
數日衰而國失固臣主既不合理故臣主兩也  
主一從亂一從治治而為治非也微猶自聖上攬  
推而下墮救此謂形彌精索中軋外拉故曰緩急  
俱植木槁而不為用也槁之榮昏與淫等故兩曰

管子權 卷七

芒芒然無知也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  
治其事則事多臣主不自時故下通人情以問所疑  
事其事多也臣主則自治以主言多則昏昏則緩急  
俱植臣主植立也臣主不自時故下通人情以問所疑  
合臣主理故其所見餘力自失而罰臣主不自責乃遷怒而已  
之臣主通以已極格之類自罰為幾故主虞而安臣主虞度  
能度臣主而安則致下數事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  
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臣主而安故也  
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臣主之邪正一國之存亡臣主

主之智愚天下得失道一人出臣主道從也一人失臣主  
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臣主主好貨則人賈市  
主好官寧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  
好小胥而美人省舍莫王好劍而國士輕死臣主吳  
三好劍去桓公速故管子重言十七非其真也死  
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何也從  
主之所欲也而况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  
不織臣主工技力於無用臣主而欲土地  
之毛臣主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  
足人不足則逆氣生臣主逆氣生則令  
不行然強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臣主何以  
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逆護賊之士  
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臣主馳獵無窮鼓  
樂無厭瑤臺玉舖不足臣主馳車千駟不足  
乘林女樂三千人臣主鐘石絲竹之音不絕  
百姓罷之君子無死臣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  
遇周武王遂為周氏之禽臣主此營於物而失  
其情者也臣主愉於淫樂而忘臣主

管子權 卷七

管子權 卷七



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路也舉事不時必受其也

夫倉庫非虛空也也商官非虛壞也也

法今非虛亂也也國家非虛亡也也

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

緩故物有輕重也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

春秋故教有貴賤也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

以什伯其本也也而後物過於貴賤則上

通微貴微賤廢者以要重利故云什

管子權卷上五

伯其本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嘗皆用此作也

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也夫亡

國陪家者非無壞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

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

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恭主迷君非

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

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

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

伐無割大陵也保大行也伐也

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也夏無過水

達名川也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也秋無赦過

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也五穀也

成秋政不禁則嘉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

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

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直多勝暮也山多

管子權卷上六

六畜不蕃民多天死國貧法亂逆氣下

生故曰臺榭相望者凶國之廢也馳車充國者逸

寇之馬也也車所以召寇也羽斂珠飾者新生之條

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害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

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也

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

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

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不可以

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

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

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

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

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

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

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

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

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

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

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

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

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

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

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



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有罪者吏必能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

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慎罰上執

也。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主不好本夫上好本

則端正之士在前。本謂道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

側。好利則傾巧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

為用。雖曰好善及其不為功則數出重法而不克其

罪則姦不為止。克謂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

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不知所必去。控則往

管子權卷十七

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以譬招來故法

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

亦法。臣法言亦為斷名決無誅譽。依名而斷決則

無誅。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

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飾臣克親貴以

為名。虛名求實之飾克勝也謂不恬爵祿以為高

安。信此為高好名則無實。實名外揚為高則不

御。恬爵祿者君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以失德

則馬馬制。制臣必以學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法

行。謂奸佞反而行私。請散謂假詐也微秘道行

則法度侵。無以成其私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

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鑼鼓衆飾婦女。以懼上。故上

懼則隙不計。而司謂直謂上謂不謂計謂度謂而謂加謂之謂

司謂不謂受謂其謂職謂是謂以謂論謂臣謂貴謂而謂法謂臣謂賤謂此謂之謂

微謂孤謂論謂貴謂法謂賤謂危謂亡謂日謂至謂愚謂臣謂深謂罪謂厚謂罰謂以為

行謂深謂文謂入謂罪謂厚謂致謂其謂重謂賦謂飲謂多謂允謂道謂以為謂上謂也謂

多謂賦謂飲謂使謂身謂見謂憎謂而謂主謂受謂其謂謫謂人謂必謂憎謂之謂故謂記

稱謂之謂曰謂愚謂忠謂讒謂賊謂此謂之謂謂謂也謂主謂乃謂比謂之謂也謂也謂

管子權卷十七

痛言人情以驚主。痛甚極開罪黨以為謂離謂開謂引謂罪

之謂為謂離謂除謂離謂則謂罪謂不謂辜謂而謂除謂之謂則謂罪謂不謂辜謂之謂人謂也

罪不辜則與離居。既殺不辜則人皆離也故善言

可惡謂離謂與謂居謂則謂善謂士謂屏謂面謂諛謂日謂至謂而謂逆謂耳謂無謂聞

姦臣欲奸君。權先以諛附耳。奸君之意以自信。而

主失親。信已也君果信之。則失其所親也。亂臣

兩亂臣政。與兩公主配。一明諂以固寵。一為忠以

賈權。自為辭功。祿明為下。請厚賞。則謂伴謂辭謂之謂也謂

名其下。未必當賞。則明居為非。毋動為善。棟謂其謂居







弱完結萬民莫明焉言於必誅責夫不法法則  
治言不法者必以法於天下之儀也儀謂所以決  
疑明是非也首姪所命也刑罰一差人無所  
以長官威嚴危其命毀謂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  
禁所謂君無欲焉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不為親  
故法吏之舉令敬於師長不為師長危民之承教  
重於神寶夫寶有靈故曰神寶故法立而不用  
刑設而不行也所用其刑法夫施功而不勤位  
管子權卷七  
 雖高為用者少別有功者怨於有功者施恩不均  
用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故罪不一則毒  
德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方冬種未  
其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  
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  
歡行法不道眾民不能順有道之人舉錯不當眾  
民不能成况無象乎不攻不備夫防也當今為  
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  
不費於宮室車輿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

玩好以奉本本謂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  
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無  
禮位當多交親也夫眾人之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  
勞其心故因而不贍勞而不大者以失其國  
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  
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所好遠  
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以  
行之而安危異焉皆理而欲則危然後賢不肖之  
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欲寡不事  
管子權卷七  
 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賢者意多成不行有進退而  
力不能兩也賢者意多成不行有進退而  
也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  
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  
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培塿足以遺記  
各有記也不作無補之功於身無補不為無益之  
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穀善  
不虧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  
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



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乃善之無至驕傲侈泰離度

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乃禍之至是故君子

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致禍絕理者下觀不及者以

自隱也及之事故效之也故曰譽不虛出必出於

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福不擇家雖家行善禍不

索人雖貴人行惡此之謂也福無恃貴以招禍

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睹皆

則無事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謂道從也非如此

故善者圍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利則牽能利害者

管子權卷上

財多而過寡矣利官由已則進官而不利取

及言專利約而博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

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

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利故引弓而

太史公發之遂成貨殖傳一段長談漁人之入海

海深萬仞就彼逆流謂海潮起乘危百里宿夜不

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

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

自美安勢利在則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

擾而民自富凡此皆勢如鳥之覆亦無形無聲而

唯見其成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亦夫為國之本

得天之時而為經本經所以詳此段言時政日星為

紀故事可列四時為柄故事可勸其說本小正然

便而不覺得入之心而為紀紀所以法令為維綱

維綱所吏為綱網罟網罟所什伍以為行列行列所

之賞誅為文武誅則武繕農具當器械農具既繕

也耕農當攻戰耕農之不急若推引鈹耨以當劍

戟用鈹耨者必推引被蓑以當鎧鎬農衣被蓑

管子權卷上

雷若武備之有鐘鐘者植筮以當角櫓取菹澤草

式備之有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耕器具則農事習

則功戰巧矣當功戰則當春三月穀室煖造煖謂以

三月之時陽氣盛陰易生濕濕則木鬱其鑽燧易

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四時易火至春則取

又當復杼之以易其水春陽氣逐陰氣而出陰

主滋潤侵人生毒故菽之煖之易之以去茲毒舉

春祭塞久禱以魚為牲以菓為酒相召報祭而末

塞之相召謂因所以屬親戚也母殺育生母謂母



母伐木母夫英英謂草木初生也母拊竿竿竿也  
 所以息百長也所以生息賜鰥寡振孤獨貧無種  
 與無賦所以勸弱民謂勸勉貧人也發五正正謂五赦  
 薄罪出拘民解仇讎謂和也所以建時功施生  
 穀也謂及時立農功施力通四時煩約參差其文  
 法也春為歲首乃其事詳夏賞五德謂五常蒞爵  
 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賢而有功  
 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九此  
 冬收五藏五藏最萬物聚所以內作民也九此  
 管子權表七

此段承上言料民吏多私智者其法亂私  
 則營已而背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私則利歸於故  
 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博厚則感人也賞罰莫若必  
 成使民信之夫善少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  
 司之以伍謂什伍伍無非其人雖伍長亦選人無  
 非其里謂無里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  
 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不求而約亦召  
 而來不求而召而自來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  
 追之愛所謂愛而不追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  
 管子權表七



糶糶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三十石布帛麻絲亦入  
 赤利未石其中心也奇無言不在五故國有餘歲民  
 有餘食每年人有三十夫斂鈞者所以多寡也斂  
 謂斂比平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  
 知貧富之不訾也謂每戶置籍每田結其多少故  
 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多則人多田備然  
 後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  
 伐者以事伐者王見其於事有以政伐者霸  
 者而伐而謀有功者五謂計謀可謂管氏之政  
 管子權卷上  
 戎匡王存亡救敗未嘗領人之一國于五謀功何  
 有謀功之說始皇用叔六國漢高帝用滅項羽其  
 周未秦先策士之略乎出於孫武用間孫用之兵  
 勝一敵秦用之國并天下如管封三亡國紀一新  
 太子鄰可并敵可壘而義不為也扶者非全謀  
 功也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令敵國之所愛者  
 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  
 臣不用其國可危臣不為君用二曰視其陰所  
 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視敵所憎者多賂令以

身內情外其國可知謂其國可知也三曰  
 聽其淫樂以廣其心使外其國可知也  
 以塞其內於竿瑟美人  
 蔽其外則耳目於其目或於其外  
 成敗而見惑故莫不四曰必深親之如典通典  
 疑與字悞之同生與之同生也陰內辯士使國其  
 計於國國計內勇士使高其氣使而氣高也內  
 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使於他國  
 之意相是必士關兩國相敵必承其獎其亦必  
 管子權卷上  
 兩國有一舉而獲之功也承其五曰深察其謀知其  
 得夫謹其忠臣欲知其臣揆其所使使知其  
 內不信使有雜意使內不信相疑則離氣不能令  
 必內自賊君臣意離則自相殘忠臣已死故  
 可奪奪其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管子權第十七卷終



管子權卷第十八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入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入國第五十四 謂始有國 入而行化

權篇五

九惠王政之大也王者贊化以左右民必先於此入不足補之以王即補之以天王代天者

管子權

卷十八

一

再

也天所不至唯王能至之天為民立王也非民之為天必熱王不祀故勿謂法家法不依王不道伯不匡王不行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 旬即也謂四而五一 方行而施九惠之教

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

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

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 謂置掌老之官年七十已上一子

無征 不預曰三月有饋肉 謂官饋八十已上二子

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 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

上共棺塋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 何所欲 求訪其所嗜也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

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為累者 勝堪 不堪自養

故為累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

幼又子之葆 葆今之食 官給二能事而 後止 幼者漸長能自管 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

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

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

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

之勝壯而哀憐之 勝瘦也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 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遽

而中者謂之握遽 握遽 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 疾與廢疾又官 疾官為旬唐有病坊主坊即疾

官也而衣食之 謂官給殊身而後止 殊猶離也疾 其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

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

田宅而家室之三車然後事之 事謂供國此之謂 職役也



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十人有病者  
 掌病以上今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  
 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  
 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為事此  
 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  
 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  
 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  
 庸人譽厲營疾也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  
 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  
 管子權卷六  
 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資謂而祠之此之  
 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 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督名 主財 主則 主禁 權篇六

九守與經言近文要而古  
 安徐而靜人君居位當安 柔節先定以和柔為節  
 後可虛心平易以待須虛其心平其意以待  
 安人虛其心平其意以待  
 右主位人主居位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

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  
 無不知也。輻湊竝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  
 任之謀天下故明者為之視聽者為之聽智者為之  
 為之謀輻湊竝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主明在於用天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詐聽言之術必須實  
 所距有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既未審察輒有  
 所許也或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  
 閉塞或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  
 不當察者常為彼所知故戒之神明之德正靜其  
 極也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管子權卷六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  
 見則其所不見莫不聞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  
 明見姦偽也有姦偽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幽遠  
 而後四曰上下左右前後此皆須有逆順之義感其  
 行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此皆須有逆順之義感其  
 處安在又須知法 煬煬電附平都為煬或出於近  
 侍恭遠問之要之凡所行疑皆感凡所蔽明皆



惑也參伍三才周行六虛非問不可故疑思問下  
之長日飛耳樹明其道也

右主問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九竅任九竅心不為九竅九

竅治道妙之言君不為五官五官治君任五官故

為善者君子之賞為非者君子之罰君因其所以

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自來而得聖人因之故

能掌之皆屬已故能主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管子權卷六

五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

則世其機事故臣寂乎其無端也慎密者外內不

通安知所怨不外內不通則事關閉不關善否無原

既不開其關附故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矣

右主周

一曰長即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

微之中曰動動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

更變

右主參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  
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  
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桓公問第五十六

稜篇七

古之帝王聖賢皇皇唯不及則檢身于有過

哉過而如日月知者早也故曰有未嘗不知知

未嘗復行顏氏之子幾何人哉已所不知人將

管子權卷六

六

知之故莫若延訪而喜聞子曰察言觀色慮以

下人夫且治之幾微而可彈之通通乎士有百

行君有萬幾幾之為萬微矣神矣故世之昌也

達其口而延之亡也防其口而墜之明臺衛室

告旌諫鼓楨街靈臺又不足也而詩於延聽

謠於巷周爰於皇華采方於輶軒奏曲於房廡

如一隅之向一言之塞通其幾千萬唯日不足

而後聾其君者蕩之曰翹過曰沽名曰調利乎

果使其名利以餌也而吾受為戒之益非益嘗



所賞諫象採者哉凡士之無欲而官則寡矣凡  
君之官人求中其欲則衆矣主惡聞而曰無聞  
其欲則莫若空班累而獨立能乎哉不使以諫  
欲而以壅蔽欲天下之士之趨於欲不可言矣  
善哉噴室之議存所以伯諸侯也卿校之駁鄭  
所以存微國也齊大而君臣共主之亦微矣而  
一卿為政不亡為幸仲與儒皆明著於帝王聖  
賢之皇皇哉故仲居兩曰人也

管子權

卷十八

七

管子

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  
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人所惡黃帝立明堂  
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衛室之問者下聽於人  
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  
備訊喚訊問也喚湯有總街之庭以私人誅也武  
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  
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  
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噴室之議謂議論者曰  
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功

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引內  
於噴室之議正士之言有司執事者咸以厥  
事奉職而不忘為此噴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  
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禮篇八

①度地出于王制司空之職曰司空執度度地  
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此都邑之大制也而為  
中歸重于水宮宮土者惟水宮也若亦惟水也

管子權

卷十八

八

管子

為治水地平天成平土可居信為度地之要宮  
我周之澤衡漢之行河以此為宮守重之矣廣  
水議具在篇中不贅要其文質實簡要有經理  
有治法有區畫有時節是地利國憲一種要言  
碩論非區區浮議漫詞者比可補官奉為水  
經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為國者  
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為三者  
蓋天子聖人也故而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



言其虞深厚同原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  
 後壯者謂之不傾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  
 經水若澤其國都或左或右內為落渠之寔  
 因大川而注焉謂於都內更為落渠形家之法  
 也周公用之卜洛管氏用之建國地理都邑第一  
 宅奠第二相地未有外山水者平原以高下屈絡  
 視取之兵志右山陵左水澤地道尚右山水西來  
 故天下都城大約皆如兵勢兵以此為生度地居  
 民生之而矣韓厥曰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民愁墊  
 墜所以落渠之焉因大川而注乃以其天材地之  
 管子權卷十八 札手

曰金城楛以荆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為固也也  
 荆棘刺條歲修增而母已時修增而母已福及孫  
 相鈞連也也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也  
 臨天下故能為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  
 義也宰謂執君之政者也故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  
 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  
 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  
 一害也蟲一害也厲疾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  
 管子權卷六 十

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  
 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  
 海者命曰經水言為衆水之經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  
 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言為山之水一有  
 水一母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謂從他水溝流於大  
 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澍水此  
 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因地之勢因而扼  
 之可也扼塞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謂  
 有暴區或能漂沒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  
 居人故危殆也



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淵石謂能深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

領饒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

上謂水從未履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饒謂饒也也言欲令水上高必大為流既私空其中使流於相受以尺為分每頃而有十尺即長一丈也分之於五里開之每里滿此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

通建饒地勢以高走下之喻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水善下而不爭走上則爭矣凡田之為溝洫以通

水也唯其治田之利曰坊曰庸為時封灑行留而

用之然而祭者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安有置饒

管子權卷六 十一 太四六

而走上之則與與圭之禍整乎為除害而速延

之乎迂道勢行政以引高漸下也乃迂其道而遠

之以勢行之行曲也謂下曲水道水之性行至曲

必留退滿則後推前既滿則後推前而亦退其處

地下則平行地高即控控謂推也杜曲則擣

毀杜曲則擣也擣謂推也杜曲激則躍躍則倚

倚倚謂推也倚則環環則中空若環之中所謂空

中則涵涵謂通也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塞亦

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淫

淫

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國輕法

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

除五官之說以水為始請為置水官令習水者為

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是

其祿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為都匠水工為水工

今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

繕治者給卒財是卒謂所當治水也今曰常以秋歲

管子權卷六 十二 太四六

末之時閱其民謂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

之數十口五口別男女大小其不為用者免

之數者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著其名

功有以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

兵之強壯者預定之以為甲士而後都以臨下

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放兵之

數於水官水官既得甲士還以簡兵數也與三

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具備水之器

器

器

器

器



謂水官與三老五長等行視其器因以冬無事之時  
其家之父母與之問其備水之器  
時龍函板築各什六謂什人共財土車什一雨葦  
什二雨葦所以禦食器兩具每具一人人有之錮藏里  
中以給喪器謂人既有財器當納於後常令水  
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察行之常以朔  
日始出具閱奪取完堅補弊去苦惡其器既補  
若惡者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  
除去之謂將領之其積薪  
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無得後時  
也已畢也農事既其事未起  
管子權卷十八  
謂春事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  
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  
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齊海國也受九河之  
下流河之患水之利害獨後世乎共當時水備之  
諸侯國自為救一并鄰縣而患乃專初之天子耳  
葵丘命毋曲防白圭治隣為壑時所汲汲可知矣  
水之道大則行之小則防之行用既防用隄隄固  
所以行之也管子度地中詳列水官之事後世都  
水行河之法具矣云何故吏云何閱民云何備器

新云何事時云何作隄云何樹守云何察行云何  
衣掘云何取土中外濁水入不敗濁水黃河也治  
之詳如此漢之教子全隄豈其創法哉蓋考于此  
矣上水用渠中水用隄下水用濬歲濬其濬增其  
隄水可平行無決安奠焉背其法而動主開鑿鑿  
而河苑廢者今幾矣空水衡之錢而動河之作  
何為哉故漢前非無水患衆國受治之漢後天子  
獨治之眾治其備豫其脩早獨治其守地其脩遲  
地而隄故害大而不可救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  
管子權卷十八  
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  
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  
木黃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  
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今甲士作隄  
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  
者必為之囊大者為之隄小者為之防夾水四道  
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襟之以  
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  
往往而為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



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蕪殺草歲使令不欲擾命曰  
 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馬利皆耗十分之五  
 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  
 海路距而露屬天地濼以疾作收斂母留一  
 日把日舖註一日把百日舖可作田家誥民母  
 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上弱  
 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  
 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  
 郊繕遺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倉倉  
 管子權卷十八

管子權

卷十八

十五

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  
 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功之事  
 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  
 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  
 曰寡人恃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  
 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  
 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  
 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  
 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

之家起火為温其田及宮中皆盡非母令毒下  
 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燕傷禾稼凡天雷害之下  
 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註天雷害之下也  
 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故曰先天弗違後天  
 而奉今有養生為道之人買買保保而不知何有  
 愚庸哉故聖人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左右民者左  
 右天地者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  
 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  
 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為  
 管子權卷十八

管子權

卷十八

十五

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  
 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  
 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  
 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不時則為之  
 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  
 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  
 作之已作之後常兼行隄防有政作大雨各葆其所  
 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衝



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為固此謂備之常時  
禍何從來註行河使者當書此座右何必去夷白  
馬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  
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  
於外潏水入之不能為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  
人罪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遂為寡人教側臣

管子權第十八卷終

管子權

卷十八

七

五百字

管子權卷第十九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言昭第六十 脩身第六十一

問霸第六十二 牧民解第六十三

地員第五十八 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禘篇九

不攬天官不知天之變也不讀地員山經不

管子權

卷十九

一

二百七十三

知地之變也不知其變不知其大山經簡而穆  
志惟於夷上古之文也地員博而奇衍夷為惟  
中古之文也雖然其非管氏書耶管子東表之  
人也仕不屢數國位不編九服車不通于五方  
四瀆譯不至於九重八荒以手實七尺而二十  
施五山十二草九州三土九十物臚列而標命  
之晰如也得乎通天地人曰儒三代之上春秋  
之間必有廣與辨土定方之家自有一種物宜  
地利之書以教民樹藝而安居其餘耶秦不火



有樹種之書後世最淺近有田家五行與小正  
並行而圖經本草穀木花果譜各亦有別傳則  
古之地賦未久矣神禹聖童八年四載以奠九  
州其志于貢者經于山海者外傳于其經傳所  
不盡或又從而收志之則地員又山經之支既  
也乎哉非此一神一聖隨刊濬封涉歷胼胝後  
其施尺以載所見分所負後世更誰有足述編  
天下者又安條其土泉草物縷縷而眉列之則  
夢與其傳說究言與先王之制司空執度度地

管子權 卷十九

二六二

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其大略亦未有如此詳  
者周禮冬官缺此地員諸篇凡言水土可為外

補

高貢賦方質而古貨殖地理文而奇皆九州  
之內正志也其外則山海地員山河以外荒神  
惟此以與內謀物文章妙品古言地止此其後  
則水經註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濟也其長七尺五種無不宜

管子地員篇注  
管子地員篇注  
管子地員篇注  
管子地員篇注  
管子地員篇注

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實也實田以下  
屬五施赤壇以下屬四施黃唐以下屬三施斥壇  
以下屬再施黑壇以下屬一施五土唯五施最為  
土厚水深吉土之氣王宜立國都建君而手其實  
謂土之所入也其木宜槐菴與杜松槐菴二木名也其草  
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  
至於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呼音中角也其水會其民疆赤壇歷疆肥疆歷疆也  
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藿其

管子權 卷十九

三六二

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  
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  
宜也唐唐唯宜黍稷也宜黓澤常宜行高音落  
土既盛晚不堪版築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廡其  
故為行盛及蘇落也其草宜黍稷與茅其木宜楸楬  
不可立邑置廡也其草宜黍稷與茅其木宜楸楬  
桑楸木名楸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  
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  
之氣其泉居地中斥壇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藿藿  
而流故曰流徙也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十七尺  
其木宜杞杞木名也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十七尺



趙曰按管子  
中以此地  
之者非地  
也

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壇宜稱  
麥其草宜萍菰萍菰名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  
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櫛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  
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雜羣羊凡聽角如雉  
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  
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四開合於五  
音九也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  
之為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  
之官而為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  
管子權卷十九  
為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不無有  
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亦三分之一也三  
分百八而去一餘七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  
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一分二有三分去其乘適  
足以是成角餘六十四是角之數  
至二十而首自五施反至一施土之善唯五得氣  
不及已淺過已深然五土合五音民之常居也故  
同命土無別名墳延以下則有名矣以土合音以  
音候土以人音合樂音故五施之後先叙叶五聽

歸本五音然後順次十五變則略矣攬者以陸維  
錯構曰文奇不知奇故無奇理合今公墳延者六  
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此類陝之芳七  
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  
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  
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  
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  
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  
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  
管子權卷十九  
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  
所居康泥康金剛康泥泥則也不可得泉其處  
尺而至於泉其下清節不可得泉青龍居又沙泥  
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驪石不可  
得泉言有石驪石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  
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  
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自墳自  
陵至山十四加不得泉已四矣又一加十四大而



高陵上山反不言無泉何也地經曰山之吉者地  
 泉鍾於下靈光發於頂故高山之首多生雲烟降  
 雨澤蓋地為坤山為艮一剛一柔一高一一下其培  
 塿陵丘迤迤帶者在坤艮之間非氣所鍾也山上  
 出泉地經曰天池注注鍾靈為吉土今名山至高  
 多有之其旁其側則其脉氣所落而結也故天眠  
 石井珠簾瀑布玉乳玉潭龍湫泉跑蛟飛杖錫或  
 天生或人力或神通其泉多名飲之益人冬夏常  
 注大旱不竭上頂氣仰而升故得泉淺傷氣在中

管子權

卷十九

六

音注

側氣在下五泉者山經三穴之法也凡土與山得  
 水為上相者眠就乾濕視此為過退地之氣在焉  
 氣合理曰地理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  
 其木乃楠楠木名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  
 復呂其草魚腸與猶其木乃柳鑿之二尺乃至於  
 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  
 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楠也其草兢與蒿音蒿草名  
 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  
 草蒿與萋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十二一尺而至

題。註者述  
充野草也一  
作推

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較造謂此地生其草或高  
 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攀葉亦草名在攀之下攀即鬱也  
 周所謂西也攀下於萋萋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藿  
 藿下於萋萋下於茅茅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  
 雀雀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各  
 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  
 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  
 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  
 芻剛而不蔽蔽不滯車輪泥不汚手足其種大重

管子權

卷十九

七

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  
 在墮在衍其陰其陽畫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  
 柳其檠其桑其柘其櫟其楊羣木蕃滋數太  
 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  
 宜竹箭藻龜楛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  
 五臭所校校謂替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  
 其泉黃白其人夷始夷平也始好五粟之土乾而  
 不格格謂堅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謂常是  
 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



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割志  
 素土蟲易全處割志也素土謂其上多志  
 割不白下乃以澤此堅密故常潤澤而不其種大  
 苗細苗形音莖黑秀箭長謂若竹箭之長五沃之  
 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  
 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櫨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  
 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  
 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藥  
 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  
 管子權 卷一九

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陬在丘在  
 山皆宜竹箭求龜亦類也楸檀其山之淺有龍與  
 斥龍斥並羣木安遂條長數大安和易速競其桑  
 其松其杞其葇葇木種木胥容榆桃柳棟棟音羣藥  
 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其山之臬臬音多  
 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蜜  
 及彼白昌山蒸葦芒羣藥安聚以圍民殍其林其  
 漉其槐其棟其柞其榖羣木安遂鳥獸安施施謂  
 為既有糜鹿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直謂  
 管子權 卷一九



狀擇然如米擇堅貌其土以葆澤不離不圻其種  
 忍隱忍草名忍葉如藿葉以長狐茸草之狀黃莖黑  
 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冝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  
 十分之二九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恣  
 五恣之狀廩馬如墾墾也通下有糠以肥此墾與  
 濫同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菑黃秀意忍水  
 旱細粟如麻其紫黃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  
 之三恣上之次曰五纏音五纏之狀彊力剛堅其  
 種大邯鄲細邯鄲草莖葉如扶櫬其粟太  
 管子權表十九  
 曰五墜五墜之狀芬馬若糠以肥其地色其種  
 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  
 之三墜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脰  
 果米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  
 沙之狀粟馬如骨廩其地果疎故若骨其種  
 大蕢細蕢蕢草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  
 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壩五壩之狀粟然

如僕累僕州也言其地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  
 樛杞木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  
 四九中土三十物種二十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  
 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  
 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  
 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  
 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  
 疏鄙圻以臞塔其種鴈膳草名黑實朱跗黃實跗花  
 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  
 管子權表十九  
 蔽五蔽之狀粟然其地不忍水旱其種大穀細  
 穀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穀土  
 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脆其地其種  
 陵稻陸稻黑鵝馬夫皆草名蓄殖果木不如三土  
 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築五築之狀甚鹹以  
 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蓄殖果木  
 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九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  
 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禮部十

弟子職是古左垂師學規以養榮求者故類

格相叶便于童兒課讀不知何代何師所著其

辭文近二禮中祝銘之體意成周設鄉學須定

教後管子書中存之以教五鄉之士之子耳少

儀小學禮述禮節而此專為書堂教條于時示

灑掃應對進退此是略具格式矣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後必虛其心然所受

是極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

管子權表十九

恃力而恃力則志毋虛邪虛謂行必正直游居

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風興夜寐

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

則通極正至善也古大小學一於極唯虛極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拚謂先生乃作沃盥徹

事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先生乃坐出入恭

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怍謂受業之

紀必由長始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

從長始一周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於次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思合中紀古之將興者必

由此始然後可與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

川當若有賓客弟子駿作也對客無讓應且遂

行趨進受命受命先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求雖不

反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

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謂攝衽盥漱跪坐

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鱉必

管子權表十九

先菜菜後羹中別謂裁在醬前謂

之便也其設要方其味設食飯是為卒既飯而

也左酒右醬左酒右醬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

二斗三飯食必左執虛豆右執挾也者所以

也周還而貳謂唯噉之視謂同噉以齒謂

食者則以其所通記長者舉未嚼少者不敢飲又

君未覆手不敢飲此同噉以齒之禮也周則有始

柄尺不跪是謂貳紀豈有柄尺則立而進先生

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獻拚前飲祭既食畢拚席



祭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部  
 飯必捧擘羹不以手快也亦有據膝毋有隱肘  
 既食乃飽循呼覆手所以成其不潔也  
 振枉掃席謂振其底注已食者作握衣而降旋而  
 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乃  
 還而立去也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泛灑攘臂袂  
 及肘不便於事也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上寬  
 而灑室中灑故執箕庶撲厥中有帚撲舌也既灑  
 置帚於其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  
 于戶側謂倚其凡拚之紀必由奧始西南俯仰  
 磬折拚毋有徹謂動也不得拚前而退謂從前拚  
 聚於戶內謂聚其所拚也坐板排之板後時以  
 葉適已通已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  
 未畢故辭坐執而立坐執謂獨  
 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暮食復  
 禮謂復朝昏將舉火執燭隔坐錯總之法橫于坐  
 所謂總也拚之遠近乃承厥火拚謂燭盡察其將  
 燭承取居句如矩句謂燭處言居燭於蒸閒容

蒸然者處下蒸然者處下以焚之拚以爲  
 緒謂所以拚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拚有墮代燭  
 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往  
 則請有常則否俶始也變其社席則當問其  
 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  
 謂弟子之紀  
 昭第六十二  
 修身第六十一  
 管子權卷九  
 問霸第六十二  
 管子解一  
 管子權第十九



管子權卷二十

唐司空房玄齡註

明道民朱長春權

形勢解第六十四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評諸解與宙合不同宙合言精自經自傳一綱

一目所自申其說也諸解長條大葉體不相合

義又粗既明是周秦漢之間法家為管子者演

管子權

卷二十

形勢解

其說而解之物俗淺漫無所發明亦無証解時

或牴牾不如韓之解老遠矣體勢頗與諸偽篇

相類意當時學者宗而解之又以已意附之或

有別行未必纂附秦火之後人見形索影蒼為

一紙遂至亂本耶七法等文理甚以又下註脚

其人之猥無識可概矣但解義自三代以來首

為創體與後世就文通詁註說不同則天地間

傳注一家古式宗門耶後來唯郭象註莊作文

立論自相自發雖本宗時認自成一說其亦出

于此他皆經生家門戶耳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

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

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

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

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

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伐則民人

管子權

卷二十

二

形勢解

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慈慈仁教訓而不失

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

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

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

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見臣下隨而

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

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

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



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在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其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

管子權 卷二十 三

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常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

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罰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

管子權 卷二十 四

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害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失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裁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墜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



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今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雖盡其力而樂為上用。

管子權

卷二十

五

管子

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八情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安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之。

管子權

卷二十

六

管子

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德義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不望文王。願為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為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冤暴之令加於百姓。憐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為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



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斐檢而無所定謂之斐蓬之間斐蓬之間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斐蓬之間不在所宥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管子權 卷二十 七 百九十五

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今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為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為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為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各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管子權 卷二十 八 百九十五

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為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鈎繩故機旋相得用之宇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眾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為器也主之所以為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



民自至諒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為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疎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偽竝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為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管子權

卷二十

九節言

為主而賊為父母而暴為臣下而不忠為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為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平原之隈奚有於高

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為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為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譽賢者之謂也推譽不肖之謂也譽毀之人得

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譽毀之人勿與任太

明主之慮事也為天下計者謂之謀臣謀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讒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為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管子權

卷二十

十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為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眾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眾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眾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



無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為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禮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為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

管子權 卷二十一 十一 郭守正  
入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眾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  
餐疾移切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

以肥體也至惡諫則不安人餐食則不肥故曰餐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管子權 卷二十一 十一 郭守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

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辨明禮義人之所長而上如由切之下于元切所短也緣高出險螻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螻蟻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坼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螻蟻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自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己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



管解情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  
養民也未嘗解情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一牛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民而無取焉明主配  
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  
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  
也

解情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  
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為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

管子權 卷二十

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必神故曰無廣  
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  
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  
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  
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汚辱生矣故曰  
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

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為入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  
子不知為入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  
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  
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  
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  
衣冠情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管子權 卷二十

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  
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  
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入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  
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為用主之所  
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知事其父母故主有愛  
則愛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  
有愛則不愛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



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為一鄉

管子權

卷二十

十一

法法

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過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

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為用也。而後能為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

管子權

卷二十

十六

法法

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通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為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清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

管子權 卷二十 下瓦必管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養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為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

術也桀紂貴為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僂者不知為之之術也故能為之則小可為大賤可為貴不能為之則雖為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逐天下不墮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逐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為

管子權 卷二十 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成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高集之交鳥集之交初雖相隨後必相噬故曰鳥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棄於理後必相信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遠之用也



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母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母強不能。

管子權

卷二十

九

九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母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為。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為友。則不親。以此為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友。幾

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禍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管子權

卷二十

十

十

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救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馬者。有使民親之之



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  
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  
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  
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  
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  
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  
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管子權

卷二十

廿二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  
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  
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  
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  
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  
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  
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

人暴虐過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為天下笑者此不  
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  
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  
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  
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  
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  
大禁也

管子權第二卷終

管子權

卷二十

廿二

廿二



管子權卷第二十一

唐司空房玄齡註

明道民朱長春權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臣鄙人下士之於餘也無足觀可先 此等公

管子權 卷二十一

何須下解

人君唯毋聽窺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遠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困殺之心故曰窺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人君唯毋聽窺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拔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獲軍殺將之臣

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敵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窺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管子權 卷二十一

管子解三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為下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是則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母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涉惡然則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寔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母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

管子權

卷十一

三

然則國適有患則優佞僂起而議國事矣是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母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佞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矣以知其然也夫諂諛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

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之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斂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

管子權

卷十一

四

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既遠微賤者無所告謂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疎遠微賤者無所告謂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不尊疎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遺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



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肯風  
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  
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  
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  
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  
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  
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  
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管子權 卷三十一 五

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禍  
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  
賞怒以殺怒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  
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歲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  
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  
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  
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  
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弃之人輕弃之

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  
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  
終始為必知其所成必知其所用必知其所以  
利害為而不知所成而不知所用而不知所  
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  
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  
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  
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管子權 卷三十一 六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  
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  
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使其  
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  
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道是謂君心  
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  
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  
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



一第... 月... 夕

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  
怒而行也度怒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  
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  
盡用力不可以苦用財盡則費用力苦則勞矣矣  
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  
故曰勞矣用財盡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怒  
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  
息則必有崩地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  
苦於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  
管子權 卷三十一 七

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  
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  
罪殺不赦殺修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  
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  
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  
以懲之殺修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

管子權 卷二一

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  
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  
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  
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  
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  
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  
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  
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  
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  
管子權 卷三十一 八

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  
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何明君不為六者變  
更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斧鉞不為六者益損祿賞  
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華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照萬族而事使  
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為主為質以治天下夫  
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存地載而無弃也安固  
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  
不得其職養得其職姓則莫不為用故曰法天合

二八三



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惡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

管子權

卷十一

九

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

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任賢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隨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管子權

卷十一

十

九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勝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冬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周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



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為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况人君乎詳解尾忽附問卷一條未刪之革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利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為非是故

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



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為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為用百姓弗為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

管子權 卷三十一 主 新書

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恃賞罰不差有不殺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既遠而閉而不行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為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高君臣

而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聞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然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

管子權 卷三十一 高 新書

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遂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險



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亦  
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  
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  
誅罪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未  
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  
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  
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  
上而易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為也故

管子權卷二十一

明法曰不為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  
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  
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  
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  
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  
則禍不起羣臣並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  
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威勢在下則主

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  
門守其尸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  
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  
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  
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  
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  
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管子權卷二十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

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

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

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

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

不敢為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

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

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手嫉妬之

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說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



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管子權

卷主

七

七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

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佞而不為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佞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汚

管子權

卷主

七

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慙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而以毀為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為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佞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為黨是故忘主死佞以進其譽主無術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為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為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佞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管子權

卷二十一

九

管子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在之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入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固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

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殺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王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

管子權

卷二十一

十一

管子

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為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為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應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庶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



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眾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眾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眾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

管子權 卷二十一

二十一

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眾不為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

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仗而不以官為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倭不以官為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

管子權 卷二十一

二十一

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身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為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為功也



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無功者罰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立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管子權 卷二十一

管子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參者不能進而誅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

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

管子權 卷二十一

管子

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全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全管子對曰一農之量糶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執糶百畝不執糶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藁五衢之衆皆



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  
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  
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  
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  
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  
亡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  
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且盜暴之所以起刑罰  
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內戰之說聖  
賢使時不違之大仁二十五日之內西風小正之

管子權

卷之三

五

五

志先王急農力本不過也然而其歸在於策乘馬  
則省耕發廩以王者一惠農而兼之權農于傳于  
術矣術病道利飭義先王去術禁利豈不知權矣  
之於國兩收矣上封不如下儲防漸不如嚴始大  
受不得小取誠知其利遺之也不遺利不為仁不  
遺利將無遺人詩曰伊寡婦之利桓公曰善哉笑  
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  
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  
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者

民傷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  
公曰為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策乘馬之數矣  
公曰何謂策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策  
率二十七曰為予之春事資予之幣春秋子穀大  
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予者以為穀  
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  
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  
穀准幣國穀之擴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  
資無藉於民且有虞之策乘馬也

管子權

卷之三

六

五

馬之乘在御以策為進退緩急九策取義于  
此君之御民猶馬也操其利權以乘緩急高下  
而廢居猶策乘馬也虞國舉策之綱其之評在  
下然此數盡之矣總以穀為主用所入陳出居  
賤化貴而以資耕資器設民為權而自行其策  
貨略做國服而更甚之大要即後曰氏孟嘗出  
收券責之業重臣世家以漁民者兼之子息而  
此操之君以便民不似母予之毒而坐贏貨遷  
之利名似市義以利下而實託義以肥上也故



後世編之以常平子之於輕重常之於策乘公  
私義利伯王之辨也主夫奪策大夫家之貸策  
而乘于國曰臣乘馬三言支之矣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策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策乘  
馬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  
國常失其地用主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  
時管子對曰出唯之令守地用人策故開闢皆

管子權

卷之七

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  
用足主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馬國用二不  
足則加二馬國用三不足則加三馬國用四不足  
則加四馬國用五不足則加五馬國用六不足則  
加六馬國用七不足則加七馬國用八不足則加  
八馬國用九不足則加九馬國用十不足則加十  
馬國王制三十年之通制國歲歲三分之說也此  
積貯之始守始守之此以始守而以時行笑其上  
下之分准為開闢之數上一行一上十行十以其

守補其流民得其資國入其歲所謂加一以至加  
十也行始之餘加于今之不足故曰開闢在上無  
求於民凡所謂不足皆凶年也昧於加之義則且  
為括克橫征實共口矣人君之守高下歲歲三分  
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洸民失本則  
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故修宮室  
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策也前無狗後無彘  
無富業之貧家非游民則寡子也歲殺不能自食  
則以庸而官饋之周禮荒政地力而此主後庸地

管子權

卷之七

若他有益之息得自力于糊口庸者庸乏生之窮  
得力食于官工後世救荒往往集眾與徒活飢民  
一或亡命二困聚盜三安人心四又成國作五上  
加不足以流救而平糶此庸不給以分殺而平食  
所謂平國笑也今至於其亡策乘馬之君春秋冬  
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眾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  
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策又失諸夏秋之策數也民  
無糧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  
行律度焉則民被刑慘而不從於主上此策乘馬







管子權卷第二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

管子權 卷二十二

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惟蓋不修衣服不衆則

女事不泰殖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宰大夫少宰

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

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

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

里齊諸侯方百里通齊諸侯如漢徹侯一等侯也

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

徐疾贏不足雖在下也不為君憂彼壤狹而欲舉

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

績微絨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

使非其人何不問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

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

則知禮節且無妄致圍城脫致衛夫不定內不

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歲一十年

而十也歲歲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綿素滿

管子權 卷二十二

之五在上故視歲而歲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

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徵勝不徵有義勝無義練

士勝敵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

震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

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評一本鹽鐵官市帳耳文極但極奇三代有之

至漢武以下絕矣但無奇奇無里



海王開萬世鹽鐵之孔不可塞矣抑未以寬  
本末為非笑但平準坐市不可耳山海在天地  
之間與壤之內非君主民安得主井田而後未  
有不主于君也况其山川曠逸乎自古山林川  
澤皆官守之時以地民今乃一切恣漁采不問  
今天下為家古一畿一同也故古之利孔多利  
禁煩利出亦務王都炭因九州之數可計也然  
則封建廢而天下曠蕩民力優饒秦法豈盡非  
乎雖然以言曠蕩優饒無如我明矣覆載天地

管子權

卷二十二

三

管子

卷

日用飲食而不知吁誰之渾乎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  
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  
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  
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通一篇都為隱情而發反  
而用之奪民之隱為君隱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  
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  
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其海  
之利而王其業  
桓公曰何謂正鹽筴也正稅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

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

少半少半猶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

少半吾子謂小此其大曆也曆鹽百升而釜釜

七銖一銖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

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釐為釜當米六

斗四今鹽之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分使鹽官稅

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為強而取升加一強釜

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台而為之強升加一強釜

百也升加二強釜二百也鐘二千六十釜之鹽七百

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鐘二萬百鐘二十萬千鐘二百萬萬

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問

管子權 卷二十二 四

鹽筴之商日二百萬為商計也商計也

口數而主筴以計所稅之鹽通筴市賈之計帳也

為筴以一兩筴而例其全也商今之鹽商十日二

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

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稅一萬口一萬口

二千鐘一月六千鐘也今又稅其稅數以千萬人

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萬口一月人三

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

錢三十萬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十萬人矣今吾

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謂諸君



管子權  
卷二十三  
管子權  
卷二十三

男老也六十已上為老男五十已上為老女六十已上為老女  
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籍於小男小女乃法也  
千既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也  
利既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也  
三萬人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  
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  
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罷號今夫  
給之則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達此者數也今  
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後  
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若其事立若後  
服連作器名所以載者輶羊昭輦居王者駕大車必有一  
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  
管子權 卷二十三 五 四百二十五

管子權 卷二二

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  
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  
籍之釜以 通十五取之百錢出之則息六倍以  
官之括何太重而口之食將不堪必無之事也釜  
十五官出之百謂來人者十加五官出者天下  
五括之百加五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  
之事以重相推以重推謂加五錢此人用之數也  
彼人所有而皆為我用之  
通有管海王不可無桓鹽鐵論雖然利之孔如  
决川一往赴海不復可塞矣翦豪極以助武征  
管子權 卷二十三 示 三百八十八  
宰權奇之正乎但為君者不可不存此而說教  
管本大病因大咄微桓天下駭然費之名加于  
天子小奪之禍加于社稷大自古無不喪而興  
利無與利而不亡  
管子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通據其本實輕重欽歎之權似乎常平便民之  
法悉其穀物于倉收籍之利乃出平準商賈之  
行君而如此析秋毫御子母日與卿大夫持書

二九七



登墜開捷于大驅微市何暇理國政哉管氏五  
 此千五家之內九合之外日不給矣其備說耶  
 夫見于千奪幾于掩民而掠矣又且曰新於  
 今使去一至於去九物本安在民何為命夫乃  
 大盜白晝劫于市哉管氏至此乎聖人舍其鉅  
 而罪其細曰三歸及站也其為諱耶好事者偽  
 也許証良大夫後悞漢宋天子○弟皮相文已  
 見鼎履後人行之如葵之周禮耳其昧耶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  
 管子權 卷之三

之祿也息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  
 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換其食守其用據有  
 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未民之  
 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  
 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  
 死利海內皆然民于則善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  
 知其然故見于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山之故  
 民愛可洽於上也治通租籍者在工商所以疆其  
 反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五霸

之君去其所以疆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  
 也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其國無敵出二  
 孔者其兵不誅出與同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  
 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寒民之養養  
 也羊隘其利也故子之在君壽之在君貧之在君  
 富之在君君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  
 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  
 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

管子權 卷之三

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  
 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  
 賤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  
 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疆者  
 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  
 取愚者有不廢本之事事猶然人君不能調  
 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  
 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今之不行萬民之不洽洽  
 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銀銀善也量用耕田發草上



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

量委也積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

有所藏也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之

於食者謂索富之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

錢幣通補於貧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人有若

千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

有所并藏也民事記常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

則使入常費不給以致困乏然則人君非能散積

聚均羨也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強

管子權卷二十一

本趨耕本趨耕也謂務農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

下相役耳意能以為治乎言人君若不修其利

限極而與人使使富侵奪貧弱終不致理也

歲適美則市糶無干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

糶釜十緡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

固不賤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

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干民事不償其

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

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以利之時失而物利

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

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欲之以輕民

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欽積之以輕散行

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橫古莫可得

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

隨財唯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

之以唯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經千萬

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經百萬春以春耕

管子權卷二十一

夏以奉芸黍耘種種饑糧食畢取贖於君故大

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

春賦以鈔總泉意以收秋實蓋方春蠶衣關之

時與之約取其說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

利也乘商富人不與理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

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

秋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故五穀之貴為人天

萬物為敵其價常不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故



萬民不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庶籍謂之賦

成是使人以賦廢廢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

謂之離情也正教之人若丁壯以正戶籍謂之養羸

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

疾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

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

石月有二十之籍籍人君作民間一大國戶大

管子權 卷二十一

貴主名可羞而事不給故後儒有疑周禮為亦于

國服采之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

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

若非也籍其人謂之操事輕重之謂約取其利也

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稿而戶籍也使人君守其本

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

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

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

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

子食布帛賤則以幣于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

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

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

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面受敵謂之衝國

本議不丁忽起案三國大發議方引入地脉有此

龍兵法有此陣以百乘衝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

衝處壤削少半萬乘衝處壤削太平何謂百乘衝

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衝處危懼國阻千乘為

管子權 卷二十一

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

格蔽國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

功列陳繫繫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

稅滅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

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

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

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

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

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



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唯然後萬乘可資也王起於禹唐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士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面看他澹澹結法漢以下不知下多少稅合關照更向下議於末多家地足

管子權

卷三十三

五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指或可通小小參差自在不求甚解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曰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京道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管子對曰其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其田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通以人軌則得用之數以田則得穀之數而田合於幣之數乃終歲可定也曰其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橫古莫之適今吳方言謂計大畧

管子權

卷三十三

五

曰橫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栢之壤有記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源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其鄉田若干食者若干其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



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謂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通環一年而用曰環。乘乘法也。載也。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通周禮國服之法。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通此有省補之意。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通寄幣即息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橫若干。請為子什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田。撫閒田。通以餘補不足也。

管子權 卷五 管子

山不被穀十倍。山曰以若寄幣。振其不贖。通即上滿其准。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通與下重加十。應此言幣下言穀。女貢綫帛。苟合于國。泰者皆置而券之。通如國服息幣皆出而留券。債而還券。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通以幣息穀。又以穀息幣。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筮國泰。決穀反准。賦軌幣。通以國奉決散穀及環穀。應而反輸。則以穀准幣。穀原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通即上令曰十日而具

之法。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贖則且為人焉。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貴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康之。穀為下幣。為上。兩相出入。上下江南。積積戶。質庫賈之。廢居也。又富人兩頭。責一蠶。一田。大要執法。主此兩應曰軌。曰環。曰乘。也。運轉之義。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通下又幣物輕。重貿易。市廢者之法。欽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

管子權 卷五 管子

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桓公問於管子曰。不藉而贖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絲與布。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所謂山澤之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



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廉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廉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廉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廉之矣泰者言四時人之所

則穀種糧食必取要焉君已廉之矣泰春功布則穀種糧食必取要焉日春綠衣夏單衣裊麗曼箕勝簾屑糲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費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簾屑糲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自公器公衣假民以功事甚瑣然一農官司之窮弱免于貧貴豪富無所牟擅民費省而峻功時此

管子權卷二十二

重農之大政也王者務之何止伯國無藉于官而大索奪其重矣又無儲于富人而積賈居其贏矣此與平準相似而利相反也今北方州縣延移荒蕪田土召民歸業開種官為備牛械于粒給之亦此法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為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筭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上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貴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

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歐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歐就斂于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橫而庫子牛馬為上粟二家通二家上巨家小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詳具務布幣似補不足農早作而多功則穀倍矣倍收之又為散之穀不滯積牛馬歸賦此政之中有權

管子權卷二十二

民與國兩富兵與食交足也與利中此為便笑管子曰請立賞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毀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通千乘戰車之具承上庫牛馬言稼于曰牧于野故田外之毀壤主具馬乘有野之馬來以損田之兵車是去丘邑而籍于野外也國穀之朝夕通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通朝夕高下輕重一為軌之本二為軌之籍三為軌之時時之輕重所以



權朝夕高下為擴調者也。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官中四榮楸其餘曰害女功。通男耕女織國之本利。故田不有木以無賊。穀官無樹榮以無害。功榮樹則庇明女紅于室。無見焉。官室器械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為柴。橙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上為棺。柳之奉。註柴植室奉棺柳與莊子租杖高明麗禪傷同事異詞。各成其工。柴植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柳之租若干。

管子權 卷二十二

十九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錄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脩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山租已密矣。猶曰山之材。同土之毛。濫而室廬又甚。濫而莫安生。送死王者。當為民經之。又苛之手于仁。孝何乃後世之病坊。漏澤加春秋。速矣。制載徒家無征。詩詠行有死。堯先王之恩于民如此。

山木三等之租。以助國田。九則之賦也。故曰山國執古。山有虞澤有衡。獮祭而後漁。斧斤以時入。千歲收其租。凶年則列其禁。一國之山川利歸侯。名山大澤不封。天下之山川利歸天子。然則一魚一木。掌之上而下。無與則後世之魚課山稅。大寬政矣。而木權之抽。亦大寬政矣。且權以征商。非于民。于津關。非于山。山林陂澗聽于自業。不亦薄取之極。而浩蕩之仁哉。井田之法。無有也。何也。田井。使而田。殊無久歲三征而

管子權 卷二十二

二十

甲乘在外軍。與無時。當時之民。亦苦矣。故常私謂周一國之供。足當今一省之半。夏稅秋糧。歲徭一藝于土。其數可稽也。而民安生。而宗業熙熙。已二百五十年。故我祖。廓濟之功。得位之正。三代無及也。憲與官常之肅。賦民之寬。三代無有也。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



地以財為權人以為權若以令為權失夫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祭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歲十一年與少半歲祭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故事力作故天毀聖凶旱水洸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管子權 卷二十二 廿二新書

下以除要民之急而練從之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通操推輕重以調天下均輸上收居利下無除諫此以不平平也無權而平則不平矣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筭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於數通易益廢居之子息也以阨中管子權 卷二十二 廿二新書



十賈三十賈百是上一可為十十可為百也故曰  
流笑流變易無常也故百畝從千畝如是則百乘  
之國比千千比萬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  
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笑桓公曰善今欲為大國大  
國欲為天下不通權策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  
不以狹畏廣適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策  
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  
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

管子權 卷二十二 廿三 管子五

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管子准平其流史記名書取  
此一國所流可通障傾調之天下一家將誰調乎  
動未形而守已成第國自為賈以政為決矣子准  
乃使天下賈賤運輸而官市執載之費不空天下  
乎又無地不駢轉無日不貿遷天下不可以一國  
之治治也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徐疾之數輕重  
之策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歲  
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  
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

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策十分之一  
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眾寡不  
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  
輕而守之以策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  
日月之終復通仁慈孝之表樹高置國齊勸馬仁  
務相愛而交往往慈務厚業其子孫孝務竭事其父  
毋故物之用和而上乘權以守策常決運其半以  
下通塞藏其半以上豫年決年塞年出入往來如  
日月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管子權 卷二十二 廿四 管子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古王之治曰既富  
方教有財有用故教幣已盈則有通以用之因用  
而教之樹表置高以興孝慈民乃勸行黃金直食  
以獎農蠶民乃勤業一馬田一金衣以道官技民  
乃趨時趨時養之務也勤業養之數也勸行教之  
成也此以務財而足國獨上產之哉與民而俱足  
與民而俱善古之善理財將以善民是用故國上  
下共之也是國上下善之也此謂執守數准平流  
泉府之道故曰決塞塞不決泉不流泉不流壅而



極盈必大溢，極虛必大潰，上得尺也，乎故後世之言與利富其君，不富其國，無國君誰守？無教富愈為禍，駕言于管氏而失其半者也。雖然，吾猶謂管氏人也，如其仁不至此，仁利天下者也有。大公無小，權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哀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歲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策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樸而窘，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馭屏、萬物守之以策，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管子對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

管子權 卷二 管子

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資，此使君不迷安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不闕之，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策，萬物興，豐無失利，遠上得失以為未教，詩記人無失辭，行理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操筆承反說與通上五官，技下六家，易卜二家，當為一官。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棟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若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殺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國用機三官，奇以疾徐完上以度法禁繆，引下此文。家隱脈用以下無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

管子權 卷二 管子



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  
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  
善乎來禁戒也此之謂國戒國非往而戒來以刑  
禁也刑禁者華而不華心故問心禁一刑一禁一  
塞之一導之庶其回心戎要以政也不如聖人言  
德禮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唯施之矣笑盡於此乎管子  
曰未也齊御神用寶齊御神用寶從御殺物正號  
今因機徐疾之權矣也下矣古先王置幣行貝神

管子權卷之三

設寶雖不利月之妙權要主前民而通務以布  
為天下公也字有陰陽其術矯假其用收一波臣  
東海之子而偽寵以籠富人之寶是盜也盜心上  
盜行次則伯者而踞踞之不若我禹氏玉汝漢金  
赤野珠天下寶之用之上為託重而致御可身一  
掘則之介而檢數百里之地其誰信之其虛言與  
侯有守家不藏文仲山濞以居為重卜也故曰大  
人之器成敬神之也未聞無費數百里桓公曰何  
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此罪有極闕而得龜者

也求物反穿地至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  
泉曰購求月反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  
比百里之地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  
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平盤之中  
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提也  
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  
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  
海神之子託舍於若託舍猶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  
身而若勞若以下金勞賜也之龜為無費龜至寶而  
無費也無而滅諸泰壹泰壹高也一日而蒙之以四

管子權卷之三  
牛立寶曰無費三意為寶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  
丁氏之家粟丁氏之家可食三軍之師行五  
月行五月經五月通行五月丁氏粟足可共三  
軍五月食也下文應明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  
費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

下皆以假子之邑粟粟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  
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  
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華築室賦籍藏龜賦籍也  
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



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通七年貢數也  
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九貢制中二齊之  
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通中二猶什二  
什二之取盡於貧民則壤有限而國危神其寶取  
富家以助筴則貨行流而國安桓公曰何謂流管  
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為天  
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  
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  
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

管子權

卷三

十九

管子

之蓄飾以此與今進退通蓄飾者以資蓄而以  
飾所謂與今進退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高管服  
禁皆令之禁去也貴蓄而今飾上曰萬金下有倍  
焉矣進退乘時資則退之賤又非之資術盜心而  
愚民者也可醜哉此之謂乘時通下文重之相因  
時之化舉乘時之法也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通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

管子

籍歛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  
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歛則  
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  
則偉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  
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  
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  
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通肥籍歛是積貨  
于無用故商工不通而械器缺皮幣不來輕賦稅  
則穀賈少而在官之偉士無祿山金立幣惟穀而

管子權

卷三

十九

管子

投于下則籍之肥流而穀之貯壅壅則穀貴農勤  
作而不使流則幣行士得祿而致死半祿者幣准  
穀而穀倍穀之息增半是幣之祿止得直也農  
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者不曰使之  
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通不得不使  
農作勤也不得不用公幣行也幣行則貨進不籍  
歛而之農勤則穀多不籍賦而富故使民無有不  
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



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為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賈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通十歲三游上握穀之重以御農歲穀祿幣上握幣之重以御士故農與士皆不偷幸謀智勇之盡非外于官百能也穀貴則農之外無食而官場能以要君祿是我以

管子權 卷三十一

管子權 卷三十一

輕重勸其官能乃可官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筭也江陽之珠一筭一系之明山之曾青一筭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軌出之屬也通以其壤貢三筭權之輕重而物與穀高下唯軌以出市朝同流即平准之法也朝操毋而市流子市償子而朝又操毋一輕重矣塞之間而利莫在上大夫貢人無所竊權而自肥

夫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通問止於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運穀而歛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通

管子權 卷三十二

管子權 卷三十二

諸侯之貢旅至王畿皆客也以時運幣而出市穀既空而農飢則亡是天子四出穀而使諸侯受而官聚之以居廢高下合民用而牟利則天子不自權而諸侯竊權也上之大夫以幣穀之美自運利以饒而不忠此之諸侯受其出以朋合而相與為利內之熟穀之農窮而亡由天子不知權而下收其失是以名教通而奪於下用之衰以此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



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景公之有民猶知曰有粟得而食諸與伯之君卿曰守國守穀而已矣鉅橋何以為人散教倉何以為人守七國任地富國之士用計然白圭之筭而託于管者徒為青苗階厲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歲餘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委之幣即積春秋國穀管子權

管子權 卷二十一

去參之一去城也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平糶之法上熟糶三拾一中熟糶二拾一下熟中分之益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熟而准耳

秦春國穀倍重數也秦夏賦穀以市古其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士秦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欽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欽其幣雖設此今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煇於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焚秦時穀貴與

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通君操國英藏輕出輕而民穀歸所謂十歲于上三游于下也故大夫之委不得用賈欽財國有餘蓄而家無擅厚亦做國服而推行太甚耳觀田氏之私量公量孟嘗之收責市義當時之大夫自還取羨多有之且以盜國背君况于利笑乎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管子權 卷二十二

管子權 卷二十二

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通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之價重天下之賈望而流矣故曰守重流此後世救荒第一法昧者閉糶定價不向而歸竟內之粟幾何不如高價而通糶于上戊申救荒議曰四方之賈不召而如流則四竟之穀不空而自平矣而天下不吾洩矣穀不空也吾彼重之相因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



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句國常有十國之策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無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策守一縣以一鄉之策守一鄉以一家之策守家以一人之策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策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策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

管子權 卷二十二 三十五

時守鄉為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國國亡家藏於國理財之至言也棧臺之錢處堂之布一朝而今散豈不大資之王政哉顧崇所以為何王者喻于仁霸國喻于利穀輕上積穀重下散積分而得半幣據易穀幣布減穀又積分而得半二歲而倍三是計范之計心所不及而怪口所不屑道也王者三十年之通量之式三而餘一而此以二歲收十年之積以節于國者奪于民民新

以得歲久以得利外以得財內以得飲上何而而下何思終歲之穡有計一夫之作有計以有計當剝歛之無窮幾十年民其弊矣為此術者為夫世家鉅賈之乘權廢居之厚曰同息耳下策之不如上策之然而以時策不若以時補助也是先王之無心于利也上無心于利利歸民矣上有心于利利培上矣夫棧臺鹿臺為貸家之出毋權乎散之道以聚損之道以益又不如長平毋存而子輕民利因亦利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

管子權 卷二十二 三十六

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之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為君幣為下國幣蓋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以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英而藏於幣者也穀輕散幣而據穀穀重籍錢而散穀以國幣之分復布百



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楚也。通以上歲之穀輕買去分當下之重買益分以幣准孰是上之二分下之四分也。歲蓄各半故二分下二分上二歲而四上一下則三倍重矣。此以賈擴穀者也。布征之籍戶歲十錢十畝加十為一戶百畝加百為十戶准十戶一家之分出穀以散而飲幣以裁裁而後布幣重則穀減此以幣執穀者也。上常操穀幣之權輕重為散收之通上下故常三上而一下曰復楚明歲復准今歲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管子權 卷之三十一

管子權 卷之三十一 管子對曰

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禁大夫禁什於重而君自出穀以幣賦祿而以大夫祿為出是云奪之以會也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飲三上賦七也三賦七正是什而去七什三為餘也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外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為物輕數也行進退故曰王

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畜而散通三百字不可解大意主去泰務畜而散財於民謂不爭民利也即墨氏之道仲以大夫分當高其龜美其室一以畜為務則農事市庸無所牟利而女織不埋之地而已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壘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為終綃而狸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管子權 卷之三十一

管子對曰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祏故伏尸滿行兵決而無止輕之家復游於其間通戚公子卿大夫之家也上言大夫之委大夫重藏輕國皆主出責所謂輕重之家游於其間也唯軍興為甚史楚漢之任氏吳楚七國之無墮皆以此起家者故伏尸兵決輕重家擅其息矣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



有始與四時廢起通財終有始與四時廢起廢居之家以此為射利而擅贏今富人大賈穀冬居夏出絲夏居秋出其行責細民亦依為法曰兩頭帳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

管子權卷二十一

管子九

干通用若干平價也重用若干荒年價也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貴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筭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管子對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為債鄉決州

決故曰就庸一曰而決以幣易穀什倍又易財物什二皮革等物是也藏於鄉州民用假于上出之為責矩券之藏從責之決穀物皆然當其用也

定之以日鄉州各決藏散給之民就而庸之一日而所決平國筭出於穀軌國之筭貨幣乘馬者也

管子權卷二十一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管子權卷二十一

管子九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菴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筭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筭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贊直事若其事唐圍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杆殂若去其都秩與其縣秩管子直事若事所以省勸圍牧



獸人之養也養事勤而息則直多少則減之既  
稱事養視乃不失牧乃蕃息并理盡死之罰去都  
縣之秩奪其職也此以苑地課牧之法牧成畜多  
始以游初通大夫列民之用牢笑通而國笑乃通  
矣大夫家合游無時列民則春秋二社而幽所以  
異也大夫不鄉贊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  
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  
賈十倍異日通合游如社會飲之類燕會之費  
與山祠牲牢誦倍國笑因通焉大夫時會列民二

管子權 卷之三

四十一

社會不會者幽幽或當時之罰也此出諸禮義籍  
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笑也謂之通游漢禁三人舉  
飲君子以為苛此通笑合游又無泄乎不以信示  
而以侈淫一時之權乘國法也平仲之不徐互信  
乎恥及禮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  
有比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決之國有  
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愛也山處之國  
常藏穀三分之一比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

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  
傷水決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  
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  
五勢之數也通漏壤比于童土矣下邦救以濟不  
給于本而工末末器之貨可來天下之穀此因地  
勢而設權救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  
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等公州之飾焉以乘四  
時行捫牢之笑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

管子權 卷之三

四十二

三十五

為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  
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通高下萬物或重穀重  
幣以傾邦而游流守朝夕調則天下一家無所  
傾為廢居乘時以胡耳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  
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若守  
大奉一謂之國簿



管子權卷第二十三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准第七十九 輕重第八十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

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

管子權 卷二十三

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

十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

刀幣之所起也熊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

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

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

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

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而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

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

疾之寒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

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列其

堯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

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

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銀金上有陵石者下

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

苟山之見其榮者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

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

然則與折取之速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

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鎗矛戟是歲

管子權 卷二十三

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

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為戈是歲相兼者諸侯

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

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

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

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鈺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

鈺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

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



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滄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管子權

管子權

卷之三

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所勝穀使稱貴巨橋倉在今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以人憚今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穀十二開散巨橋

矣不聞以市繒帛衡黃金也百鼓之粟不行聖王為術愚民而漁之乎其不然與言利扶數之家自為說可知之何重言以誣聖民舉所最粟最粟也子外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木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千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管子權 卷之三 管子對曰可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

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喏鹽百口之家百人喏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沸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今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



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道薪煮沸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通主毋聚傭者鹽先以垣墻四者愚民而行權也法術之家必矯于權附于已以行其私端以私禁民起爭之矣管子內政寄軍本陰術也故後人以其陰託之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

管子權卷二十三

五

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舟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衡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于勝所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驎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註散散叙次文讀俱有可觀游而奇簡而辨周禮之下大戴之上

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開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鐵之通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澤也一說逐禽獸實以益人然

管子權卷二十三

六

五十五

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通勝禽獸虞人獵戶能勝執之者下亦言猛獸勝於外謂珠玉之外兼用皮幣故並舉之仇與下親戚之仇應以大夫隨之獸之仇若使其逐禽獸如從仇隨也大夫隨之者使其大桓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君之子若衛公子開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有君右虎裘公子虎裘未開裘何必言雙旅幣有



虎豹之皮黻武之皮其為底實亦委質如委贄耶  
卿大夫豹飾也卿大夫上大夫列大夫豹飾也列大夫  
也也襟謂之帽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  
音昌聲反音昌聲反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若從親戚之  
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  
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  
衣皮庶人質裘士大夫以上文裘犬羊賤物用此數  
虎貴物有定價習有故然玉珠之貴于金亦數也  
天之生物數不齊而謂堯舜用數乎大誣聖矣物  
管子權卷二十三  
異而少必貴多而常必賤貴者領賤賤者從貴物  
木然用隨於人亦然以珠玉皮幣貴為輕重數也  
則五穀米麻之於麥菽亦聖人數乎哉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  
曰天策陽也壤策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  
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  
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  
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  
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

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夫  
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  
至機也謂之國機凡天產陽地產陰為二金木  
水火土為五七者人之取財用盡矣故曰二五童  
山竭澤上無以制之天地不足以共故以數制謂  
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  
身以戮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  
身以戮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剗以為門  
管子權卷二十三  
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  
都重門擊折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  
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  
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屬國定名者  
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  
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夫  
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  
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富富之



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通讎厭售而足數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筭焉通漢吳英反無鹽氏一

管子權 卷十三 九 三十三

歲息十倍乘於兵加之數也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通操本操始上專守利之本始則末流之重能以輕救之故民不得爭末卒之利矣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通在涂衢塞後之開權本此立費而行君術其要也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費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違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

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筭也通左右即陰陽即貴賤之數持其輕而以重相因則利常

管子權 卷十三 十 三十三

倍鹽鐵二十國之筭也錫金二十國之筭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歲羨以備賞通輕重五穀以調用以賈不得市三分之閒積餘歲羨以備賞則天下不得重封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贏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

管子權

卷二十三

十一節

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減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今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王幣有七筴可得而聞

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禹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地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

管子權

卷二十三

十一節

十一節

今黃金之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于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禹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稱下上之用通輕重黃金上比下比以利用珠玉恒重刀布恒輕唯金居中從穀幣高下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曰定慮二曰定載三曰出竟五日而反言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



開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匹

匹通高下中幣金之權百千為乘馬之制此亦所

云極度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

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

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

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

十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

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

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

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

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

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

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塚若產而

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壞故親之殺其子以為

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

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亦足

蕩遊不作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不

者貨之圍疆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與皆  
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

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

為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飢寒凍餓必

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糧者

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

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

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

管子權卷二十三十四

之以法則中內極民也輕重不調無禮之民不可

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

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

法什倍三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十倍夷既滿

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粟

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



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昔  
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  
王燒增藪然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  
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  
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  
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  
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  
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  
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

管子權 卷十三 十五

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  
而用一也通驅狂獸以利民由逃爪牙地山澤以  
于民曰童竭君智不足謂其無所操重也彼法中  
說如此夏尚忠乃不益利閉智能非以明民是謂  
輔已尚尚質乃無牢不利器反淫於無機以壹民  
心周尚文故官能備物以人御人便式右文以為  
固而安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  
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

童山竭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筭  
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道丘立駢牢  
以為民饒彼蕘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  
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  
之壤滅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通童山澤  
而童竭之利莞于上矣械器益利而搏流守其重  
矣出金通幣利布于泉矣道丘駢牢高蓄于澤矣  
借五家以行已輕重五家本法不如是也故聖之  
所設盜之所藉無惟于絕聖棄智益塞源之說哉

管子權 卷十三 十六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  
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至變而不變時  
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詳奸譏者嚴察於下至變者權術于上譏而用變  
變以乘譏此所謂輕重我貨殖化居之牟利無出  
於此然有不亂有不變猶有持重者固猶勝矣則  
之狗利乎要于不言遠矣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衛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編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通天下有暴君聖王之藉非術鈞之勢致況然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

管子權

卷十三

十七

法家類

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重有積五窮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慶通長假補助之謂長慶通澤之謂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操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枵夏不束村以

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莫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為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通史以陰謀誣文王太公管氏書又以陰謀誣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激以非聖而名法權數之家有扶以誣聖

管子權

卷十三

十八

法家類

此我國策士之藉口先志其積心然七雄兵爭二百年無已計唯陰謀一策可定于一故王繆李斯之說行而間金朝出天下夕卷其為陰陽之議合而成其為天子哉三代以下世運固然獨不可自行而無邪重言誣先王也過矣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衛戰唯戰流戰權戰執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循處之國也食之  
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與死扶傷如孤荼首之  
孫仰俸戰之寶吾無由與之為之奈何通俸戰謂

死事寶謂賞言白首之孤孫仰死戰之賞何以與  
之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

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  
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

藏羨時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通策士但言富強  
然必先富而後強故輕重詳于是國乃及足兵馬

管子權卷二十三 十九

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  
餘藏羨時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夫下有

慮齊備不與其謀于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  
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鉅之

數不得為侈通曰平是賈不左不右故不得  
侈矣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鉅無止遠通不推國

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  
寡收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

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頽行不

偷而為用與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  
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  
皮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

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  
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

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  
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

天酸然兩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兩十人之力  
管子權卷二十三 二十

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通此句言人  
力不可恃舍牛馬之力無因而上牛馬絕羸而相

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  
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

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  
民之藉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巨轄通切者而重籍於民奉繕  
工而使弓弩多巨轄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

之舍近鵝鶩鵝鶩之通遠鵝鶩之所在君請式







大曰一束十倍則春有以俸紀真有以決其此  
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愛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饑  
縷之亡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  
請以令禁首鍾之家不得事糶千鍾之家不得為  
唐園六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聞有  
以相給資則北郭之旺有所儲其手搔之功唐園  
之利以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玉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  
管子權 卷十三

言可得開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  
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玉之國也且楚之  
有黃金中齊有蓄石也通黃金中蓄石以上不操  
輕重而重者輕也故曰不工不善使天下得倪而  
是荷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  
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  
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可養鹽之所也故曰渠展  
也請君伐道薪居反黃沸火為鹽正音而積  
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

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  
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  
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庸有募役也與

備同謂起民于農不得募聚以養而煮鹽北海之  
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  
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  
無鹽則腫守國之國食本國自無鹽饋而用鹽獨甚

管子權 卷十三  
則下之食鹽上之引鹽相減于古不知幾矣桓公

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  
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  
獻出正籍者必以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  
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  
之給焉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  
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願  
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  
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  
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犂墾田耕發草土  
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  
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  
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  
有所并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  
君雖疆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

管子權

卷二十三

廿七

廿七

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  
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  
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  
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  
與癸乙管子寤戚相與四坐桓公曰以問輕重之  
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  
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  
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為可耳夫好  
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

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  
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  
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  
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  
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  
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筭者通穀金幣為三  
准操輕重以流為同筭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  
筭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  
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管子權

卷二十三

廿八

三十四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糜曰虛十  
里之行頓戟一謀而靡幣之用曰去千金之積久  
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千四十則金賈四  
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  
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  
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  
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  
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  
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



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  
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  
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渾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笑桐

鼓從之與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乎滿錢非

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

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于之賞不隨

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

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于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

管子權 卷十三 管子 第三十三

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

能成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

雷震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

管子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

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人不朝珠象

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絨地外也切服而

以為幣乎禹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

不朝請以瑇瑁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

舍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

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鈞也然後八

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

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禹

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瑇瑁玕也然

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崑崙夫中國甚遠漢窮

河源猶非真崑崙也而此曰八千里何居意西蕃

別有各國如小西天之類耶可得而朝也故物無

立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珠象文皮白璧瑇瑁玕彼以為產我以為幣則四國

管子權 卷十三 管子 第三十三

之產皆爭奪其寶以為利而我得因其利以制其

命何也彼不通于上國則壅利而無用通之於于

朝用之至今中國四方之夷屬賦貢者皆厚注而

薄來我不得其利而彼得通其利故善矣珍貨市

于京師為其以市而貢而我因以市服也此中

國取夫之大權也

管子權第二十三卷終



管子權卷第二十四

唐司空房玄齡註

明道民朱長春權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四

論文議俱鄙淺不足觀

管子權 卷二十四

管子權

評按管子輕重十二篇本文盡矣雖偽猶有可觀所云甲乙十篇又後好事借名勸說而演之改頭換面附根生枝至駁骨之所不屑童兒之所不可欺如是能為國乎况于伯議既陋師文亦瑣屑備詞者取焉猶可施之于遠矣已附于書稍為訂次之甲尚未謀乙以下可廢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立立國

之四面而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

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

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

怨民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熱穀者

去天下之可得而霸通王德不至諸侯受其怨民

以興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

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

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

此則如臂之使臂辭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

管子權 卷二十四

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涕無

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涕水

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評涉金木于丘壤東西南北于朝夕都不相應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方君左右不

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

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

結之所通游容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

吾國之粟區吾國之幣然後戴黃金而出故君請



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謚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衡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既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一鎌一耨一椎一鉦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

管子權 卷之三 三

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鉢鉢休切一軻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鉢長時橋切然後成為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謀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作為上虜矣通虜者奴使之也也疾為上作是為上奴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於諸侯畝鍾之國也也山諸侯之國也河於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於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歛蔬藏菜此之謂豫戒陶沃土之民淫瘠土之民義此言沃土之民貧瘠土之民饒饒生於義貧生於淫也故閭中三河畝收不及江南什七而富什倍秦趙之間萬金之家布衣而裁蔬食終歲江南千金之享溢於正

管子權 卷之四 四

管子對曰未也昔秋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鎰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鎰金故秋諸侯十鍾而不得俸戟程諸侯五釜而得俸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也君廢其所



宜得而歛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通五穀生之于下金布筦之于上操其筦以通其生而輕重之故予為奪奪為予吳制其通以御其命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林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

管子權

卷十四

五

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下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沫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而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辨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竈臧鮑叔隰朋易牙

管子權

卷十四

六

宿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



桓公慟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于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管子權 卷之十四

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夫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者寡人欲為之出賂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宗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園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墾墾不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綠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通其一公族采地世祿不入于公稅也其二棄土不毛不入於公稅也其三近郊村落自占土為耕不入於公稅也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此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管子權 卷之十四

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也也發師置屯人十鍾之家不行六科四百鍾之家有乘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困力絀反皆見於上矣君亦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乎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挹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國使無券契之責曰券合之使百姓皆稱貸於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



故九州無敵竟土無患今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  
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  
無兵則以賜貧賤若此則道菜鹹鹵斥澤山間塚  
壘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  
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  
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  
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

管子權

卷之十四

九

三百五十五

兩者不衡字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  
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勤  
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  
大夫城藏通藏即今俗所云露積也積之于野人  
將發盜必城藏而後可如今露積之有垣使  
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  
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  
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  
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

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  
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  
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通非以明民  
將以愚之澄明也明教則習常澄則常常則高下  
不或高下不或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  
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  
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租鐵此之謂春  
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

管子權

卷之十四

十

三百五十六

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  
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  
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  
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為此有道  
乎管子對曰惟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  
管子對曰請以今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  
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  
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七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

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使其牆

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密而因使玉人

刻石而為璧刻石者刻石也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

者七千珪中丁仲反四千環中五百好倍肉璧之數

管子權卷十五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

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

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以形弓石璧不以形弓

石璧者形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不入

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

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以叔石璧石璧流而之

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

之謀也詳有窳言亦有窳事耶桓公九合盛伯所

少止一朝耳非春秋為柴石僻菁茅勉于王哉伯

鳥以命之雖然此猶借朝以行寶者也輕重家之  
託術因而託言不自知免藏之露也東周不王不  
貢至求車求購求金而設一令能使諸侯執弓辟  
又使禁入馬則何藉于桓之一匡耶其泛禪也又  
其微也石為璧束百金又近塵飯桂薪

右石壁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  
侯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  
脊母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

管子權卷十五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大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

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

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

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

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金四流而

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

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



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齊威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若帶濟負河蒞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

管子權 卷二古

十三 卯五

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杆粟田獵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齊威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為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為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

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鑿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

管子權 卷二古

十四

三十一

使有以終其上今寡人有鑿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為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靡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俾報復有以決苦寡人之德子無所罷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鈔賈主市也君令朝賈令市君操一物出以曰中純萬錢何市而信之一枝一鼓以決



子息而焚貴恭富將立貧不徙則亂耳四方之萌  
聞之入教其子先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  
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葵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夫  
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

曰此若言局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此之  
於萊純錙錙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

人知之聞纂此空周且飲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  
有推焉是自萊失纂此而反準於馬也純錙其

管子權 卷十五 十五

管子曰中十金故纂此空則市難得故以馬作  
見錢三金之是失此而反準馬也故可因者因之

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

管子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百泉則銀二十也  
管子曰今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銀二錢也請以

今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救粟決其籍若此則齊  
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

管子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百泉則銀二十也  
管子曰今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銀二錢也請以

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  
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

相被遠近之準乎矣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  
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

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  
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

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  
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

管子權 卷十五 十六

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  
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

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  
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

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  
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

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  
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

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  
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管子對曰齊西之人三十錢



之使者乎夫下開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遊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師即墨之天師破燕非以神威敵以神安圍城之民而世之也此龍圖而朝八諸侯何居誰欺乎謂人可惡自愚也況乎以愚愚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

管子權

卷二

十

三十五

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今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承天畜不求民鄰財之道也計不以修德肆故天而乘天畜為利乎民亦有心得德誼慢天資人曰唯財之以財不可以一人守也

桓公曰大夫多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

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絺鵝鷺舍餘糶齊鐘鼓之聲吹笙篳篥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也此猶緣

管子權

卷二

十

三十五

而近于正然一人而國偏施桓公曰坤丘之戰坤丘地名未詳民多稱貸負于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業產也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我事失其本管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繆數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表皆聖白其門而高其間以貴州通之師執折策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表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而與存問之



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報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予之力也是以式壁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發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費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歎

管子權 卷之五 九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

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今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沉水則蠶吐巨雄翡翠小鳥皆歸之宜醫飲此水上之樂也賣人蓄物而賣為鮮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蠶地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請燕小鳥被於菽故賤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

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桓公曰善市多屠酤水通于市則汁肥于水水之肥者鳥蟲所集也後苑豐水民所樂燕飲游嬉空市之民出冶游則市之貿易者少買少則物賤物賤故賈貧民富謂人君將禁游俠以歸本業漢法刑三人飲而縱挾彈懷丸男女褫水上乎抑賣之買即賈貨賈何遽貧

管子權 卷之五 一  
桓公曰五衛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履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

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衛之民皆多衣帛完履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衛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和樹下戲笑起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日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繅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通其害去則其利興無游民則無曠土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南所多淫民無千金之家游處多江山為之崇也  
詩上開游此禁游不計自予有乎游乎游供之民  
何梁必樹下眯目而望山童升塵塗之戲耳

桓公曰難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

百姓並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

市有新成園京者二家大園君請式壁而聘之式

也壁石壁也聘問也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間

之舍其作業而為園京以藏穀粟五穀者過半桓

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園京者二家

管子權 卷二十四

君式壁而聘之名顯於國中莫不聞是民上

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也君禮于有功因京何功

于因而驟聘以名則爭效焉功立而名成下則實

其因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

為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給始可得聞

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五百日黍稷之始

也九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

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

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泝龍夏

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帶齊地者五

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

公遽然起曰然則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

潰之以辭可以為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

操國趨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趨君動言操

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

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

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

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

管子權 卷二十四

水地者澤也新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

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通三原從

穀幣之准軌而通之布穀六畜即廢居之說從有

餘不足調輕重而御之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

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

也君以織籍籍於系耒為系籍系織織再十倍其

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

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通術市也經

術之術市在焉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



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通當布之患守布而籍麻即上以織籍絲則麻輕而籍多五而十之其賈倍及麻之織守麻而市布即上籍絲織則布貴而賈高五而十之其賈倍又以重布而決諸侯之賈於云二十齊即上再十倍其賈之說也右高左輕右守左散始右守布既右麻籍高下徐疾之決也右

管子權

卷十四

世業

左即輕重之變文籍微也是故輕軼於賈穀制高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為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有乎賈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世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

授左是以外內不蹙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虞戲作造六峯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

管子權

卷十四

世業

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鈇生火以熟掌臊民食之無茲臍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蓬宮以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王外鑿二十室鑿十七港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高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德六卷合陰陽而天下化



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非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干穀也通干即阡阡之穀

兩畔爭食之比于隣界蟻螫也齒之有脣也

齊音尸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

以下策多兒戲可言不可行可笑而不可用奕之

管子權卷二五

變只一局宗之變只一姓百谷之王一水也何貴乎徒多為陌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緝徒與反

者謂公服緝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

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緝

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山在魯

於此近其境也欲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

人曰子為我致緝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

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

聞之則收其民為緝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

魯梁邪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緝而踵

相隨緝緝謂連續也車轂鬪騎連伍而行也士

前反言其車轂往來相若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

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緝閉關毋

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

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繼也應聲之正通應聲之正

應君之令而征也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魯梁

之君即今其民去緝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

梁之人糴十百十錢十錢十錢二十四月魯

管子權卷二五

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

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墻垣壞而不築為之奈

何管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今謂左右

伯沐浴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潤其年民

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

得居墻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

子對曰齊者莧菜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

以美不增也眾為居其上首壯者胡丸操彈居其

管子權 卷二四



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情  
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  
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  
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以下  
多複言無當改頭換面移名易姓耳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為之奈何管  
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  
之金以為幣重萊之柴質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  
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

管子推 卷二十四 三百三十一

奇出盡齊之重寶則亦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  
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及萊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  
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  
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其人民習  
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供過兵弊於楚功不  
成於周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  
夫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為

白狐之皮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  
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  
錢二十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  
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  
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  
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  
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  
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  
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

管子推 卷二十四 三百三十一  
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  
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  
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  
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  
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一月而得也  
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莘之南楚人降齊者  
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  
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

管子推 卷二十四 三百三十一



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  
買必相率而來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  
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  
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  
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  
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  
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  
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  
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

管子權 卷二十四 廿九 上子五

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  
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  
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  
齊未也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之奈何管  
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  
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春秋安有趙代戰國  
人之露肘也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  
天下事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詰因今人

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  
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  
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  
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  
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  
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  
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  
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  
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

管子權 卷二十五 三十

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管子令而外此中具四時五行最詳亦頗復出  
想雜撰諸將士之手各志所聞亦一有義皆小  
正支疏也然而古之敬授時以重民紀可見焉  
後世唯領一曆書但列時日休咎不載朝政民  
務訪之必于前代典章故老俗談顧于今浸蔑  
矣無言國儀民間歲時風俗服食趨忘自千六



十年來輕薄少年多違禁不問冥行所志耳是以民多疾病夫札末作妖而閭里貧刑亂滋故聖人首曰行時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通推曆時生于心合天於人聖人因心而理時人相乎天規圓為天矩方為地天生地故地在游儀之中衡南北以司日出入定二至四時此曆時之由生也度地有步候天有畧地與天相距南極北極

管子權

卷之十四

管子

相距之里數皆從矩生皆包渾儀之中

以冬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統青指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無勿斷以待期年通期年冬也漢行刑六盡冬月止教民樵室鑄鑿墮甕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鉛鉛又樞權渠繩綵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

子謂之老嫗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眾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夫子之春令也

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過四之日于耜在路十日曰東作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風處里為下陳

管子權

卷之十四

管子

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通主也

如後沒為官女與城旦春之作天子之春令也以春日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入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通大木六山大衍夏曰蕃秀禁傷其長養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以春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一不太宗其盛以來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



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通三  
母即后媪土神土旺夏季社夏至之祀也記曰唯  
社單出里國人畢作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  
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通秋曰  
嘗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通國也五廟小  
功者小祖通家也三廟二廟無功者無祖通庶人  
祭其先有田祭無田薦田以賞有功也無功者皆  
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通沃飲之也以功

管子權

卷二十四

管子

得與于祀燕為沃即飲鼎之舉也記曰君舉止于  
士故無功者立侍而外觀有功之沃祖者所以功  
祭也非所以威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  
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未熟  
天子祀於太極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  
而統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埴篔之風鑿動金石之  
音通秋金主聲故吹風動音應兌之令朝諸侯卿  
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氣發號出

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  
母有所赦作行牛馬之實在野者通王為句記  
曰馬牛羊有在野收之弗禁此王今律所謂入官  
也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  
纁黑而靜處通已矣陰陽六純之月于午南北二  
陸之極故皆靜處此與月令而齊戒祭者朝諸侯  
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  
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管子權

卷二十四

管子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通自冬至起數故不言  
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統黑朝諸侯卿  
大夫列士號曰發絲趣山人斷伐具械器通木落  
而斷伐臘月之木其器牢趣道人薪藿葦足蓄積  
通水落而薪澤可久蓄三月之後成以其所有易  
其所無謂之大通通連下句通其積也三月之蓄  
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通游民也不耕之害  
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通食少而飢  
不芸之害也宜獲而不獲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



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  
者生宜蟄者鳴不滅之害也當歲不藏霧氣陽  
陽死生蟄鳴為其及于未沒之候貞元之道也此  
可以言養生矣故曰至道之極昏昏然然張耜當  
弩鈍耨當斂戰獲渠當脅鞞蓑笠當沐櫛故耕械  
具則戰械備矣通古人寓兵于農之法  
輕重庫第八十六 七

管子權第二十四卷終

管子權

卷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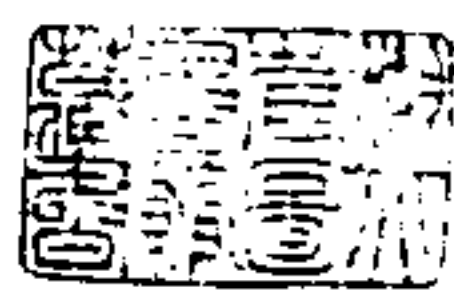
三十五

管子



管子校正序

管子校正序



戴君子高寄其所管管子校正屬序於蔭蔭何足以序子高之書哉蔭之慕子高久矣則於其書何可以無言自明人刊書而書之諸子幸以道藏本得存管子不列於道藏故屢經明人刊刻其書在若泯若沒聞吾吳黃堯圃有紹興本其中足證各本之謬者實多如形勢篇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未誤為得幽邪氣襲內未誤作入內莫知其澤之未誤作釋之其功達天者天圍之未誤作違之乘馬篇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未誤作太山鼓鑠纏得入焉未誤作纏得版法篇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未誤作象法幼官篇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下未衍之字則其攻不待權輿明必勝則慈者勇未誤作權輿宙合篇內縱於美好音聲未誤作美色淫聲樞言篇賢大夫不恃宗室未誤作宗至八觀篇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朝之臣右下未衍

管子校正序

求字法法篇矜物之人未誤作務物內亂從此起矣未脫矣字小匡篇管仲詘纓捷衽未誤作插衽維順端慤以待時使注待時待可用之時也也上未衍而使之三字霸言篇驥之材百馬代之又疆最一代未均誤作伐戒篇東郭有狗嗥嗥注柳謂以木連狗未誤作猥謂形勢解臣下墮而不忠未誤作隨而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下未行動者二字亂生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未誤作眾人使人有理遇人有禮理禮二字未互倒版法解往事必登未誤作畢登海王篇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未誤作問口山國軌篇不藉而贍國為之有道乎未誤作道子皆與王懷祖先生讀書稊志相合其他類是者尚多今歸東昌楊氏矣子高陳碩甫先生高足弟子實事求是深惡空腹高心之學是書精當必傳無疑先是湘鄉師閻蔭欲為刊其



所著書併欲重刻管子且推及荀賈董劉揚老莊列淮南諸子善本會師歸道山其議遂罷而子高亦病矣古學廢興間不容穢可慨也夫同治十二年癸酉二月吳縣潘祖蔭

管校序

管子校正卷一

戴聖纂

牧民第一 經言一

地僻舉則民畱處 望案朱東光本作地舉辟則可畱處據尹

注似亦作地舉辟舉處為均上下文皆協均此不宐獨異輕

重甲篇曰地僻舉則民畱處事語地數二篇並曰壤辟舉則

民畱處是其明證朱本可字誤

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 太平御覽居處部十資產部十六引

此均無廩字

野蕪曠則民乃管 元刻本蕪曠作無儻望案管疑荒字之誤

荒與曠為均或作蕪誤

不璋兩原 丁氏士通云璋當為障高誘呂覽注曰障塞也說

管校一

文訓隔隔亦塞也又土部璋攤也義亦相近

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 丁云悟疑信字之誤神信為均

滅不可復鎔也 藝文類聚五十二引復鎔作得復御覽六百

二十四治道部引鎔作摺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 王氏念孫云政之所興唐魏徵羣書治

要及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御覽治道部五引此並作政之所

行後人改行為興以對下文政之所廢目不知此四句本謂

政順民心則行不順民心則廢下文曰令順民心則威令行

是其證改之則失其旨矣孫氏星衍說同

我存安之 御覽治道部五引作我安存之

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 治要引畏作恐孫云下文曰故刑罰

繁而意不恐則作恐字是



積於不涸之倉 治要引涸作凋

使民於不爭之官 趙蕤長短經八引民作士爭作諍望案鄭

注周官士師曰官官府也

不偷取一世也 治要一作壹

令順民心則威令行 日本安井衡纂詁引豬飼彥博云威令

之令疑衍

右士經 顧氏廣圻云士字當是十一字并寫之誤

母曰不同生 俞氏樾云生與姓古字通此同生即同姓也詩

杕杜傳同姓同祖也禁藏篇如典之同生典乃與字之誤如

與之同生義亦猶此矣

母曰不同國遠者不從 王云國當為邦上文生聽為均鄉行

為均此邦從為均今作國者是漢人避諱所改宋氏翔鳳說

管校一

同

如地如天何私何親 張氏文虎云私疑疏之誤韓子揚權篇

若地若天孰疏孰親即本此

如月如日唯君之節 聖案朱本作如日如月誤日與節均古

日月二字聲不同部詩齊風東方之日篇可證

召民之路 丁云召詔之段字爾雅釋詁詔道也

是謂聖王 宋本朱本聖王並作賢王御覽皇王部一引與此

同

兵甲彊力 治要彊作勇

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 宋本惟作唯

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 俞氏正燮云此分字即乘馬

篇聖人善分民之分言託業用之也注非

無私者可置以為政 丁云為政與止為長對文政當讀為正

爾雅釋詁正長也俞說同

委於財者失所親 丁云廣韻委俗各字當改正

右六親五法 丁云六親與五法當分章宋本及劉氏

續補注本子目下分為二是也

形勢第二 經言二 丁云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曰山高名

形勢

山高而不崩 埤雅引崩作地

則祈羊至矣 張云祈羊費解羊疑祥字之譌國準篇云立祈

祥以固山澤是其證

則沈玉極矣 宋本玉作王古玉字

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 王云得幽當依明仿宋本及朱本作

託幽此涉上句得字而誤後形勢解正作託幽

銜命者君之尊也 後解銜命作銜令

上無事則民自試 元刻則作而與後解合

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宋本修作脩後凡修字皆同王云朱

東光說蜀乃器字之誤是也後解作蜀亦誤 聖案王氏廣雅

與此脩當為循亦字之誤也隸續曰循循二字隸書只爭一

畫傳寫往往譌溷事試為均循言為均循順也 說文循順行

中候曰從也 文選陸雲答張士然詩 言人君抱器不言而廟

堂之中已順從也形勢解曰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

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

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循 今本循字亦誤作脩今

證矣宙合篇曰明墨章畫 今本畫譌作 道德有常則後世人



人脩理而不迷脩亦當為循言君子道德有常如工人之明墨章畫則後世皆循其理而不迷也君臣篇曰權度不一則脩義者惑又曰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脩義從令者忠臣也兩脩字皆當為循循亦從也下文曰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是其證也四稱篇曰不脩天道不鑿四方又曰不脩先故變易國常兩脩字亦當為循言不順天道不遵先故也侈靡篇曰緣故脩法以政治道脩亦當為循緣亦循也廣雅緣循也政與正同言緣順故常遵循法度以正治道也勢篇曰慕和其根以脩天地之從又曰脩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脩亦當為循循順也從行也廣雅曰從行也弗行者夏小正傳曰不正篇曰必脩其理九守篇曰因之脩理故能長久脩亦當為循循理順理也九守篇又曰脩名而督實案實而定名

管校一

四

脩亦當為循循因也因名而責實也韓子定法篇曰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淮南主術篇曰循名責實官使自司後漢書王堂傳曰循名責實察言觀效蜀志諸葛亮傳評曰循名責實虛偽不鹵皆本於管子也地數篇曰脩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脩亦當為循言循河濟而南也

鴻鵠鏘鏘唯民歌之 後解鏘鏘作將將唯作維案將將古字鏘鏘今字

飛蓬之問 宋本問作問丁云問乃問字之誤後解作問古問與問通玩尹注警問之訓所見本不作問矣易益象傳勿問之矣崔注問猶言也觀後解云斐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語意自明

燕雀之集 後解雀作爵

犧牲圭璧 丁云當從後解作犧牲圭璧侈靡篇曰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舛輕重已篇曰犧牲以魚犧牲以

不足以饗鬼神 宋本饗作享是也說文享獻也饗鄉人飲酒也段氏注凡獻於上曰享凡會其獻曰饗張云此以儀不及物者比之飛蓬燕雀所謂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云不足以享鬼神

召遠者使無為焉 丁云召讀為招廣雅釋言招來也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

唯夜行者獨有也 王云當從朱本作獨有之也尹注云故獨有之也後解云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也今本也誤作證淮南覽冥篇作惟夜行者為能有之亦有之字

管校一

五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王云此當作平原之封奚有於高後解云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當作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平原之封奚有於高尹注亦甚明下溼曰隰故言下澤積土曰封故言雖有小封不得為高後人既改此文為平原之隰遂并後解而改之弗思甚矣

嘗饗之人勿與任大 丁云嘗當作嘗說文嘗訶也今作苛此音義 鄭注喪服四制云口毀曰嘗說文無嘗字心部懲懲言

不慧也爾雅釋故衛嘉也後解云推譽不肖之謂嘗推譽與嘉誼相近

譙臣者可以遠舉 宋本以作與同後解王氏引之云譙與謨同集韻曰謨古作謨爾雅曰謨謀也臣當作巨字形相似而



誤巨人也。譙巨者謀及天下之大而非一家一國之謀也。形勢解曰：明主之慮事也為天下計者，謂之譙。臣亦當作巨。曰：慮曰計，釋譙字也。曰：天下則釋巨字也。若作譙，臣則其義不可通矣。且巨與舉為均，憂與道為均。二字古音，若作臣字，則又失其均矣。尹注非。

舉長者可遠見也。元刻本見下有者字，後解同。丁云：可下疑脫與字。

裁大者眾之所比也。孫云：裁古通作材，故形勢解曰：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器物多而眾人能比焉。尹注非。

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俞云：此句之義為不可曉據形勢解曰：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然則管子原文本作欲人之懷，必服而勿厭也。故其解如此。若作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則解何以不及美字定字之義乎？尹注曰：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則其所據本已誤。皆會者不肥體。宋本朱本皆皆作蒼與，後解合丁云：集韻引亦作蒼玉篇，皆嫌會貌。

必參於天地也。安并衡云：古本參下有之字。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劉績補注云：經文不應有故曰二字，疑衍。宋云：周秦傳記多以是故發端，故曰猶是故。故古也，謂古語也。劉說非。

無廣者疑神。張云：無譙之段字，上文云：譙巨者可以遠舉，望案據後解云：故事廣于理者，其成若神，則張說是。

在內者將假。望案：假當作假，說文：假至也。方言：假，格至也。邪。唐冀堯之閒，或曰：假或曰：格。

曙戒勿怠。俞云：既勿怠矣，又何逢殃之有？勿當為夕字之誤。曙戒夕息言朝戒之而夕息之也。下文云：朝忘其事，夕失其功。此以夕對曙言，猶彼以夕對朝言矣。

後輝逢殃。宋本釋作釋。邪氣入內。王云：入當依宋本。朱本作襲，後解及文選長門賦注：七發注引此，竝作襲襲，即入也。無須改襲為入。孫說同。

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俞云：賓讀為擯，論語：君召使擯，釋文：本亦作賓是也。言主君衣冠不正，則為擯者亦不肅。猶上文所云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也。

天下之配也。王云：天下當為天地人君能定萬物，則可以配。

管校一  
天地上文云：能與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即其證。今本涉上文：天下之人，句而誤。黃氏曰：鈔亦云：地誤作下。

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宋蔡潛道本作：道往者其人莫往，道來者其人莫來。宋云：當從宋本。道往者其人莫往，言人與道俱化而不見其往也。道來者其人莫來，亦與道化而不見來也。故注云：均彼我忘是非而無往來之體。劉氏據形勢解改作：道往莫來，道來莫往，彼係譌字。

莫知其釋之。宋本釋作澤，王云：澤釋古字，假借後人不知而妄改之。當從宋本。望案：後解作舍。

萬物之生也，異趣而同歸。陳先生與云：生後解作任，任字不誤。趣後解作起，誤。

生棟覆屋。俞云：生當讀為笙，方言云：笙，細也。自關而西，秦晉



之閒凡細貌謂之筮

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宋本違作圍下文天之所違及後解並同 王云古字

違圍相通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

烏鳥之狡 王云當作鳥集之佼佼與交同後解云與人伎本未

如是今本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鳥集之佼佼是其證

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哀之役幾於不結 王云見與之交當

從朱本作見與之友後解亦作友隸書交字作友與友相似

不親以此為交則不結是此 見哀之役哀與愛古字通呂氏

文上句作友下句作佼也 見哀之役哀與愛古字通呂氏

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篇各哀其所生

高注並云哀變也樂記肆直而慈愛者鄭注變或為哀

當為佼字之誤佼與佼相似 佼與交同後解作見愛之交是

其證也尹注非

獨王之國 劉云當依解作獨任之國王云任字古通作壬因

譌為王百望案王字義長不必改字獨王者若桀紂為天子

不若一匹夫也

久而不忿焉可以來矣 宋本來作往誤

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 後解兩而字皆作之張云不

可復不可再猶云雖悔而不可追尹注非

權修第三 經言三

民眾而兵弱者民無取也 洪氏頤煊云取當作恥謂民無愧

恥雖眾而弱北堂書鈔二十七引下文則民無取文選射雉

賦注引下文民無取皆作恥尹注非

臺榭廣也 劉本榭作謝望案說文有謝無榭劉本是

必重盡其民力 治要引此無民字孫云民力之民涉上文而

衍

民眾而可一 治要一作壹

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 丁云刑當讀為

形與上文徵字對下文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

敢為之乎是其證望案韓子難三篇引此文作見其可說之

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

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 俞云化當作

外字之誤也為之二字衍文此本作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

求其所不見之外因外字隸書或作外見魯 化字隸書或作

水見碑 兩形相似故外誤為化後人又加為之二字使成義

目韓非子引此正作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

然後申之以憲令 宋本後作后後凡後字皆同

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 宋本殺皆作弑

用之有止 治要止作正下文用之不止同

家與府爭貨 北堂書鈔二十七引貨作貨

故野不積草 意林不作無下文皆作不

故民情可得而御也 陳先生云民情之情蒙上文人情而衍

故上不好本事 元刻不下有能字

婦言人事 洪云當作婦人言事尹注非

而求百姓之安難 治要無難字

朝廷不肅 宋本廷作庭後朝廷字並同

上下凌節 宋本凌作凌治要作下賤侵節

上好詐謀閒欺臣下賦斂競得 宋云當作臣下閒欺欺與謀

為均俞云閒讀為姦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間公羊

作昌姦是閒姦古字通



使民偷壹 朱本壹作一下文壹民同

好用巫豎 元刻本豎作醫古字通

則鬼神驟崇 中立本崇作崇丁云當作崇說文崇神禍也从示从出崇與上豎豎均

我苟種之 聖案苟當是苟字之誤說文苟部苟自急救也苟與亟通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云字又作苟

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 鈔本北堂書鈔刑法部一太平御覽刑法部四引此竝作不可不重王云當作重此言人主重民而輕法則民不畏民不畏則不可御故曰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重法法篇曰法重於民不為愛民枉法律義與此同今本涉下文兩不可不審而誤

則刑罰不可不審 元刻本審下有也字是

立政第四 經言四 治要引此篇各作立君

則不可授以重祿 宋本以作與治要同無授字

則材臣不用 中立本材作財

道塗無行禽 俞云此承上文便辟無威於國而言禽猶囚也

左氏襄二十四年傳曰收禽挾囚蓋以拘囚而言則謂之囚以禽獲而言則謂之禽也便辟左右之人擅作威福則藉衣滿路矣今也不然是以道塗無行禽也下文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皆以獄訟言可證此文禽字之義尹注謂無禽獸之行說非

孤寡無隱治 俞云無隱治與無蔽獄義同周官小宰聽其治訟司市聽其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胥師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皆以治訟竝言治亦訟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為踐

之皆以治訟竝言治亦訟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為踐

之皆以治訟竝言治亦訟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為踐

之皆以治訟竝言治亦訟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為踐

之皆以治訟竝言治亦訟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為踐

之皆以治訟竝言治亦訟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為踐

之皆以治訟竝言治亦訟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為踐

之皆以治訟竝言治亦訟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為踐

之皆以治訟竝言治亦訟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為踐

之皆以治訟竝言治亦訟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為踐

之皆以治訟竝言治亦訟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為踐

之皆以治訟竝言治亦訟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為踐

之皆以治訟竝言治亦訟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叔武為踐

土之會治及衛侯注云叔武訟治于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是古人以訟為治之證

故曰刑省治寡 安井衡云曰字疑衍

大德不至仁 王云至仁即大德未有大德而不仁者治要引此德作位是也大位而不至仁則必失眾心故下文曰卿相不得眾國之危也尹注非

山澤不救於火 孫云救當作敬下文脩火憲敬山澤其證也敬與傲通言山澤無焚萊之禁則草木不殖成洪說同

草木不植成 宋本不下有得字植作殖下文桑麻不植於野亦作殖

築障塞匿 孫云築障塞為句匿字衍安井衡云匿讀如匿空之匿謂邪徑秀出者

博出入 王云博字義不可通博當為搏字之誤也俗書搏字而為博商子農戰篇民不營則國力搏衛策願王搏事秦無有佗計韓詩外傳好一則搏今本搏字竝譌作搏搏與專同一道路專出入專與一正同義審閭閉慎筦鍵亦所以專出入也下文曰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即專出入之謂也古書多以搏為專霸言篇曰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之搏非是劉己辯之 內業篇曰能搏乎能一乎今本搏譌作搏到已 繫辭傳其靜也專陸績本專作搏昭二十五年左傳若琴瑟之專一董遇本作搏史記秦始皇紀搏心指志索隱曰搏古專字引左傳如琴瑟之搏一從董本也商子農戰篇曰搏民力以待外事凡商子專呂氏春秋適音篇曰目不收則不搏高注曰不搏入不專一也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曰

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曰

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曰

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曰

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曰

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曰

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曰

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曰

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曰

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曰

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曰

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曰

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曰

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曰

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曰

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曰

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曰

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漢書曰



天文志卒氣搏如瀆曰搏專也此皆俗搏為專之證又八觀篇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博亦當為搏即商子所云搏民力也又見幼官篇博一純固下

圈屬羣徒 洪云圈讀如圈聚之圈屬係也羣徒謂朋輩言環結交游之人幼官篇疆國為圈弱國為屬即其證尹注非

謹敬而勿復 聖案敬與傲同戒也一云敬乃亟之誤

鄉師以著于士師 宋本著作案說文無著字宋本是

五鄉之師 藝文類聚五十四引之師作五師

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 王氏引之云致下不

當有于字此涉上下兩于字而衍鄉官謂鄉師治事處也言

五鄉之師出朝遂于治事之處致其鄉屬下及于游宗皆來

受憲也下文云五屬大夫至都之日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

管校一

三

是其證俞云王說是矣然此文實非止衍一于字也遂于鄉官句衍鄉字及于游宗句亦衍于字管子原文當云遂于官致鄉屬及游宗皆受憲官古館字周易隨初九官有滄釋文曰官蜀才本作館蓋官館古今字也官字从宀从自宀交覆深屋也自猶祓也以屋覆祓是官之本義為館舍字也官司者其引申之義本義為引申義所奪乃別製从會之館字說文自部有官會部有館岐而二之始非矣故古書每以官為館禮記曲禮篇在官言官鄭注曰官謂版圖文書之處玉藻篇在官不俟履注曰官謂朝廷治事處皆即館字也遂于官致鄉屬及游宗而受憲焉下文曰憲既布乃致令焉尹注曰致令于君夫受憲之後即致令于君則未反其鄉可知所謂官

者即在國中不得有鄉字明矣後人不達官字之義疑遂于官三字未足妄增鄉字又疑鄉官鄉屬為對文鄉官上有于字鄉屬上亦不得無于字兩句既皆有于字則及游宗三字文不成義亦不得無于字展轉相加遂成此誤

外罪不赦 宋本作罪外是下文同

使者以發 元刻以作己以己古通

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 陳先生云考憲乃布憲之誤

首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 丁云尹注上憲為歲朝之憲下憲

為月朝之憲非也布憲當為行憲上文云憲既布有不行憲

者謂之不從令故此謂首憲既布然後可以行憲下文云首

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舉亦行也亦不謂可以布事矣

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 丁云敬與傲同敬山澤以下

管校一

三

七字當作一句讀荀子王制篇修火憲蒼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以時禁發句例相同夫財當作天財國蓄篇云天財之所殖地數篇云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山國軌篇云桓公曰何謂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尹注謂山澤之所禁發皆其證矣 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 聖案民下當脫足字所字疑行 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 聖案當讀前後農夫句陳先生云前後猶先後也毛詩傳曰相道前後曰先後均皆荀子皆作順修



由田之事也 王云由即田字之誤今作由田者一本作由一

本作田而後人誤合之也田謂農官也月令命田舍東郊鄭

注曰田謂田峻主農之官也法法篇曰皋陶為李后稷為田

小匡篇曰弦子庶為理甯戚為田張云由疑司字之誤司田

亦見小匡篇

勸勉百姓 宋本勉作免古字通

辨功苦 宋本辨作辯

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 春秋繁露服制篇與此文同

六畜作畜產陳作甲

修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 繁露作生則有軒冕之

服位貴祿田宅之分無修字王云修字不當有此涉上文鈞

修而誤

管校一

雖有賢身貴體 繁露作賢才美體

天子服文有章 繁露作服有文章

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 聖案此文有

譌脫繁露作夫人不得以燕饗公以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

卿以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當據補宋云將軍大夫是大夫

為將軍乃上大夫也墨子亦有將軍大夫之名

以命士止于帶絲 以字涉上文而衍

散民不敢服襍采 宋本襍作雜凡全書襍字仿此

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髮貂 繁露作不敢服狐貉

刑餘戮民不敢服統 統一本作絲王云刑餘戮民不得與四

民同服非但不敢服統而已作絲者是也繁露作刑餘戮民

不敢服絲玄纁是其證古者爵弁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

洪說同 聖案王氏廣雅註 蓋於統也引管子不敢服統謂

絲故一本作

不敢畜連乘車 聖案連讀當為輦說文連負連从辵从車易

蹇往蹇來連虞注連讀為輦周官鄉師正治其徒役與其輦

輦注故書輦為連丁說同

終於不可及 元刻本可作足

未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往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

鵠冠子天則篇同此文作未令而知其為未使而知其往

上不加務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

成而不議 鵠冠子作成而不敗

右七觀 丁云觀當作期前子目亦譌觀當改正

乘馬第五 經言五

管校一

非於太山之上 宋本太作大王云太當為大大山與下廣川

相對成文無取於太山也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 宋本別行不連上

地不平均和調 御覽三十六地部引作均平

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 宋紹興本連上節不別行楊忱本

與趙同

大地莫之能損益也 宋本無損字張云此地字空衍審上下

文自見

故不可不正也 丁云也即地字之壞下文正地者即承此句

言之朱本作不可正政也誤

長短大小盡正 宋本作小大上文次序本如是

正不正則官不理 王云正不正當作地不正此承上文正地



而言地不正則官不理即上文所云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今本地作正者涉上下文正字而誤尹注非愈云正不正字涉上文長短小大盡正而誤變正字耳

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 丁云不正謂爵位不正也對上爵位正言之理字涉上句義可理而衍而不可不理也當作而不可理也對上義可理言之則案以字及而不可不理也六字皆衍文

右陰陽 張云題與上事不合蓋此等皆後人妄增則百利不得 王云百利不得當作百利得言百貨賤則民之得貨多而百利得上文曰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是其證今本涉下文六不字而誤太平御覽資產部七引此正作百利得尹注非孫說同

管校一

去

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 聖案此下當有而不能為治亂句與下文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一例

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 王云地之小大當作器之小大上文曰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故此云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器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下文不知任不知器正承此二句言之今本器作地者涉上文諸侯之地而誤

樊棘禱處 王氏引之云草木無名樊者樊當為楚字形相似而誤楚荊也楚棘禱處謂荊棘叢生也地員篇曰其草宜楚棘

藪鎌纏得入焉 王云纏當從未本作纏說文作纏云索也坎

上六係用微纏馬融曰微纏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微兩股曰纏案鎌者所以刈薪纏者所以束之列子曰擔纏采薪是也今本纏誤作纏據殷敬順釋文改 鎌與纏皆入藪采薪者之采薪謂作薪某據淮南道應篇改 纏與纏皆入藪采薪者之所用故曰藪鎌纏得入焉若纏為纏繞之義非繩索之名不得與鎌並舉矣

九而當一 丁云此與下蔓山九而當一兩九字皆當為十下文云汎山九而當一是其例上言百而當一者四下言五而當一者三或百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三等之地由下而中而上皆整齊成數若如今本則分為四等且先九而當一而後十而當一尤失序次即藪及蔓山之地與汎山亦無區別

管校一

七

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釜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釜得入焉十而當一 張云蔓山所出何遜於林九當作五汎山不可解其所出與下林同何云十而當一疑此二十一字皆衍文

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 張云山林宜以類相從流水三句當移林下與澤乃類蓋錯簡 命之曰地均以實數 丁云管子書多以命為名地均土均也即管子地員

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 中立本脫曰字

三夫為一家 安井衡云古本三夫作二夫

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 王云一

馬之所用不得有七甲五蔽一馬當為一乘四乘有二十八

甲二十蔽則一乘當有七甲五蔽也今本涉上文四馬而誤



丁云一乘甲士十人若七甲則太少王改一馬為一乘非也  
下文四乘乃是一乘之譌上文一乘四馬句正引起甲蔽之  
分數合數古人文法往往如是若既知一乘甲蔽之數又以  
四計之則亦可以三計之以五計之矣甲士十人而有二十  
八甲者多為之備也日本猪飼彥博云四乘之乘當作馬  
白徒三十人奉車兩 洪云奉當作輦周官鄉師治其徒役與  
其輦輦史記淮南列傳輦車四十乘說文輦大車駕馬也謂  
載物之車王云奉車兩當為奉車一兩山至數篇方六里而  
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是也

方六里一乘之地也 丁云六蓋八字之誤下文云方一里九  
夫之田也又云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此古井田遺制侈  
靡篇云乘馬甸之制制之此周官甸之法甸方八里出長

管校一  
穀一乘與司馬法合

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 丁云盡讀為費張載注魏都賦  
引倉頡篇曰費財貨也費盡古字通孟子公孫丑篇作贖史  
記高帝紀作進

李綯三十三制當一鎰 丁云趙本制屬下讀非季綯以制計  
猶暴布以兩計也周官內宰出其度量瀆制注杜子春云制  
謂匹長玄謂純制天子巡狩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只與  
禮既夕贈用制幣注丈八尺曰制韓子外儲說右篇終歲  
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

經暴布百兩當一鎰 望案暴字疑衍說文經織也經布織布  
也陳先生云暴布與考工記暴絲同事與上文季綯對文劉  
云季綯細絹暴布白布是也經則公用之字耳

六步一斛 丁云斛當為斗玉篇云斛俗斗字漢平帝紀後漢  
仲長統傳皆有斛字一本斛作升  
其貨一穀籠為十篋 朱本籠作籠并有注云籠音籠  
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 丁云苟字於義難通疑即商字之誤  
而衍者

命之曰正分春日書比 丁云趙本正字絕句案疑當分字絕  
句春日書比與秋日大稽一例或曰分春與立夏皆言時序  
之中然則秋亦當曰分秋矣

與民數得匹 俞云與與舉字通舉民數得匹謂記錄民數之  
得失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注曰  
舉謂記錄之是其義

管校一

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 俞云十仞當為一仞一  
仞見水其地較高故不大潦五尺見水其地較卑故不大旱  
若作十仞則太懸絕矣

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二三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  
半 王氏引之云以五則去半推之則當為一仞見水輕征  
十分去一二則去二三則去三四則去四五則去半謂一仞  
見水則去常征十分之一二仞則去十分之二三仞則去十  
分之三四四仞則去十分之四五五仞則去十分之五也今本譌  
脫而又有衍文幾不可讀

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 劉云此  
言當旱之時若汗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四尺見  
水則免三三尺見水則免二二尺見水則免一十分去一當  
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也俞云劉說未得此文亦有錯誤當



作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二三則去三二則去四一尺而見水比之於澤上文曰一仞見水不大潦然則一仞見水之地所患非潦也其輕征之故以旱不以潦故一仞見水十分去一至二仞見水地更高矣故十分去二至三仞見水地更高矣故十分去三推而至於五仞見水則比之於山地愈高旱愈甚也上文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然則五尺見水之地所患非旱也其輕征之故以潦不以旱故五尺見水十分去一至四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二二三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三推而至於一尺見水則比之於澤地愈卑潦愈甚也一尺見水之地當去十分之五此不言者以上文五則去半推之可見蓋比於山與比於澤同也古書遇數目字往往致誤董子爵國篇所說諸數無一不誤然則此文之誤亦

管校一

注

無怪矣劉氏以潦為旱以旱為潦兩義俱倒故不得其解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 王氏引之云上文由五尺而四尺四尺而三尺三尺而二尺則此當為一尺矣若三尺而見水則地猶高燥不得比之於澤蓋寫者誤耳不可使而為工 丁云工與功同不可使而為工者不可使而為三日之功也下文云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忌其功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 陳先生云貨當從宋本作貨言視其功有貨離之實使出夫粟也貨離猶差貸也月令曰宿離不貸又曰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毋或差貸是其義 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 吳氏志忠字有堂吳縣人云道為故字之誤時下衍也字

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 王云生讀為性見周官大司徒注閉當為閑字之誤也廣雅曰閑正也爾雅曰類善也言民之性入乎邪僻則愚由于中正則善也尹注非聖案宋楊忱本正文及注皆作閑與王氏合 故曰今日不為明日忘貨 宋本忘作亾聖案亾當訓為無貨疑資字之誤淮南精神訓隨其天資高注云資時也此處尹注云言不為則失時蓋唐本尹所見者猶是資字丁以貨為貨之誤云與下文來均亦通

管子校正卷一

管校一

注



七法第六 經言六

若是安治矣 治要安治作治安

斛量也 丁云角與斛同說文斛平斗斛量也平量之器謂之

斛因之平亦謂斛月令角斗甬注角謂平之也孫子虛實篇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曹注角量也角即斛之段借

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 丁云案下文云錯儀畫制不知則不

可即承此文言之當作不明於則而欲錯儀畫制觀運均檐

竿之喻皆是言儀法制度之無得而定由於則之不明若作

出號令則與立朝夕定其末之意不相比附且與下文不明

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句相復矣

管校二

獨立朝夕於運均之上 丁云運均墨子非命中篇作員鈞音

相近廣雅運轉也運鈞轉移無定故尹注以為陶者之輪集

韻鈞一曰陶旅輪是也今注輪字誤輸致不可通

檢竿而欲定其末 王氏引之云檐當為搖搖古搖字考工記

而搖之釋文搖本又作搖 言鈞運則不能定朝夕竿搖則不

能定其末也故心術篇曰搖者不定趨者不靜搖與檐字相

似世人多見檐少見搖故搖誤為檐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

劉文選上林賦消搖乎襄羊汪文盛本 尹注訓檐為舉非

是 聖案王氏廣雅疏證以檐 為 疑之段字說文檐何也

猶倍招而必拘之 王氏引之云倍與背同招射之的也呂氏

本生篇曰萬人操弓共射高注招摠 拘當為射字之誤春秋

射招者必向招而射若背招則招不可得而射矣尹注非

論材審用 宋紹興本材作財

和民一獄 聖案上文作治民一獄此作和字誤下文選陳章

亦是治字

右七法 宋紹興本及別本皆作右四傷王云今本是

百匿傷上威 王云尹注言百官皆匿情為私則上威傷其說

甚迂匿與隱同百匿眾隱也言姦隱眾多共持國柄則上失

其威也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眾匿乃維韓子主道篇處

其主之側為姦匿今本匿 匿竝與隱同

人君泄見危 王云見當為則故尹注曰君泄其事則其位危

世主所貴者實也 元本朱本實皆作寶王云實當從朱本作

寶今本涉上言實而誤下文令貴於寶是其證又侈靡篇萬

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必因天地之道實亦當從朱本作寶

管校二

下文棄其國寶是其證寶與道為均下文聖稱其寶亦與道

為均

亾君則不然 俞云亾君當作良君篆文良作亾脫其半則為

亾矣鄭君所謂壞字也

致所貴非實也 元本朱本實皆作寶實字誤

不為愛親危其社稷 丁云當作不為親戚危其社稷法法篇

兩見皆作親戚

故曰社稷威於親 陳先生云威疑當作愛與上文誤易愛於

親猶言重於親也尹注云棄親而存社稷不誤

居身論道行理 丁云居乃君之誤字爾雅曰身親也君對下

羣臣百吏言之

莫敢開私焉 元本作莫敢閑焉



變賞者無貪心 陳先生云變當作受尹注賞不踰等是受之義

右四傷百匿 王云朱本無百匿二字是也四傷是篇目百匿乃四傷之一不得與四傷並列

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 通典百四十八御覽兵部二引作此八者皆強故兵未出竟而無敵八者悉備然後能正天下今本脫誤

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衡庫者天子之禮也 望案此數句與上下文義不貫疑是錯簡或云衡庫二字乃行軍之譌

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 俞云尹注或曰觀當為勸然大戴記四代篇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亦以立與觀對則

管校二

觀字不誤立知觀聞者知聞即見聞也謂立乎近以觀乎遠也此云立少觀多義正與彼相近

故聚天下之精財 王云財當為材幼官篇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尹注曰精材可以為軍之器用者是也今本涉上文聚財而誤

不試不藏 宋紹興本藏作臧

莫害其後 丁云害當作圍下文禁圍即承此二句言之圍古禦字幼官篇莫之能圍趙本亦譌作害

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 宋紹興本楊忱本禮皆作理丁云作理是也形勢解但是理字呂覽勸學篇此生於不知理義

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望案御古禦字說文禦祀也段氏

注云今段為禁禦字古只用御字

若夫曲制時舉 丁云曲制見孫子孫子言兵本管子

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 丁云此言數之多少必出於計

計下不當有數字下文云計必先定于內計未定于內皆承

此計字言之參患篇云用日維夢其要必出於計亦無數字

是則戰之自勝 丁云參患篇作則戰之自敗此勝字誤當作

敗是字衍文

兵無主則不蚤知 丁云知下當脫敵字下文故蚤知敵句即

承此文言之兵法篇兵無主則不蚤知敵亦有敵字

則無蓄積 宋紹興本蓄作畜

官無常 丁云常讀為長幼官篇立常備能即立長也權修篇

云百姓殷眾官不可以無長

管校二

四

而器械不功 朱本而作則同上文孫云功讀為工工巧也

周官肆師注古者功與工同字

故蚤知敵人如獨行 張云獨行即上所謂獨出獨入丁云案

當作蚤知敵則獨行與下文一例今本涉注文而衍人字又

誤則作如兵法篇故曰蚤知敵則獨行是其證

審於地圖 宋本圖作圖望案說文以圖為鄙嗇字

故有風雨之行 張云此故字疑衍

故能攻國救邑 日本豬飼彥博云救乃拔字之誤望案邑下

當脫矣字上下文句例可證

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 張云不字疑當作氣尹注謬也

禁雕俗也 丁云雕今通段為彫凋字物之彫飾者必傷俗之

雕飾者必儆義本相通史記酷吏傳斲雕而為朴索隱引吾



灼云凋弊也禮書救其雕敝索隱彫謂彫飾也

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 王云故字涉上下文而衍恃當

為待約官事語二篇竝云不待權與之國是其證今本涉上

文恃因而誤丁云王改非也幼官事語二篇均係譌字樞言

篇曰恃與國八觀篇曰然則與國不恃其親淮南要略恃連

與國高注云恃怙連與之國連與即權輿亦作恃是其明證

版法第七 經言七

正彼天植 俞云植乃惠字之誤惠古之德字版法解云天惠

者天心也鄭注周官曰在心為德觀天心之解則知作德明

矣

各得其嗣 俞云嗣讀為司尹注非

三經既飭 宋本飭作飾

管校二

驟令不行 朱本不上有而字與後解同

置不能圖 劉云當依後解作寡不能圖注非

富祿有功以勸之 丁云富祿當作祿富與爵貴對文謂以祿

富有功以爵貴有名也尹注侵下貴字固誤後解亦誤

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 丁云此三句不平行財下脫一力字

下文用財用力對舉此不當專言財慎施報是言用財察稱

量是言用力上文取人以己成事以質亦分指財力言後解

云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而

行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

用財嗇則費 丁云費讀為悖悖逆也後解云人心逆則人不

用人不用則怨又云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

用財而生怨故曰悖

禍昌不寤 朱本脫禍昌二字不寤上有而字後解作禍昌而

不寤此本乃脫去而字也

罰罪宥過以懲之 王云宥過當從朱本作有過此謂息倦者

頓卒之有過者罰罪之犯禁者殺僇之也後解正作有過

倚邪乃恐 王云倚邪即周官之奇衰奇與倚古字通言法立

而不動則奇衰之人皆恐也尹注非

象法無親 宋本朱本皆作象地王云當作象地象地與法天

相對為文故尹注曰地之資生無所私親後解正作象地無

親

佐於四時 宋本朱本佐作伍王云當作伍字之誤也參於日

月與日月而三也伍於四時與四時而五也後解正作伍於

管校二

說在施有眾在廢私 臧氏庸云後解作說在變施有眾在廢

私而宋本作四說在變施其上文云變施俱行則說君臣說

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此四說之明證也然則此文實五字為

句本篇脫四字變字後解有變字而脫四字合之宋本而四

說之旨乃明

修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 宋本修作脩高安作安高與

後解同王云脩長當從後解作備長言備長久之道在乎任

賢也高安當從後解作安高言安上之道在乎與民同利也

今本備長作脩長則義不可通安高作高安則與上句不對

矣又八觀篇宮垣關閉不可以不脩脩亦當為備下文曰宮

垣不備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是其證



管子校正卷二

管子校正卷二

管校二

管子校正卷三

戴望壽

幼官第八 經言八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 宋云夜是致字之譌即老子致虛極守靜篤也幼官圖作處虛守靜脫致字處字涉下虛字而誤劉云下人物字疑衍物事皇大也言人君能處虛守靜則發之人事盛大也聖案後圖本無下人物字丁云若因二字當在人物上若順也順因人物虛靜之道也心術篇靜因之道也又曰無為之道因也又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為法者也此十字下當接下文常至命云云凡物開靜七字四時同常字上又脫一字則皇與則帝則王則霸則眾則強則富則治則安文法一例兵法篇亦皇帝王霸四者平列今本脫論不可

管校三

讀

用五數 宋本脫此句

藏溫濡 宋本濡作儒後圖同王云儒濡皆便字之誤凡隸書從奕之字多誤從需若碩之為礪慶之為麤煥之為蠕皆是也

行歐養 丁云歐讀為嘔廣雅區區樂也嘔嘔喜也呂覽務大篇區區焉相樂也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引應劭云嘔喻和說貌皆與此歐義相近廣雅云養樂也韓詩外傳云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下文藏不忍行歐養義亦同立常備能則治 聖案常讀為長說見七法篇同異分官則安 丁云同異分官句有脫誤不可解以上文句例求之脫去四字



攻之以官 聖案當從後圖作攻之以言堯典曰詢事考言尹

注誤

威之以誠 安井衡云誠當為誠字之誤荀子曰發誠布令而

敵退是主威也

三舉而地辟散成 洪云散當作政尹注非

九舉而帝事成形 丁云帝讀為定見周禮替曠及小史注定與成同義

定事與成形對文

九本搏大 王云搏大當為博大尹注非

十官飾勝備威 中立本作七官王云此句在八分之下六紀

之上則十官當為七官

勸勉以選眾 宋本朱本選作遷後圖亦作遷丁云作遷是也

度地篇云遷有司之吏而第之聖案選之言具也不必從遷

管校三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闕 丁云雷乃霜字誤四時篇

作春行冬政則肅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

十二義氣至修門閭 丁云案義氣不可解義當為和聲之誤

也素問五常政大論其候溫和注和春之氣也修門閭以宣

通春氣月令所謂乃修闔扉也

十二始卯合男女 宋本始卯作始母陳先生云母當作母音

貫古母卯替同卯亦作卅詩齊風總角卅兮毛傳曰卅幼穉

也禮記濡魚卵替鄭注曰卵讀為鯤鯢魚子也或作攔卵之

讀為鯤猶卵之讀為母矣此篇名義若夏之小鄆中鄆冬之

小榆中榆皆不用干支則春與秋不當獨取干支可知蓋其

字或作母或作卯又誤卯作卯侈靡篇曰彫卵然後淪之五

行篇曰羽卵者不段禁藏篇曰如鳥之覆卵又曰母殺畜生

母拊卵俗本卯作卯卯之為卯與卯之為卯其誤正同今從

宋本作母字尋文推義此篇及後圖古本卯皆當作卯或用

同聲段借字作母學者承其誤久矣

合內空周外 聖案空即內字之誤而衍者後圖亦誤

強國為圈 宋本強作疆

和好不基 陳先生云基與期同尹注非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 四時篇作夏行

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

十二絕氣下下爵賞 丁云惠周惕云下下當作上下古文作

二二案此當衍一下字應讀絕氣下句爵賞句與上文十二

天氣下賜予下文十二白露下收聚句法一例

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 吳云大暑小暑以

下文十二大寒終例之則大小二字當互易

治陽氣 宋本皆脫此句

藏薄純 丁云薄當為樸聲之誤淮南要略篇不剖判純樸注

純樸大素也漢孔耽碑曰蹈仁義兮履樸純

秋行夏正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 丁云葉當為水月令紀時

變蕪及葉者四時篇作春行秋政則榮行夏政則水行冬政

則耗俞云淮南子時則篇作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疑此葉

字是榮字之誤

十二期風至 丁云期乃朗字誤朗風涼風也後圖亦誤

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 宋云上四

卯字莊葆瑛先生以為皆酉字之譌古酉為卯與卯相近且

涉上文諸卯字而誤安井衡說同



以介蟲之火爨 王氏引之云上文言倮獸羽獸毛獸下文言鱗獸則此亦當言介獸後人多間介蟲寡間介獸故改獸為蟲也不知羽毛鱗介倮皆可謂之蟲亦皆可謂之獸月令曰其蟲羽其蟲倮其蟲毛是羽者倮者毛者亦謂之蟲也其羽者介者鱗者亦皆可謂之獸故此言羽獸介獸鱗獸曲禮曰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注曰以此四獸為軍陳正義曰玄武龜也龜為四獸之一即此所謂介獸也淮南天文篇亦曰北方其獸玄武

閒男女之畜 丁云閒與簡通廣雅簡閱也周禮大司馬云簡稽鄉民

修鄉閭之什伍 元本無之字

養老弱而勿通 吳云通疑遺字之誤遺與私為均

管校三

信利周而無私 劉云周當依後圖作害王云隸書害字或作

周與周相似而誤尹注非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 四時篇作冬行春政則

泄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

十二寒至靜 丁云當作十二大寒至靜以上言始寒中寒故也

器成於僂 丁云僂當為穆穆靜也月令曰仲冬之月事欲靜

以待陰陽之所定

教行於鈔 陳先生云鈔讀為鈔方言云鈔少也望謂鈔當為

眇之俗字眇本訓目小引申之為微眇之義易王肅本眇萬物而為言今字作妙下文聽於鈔亦當讀眇尹注訓為濛遠得其義

戒審四時以別息 丁云審字涉下文審取予而衍戒慎也

審取予以總之 宋本子作與聖案上文以別息以兩易以解

固句末一字皆非語詞此云以總之文義不倫矣之疑乏字之誤言審取予以總會其匱乏也

收孤寡 聖案孤寡當為鰥寡上文言養孤老此不得更言孤矣

藪澤以時禁發之 後圖藪澤上有毋征二字此脫去耳

修春秋冬夏之常祭會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 俞云會當

讀作飭屬下句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飭天壤山川之故祀二句相對成文尹注非

流之焉莠命 孫云案呂氏春秋季春紀天子焉始乘舟高誘

注焉猶於也公羊隱二年傳託始焉爾何氏解詁焉爾猶於

管校三

是也焉於古字通用謂官處四體而無禮者以莠命流之與

下文尚之于玄官句文義相對尹注非

立四義而無議者 俞云議為俄之聲誤說文曰俄行頃也廣

雅釋詁曰俄裏也是俄有傾邪之意管子書或以義為之明

法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大義即大姦也或以議為之此文立四義而無議即立四義而無俄謂不傾邪也尹注以

無異議說之未達良俗之旨

九會大命焉出常至 丁云常至句下屬為義謂常歲所至即

下文五年而朝云云王國定制習為常也

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 丁云令大夫即命大夫也管子它處

兩見位在列大夫之上來修謂諸侯使命大夫來修好也

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



事三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受變  
丁云至字疑衍與上文諸侯三年而朝習命句例同上文  
言常至即指會朝言周禮時見曰會是諸侯至王所見天子  
非諸侯相會別來見天子也變讀為辯說文曰辯治言也諸  
侯大夫請命於天子受教於象胥瞽史若言語書名之屬皆  
當身習之周官大行人注可證愈云三年二年之下又云十  
年五年於義難曉諸侯既五年而會習命矣安得又使大夫  
請受變海...即為十年...五年而會之期安得又使  
重適入今以上下文求之蓋傳寫誤也蓋三千里內之諸侯  
二年而使大夫通吉凶三年而使名卿請事至五年則自來  
會矣計五年之中止空閒二年適當未會前一年及既會後  
一年不容更有五年十年之事此二句當在下文三千里之

管校三

外諸侯世一至之下蓋世一至則太疏闊故五年必使大夫  
請受變十年必使重適入正禮義也  
置大夫以為廷安入共受命焉 王云案此當以置大夫以為  
廷為句安入為句共受命焉為句廷官名言以大夫為此官  
也安語詞猶乃也言諸侯乃入而共受命也又大匡篇曰必  
足三年之會安以其餘修兵革言必足三年之會乃以其餘  
修兵革也內業篇曰精存自生其外安樂言精生於中其外  
乃榮也山國軌篇曰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言下乃無怨  
咎也內業篇又曰凡道無所善心安愛愛當為處字之誤也  
兼書處字或作 處與愛相似 安猶是也處居也言道無常所唯善心是居  
也下文曰心靜氣理道乃可止是其明證也此二句以所處  
為均下文以理止為均遠產為均離知為均又地員篇曰其

陰則生之植藜其陽安樹之五麻安與則相對為文安亦則  
也言其陽則樹之五麻也今本安上有則字乃後人不知文  
義而妄加之地員篇又曰其山之淺有龍與斥羣木安逐安  
於是也爾雅曰逐彊也言羣木於是彊盛也又曰羣藥安生  
又曰羣藥安聚又曰羣木安逐身獸安施 施當為族白虎通  
身獸于是聚也上文羣藥安聚即其證族字上與鹿穀逐為  
均下與鹿為均族與施字相近而誤尹注云施謂有以為生  
矣義並同也語詞之安或為乃或為則或為是或為於是其  
義並相近字或作案又作焉荀子勸學篇上不能好其人下  
不能隆禮安特將學襍議順詩書而已耳楊倞曰安語助或  
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國策謂趙王  
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  
攘於趙矣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尹氏不知而解以實義

管校三

固安其說之多謬也  
必得文武官習勝之 王云習勝者習勝敵之術也勝下不  
當有之字此涉下文勝之而衍宋本朱本皆無之字望謂後  
圖有之字據尹注亦似有之字安并衡以此下九勝之句皆  
連下務終幾理急事行原本九字為句又以得為德借字  
幾行義勝之 陳先生云幾讀為期言期於行義則勝之也毛  
詩楚茨傳曰幾期也是幾與期通之證  
本定獨威勝 丁云案下文十一句皆定字居首此本字疑衍  
定聞知勝 後圖作知聞  
定綸理勝定外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  
王云綸理即倫理依奇即依倚也綸理外生成敗依奇實  
虛盛衰皆兩字平列尹注非



奇舉發不意 王云舉發不意即下文所云發不意也舉發上  
不當有奇字此涉上文依奇而衍尹注非

交物因方 俞云交讀為校謂考校其物必因其方也尹注非  
故能問未極 後圖作無極

視於新 陳先生云新當為親字之誤也親近也聽於至小故  
能間未極視於至近故能見未形也鈔親二義相同

發於驚 聖案驚疑警字之誤釋名曰敬警也行事肅警也發  
於警正得臨事而懼之意古字警驚往往致誤詩小雅徒御  
不警今亦誤為驚矣

動於昌故能得其寶 聖案昌當為冒寶當為實皆字之誤也  
說文曰冒蒙而前也段氏注蒙者覆也引伸之有所干犯而  
不顧亦曰冒此冒字當同此意實者軍實也左氏隱五年傳

管校三

以數軍實杜注曰數車徒器械宣十二年傳楚國無日不討  
軍實而申傲之襄二十四年傳齊社蒐軍實杜注並云軍實  
軍器此蓋言動於冒故能得敵人之軍器所謂先人有奪人  
之心是也尹注大非

故能實不可故也 聖案故當為攻字之誤立於謀故能兵甲  
堅實使敵不可攻也或云故敵字之誤

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 王云博字與一純固三字義不相  
屬尹云德博而一則曲為之說也博當為搏搏即專字專一

與獨行義正相承唯其專一純固故能獨行而無敵兵法篇  
曰一氣專定則旁通而不疑是其證也古書多以搏為專

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 王云尹注讀  
待字絕句甚謬當讀至權與為句權與謂與國也言能慎號

審章則攻人之國不待與國之相助也 聖案待當為持  
篇曰攻國救邑不待權與之國事語篇曰獨出獨入莫之能  
禁止不待權與輕重甲篇曰數取諸侯者無權與是其證也  
下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  
六句文同一例則明必勝三字不與權與連文亦明矣

數也動慎十號 孫云數也為句讀如計數之數動慎十號為  
句與下文明審九章云云句法一例尹注以數也動三字為  
句謬矣王云孫說是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乃總結上  
文之詞荀子仲尼篇曰桓公兼是數節者而盡有之其霸也  
空哉非幸也數也呂氏春秋壅塞篇曰寡不勝眾數也高注

曰數道數也本書權修篇曰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法法  
篇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皆其證

管校三

善習五官 洪云兵法篇曰三官不謬五教不亂九章著明此  
五官當作五教

必設常主 丁云當作主必常設與下計必先定兩必字相對  
成文設定皆立也權修篇曰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是其  
證

有天下之稱材 王云稱材當為精材即上文所云求天下之  
精材也七法篇云聚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小問篇云  
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意並同也隸書稱字或作稱  
與精相似而誤

說行若風雨 丁云說讀為銳文選五等論注銳猶疾也廣雅  
曰銳利也

刑則交寒害欽 聖案寒當為蹇字之誤說文曰蹇愆也允



切也曲脛人也交脛也謂以兩繩系交其膝下若曲脛然也害當從劉說讀為轄說文曰轄鍵也轄與率同字率下曰車軸尚鍵也段注曰以鐵豎貫軸頭而制轂如鍵閉然依段說則轄以鐵為之轄為繫車軸之物引申之因謂以鐵索拘罪人者亦謂之轄其狀蓋如銀鑄矣說文又曰鈇鐵鉗也段注曰平準書鈇左趾三蒼鈇踏脚鉗也張裴漢晉律序說狀如跟衣箸足下重六斤以代刑蓋轄與械音近鈇與桎音近周禮掌囚注在手曰桎在足曰鈇桎亦械類以是推之則此亦當云在手曰轄在足曰鈇矣鈇或為鈇丁說略同經不知王云經過也謂兵過敵竟而敵不知也與發不意相對為文經之言徑也兵法篇曰徑乎不知發乎不意是其證尹注非

管子校三

莫之能害 元本作莫之能圍後圖亦作圍此涉上文無害而誤

由守不慎 俞云由申字之誤哀二十六年左傳曰申閉守陣外不食 王氏引之云外不食義不可通尹曲為之說非也外蓋士之譌外士故外之士也見定十四年左傳杜注倉猶饗也饗外士若田單之盡散飲倉饗士李牧之日擊數牛饗士是也秦策曰廢文任武厚養外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是外士所以克敵效勝今吝資財不何饗之則外士不為之用將無以勝敵而為敵所勝故軍財在敵也後幼官圖篇同刑則燒交疆郊 丁云燒疑繞之誤說文繞纏也繞交者謂纏繞相交錯也刑人既施轄鈇猶用纆紲上文言交蹇轄鈇不於疆郊此言繞交疆郊不言轄鈇互文也

大勝者積眾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為大勝 聖案大勝者三字衍文當讀積眾勝無非義者為句焉猶乃也焉字屬下為句尹注非丁說同

刑則紹昧斷絕 宋本紹作詔古字通用丁云說文紹緊糾也昧與末通內業篇氣不通于四末注四末四支左昭元年傳末四支也紹末斷絕謂以繩纏係其支體斷絕之也聖案公羊襄二十七年傳注曰昧割也

則為詐不敢鄉 孫云為讀作偽偽與為古同字丁云兵法篇正作偽

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借借習以悉莫之能傷也 宋本無之字劉云兵法篇作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輯諧輯以悉莫之或傷習或輯之誤丁云習為轄之段借輯合也諧和也尹注非

管子校三

明謀而適勝 王云適勝當為勝適適即敵字兵法篇曰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敵是其證今本涉上文識勝而誤

至威而實之以德 丁云至當為立字之誤立威與上立義對文

勝心焚海內 聖案焚字義不可通尹注訓為焚灼甚非也焚當為樊字形相近而誤詩齊風毛傳曰樊藩也字本作株段借作樊勝心焚海內者言勝心足以牢籠海內若藩籬之也孟子益烈山澤而焚之莊氏棣瑛謂烈當作列焚作樊言裹列山澤而藩籬之也左傳象有齒以焚其身宋本北堂書鈔引焚作樊可證今本之誤

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 尹讀會字絕句王云當以則人君



從絕句與上下之民人從大人從生物從文同一例會字下屬為句會合也合請命於天地也尹讀非

知氣和 丁云知當為志聲之誤

則危危而無難 洪云上危字當為居字之誤聖案兵法篇曰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竊竊而無難亦以危危連文洪改似非

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 王云執字義不可通尹曲為之說非也執當為報報復也反也言明乎取與之分則得敵之地而敵不能復取吾地也越語曰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是其證愈云執熱之借字說文熱情也情即今怖字不熱與上無害義相近

幼官圖第九 經言九 宋本此篇先西方本圖次西方副圖

管校三

次南方本圖次中方本圖次北方本圖次南方副圖次中方副圖次北方副圖次東方本圖次東方副圖與今本大異恐宋本為是此必有意義存乎其中今本特以其不同前篇而移其先後耳安并衡云此篇名圖則當陳列幼官所不及以為十圖今不惟無圖其言又與前篇無異蓋原圖既佚後人因再鈔幼官以充數也

攻之以言 聖案攻當從一本作攷攻字誤

十二始前節第賦事 聖案前第二字疑皆節字之誤而衍者

上篇亦無此二字

七年重適入正禮義 聖案當從前篇作十年此七字誤

五年大夫請變 元本作請受變案前篇本有受字

則功得而無害也 王云也字衍前篇無也字以上下文例之

亦不當有也字

五輔第十 外言一 安并衡云古本分經言為三卷此篇以下為第四卷

下為第四卷

莫如教之以政 治要引燕以政二字

賢人進而民退 元刻奸作姦

其君子上中正 治要引中作忠下文同

而飲會薪菜饒 陳先生云飲會當作會飲與下文會飲薪菜

乏同

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鸞而不聽從 尹注解苟為苟且

劉云苟乃苟字之誤王云尹注甚誤劉說是也凡隸書从可

从句之字往往譌漏故苟誤作苟下文薄稅斂母苟於民苟

字亦誤作苟 尹注謂母苟說文柯字解引酒誥盡執柯今本

管校三

扞作拘攷工記紛胡之苟注故書苟為苟杜子春云苟當為

苟莊子天下篇君子不為苟察釋文詩一本作苟楚策以苟

廉聞於世史記甘茂傳作以苟賤不廉聞於世說文敘曰廷

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苟人受錢苟之字止句也 隸書苟字或

下與句相似而此云苟之字止句者蓋隸書從止之字或作止與從艸者相亂故也 皆其證矣覆讀為

懷懷勢皆復也言上殘苟而不已則下復戾而不從也懷字

从心哀聲故與覆通字又作復趙策云知伯之為人好利而

勢復是也又作蝮史記酷吏傳贊云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

鷲是也

上下交引而不和同 丁云交狡之借字引當為弗古文弗與

引相似而誤狡弗猶撓拂也 聖案與當為典典者法也常也此與下文所謂六

德有六典



與者何凡此六者德之興也皆當作典今本涉下德不可不與也句而誤

利壇宅 王云尹說壇為堂基非也利當為制字之誤隸書制字或作

利形與壇讀為廛謂制為廛宅也荀子王制篇曰順州里定

廛宅鹽鐵論相刺篇曰經井田制廛里皆是也魏風伐檀傳曰一夫之居曰廛古聲廛壇同周官廛人載師注並曰壇讀為廛是其證

輪帶積 丁云帶即滯字周官泉府作滯史記作帶

慎將宿 俞云毛詩傳曰將行也廣雅曰宿止也將宿猶言行止此與上文道涂關市皆二字平列尹注非

決潘渚 丁云案列子黃帝篇曰鮎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溢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汎水之潘

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釋文潘洄流也莊子潘皆作審崔本莊子作潘云回流所鍾之域也

振罷露 王云尹注解罷露為疾德裸露非也罷露謂室家疲敝也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三者義相近露之言贏也方言

曰露敗也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曰露贏也案廣雅疲贏極也疲贏猶罷露故云露贏也正義曰贏義與傑相近傑露形也贏露骨也誤與尹注

同列子湯問篇氣甚猛形甚露張湛注云有膽氣而體贏虛逸周書皇門篇曰自露厥家莊子漁父篇曰田荒室露荀子

富國篇曰田疇穢都邑露楊倞注露謂無城郭牆義並同也

字或作路又作潞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曰是率導天下之人以贏路也今本贏路作贏田之路也後人不曉路字之義而妄改之也案

音義曰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又所秦策士民潞病於內高注列注文內無困之二字今據刪

日潞贏路也韓子初見秦篇潞病作疲病是罷與路同義故齊策曰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合言之則曰罷露矣韓子亡微

篇曰好罷露百姓外傳說左篇罷露作罷若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呂

氏春秋不屈篇曰士民罷潞高注曰潞贏也皆其證矣又四時篇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亦與露同露敗也尹注云

路謂失其常居亦失之又七臣七主篇故設用無度國家路舉事不時必受其當度路為均時蓄為均今本路作踣乃後

人不知古義而妄改之爾下文必國路家今本路作踣乃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之爾

貧富無度則失 王云失讀為佚謂放佚也尹注非是故聖王飭此八禮 中立本王誤作正

臣不殺君 宋本殺作弑

管校三

民知禮矣而未知務 丁云務當為法此涉下文五務而誤大夫任官辯事 王云辯治也昭元年左傳曰主齊盟者誰能

辯焉

士修身功材 王云功成也謂修身成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為有功尹注非

力不可不務也 丁云力當作法此涉上文力之務句而誤民知務矣而未知權 丁云民知務之務亦當為法庶與上下

文一例 故曰五經既布 孫云故曰二字因上文而行

以上諂君上 宋云諂音滔過也聖案爾雅曰諂疑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曰隱情奄惡蔽諂其上與此義同

修飢饉 俞云修乃備字誤備俗作脩脩誤作脩又誤作修耳



賜罷露 宋本賜作賑賜字誤

母苟於民 聖案苟乃苛之誤說見前

而民不足於備用者 中立本於作以誤

其悅狂玩好 俞云悅乃說字之誤其說狂玩好言求其所以

然之說則狂玩好也墨子經下篇韓子內儲說外儲說篇並

有其說狂某某之文蓋古人自有此文法下文其悅狂珍怪

其悅狂文繡義並同此聖案悅當讀為效說文曰效彊取也

今字作奪言工巧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見奪之故狂玩好

也似亦可備一說

方丈陳於前 丁云此五字衍文尹注方丈陳前四字似解上

文珍怪二字校者遂以之誤入正文耳

是故博帶黎大袂列 丁云黎即勞字之段借列古裂字說文

管校三

列分解也

雕琢采 王氏引之云采字義不可通采疑當為采說文曰采

古文平形與采相似故誤為采也雕琢平者金曰雕玉曰琢

皆篆刻為文章今則摩之使平也與上文刻鏤削正同義尹

注非

守法者不失 王云失當為先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先己篇注

曰先猶尚也言守法之人不尚此無用之物也尹注非

管子校正卷三

管子校正卷四

戴聖纂

宙合第十一 外言二

懷繩與准鉤 聖案准俗準字說文曰準平也从水隹聲段先

生注云準五經文字云字林作准案古書多用准蓋魏晉時

恐與淮字亂而別之耳

奮乃芥 聖案芥零之俗字

母蓄于詔 宋本詔作詔是

母監于讒 俞云監詔之段字監本从詔省聲與詔聲同故得

通用也字又作監淮南子齊俗訓荆吳芬馨以監其口監即

詔字

不用其區區身飛准繩 陳先生云疑衍一區字不用其區身

管校四

飛準繩下解之云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

也當以不用其區為句下乃正釋區字之義學者誤以區區

連讀而又于舉目下增一區字矣

若鼓之有桴桴桴則擊 洪云桴當作桴左氏成十二年傳右

援桴而鼓韓子功名篇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字林云桴

鼓椎也桴桴則擊當作桴桴則桴桴與鑑通言若鼓之有桴

投擊之則鑑然而有聲也下文同

王施而無私 王云王當為正施之無私故曰正施

分敬而無妒 丁云分敬當作合敬呂覽注合和也合敬即下

文之和勉也無妒又合敬之義

故名之曰不德 丁云古字多以丕為不此不字讀當為丕不

大也







縮同義縵便更古字通盈縮與詘伸義相因也淮南人間篇曰得道之士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詘伸贏縮即詘信盈縵

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 丁云釋名曰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太傅禮文王官人篇攷其陰陽盧辯注曰陰陽猶隱顯也陽主顯揚為義與下文會字相對宋本土作時恐誤

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 王云尹注言陰愁而藏之則正文含字當是會字之誤會古陰字也愁與擘同鄉飲酒義曰秋之為言愁也鄭注曰愁讀為擘擘斂也陰與陽正相反故曰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擘其治言陰擘而藏之也謂陰斂其治世之言而藏之也下文沈抑以碎罰靜默以俸免正申陰擘而藏之之義

碎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 王云碎之之碎讀曰誓下屬為句後人誤讀為賢者碎世之碎而以為承上之詞故于碎之下加也字

管校四

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蓄矣 宋本及作反丁云反於寒暑之蓄猶言反時之蓄耳夏就清冬就溫則反時之蓄可以無之左宣十六年傳天反時為災張云及如及難之及不必徇宋本進傷為人君嚴之義 丁云嚴字疑誤當云進傷為人君者之義退害為人臣者之生文義甚明尹注非是

故退身不舍端 望案端當讀為專段借字也說文曰專六寸簿也段氏注云六寸簿蓋笏也曰部曰曰佩也無笏字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忽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版也杜注左傳珽玉笏也若今吏之

持簿蜀志秦宓見廣漢太守以簿擊頰裴松之注簿手板也六寸未聞疑上奪二尺字玉藻曰笏度二尺有六寸此法度也故其字從寸 以上皆望謂古尚齊更齊同部故可段端為專下文修業不息版版與專正同物若讀端如字則不可通矣

修業不息版 宋云案曲禮請業則起鄭注曰業謂篇卷也此言修業不息版古人寫書用方版爾雅曰大版謂之業故書版亦謂之業鄭訓業為篇卷以今證古也

以瑯湯凌轅人 丁云琅讀為浪浪猶放也湯讀為湯湯說文作湯云放也浪湯凌轅四字同義

不依其樂 丁云樂當為槩與稱量度二者同義

爵尊則肅士 宋本則作即

業明而不矜 俞云淮南說林篇長而愈明高誘注曰明猶盛也

管校四

五

夫名實之相怨久矣 吳云怨當為苑言名實相因而至亦交相為病高誘注淮南曰苑病也禮運曰並行而不苑今名實並行則苑矣故下文曰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一者去名取實

惠者知其不可兩守 孫云惠與慧通

故曰欲而無謀 王云此故曰二字涉下文而行

夫行忿速遂漫法賊發 丁云夫行忿速遂漫法句即承上文

正忿速濟漫法句言之賊發句申言速遂漫法之意漫法者賊也方言曰濟滅也止忿所以滅賊不使發遂有成義行忿所以成賊使發也

所以成賊使發也



言淵色以自詰也 吳云也字衍

循發蒙也 王云循字義不可通當為猶上言若覺臥若晦明此言猶發蒙猶亦若也仲尼燕居曰昭然若發矇矣隸書猶字或作猶與循相似而誤

所以害君義失正也 王云當為失義正下文曰為君上者既失其義正是其證

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 丁云廣大也損宋本作

須乃頃之誤頃與傾同傾者覆滅之義言雖大其威可以覆

滅之也下文曰是以威盡焉傾與盡皆釋舉目荒字逸周書

大明武篇靡敵不荒孔晁注云荒敗也荒即凶之借字

凡堅解而不動 丁云解與堅義相反解疑解字誤本作塔說

文塔堅也學記注格讀為凍塔之塔扞格堅不可入之貌地

管校四

員篇五粟之土乾而不格又曰五臆之狀堅而不格格格皆塔之段借淮南原道篇注格讀曰格堅格與下階隄皆二字平列

失植之正而不謬 俞云失當作夫涉上文兩失字而誤

以其與變隨化也 聖案當作以其與變化隨也化隨二字誤

倒 是以德之流潤澤也加于萬物 丁云流字涉上文流施而衍

不必以先帝常 王云先帝猶言故常不必以先帝句絕言大

人之行不必遵守故常唯義立之為賢也帝字衍

義立之謂賢 丁云義立當為義正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常

而仍不失其正者所謂義者宜也猶鳥之飛不必正直而名

繩焉大意得也

勸則告 劉云告當作吉與下怨則凶對文

聽不順不審不聰 丁云不順宋本作不愼案二字衍聽不審不聰與下視不察不明慮不得不知句例相同上文云聞審謂之聰故聽不審則不聰也下文不審不聰則繆即承上言之玩尹注亦無不順二字

不得不知則昏 宋本昏作愒下同

憂則所以伎苛 陳先生云伎者伎之段借馬融注論語子罕

篇曰伎害也

言易政利民也 王云言字涉下文言中正以蓄慎也而衍此

復述上文之語不當有言字

內縱于美色淫聲 王云美色淫聲當從宋本朱本作美好音

聲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美好音聲即美色淫聲且與馳騁田

管校四

嶽對文後人之改謬矣

萬民心怨 王氏引之云心怨當為懟怨上文曰萬民懟怨又

曰煩亂以凶其國家此文即承上言之

其外而不振也必 朱本必下有矣字

可沈可浮 王氏引之云當從上文作可浮可沈沈與淡為均

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多 丁云著當為緒據

尹注人之二字在著業上淮南泰族篇曰是以緒業不得不多

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則并無人之二字矣

詳乎無窮 丁云詳翔之段字漢書西域傳上翔寶注翔與詳

同吳仲山碑出入教詳詳亦翔之借文選東京賦聲與風翔

澤從雲游注翔游皆行也

攻于一事者 宋本攻作政注文同



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 王云名當爲各事不可兼故必各爲之說而後備下文曰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是其證丁云名當爲多淮南要略訓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陳先生云況當作兄毛傳兄茲也茲益也蓋其功與計其意文對尹注謂比況之況失之矣

半星辰序各有其司 王云半星辰序二句即承夜有昏晨言之半星者中星也說文半物分中也玉篇中半也是半與中同義中星居天之半故曰半星辰序十二辰之序也司主也十二辰之昏中且中各有其序以主十二月故曰半星辰序各有其司尹注非孫說同

淵泉閑流 丁云閑當爲泓說文泓下淡兒廣雅泓淡也泉踰灑而不盡 聖案段先生說文注云灑乃灑字之異體後

管校四

八

人收入如澗汨之實一字也淮南書曰澤受灑而無源許慎云灑湊漏之流也見文選注但造說文不收灑字

薄承灑而不滿 孫云廣雅草叢生曰薄謂水草叢生之處尹注非俞云薄汨之段字說文汨淺水也字亦作汨

言察美惡審別良苦 王云審字涉下文不可以不審而行察美惡別良苦相對爲文

淡而述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修理而不迷 王云書當爲畫修當爲循字之誤也此言君子之道德有常如工之明其繩墨章其規畫則後人皆循其理而不迷也屈子九章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王注曰言工明于所畫念其繩墨循前人之法不易其道以言人遵先王之法度循其仁義不易其行語意略與此同此釋上文淡而述之意而汝也墨

與畫所謂迹也明墨章畫所謂淡而迹也今本章畫作章書則義不可通矣

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 安井衡云據尹注言往來則性乃往之誤字

天地萬物之彙也 王云也字行此復舉上文而釋之不當有也字

下泉於地之下 王氏引之云泉字義不可通當爲泉泉古暨字也暨及也至也言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下至於地之下泉與泉字相似後人多見泉少見泉故泉譌爲泉矣

不可名而山 劉云山乃止字誤

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 聖案呂氏春秋知士篇高注曰一猶乃也典品二字涉上文而行

管校四

九

貴富以當 陳先生云富讀爲福福者備也以猶與也富以當猶言備與當耳此承上文多內則富內與同時出則當二句言之

樞言第十二 外言三 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 王云貴在二字涉下文慎貴在舉賢而行

立而不立者四 丁云下立字當爲亾字之譌

霸主積于將戰士 陳先生云宋本作將士將軍之士也

趙本行戰字後漢書光武帝紀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勳萬物之指也 宋本指作脂

與人相胥 王云胥待也君臣篇胥令而動者也尹皆訓爲視非也



出為之也 丁云出當為土字之誤士事也管子書多段士為事

人故相憎也 中立本憎作贈

陰陽兩生而參視 丁云視疑外字誤參外對兩生言下文云

得之必生失之必外亦生外對文易之為道不外一陰一陽

乾為化坤為成所謂兩生也若天地不正之氣變亂其中則

二氣沮喪不能化成是以參外

先王之所以取重也 元本作最誤

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 丁

云案上文言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初不言孝此承上得之必

生言之得者得治禮也無語詞孝乃者字之譌已指先王言

天下即上文所謂萬物也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所謂

管校四

成已而成物也趙本承襲譌字故句讀亦舛矣安井衡云唯

無得之下應言不得穀粟而外凶之事而今脫之

十日不食無疇類盡外矣 俞云無字涉上文無國土而行既

言盡外則不必更言無矣

賢大夫不特宗至 宋本至作室至字誤

沌沌乎博而圃 丁云博當為搏搏亦圃也攷工記梓人廬人

弓人注竝云搏圃也輪人注搏圃厚也矢人注搏讀如搏黍

之搏謂圃也楚辭橘頌圃果搏兮注搏圃也楚人名圃曰搏

也沌沌亦圃轉之意孫子兵法篇曰渾渾沌沌形圃而不可

敗說文筆篇也篇判竹圃以盛穀也

豚豚乎莫得其門 丁云豚遜之段字廣雅遜隱也遜遜猶隱

隱也遜遜與沌沌義亦相近凡圃轉之物皆渾含包裹隱隱

不辨分際莊子齊物論釋文引司馬注沌渾沌不分察也白

心篇鞞乎其圃也鞞鞞乎莫得其門兩句實一義

遺遺乎若有從治 安井衡云古本有下有所字

應適莫如後 聖案適古敵字

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 聖案先王二字當衍

能而稷乎能而麥乎 宋云能而音義竝同後人讀此而字為

能遂改定為能而仍存而字舊文管子此例甚多俞云兩而

字竝當作為古為字作為與而字相似而誤

眾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

王云眾人之用其心也六句皆涉下文而行尹注于後而

不注于前然則尹所見本無此六句

管校四

故善游者外于梁池 王云梁非池類且與善游意不相屬梁

當為渠字之誤渠溝也言善游者外于溝池

未嘗之有也 王氏引之云當作未之嘗有也後人誤倒其文

耳

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 宋蔡潛道本賤作殘

唯賢者不然故先王不滿也 王云故先王不滿也與上句文

義不相屬亦涉下文而行

故先王貴明天道 丁云當讀明字句承上明刑明賞言之此

與上文故先王重為句例相同天道以下二十二字譌奪不

可句讀

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 意林引此二句在上文爵

祿滿則忠衰矣句下



白帖三十御覽地部三引此文兩欲字俱作敢而老吃也  
作如老吃耳無兩為字

管子校正卷四

管校四

管子校正卷五

戴聖纂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 聖案修當為備字之誤說見版法篇  
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 俞云化變當以民言不當以君言  
此君字涉下文明君在上位而行

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 宋本飢作饑後皆放此御覽地部三  
十引無以字丁云下文七句皆無以字節末復舉亦無以字  
此誤衍

芸之不謹 御覽地部三十引此作不勤勤謹古通

以人猥計其野 孫云猥猶總也謂以人總計其野漢書董仲  
舒傳云科別其條勿猥勿并與此猥字同意尹以人猥二字

管校五

連讀則非也

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 王云城當為域下文云城域大而  
人民寡宮營大而室屋寡營亦域也城在國中宮在城中若  
作國城大則即是下文之城域大矣域與城字相似又涉下  
文城字而誤丁云城當作地下文言國地者凡三見狹字衍  
文乃校者以之訓淺而誤加之耳

觀臺榭 中立本觀作視

凡田野萬家之眾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為足矣 方一本  
作百丁云當以作方為是乘馬篇曰方一里九夫之田也此  
周官井牧之法又曰農服於公田此都鄙用助法孟子所謂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也又曰二田為一夫此即  
大司徒造都鄙之制通率不易一易再易三等之地每案授



田二百畝也此篇曰凡田野萬家之祿可食之地方五十里  
可以為足以二田一夫計之方里之井私田八百畝可食四  
家方五十里得積二千五百里一里倉四家則二千五百里  
適合萬家所食之數乘馬篇以夫計大司徒以室計夫謂家  
也室亦家也此據可食之地言故萬家以上去山澤以上非  
家之外其萬家以下就山澤者人少則可食之地亦少此方五  
十里中可就山澤之地以足其數制地必方五十里者大司  
徒所謂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也管子言山澤周官言地域義  
實相承

粟行於三百里則國母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母二年  
之積 望案一二字當互易

大凶則祿有大遺苞矣 洪云下文作祿有遺苞無大字則此  
大字涉上文而衍苞讀為涂有餓芋之芋遺棄也謂年大凶  
則祿棄餓外之人於道旁王云洪說是也凡從包從孚之字  
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

什一之師什三母事則稼三之一 劉云案前作計師役則  
此師乃師役也謂興師役一分則相建者祿而為三分是十  
分中有三分不事農之人而匹稅三之一矣尹注訓師為法  
非也

則道有損瘠矣 王云損當為捐字之誤也瘠讀為掩略埋瘠  
之齒露骨曰骼有肉曰齒出蔡氏月  
令章句作瘠者借字耳荀子榮

辱篇曰不免於凍餓為溝壑中瘠楊倞注以瘠為巖  
疲誤與尹注同字亦作

脊度地篇曰春不收枯骨朽脊周官蟄氏掌除鼬與鼬  
同鄭注

曰故書鼬作脊漢書食貨志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

旱而國無捐瘠蘇林曰瘠音漬顏師古以瘠為瘠病誤與道  
尹注同日知錄已辯之有捐瘠與上文祿有遺苞同意捐棄也謂棄齒於道也尹注

曰道行之人有毀損瘡瘠者非是又任法篇倍其公法損其  
正心損亦當依宋本作捐尹注

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倉也則民有鬻子矣 劉云案別  
本作十三之稅三年不解弛若非蓄積有餘又遇凶歲則民  
必鬻子矣

博民於生穀也 望案博當為搏說見立政篇  
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 劉云天下當作天財字之誤丁云天  
下下疑脫財字  
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 望案此用字當行  
實虛之國可知也 安井衡云古本實上有而字

鄉母長游 宋云長游謂田峻之屬郊特牲譽農及鄧襄暇注  
農田峻也鄧襄暇謂田峻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詩云  
為下國暇鄧今毛詩作綴旒旒通作旒亦作游詩正義云冕  
之所坐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旒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  
有三旒襍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遠稱勿勿大司徒以旗致  
萬民遂師亦以遂之大旗致之則鄉遂州里其長並以其旗  
致民取其坐故謂之游其長稱長游漢有游旒  
官當是以此故也田

峻亦農民之長於井間設旗以趣民耕耨故云鄧襄暇鄧游  
字通正義云鄧謂民之鄧舍非也

里母士舍時母會同 宋云士舍鄉學也會同鄉飲酒鄉射也

喪蒸不厭 王云喪蒸二字文不相類蒸蒸葬字之誤周官大

司徒四閭為族使人相葬所以教民睦也故喪葬不厭其民

司

管

子

校

正



不輯睦蒸字本作蒸葬俗書作蒸二形相似而誤

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 俞云及當為服服从良督古或止

作良與及相似而誤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子臧之服不稱也

夫釋文作子臧之及云一本作之服是其證也尚書呂刑篇

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及當為服刑謂五刑服謂五服即堯典

之五刑五服也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也及亦當為服謂

天下皆服其明德也此文士不服行謂士不服行道藝也字

誤作及失其義矣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 王云觀左右本朝之臣作一句

讀求即本字之誤今作本求朝者一本作本一本作求而寫

者誤合之也下文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宋本無

求字即其證本朝即朝廷也重令篇曰謹於鄉里之行而不

管校五

逆於本朝之事大戴禮記保傅篇曰賢者立於本朝晏子春

秋諫篇曰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孟子萬章篇曰立乎人之本

朝而道不行荀子仲尼篇曰本朝之臣莫之敢惡呂氏春秋

應言篇曰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

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 宋本作不論而在爵祿無也字聖案

志行二字當有宋本脫也

民倍本行而求外勢 宋本無行字聖案下文尹注云人既倍

本求外則國之情偽盡在於敵知尹所見本無行字勢字疑

後人所加本謂國也

豪桀材人 安井衡云古本作材臣

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聖案行上脫而字當從下

文補

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 俞云兵字衍三年而弱與

下五年而破十年而亡十年而滅句法一律故申說之曰戰

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也亦有者異

姓滅也可證此文無兵字

私情行而公法毀 聖案公法一本作公道

則國居而自毀矣 俞云古讀坐為居居而自毀猶云坐而自

毀耳尹注非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 俞云議當為俄字之誤說文俄行頃也法制不俄

言法制乎正不頃側也

故下與官列法 聖案列古裂字列法與下分威對文

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 王云財厚當依注

管校五

作厚財此言廢上之法制及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皆聖

王之所禁也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與正經而自正矣文

義不相連屬兩句之間當有脫文尹強為之解而終不可通

也

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己者聖王之禁也 丁云亂國

之道至聖王之禁也十九字錯簡疑當在下文擅國權之上

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 孫云以注文福下者君

之事也釋之似贅下脫福字

不貴其人博學也 張云博學二字與上下文不相比附疑舉

字誤為學下云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於國小臣

必循利以相就也即此所謂博舉

故舉國之士以為匹黨 王云匹黨二字義不可通匹當為人



己之己字之誤也上言己黨下言私惠義正相同下文曰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即所謂舉國之士以為己黨也

厭徒威羣 洪云威羣當為成羣下文云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法篇云人臣黨而成羣尹注非

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

俞云案但力事屬四字為句事讀為傳釋名釋言語曰傳立也青徐人言立曰傳是也毋事治職但力事屬言但竭力傳立其私屬也私王官為句私君事為句言以王官為私以君

事為私也去乃法字之誤言法本非其所宜行而人私行之也尹失其讀故所解皆非

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 俞云利通猶利達也言以賄賂結交

管校五

利達之人而所從得者皆出於貧窮之民也尹注非

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 孫云發讀為廢古字通用

謂以貧窮自飾而廢其勤勞之事復不自安其居以爭權於貧賤故為聖王之所禁

家無常姓 丁云姓當為生假借字也孟子滕文公篇注產生也詩谷風箋生謂財業也家無常生猶言家無恆產耳

議言為民者 聖案議言當為訛言假借字也謂以訛言疑惑民心王制所云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也故為聖王之

禁

壺士以為己資修田以為己本 宋本壺作壹修作脩王云兩

字亦當為己壹當為壹 晉灼注漢書薛宣傳曰脩當為備俗書備字作脩與脩相似而誤皆字之誤也王藻壹食之人一人徹鄭注曰

壹猶厭也為赴事厭食也是壹可訓為厭資用也言收厭厭

士以為己用 即所謂舉國之備置田疇以為己業也上文曰

交人則以為己賜舉人則以為己勞是其明證矣尹注皆謬

隱行碎倚 劉云隱索隱行怪之隱碎倚皆邪也王云劉說碎

倚是也版法篇曰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倚邪之奇稟樞言篇曰

名正則治名倚則亂荀子榮辱篇曰節邪說文姦言為倚事是倚為邪也隱行碎倚謂隱行其碎邪之事也劉以隱為索

隱行怪之隱則非

側入迎遠 張云據尹注似本作側入挺迎

遁上而遁民者 王云遁欺也言上欺君而下欺民也廣雅曰

遁欺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偽竝起而上下相遁史記酷吏傳

管校五

序曰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皆謂上下相欺也遁字亦

作遜淮南脩務篇蕃於形者不可遜以狀高注曰遜欺也

莫敢布惠緩行脩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 王云和親當為私

親字之誤也上文曰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是其證

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 王云故字涉上文

故士莫敢而行蘇取也言漁利取功也離騷蘇糞壤以充幃

兮王注曰蘇取也淮南脩務篇蘇援世事高注曰蘇猶索也

索亦取也說文蘇把取禾若也廣雅曰蘇取也蘇與蘇字異

而義同

榮其名 宋本朱本榮皆作營丁云名當為分營治也治其分

猶上言務其職也管子多以職分對言下文云不能其事而

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文義蓋以不能其事四字承上營其分

句言之



故曰絕而定 聖案絕截之倍字毛詩長發箋云截整齊也  
靜而治 中立本治誤作安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 宋蔡潛道本君作右丁云右有古  
通用謂有國者重器莫如令也朱本作布則誤字目聖案作  
君字為長宋本作右者蓋字脫其半耳舊鈔本御覽刑法部  
四引此正作君今鮑刊本誤軍

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 御覽刑法  
部四三在字皆引作存

便碎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 丁云管子言便碎多指君  
側小臣言之荀子楊注同他書言便碎則與巧佞同義此與伐矜  
並舉義不相類且與下文買譽成名不相貫通疑是衍文伐

管校五

矜之人與上四句一例

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輝也 王云綦當為纂字之誤也隸書

纂或作綦與綦相似而誤爾雅釋天說文曰纂似組而赤七  
注用纂組飾旒之遺今本纂誤作綦

臣七主篇曰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窑也楚辭招魂曰纂組綺

縞結琦璜些淮南齊俗篇漢書景帝紀竝曰錦繡纂組害女

工者也是其證

取權道行事便碎以貴富為榮華以相輝也 丁云尹讀以取

權道行為句事便碎以貴富為句解之曰詔事便碎以得貴

富案當讀取權道為句行事便碎為句行事者奉事也以貴

富屬下句

故禁不勝於親貴 中立本勝作行

二三而求令之必行 宋本無二三兩字

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 丁云能上當脫二字上文云  
受祿不過其功則此當以受祿賞不當於功為句不當於功  
與不通於官對文趙讀至受字絕句非也

此霸王之本也 宋本作伯王

天道之數 聖案爾雅釋詁曰數疾也

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亂王不能勝  
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匹 王云兩王字皆

當為主其攻皆當為六攻字之誤也其字古作兀與六相似  
故六為其字其史記周本

紀三百六十六夫索隱曰劉氏音破六為古其字淮南地形  
篇通谷六易林蠱之臨周流六虛今本六字並譌作其

六攻即承上文攻而毀之者六而言下文六攻者何也又承

此文勝六攻而言版法解亦曰明君能勝六攻不肖之君不

能勝六攻

管校五

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 王云此與下兩句共三者字皆因下

文而行版法解無

若此則民母為自用民母為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

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 王云案則戰不勝以下當作則戰

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此文之兩

民母為自用兩戰不勝而守不固義皆上下相承今則下三

句顛倒而失其指矣七法篇曰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土

不厲兵弱而土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

則國不安矣文義正與此同

不為六者益損於祿賞 元本作損益

此正天下之道也 元本正作王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親人而不固始 羣書治要引人作仁

則人主孤而無內 丁云內猶親也漢書劉向傳注孤而無內與下黨

而成羣對文

赦出則民不敬 聖案敬與傲同

有善不遺 宋本遺作積

民力必竭 王氏引之云必字因注而誤當作不竭此承上文

言之號令禮義度量刑法者國之經也今皆變易無常則民

無所勸懲莫何竭力以事其上矣君臣篇曰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故曰國

無常經民力不竭也上云民不勸民不喪此云民力不竭義

管校六

相因也上無固植則下有疑心國無常經則民力不竭乃事

之必然者故曰數也尹注曰數理也國無常經民力必竭而

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蓋誤解民力不竭為民力不窮然

據其說則正文之作不竭可知蓋注民力必竭乃反言以起

下之詞而曰不竭者云云則依正文作解也其所見本之為

民力不竭明甚若如今本則注但言必竭可矣何必迂回其

詞而論不竭之非理乎

國母怪嚴 丁云嚴當為服字之誤怪服與雜俗異禮對文下

文云變易風俗詭服殊說詭服與怪服同

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 尹讀以自貴分爭而退

者為一句丁云自貴二字當屬上讀上文云民毋敢立私議

自貴者乘馬篇云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況主倨傲易令 俞云主乃其字之誤尹注云況其倨傲易風俗是其所據本未誤

詭服殊說猶立 聖案猶疑獨字之誤

則上尊而民從 長短經引作則上尊崇

則卒輕患而傲敵 長短經引作則卒輕外

故赦者犇馬之委轡 御覽兵部八十九刑法部十八引此句

轡下並有也字今本脫

母赦者痊睢與疽同之礪石也 王云初學記政理部太平御覽

兵部引此亦作礪石說文繫傳引作礪石案礪字本作礪說

文礪銅鐵樸也礪厲石也皆非治痊疽者所用羣書治要及

御覽刑法部引此並作砭石是也說文砭以石刺病也素問

異法方宜論曰東方之民其病皆為癰瘍其治宜砭石故曰

管校六

痊睢之砭石

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

不求其觀也 王云宋本上所以作足以案兩所以皆當作

足以足與不求文義正相承下文曰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

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溼寒暑不求其大為雕

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是其明證也後人改足以為

所以則非其指矣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封爵部御覽封建

部一引此並作足以著貴賤足以守其服文選羽獵賦注引

作足以章貴賤

則胥足上尊時而王 王云足上尊三字因上文而行胥待也

言待時而王也又君臣篇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

體頃時而王不難矣頃當為須須亦胥也

文有三侑 洪云侑與宥通聘禮注古文侑皆作宥周禮三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尹注侑寬也義亦作宥

法者先難而後易 丁云法者下脫無赦者也四字此與上文

惠者多赦者也對文意味引作惠者多赦法者無赦

曹黨起而亂賊作矣 陳先生引大雅毛傳云曹羣也

賞罰必信密 王云密本作必後人罕間信必之語故以意改

之不知信必者信賞必罰也八觀篇曰賞慶信必則有功者

勸九守篇曰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版法解曰無遺善無

隱姦則刑賞信必皆其證

則民不誹議 宋本議作謗下文同

勞之苦之 宋本無苦之二字

管校六

軒冕不下礙而斧鉞不上因 俞云軒冕不下礙謂其人有善

即從而軒冕之不以其人下位而有所礙議也斧鉞不上

因謂其人有罪即從而斧鉞之不以其人在上位而有所依

違也心術篇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為法者也此因字之義

不與大慮始 王云大當為人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

故有道者不與人慮始人亦民也尹注大猶眾也大亦當為

人

故地削而國危矣 丁云以上文及尹注校之此危字當是凶

字之誤

而君獨甚傷也 丁云傷疑惕之誤說文惕放也今通作湯湯

者緩縱之意與急義相反漢書楊雄傳注引晉灼曰佚湯緩

也



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 丁云請與情古字通此承上文情通  
言之明法篇曰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  
侵

勇而不義傷兵 安井衡云古本勇上有故字  
生而不正 宋本而作於是

雖聖人能生法 王云雖字涉上下文兩雖有而行治要引此  
燕雎字

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 俞云謀讀為媒謂猶為也  
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 王云尹讀智為智慧之智非也智  
與知同 小問篇特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言權已下移而上  
九變篇作特不信之人而求以智

不知故有弑父弑君之禍也君臣篇曰四者一作而上不知  
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語意正與此同智字古有二音二

管校六

四

義一為智慧之智一為知識之知說文智識詞也是智即知  
識之知廣雅曰覺叡聞曉哲智也叡哲為智慧之智覺聞曉  
為知識之知是智有二音二義也墨子節葬篇曰力不足財  
不贍智不智 上智字去聲  
下智字平聲 經說篇曰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  
智其名 此篇內智字甚多  
皆與知字同義 耕柱篇曰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  
此篇內知字  
亦多作智 呂氏春秋忠廉篇曰若此人者固難得其患雖  
得之有不智 有與  
又同 韓子孤憤篇曰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  
國不察其類者也秦策曰楚智橫門君之善用兵 姚本如是  
鮑本智作  
知 淮南詮言篇曰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以上諸智字皆  
與知字同義後人但知智慧之智或作知而不知知識之知  
又作智故凡古書中知識之知作智字者皆改為知字此智  
字若非尹氏誤解則後人亦必改為知矣又案勢篇智靜之

修居而自利智作之從再動有功智亦知字也尹氏作注時  
下智字已改為知而上智字尚未改故解之曰既多智而又  
安靜蓋不識智為古知字故誤分智靜為二也今本則并上  
智字亦改為知而古字淪亡矣

令入而不至謂之瑕 俞云瑕當讀為格謂有扞格而不得達  
也瑕格古字通儀禮少牢饋食禮以瑕于主人鄭注曰古文  
瑕為格瑕之為格猶瑕之為格矣

牽瑕蔽堊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  
行也 宋本堊作攤王云之下行事字非下行敢字為猶謂  
也 古者為與謂同  
義說見釋詞 言所謂牽瑕蔽堊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  
其戶也謂其令之有所不行也此三句皆指君言之非指臣  
言之則首句內不當有事字次句內亦不當有敢字皆後人

管校六

五

妄加之目下文曰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  
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首句無事字是也次句敢字  
亦後人所加羣書治要引作不杜其門而守其戶也不下無  
敢字是其證上文曰滅絕侵堊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  
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首句無事字次句亦無敢字此尤其  
明證矣 明法解曰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  
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文義亦與此同  
賢人不至謂之蔽 安井衡云古本至作臣  
忠臣不用謂之塞 治要引用作至  
凡民從上也 安井衡云古本自凡民下另行  
彼民不伏法外制 中立本制誤節  
務物之人 王云務當從宋本作矜下文兩矜字皆承此矜字  
而言



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 聖案古字句絕尹注屬下讀愈云古下當脫者字卑人也與上文無高人焉義正相應

明君公國一民 治要引一作壹

正民之經也 治要引經作徑

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

俞云主當為士上文云忠臣直進以論其能然則直進論能皆以人臣言不以人主言論能之士即直進之士雖分二句

其實一耳後人不察疑下言臣上當言君故妄改為主也

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

王云案此文本作兵當廢而不廢則惑也不當廢而欲廢

之則亦惑也今本古今二字涉上文古今而衍此二者三字

涉下文此二者而衍不廢而欲廢之不下又脫當字尹注非

管校六

此所謂擅也 王云謂字後人所加所擅所患皆承上文而言

則擅上不富有謂字據尹注亦無謂字

則內亂自是起 宋本起下有矣字今本脫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勝則多舛 丁云疑當作勝而多舛與上文舉兵之日而竟內

貧下文得地而國敗一例下文大度之書曰勝而不舛亦作

而此言兵禍之足以危國謂有勝而多舛者是用兵之禍非

謂勝則必多舛也

用兵之禍者也 元刻無者字

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 俞云疑當作四禍具而國無不危矣

具其形誤國而文倒耳

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 王云當從朱本作因其民此復舉上

文而申其義也今本涉上下文利字而誤聖案宋本亦作民

官無常則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 丁云常讀為長則下

怨上則字當在下句首誤脫于此巧為功字之誤則朝無定

則字衍定為正字之誤正政通下又脫則賞罰不明五字當

據七法篇補正下文曰器械功功今亦誤巧七法篇不誤則伐而不費賞

罰明則勇士勸也即承此文言之

蚤知敵則獨行 宋本則作而俞云而獨行者如獨行也七法

篇曰故蚤知敵人如獨行

縱強以制 俞云縱當讀為從左氏襄十年傳從之將退杜注

曰從猶服也從強以制謂有制則強可服也

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 洪云身當為耳號令之數耳所聽

也因字形相似而誤

管校六

舉韓章則載會而駕 王云韓本作皋即夔字也詩彤弓時邁

傳並曰夔韜也莊十年左傳正義曰樂記云倒載于戈包之

以虎皮名之曰建夔鄭玄以為兵甲之衣曰夔夔韜也其字

或作建皋是夔皋古字通故尹注云皋韜也今本作韓者因

韜字而誤加韜耳白帖五十八引此已誤攷說文玉篇廣韻

皆無韓字唯集韻云夔或作韓則為俗本管子所惑也

故全勝而無害 丁云據幼官篇則故上當有脫文

准利而行 宋本准作準

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 聖案疑當為礙之省字說文礙止

也丁云置皆潰字之段借左氏文三年傳凡民逃其上曰潰

一氣專定 丁云定當為意一氣專意猶君臣篇云專意一心

也專一同義說文壹專壹也儀禮鄭注古文壹皆為一內業



篇云搏氣如神謂一氣也一氣專心與下屬士利械對文

進無所疑退無所匱 元刻作進而無疑退而無所匱

凌山阮 元刻阮作險

寶不獨入 劉云寶疑實字誤謂雖曰獨入實與眾俱入非獨

也下放此

寶不獨見 丁云見乃出字誤望案古字見作𠄎出作凶脫爛

致誤

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 俞云當作故能疑神疑神猶言如神

也形勢篇曰無廣者疑神是其證後人不達其義因妄加不

字

無守也故能守勝 丁云無語詞言惟守故能以守取勝承上

全勝大勝言下文言數戰數勝之足以危國明戰勝之不如

管校六

八

守勝也

眾若時雨寡若飄風 丁云時雨可言眾飄風不可言寡寡疑

寔之誤爾雅釋詁寔速也說文寔尻速之也寔速也寔寔同

督寡寔形近後人誤以眾寡對文改之

利適器之至也 陳先生云適古敵字至古敵字下文不能致

器者因致器二字當作利適不能用適者窮承不能用敵句

不能利適者因承不能利適句利適猶勝敵耳言勝敵由於

器之緻用敵由於致之盡器不致不能勝敵致不盡不能用

敵不能用敵者終窮不能勝敵者必困也尹注讀適如字誤

用敵致之盡也 宋本敵作適

遠用兵則可必勝 張云遠疑速之誤孟子舜禹益相之久速

速亦誤為遠此言兵貴神速即上風雨雷電之喻

出入異塗則傷其敵 俞云出入異塗即所謂多方以誤之也

尹注非

深入危之則士自修 丁云修疑當為備備與敵力為均

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 王

氏經傳釋詞云焉發語詞當屬下讀呂覽君守篇天無形而

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象亦當作為老子曰道常

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又曰我無物而民

自化莊子天地篇曰無為而萬物化形成為均為化為均

威不足以命之 丁云威疑我字誤古我作我又作威見集韻與

威字形近命與名同管子名命多通用言道之若凶而存若

後而先吾不足以名之也老子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

強而名之曰大老子言強而名之即此所謂我不足以命之

管校六

九

也

管子校正卷六



管子校正卷七

戴聖纂

大匡第十八 內言一

今君知臣不肖也 宋本宋本臣下有之字今本脫

惕而有大慮 王云尹訓惕為惕懼與有大慮義不相屬非也

揚當為惕字之誤說文惕放也今通作蕩言小白之為人跌

蕩而有大慮也跌蕩則為人所不容故下即云非夷吾莫容

小白也下文曰臣聞齊君惕而亟驕惕亦當為惕荀子榮辱

篇曰惕悍驕暴是也惕與驕同又下文吾君惕惕亦當為惕

安井衡云古本惕作惕

吾君卜世 俞云卜世疑下世之誤丁說同

兄與我齊國之政也 困學紀聞諸子類引張嶠讀管子曰兄

管校七

古況字而注乃謂召忽謂管仲為兄陋矣

受君命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 俞云奉所立而不

濟安得云是吾義也濟疑當作廢承上文廢吾所立而言今

作濟者涉上事將不濟句而誤

夷吾之為君臣也 元刻無臣字陳先生云為君臣當作為人

臣此涉上文君命而誤下文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信

則不親信義正同俞云君謂僖公尹注謂己立君臣之義大

非

與夫人皆行 元刻皆作偕

使公子彭生乘魯侯之公夢于車 王氏引之云彭生之殺

魯侯固由斷其脅骨然脅之之脅則非謂斷骨也脅即脇字

之段僧說文脇摺也一曰拉也摺敗也拉摧也摧折也玉篇

脇音呂闔虛業二切虛業切之音正與脅同故借脅為脇莊

元年公羊傳說此事曰脇幹而殺之何注曰脇折聲也以手

脇折其幹釋文脇本又作摺亦作拉然則脅之者以手摧折

之也若以為為何脅之脅則當云折其脅不得云脅之矣

今彭生二於君 俞云二當為貳禮記坊記篇唯卜之日稱二

君鄭注曰二當為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然則彭

生貳於君謂彭生為君之貳也彭生為公子故云然尹注曰

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夫從君於昏非有二心

之故安得云二於君乎

夫君以怒遂禍不與惡親問容昏生無醜也 聖案惡親指魯

言間容當為問咎字之誤廣雅釋詁閒加也昏讀為泯生讀

為姓毛傳曰泯滅也廣雅曰醜恥也言君以怒成二國之禍

管校七

不與魯之加咎 下文曰禮成而不反由其滅姓無恥之甚謂

公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丁說略同

二月魯人告齊曰 安井衡云古本無齊字

無所歸外 聖案外當依左氏作咎

見豕彘 丁云豕下不當有彘字蓋後人笏注以豕為彘因而

誤衍

豕人立而啼 丁云荀子禮論篇注引啼作啼當是古本陳先

生曰啼俗噓字尤可證古本管子必不作啼

誅屨於徒人費 王氏引之云徒人費本作侍人費此後人據

誤本左傳改之辨見經義述聞

使魯殺公子糾 安井衡云古本魯下有人字

則彼知能弱齊矣 王云彼知能弱齊本作彼能弱齊彼謂魯



也小匡篇作則魯能弱齊矣是其證彼下知字涉下文彼知而衍

公若先反 張云反疑及字之誤對上文恐不及而言

及齊君之能用之也 王云尹氏訓及為就未曉及字之義及

猶若也言若齊君能用之則管子之事必濟也樂記曰樂極

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

聖乎及夫若夫也中庸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

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言自其一處言之則惟此昭昭之

萬物皆在其中下文及其廣厚及其廣大及其不測並同此意非謂天地山川之大由於積累也老子曰吾

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言若吾無身

也又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言若其

有事也

管校七

君必不能待也 王氏引之云尹訓待為擬於義無取今案待

者禦也言鮑叔作難君必不能禦之也魯語曰帥大雉以憚

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曰其獨何力以待之韋注並曰待禦

也昭七年左傳曰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墨子七患篇曰桀

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孟子梁惠王篇曰諸

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是待為禦也禦敵謂之待故為

宮室以禦風雨亦謂之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上棟下宇以

待風雨其義一也墨子辭過篇宮室足以待雪霜雨露節用

備待作圍圍與禦同又制分篇曰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可

可圍莫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止敵入雖眾不能止待止待

即止禦也止字承上不可止而言待字承上不可圍而言尹

以待字下屬為句大謬劉已辯之

將胥有所定也 宋本將胥二字作旨胥

豈且不有焉乎 俞云且乃語詞豈且不有焉乎猶云豈不有

焉乎莊子齊物論篇誰獨且無師乎又曰果且有彼是乎哉

果且無彼是乎哉呂氏春秋無義篇豈且忍相與戰哉並用

且字為句中語助說見王氏經傳釋詞

其及豈不足以固我哉 宋本及作反宋云反必友字之誤下

文朋友不能相合摻正釋此意

老臣是以塞道 劉本是作足

桓公二年踐位召管仲 王云桓公踐位已見上文此自謂桓

公二年召管仲耳踐位二字乃涉上文而衍陳先生云二年

當是一年之誤桓公入國之一年召管仲也小匡篇及春秋

內外傳皆桓公入國之年召管仲下文曰二年桓公彌亂桓

管校七

公入國之二年也下文言二年則知此為一年矣尹注誤

君曰不能 丁云上下文皆作公曰此君字亦當作公益涉上

下有君字而誤

臣祿齊國之政 俞云祿讀曰錄謂領錄齊國之政也尚書堯

典篇納于大麓今文家讀麓為錄故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

引新論曰魯堯試于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尚書官矣鄭

君注大傳亦云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

錄之與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之說不合然管子已云祿

齊國之政則其義古矣

臣負承命 陳先生云負讀為欽段借字也負承命言欽承君

命也大雅皇矣篇無然歆羨毛傳曰無是負羨謂歆為負之

段借字古歆歆負聲同欽之為負猶負之為歆矣尹注非



二年桓公彌亂又告管仲曰 丁云疑當作桓公又告管仲曰  
傳者誤移置上文耳

內修兵革 俞云內修兵革亦宜作請修兵革蓋卽上語而申  
言之也涉下文內奪民用而誤又因下文云乃令四封之內

修兵適與相合故讀者莫知訂正耳

關市之征侈之 元刻侈作參

吾君惕 聖案惕當爲惕惕放也說見前惕而有慮下

其智多誨姑少胥其自及也 王氏引之曰智與知同說見法

智誨與悔同 繫辭傳慢藏誨盜 誨盜治容誨淫 誨文誨虞 作誨誨

下誨與悔同 悔恨論語述而篇吾未嘗無誨焉 釋文魯讀爲

字及當爲反字之誤也 下管仲言吾君之爲人惕及自知其

過則必多悔悔則必能自反故曰姑少胥其自反也而鮑叔

則曰比其自反也國無闕亾乎尹注非

管校七 褻領而勿頸者不絕 丁云褻折之俗字說文折斷也

同甲十萬車五千乘 王氏引之云下文桓公築緣陵以封杞

子車百乘甲一千築夷儀以封邾子車百乘卒千人又曰大

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皆車一乘甲十

人此文車五千乘則當云甲五萬今作十萬者因下文帶甲

十萬而誤也下文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其數多於

桓公之甲故曰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國欲無危得已乎

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 俞氏正變云呂氏春秋費信篇云

魯請比於關內侯以聽國皆有謂如言封內會采耳非如漢人

說關內侯爲嶠函也

君果弱魯君 安井衡云古本作魯弱於君

堅強以忌 丁云忌與忌同說文忌毒也

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 張云此言諸侯之君  
不貪於土則已若貪於土則必勤於兵也檀弓伯氏不出而  
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外句法正同或欲  
改不字作必非也

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  
則亂內動則危於身 聖案當讀民病則多詐詐則不信於

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卽老氏

當在下此詐字當爲計字之誤也計密而後動者勝卽老氏

不敢爲天下先之意故下文遂云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

者不競於兵今本倒亂其文又誤計爲詐而遂不可讀矣

不競於兵 宋本競作竟

以臣則不而令人以重幣使之 俞云此十二字當作一句讀

管校七 古而如通用不而卽不如也言以臣之意則不如令人以重

幣使之也

今君斲封亾國國盡若何 孫云斲當作斲求也言三國所以

亾以土地小不足自存今君求封亾國是自盡其國也尹注

非

安得有其實 張云有疑當作無

與車三百乘甲五千 王氏引之云三乃五之誤每車一乘甲

十人甲五千則車五百乘不得云三百也霸形篇云車五百

乘卒五千人以楚上封衛是其證

管仲又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 俞云問乃國字之誤山權

數篇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宋本國誤作問是其例也國病

爲句臣願賞而無罰爲句



諸侯之禮 元刻諸上有請字

可以為西土 朱本以作令丁云案上文云可令為東國則作

令字是也尹注云西土謂自齊西之土令胥無理之國與土

交互言也趙本注文脫誤不可讀今參朱本正之

衛國之教危傳以利 丁云危危之段字說文危變也傳乃轉

之誤中匡篇作巧轉而兌利危與巧皆兼變詐之義變轉即

巧轉也

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 丁云邇乃學之誤漢書地理志魯

民好學上禮義又云好學猶愈於它俗是其證望案魯邑當

作魯國邇乃遜之誤小匡篇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

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遜邇形相近此當作好遜明矣

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於糧 劉云案小匡作公子舉博聞

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疑即一人糧乃禮字誤也

多小信 丁云上文言季友恭以精博於禮承上好學訓禮言

之乃云多小信恐非文義小匡篇亦不言季友多小信此必

涉下文兩言小信而衍無疑

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 張云下二句

涉下文而衍上衛魯二國皆只一句此當一例

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 劉云蒙孫小匡作曹孫宿王云隸

書蒙字或作蒙其上半與曹相似故曹譌作蒙博於教當作

博於教與學同 見說文及漢外 黃令高彪碑 教教字相似又涉上文楚

國之教而誤張云當由曹與蒙相似初誤作曹又聲誤為蒙

耳

狄人伐 張云據尹注入伐齊則人乃入字之誤

諸侯許諾 王氏引之云此四字因下文諸侯皆許諾而衍請

救伐以下五句皆桓公告諸侯之詞此四字不得闕入

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戰於後 俞云卒下有闕文據上文大

侯車二百乘卒二千入小侯車百乘卒千人則齊車千乘當

言卒萬人矣先致者先至也戰上當闕諸侯二字上文齊請

救於諸侯而齊車卒先致緣陵故諸侯之師戰於後也後字

正對上先字而言

斬孤竹 俞云斬斬之箇字文選長楊賦注引倉頡篇曰斬拍

取也

遇山戎 安井衡云古本遇作過

必足三年之會安以其餘脩兵革 望案尹讀必足三年之會

安為句非是安語詞猶乃也說詳幼官篇

無國勞 洪云無與毋通謂國事毋勞於一人即孟子四命官

事毋攝下句毋專子祿即士無世官尹注非

不聞敬老國良 望案國疑圖之誤字爾雅釋故曰圖謀也良

善也尹注非

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 俞云此

即什一之法而變通之仍是什而取一也蓋雖有取三取二

取一之不同然二歲一稅假令六年之中上年二中年二下

年二則通三二一之數而適得六是即歲取其一也

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 王氏引之云君當為羣羣臣

大夫也下文云令鮑叔進大夫是也晏子識不仕者之善鮑

叔則識已仕者之善下文曰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

工賈近市仕者即羣臣矣又案問篇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



幾何人君亦當為羣下文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是也

凡仕者近宮 宋本宮作公

令一人為負以車 俞云車乃連字之誤海王篇行服連注曰

輦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然則此云負連猶彼云服連負服

古通用淮南子人閉篇負輦載粟而至御覽治道部負輦作

服捷是其證也連本人挽者故可以一人負之下文云若宿

者令人養其馬然則彼從諸侯來者固自有車馬必令一人

負以連者當是分載其囊橐耳

會其委 宋本其作以是

客與有司別契至國八契費義數而不當有罪 丁云別讀如

小宰傅別之別司農注傅別謂券書也別別為兩兩家各得

管校七

一也康成注傅別謂為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又士師注

傅別中別手書也問篇云問人之貨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

尹注別券謂分契也八契當為入契字之誤客與有司別契

書遠委所供之數有司入於國得以徵驗開除供客之用義

儀古今字費讀為悖悖儀數而不當者則有罪也禮有大賓

客小賓客之儀數或薄或厚皆謂之不當非徒費儀數如尹

注所云也洪云義當作儀謂費儀性之數尹注非

出欲通 劉云出疑士字誤王氏引之云劉說是也士在貴人

子與庶人之間猶下文選舉之事士在貴人子與農工賈之

閒也隸書出字或皆作士 若數者作款貴者作 故諸書中士

出二字多相亂 荀子大略篇以其教士舉行今本士為出

齊內史士徐 廣曰一作出

從政治為次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 王云為次二

字涉下文得二為次而衍次之二字總承上文從政治以下

四句而言則不當更有為次二字且從政治野為原又多不

發起訟不驕正對下文之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

訟驕而言若有為次二字則既於本文不協又與下文不對

矣俞云多字衍文涉下文又多發起句而衍七臣七主篇曰

然強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即可證此文發起之義上云

野為原謂能辟草萊也此云又不發起謂能治盜賊也又云

訟不驕謂能聽獄訟也驕讀為矯周語曰其刑矯誣韋解云

以詐用法曰矯是其義也下文曰又多發起訟驕亦當以起

字絕句其下又曰又多而發訟驕則誤行而字脫起字

行此三者為下 王氏引之云行此三者四字因下文而行勤

管校七

國家得之以下優劣相間凡五事不得云行此三者也

耕者農農用力 王云此文多一農字後人所加也耕者農用

力此農字非謂農夫廣雅曰農勉也言耕者勉用力也下文

云耕者用力不農亦謂用力不勉也呂刑曰稷降播種農殖

嘉穀言勉殖嘉穀也 說見經 義述聞 襄十三年左傳曰君子上能而

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言勉力以事其上也 農力猶勞

百後人不知農訓為勉而誤以為農夫之農故又加一農字

不知耕者即是農夫無煩更言農也

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 王云兩者字因上文行此三者句

而行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上文凡三見皆無者字

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 宋本無之字

貴人子處華下交好飲食 劉云處華為句對上處不華下交



為句謂以貴陵人使友居下也對上文有少長好飲會為句

尹注非

用力不農不事賢 望案詩北山傳曰賢勞也此賢字當訓為

勞上文事賢多亦謂服勞多也御覽資產部二引作農不事

賢行誤連下文行此三者行字為句又衍一農字

工賈出入不應父兄 安井衡云古本應下有於字

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 王云當依

上文作有罪無赦今本涉上句可無斂而誤尹注可證丁云

獄情謂兩造之實也義加焉義姦宄之義廣雅曰俄稟善

也爾雅斷獄情為句與義易義與祿易祿二句對文衍一易

字目謂獄之情實一邪一善斷者與邪則民易為邪與善則

民易為善

管校七

七

管子校正卷七

管子校正卷八

戴聖纂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民辦軍事矣 元刻辦作辨

外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笱盾一戟 王氏引之云刑罰當為

刑罪外罪以犀甲一戟是承上外罪不殺而言刑罪以笱盾

一戟是承上刑罪不罰而言齊語作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

罪贖以贖盾一戟重罪即外罪輕罪即刑罪也今作刑罰者

涉上文薄刑罰而誤

過罰以金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 王氏引之云軍當為

鈞鈞軍聲相亂又涉上文軍事而誤過罰以金鈞者謂過失

之罰令出金一鈞也小匡篇作小罪入以金鈞是其證若無

管校八

鈞字則所罰之金無定數矣下文無所計而訟者別是一事

小匡篇作無坐抑而訟獄者句法亦相同尹以軍字屬下讀

謂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非也此是獄訟之事與軍事無

涉

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 王氏引之云救敵與仇敵同集韻仇

讎也一曰匹也或作執方言執仇也今本執譌作執 郭璞曰

謂怨仇也太玄內初一謹于嬰執范望曰執匹也釋文曰嬰

與妃同執音仇一作救嬰執即妃仇桓二年左傳嘉耦而執

又作救是仇執救古字通也小問篇作先定卿大夫之家然

後可以危鄰之敵國是其證

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

王云兩而後下皆不當有必字此涉上文而行小問篇云



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是其證聖案宋紹興本廢作發作廢者後人不知古字通段妄改也

管三王者既弑其君 御覽皇王部一引弑作殺

請致仲父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 俞云請致仲父言欲與仲

父飲酒也與讀曰預言預為之期也 一切經音義六預古作與

掘新井而柴勇 聖案柴字於義無取柴當為突古深字隸變

作深因誤為柴耳輕重甲篇請以令高杠柴池柴亦突字之誤

寡人自以為修矣 白帖十五引作以為脫於罪矣

非一朝之萃 丁云萃讀為卒史記索隱引廣雅曰卒暴也宋本萃作萃字之誤

管校八

刑廉而不赦 丁云赦當為伎伎很也不伎與上文不苛同意

說文玉下曰廉而不伎絜之方也水地篇曰廉而不劇

有司寬而不凌 王云凌者嚴急之意字或作陵荀子致士篇

曰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

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凌與寬正相反也尹注非

苑濁困滯皆法度不匹 張云皆下當脫一字

往行不來 張云來疑爽字之誤與上句匹字為均

而民游世矣 俞云世讀為泄游泄皆和樂之意聖案當作游

於世游下脫於字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 文選陸厥答內兄詩注引加

作嘉左氏莊九年正義引無其字飢作餒治要作餒

治國不失秉 治要引秉作柄齊語同

使百姓皆加勇 左氏正義引加作知是

彼為其君動也 左氏正義引動作勤齊語作動洪云勤字是

僖二十八年左傳注曰盡心盡力無所愛憎曰勤

願請之以戮羣臣 朱本作戮於羣臣左氏正義亦有於字與齊語同今本脫

請受而甘心勇 左氏正義引作請受而戮之王云下文施伯

曰非戮之也正對此句而言今本乃後人依左傳改之

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 丁云今當作令齊語曰令

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語意正同

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夙 左氏正義引受作授無之字齊語作

管校八

殺而以其夙授之

是君與寡君賊比也 左氏正義引君下有之字元刻同

非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 左氏正義引無君字謂

作請能作敢齊語曰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

於是魯君乃不殺 宋本是下有乎字左氏正義同今本脫

管仲必不夙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 左

氏正義引作管仲必不夙矣鮑叔之不忍戮賢人其智知稱

賢以自成也王云當作夫鮑叔之仁不忍僂賢人其智知稱

賢以自成也仁與智正相對左氏正義脫仁字俞云釋名釋

言語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合忍也然則鮑叔之忍猶言鮑

叔之仁耳左氏正義引作不忍乃後人不達忍字之義而妄

加不字也



與魯以戰能使魯敗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 俞云  
與以二字當互易能字義不可通當讀為乃管仲為子糾之  
故以魯師與齊戰乃使魯敗明是天意非人力所為足當為  
定言功之成不成定以得天與失天若以人事論則一而已  
矣得天謂公子小白失天謂子糾也定與足字形相似而誤  
君臣上篇朝有足度衡儀足亦定字之誤宋本正作定是其  
證

願以顯其功 宋本願作願

願必予之有得力外之功猶尚可加也 丁云當讀眾必予之  
有得為句力外之功與下顯生之功對文加與嘉通望案朱  
本得作德予讀曰與眾必予之有德者謂眾以有德之名與  
之也尹注非

管校八

四

顯生之功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 王云將何如為句是昭  
德以貳君也為句尹以是字上屬非是張云當作將何如是  
承上尚可加而言

鮑叔被而浴之三 望案浴者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之國語曰  
三釁三浴之

管仲誦纓插衽 王云插當從宋本作捷捷古插字也小雅  
其左翼韓詩曰戰捷也捷其囑於左也士冠禮注插衽於  
中鄉射禮注插衽也大射儀注插衽也內則注插衽也釋  
文插衽二字並作捷捷南泰族今作插者後人所改耳御覽  
篇捷助而朝天下捷助即插衽 服章部三引此正作捷鈔本如是刻 孫說同

應公之賜 王云廣雅曰應受也桓公郊迎管仲而禮之故仲  
稱受公之賜外且不朽尹以賜為賜外大謬

戎馬待游車之弊 王云戎馬當依齊語作戎車據尹注亦作

戎車

而賢大夫在後 宋本朱本賢下有士字今本脫

世法文武之遠迹 陳先生云齊語迹作績韋注績功也據管  
子則齊語當是蹟字說文迹道也蹟迹之或字下文亦云以  
遂文武之迹於天下

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 齊語國作叟

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 齊語美作權書作度原作

博窮作肇

冀除其顛旄 宋云案國語作班序顛毛班列也謂以頂髮色  
列序之使有長幼班與冀除與序皆替之轉冀除當讀為班  
序旄與毛通俞云冀字疑冀字之誤篆文冀作冀與冀字相  
似故誤也冀即今所用頒賜字後人因冀誤冀遂臆改敘為

管校八

五

除矣

而百姓可御 安井衡云古本御下有矣字

三鄉一帥 宋本劉本三作五丁云五鄉萬家家出一人為萬  
人也下文曰五鄉一帥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

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  
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 劉云齊語

作制鄣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  
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

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案後屬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鄉則  
此當作三鄉為連連有帥十連為屬今三鄉下缺為連連有

帥十連七字但齊語以連為縣耳王云十邑為率率當依齊  
語作卒同下文鄉退而脩卒亦與齊語同也隸書卒字或作



率見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形與卒相似故卒誤為率屬有帥當作屬有

大夫此涉上文連有帥而誤五屬一大夫一當為五下文云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

分民若一何故獨寡功是每屬有一大夫故齊語云五大夫

各治一屬不得言五屬一大夫也

母有淫佚者 宋本佚作泆

士農工商四者者國之石民也 文選陸士衡挽歌詩注楊子

雲劇秦美新注引作國之正民稽叔夜絕交詩注陳孔璋檄

吳將校文注白帖八十三引俱作石民孫云正民對閭民而

言作石民非

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 丁云今當依齊語作令閒燕亦當

如齊語屬下讀

管校八

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用 劉云下二句當作權節其用

備其械器乃字誤亂耳齊語作權節其用是也注皆非

比耒耜穀芟 宋本耜作耜穀作穀孫云穀芟當依齊語作耒

芟宋明道本如是章注耒耜也所以擊草也芟大錄所以芟草也宋庠本耒耜作耒宋本作殺芟殺即

柳字之壞今又譌而為穀矣尹注非

以待時乃耕淡耕均種疾穰 齊語作以待時耕及耕淡耕而

疾穰之此乃字益及字之誤

以旦暮從事於田墾 王氏引之云旦暮本作旦管此後人據

齊語改之也不知齊語作旦莫管子自作旦管上文言土下

文言工與商皆云旦管從事於此不應此處獨作旦暮也管

與夕通

首戴苧蒲 齊語苧作茅段先生云作苧是也今俗云馬苧可

以為養笠

以疾從事於田野 丁云疾字涉上文疾穰而衍

其心安房 宋本脫此句

其秀才之能為士者 劉本才作材

是以聖王敬畏畷農 王云敬畏畷農當作敬農畷農言農民

耕則多粟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之親之也農與畏字形相

似而誤

辨其功苦 聖案苦讀為盥詩傳曰盥不堅固也字亦作沽周

官司兵辨其物注謂功沽亦作枯見荀子

論比計 王氏引之云計當作汁字形相似而誤汁與協通

大行人協辭命故書協作汁大戴禮朝事篇為作計 史記麻書祝犁協洽單行索隱本協作汁為作計 汁下當

有材字齊語正作論比協材韋注曰協和也和其剛柔也

管校八

相示以功相陳以巧 元刻作相示以巧相陳以功與齊語同

相高以知事 丁云事字衍相高以知與上文三句平列

旦管從事於此 白帖八十三引作旦暮

察其四時而權其鄉之貨 聖案貨當是資字之誤韋注齊語

亦作資云資財也王氏照國語釋文曰資讀如宋人資章甫

通越之資越語云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早則資舟水則資車

服牛輅馬 劉云輅一作輅聖案古無輅字輅必輅字之誤齊

語正作輅

珍異物聚 俞云物當為總言珍異總聚也若作物聚則不詞

矣俗書總字作摠其上半與物相似而誤

相示以時 齊語時作賴

相陳以知賈 丁云齊語及此文並衍知字賈讀如平市賈之



賈相陳以賈與上文二句對文

則民不移矣 聖案矣字衍

正旅舊 洪云正依齊語作政旅陳也謂陳其舊政尹注非

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 丁云井與陵陸丘三者不類井

當為阜地圖篇曰陵陸丘阜之所在說苑辨物篇曰山川汗

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

黍中者稷下者菘蒲葦菅蔽之用不乏麻麥黍梁亦不盡即

此所謂陵陸丘阜田疇均齊語作陵阜陸瑾井田疇均井字

衍不惑齊語作不憾誤

犧牲不勞則牛馬育 王云勞讀為撈方言曰撈取也廣雅古

無撈字俗勞為之齊語作犧牲不略則牛羊遂葦注曰略奪

也略與勞一響之轉皆謂奪取也無奪民時不輕用民也犧

牲不勞不妄取於民也今俗語猶謂略取人物曰撈矣

舉財長工以止民用 王云止當為足尹注非

民心未吾安 安井衡云古本無吾字

舉而嚴用之 齊語嚴作業

慈於民予無財 齊語作遂滋民與無財章注遂育也滋長也

貧無財者振業之王氏經義述間曰遂語詞猶言因也滋即

慈之俗慈者愛也卹也與無財則所以卹之也大戴禮記少

閒篇制典慈民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皆謂惠卹其民也

君若欲正卒伍 洪云正當作定漢書刑法志引此作定下文

卒伍正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桓公曰卒伍定矣皆作定字

則其制令 孫云其字誤通典百四十八引此作有

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 齊語無是故二字此文衍五人為

伍上當依下句例補一故字

五鄉一師 通典引師作帥下文同齊語亦作帥

故萬人一軍 聖案人下脫為字當據上文四為字及齊語通

典補

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 通典引作卒伍定於里

軍政定於郊王云政當為旅齊語作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王云

政即正字正與定古字亦通今政定並出者一本作政一本

作定而後人誤合之也齊語作整整與正定聲亦相近

令不得遷徒 宋本令誤合徒誤徒

家與家相愛 丁云愛當為受周禮大司徒職曰令五家為比

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注曰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

託也五家為比故五人為伍五比為閭故五伍為兩大司徒

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管子因之作內政而寓軍令是卒伍

之人即比閭之人也賜冠子王鈇篇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

付與管子同

禍福相憂 聖案福字涉上文祭祀相福而衍元刻無福字

驩欣足以相外 聖案外疑助字誤賜冠子正作相助

以橫行於天下 聖案橫讀曰旁旁猶普也徧也齊語作方

聰明質仁 宋蔡潛道本質作賢下文同

慈孝於父母長弟於鄉里者 王云上言慈孝於父母則下

當言長弟於鄉里於上不當有間字下文長弟間於鄉里同此後人據

齊語加之也齊語作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聽惠質仁下

文云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是其明證

謂之蔽賢 齊語賢作明



謂之蔽才 齊語才作賢

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使民恭敬以勸 王云上使字因下使字

而衍尹注曰待時待可用之時也則無使字明矣今本注文

下有而使之三字乃齊語作惟慎端慤以待時韋注曰待時

後人所加宋本無動不違時也是其證

其稱秉言 齊語作綬謗言聖案稱綬字之誤秉與謗古同部

字音相近

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 宋本官作管古字通

乃召而與之坐 宋本乃作迺齊語坐作語

可立而時 齊語作誠可立而授之韋注曰言可立以為大官

而授之事也王云此作可立而時者之時古字通古時字作

晉故二字可以通用呂氏春秋何時篇事在當時作事在當

管校八

度 又脫去授字目尹注非

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 齊語作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劉

云此肉字當是疚字之誤王云尹解肉字甚謬劉依齊語以

肉為疚之誤是矣而未盡也肉與疚形相近若本作疚字

無緣誤為肉蓋其字本作欠隸書或從篆作肉形與肉相似

因誤為肉說文欠貧病也從欠久聲詩曰營營在欠今詩欠

作疚未必非後人所改此欠字若不誤為肉則後人亦必改

為疚矣

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

王云下兩故字皆涉上故字而衍聖案宋本無齊語無下文

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亦無兩故字

五屬大夫復事於公 冊府元龜二百三十九列國君部引此

文無於字公下屬讀

政事其不治 聖案其字衍冊府元龜引無

聰明質仁 冊府元龜引質作賢

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 宋本桓公曰別行成作定

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 丁云重字涉下文重罪而衍元

本無重字齊語作輕過亦無重字下文重罪輕罪對舉皆得

贖以甲兵則所輕者非獨在重罪也

犀裔 冊府元龜犀作選

無坐抑而訟獄者正 兪云坐挫之借字言人有挫抑則宜訟

無挫抑而訟是好訟也故宜有以正之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 宋本別行

管仲對曰 宋本作管子

管校八

故使鮑叔牙為大諫 王云鮑叔牙本作東郭牙下文管仲曰

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且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

立以為大諫是其證晏子春秋問篇呂氏春秋勿躬篇韓子

外儲說左篇新序稷事篇竝同世人多聞鮑叔牙寡聞東郭

牙故以意改之耳

曹宿孫處楚 劉本朱本皆作曹孫宿此誤倒

季勞處魯 宋云季勞即下文季友說文古文友字作𠄎故誤

為勞

徐開封處衛 王云徐當為衛字之誤也開封為為開方聲之

誤也開方衛人也故曰衛開方大匡篇曰游公子開方於衛

故曰衛開方處衛孫說同

區尙處燕 孫云區尙蓋即大匡篇晏子



審友處晉 冊府元龜友作支

又游士八千人 王氏引之云八千人為數太多當從齊語作

八十人韋昭注曰州十人齊居一州爾雅曰齊曰營州是也

又讀曰有古字又與有通周語是三子也吾又過於齊語作

為為亦有也說見釋詞

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 齊語沈作淫政作征

審吾疆場 宋本作疆場此本誤

反其侵地常潛 齊語常作棠

以安四鄰 冊府元龜作鄰國

渠彌於河階 宋本作有階與齊語同冊府元龜亦作有王云

當依齊語作有階與上下兩有字文同一例且下文亦作有

階不作河階也

管校入

綱山於有牢 冊府元龜綱作繼下文同王云綱山齊語作環

山韋注曰環繞也後漢書馬融傳注引齊語綱山於有牢賈

注曰綱還也是賈本作綱山與韋異也今管子作綱山者蓋

俗書綱字作經與綱字相似綱為經又綱為綱耳尹注非

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朱里 王云吉字即臺字上半誤行者

齊語作臺原姑與漆里韋注曰衛之四邑燕吉字望案冊府

元龜引燕

地南至於岱陰 冊府元龜引燕地字

北至於海東至於紀隨 齊語海作河隨作鄰

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 王氏引之云八當為六上文云

五十人為小戎積而至於三萬人則六百乘矣齊語作八百

乘亦誤說見韋注

存魯蔡陵 冊府元龜作有魯蔡陵俞云地無名蔡陵者據下

文云築蔡鄆陵疑此文蔡上脫築字陵上脫鄆字存魯為一

事築蔡鄆陵又為一事

南據宋鄭征伐楚 齊語南字在征伐楚上此誤移在據宋鄭

上耳

踰方地 劉云地乃城字誤後亦作方城王云齊語及御覽治

道部七引竝作方城尹注非

望文山 朱本作汶山霸形篇同齊語亦作汶山黃丕烈云戰

國策言三苗之居文山在兩南者即此

使貢絲于周室成周反胙於隆嶽 宋云案國語作使貢絲于

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後於西服流沙西吳下作南

城于周反胙于絳嶽濱海諸侯莫敢不來服國語當采自管

管校入

子而文多異管子傳本脫誤惟小匡一篇首尾完善似勝國

語濱水匡嶽不得言濱此漢人整齊國語之文遂效上文海

濱作嶽濱今定嶽字當連上讀反胙於隆嶽反歸也嶽言歸

胙於齊侯即後文宰孔致胙事舊注訓太嶽是也國語反胙

于絳賈唐紛紛之說竝非也四嶽於古為方伯於成周言隆

嶽者言天子以桓公為方伯矣

而騎寇始服 宋云據此言騎寇則知騎戰春秋時已有然非

中土制故經傳罕言後趙武靈王云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

秦韓之民此騎射亦習北俗非舛為也

制泠支 俞云制乃刺字之誤齊語作刺令支韋注曰刺擊也

方舟投柁 王云投柁當依朱本及齊語作設柁

乘桴濟河 宋本桴作浮



至于石沈 齊語作石枕補音作抗

縣車束馬 北堂書鈔百十四引作乘馬

與卑耳之貉 王云貉當為貉字之誤齊語作碎耳之貉碎卑

古字通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卑耳之溪明陳禹謨

本依今本管子改溪為貉小問篇亦云未至卑耳之貉十里尹注非

拘秦夏 丁云秦夏疑秦夏之誤秦與大同聖案封禪篇西伐

大夏涉流沙則大夏蓋國名拘者謂係累其君而歸也

中諸侯國 宋本元本作中國諸侯此誤倒

以誓要于上下薦神 劉云薦當依齊語作庶王云劉說是也

下文庶神不格即其證誓要當為要誓齊語作約誓約亦要

也謂以盟載之詞要誓于上下眾神也尹不知薦為庶之誤

而以薦神二字別為句謬矣

管校八

甲不解壘兵不解翳 王云壘當依宋本朱本及齊語作壘韋

注曰壘所以盛甲也補音壘力追反聖案說文壘大素也医

藏弓弩矢器也翳為医之段字

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 丁云之命二字蓋因下文天子之

命而衍齊語同僖九年左傳云天子有事於文武無之命二

字

實謂爾伯舅無下拜 中立本脫實字洪云穆天子傳郭璞注

引作伯咎無下拜士昏禮注古文舅皆為咎此舅字後人所

改

亂之本也 丁云案亂之本也下當依齊語接桓公懼云云中

閒九合一匡諸語皆是桓公侈大之辭攷左傳史記之言勤

遠略乃在復會葵丘時鳳皇鷩鳥一節是管子諫止封禪之

意以史記所載封禪篇文參觀之疑其篇未嘗匹佚特錯簡

於斯以致前後文多脫落耳

握粟而筮者屢中 宋本朱本皆作筮此本誤俞云筮即筮字

古書從巫從巫之字往往相亂呂氏春秋察傳篇沈尹筮贊

能篇作沈尹筮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混經笏正謂此類

藜藿 聖案藿乃藿字之誤

後日昌 丁云日昌與德義文不相對日者明之壞字明昌猶

昌明也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天事曰明地事曰昌諸志篇曰

天曰作明地曰作昌天地之事曰明昌天地之文亦曰明昌

鳳皇之文法天地也楚語天明昌作注昌盛也廣雅昌光也

龍旗九游 宋本旗作旂

管校八

渠門赤旂 宋云案齊語韋昭注渠門兩旂所建以為軍門若

今牙門也案牙古音如吾與渠音近亦為一物攷工記車人

鄭司農注渠謂車轆所謂牙渠門即轆門穀梁昭八年傳置

旂以為轆門范甯注轆門叩車以其轆襄門也有轆必有渠

故轆門亦為渠門桓公受天子賞不以旂而置交龍之旂也

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 陳先生云不乃下之誤下受承下

拜登受而言

請為關內之侯 冊府元龜之下有諸字下文同

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 冊府元龜疲作罷丁云上

文云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此承上言之當作故天下諸侯

不當有使字齊語無

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 王云縷帛布本作縷帛說

文縷縷無文也韓子十過篇曰縷帛為茵縷帛與下文錦正



相對霸形篇曰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

文義正與此同則本作縵帛明矣今本作縵帛者後人以齊

語改之也齊語作縵縵以爲奉章注曰縵縵以縵縵縵其布不用絲則非謂帛明矣不得據彼以改此

字則因帛字而誤行耳引之曰鹿皮四分當爲介介即今

个字也古字有介無介說見經義述聞通說介字下齊語作鹿皮四个章注曰介

枚也宋本加是明道本介字下齊語作鹿皮四个即聘禮

所謂乘皮个字古書作介廣韻云介俗作分形與分相似因

譌作分尹謂四分其鹿皮失之矣

檣載而歸 冊府元龜檣作據俞云檣字當从禾即稭字也說

文禾部稭索束也从禾困聲此作檣者又變从麇晉麇字亦

从困得聲者故其聲同也傳寫誤从木非是

於是又大施忠勇 劉本忠作惠

管校入

通齊國之魚鹽東萊 劉本及齊語魚鹽下有于字

壘而不稅 宋本壘作壘詩伐檀釋文廛本亦作壘集韻廛亦

作壘

築蔡鄆陵培夏靈父丘 齊語作築蔡茲曼負夏領釜丘

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 齊語無鄴字宋本本社丘皆作

社丘齊語同王云社字誤社丘見春秋僖公十五年

所以示勸於中國也 齊語勸作權

教大成 宋本教下有之字

行地滋遠 宋本滋作茲

定三革 聖案王煦國語釋文云革甲也考工記函人犀甲七

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是謂三革

優五兵 朱本作隱五刃

於是列廣地 中立本於誤施

用此五子者何功 孫云何讀如擔荷之荷易何校滅耳毛詩

百祿是何廣雅釋詁曰何擔也言用此五子者擔何而成其

功也尹注非

度義光德 劉本義作儀

管仲曰斧鉞之人也 丁云曰下疑脫臣字

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 馬總意林引作不幸好畋

晦夜從禽不反

田莫不見禽而後反 俞云田乃日字之誤莫古暮字言日暮

不見禽而後反也尹注非

而姑姊有不嫁者 孫云意林白帖九十三引姊下有妹字荀

子曰齊桓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

管校入

人君唯優與不敬爲不可優則匹孤不敬不及事 意林兩優

字俱作不愛不及事作則不及事宋云宋本優皆作優優訓

隱言人君自隱其情使不可知則人不附之故曰優則匹孤

也

巧轉而兌利 惠氏周揚云兌同說顧千里云兌即銳見荀子

韓詩外傳丁案大匡篇曰悅轉以利顧說近之

小廉而苛怵 宋本苛作荷古字通

足恭而辭結 劉云大匡作博於教而文巧於辭王云敦當作

說見大匡則辭結當作辭給注非

墾草入邑 丁云入邑韓子外儲說作仞邑新序稊事篇作册

邑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大邑

請立爲大司田 王云大司田本作司田此因大司馬之文而



誤衍也羣書治要作請立以為司田無大字治要立下皆有以字呂氏春秋  
序同 丁云呂氏春秋勿躬篇韓子外儲說皆作大田晏子  
春秋問篇桓公問甯戚歌舉以為大田淮南繆稱篇甯擊牛  
角而歌桓公舉以為大田高注大田田官也大田為田官之  
長與大行大司馬大理大諫之官皆一例司字蓋衍不得據  
治要反改為司田也

臣不如賓胥無 孫云賓胥無韓子外儲說作弦商晏子春秋  
問上篇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弦章新序稷事篇作弦靈上文  
弦子旗即其字也王云賓胥無本作弦章後人以上文云其  
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  
功遂改弦章為賓胥無不知上文自謂用此五人而成霸功  
不謂以賓胥無為大理也大匡篇曰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

管校八

六

為西土則不使為大理明矣又上文曰使東郭牙為大諫今本  
作鮑叔牙亦後 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甯戚為田隰朋  
人所改辭見上 為行此文云隰朋為大行甯戚為司田王子城父為大司馬  
東郭牙為大諫皆與上文同而弦子旗即弦章之字則為大  
理者乃弦章而非賓胥無矣呂氏春秋韓子新序並云以弦  
章為大理即本於管子也韓子作弦商與章古字通柴晉  
篇審詩章作審詩商皆是也 我商賈女商徐邈音章荀子王制  
斷序作弦靈即弦章之謄 而困學紀聞乃謂弦章在景公  
時當以管子作賓胥無者為正不知桓公時亦有弦章不嫌  
與後人同名且上文弦子旗即弦章之字則此文當作弦章  
明矣上文是記事之詞故稱弦子旗此而羣書治要所載亦  
作賓胥無則唐初本已誤

請立為大司理 王云當從治要作請立以為大理司字亦涉

上文大司馬而衍  
則五子者存矣 存一本作在俞云當依呂氏春秋勿躬篇作  
則五子者足矣  
王言第二十一 內言四 闕

管子校正卷八

管校八

五



管子校正卷九

數聖藝

霸形第二十二 內言五

管仲隰朋見立有閒 御覽人事部百十五引作管仲隰朋侍

立有閒

有貳鴻飛而過之 元刻貳作二

今彼鴻鵠有時而南 藝文類聚引燕鵠字御覽有

非唯有羽翼之故 御覽引燕非字

盜不當言 王云當言讜言也讜言直言也蔡邕注典引曰讜

直言也泉陶謨禹拜昌言孟子公孫丑篇注引作禹拜讜言

字亦作黨逸周書祭公篇曰王拜手稽首黨言爾雅昌當也

郭注曰書曰禹拜昌言昌讜黨當並聲近而義同

管校九

則必從其本事矣 丁云本事之事涉上文大事而衍舉大事

必從其本不必加一事字下文何謂其本公之本即承此本

字言之元本作從其事亦非

皆朝於太廟之門朝 丁云趙本朝字別為句案門朝即門廷

朝廷一也霸言篇門廷遠於萬里

市書而不賦 劉云書乃廛字誤注非

裸體紉芻稱疾 洪云楚詞離世篇情素絜於紉芻王逸注云

紉結束也謂以帛結束其芻而稱疾左氏僖二十八年傳魏

犖束芻見使者即其證尹注非

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棖 俞云玉篇木部棖煩切絡絲篋也

或作箠說文無棖箠二字蓋即縵字系部縵落也落與絡通

廣雅釋器云縵絡也又下文兩言鍾磬之縣疑此文本作於

是令之棖鍾磬之縣鍾磬本在縣更從而繫絡之使牢固也

桓公視管仲曰 宋本視作親仲作子陳先生云宋本是也親

近也言桓公就近管子而為言也聖案元刻亦作視宋本蓋

誤

將為何行 丁云為字衍下文曰今又將何行是其證

令其人有喪雌雄 聖案有與又同

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 聖案君疑賞字誤

楚取宋鄭而不知禁 丁云知疑之字誤宋本作止止山形近

故也

霸言第二十三 內言六

化人易代 安井衡云代當作世唐人避諱改為代耳

暴王殘之 丁云案當作暴國殘之與上文五國字一例

管校九

兼正之國之謂王 丁云當作兼正他國之謂王尹注可證

均分以鈞天下之眾而臣之 中立本鈞作鈞是也宋本令本

皆誤

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 王云據尹注得地均

分可以臣彼地自利彼於我何貪則伐字當為我字之譌我

不謂貪我不為貪也

古者謂與為同義說見釋詞

安井衡云伐乃代字之

誤代本作世唐人避諱改代因又誤作伐耳

夫先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德哉 尹以上術字屬上讀下術

字屬下讀洪云術術乎大德哉作一句讀術古通作遂爾雅

烝烝遂遂作也郭注皆物盛興作之貌尹注非王云上文云

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遂德即此所云術術乎大德也

國在危亡而能壽者 聖案說文及廣雅釋詁並云壽久也



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 丁云賞當讀  
尚尚與師義同荀子王霸篇賞賢楊倞注賞當為尚

重宮門之營 王云羣書治要宮門作宮闕於義為長陳先生

云王氏從治要作宮闕案王宮方三里四面各距城三里諸

侯城闕南方此就明王說宮制故曰宮門之營治要似不可

從張云說文營市居也字通作環△部首引韓非曰倉頡作

字自營為△今韓子作環宮門之營蓋所謂環列之尹王說

恐非

聖人能輔時 丁云輔時當作輔事尹注曰聖人能因時來輔

成其事是其證下文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謀字承知者

善謀言事字承聖人能輔事言

是以聖王務具其備 中立本具誤懼

管校九

大本而小標 宋本標作標

堊近而攻遠 宋云案堊字古文籀文皆無乃唐武后所造冊

府元龜云文宗太和二年詔天后所撰十二字並卻書其本

字則太和以前人寫書皆用天后字矣如管子戰國策所有

堊字是卻書本字而未盡者爾山權數篇故天毀堊俗本有

地數篇云皆以雙武之皮又云武豹之皮此唐人寫管子避

諱所改則無疑其用天后字矣

此天下之所載也 聖案載與戴古通用詩絲衣箋云載猶戴

也

繼最一世 王氏引之云繼字義不可通蓋計之譌言計謀為

一世之最也知計材相對為文計與繼同聲又涉上文繼絕

世而誤尹注非俞云繼乃彊字之誤草書糸旁與弓旁相似

下文云彊最一代代即世也

千乘之國得其守 宋本得上有可字衍文

諸侯皆令 王云令當為合下文云諸侯合則彊孤則弱是其

證尹注非

重而凌節者復輕 宋紹興本凌作陵

兵威而不止 丁云上下文婁言兵此言止兵非文義止當為

正此涉下文三滿而不止而衍下文曰夫先王之爭天下也

以方正又曰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

卿貴而不臣 丁云當從意林臣作仁立政篇曰大位不至仁

不可以授國柄又曰卿相不得眾國之危也又曰故大位至

仁則操國得眾大位即卿相故言貴也

夫上夾而下苴 王云夾當依尹注作狹苴與粗同莊子讓王

管校九

次上狹而下苴謂上小而下大也與下句文同一例尹注非

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 御覽治道部五引人作民理作治是

也今本係唐人避諱所改下文同

政平則人安士敦和則兵勝敵 聖案士當為土屬上讀人安

土與兵勝敵對文

動作勝之 元本劉本皆無此一句

因其大國之重 元本劉本無其字當為衍文

彊國眾合彊以攻弱以圖霸 宋本作弱國眾是也今本涉下

文多言彊國眾而誤

彊國眾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彊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

謀也 元本劉本無道字丁云案上文勢字亦衍據尹注云

言非王之時則無勢字又云非施霸之時則無道字聖案彊



國少當作弱國少此涉下文疆國少而誤唯其弱國少而欲  
施霸則疆國之國必不我與故曰敗事之謀也若作疆國少  
則此句何解乎下文疆國眾先舉者危後舉者利疆國少先  
舉者王後舉者凶不必承此文言也

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列不讓賢賢不齒弟擇眾是貪大物也  
陳先生云尹注不得其句讀當以王者之心方為句此言  
夫王者居心執方而不知通變之權也而不最列為句隱元  
年公羊傳曰會猶最也不最列不會聚賢人於列位也不讓  
賢不敬讓賢人也下賢字涉上文而衍齒弟猶次第謂不能  
於眾人中次第以擇之也此皆不願予人以爵祿故曰貪大  
物也尹注失之

管校九

五

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 王云方心當為方正隸書正心  
二字相似又涉上文王者之心方而不最而誤方正整齊平  
易三者相對為文尹注非  
立政出令用人道 丁云人道當作人心尹注云政令合人心  
尹所見本是心字  
舉大事用天道 宋本元本劉本皆作天心丁云據尹注云心  
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則當作天時即上文所謂時至而  
舉兵也人心地道天時三者竝列今本皆譌而為道矣  
伐過不伐及 宋本元本及上有不字丁云宋本是也說苑指  
武篇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嶮不伐易伐過  
不伐不及正與此同  
一而伐之武也 王云一當為二二與貳同僖十五年左傳貳  
而執之服而舍之文義正與此同

文武具滿德也 王氏引之云滿當為備字之誤也俗書滿字  
作備右尹注非

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疆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  
矣 王云伐皆當依宋本作代百馬代之代迭也言以驥之  
材而百馬迭與之逐則驥必罷也疆最一代言疆為一代之  
最而天下共伐之則國必弱也代伐字相似又涉上文諸伐  
字而誤丁云共當作攻聲相近而誤也書甘誓兩攻字墨子  
引作共顏氏家訓云河北切攻字為古琮與工功公三字不  
同古琮切正與共聲近也

管校九

六

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其失之也以離疆 王氏引之云制讀為  
折廣雅曰制折也折之為言卑詘相下也廣雅曰折下也又  
曰折詘曲也詘曲折也折節者卑詘其節以事疆大之國下  
文曰折節事疆以避罪小國之形也是也古字制與折通離  
疆者謂不可附於疆大之國也尹注非  
未嘗有先能作難 宋本作未嘗有能先作難今本誤倒  
無有常先作難 陳先生云無有連下讀無有常先作難違時  
易形即承上意而申言其義尹注以無有連上讀非  
無不敗者也 張云無而字之誤當連上讀作無有常先作難  
違時易形而不敗者也宋本亦誤作無  
釋堅而攻臄 通典一百五十引臄作彘  
理世不在善攻 王云理本作治此避高宗諱改治世與善攻  
兩不相涉通典兵三引作治世不在善攻是也治世不在善  
政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故尹注云在於權宜今本政作攻  
者涉上文諸攻字而誤



霸王不在成曲 俞云成曲之義迂回難通曲疑典字之誤聖案明道本國語警獻曲今本曲譌作典此其例也

刑過而權倒 丁云王氏於下文爭刑讀為形此刑亦當讀形

上文云相形而知可形過者形失其可也過猶失也

夫爭疆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 王云刑與形同上文云夫

國小大有謀疆弱有形又云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利故

此文亦云必先爭謀爭刑爭權自此以下刑字凡四見皆形

之俗字也尹注非

夫神聖視天下之刑 劉本刑作形

問第二十四 內言七

祿子有功則士輕外節 丁云節者士所最重不可言輕節字

衍士輕外謂不愆外也

管校九

上帥士以人之所戴 陳先生云上字疑涉下文兩上字衍帥

當為率據尹注上帥其士所為者皆人之所戴則正文以下

脫為字未能臆定也

則人不易訟 陳先生云易讀為傷傷輕也

母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 張云此即論語所謂不弛其親不

使大臣怨乎不以也尹注不明析

行此道也 王云此總承上文以起下文尹連上文則祿不能

作一句讀大謬

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 宋本壯作仕誤

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 聖案上也字衍

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 丁云事之久留乃有司之罪不必問

其何若當問其所以久留之故若當為居字之誤禮記檀弓

注何居怪之之詞猶言何故也

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 豬飼彥博云牧乃收字

誤

問宗子之收昆弟者 陳先生云宋本收作牧非禮記曰敬宗

故收族

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 俞云離讀為儷禮記月

令宿離不貸注離讀如儷偶之儷是也不養而出離謂出而

儷偶於他族若後世贅婿矣

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 丁云尹注曰不使謂

不用其吏疑本作不吏謂不治吏事也士有田則己身為官

吏故問其不治吏事者幾何人并問其所治者何事也惡即

何也疑一本作惡一本作何寫者誤并入之使何事與下文

管校九

身何事句法一例

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 聖案君讀當為羣說見大匡篇

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 王氏引之云外人他國

之人也從當為徒字形相似而誤 隸書徒字作從從

人來徒於齊不可無田宅以安之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家

期不從政此來徙二字之證

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 陳先生云責古債字上文曰

問邑之貧人債而會者幾何家上言貧人之債會此言貧士

之受債於大夫也山權數篇某月某日苟從責者注責讀曰

債

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 俞云身士二字難明士當作出

言身出而以家臣自代也



率子弟不田 俞云尹解率子弟未得其義小匡篇十邑為率  
十率為鄉然則率子弟者率之子弟也下文云男女不整齊  
亂鄉子弟者有乎鄉子弟率子弟蓋當時有此稱

元國所開口而會者幾何人 丁云元當作問艸書問字作  
與元形近而誤俞說同

戈戟之緊 丁云緊當作緊戟衣也

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 丁云故何當作何故視字屬下讀

時簡稽帥馬牛之肥瘠 陳先生云帥當為師字之誤師下疑

脫田字周官冢宰聽師田以簡稽

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 丁云位當作洫周禮肆師注

故書位為洫是其例也

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關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

管校九

也 陳先生云牆閉不屬疑牆下脫一垣字闕上脫門字誤

移于牆之下而又改作閉也防溝當作溝防築城郭修牆垣

絕通道阨門闕深溝防皆三字句月令完隄防謹壅塞修宮

室坏垣牆補城郭又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窄脩囿倉文義略

同四時篇脩牆垣周門閭輕重甲篇立臺榭築牆垣文句相

同

君曰理國之道 安井衡云君下當脫子字

母使讒人亂普而德營九軍之親 王云普當為音普本作音

似尹注普廢其德普亦當為音與替同故注言普廢丁云當

讀母使讒人句使用也言無用讒人也亂治也普徧也而猶

乃也出治天下徧周乃德足以營衛九軍之親九軍尹燕注

說文軍圍圍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軍圍也廣雅釋言同九

軍猶九圍詩長發傳九指諸侯言之此古義之僅存者霸言

篇曰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文義正與此同

身外事謹 聖案此句疑有脫誤

視其名 王氏引之云視其名三字因上下文而衍尹不解此

三字則本無可知

以觀其外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 丁云則字當屬上讀爾

雅曰則事也則與色德或職為均聖案宋本貌作兒兒乃完

字之誤如上文定冬完良宋本作兒良之例完德全德也下

文以順貌德宋本亦作兒皆完字誤丁說同

適信傷德厚和構四國 俞云尹解適信為適人失信殊不可

通適當讀為篤即今箴字玉篇竹部篤箴也然說文無箴字

篤即箴也篤信者小信也小信正與上文小利小怨一例尚

管校九

書君夷篇文王茂德正義引鄭注曰茂小也小信謂之篤信

猶小德謂之茂德矣顧命篇敷重箴席孫氏星衍疏曰箴俗

從竹當為箴即篤段音據此知篤為正字箴為段字箴為俗

字王云德厚二字連讀厚字上屬為句不與和構相連德厚

猶言仁厚形勢解篇曰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樂記

曰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鄉飲酒義曰主人者接人

以仁以德厚者也荀子君道篇曰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韓

子外儲說右篇曰德厚以與天下齊行齊策曰德厚之道得

貴士之力也史記秦本紀曰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漢景

帝詔曰德厚伴天地利澤施四海鼂錯對策曰今以陛下神

明德厚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曰墮肝膽施德厚司馬相如子

虛賦曰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皆以



德厚連文尹以厚字下屬為句非是

令守法之官日行度必明失經常 王云據尹注失上脫無字

日當為日字之誤令守法之官日為句上文問於過吏行度

必明為句行度行法度也無失經常為句

謀失第二十五 內言八 關

管子校正卷九

管校九

管子校正卷十

戒第二十六 內言九

戴聖纂

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 王氏引之云猶讀為欲古字猶與

欲通大雅文王之聲篇匪棘其欲禮器引作匪革其猶周官

事篇猶小行人其持逆暴亂作應猶犯令者為一書大戴禮朝

作欲軸當為由由轉二字相連寫者遂誤加車旁矣轉斛

當為轉斛丁氏升衢曰聖謹案升衢先生名杰歸安人嘗師

孟子轉附寰宇記引齊都賦晏子春秋竝作轉斛魚與角付

與斗均形近而譌案丁說是也斛字右畔之付與隸書斗字

作升者相似故誤為斗我游猶由轉斛南至琅邪言我之游

也欲由轉斛之山南至於琅邪與孟子吾欲觀於轉附朝傑

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文義正同尹注不能釐正而曲為之說

非也 張云嘗疑孟子朝傑亦即轉附之譌衍朝字左旁似轉

附亦聲之 變別有說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 孫云晏子內篇春省耕而補不

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孟子亦作一游一

豫夕豫聲相近白帖三十六引夕作豫下同

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 丁云尹注云嚴為防禦以尊其生

疑本作嚴以尊生與聲榮為均

期而遠者莫如年 王云而當作之與上文句法相同治要及

北齊書魏收傳文選陸士衡長歌行注引俱作之孫說同

唯君子乃能矣 王云案此本作唯君子為能及矣今本脫為

字及誤為乃又誤在能字上治要及北齊書所引不誤

桓公還再拜之曰 丁云之當作命上文桓公還再拜命曰是



其證

靜然定生聖也 張云然猶乃也見王氏靜乃定生與下仁從

中出義從外作句意相同大學所謂定而后能靜也尹注非

不相告而知 王云相字衍

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 王氏引之云下字因下文政

令陳下而衍尹注同云即運字言四時運而萬物化也聖案

詩正月傳云旋也

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 丁云據尹注萬功成亦當作萬

物成艸書物作物與功字形近而誤

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 宋本肢作枝

澤其四經而誦學者 王云澤讀為舍其路而弗由之舍古同

聲而通用經常也四經即孝弟忠信內不忠信外不孝弟故

管校十

曰舍其四經又小問篇語曰澤命不渝信也即鄭風羔裘之

舍命不渝困學紀聞諸子類引張嶠讀管子曰澤命不渝澤

古釋字而注乃以為恩澤之澤陋矣

弛弓脫鈇而迎之 孫云御覽兵部八十一引鈇作捍禮記內

則右佩決捍注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說文鈇辭鎧也字

从金旁作聖案御覽資產部十二又引作鈇北堂書鈔一百

六十引鈇作杆

非皆二子之憂也 御覽非皆作皆非似誤倒也當是邪字古

也邪本通

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 王云濟大

水之有舟楫七字後人所加也後人以霸形篇云寡人之有

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故增入此

句不知此文雖鴻鵠之有翼也其將若君何是管仲對桓公

語而上文桓公但云鴻鵠有羽翼不云濟大水有舟楫若闌

入此句則所答非所問矣尹不審文義而為之作注失之御

覽治道部八所引無此七字

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 張云有字疑衍下患飢患外上

皆無有字

朔月三日 洪云當作三月朔日

進二子於里官 日本豬飼彥博云里官為釐宮二字之誤釐

僖同桓公父釐宮之廟也呂氏春秋曰桓公命有司除廟筵

几而薦之曰自孤之間夷吾之言也目益明目益聰孤弗敢

專敢以告于先君可徵也

參宥而後弊 陳先生云弊治也言三宥而後治其罪也立政

管校十

中匡篇皆曰一再則宥三則不赦今令三宥者寬緩其刑也

後劉本作友云反字之誤弊即破失之張云疑後字本作

五年始與車踐乘 安井衡云車乃軍字誤

門傅施城 丁云門字衍洪云施城當作方城尹注非

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 御覽百穀部五引作桓

公伐山戎得戎菽以布天下

中婦諸子 張云諸子蓋八子七子之類史記秦本紀尊唐八

子為唐太后徐廣云八子妾媵之號詳見漢書外戚傳蓋春

秋時已有之

對曰妾人間之 張云妾人猶臣人人猶身也長門賦妾人竊

自悲兮注引管子此文

必則朋乎 劉本則朋作隰朋陳先生云作則是也爾雅曰是



則也則與是同義必則必是也必則朋乎下文曰其朋乎又曰朋其可乎句法相同劉不明則之訓為是因改作隰誤矣握路家五十里 洪云握古通握爾雅釋言握其也路家謂露處之家逸周書皇門篇自露厥家路露古字通用言幄覆露處者五十家而不使其人知之故為大仁尹注非王氏引之云握當為振辰與屋字形相近又因下文室字而誤說文曰振舉救也路讀為露露家窮困之家也義詳見五輔篇次凍寒食饑渴匡貧囊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振罷露即此所謂振露家也尹注非

君請鬻已乎 俞云鬻乃獲之誤隸書獲字或作獲見說文又或作獲見說文其左旁皆與鬻相似儀禮士昏禮聘禮注並曰請猶問也君請獲已乎言君有所問不獲已而為此對也下文

管校十

四

將歷言鮑叔諸人之短故以此發之

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室何也 王氏引之云其孰能一人之上也若作一句讀則文不成義當以其孰能絕句言此四子者其孰能以國室也其孰能下當有管仲謂其不能以國室之語一人之上也三句則桓公不解其所以不能又從而問之也今本有脫文耳不然則不以國室之問何自而來耶一皆也大戴禮衛將一諸侯之相也一人之上言四子之材皆在人之上也而尹注曰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則所見已是脫誤之本故連其孰能三字解之然如其說則是孰能在一子之上豈所謂一人之上乎失之矣

鮑叔之為人 安井衡云古本人下有也字

孫在之為人 宋本人下有也字今本脫

為臣外乎 王云為猶如也言如臣外則君必歸江黃於楚也古或謂如日為列子說符篇孫叔敖戒其子曰為我外王則封女女必無受利地言如我外也秦策秦宣太后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言如我葬也傳見經尹說大謬東郭有狗噬嗑 王云嗑當作唯玉篇唯魚佳切狗欲齧廣韻唯犬鬪字皆作唯無作嗑者集韻唯或作嗑則所見管子本已誤

且暮欲齧我猴而不使也 王氏引之云猴當作柳注內猴字宋本朱本皆作柳考注云以木連狗則其為柳字明甚若如今本作猴則注當訓為牡豕安得云以木連狗乎白帖九十一猴乃後人以但注讀且暮欲齧我柳為句則非尋繹文義當誤本改之

管校十

五

以且暮欲齧我為句柳字則屬下讀柳者遯字之段俗說文遯遯互令不得行也王篇作遯身今不得進也柳而不使者謂遯互之不使進而齧人也今世齧人之狗繫木於其頸使任重難進是也下文同

今夫豎刁 宋本刁作刀下文同刁俗字作刀是也

是所願也得於君者 洪云也字衍當讀是所願得於君者為句

是將欲過其千乘也 王云此是字涉上句是字而衍

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 丁云當作易牙外與衛公子問方內與豎刁外對內言上文並言衛公子問方此不宜單言衛公子也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濫車之水 陳先生云濫當讀為漸詩衛風淇水湯湯漸車維  
裳漸漬也漸車與濡軌同義濡亦漸也上云輟輟之險言地  
之高遠此云漸車之水言地之淺近

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 王云苴采古反亦草也語之轉耳字或

作蘆廣雅曰蘆草也呂氏春秋貴生篇其土苴以治天下高  
注曰苴草薊也草薊即草芥今本薊譌逸周書大聚篇曰陂

溝道路藜苴丘墳靈樞經難疽篇曰草蘆不成五穀不殖草  
謂之苴故枯草亦謂之苴楚詞九章草苴比而不芳王注曰

生曰草枯曰苴是也草苴林木蒲葦皆兩字平列尹注非  
困殖之地 孫云杜牧孫子注引困作園謂園地可種植者或

古園字之省尹注非  
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 張云藏疑當作識

管校十

參患第二十八 短語二

懦弱則殺 張云此殺字當音所界反尹注失音則與諸殺字

混聖案此殺字當讀為弑言懦弱則見弑也

則戰之自勝者也 丁云勝當作敗下文戰之自敗七法篇亦

譌作勝戰之自敗與攻之自拔同義

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 孫云案禮記禮器祗不匡懼注匡猶

恐也尹注非

用日維夢 孫云夢讀為召誥文乃是不獲之獲馬注云獲勉

也洪云說文夢不明也毛詩視天夢夢古者師行早長在天

未明時牧誓時甲子味爽史記高祖本紀黎明圍宛城三市

皆其證也尹注非

其數不出於計 丁云不當作必尹注云其數從何而生皆出

於計謀也是尹所見本非作不出於計七法篇曰其數多少  
其要必出於計是其證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 中立本後下行有字

故小征千里徧知之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閒之大征徧知

天下日一閒之 安井衡云古本閒作問丁云當作一堵之

牆與十人之聚對文尹注云假令築一堵之牆蓋按下文十

人之聚故加一築字足成文義自後人誤會尹注遂改正文

一字為築矣閒字之借尹注謂私候之即矚義也張云此

文疑有錯簡日一閒之當在一堵之牆下故小征句當在日

五閒之下

功堅則勦 孫云勦當作勦說文云勦柔而固也

管校十

乘瑕則神 宋本瑕作瑕下文同

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刀游閒也 孫云莊子養

生主篇釋文云管子有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剃毛與此

文異聖案御覽八百九十九獸部引屠牛長朝解九牛而刀

可以割髮則刀遊于其閒也淮南齊俗訓屠牛吐一朝解九

牛而刀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割何則游乎眾

虛之閒注屠牛吐齊之大屠眾虛之閒剖中理也

不行於完城池 丁云池字衍城與君為均

敵人雖眾不能止待 聖案尹以待字誤屬下句辯見大匡篇

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 王云治而未必富也當依朱

本作而治未必富也方與下文一例道者由也見禮器尹注

誤解道字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 聖案修當為循下文修義從令同說

見形勢篇

猶揭表而令之止也 張云止當作正與七法篇猶立朝夕於

運鈞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義同蓋測景者當立表平地若

以手舉何能定景此文揭彼文擔尹注皆訓舉似不誤

然則上之畜下不妄 陳先生云畜與好同義孟子曰畜君者

好君也此畜亦當訓好下竝同

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 丁云所字即則之譌而行者則出法

制度者明也與下文則循義從令者審也對文宋本作所出

法則制度者明也恐非

則上下體 丁云則上下體當連下而外內別也為句尹讀非

管校十

民足於產 朱本無此四字

以勞受祿 安并衡云古本受作授

上之所以導民也 朱本導作道

制令傳於相 宋本傳作傳聖案當從宋本爾雅曰傳相也相

助也言制令助於相也下文曰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傳亦傳

字之誤傳輔也助也君善臣亦善是輔助之也今本皆因字

形相近而誤

人臣也者 中立本作臣人與上君人對文

正其德以蒞民 宋本蒞作莅

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 張云公疑

當作法下文云是國無法也無法即不法蓋身善者人臣之

事君身善則所謂代馬走代鳥飛矣故云無法

坐萬物之原 朱本坐作生張云坐疑主字之譌下文云主身

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亦主與官對舉

而官諸生之職者也 宋云諸生猶言羣生書中堪見此注云

生謂知學之士非

奔走而奉其敗事 丁云奉當為救事字衍尹注曰不勝任則

敗廣所見本無事字救其敗不可勝救與上文收其禍不可

勝收相對

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 俞云主當作立涉上文兩主字而

誤下文曰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身立德正即承此文立

身正德而言

官治者耳目之制也 王氏引之云治字因下文官治而行尹

注曰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制而後用上字誤故曰

管校十

官者耳目之制則無治字明矣此但言官下文乃言官治也

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 王云淮南俶

真篇注曰矯拂也上而及下之事則拂乎為上之道故下文

云為上而矯悖也勝者陵也下而及上之事是陵其上也故

下文云為下而勝逆也侈靡篇曰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

卑而不可勝謂卑而不可陵也易漸六四終莫之勝虞注曰

勝陵也尹注皆失之

寢久而不知 宋本寢作寢

有侵偏殺上之禍 宋本殺作弑

則婦人能會其意 俞云會讀為餽說文史部餘敗創也言婦

人能敗君之意也正與下句大臣敢侵其勢一律君臣下篇

便辟不能會其意義亦同此



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 丁云規古窺字說文窺小視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矚矚然揚注規規小見之貌

丈尺一綽制 王云綽讀若準字或作漙敦純竝同耳周官內  
宰出其度量漙制鄭注曰故書漙為敦杜子春讀敦為純純  
謂幅廣也制謂匹長玄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

尺純四狹與質人同其度量壹其漙制杜注與內宰同聘禮  
釋幣制玄纁束注曰朝貢禮云純四只只制丈八尺士

衣禮下篇贈用制幣玄纁束注曰丈八尺曰制內宰疏引鄭  
荅趙商問曰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咫咫八寸四咫三尺二

寸太廣四當為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  
畫是以三誤為四也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終歲布帛取二制

焉淮南天文篇曰四丈而為匹一匹而為制地形篇曰門開  
管校十

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此所言純制之度與鄭所引逸禮  
不合所傳者異也尹注皆未考

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大夫有善納  
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 王云兩慶字皆當作

薦薦進也言下有善則進之於上也祭義曰天子有善讓德  
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

善本諸父母苻諸長老今本苻誤作存是其證隸書薦字或  
作薦見漢書相史晨形與慶相似而誤大戴禮四代篇臣聞

是故歲一言者君也 陳先生云一言當是省之譌歲省者君  
也與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句法相同

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閒 宋云案堯典平章百姓鄭注

百姓羣臣之父兄子弟與此義合楚語觀射父曰民之徹官  
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  
其官是謂百姓

相總要者官謀士 安井衡云者乃考字之誤考官謀士為句  
量實義美匡請所疑 宋本朱本請作謀丁云實功實也義當

作議謂量其功實議其美善也張云義儀之俗字儀度也  
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丁云唯此當作此唯上文云此

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 聖案誠當為成姓當為生皆聲相近而誤

則下雖有姦偽之心不敢殺也 王云殺當為試言不敢試其  
姦偽也下文云然則操作姦邪偽詐之人不敢試也語意正  
與此同合作不敢殺者試為殺又譌為殺耳尹注非

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 王云人當作民唐人避  
諱改之引之云茲此也謂道也是字屬下讀爾雅曰是則也

蓋理民者道也非道則無以理民生財者道也非道則無以  
生財上文所謂治民有常道生財有常法也尹不知是之為

則而以茲是連讀失之  
惠厚不能供 丁云惠厚當作厚惠與嚴威對文下同

威罰之制 劉云威罰之威當為賞注非  
是以官人不官 中立本下官字作家誤

善以傳善 聖案傳當為傳字之誤說見前制令傳於相下  
若任之以事 俞云若任之以事與下若量能而授官兩若字

並當訓乃小爾雅曰若乃也周語引書曰必有忍也若能  
濟也韋注曰若猶乃也言君必知其臣乃任之以事臣必知



己乃量能而授官授當作受字之誤也周禮典婦功及司僕注並云授當為受陳力就列是謂量能授官也下篇若稽之以眾風若任之以社稷之臣義並同

管子校正卷十

管子校正

十三

管子校正卷十一

戴聖纂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未有夫婦妃匹之合 丁云廣韻去聲十二齊妃配也匹詣切又作踈見管子疑此文妃匹古本當作踈匹陳先生謂踈是俗字富本是媿字而譌作踈者

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 丁云案理上脫順字尹注云道術既出則莫不從義而順理可證也

名物處違是非之分 劉云處名物為是違名物為非聖謂名物謂正名其物也

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 尹以可使絕句注云民從教則可使又注下文云居處既治戰則

管子校正十一

勝守則固劉云而民可使以下十二字連讀謂使民居則治戰則勝守則固也注非

夫賞重則上不給也 丁云賞重當作賞置承上致賞則置言下文罰虐承上致罰則虐言兩句一例

而物屬之者也 宋本屬作厲涉下厲之而誤

富之以國裹 尹注云裹謂財貨所包裹而藏也王氏引之云書傳無謂財貨為裹者裹當為稟字形相似而誤稟古廩字

富之以國稟謂會以國之廩粟所謂祿以馭其富也周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會鄭注曰稍會祿廩貴之以王禁 俞云貴讀為會言以王禁會集之也尹注非

則民親君可用也 望案趙本以親字斷句非也則民親君四字當連讀



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 望案波為播之段字言水播蕩  
而上盡其動搖而復下也波與播古字通詳見王氏經義述  
聞榮波既豬條下

而賢人烈士盡功能於上矣 俞云功當作貢貢能於上與歸  
親於上文法一例易繫辭六爻之義易以貢釋文曰貢苟作  
功是功貢相通之證

一畝之賦 中立本賦誤富

治斧鉞者不敢讓刑治軒冕者不敢讓賞 俞云讓讀為攘竊  
之攘言不敢攘竊刑賞之權也

墳然若一父之子 陳先生云尹訓墳順貌墳於順義不可通  
墳當為隕字之誤易繫辭夫坤隕然示人簡矣馬融韓伯注  
並云隕柔貌柔順義同尹所見本蓋不誤丁云玉篇墳與隕

管校十一

同蓋本是墳字

若一家之實 丁云實當為長字之誤長與是形相似一譌為  
是再譌為寔因又作實耳尹注云若家之從長所見本不誤  
則下無異幸之心矣 宋本朱本作冀幸異冀古字通

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 宋本諂作諂王  
氏引之云官當為言字形相似而誤幼官篇攷之以言今本  
誤作攻之以官是其證張云巧官猶巧宦騰疑當作勝上篇  
下及上之事謂之勝王云勝者陵也本篇下文云倍其官遺  
其事穆君之色從其欲阿而勝之即申此文言之

騰至則北 王云北與背同言不忠之臣必背其君也說文曰  
北乖也從二人相背章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齊策曰食人  
炊骨士無反北之心反北即反背尹注非孫說同

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 王云至字因上文兩至字而行敗  
當作則字之誤也言四者若有一於此則敵人謀之矣四者  
謂亂也騰也虐也北也尹注非

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 王云則字涉下則百姓悅句而行尹  
讀故施舍優為句猶以濟亂為句非也故施舍優猶以濟亂  
當作一句讀優猶即優游荀子正論篇曰優猶知足是也濟  
止也 鄭風載馳篇不能旋濟毛傳曰濟止也  
莊子齊物論篇曰厲風濟則眾竅為虛施舍以厚之優  
游以畜之則可以止亂矣

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 王氏引之云布當為務蓋務  
字脫左畔之矛其右畔之旁與隸書布字作帛者相似 帛見  
碑 因譌為布矣尹注曰農人不務之則餒餓成變故民非其  
民也是所據本正作務字其民非其民也上其字因下其字

管校十一

而行下文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即承此句言之不當有  
上其字注曰故民非其民也則無上其字可知望案疑當作  
不務其務其下脫務字

此君人者二過也 丁云疑行君人者三字上文曰此一過也  
倍其官 丁云官當作言此涉上文治大官而誤尹注云巧言  
令色委曲從君疑所見本作言字不誤

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 丁云尹注云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  
疑當作明設而固守

違非索辯以根之 丁云違字疑違之誤說文違是也上文曰  
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即此所謂違非索辯以根  
之也

此禮正民之道也 丁云禮上疑脫一字尹注云制禮者用此



道以正人豈本作制禮耶

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 丁云沈疑解上伏寇二字沈

猶伏也注周語疑姦慝也是而疑惡也非得民當作得君文

言伏寇奪君之威惠耳聖案丁解沈疑二字是也其改得民

為得君則非也下文曰沈疑之得民也前貴而後賤者為之

驅也蓋前貴後賤者乃上所黜退之人姦臣欲得民心必先

加恩於黜退之人使其宣君之惡而揚己之善因驅民來歸

於己若如丁說則下句難解矣

狡婦襲主之情而資游歷也 丁云襲者密取之意狡婦密取

主之情謀之所由泄也請與情通宋本尹注作狡人

沈疑之得民也者 宋本作沈疑者得民者也丁云當作沈疑

之得民也與上文微謀之泄也句法一例者字涉下文而行

便辟不能食其意 張云會字與上篇婦人能食其意同俞氏

讀為蝕是也下文行會之徒會字同此義或訓會為偽非

比黨者誅明也 劉云明字行

為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 孫云制羣臣為句百

姓通為句中央之人和為句言為人上者所以宰制羣臣而

百姓得通於上者由於中央之人和也故下文云制令之布

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丁云通疑道字之誤道由也管子書

皆以道為由尹注不為通字作解則所見本尚是道字言上

之制羣臣百姓必由中央之人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以

文義論之蓋和字衍

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 王云威當作成謂成朋黨於下

也淮南汜論篇曰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

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於下 劉云有能有

字當作又王氏引之云陷字義不可通疑當作陷字形相似

而誤上陷其主謂陷之以利也史記樂毅傳令趙囑說秦以

伐齊之利今本脫說字囑與陷同高祖紀曰使酈生陸賈往

說秦將陷以利是也尹注非

兼上下以環其私 王云尹注未曉環字之義環之言營也謂

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私本作說文字解引

作自營為公韓子人主篇曰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

謂自營其私也環字亦作還管子山至數篇曰大夫自還而

不盡忠謂自營也秦策曰公孫鞅盡公不還私謂不營私也

荀子臣道篇謂比周以環主國私為務環主謂營惑其主

也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還與環同春秋文十四年有星

字入于北斗數梁傳曰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環域即營

之還也漢書地理志還作營亦以營同而俗用也

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 丁云實當作惠惠對下文威字上文

亦威惠對文

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 王云上下不知當從朱本作上不

知一者皆也大傳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不贖者言

一疑之言皆疑之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若吾子之語審

又三年問壹使足以成文言四姦皆作而君不知則國必危

也此本作上下不知下即不字之誤而行者

通者質寵者從 丁云尹注質主也案寵當為窮通窮猶尊卑

也呂覽貴信篇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



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 劉云以人役上自君臣  
言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役心自一身言刑乃形字譌下  
同注皆非洪云劉說是也形對心言故下文云心道進退而  
形道治趕進退者主制治趕者主勞治與蹈通楚詞諺諫篇  
年治治而日遠兮王逸注滔滔行兒廣雅釋訓滔滔行也說  
文曰趕舉尾走也皆與勞義相近尹注非

戒心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 王云戒當為成字之誤也成  
與誠通誠心形於內容貌動於外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此  
以身之從心喻民之從君不當專以戒心言之尹注非  
故民輕給之 丁云之字行給與立為均

明君之道 元本道下有也字  
忠臣之所行也 丁云所字行忠臣之行也與上明君之道也

管校十一

對文

則齊民以政刑牽於本食之利 丁云據尹注則政刑當作正  
形齊民猶言平民也

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 陳先生云分民疑當作齊民  
誤移食於力之下而又上行小人也下文齊民食於力即承  
此句而申言之吳云分民之民當為也字之誤

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 朱本作禮審而義明下文同

雖有偏卒之大夫 丁云偏卒皆副佐之義左襄三十年傳令  
尹之偏注偏佐也卒與倅同說文倅副也周官車僕注萃猶  
副也萃倅亦同義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謂職居副佐者  
不敢冀幸諭倫等僭居正位也尹注大繆

民流通則迂之 王氏引之云民流下通字因注而衍注於上

流字訓為流通下流字訓為流蕩則無通字明甚若有通字  
不得訓為流蕩矣

雖有明君能決之 雖與唯同

頃時而王不難矣 聖案頃當為須說見法法篇

此先王所以明德罔姦昭公威私也 劉云威乃戒字誤丁云  
威乃威字誤詩正月傳威滅也君臣上篇此明公道而滅姦  
偽之術也是其證

明立寵設 宋本明立作明妾丁云尹注云明立正嫡設其貴  
寵子之所據本作明立設寵與下禮私愛驩對文惟立字當  
依宋本作妾明猶尊也 牧民篇明鬼神祇山 龍亦妾也此句  
指妾寵言下文禮私愛驩指妾寵所生子言

內有疑妻之妾 宋云疑讀為疑借也比也下兩疑字同漢書

管校十一

倉貨志遠方之能疑者顏注疑讀曰疑借也

此宮亂也 長短經十二引此宮亂作家亂下家亂作宗亂  
羣官朋黨以懷其私 丁云懷當是環字之誤上文云兼上下  
以環其私環讀為營

則失族矣 治要族作彊

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 丁云趙本於直字官字絕句  
非也此皆六字為句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二句對  
文上文妻必定子必正二句亦對文定正聽敬皆均中即忠  
字

有小人之亂 丁云下文三言小民當據改

宮中亂曰妬紛 朱本紛作分下同

大臣亂曰稱述 丁云爾雅曰稱好也述遂古字通



中民亂曰警諄 張云諄疑當作諄諄亦亂也下云警諄生慢則諄義亦與悖近尹解為諄諄謬

禁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 王云無當為典與常也常事即指農功而言禁淫務勸農功則民皆職其常事矣隸書無字

作無典字或作典漢益州太守高顯碑二形相似故典誤為無尹注非

近其罪伏 張云據尹注則其當為期字之誤

則士反行矣 俞云反當為良字之誤良古服字

若稽之以眾風 丁云風與諷同眾諷猶眾議即國人皆曰賢之意風與任均

小稱第三十二 短語六

不可遁逃以為不善 張云此八字作一句讀尹注隔斷非

管校十一

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 張云莫歸問於家言善與

過視民之譽毀不必問之家人或欲改家為我非也

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 王云來當為求下文云以求

美名又可得乎即其證又侈靡篇不出百里而來足來亦當

為求言不出百里而所求者足也又任法篇富人用金玉事

主而來焉來亦當為求下文云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其主

即其證又九守篇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來亦當為求鬼

谷子符言篇正作求隸書來字作來求字或作來漢三公山

要本祖其原求字作來漢陰令張遷碑紀行求本歸生有芬求字作來皆與來字相似惟首畫作曲形自右而左與來字不同二形相似故求為來求來二字書傳多有求請求也案漢律有受賂之條即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即經所云惟求也二者相因故馬注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即經所云矣孟子離婁篇舍館定然後來見長者乎史記李斯傳來不

豹公孫支於晉今本尹注皆非聖案朱本作我託可惡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其可得乎愛且不能為我能也今本倒亂我託可惡四字在下當從朱本

愛且不能為我能也 張云下能字讀如不相能之能義與得同

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 聖案後人據此謂管子是周末書

考莊子齊物論釋文引司馬彪云毛嬙古美人西施夏姬也

謂夏時人則非吳之西施明矣

不能以為可好 宋本無可字

去惡充以求美名 俞云呂氏春秋正名篇淮南子主術篇高

注皆曰充實也求乃來字誤謂自我而去者為惡實自人而

來者為美名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上文怨氣云云皆惡之實

管校十一

惡充與美名去與來皆相對成文

滿者涸之 洪云涸當作溢莊子齊物論以其老濶也釋文云濶本作溢古字通用形勢

解天之道德滿而不溢與上下句文義相對聖案涸疑是泄字

之誤

治身之節者惠也 丁云惠與慧通尹注云懷智之人亦作慧

解 有善而歸之民 元刻之下有於字聖案元刻是也上文有過

而反之身之下亦當有於字

今夫桀紂不然 治要作則不然今本脫則字

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 治要作有過而歸之於

民則民怒有善而反之於身則身驕王云治要是也上文云

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是其證今本



無有過而有善而六字者後人以意刪之耳

匠人有以感斤欄故繩可得料也 王云料當為斲斤欄所以

斲繩故曰繩可得斲隸書料字作斲其右邊與斲相似俗書

斲字作斲其左邊與料相似故斲為作料亦有料譌作斲者

王自料新序善謀 斲料作斲是也 御覽資產部三引此正作斲

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 丁云嘗試二字涉下

嘗試往之中國而衍多怨爭利承上除怨無爭言之相為不

遜承上修恭遜敬愛辭讓言之古音之真對轉遜與利身為

均也張云則不得其身與上則不失於人矣一例身與人為

均句未疑脫矣字

吉事可以入察 王云察當為祭宋說同

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 聖案中國二字衍諸夏即中

管校十一

國不得於諸夏之上更言中國也

故之身者使之愛惡 俞云上之字衍

仲父之疾病矣 聖案當依呂覽知接篇作仲父之疾病矣鄭

君注論語子罕篇曰疾甚曰病

故臣且謁之 王氏引之云當作臣故且謁之故與固同言臣

固將謁之也韓子難一作臣故將謁之是其證

堂巫 史記齊世家索隱引作棠巫呂覽知務篇漢書古今人

表作常之巫

夫易牙以調和事公 治要和作味是

於是蒸其首子而獻之公 治要首子作子首韓子難篇同今

本誤倒

公喜宮而妬 王氏引之云喜宮當依朱本作喜內故下句云

豎刀自刑而為公治內左傳史記皆言桓公好內韓子作君  
妬而好內是其證

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

王云此下脫於親之不愛勇能有於公十字羣書治要有

呂氏春秋知接篇作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韓子作其母

不愛安能愛君皆其證上文云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於

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文義正與此相對

務為不久蓋虛不長 王氏引之云為即偽字也兵法篇偽詐

篇作為詐成九年左傳為將改立君者為即偽字與僖二十

五年傳偽與子儀子遺盟者文義正同定十二年傳子偽不

知釋文偽作為史記封禪書果是偽書漢書郊祀志作偽與

果為書淮南衡山傳使人偽得罪而西漢書亦作為偽與

虛正相對韓子及說苑說叢篇並作務偽不長是其證今本

務偽尹注非洪說同

管校十一

其生不長者 聖案長當作良聲之誤

公憎四子者廢之官 治要作公召四子者廢之王云治要是

也今本召作憎廢之下有官字皆後人所增改桓公非憎四

子特因管仲之言而廢之耳

逐堂巫而苛病起兵 王云苛病起下不當有兵字尹曲為之

說非也治要及呂氏春秋皆無兵字

吾何面目見仲父於地下 宋本無於字

乃援素幘以裹首而絕 尹注云幘所以覆軀也王云尹以幘

為鞞鞞淺幘之幘非也幘謂把幘也廣韻把幘通俗文曰

把是也方言曰緇鞞謂之幘郭璞曰即把幘也廣雅曰幘把

緇鞞也說文曰幘蓋幘也呂氏春秋知化篇夫差乃為幘

以冒面而外事與此相類幘即幘字也把幘可以覆面故云



援素幟以裹首非車上之覆輪也

外十一日蟲出於戶 洪云十一當為七因字形而譌 周禮職

三百里則七伯鄭注云以方三百里之積以戒篇公外七日

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

不斂其證也據史記齊世家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

出于戶說苑權謀篇桓公外六十日蟲出於戶俱與此不同

葬以楊門之扇 丁云呂覽作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尹注

云謂用門扇以掩葬也疑所見本亦是蓋字故以掩釋蓋也

闔不起為寡人壽乎 治要御覽禮儀部十八引闔俱作益古

字通

使公母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母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母忘

飯牛車下也 王云上二句當依治要作使公母忘出而在

於莒也使管仲母忘束縛在魯也在於魯與在於莒對文

莒與魯下為均今本出而在於莒作出如莒時則失其均矣

藝文類聚人部七御覽人部一百引此竝作在莒呂氏春秋

直諫篇作出奔在莒新序雜事篇作出而在莒皆無時字

張云案此節文義當在管仲有病節前

四稱第三十三 短語七

吾亦鑿焉 冊府元龜二百四十二列國君部引鑿作監下文

同張云亦疑以字之誤下文有道之臣節吾以鑿焉朱本誤

作亦即其證

君胡有辱令 冊府元龜令作命

收歛以忠而大富之 冊府元龜收歛作收最

固其武臣 冊府元龜固作因安并衡云古本其作大

形正明察 朱本形正作刑政

四時不貸 丁云貸當為貢即忒之借字也他得切

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 朱本君上有吾字

以繡緣繡 冊府元龜引繡作績王云繡當為繡下文云以素

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素與繡正相對是繡為繡之譌也繡

從苗聲繡從耑聲隸書耑字作耑苗字或作耑 玉篇苗或作

苗之雙體也二形相似故苗譌為耑矣又輕重甲篇曰越人

果至隱曲蓄以水齊蓄亦當為苗曲苗蓄水之曲處也苗水

東流過臨苗城南又折而北過其東 見水經注故有曲苗之名若

後人之言曲江矣隱塞也 上文云請以令隱三川謂塞三川

為梁止可為防於兩邊不得 也小雅魚麗傳士不隱塞正義曰

當中皆隱塞是隱與塞同義 塞曲苗以灌齊都也輕重甲篇

又曰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蓄石也蓄亦當為苗中當也言楚

之有黃金當齊之有苗石也輕重乙篇曰使玉人刻石而為

璧尹注曰刻石刻其蓄石蓄石皆苗石之譌也又輕重

丁篇曰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力臣世家號令於國

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叔粟布帛文采

者 舊本叔誤作收 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買取之

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帛布 舊本帛布誤作泉

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齋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高亦當為苗苗即災字 史記秦始皇紀苗害絕息今本苗作

略妻機班馬字類引此竝作苗 漢書地理志苗星天災也因彗星出

而斂財物故曰此謂乘天災而求民鄰財之道

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 陳先

生云宋本作已語我其惡今本多增六字已語我涉上文既

已語我而誤已當作亾亾與無同無猶不也言不以惡語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吾豈知其為善也聖案冊府元龜引與今本同

讒賊是舍 冊府元龜舍作用

無所朝處 冊府元龜作就處

不修天道 聖案修當為循下文不修先故同說見形勢篇

進其諛優 朱本諛作佻冊府元龜引同

敖其婦女 爾雅釋天疏引敖作淫

內削其民以為攻伐 陳先生云攻伐二字同義言削民以自

削也尹注作伐功解非

吾以鑿焉 朱本以作亦同上文

君知則仕 冊府元龜仕作事

循其祖德 冊府元龜循作脩

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 冊府元龜無謀字張云義謀皆後

管校十一

人妄增字思謀為均

處軍則克 冊府元龜克作哀聖案作哀是也今本係後人妄

改老子曰戰勝以喪禮處之故曰處軍則哀

酒食則慈 俞云謂有酒食必分以予人以見慈惠之意或疑

當作辭非

不毀其辭 宋本作不諱丁云不毀與上文不諱義復宋本是

廣雅曰諱避也聖案冊府元龜作不諱

君若有憂則臣服之 王氏引之云憂謂國有大患也服當為

外范睢言主憂臣辱主辱臣外義與此相近外本作臥服或

作服下半相似而誤淮南主術篇為服於尹注非丁云宋本

憂作愛愛猶好也牧民篇君好之則臣服之王氏改服為外

案上文云臨難據事雖外不悔意似複

不斲己 孫云斲求也言不至於干求則不已也尹注非王

云凶當為正字之誤也賈子過秦篇天不引領言但賓

事左右執邪說以進於君而不求正己也尹注非

見賢若貨 丁云賢當為貴見貴與見賤對文見貴若貨謂阿

附貴者若奇貨可居正與見賤若過義相反貨過為均

讒賊與鬪 劉云鬪一本作通丁云當作通與上文恭下文訟

從為均

不彌人爭 冊府元龜彌作殄張云彌字或作殄與俗書殄作

殄相似而誤彌與殄古通說文曰殄弓無緣可以解纏紛者

彌人爭即為人解紛爭也

唯趣人詔 王云趣讀為促詔當為訟字之誤也訟詔草書相

注云詔一不彌人爭唯趣人訟意正相承且訟與從為均若

管校十一

作詔則失其均矣尹注非

迷或其君 宋本或作惑

保貴寵矜 張云疑當作保寵矜貴

捕獲貨人 丁云捕疑搏字誤搏與專同

遷損善人 聖案損當為捐字之誤遷猶去也

入則乘等出則黨駢 王云乘者匹耦之名廣雅曰雙耦匹乘

二也方言曰飛鳥曰雙鴈曰乘淮南泰族篇曰關雎與於鳥

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乘譌作乘為匹耦

之名故二謂之乘四亦謂之乘周官校人乘馬鄭注曰二耦

為乘凡經言乘禽乘矢乘壺乘韋之屬義與此同也等亦乘

也廣雅曰等輩也入則乘等出則黨駢乘等與黨駢其義一

聖案王氏廣雅疏證也云駢與併通列也



此亦謂管者無道之臣 朱本作此亦可謂管者無道之臣乎

丁云乎當作矣今本脫可字矣字

正言第三十四 短語八

管子校正卷十一

管校十一

廿六

管子校正卷十二

戴聖纂

侈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 洪云案藝文類聚八十引周容子

夏以侈靡見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為天下乎子夏曰可夫

雕橈然後炊之雕卵然後淪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又初學

記二十六白帖九十七御覽八百九十二引武王為侈靡

乙篇有武王 令人豹褱豹裘方得入廟故豹皮百金功臣之

家糶千鍾未得一豹皮皆今本所無此篇一問一荅以侈靡

名篇又雕橈二句見下文二條疑皆此篇之缺文

可與政其誅 宋本朱本無其字望案尹注云可為政誅其不

法則尹所見本無其字可何字之省與猶以也政征同

山不童而用贍 宋本童作同贍作揆陳先生云同讀為童揆

管校十二

古贍字同字或誤作用劉績本作山不用而童贍童用互易

其所據為流俗之本

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 丁云良疑倉字誤尹注云

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會故天下平是其證

不出百里而來足 望案來乃求字之誤說見小稱篇

故卿而不理靜也 中立本卿作鄉據尹注則是卿字丁云卿

乃鄉字誤天子南鄉即恭己正南面之意下文忽然易鄉而

移今本亦誤為卿

其獄一疇腓一疇履而當外 王氏引之云腓讀為扉乃草履

之名非謂足腓也方言扉屨履也釋名齊人謂草履曰扉字

亦作菲喪服傳曰菅屨者菅菲也繩屨者繩菲也疏屨者蓆

蔽之菲也是扉為屨之粗者荀子正論篇治古無肉刑而有



象刑墨黥怪嬰共艾畢劉氏謂曰菲封履殺豬衣而不純  
楊倞注曰菲草履也引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豬衣  
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白虎通義曰五帝畫象者其衣服  
象五刑也犯宮者履雜扉漢書刑法志亦曰墨黥之屬菲履  
豬衣而不純是象刑有扉履也一跣扉一跣履謂足著一隻  
履一隻草履明罪人之履異於常人也履與扉對文蓋以絲  
作之者方言絲作之者謂之履履卽屨也

今周公斲指滿稽斲首滿稽斲足滿稽而外民不服 俞云今  
周公當作今用法字之誤也尹氏作注時未誤故云今用法  
謂時所用法也因法字奪水旁但存去字與公相似而誤爲  
公後人疑用公二字無義妄於用下加口作周百王氏引之  
云稽者計罪人名之簿書言斲指斲首斲足之罪人名滿於

管校十二

計簿也周官小宰聽師田以簡稽先鄭司農云簡稽士卒兵  
器簿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  
器爲之要簿也引吳語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師擁鐸拱  
稽是其證尹訓稽爲考失之丁云民不服當連上而外爲句  
尹讀非張云當作而民外不服字誤倒耳

非人性也傲也 張云此謂法玩則傲尹注時爽非  
地重人載毀傲而養不足事未作而民興之是以下名而上實  
也聖人者皆諸本而游諸樂大昏也博夜也 張云此文錯  
簡大昏也二句當承養不足之下事未作二句當承游諸樂  
之下樂乃末字之誤民興之當爲民興化蓋言庶而不富民  
生困傲故如在大昏博夜中聖人皆諸本而游諸末卽下文  
所謂侈靡也事未作而民興化卽下文所謂興時化也上名

下實卽下文所謂賤有實敬無用也

賤有實敬無用 陳先生云敬乃苟字誤苟與亟同後人不識  
苟字因改苟爲敬下敬珠玉亦當作苟

則人可刑也 張云刑疑制字之誤

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 王氏引之云兩  
而字後人所加如卽而也賤粟米而敬珠玉好禮樂而賤事  
業正所謂賤有實敬無用也尹注非

王者陰之陰也故勝水 王云陰之陰當作陽之陰珠生於水  
爲陰而其形圓故曰陰之陽玉生於山爲陽而其形方故曰  
陽之陰大戴禮勸學篇作王者陽之陰淮南地形篇水圓折  
者有珠方折者有玉高注曰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  
者陰也玉陽中之陰皆其證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此正作

管校十二

陽中之陰尹注非

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 王云牧字於義無取牧當爲收  
謂強者能以力守之智者能以術收之也俗書收字作收與  
牧相似而誤丁云大戴禮勸學篇強者能守之知者能乘之  
乘者以手持其所有而貴其所收不然而寡孤獨不得焉  
之義王改牧爲收是也 又輕重甲篇以振孤寡牧貧病牧亦  
當依朱本作收謂收恤之也又明法解篇牧漁其民以富其  
家牧亦當爲收謂漁民財以自富也

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謫然若夏之靜雲乃  
及人之體鵬然若謫之靜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使人思  
之 俞云動人心之悲之字當作以與下文動人意以怨  
律涉上句有之字而誤耳謫然若夏之靜雲當作謫然若夏  
雲之靜與上秋雲句一律動人意以怨當承夏雲句下與上



動人心以悲相對成文乃及人之體當在賜然若論之靜下  
 賜然句不可解疑當作窅然若高山與下蕩蕩若流水相對  
 成文山字與篆文之字相似而誤又涉上文夏雲之靜句而  
 衍靜字後人因若高之靜義不可通乃加言旁作諂耳賜乃  
 窅字之誤篆文穴字與隸書肉字相似因改為賜矣乃即及  
 字之誤而衍者及讀為岌文選羽獵賦天動地岌注引韋昭  
 曰岌動貌窅然若高山岌人之體言如登高山動人之體也  
 人所生往 丁云疑當作則人生善今本人所二字所乃則字  
 誤又誤乙二字往即生字之誤衍又脫善字耳尹注云人既  
 思之則生其善心可證今本之誤張云當作人心所往猶云  
 眾所歸往也

管校十二

四

身必備之 丁云備乃輔之誤輔與服同權修篇上身服以先  
 之法法篇先民服也荀子宥坐篇上先服之  
 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尙者化焉 張云賢者二字疑當  
 在句首謂賢者在如上如秋雲之始見不尙者仰而化焉也今  
 本誤倒  
 使其賢不尙惡得不化 張云使猶用也使其賢當句謂用賢  
 以化不尙如云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尹注失其句讀  
 因失其義  
 今夫政則少則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 丁云  
 少則之則當作行也字衍去則當作正行正與政通少字衍  
 亦無 當讀今夫政則少行若夫成形之徵者正行可使人乎  
 下文云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又云政平而無威則  
 不行是其證

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為有兆怨 丁云此承上文愛而  
 無親言之左字即有之譌親有用者親近賢者也無用則辟  
 之者遠去不尙也若相為兆怨句屬下讀 有字 尹注下文危  
 本不稱句云如此者或能懷怨以敗國管子文義本如此也  
 張云有疑當作右親左右 句用無用 句則辟之若相為有兆  
 怨兆疑仇字之譌言親用小人則賢者避之而去若避仇怨  
 也

管校十二

五

而祀譚次祖 丁云譚與覃通祖疑神字誤次神當為神次下  
 文云知神次者操犧牲與珪璧以執其聲此涉下祖字而誤  
 齊約之信論行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 張云兩論字疑  
 皆當作諭論通作喻不必因成形而論於人論字亦然  
 薄德之君之府囊也 丁云尊始論行論威不可言薄德疑當  
 作博德猶大德也史記張儀傳欲王者務博其德下文言政  
 行可王皆指大德之君言俞云尹注但云德薄之君皆囊而  
 藏之不釋府字之義疑府當作所隸書所字作所與府相似  
 而誤  
 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 丁云論與掄同擇也擇而使  
 之此政行也望案宋本形作刑行誤作衍  
 必辯於天地之道 安井衡云下句言地此地字當衍  
 仁以好任 王氏引之云任當作仕字之誤也仕與士同此承  
 上士可戚而言且仕與事為均尹注非  
 人君壽以政年 丁云政當為致  
 六畜遮育五穀遮孰 洪云遮讀為庶古字通用易晉卦用錫  
 馬蕃庶釋文云鄭止奢反謂蕃遮禽也爾雅釋詁庶眾也尹



注非

忽然易鄉而移忽然易事而化變而足以成名 丁云卿當為鄉愈云管子意謂鄰國之君俱賢則不得王故必待其有變忽然而易鄉忽然而易事皆就鄰國言之易鄉而移二句皆謂變而不善使我有可乘之機也

承獎而民勤之 宋本民作名丁云承當為拯言拯救其獎

慈種而民富 丁云慈讀曰滋說文茲草木多益滋益也種殖

蘇茂故民富一曰滋亦種也楚詞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注滋

蒔也一切經音義三滋古文存穢二形同玉篇穢益也與滋

同一曰蒔也

應言待惑 張云言疑皆字之誤皆古時字下文云變之美者應其時

管校十一

故日月之明 俞云故放字之誤唐石經桓九年穀梁傳則是

放命也今本放誤作故放日月之明正尹注所謂與日月齊

其明者若作故字則文義未足矣

應風雨而種 張云種疑動字誤

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 丁云形勢篇曰有間道而好

定萬物者天地之配也此醜字或配之誤

民變而不能變是稅之傳革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 丁云稅

當為疑輕重甲篇請文皮疑服而以爲幣乎尹注云它臥切

落毛也廣雅疑旣解也旣鳥易毛也方言旣易也郭璞注云

謂解旣也江賦產旣積羽李善注曰字書曰旣落毛也旣與

旣同說文說蛇蟠所解皮也莊子寓言篇云于蜩甲也蛇說

也旣旣說同義旣之言旣也旣之言脫也蛇蟠所解皮曰

說文革獸皮

治去其毛革

更之象又云去毛皮也詩羔羊傳革猶皮也疏獸皮

治去其毛曰革對文言之異散文言之則皮革通云 民之

變化辟若鳥獸之脫毛變而不能變辟若鳥獸所脫之毛仍

附於其皮其皮不能去舊更新所謂有革而不能革也上革

字指皮革言下革字指革更言尹注誤

民外信諸侯外化 張云外疑服字之誤承上不可服而言象

文崩與前形近化疑當讀爲貨下化弊同

請問諸侯之化弊弊也者家也 張云弊與幣古通家疑帛字

之誤古文四聲韻引古文家作帛與帛形近說文云幣帛也

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 張云此家字疑當作弊

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用 王云下君長二字因上君長

而衍尹注可證丁云來疑求字之誤獵取也虎豹之皮用猶

周官言邦國之財用目尹讀用字下屬非

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好戰之君上甲兵 朱本無力字丁云幣

字衍上金玉與上甲兵對文

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 丁云尹注行字句案十一字當

一句讀上文云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

飲食者侈樂者也 張云二者字疑衍

傷心者不可以致功 宋本朱本功力

故嘗至味 宋本至作致

而雕卵然後淪之雕橈然後爨之 洪云案藝文類聚八十引

作夫雕橈然後炊之雕卵然後淪之與此不同淮南本經訓

橈橈橈題高誘注橈緣橈也大戴記保傅篇二十八以象列

星注橈蓋弓也一切經音義橈古文橈同段先生云橈當爲



燎庭燎大燭也爨然也

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 張云不字疑衍丹沙之穴塞則

商賈不處者言利原塞則求利者皆將他往也

富者靡之貧者為之 張云言富者能不恤其財則貧者不憚

其勞也尹注非

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 丁云百當為不此涉

上文百姓而誤振與賑同給也張云怠疑當作治言此百姓

之所以為生不待上之振而自以得食益富以財貧以力相

交易而各得其所也尹注非

為之畜化 張云此化字當亦讀為貨

用其臣者 王云用其臣者統下八句而言尹以用字上屬為

句非也

管校十二

父繫而伏之 王云父字義不可通當是又字之誤又者承上

之詞望案宋本繫作擊

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 丁云時當為利尹注亦作利春秋之

利若春秋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以及泰春泰秋斂穀之

說皆是也張云時當作財古同部字形相近消疑消之段字

說文云消自關以西凡取物之上者為消消說詳段注

有襍禮我而后居之 王氏引之云有讀為又亦承上之詞禮

我當為禮義脫其上半百愈云有當為奇之壞字奇襍二字

連文輕重乙篇有襍之以輕重與此同誤

強而可使服事辨以辯辭智以招請廉以標人堅強以乘六廣

其德以輕上位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之鄰 俞云國

之鄰當依注作國之鄰與下文成國之法正相對成文

強而可使服事者言下不順從上令強之而後可使服事也

辨以辯辭者下辨字當讀為變謂以辯給變亂人之辭也智

以招請者請讀為情招如周語招人過之招言恃其智以招

人之情實也廉以標人者標讀為剽說文曰剽斂刺也言恃

其廉而傷人也荀子法行篇云廉而不剽注云剽傷也是廉

以不傷人為貴也堅強以乘六六乃下字之誤周語韋注曰

乘陵也言堅強以陵下也廣其德以輕上者言廣樹其德以

分上之權若齊之陳氏也位不能使之而流徙者據尹注位

乃任字之誤此文當作任不能而使之流徙言不能之人任

之以事而使之得罪流徙所謂賊夫人之子也今而字在使

之下乃傳寫誤倒耳

故法而守常 王云故法當作法故與守常對文法故而守常

管校十二

與下文尊禮而變俗上信而賤文亦相對尹注非

好緣而好駟 洪云古者禮服皆有緣玉藻云緣廣寸半謂衣

邊飾也晏子春秋諫篇云聖人之服中悅而不駟今君之服

駟華不可以導眾周禮典瑞駟圭璋璧琮之渠眉注駟讀為

組以組穿聯六玉好緣好駟皆謂次服華飾尹注非丁云緣

順也駟猶羸也下好當為棄尹所見本不誤注文可證

變其美者應其時 王云當作變之美者應其時與上句化之

美者應其名相對為文尹注云事應其時故變美也是其說

今本涉上下諸其字而誤

承從天之指 望案從字衍蓋一本作承一本作從校者誤合

之百下文同

辱舉其外 丁云辱與辱古字通用方言廣雅並云辱厚也金



神曰尊收亦以厚收為訓左昭廿九年傳祭法尊收釋文本  
作辱

開國開辱知其緣地之利者 俞云以下文證之其字當在開  
字之下開字乃門字之誤辱知下有神次二字而今奪之管  
子原文本作開其國門辱知神次下云開其國門者玩之以  
善言辱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辱皆舉此文而  
釋之因傳寫脫誤遂不可讀尹注以知其二字屬下緣地之  
利者為句不知緣地之利者亦是舉上文而釋之不當有知  
其二字也

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 丁云吉疑告字誤太玄陰陽啟告注  
告音化

辱舉其外者與其失人同公事則道必行 丁云辱舉其外家  
管校十二

上文而解其義與其人同公事則道必行失字衍言重舉外  
士與同事功則道必行也

奈其辱辱 俞云奈其辱三字即下文執其辱二字之誤而行  
者執字缺壞止存左旁之卒因誤為奈矣辱辱字當連下知神  
次者為句

家小害以小勝大 張云家疑當作冢冢古蒙字  
員其中辰其外 陳先生云員與辰對文辰有廉隅之義說文

辱口箭也毛詩傳濟水廉也竝與此辰字義近作辰者段字  
耳尹注失之

而復畏強長其虛 張云七字作一句讀畏強者示之以弱因  
以長彼虛懦之氣也此篇故多陰符家言

而物正以視其中情 張云物如射禮物長如箭之物射者所

立處也窺彼盈虛以為進退所謂陰謀者也

百姓誰敢敖 宋本無敢字丁云宋本是也誰乃誰之誤寫者  
脫去翟字上半百荀子疆國篇亦云百姓謹敖楊注謹喧譁  
也敖喧噪也敖亦讀為噉謂叫呼之聲噉噉然也

擇天下之所有擇鬼之所當擇人天之所戴 王云天下之所  
有當作天之所有人鬼對文不當有下字有讀為自天  
祐之之祐 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神若宥之師古曰有祐也 尹注非鬼之所當當宜為

富字之誤也郊特牲曰富也者福也故尹注云為神所福助  
富與有戴為均 富古讀若荷有古讀若異並見唐韻正 擇人天之所戴天字涉  
上文天下而衍當據尹注刪

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 張云短字疑亦當作強齊下絕句  
強與強而立齊謂強臣相結而竝立若魯三桓晉六卿故下  
管校十二

文言御之之術尹注齊國連文又以強為寇賊與下文不相  
應安井衡云據下文有為之若何句則此國下當脫為字  
猶儼則疎之 丁云儼當作威上文通於侈靡而士可威然後  
可以與民威皆作威

大有臣甚大 王云上大字涉下大字而衍尹注非張云上大  
字疑作夫下大字與將反為害均又疑上大字不誤而衍有  
字

吾欲優患除害 丁云患當作惠表記節以壹惠注惠猶善也  
優善即下文潭根母伐云云

潭根之母伐固事之母入漢黜之母潤 丁云潭與覃通淮南  
原道注潭讀葛覃之覃毛詩傳覃延也入當作父母父與母

伐同義 爾雅又與伐為均淡當作淫多兒也 楚詞沈 黜乃



黨之誘潤當為錮之誘字

十言者不勝此一 丁云十乃六字誤指上文六句

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 丁云當讀兩事字絕句水地

篇云量之不可使漑至滿而止又云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無

事之時積之使滿平則滿故云平以滿無事也

積者立餘日而侈 宋本朱本日作會丁云據尹注亦作會字

下文千歲毋出會即承餘會言之

利靜而不化 聖案尹注無靜字疑正文靜字衍

是以為國紀 丁云以字衍

成功然後可以獨名 丁云成功當作功成與下事道對文下

文云成而不信者殆

然後可以承致酢 宋本朱本酢皆作詐朱本無承字

管校十二

母仕異國之人 王氏引之云仕當為任字之誤也上文疎貴

賊者謀將泄言不可疎其所親也此言母任異國之人言不

可親其所疎也今本作任作仕則非其旨矣

若是者必從是器乎 洪云器疑卷之誘俗作喪蘇浪反宋

云說文偏相敗也从人聶聲讀若雷說文無聶字而多用聶

聲聶即古聶字之省音近故亦段聶為偏管子之聶即聶字

猶言敗也書仲虺古文作中聶當亦是聶字之省

未勝其本亾流而下 丁云未當為末亾當為上末勝其本與

上流而下對文成義

兵遠而喪何也 安井衡云下文兵遠而不喪答此問也則此

當脫不字

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 丁云立即亾字之誤下文亾國之起

四字義不可通蓋涉上下文而行

樂歌之力以兼人之強 張云上之字疑己字誤尹注云好自

勉即釋此己字己與人對言

供而後利之 丁云供而後利與下成而無害句例同之字衍

賤寡而好大 俞云法法篇曰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

始尹注曰大猶眾也然則賤寡而好大猶賤寡而好眾謂不

問是非曲直但以眾寡為斷也尹此注非

眾而約實 張云實乃寡字誤與眾對此下三句一例尹注以

實字下屬非

利人之有禍言人之無患 王云言當為害字之誤也隸書害

言二形相似謂所利在人之有禍所害在人之無患也昭十五年

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利與害有禍與無患相

管校十二

對為文尹注非

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

行 王氏引之云故讀為古尹注曰此乃古之陳設致可以

行為句今也二字屬下讀言古之時陳財之道如是則可以

行矣今也則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是今不同於古

也

長窳以羸其時重送葬以起身財 丁云尹注長窳句與今本

不同身疑其字誤與上文對

巨瘞培 丁云培疑埋字誤

所以文明也 丁云文明上當脫一字

故有次浮也 丁云次浮當作沈浮下文云沈浮示輕財也是

其證



鄉丘老不通觀誅流散則人不眺 宋本眺作眺洪云丘讀爲  
區古者丘區同聲老不通老子所謂老从不相往來眺即逃  
之借字廣雅曰逃眺避也義本此尹注非丁云觀都字之誤  
不通都禁民流散也

乘馬甸之祿制之 宋本甸作田丁云謂乘馬爲一甸之祿制  
之也甸田古字通尹注正如此讀今本誤以制之二字屬下  
陵谿爲甸

皆以能別以爲會數 朱本無下以字與尹注合  
王者上事霸者生功 丁云生乃上字誤王者上事霸者上功  
二句對文以上多不可讀可正者此耳

分免而不爭 丁云免疑地字誤  
官禮之司昭穆之離先後功器事之治尊鬼而守故戰事之任

管校十二

高功而下从本事會功而省利勸臣上義而不能與小利

梅氏士亨云先後功器爲句功當作工匠工也宗祝之類器  
祭器也事當作祀乃祭祀之治也聖案據注支戰事至下从

句言成功爲上外事爲下也本事至省利句大小工匠莫不  
有事原本其事以爲之祿是會功也省察其利不以虛利冒

功也勸臣至小利句言不以小利害大義也如此方合上官  
禮之司爲下五官丁云當讀尊鬼而守故爲句本篇云法故

而守常故與古同高功而下从高當作尙下文上義上亦與  
尙同本事會功而省勸臣利字衍朱本無利字原本其事之

有功者而會之所以省試而激勸之即周官以功詔祿之意  
祭之時上賢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則上下均此以知上賢無

益也其凶茲適 丁云君當作羣下當作不方與上下文義

融貫惠氏禮說云掌猶攝也言臣行君事惟祭則然其它不  
攝也苟非祭而亦攝焉名爲上賢適足以凶而已姑存備攷  
俞云掌疑黨字誤祭禮有賓黨主黨疑天子諸侯之祭亦然  
故曰君臣黨

尊祖以敬祖敬宗以朝殺 丁云敬祖疑當作敬宗禮記大傳  
曰尊祖故敬宗朝乃明字誤謂收敬宗族以明親疎之殺也  
故不送公 王云故當爲胡尹注非

吾不欲與汝及若 聖案汝字當依上下文作女  
自吾不爲汚殺之事人 丁云汚殺事人即降身相從之意禮  
弓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注有隆有殺進退如禮  
布織不可得而衣 宋本織作職古字通

故雖有聖人惡用之 宋本無有字

管校十二

能摩故道新道 宋本朱本摩作靡古字通張云摩讀如揣摩  
之摩謂揣摩於新故閒而用之

國貧而鄙富其美於朝市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 洪云其  
當爲莫字之誤也與下文莫盡如市文相對言國中貧而邊

鄙富莫善趨於朝以爲市於國中富而邊鄙貧莫若盡  
趨於都鄙之市以益其貧尹注非丁云宋本朱本鄙富上行

貪字尹注云言朝國貧而邊鄙富是所據本無貪字尹注其  
美於朝市國句云邊鄙之邑必苟其財物好遺朝以市權利

是國字又涉下文國富而行以下文莫盡如市句例之悉市  
字亦衍文

勸者所以起本善而未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 張云此文疑  
有錯互當云勸者所以起末而善本末事不侈本事不得立



此即上文所謂皆諸本而游諸末也

惡得伐不服用 丁云用乃國字誤國與得均尹注云欲伐不

服國必待賢能今本尹注服國二字譌作損用矣

百夫無長不可臨也 宋本無不字今本衍

千乘有道不可修也 聖案修疑備字之誤備與上國得為均

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 丁云當作惡得不伐與上惡得伐句

相對下得字涉上惡得而衍

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 丁云禮記王制注今時喪葬築

蓋嫁娶卜數文書疏云蓋謂舍宇然則百蓋猶百室與千聚

疑當為十聚乘馬篇方六里曰暴有社五暴曰部五部曰聚

一聚積二十五暴當有二十五社無社豈得不謂之陋若作

千聚恐無此大也

管校十二

有一事之時也 宋本朱本有下無一字

緣故修法以正治道 聖案修當為循說見形勢篇

任之以事因其謀 元刻因上有而字

春秋一日敗曰千金 宋本朱本敗下有事字丁云事曰二字

乃費字之壞尹注云但經一日敗費千金是其證

行人可不有私 丁云疑當作行人不可私與上文倏人不可

重句例相同有字及下文不可私句皆衍

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 聖案實當從朱本作實說見七法

篇

無使其內使其外 俞云當作使其內無使其外與下句使其

小毋使其大一例

使其大 張云大當作外此與下使其小分承上文言之

椽能踰則椽於踰 張云椽當為椽史記貨殖傳陳椽其間讀

如椽 能宮則不守而不散 丁云上文云交於上能又云使能即

賢能之能宮乃官字誤言賢能皆官則守而不散 尹注守上

權修篇云則民能可得而官也

前後不慈 丁云慈讀為訾君臣上篇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

七臣七主篇貧富之不訾淮南原道息耗滅盈通於不訾吳

云當作不愆愆古字作憊與慈字形近致誤說文愆過也左

傳云失所為愆

重不可起輕 宋本起下無輕字聖案此涉下文輕重而衍

毋全賞好德惡亾使常 丁云亾同無使字涉上行好德惡無

常言全賞必窮不能久也

管校十二

國雖弱合必敬以哀 丁云哀當是愛字之誤

加功於人而勿得 丁云得與德同正篇云利民不德

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 丁云據尹注無察字張云察疑際

之誤下文曰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正承此文言之

水鼎之汨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人外之 張云鼎當作泉隸

書鼎字或作泉與泉字形近而誤水泉與下壤地對文

求珠貝者不合也 洪云合當作舍謂舍而去之文選蜀都賦

劉淵林注引此作舍尹注非

兄遺利 朱長春云兄古況字

天地不可畱故動化故從新 張云六字句謂動而化故從新

也

故至貞生至信至言往至絞生至自有道 安井衡云當以至



貞生至信為句至信生至絞為句今本信誤言生誤往今訂正

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 丁云天地二字涉下文天地之極而衍尹注亦無

能與化起而王用 安井衡云王當為善上下壞殘特存其中下文善用乃述此句也

則不可以道山也 丁云山乃止字誤尹注云則不可以常道格之格即止字之訓小爾雅曰格止也下有其富饒取類於山也八字乃淺人妄增非注文所有

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 聖案萬民二字當衍人外則易云 俞云廣雅釋詁曰云有也古者謂相親曰有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云訓有即

相親有也襄二十九年傳晉不鄰矣其誰云之猶言其誰親之也此以易云難合相對為文易云者易親也古者族葬故有外則易云之說下文多賢可云亦言可親也故下曰則士云矣亦言親之也尹注以為可言非是

然後移商人於國 安井衡云古本人作入不擇君而使 張云君疑羣字壞文

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 丁云則當為取尹注不誤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 孫云塵當作塵尹注非丁云依乃倍字誤

而君臣相上下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 丁云而君臣相四字涉上下文而衍上下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承上文上侈而下靡言之尹讀大謬

魚鼈之不會咄者 孫云咄當作餌

士之自治者不從聖人 張云從疑待字誤

不強能不服智而不牧 王氏引之云能亦而也強能不服言強而不服於上也上文曰強而可使服事正與此相反牧治也治人謂之牧治於人亦謂之牧智而不牧言智而不受治於上也法法篇曰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是也古書多以能而互用

詳見經傳釋詞且牧與服為均尹以能字絕句不服二字屬下讀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均矣

然後運可請也 元刻無可字可字衍文丁云請當為謀字之誤下文夫運謀者知運謀皆承此文言之

以天事神以神事鬼 張云疑當云以事天神以事神鬼

故國無罪 張云罪疑罰字之誤

智運謀而雜糞刀剪 雜一本作離

地陽時貸 丁云當作陰陽時貸貸與代通下文云其陽厚則陰寒

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 丁云尹注時冬時又云其時方寒合而未有時疑今本其下脫時字

將合可以禺 洪云禺古偶字心術篇其應物也若偶之此言將合可以如物之有偶尹注非

分其多少以為曲政 張云曲疑典之誤

夫陰陽進退滿虛凶時 宋本作時凶

惟聖人不為歲能知滿虛 張云不歲二字疑衍

且夫天地精氣有五 朱本精氣作之氣尹注同

管校十二

六

管校十二

十九



其亟而反其重該動毀之進退 俞云據尹注三者並列進退

上不當有之字之字衍也

周鄭之禮移矣 安井衡云古本無此句

則周律之廢矣 聖案當作則周之律廢矣此誤倒耳

鐵之重反旅金 丁云旅疑於字誤

則人君曰退亟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

王云亟字下屬為句亟與極同上文其亟而反亦以亟為極言世之亂也

婦人為政而人君曰退其亂之極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

應國之稱號亦更也尹以亟字上屬為句非是

視之亦變 俞云亦乃天字之誤篆文作天與天字相似而誤

視之天變與下觀之風氣兩句一律

古之祭有時而星有時而星燿有時而星燿有時而胸 俞云古

管校十二

之祭四句皆以天象言謂方祭之時天象不同如此即上文

所云視之天變觀之風氣也詩定之方中釋文引韓詩曰星

晴也次句星字涉上句而衍當作有時而燿丁說燿即熹字

鄭注樂記曰熹猶蒸也胸當作胸說文曰胸日出溫也

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 聖案據尹

注則正文鼠下無應字華下無若字當於實字名字絕句然

其義不可解

管子校正卷十二

管子校正卷十三

戴聖書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嗜欲充益 王云充益當為充盈字之誤也上以道理為均字

合均讀若時下文上離其道與事為均白心篇天之道也與始已為均正篇臣德成道與紀理止子為均極象傳久于其

道也與已始為均月令毋變天之道與起始理此以盈聲為

紀為均凡周秦用均之文多如此讀不可枚舉

均此篇中多用均之文 故曰上離其道 聖案此故曰二字乃涉後文而衍

母代馬走 後文母上有君字

使樊其羽翼 陳先生云羽字衍使樊其翼與使盡其力皆四

字為句力翼為均尹注云盡力樊翼其所見本無羽字

埽除不潔 宋本潔作絮下潔其官同說文無潔字作絮為正

管校十三

神乃雷處 宋本乃作不丁云當從宋本下文云不絮則神不

處

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 王云智下不當有乎字此涉

下文兩智乎而衍

求之者不得處之者 俞云下之者二字衍文也求之者不得

處謂不得其處也尹注所據本未衍張云處上疑脫其字

夫正人無求之也故能虛無虛無形謂之道 王云上二句

本作夫聖人無求也故能虛今本聖人作正人聲之誤也無

求下有之字乃涉上文求之而衍故能虛下有無字則後人

所加也下解云唯聖人得虛道又曰虛者無威也故去知則

奚求矣今本故下衍曰字奚無威則奚設矣無求無設則無

慮無慮則反覆虛矣皆是釋此文夫聖人無求也故能虛九



字且但言虛而不言虛無今據以訂正虛無無形本作虛而

無形洪云文選遊天台賦注嘯賦注左太冲詠史詩注引

此並作虛而無形案今本文選嘯賦及詠史詩注皆作虛無

山賦注念孫案下解云天之道虛其無形則此文本作虛而

無形謂之道明矣今本虛而作虛無亦後人所改

親疎之體 丁云當作親疎有體周禮天官序官注云體猶分

也

簡物小末一道 丁云未疑大字之誤六字作一句讀

般膠禁誅謂之法 中立本膠作戮

直人之言 王云直人當為真人說見下解

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 丁云又即上文人字之譌衍下解無

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 俞云伐乃貸字之誤貸字缺其下半

管校十三

作代又誤為伐目據下解云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

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以無過釋不伐則不伐乃

不貸之誤明矣月令宿離不貸注云不得過差也是貸之義

為過差周易豫彖傳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

忒忒與貸同日月曰不過四時曰不忒文異而義不殊然則

此文言不貸而後解言無過正合古義貸字與上文色則為

均

開其門 張云下解開作闕疑爾字之誤此言收視返聽也

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 王云不言下脫之言二字下解有

不與萬物異理 王云不字涉上文不言而衍下解無

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 王云尹所見本本作不休乎

好故云休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且云下解中作怵則此不

作怵明矣今作怵者後人據下解改之也但改注文休止也

為怵止也則於義不可通又案下解作怵是也怵與誑通說

文曰誑誘也漢書賈誼傳服賦怵迫之徒或趣西東孟康曰

怵為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也此云怵乎好迫乎惡即承上

好利惡外而言故下解云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

忘其所惡尹注非

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故曰君 王云凡言故曰者皆

覆舉上文之詞此文心術者二句是釋無代馬走無代鳥飛

之意不當有故曰二字蓋涉上下文而行張云王氏衍首故

曰二字是也下故曰君當絕句此正解上心之在體君之位

也下文位者謂其所立是解位字尹注以君字屬下句非

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 張云此文語不可解疑上能字

管校十三

當作人誠乃試字誤能字古讀若耐與試為均

言動之不可以觀也 丁云案觀下疑脫其則二字上文母先

物動以觀其則

世人之所職者精也 俞云此精當為情蓋世人唯以情為主

故必去欲而後宣宣而後靜靜而後精精而後獨立若作所

職者精失其情矣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 王云此

當作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

也人皆欲知云云覆舉上文也其所知云云乃釋上文之詞

今本莫索下衍之字彼也上又脫其所知三字遂致文不成

義

修之此莫能虛矣 張云能讀為而而如古通







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 王氏引之云務其下應字所以成下之字皆衍文也尹注曰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合蓋命則所務自成則正文作發其所以成明矣此以名與成爲均下文曰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亦以形與名爲均

未於能 丁云未乃本之誤本始也

故曰不怵乎好 丁云不上當有君子二字今誤脫在恬愉無爲句上

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 丁云物字當連下爲句尹注非

變化則爲生爲生則亂矣 俞云爲當讀爲偽尹讀如字非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管校十三

六

萬物畢得 元本畢作必

是故曰 元本無是字

無以物亂官 宋本無作毋張云此官字謂耳目口鼻之官尹注非

此之謂內德 朱本德作得內業篇同

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 王云此以兩治字絕句實不傷不亂於天下八字連讀實與名正相對也尹以天下治實不傷連讀大謬

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 丁云當以思之思之句不得上又脫思之二字內業篇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

通鬼神將通之以彼證此可知其有脫字矣

執一之君子 聖案內業篇作唯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此文

當有脫字

至不至無 張云上至字疑當作本無字衍 聖案內業篇作念古字通

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 安井衡云不化不當重出下不化疑當作不傷與凶強方明爲均

金心在中不可匿 劉云當依內業篇作全心中不可蔽匿下文金心之形當依內業篇作心氣之形此作金字誤尹曲爲之說非也俞云內業篇文曰正心中萬物得度疑全字

金字皆正字之誤正心者誠心也正誠古通用下文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義亦同此

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 王云可知於顏色本作知於顏色知亦見也謂外見於顏色也呂氏春秋報更篇齊王知顏色

管校十三

七

知下當 高注曰知猶發也自知篇文侯不說知於顏色注曰有於字 淮南脩務篇曰奉爵酒不知於色擊石之尊則白

汗交流趙策曰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或言形或言知皆發見之謂也見於形容知於顏色互文耳今本知上有可字者後

人不曉知字之義而加之也又內業篇全心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顏色劉曰和乃知字誤案劉說得之知與見

亦互文耳今本作和者亦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改之也齊王知於顏色今本作和其顏色亦後人所改

害於戈兵 內業篇戈作戎 內業篇下言字作聲

不言之言 內業篇下言字作聲 管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 俞云兩之字皆心字之誤承上文正心之形三句而言



故貨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以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 俞云貨當作賞與刑相對為文內業篇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彼篇文義多與此同可據以訂正

守禮莫若敬 丁云守禮莫若敬下脫守敬莫若靜句當據內業篇補下文外敬內靜即承此二者言之

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

王云以為原當依內業篇作為泉原下文泉之不竭即承此句言之劉以為缺泉字是也表裏遂通通當為達達與竭為均內業篇亦被服四固當作被及四固據尹注但言被及而不言被服則正文本作被及明矣服字右半與及相似故及誤為服傳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及不稱也夫今本及誤作服 固與固亦相似又

涉上文堅固而誤耳固即固字也說文固圍所以拘罪人今定四年衛孔圍公羊作孔圍淮南人固孫炎注爾雅曰圍國固使馬固往說之論衡逢遇篇固作固孫炎注爾雅曰圍國之四坐也此言被及四固察於天地內業篇言窮天地被四海其義一也不言四海而言四固者變文協均耳一言解之當依內業篇作一言之解解與地為均尹注皆非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有以靖為宗以時為寶以政為儀 尹讀建當立為句有以靖為宗為句注云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王云尹說甚謬當當為常有當為首皆字之誤也建常立首為句以靖為宗為句首即道字也道字古讀若首故與寶入為均凡九

用均之文道字皆讀若首楚詞及老莊諸子並同說文道從走首聲今本無聲字者二徐不曉古音而削之也道字古讀若首故與首通秦會稽刻石文道高明史記秦始皇紀道作首是其證也寶字古讀若缶故說文寶從缶聲大雅崧高

篇以作爾寶與勇保為均保亦讀若缶管子多靡篇百姓燕實與首為均呂氏春秋侈樂篇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與道各為均韓子主道篇靜選以建常立道者建亦立也立之為寶與道巧各為均巧讀若煇建常立道者建亦立也立之而可行謂之道立之而可久謂之常其實一也靜以守之時以成之正以準之則常可建而道可立矣故曰建常立道以靖為宗靖與以時為寶以政為儀也政與正同儀法也言以正為法也尹以政為政亦非下文非吾當當字亦當為常非吾儀非吾常非吾道即承此文建常立道以政為儀而言下文又云置常立儀能守貞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亦承此文而言又正篇當故不改曰法當亦當為常尹注法一成而不改故曰常故不改曰法

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 王云隨當為墮字本作墮方言曰墮壞也呂氏春秋必已篇注曰墮廢也不廢不墮義正相承今作不隨者涉上文不始不隨而誤尹注非

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 丁云明君二字衍下文但言聖人即蒙此文言之不當有明君二字

物至而名自治之 王氏引之云名自二字因下文正名自治而衍物至而治之謂事來而後理之也尹注以循名責實解之則所見本已衍名自二字

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 王云案此皆以四字為句治下之字涉上文物至而治之而衍奇身名廢當作奇名自廢自與身相似又涉下文兩身字而誤為身又誤倒於名字之上耳尹注曰奇謂邪不正也正名自治奇名自廢相對為文謂名正則物自治名不正則物自廢也樞言篇曰名正則治名倚則亂是其證矣倚與奇通

管校十三

管校十三

管校十三

管校十三

管校十三

管校十三

管校十三

管校十三



兵之出出於人其人入入於身 王云其人之入涉上句人字而行尋尹注亦無人字

兵之勝從於道德之來從於身 洪云適古敵字敵與身對言之上二句亦以人與身對尹注非

強而卑義信其強弱而卑義免於罪 丁云兩義字當作者與上文兩者字一例信古伸字

則民反其身 聖案民當讀為泯詩桑柔傳曰泯滅也反及字之誤泯及其身者言滅亾之禍必及其身也左氏昭十八年

傳里析曰吾身泯焉

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 朱本入者下有而字俞云此本作出者而不傷人傷人者自傷也今本脫傷字入即人字之誤尹注曰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也

管校十三

注中有兩傷人字知正文必有兩傷人字注中無入字知正文亦無入字矣

去善之言為善之事成而願反無名 劉云去乃云字誤云善言為善事反無名即下文能者無名也注非王云郭璞注

穆天子傳曰願還也下文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反無成

有中有中 王云當作中有有中上有字讀為又經傳通以中

又有中者中之中又有中也下句云孰能得夫中之衷乎是其明證矣內業篇云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義與此同

聖案據注當作不中有中

無成有貴其成也 王云有貴其成當作貴其有成與下文貴其無成相對無成貴其有成者功未成則貴其有成也有成貴其無成者功成而不有其功即上文所云弃功與名而還

反無成也尹注皆非

巨之徒滅 丁云巨當為成承上有成無成言之

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 王云已無已當作亾己亾與

忘同韓子難二晉文公慕於齊而亾歸趙策秦之欲伐韓梁

東闕於周室甚唯寐亾之拉與忘同荀子勸學篇怠慢

忘身禍災乃作大戴禮忘作亾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崩國

之社稷而不恤吾恨也韓子十過篇忘作亾史記主父傳天

下忘干戈之事言唯忘己之人能效天地之紀也尹注云天

地忘形者也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己乎是其證莊子天地篇

云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

入於天意與此同也今本作己無己者俗書亾字作亡與己

相似下文又有己字故亾譌為己兩己之閒又衍無字無字

而衍遂致文不成義俞云已無已猶云我喪我也尹注云

云乃說其義如此王謂當作忘己似非

空然勿兩之 元本無勿字

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 元本搖作搖中立本下夫字誤作

人王云搖當為搖搖古搖字也見七法篇隸書搖字或作搖

漢書司馬相如因譌而為搖淮南兵略篇推其捨捨擠其揭

傳消搖乎襄羊揭捨亦搖字之譌本書七法篇搖竿而欲定其末捨字又譌

作擔蓋世人多見搖少見捨故傳寫多差也朱本徑改搖為

搖則非其本字矣

夫或者何若然者也 劉云或者指上或搖之之或上言天地

尚有所以維載之者豈人而無治之者乎故此問治之者之

狀下遂詳其無聲無臭之妙而口耳目手足等莫不本之注

皆指為風殊不可解

灑乎天下滿 宋本灑作洒丁云滿字衍上下文皆四字為句



集於顏色知於肌膚 王氏引之云當作集於肌膚知於顏色

色與上文塞字為均 知訓見義 見心術篇

韓乎其園也 丁云韓本作韓乃廓字之段俗說文有郭無廓

度地篇云城外為之郭釋名釋宮室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

廣雅廓空也華嚴經音義引通俗文廓寬也釋名釋弓弩牙

外曰郭為牙之規廓也即所謂韓乎其園也太玄玄鎔云廓

無方即所謂韓乎其園

能守貞乎 張云貞當為真真與人為均

上聖之人 王云上聖之人四字意屬上不屬下尹注非

物至而命之耳 劉云耳語辭注以為耳目之耳屬下為句非

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亾可也 丁云下至字當作正文

云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此承物至而命之句故言至於正

也名至於正教亦可存可亾所謂聖人無事也

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義於人者祥其神矣 王氏引之云

其當為於正文及注神字皆當為鬼上文曰祥於鬼者義於

人是也鬼與水為均後人改於為其改鬼為神則既失其義

而又失其均矣鬼神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神亦謂之鬼定

元年左傳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

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

我以神誣我也或曰鬼神或曰鬼或曰神其義一也

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解不可解而后解 王氏引之云此

當作事有適句無適而后適句 解有解句不可解而后解句

言事之有適也必無適而后適解之有解也必不可解而后

解下文云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正所謂不可解而后解

也事之無適而后適亦猶是也今本無適而誤作而無適后

誤作若解有解之有又誤入上句內遂致文不成義尹注及

句讀皆非丁云當作解可解不解而后解此句原本尚不誤

惟可字移在不字下耳說苑雜言篇百人操解不可為固結

蓋解可結故可解若云解有解則不詞矣

為善乎母提提 孫云毛詩葛屨傳曰提提安諦也淮南說林

訓提提者射高注云提提安也爾雅釋訓作提提言為善者

毋提提而安緩尹注非

刺刺者不以萬物為笑 俞云笑字義不可通當讀為惡說文

曰惡快也言萬物不足以快其心也正與上文不以天下為

憂相對

知人曰濟 張云濟疑當作齊齊速也即徇通之義齊與稽為

均

可為天下周 俞云周字無義疑古文君字之誤可為天下君

猶下文言可以為天下王也

內固之一可為長久 丁云一字衍言固之於內可以長久也

尹注云通可以知內自固之則長久亦無一字張云長久當

為久長長與下王字為均

天之視而精四壁而知請 丁云精者明也壁當作碎碎開也

通也堯典關四門史記作碎請者情之借字

臥名利者寫生危 馬氏瑞辰云寫當訓憂謂寢息於名利必

多危險故憂生危尹注非 此說引見那 氏爾雅義疏

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 王云任即仕字之誤今作仕任者一

本作仕一本作任而後人誤合之也尹注云不可任其仕則



所見本已衍任字矣

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 王云交當為友亦字之誤也 諫書交字

或作友與 友相似 仕子友為均 友古讀若以 說見齊韻正

而莫之與能服也 安并衡云古本無與字

君親六合以考內身 俞云此君字乃周字之誤與上文可互

證尹注以徧釋周是其所見本未誤也唯親字無義尹亦無

注或視字之誤

無遷無衍 丁云衍與延同文選西京賦遷延邪睨薛綜注遷

延還旋也

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 丁云當作古之從同今本誤倒尹注

云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可證

管子校正卷十三

管子校正卷十三

管子校正卷十四

戴望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 王氏引之云苑與根義不

相屬根苑當為根芟下文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諸生之

宗室也本原根芟宗室皆謂根本也隸書亥字或作亥宛字

或作宛二形相似故芟誤為苑

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 御覽地部二十三引作

地之血氣筋脈之流者無如字中立本通流二字誤倒

故曰水具材也 水經河水注作其具材也而水最為大

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 文選運命論注引弱作溺御

覽地部同宋本灑作洒

管子校正卷十四

己獨赴下 文選海賦注引己作水御覽引赴作趨

違非得失之質也 丁云違當為躓釋文引倉頡篇曰躓是也

質當為素此三句承上準也者素也者淡也者言之

文理明著 中立本著誤者

反其常者 中立本反誤及

夫玉之所貴者 御覽所下有以字

鄰以理者知也 洪云鄰讀如白石粼粼之鄰謂玉堅而有文

理者聘義作縝密以栗知也鄭注縝緻也荀子法行篇作縝

栗而理縝鄰聲相近皆謂玉文事類賦注九引鄰作鄰尹注

非

瑕適皆見精也 王云精與情同 逸周書官人篇復徵其言以

篇術順墨而精禱汗 楊倞曰精當為情 情之言誠也不匿其瑕故曰情春秋繁



露仁義法篇曰自稱其惡謂之情義與此情字同荀子法行篇作瑕適並見情也聘義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忠亦情也尹注非孫說同

茂華光澤 王氏引之云茂字蓋因上文羽毛豐茂而誤太平御覽

珍寶部三引此已誤茂華當作英華說文曰瑤玉英華相帶如瑟弦瑤

玉英華羅列秩秩

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 御覽珍寶部二事類賦

注引搏作專孫云說文曰其聲舒揚專以遠聞專古數字

三月如咀 俞云如當作而與下文五月而成十月而生句法

一例三月而咀者以其五藏已具也御覽亦引作而丁說同

酸主脾 御覽人事部一引主作生下四主字同

五藏已具而後生肉 丁云生肉之肉當作內內上當有五字

管校十四

五內謂隔骨腦革肉肉亦五內之一不得專舉肉以包五內

御覽人事部引作五肉肉字雖誤而五字未經刪去下文五

肉已具肉亦內字之誤

脾生隔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 宋本隔作隔五行大

義三引作脾生骨腎生筋肺生革心生肉肝生爪髮御覽人

事部引作脾生髓肝生骨腎生筋肺生革心生肉與今本管

子異

五肉已具 王云此承上文心生肉而言則肉上不當有五字

蓋涉上文五藏已具而行御覽人事部一引此無五字聖案

五肉當從丁說作五內御覽脫此字耳

肺發為竅 宋本此下有發為舌一句朱本同惟肺發為竅

作肺發為口與宋本異五行大義御覽引俱作肺發為口心

發為下竅劉氏補注引文子亦有發為舌句與宋本合目之所以視 元刻及中立本無以字與下文一例察於淑湫 俞云淑當為淑湫當為嗽說文嗽歎也嗽小兒聲也

非特知於麤麤也 王云麤當依朱本作麤粗聖案元

與微眇對文凡書傳中麤粗二字連文者皆上倉胡反下才

戶反麤字亦作麤粗字亦作麤俗作又作其說文麤角長兒

從角片聲讀若麤麤晏子春秋問篇曰縵密不能麤其學者

訕淮南汜論篇曰風氣者陰陽麤麤者也春秋繁露愈序篇

曰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漢書藝文志曰庶得麤麤論衡量知

篇曰夫竹木麤其之物也隱元年公羊傳注曰用心尚麤麤

竝上倉胡反下才戶反二字義同而音異學者不能分別故

管校十四

傳寫多誤

此乃其精也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也 王氏引之云上

也字及下精字皆後人所加此乃其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

亾者也十五字當作一句讀謂生人與玉乃水之精麤濁蹇

能存而不能亾者也下文曰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

能亾者生人與玉是也尹誤讀此乃其精為句注云九竅五

慮是身之精又誤讀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也為句注云

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亾也遂使一句之中

文義上下隔絕後人不知其誤又增也字於此乃其精之下

增精字於麤濁蹇之上而文義愈隔絕矣朱本無上也字及

下精字仍是管子原文可合而讀之以正尹注之誤

伏聞能存而能亾者著龜與龍是也 王云著龜本作神龜下



文神龜與龍是其證此言龜與龍能存而能亡無取於著也  
今作著龜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據尹注亦無著字  
欲大則藏於天下 御覽麟介部一事類賦注二十八引作欲  
大則函天地陳先生云疑古本作函於天地  
欲上則凌於雲氣 聖案尹注曰尚上也是正文上當作尚中  
立本作尚

欲下則入於溪泉 御覽及事類賦注引作欲沈則伏泉  
生螭與慶忌 俞云生字衍據下文云或世見或不世見者螭  
與慶忌正無生字  
戴黃蓋 宋本戴作戴  
乘小馬 御覽地部三十七引作乘水鳥

涸川之精者生於螭 山海經北山經注引作涸水之精名螭  
管校十四

法苑珠林六道篇御覽妖異部二引此川下並有水字法苑  
珠林螭作蜺王云於字衍上文生螭與慶忌生下無於字  
據下文云此涸川水之精也則有水字者是 上文尹注亦云  
絕 俞云上文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此  
則當有生字若涸川水之精者即是螭矣何得更言生乎疑  
管子原文本作涸川之水生螭因涉上文此涸澤之精也而  
誤水為精耳

其形若蛇 北山經注法苑珠林御覽引此形並作狀王云據  
上文云慶忌者其狀如人則作狀者是  
可以取魚鼈 北山經注法苑珠林引此可以並作可使王云  
據上文云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則作可使者是 御覽作可  
課本已

伏聞能存而亡者著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 王  
云能存而亡當依朱本及上文作能存而能亡或不見亦當  
依上文作或世不見著龜當為神龜辨見上  
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 丁云具下當有材字上文云水具材  
也

夫齊之水道躁而復 王云道當為適字之誤也 隸書酉字或  
似故適字譌而為道荀子議兵篇鮑之以 適急也字本作適  
荆詞漢書刑法志鮑作適即適字之譌 說文曰適迫也廣雅曰適急也楚詞招魂曰分曹並進適相  
迫些是適為急也適躁二字連讀猶言急躁耳下文之淖弱  
而清數語並與此相對為文尹不知道為適之譌而以水道  
二字連讀失之矣

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 丁云果訓果毅與淖弱  
義相反果疑稟之誤說文曰與火飛也標輕也輕標本楚人  
語方言曰標輕也楚凡相輕薄謂之相仇或謂之標意林引  
賊上有好字弱作溺

越之水濁重而洿故其民愚疾而垢 意林引垢作妬丁云當  
作愚疾而好妬疾惡也左傳曰山藪藏疾  
秦之水泔取而稽坩滯而襍 意林引泔作汨俞云說文曰潘  
浙米汁也周謂潘曰泔尹注謂即泔字非取字說文曰積也  
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為取取與最本二字尹注訓絕是誤  
以取為最也 聖案宋本取正作最尹注固未嘗誤泔取而稽  
坩滯而襍言泔汁會聚而稽坩滯泥沈滯而相襍也

齊晉之水 王云此齊字涉上文而衍尹曲為之說非也意林  
引無齊字



枯旱而運 俞云運渾之借字

故其民詔諛葆詐 朱本諛下有而字此本脫

一則欲不污民心易則心無邪 王云一則欲不污本作民心

正則欲不污與下句對文民心正民心易皆承上文言之今

本正誤作一涉上文水 又脫民心二字尹注非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 丁云視字衍視順形近而譌一

作視一作順校書者旁注視字遂入正文耳尹讀視字句非

時與來為均

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 聖案路與露同說見五輔篇

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四時曰正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何以

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使能之謂明

聽信之謂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為愾愾而忘也者

皆受天禍 兩王字皆當作主王氏引之云天曰信明地曰

信聖當作天曰明地曰聖其主信明聖 主與臣相對為當作

其主明聖何以知其主之信明信聖也當作何以知其主之

明聖也信明聖者當作明聖者信字皆衍文也 蓋因兩言尹

注故天曰明二句云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而行之者曰明

曰聖也則曰下無信字明甚注其主明聖二句云君明聖則

能用賢材故正也則其主下無信字明甚 信明聖者皆受天

福也當作明聖者天福也蓋正文既 皆受天禍當作皆受天

殃殃與賞為均也 襄二八年左傳善人富謂之賞 尹注云

愾忘則動皆違理故受天殃也則正文本作天殃明甚後人

改殃為禍遂失其均矣丁云慎使能而善聽信之之字衍慎

使能者善聽信者能與信皆指臣下言愾而忘也者上有闕

文以意補之當云聽不信為忘元本愾而上有為忘二字忘

與忘同此訓味與愾同義俞說同

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 丁云民事之事

因上文而行爾雅曰接捷也詩烝民傳曰捷捷言樂事也

則為人下者直 俞曰直當為德古字作惠脫去心耳言為下

者自以為德也尹注非

其德喜贏而發出節時其事號令 王云時字絕句發出節時

謂以時節發出萬物也其事號令別為句乃總領下文之詞

春夏秋冬皆有之尹以節字絕句時字下屬為句大謬

修除神位謹禱弊梗 王氏引之云弊與幣同 幣古通作弊說

管校十四

梗禱祭也幣梗者梗用幣也周官女祝掌以時招梗禱禳之

事以除疾殃鄭注曰梗禦未至也淮南時則篇曰脩除祠位

幣禱鬼神文義正與此同尹以弊梗為弊敗梗塞非是洪說

同

星者掌發為風 朱本重發字聖案下文曰掌賞賞為暑歲掌

和和為雨辰掌收收為陰月掌罰罰為寒當與之一例刪者

字補發字丁說同

春行冬政則雕 宋本雕作彫案彫雕皆荆俗字

行夏政則欲 宋云欲疑是欲字

修封疆 藝文類聚二引作治封疆御覽天部十引作治封疆

母蹇華絕芋 洪云藝文類聚二御覽天部十事類賦注三引

俱作無絕華等 蹇是衍字華絕二字誤乙芋即草字之



譌尹注非王云蹇華絕華類書引作絕華華所見本異耳說  
 文摻拔取也引離騷朝摻阨之木蘭今本作蹇爾雅華也  
 樊光曰蹇猶拔也釋文蹇九輦反漢書季布傳贊身履軍蹇  
 旗者數矣李奇注與樊光同莊子至樂篇撻蓬而指之司馬  
 彪曰撻拔也撻蹇蹇皆撻之或字尹訓蹇為拔是也但未知  
 芋為華之譌耳又禁臧篇毋天英毋拊竿尹注曰竿笋之初  
 生也案拊當為折俗書折字或作拊拊竿亦當為華諫書從艸從  
折因音而為拊竿亦當為華諫書從艸從折因音而為拊  
亂故華又小雅常棣箋曰承華者曰華天英即蹇華蹇與華  
同音  
華天拔也折華即絕華也尹注非  
 五政苟時 孫云御覽十事類賦三引作五政徇時是也左傳  
 文十一年注云徇順也謂順其時序白帖二引作順時  
 其德施舍修樂 丁云施與弛同八觀篇云上必寬裕而有解  
 管校十四  
 舍解舍猶弛舍也  
 以動陽氣 王云動當為助字之誤也據尹注云陽氣主仁故  
 行恩賞以助之也則本作助明矣  
 九暑乃至時雨乃降 王氏引之云九當為大字之誤也大暑  
 乃至與下大寒乃至對文大暑乃至時雨乃降猶月令言土  
 潤溽暑大雨時行耳尹注非  
 中央曰土 張云此節當在夏末夏雨乃至下不當襍出於中  
 閒蓋錯簡  
 以風雨節土益力 丁云以字衍  
 中正無私 丁云中正上脫其事二字四時皆言其德其事是  
 其證  
 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 丁云大寒乃極十二字北方

一節文誤衍在此  
 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 劉云發疑伐字誤望案發伐古同  
 聲通用此十字作一句讀  
 開久墳 丁云墳乃墳字誤即墳字之借周官什人掌金玉錫  
 石之地久墳謂地久未發者開之以假貸與發故屋辟故窮  
 同義尹注大謬  
 除急漏田廬 俞云除急二字衍文尹注曰田中之廬欲漏之  
 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不及除急之義是尹所據本無此二  
 字  
 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 丁云此十二字一句讀德賜  
 猶德惠也  
 夏雨乃至也 丁云也字衍上文云春雨乃來  
 管校十四  
 居不敢淫佚 宋本居下有而字  
 順旅聚收 洪云順讀為慎旅謂旅處在野之農下文曰慎旅  
 農趣聚收其證也尹注非  
 賞彼羣幹聚彼羣材 丁云賞疑畜字誤兩句一義承上量民  
 資以畜聚言之尹注非  
 所惡其察所欲必得 俞云當作所惡必察兩句一律下文又  
 云所求必得所惡必伏知此文誤也  
 我信則克 吳云我義之壞字  
 關譯記 宋本記作記俞云據尹注則正文當作譯忌關譯者  
 畢之段字說文卒部畢司視也从橫目从卒令吏將目捕罪  
 人也則畢有捕治之義望案忌甚之段字說文甚毒也一曰  
 教也此甚當訓教民私自教關故捕治之也



周門問 孫云周當為固字之誤也初學記三御覽時序部九事類賦注五俱引作謹門問謹與固義相近

其德清越溫怒周密 王氏引之云溫讀為愠愠亦怒也尹注非安并衝云古本怒作恕

是故冬三月 宋本自此至所惡必伏在暴虐積則凶下而以道生天地接此文劉云宋本誤

捕姦遁 宋本作攝奸遁 作教而寄武 宋本武下有焉字與上下文一例

風與日爭明 聖案明訓為彊左氏哀十五年傳云與不仁人爭明句無不勝

則失生之國惡之 聖案文選陸士衡樂府君子有所思行注引漢書韋昭注曰生業也失生猶言失業

德生正 王云正與政同尹注非以為必長 安并衝云古本作久長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治者四也 陳先生云此與下其六句皆數目在下與一者本也二者器也三者充也不一例恐經寫者致誤

是故人有六多 聖案六多疑六府之誤下文云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為明天子

六多所以街天地也 陳先生云街字義不可通街當為衍惠氏周易述曰衍演也俞云當作術說文云術通街也字亦作

迴見玉篇 以開乎萬物 丁云乎字衍以開萬物與下文以總一統對文

修槩水上 中立本上作土王云上當為土槩平也謂修平水

土也尹注非

董反五藏以視不親 丁云董當為謹親與上文天字為均

治祀之下以觀地位 丁云治讀為祠公羊祠兵左氏作治兵貨暉神廬合於精氣 丁云古貨化同聲貨讀為化暉當作覃

覃猶被也神廬承上地位言之在地為化虞氏注化主陰氣合於天之陽氣乾精屬陽也

萬物有極 丁云當作萬物已極與人情已得對文此涉下文有德而誤

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黃帝澤參治之至也 宋本神龜下有衍字陳先生云此文及注錯誤不可讀筮當為筮靈當為

筮神龜與神筮對文不筮與不卜對文衍字當在下句內而下句黃帝二字又涉下文答者黃帝而誤入於此也衍字當

在澤字上行推演之也澤讀為釋段字也釋猶舍也凡每卜筮必會人參立而占之不筮不卜故推演舍參言不用設立

占人以推行也小雅杜傳曰卜之筮之會人占之洪範曰凡七十五占之用二衍貢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皆其義也

卜筮所以決疑明豫不建立卜筮而能通天地之道故曰治之至也心術下篇能專乎能一平能母卜筮而知凶吉乎白

心篇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 得奢龍而辯於東方 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一御覽皇王部四

引奢龍竝作蒼龍奢字誤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 北堂書鈔御覽引竝作天下

治神明之至也 故使為土師 朱本土師作工師俞云作工是也此官在唐虞



為其工在周官為司空司空即司空者工之段字也故小宰職曰冬官掌邦事不曰掌邦土漢世說經者有司空主空土之說偽古文遂曰司空掌邦土矣此文工師作土師蓋以形近而誤

晉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 北堂書鈔一百八引作

作立五聲以正五鍾陳禹謨本孫云以下文作立五行以正

天時句證之書鈔所引本是王云今本無立字者後人不曉

文義而刪之也作立者始立也魯頌駉篇傳曰作始也廣雅

皋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與乃相對為文謂萬邦始乂

也禹貢萊夷作牧謂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沱潛既道雲土夢

作乂作與既相對為文謂雲土夢始乂也史記夏本紀以為

見經義此言作立五聲亦謂始立五聲也後人不知作之訓

管校十四

為始而誤以為造作之作則作立二字義不可通故刪去立

字耳據尹注云調政治之緩急作五聲也但言作而不言立

則所見本已刪去立字獨賴有北堂書鈔所引及下文作立

五行之語可以考見原文而御覽樂部十三所引并刪去下

文立字總由不知作之訓為始故紛紛妄刪耳

令其五鍾 丁云令與命通命名也

三曰黃鍾灑光 宋本朱本灑作洒

四曰景鍾昧其明 御覽樂部十三引明作鳴

日至睹甲子木行御 俞云睹疑當為都都凡也望謂疑當為

諸諸於也

命左右士師內御 王云士師當為土師見上文

賦祕賜賞於四境之內 王氏引之云此當以賦祕為句賞賜

於四境之內為句賦布也大雅烝民布散其所祕藏之物也

下文曰發藏古藏任君賜賞賦祕猶言發藏也賜賞於四境

之內猶言任君賜賞也尹注非

順山林 安井衡云古本順作慎

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 中立本水作冰王云水當為冰

區萌即句也樂記曰草木茂區萌達是也尹注非

贖蟄蟲卵菱 丁云贖字衍菱乃養字之誤卵生也養亦生也

為菱與菱字相似而誤望案宋本卯作卯蓋非

母傳速 丁云顧千里云速即變字爾雅鹿跡為麋

匹傷緘祿 宋本祿作秣

七十二日而畢 尹注曰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

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劉云上文甲子木行御下文丙

子火行御自甲子起周一甲子六十日又十二日得丙子故

曰七十二日而畢下皆放此蓋五七三三五五又五二為

十日通三百六十日一年之數也尹注非

發威任君賜賞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出皮幣 丁云當讀發

威任君賜賞以發地氣四時篇曰量功賞賢以助陽氣又曰

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句法一例皆取順時宣化之

義君子修游馳出皮幣一句讀馳乃駟之誤駟四馬一車也

游駟猶中匡篇之游車小匡篇曰又游士八十八人奉之以車

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使出周游於四方山國軌篇曰上且

修游人出若干幣游入即游士也彼指人言此就車駕言文

義相合



不誅不貞 丁云貞當為責白虎通誅猶責也司救誅讓注誅責也尹注本作責正也故其下言無所責正今正文及注皆譌

農事為敬 王云敬當作亟讀如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言夏時不行誅罰唯農事為急也又下文云天子敬行急政早札敬亦當作亟讀如亟稱於水之亟亟數也言天子數行急政則有早札之災也集韻亟或作蓋因譌而為敬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亟再其說再與今本亟再譌為敬再是其證也

然則天為粵宛 洪云粵古越字左氏昭四年傳風不越而般杜注云越散也淮南俶眞訓精神已越於外主術訓精神勞則越高誘皆訓越為散宛古通作苑苑皆謂鬱結言天散其鬱結之氣州木得以養長五穀得以蕃實秀大也尹注非

管校十四

行組甲厲兵 北堂書鈔五十一引作合組甲厲士厭藝文類聚四十七御覽封建部八又兵部十八引作全組甲全即合字之誤

合什為伍 丁云為字衍幼官篇曰修鄉閭之什伍禁臧篇曰輔之以什司之以伍

諛然告民有事 望案諛然無義諛乃讀之字誤說文讀下引司馬法曰師多則人讀讀止也字亦作讀廣雅釋詁曰讀怒也

地競環 宋本環作環洪云環讀為營謂可營盡其地利尹注非

五穀鄰孰 望案釋名釋州國曰鄰連也五穀鄰孰猶言連孰即所謂婁豐也

歲農豐 丁云農字疑即豐之誤衍

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 宋本無下御字王云下御字衍據尹注云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則其氣上無御字

則發擱瀆盜賊 俞云發字涉上文而行據尹注無然則羽卵者不段 洪云段讀作殿說文殿卵不孚也淮南原道訓獸胎不贖身卵不贖高誘注胎不成獸曰贖卵不成身曰殿段即殿字之省

麗婦不鈞弁 丁云玉篇麗或孕字太玄馴首曰麗其膏人一月而膏麗與麗同雜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注曰含實曰繩釋文繩音孕繩亦當為麗字之誤說見惠氏九經古義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君危不殺太子危 俞云殺當

管校十四

為發聲之誤君危自為句不發又自為句此文遠揆上文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云云而言所云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與上文賦祕賜賞及禁民斬木相應所云不發與上文發故粟相應蓋當發故粟而不發故其災禍如此也不發正與不賦不賜賞一律因字誤作殺尹遂以君危不殺四字為句而注亦曲說矣

管子校正卷十四



人既迷也必其將亾之道 王氏引之云之道二字因注而衍

人既迷也必其將亾言其將亾可必也皆以四字為句且亾與亾為

均也若增之道二字則亂其文義而又失其均矣

動靜者比於夙 俞云此與下四動字疑皆當作重與任法篇

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重字同義

先為之政 丁云政與征同越語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

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禱受其刑與此文大同

慕和其眾以修天地之從 聖案修當為循說見形勢篇

天地刑之 孫云依下文刑當作形注云天地又見其意有從

管校十五

順之形字亦作形

動作不貳 王云貳當為貳貳音他得反不貳不差也說文恣

失常也字或作忒曹風鳴鳩篇其儀不忒是也又作貸月令

宿離不貸是也又作貳豫彖傳四時不忒京房忒作貳洪範

衍忒史記宋世家作貳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貳是也貳與

下文極極德極力代為均代讀則非均矣貳從七聲於古

式聲於古音屬脂部又輕重乙篇調則澄澄當為澄說音屬之部貳從

下不貳貳亦當為貳貳差也言衡數有常則高下不差也貳

與貳字相近故貳譌作貳大射儀注引周語平民無忒今本

忒作貳月令注引此亦作貳案正義引周語注云平民無忒不

注所引不當有異也章注云成民之志使無疑貳則所見緇

本已作貳矣月令正義引舊注平民使不貸蓋賈注也衣引詩其儀不忒釋文忒他得反本或作貳音二貳即貳字

之譌釋文音二非也家語五帝德篇其言不忒大戴禮忒作

論篇貨作貳皆貳雖譌作貳而貳貨等字不可讀為貳乃月

令之宿離不貸母或差貸母有差貸三貸字呂氏春秋並作忒釋文皆音

二則并貸字亦讀為二其失甚矣

既成其功順守其從 王氏引之云順字因注逆取順守而誤

順當為則既成其功則守其從與上文已得天極則致其力

文義正同注內則以順理守之正釋則守其從四字也從即

是順若如今本作順守其從則是順守其順不復成文義矣

人不能代 朱本代作伐張云疑作伐是也據尹注是亦作伐

而今本俱誤作代

修陰陽之從 聖案修亦當為循說見形勢篇

廡廡縮縮因而為當 丁云當乃常字誤越語曰四封之外敵

管校十五

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恆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

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夙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

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此常字與上文常字

為均尹注失之

天地之形 王云當依上文作天地形之形與成為均尹注非

中靜不雷 丁云靜疑情字之借中情不雷與上文素質不雷

同意

形於女色 俞云女讀如爾女之女形於女色猶言形於其色

以待天下之瀆作也 宋本朱本之下有大字

大周之先可以奮信 丁云尹注云奮信振起兒案尹見本疑

作奮訊廣雅奮訊也與迅同

一偃一側 中立本上一字誤入注文



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 朱本貴作責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刑以獎之母失民命 吳云刑以二字涉上而衍丁云獎之下

當有脫文與下令之過之養之明之句例相同

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母徑 劉云明之母徑當作母使民徑王

云劉說是也母使民徑與下母使民幸文同一例今本母上

衍明之二字涉上文道以母下又脫使民二字尹注非又案

終當為絕字之誤也同廣雅曰徑卯也民有欲則入於卯

故曰絕其欲母使民徑下文亦云過之以絕其志意

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 聖案修當為循說見形勢篇

致刑其民庸心以蔽 俞云致刑與下致政致德致道皆二字

為句其民屬下讀蔽與聽靜爭不協均蔽蓋敬字之誤爾雅

管校十五

釋詁曰庸勞也言上能致其刑則其民勞心而敬也

致政其民服信以聽 劉云此下缺致法其民二句

致道其民付而不爭 俞云付附之借字言民親附而不爭也

尹注非

出令時當曰政 丁云時當宜作當時與上文句例同

當故不改曰法 聖案當讀為常說見心術下篇

正衡一靜 俞云據注文則當作正衡靜一今本誤倒

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 丁云案政字與下

服字皆衍文能服信承上能服信乎句能日新承上能日新

乎句服信猶信服上文云服信以聽是也尹注云能行信正

非能日新句指德言此涉上文服信而衍服字義不可通尹

注云能行日新亦非蓋由淺人見下文皆四字為句遂欲整

齊句例強加一字以足成之殊不知於理難通也

九變第四十四 短語十九

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 通典百四十八御覽兵

部一引俱無縣鄉二字

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 御

覽引此文也字在得之下張云尹注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

从案九變皆就民情論無所往而得之謂不能望之他處上

句也字當如御覽移得之下句法方與上下一例

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 洪云賞明上

衍不然則三字通典御覽俱無此三字必無此三字方合九

變之數墨子備城門篇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文

義與此同

管校十五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不思不慮不憂不圖 安井衡云古本無此八字

不動力 聖案動疑勤字誤

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 張云

孟疑猛之借字遇如遇主于巷之遇猶言詭遇也尹注非

猶墮之在埏也 宋本作猶墮已埏也

猶金之在鑪 宋本鑪作鑪

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 藝文類聚五十四引作

善明法察令而已之字衍文

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 丁云案上下文四言不祥此亦當言

不祥祥上脫不字當補國更立法即上文所謂法不一也尹

注非



百官服事者 宋本服作伏

故曰法者不可恆也 俞云尹注法敵則當變故不恆其說雖若有理然以上下文求之殊不可通疑恆為慎字之誤法者不可恆也本作法者不可不恆也故其下即云存心治亂之所從出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勇乃申明不可不恆之意禁臧篇曰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主慎之正與此文同義自慎誤為恆而又脫不字遂失其義矣下文明王之所恆者二當作明王之所慎者二此二者主之所恆也當作此二者主之所慎也慎字右畔之真隸書作真闕壞而為且故慎誤為恆矣

君臣上下貴賤皆發勇 丁云發乃法字誤俗音亂之下文云

管校十五

君臣上下貴賤皆法是其證

古之法也 吳云此句當連下讀

無閒識博學辨說之士 王云閒識當為閒識下文閒識博學之人即其證尹注非

皆囊於法 張云囊疑獲之誤雜詁釋文引馬注云獲勉也

然故謀杆習士 俞云謀杆疑當作謀杆乃疊均字後漢書馮

衍傳意斟斟而不憚兮章懷太子注斟斟猶遲疑也此作謀

斟者謀與斟同斟之誤為杆以古書斟或作杆見玉篇又或

作杆見漢書地理志應劭注皆與杆相似也習士者俗士也說文人部

俗習也習俗雙聲謀斟習士謂流俗之士意識遲疑者也此

指愚不肖者而言下云閒識博學之人則指賢知者而言此

兩等人皆能出私議以亂國法者也

卿相不得翦其私 俞云上文曰翦公財以祿私士此乃云翦

其私義不可通此翦字當為濟聲之誤爾雅釋言翦齊也郭

注曰南方人呼翦刀為劑刀是濟與翦聲相近又涉上文翦

公財而誤耳

羣臣修通輻湊 張云修通疑循道之誤

百姓輯睦聽令 丁云當讀百姓輯睦句聽令連下道法句道

順也從也

此謂為大治 聖案為字衍

損其正心 宋本損作損損字誤丁云心乃艸書正字之誤據

尹注當作政正

故聖君失度量 藝文類聚五十二御覽治道部五引失俱作

設王云設與失聲之誤也置儀設法上文凡兩見

管校十五

然故令往而民從之 御覽引作然後

令出而後反之 朱本後作復王云復反與還廢相對為文後

字誤

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 聖

案五能字皆當讀為而古字通用

此失君之所慎也 俞云失君當作人君此涉上文失君則不

然句而誤

不通其意 宋本朱本不下有能字元刻有能字脫適字

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勇 聖案來當為求說見小稱篇

所謂賤而事之也 聖案所謂上脫此字宋本朱本有

治世則不然 丁云治世疑當作治君對下亂君言猶上文以

失君對聖君也



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 宋本無下者字張云兩人字者疑當各行其一蓋是一本作人一本作者校者不察而竝存之

皆虛其句以聽於上 宋本於作其

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 丁云行下之字衍行有傷敗與行有功利對文此涉上文故遵主令而行之而行而當為

因因罰之與因賞之對文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一 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 丁云計字衍非親也與非惠也句同

義同爾雅惠後解云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則

本文無計字明甚

管校十五

以執勝也 宋元本執字正文及注皆作執劉云執當作執後

解作勢同

百官識 劉云當依解作百官論職乃字有缺誤

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雷謂之攤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王云令求不出求當為本下情求不

上通行求字竝見後解尹注非丁云後解本字朱本無趙本

有本字疑即令字之誤而衍者此文求字又本字之譌後解

云令不得出羣臣弗為用百姓弗為使竟內之眾不制則國

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亦無本字

故夫滅侵塞攤之所生 丁云依上文序次當作滅攤塞侵後

解作滅塞侵攤皆寫者倒亂

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意林尋丈作尋尺長短作短

長也三字

今主釋法 丁云今疑令字誤後解無

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 丁云能字依文義當作黨

能謂有道執者何必待譽而進後解云聽言而不督其實故

羣臣以虛譽進其黨是本文之作黨明甚且比周二字正釋

黨字下文以黨舉官即承上以譽進黨言之今後解亦譌作

以譽進能矣

比周以相為匿是忘主外交以進其譽 王云尹讀比周以相

為匿是為句注云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其

說甚謬此當讀比周以相為匿為句匿與隱同比周以相為

隱猶言朋比為姦也是下富有故字後明法解作比周以相

為隱是故忘主外交以進其譽是其明證也又案忘主外交

管校十五

韓子有度篇外作外是也故明法解云羣臣皆忘主而趨私

佼外外字相近故外譌作外尹注云為交友致外非也劉以

外為私之誤亦非也

所起者非功也 丁云也字衍後解無

十至私人之門 宋本朱本至下有於字後解亦有

不一圖國 朱本國上有其字後解亦有

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 後解國下有也字

故官失其能 後解能作職

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失也 王云能下本無匿字後解

作能不可蔽敗不可飾韓子有度篇作能者不可獎敗者不

可飾則無匿字明矣據尹注亦無匿字

然則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 後解不重明別二字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失非在上則過在下 王云失非在上當作非失在上非與則

對文失在上與過在下對文

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 丁云修當為循循有順義君臣上篇

順理而不失之為道

力罷則不能母墮倪 俞云墮當為惰輕重戊篇歸市亦情倪

是其證

令人主輕刑政 丁云今疑合字誤

百官有常法不離匿 丁云常字句絕有常即上奉法守職也

匿同慝姦慝也

迹行不必同 元本無行字

治莫貴於得齊 王氏引之云爾雅齊中也言莫貴於得中也

管校十五

尹注大謬宋說同

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 丁云當作文教之也霸言篇則是

我以文令也與此文字同義民不心服體從則必加以嚴

刑峻罰不可以禮義文教之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

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

治也 藝文類聚五十二引作民富則安鄉安鄉則重家重

家則敬上畏罪民貧則危鄉危鄉則輕家輕家則陵上犯禁

治要引陵作凌

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 宋本當作必治要同

法制不一 治要一作壹

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 洪云兩文巧當依下文作奇

巧

民無所游會則必農 聖案農上當脫事字下文可證

舍本事而事末作 安井衡云古本舍上有民字

凡農者 御覽凡作故

秋糴以五春糴以束 宋本春糴作春糶俞云束乃六之誤言

富者秋以五糴之春以六糴之也篆文六作夬與束微似而

誤小問篇五而六之亦以五六言也

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 丁云上文言倍貸者三下文

關市以下亦當一倍貸合之故為四也以文義言之此句疑

當在夫以一民營四主之上脫誤在此耳

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 中立本刑上有有字陳先生云

管校十五

言雖有刑而上不能止其逃徙與下文舜非嚴刑罰重禁令

而民歸之相應

常山之東河汝之閒 王云河汝當為河海字之誤也篆文海

常山在海西河北故曰常山之東河海之閒若汝水則去常

山遠矣初學記地部上御覽地部四引此竝云其山北臨代

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閒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文多於

今本而皆作河海之閒

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 吳云當作得均則姦巧不生作一

得均皆復舉上文言之

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 王云當依治要作至於殺之而不怨

也今作不惡則非其指矣上文安鄉重家即指民而言無庸

更加民字



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  
治要作粟少則民貧民貧則輕家易去輕家易去則上令  
不能必行

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 丁云不下亦當有能字與上文一  
例

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 治要王下有者字中立本主  
作生聖案主字誤王者之本事人生之大務相對為文也字  
衍

有人之途治國之道也 丁云有疑富字誤人當作民富民治  
國結上文治國之道必先富民而言

管子校正卷十五

管子校正卷十五

管子校正卷十六

戴望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 丁云此乃化字誤

是故民氣 丁云民乃此字誤氣即精氣也下文云是故此氣  
也是其證

淖乎如枉於海 丁云淖讀為綽莊子大宗師綽乎其殺也釋  
文綽桂本作淖荀子宥坐篇淖約微達似察楊注淖讀為綽  
綽寬也

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 王云尹解可迎以音句云調其宮  
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其說甚謬音即意字也言不可呼之  
以聲而但可迎之以意也音與力德德得為均明是意之借

字意古讀若德故與力德德得為均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  
與或色為均楚詞天問何所意焉與極為均呂氏春秋重言  
篇將以定志意也與與均秦之眾刻石文承順聖意與  
德服極則式為均論語先進篇德則若讀為聲音之音則失  
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皆其證也

其均矣又下文云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脩心靜音道乃可得  
尹注曰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案惡音與聲本作惡心  
與音音即意字也道體自然而人心多妄不脩其心靜其意  
則不可以得道故曰彼道之情惡心與意脩心靜意道乃可  
得也意之為音借字目脩心靜音音與得為均明是志意之  
意非聲音之音也後人誤以音為聲音之音遂改惡心與音  
為惡音與聲尹氏不察而曲為之說其失甚矣

聲與情均上云誅乎莫聞其音又云不聞其聲下云  
耳之所不能聽也義正相承此音字不當概讀為意又下文  
云音以先言音然後形然後言兩音字亦讀為意謂意在

管子校正卷十六

管子校正卷十六



言之先意然後形形然後言也尹注言從音生故音前心術  
篇云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是其明證也  
說文意从心音聲徐錯本如此徐鉉本作从心从音意聲相  
近故意字或通作音史記淮陰侯傳項王啗啞叱咤漢書作  
意身粹嗟嗜之通作意猶意之通作音也

萬物果得 王云果當爲畢字之誤也尹注物皆得互皆字正  
釋畢字心術篇亦云正形飾德萬物畢得

折折乎如枉於側 丁云折折卽哲哲之俗說文昭哲明也毛  
詩傳哲哲猶煌煌也

謀乎莫聞其音 王云謀當爲誅說文宋今作無人聲也或作  
誅故曰誅乎莫聞其音俗書謀字作謀與誅相似後人多見

謀少見誅故誅誤爲謀矣陳先生云謀當爲謨謨與漠通漢  
書買諛傳注漠靜也

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 文選辯命論注引作  
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者道也

凡道無所善心安變 聖案變爲處字之誤說詳幼官篇

凡道無根無莖 安并衡云古本凡上有故字故凡道至下文  
命之曰道二十三字皆屬上節天主正以下提行

山陵川谷地之枝也 王云枝當爲材字之誤也樞言篇曰天  
以時使地以材使大戴禮五帝德篇曰養材以任地履時以

象天周語曰高山廣川大藪能生之良材故曰山陵川谷地  
之材也材與時謀爲均謀古讀若媒若作枝則既失其義而

又失其均矣兩部絕不相通說見段氏六書音均尹注  
非

氣道乃生 聖案左氏襄三十一年傳注道通也氣道乃生猶  
言氣通乃生耳尹注非

公之謂也 王云公之謂本作此之謂此字指上文治心在於  
中以下四句而言故尹注云治心之謂今本作公之謂者後

人不審文義而妄改之  
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 洪云照與昭通乎字衍昭知萬物爲  
句心術下篇云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其證也劉

說略同  
中義守不忒 王云義字涉上文天仁地義而衍據尹注云若

常守中則無差忒則無義字明矣  
有神自在身 丁云有字衍尹注亦無

精將至定 王云至當爲自上文精將自來卽其證尹注非  
管校十六

其外安樂 聖案安當訓乃說見幼官篇  
九竅遂通 聖案通當爲達說見心術下篇

筋信而骨強 聖案信古伸字心術篇信作躬  
逐淫澤薄 陳先生云澤薄與逐淫對文澤讀爲釋釋舍也舍

薄猶言去其浮薄耳劉曰澤乃釋字是也尹注非  
和於形容 聖案和乃知字誤說見心術下篇

搏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搏乎 聖案搏皆搏字之誤說見立政  
篇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王云吉凶當依心術篇作凶吉吉與  
一爲均

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 丁云當依心術下篇補自字於而  
字下尹注云自得者明亦有自字



生將與舍 丁云與孫同與讓也讀如堯典與朕位之與  
其精不見其微不醜 望案精疑情字誤丁云其微不醜依上  
文地出其形言之微即形也惟修篇喜之有微惡之醜當為  
觀形與醜相似而誤爾雅邁見也說文觀遇見也不觀與不  
見同義觀與道壽為均

平正擅句 丁云四字重見下文疑此衍文

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 丁云忿當是喜字之誤下文不喜不  
怒即承此文言之下文又云必以喜怒憂患又云悲憂喜怒  
皆喜怒連言

凡倉之道大充傷而形不減 丁云當作形傷而不減與下骨  
枯而血互對文

飢則廣思 望案此廣字讀如樂記廣則容姦之廣鄭注曰廣  
謂聲緩也飢則緩思者亦恐傷其精氣

管校十六

飢不廣思飽而不廢 望案飽疑倉字誤爾雅釋詁曰廢止也  
言飢不緩思雖會不能止飢

大心而敢 丁云敢疑放字誤與廣為均

是謂雲氣意行似天 丁云雲乃靈字誤下文云靈氣在心一  
來一逝

憂欲靜之遇亂正之 王云遇當為過字之誤也過亂與憂欲  
對文言當靜其憂欲正其過亂也尹注非

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句中無敗 王氏引之云尹以屯為屯  
豨非也丞讀為丞豨與丞古字通列子天瑞篇舜問乎丞釋

丞丞陽侯甄師古曰丞陽侯音丞地豨升也泄發也屯當  
理志作承陽續漢書郡國志作丞陽豨升也泄發也屯當  
為毛字之誤也多譌史記魯世家子屯立是為廉公漢書律

厥志屯作毛漢書溝洫志河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師古  
曰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折州縣誤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  
失之甚矣又儒林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宋祁筆記引  
蕭該音義曰案風俗通姓氏篇混屯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  
莫如為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子也漢有毛樗之  
為壽張令案此莫如姓非毛乃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但毛屯  
相類容是言得道之人和氣四達悉泄於毛理之閒故句中  
無敗也淮南泰族篇曰今夫道者靜莫恬淡訟繆中邪氣  
無所滯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蒸與悉同小雅小弁篇不屬

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是其證也淮南言毛蒸理  
泄此言理悉毛泄互文耳泄亦悉也幼官篇云冬行春政悉  
泄言冬行春政則陽氣不收而悉泄也月令曰孟冬行春令  
則地氣上泄亦謂陽氣上悉也泄音私列以制二反曲禮蔥  
渫處末鄭注云渫悉蔥也釋文渫以制反悉謂之泄悉蔥謂  
之渫其義一也

封禪第五十 禘篇一 尹注云元篇今以司馬遷封禪書  
所載管子言以補之洪云封禪篇唐初尚未史記封禪書  
索隱云今管子封禪篇是也尚書序正義王制正義文選羽  
獵賦注引此篇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以下皆作管子是孔李  
司馬皆及見之張云汲古單刻本索隱云案今管子書其封  
禪篇正與尹注合今本管子封禪書注皆錄裴駟集解其  
由史文移補無疑而史記三家注合刻本封禪書索隱云今  
管子書封禪篇是也蓋後人祇見今本管子有移補之封禪  
書而不察尹注反疑小司馬之誤而改之若無汲古單刻本  
則尹注為孤立矣然小司馬與孔李世相接何以獨不見管  
子完書豈孔李所見亦即移補之本耶管子原文當不止此  
而史公祇采此一節其移補之迹顯然

管校十六

管校十六

管校十六



炎帝封泰山禪云云 禮記王制正義引炎帝作少皞

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 陳先生云大匡小匡霸形篇皆

作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此三六誤倒

小問第五十一 稊篇二

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 王云動當為勤治國篇曰田墾

則粟多粟多則國富故曰力地而勤於時則國必富也尹注

非

公曰吾聞之也 王云公曰吾聞之也當作夷吾聞之也此皆

管仲對桓公語下文請問戰勝之器方是桓公問語

然則取之若何 王云取之當為取士下文則天下之士至矣

正對此句而言今本涉上文攻取之數而誤尹注非

不可為數 俞云不可為數猶言不可勝數言天下之精材皆

管校十六

欺於我不可為之計數也尹注非

小以吾不識 張云小字誤依注似是齊字

守戰遠見有患 俞云遠見即外知也下文曰夫民不必外則

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夫恃不

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閫也

即承此文而言故知遠見即外知也儀禮特牲饋食禮若不

吉則筮遠日鄭注曰遠日旬之外日呂氏春秋有始覽冬至

日行遠道高注曰遠道外道也是遠即外也呂氏春秋自知

篇文侯不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是見即知也

此兵之三閫也 丁云三當為二指上文不外不信言注非

而憂之以德 俞云說文人部曰憂行之和也凡經傳憂字皆

憂之借此則其本字憂之以德謂和之以德也

夫牧民不知其疾 丁云牧民下當有者字上文云凡牧民者

必知其疾

來者驚距 王云驚當為驚字之誤也驚距皆止也言來者止

而不前也說文曰樊驚不前也今本驚驚馬重兒也史記秦

本紀曰晉君還而馬驚晉世家曰惠公馬驚不行今本亦驚

不誤太玄玄錯曰進欲行止欲驚今本亦驚字或作駮廣雅曰

駮止也距本作距說文曰距止也是驚距皆止也世人多見

勢少見驚故驚謂為驚尹氏不能釐正而訓驚為疑既不合

語意又於古訓無徵斯為謬矣

質信極忠 宋云案說文仁字古文作忝此與忠也者民懷之

兩忠字當是忝字之誤管子多古字寫者不識改為忠論語

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下文非其所欲勿施於

管校十六

人仁也正釋此仁字

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 王云案原文內本

無有時先恕四字後人以下文言先之以恕故增此四字也

今案下文但言此謂先之以事此謂先之以政此謂先之以

德而不言此謂先之以恕則本無有時先恕句明矣又下文

云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其財舊本倉謂作後之以事先之

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則先之以恕即是先之以德

既言有時先德則無庸更言有時先恕矣後人據下文增入

此句而不知正與下文不合也

百川道 王云道猶順也楚語曰違而道從而逆是其證百川

道年穀孰糴貸賤三句相對為文尹注非

厚收善歲以充倉廩 聖案歲疑藏字誤



敬之以禮樂 丁云敬疑教字誤

發倉廩 宋本朱本倉作倉倉字誤

以其其財 宋本財作材

今吾有欲王 宋云有讀為又

其君豐其臣教 王云教當為殺反色介殺與豐正相對尋尹注

亦是殺字也殺字或書作殺與教相似而誤

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 王云公遵遁繆然遠為

句二三子遂徐行而進為句遵遁與遠巡同戒篇云桓公楚

然遠遁尹注大謬

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 丁云謁當為揭周官秋官明

竈注揭頭書臯法也

雖能不久則人持莫之弑也 朱本無人字

管校十六

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

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丁云當作又

求曲木又求直木衍曲木直木四字尹注云編棧者先附曲

木其次還須曲木求其類玩其次二字即解又字則又字上

無曲木二字可知矣馬棧傳木一曲而無不曲故云先傳曲

木又求曲木也

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 丁云當作鄰敵之國中匡篇作救敵

之國救與仇同形勢解云以事鄰敵二字連上

桓公踐位令魯社塞禱 丁云塞即賽字古無賽字假塞為之

漢書郊祀志冬塞禱祠史記封禪書作賽索隱本出冬塞二

字注云塞音先代反與賽同賽今報神福也

祝鬼已疵獻胙 望案尹注云祝祝史鬼疵其名也則正文當

作祝鬼祝疵故以祝祝史總釋兩祝字也今作已者祝之壞

字耳

除君苛疾與若之多慮而少實 王氏引之云若當為君下文

云又與君之若賢是其證也尹注非

瞑目而視祝鬼已疵 宋本瞑目作瞑目王云當作瞑目隸書

真字或作真冥字或作冥二形相似而誤莊子秋水篇瞑目

或作瞑韓子守道篇瞑目切適傾耳淮南道應篇

授酒而祭之 安井衡云古本授作受

三強其使者 丁云尹注本三字絕句屬上讀誤當讀三強其

使者為句與三辱其君對文爾雅彊當也相值謂之當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 洪云放古字通作方堯典方命圮族

漢書傳喜傳朱博傳俱作放命荀子子道篇不放舟注讀為

管校十六

方尹注非

眴眴乎其孺子也 丁云眴眴疑當作恂恂方與尹注柔順

兒相合元刻注文無胡絹切目搖也六字疑淺人所加望案

宋本其孺子也上無何字

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 程氏瑤田九穀考云茲

免云者免俯也茲益也謂其穗益俯而向根也淮南繆稱篇

注云禾穗坐而向根故君子不念本也今諸穀惟禾穗向根

可驗也王云程說是也禾成而穗益俯若君子之德高而心

益下故曰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趙策曰馮忌接手免首

欲言而不敢姚本如是鮑韓策曰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

人之上漢書陳勝傳贊曰免起阡陌之中是免字古通作免

尹注非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 水經濡水注引管子桓  
公二十年征孤竹今本桓公下脫二十年三字丁云御覽谿  
六十七引未至上有迴車二字案卑耳之谿不在孤竹之地  
小匡篇曰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設柎乘桴濟  
河至于石沈縣車乘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谿拘秦夏又封禪  
篇曰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此可證卑耳  
之谿離孤竹甚遠當有迴車二字謂自孤竹迴車以至卑耳  
之谿也

見是前人乎 藝文類聚武部御覽地部三十二兵部六十引  
此文皆無是字王云是字即見字之誤而衍者  
左右對曰不見也 水經注及御覽兩引皆無也字  
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 御覽引無事其不濟乎二句

管校十六

冠右祛衣 說苑辨物篇作有人長尺冠冕左祛衣藝文類聚  
武部御覽兵部開元占經人及神鬼占竝引作冠冠右祛衣  
王云冠冠者首戴冠也 呂氏春秋知士篇今本脫一冠字則冠其冠帶其劍  
文義不明聖案說苑辨物篇作有人長尺冠冕左祛衣

走馬前疾 御覽引作馬前疾走下文同  
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 御覽引作寡人其  
不濟乎豈有人若此者乎

臣聞登山之神有兪兒者 水經濡水注引登作豈兪作偷御  
覽休徵部一引登作昇  
有贊水者曰 丁云水經濡水注引無曰字而云今自孤竹南  
出則巨海矣而滄海之中山望多矣然卑耳之川若贊谿者  
亦不知所在也如其說蓋以贊為水名與尹注謂贊引渡水

者不合  
從左方涉其溪及冠從右方涉其溪至膝 說苑作左方渡至  
膝從右方渡至膝

若右涉其大濟 水經濡水注劉遠吳都賦注藝文類聚武部  
御覽兵部竝引作已涉大濟說苑作已渡事果濟  
仲父之聖至若此 宋本無若字

甯威應之曰浩浩乎 元刻此句下有育育乎三字丁云當據  
元刻補下文云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是其證又甯威應我曰  
浩浩乎下亦脫育育乎三字

婢子曰公何慮 藝文類聚人部引作婢子問之曰  
魯者吳干戰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擣其齒遂入為干國多  
俞云干當作邗說文邗國也从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吳案哀

管校十六

九年左傳吳城邗即此也邗本國名後為吳邑此文云吳干  
戰吳干均國名也國子乃干國之人故曰為干國多言此役  
也國子在於國中戰功獨多也尹注不知干即邗字誤解為  
江邊地則吳與戰者何國也且為干國多句遂不可解矣竇  
應劉氏寶楠同俞說又云江邊即廣陵地也吳自魯成公時  
始見春秋滅邗當在其前故不見於左氏也

穆公舉而相之 聖案秦穆後管子卒二十一年此稱其謚蓋  
後人附益之詞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 藝文類聚人部  
引作浩浩之水育育之魚未有室家我將安居御覽人事部  
引育育作游游  
甯子其欲室乎 藝文類聚人部御覽人事部引此句下竝有



仲以其言告桓公七字今本脫

有執席會以視上者 王云視上當為上視故尹注云私目上  
視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上視呂氏春秋重言篇說  
苑權謀篇亦作上視

東郭鄰至 北堂書鈔百十四引郵作牙呂覽同說苑權謀篇  
作坐

與之分級而上 王云上當為立此涉上句而誤也呂氏春秋  
說苑及論衡知實篇並作分級而立

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 王云意讀為億即度也尹  
注謂善以意度之非

夫淵然清靜者 丁云夫字衍

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 二字衍說苑呂覽皆無二字

管校十六

三

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 俞氏正變云韓詩外傳引此作口張  
而不揜舌舉而不下呂氏春秋重言作喏而不唸說苑重謀  
作呼而不吟論衡知實篇作君口坐而不唸梁元帝金樓子  
志怪則曰口開而合顏氏家訓音辭則謂李季節引此口開  
而不閉證莒音不必同矩是古有二本一作口開而不合一  
作口開而合皆象聲知之而注云兩口相對則是言莒亦怪  
謬矣

唯莒於是 王云尹注未曉於是二字之義於是二字與莒字  
同訓言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焉故曰伐莒也莊  
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於是即莒也  
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  
焉作鞅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

患於是此其明證矣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焉猶於此也於  
此即於是聘禮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言於是盈容也三年  
問曰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為之立中制節  
也

客間之 宋本間作問

管子校正卷十六

管校十六

三



管子校正卷十七

戴聖纂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稷篇三 張云據篇中七主在前七臣

在後則篇題臣主二字當互易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 陳先生云過當為道涉下文兩過

字而誤六過一是為七主若云七主之過則不可通矣尹注

非

呼嗚美哉成事疾 元本呼嗚作嗚呼丁云成疑當為盛盛成

古通用疾疑矣字誤人主得六過一是有國者之盛事故歎

美之曰嗚呼美哉盛事矣

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 尹注云申謂陳用法令劉云申乃中

字之誤蓋謂得中道之主王氏引之云申讀曰信漢書高惠

管校十七

高后文功臣表注曰古信申同義信之通作申猶申之通作

信也出政而信於民故曰信主據下文云皆要審則法令固

賞罰必則下服度則申主之即信主明矣尹劉二說皆失之

皆要審 俞云皆疑比之誤周官小司徒曰及三年則大比大

比則受邦國之比要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今時

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然則比要者大比之簿籍也

喜決難知以塞明 吳云決疑恕字誤

不許則國失勢 孫云許即悟字與寤通用謂不覺寤也下俱

同尹注非

耳常五聲 丁云常疑章字誤

四鄰不計 俞云此當作四隙不計據尹注四鄰與己為隙不

計度而知之四鄰與己為隙正解四隙之義今本作四鄰不

計者即涉注文而誤也下文曰故上楮則隙不計文與此同

彼脫四字耳

臣主同則 丁云案此文皆四字為句臣主同則謂不分上下

之制度君與臣混而同之即是不明分職之意則與職刻始

得為均尹讀則字下屬非也

臣下振怒 王氏引之云怒當為恐此涉上文喜怒而誤也振

恐即震恐

臣主通人情以質疑 陳先生云臣主已見上文為六過主之

一矣此臣主疑當作臣主臣主在六過主之末猶亂臣在六

過臣之末也

昏則緩急俱植 洪云植古置字謂緩急皆置而不行尹注非

故主虞而安 王云虞與娛同樂也言國有道則主樂而安也

管校十七

尹訓虞為度非是又案故主虞而安以下七句與上文不相

承接其上當有脫文張云篇首六過在前一是在後則申主

一節當在末故主虞而安正承上則民反素也句文氣相貫

吏肅而嚴承任勢四句民樸而親承民反素句官無邪吏云

云則總承上事言之蓋是錯簡非有脫文

故一人之治亂在共心 張云自此以下至名斷言澤與上下

文不相覆又是他篇錯簡

女不緇 王氏引之云緇字義不可通尹訓為黑緇非也緇當

為績男不田女不績猶揆度篇之農不耕女不織也隸書苗

字或作苗形與責相似故績為緇宋云緇與織聲之轉當

讀織

何以効其然也 丁云効乃知字誤



曰管者桀紂是也 王云桀字後人所加下文遇周武王云云  
專指紂而言則無桀字明矣

誅賢忠 丁云忠疑臣字誤唐武后臣作忠

瑤臺玉舖不足處 宋云舖與處不相蒙舖當為館玉館猶言

璇室也類要作玉輔聖案舖輔皆固之假字

材女樂三千人 陳先生云材疑列字誤

故設用無度國家路 望案路當作路下文亾國路家同路與

度為均說詳五輔篇

商宦非虛壞也 張云商宦疑當作宮室

歲有敗凶 丁云敗疑賑字誤爾雅曰賑富也下文民有羨不

足即蒙此文言之謂富歲故民羨凶歲故民不足也望案凶

疑豐字之壞穀梁莊二十九年傳豐年補敗注敗謂凶年豐

管校十七

敗二字相對

故民有義不足 王云義當為羨字之誤也後國蓄篇輕重乙

篇多言羨不足尹注非

夫亾國路家者 俞云以下文句例求之此者字衍

夫凶歲雷早 丁云雷乃霖字誤爾雅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

左傳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若作雷則失其說矣張云據下

云非無雨露則此句專指旱雷字疑雷之譌

無割大陵保大衍伐大木 洪云保當為修輕重己篇作母戮

大衍古通作劬謂盡其力也王云洪謂保當為修是也俗書

修字或作傑與保字相似而誤修即修字也說文修燒種也

漢律曰膠田秣艸玉篇力周切田不耕火種也淮南地形篇

注曰下而污者為衍膠修古字通修大衍者謂火焚其草木

也輕重己篇修作戮古者戮劬二字竝與膠同音湯詁釋文

力周反成十三年左傳劬力同心釋文劬音康力與呂靜

韻集與膠同漢書高祖紀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師古曰劬音

戮力竹反又力周反古今人表膠叔安師古曰左氏傳作

戮同音力周反又力授反是戮劬二字音與膠同也故膠

通作戮又通作膠也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山不敢伐材下木

即此所謂無伐大木也又曰澤人不敢灰膠即此所謂無膠

大衍也

收穀賦 王云續漢書五行志注引作收穀賦錢是也說文賦

斂也賦錢與收穀對文

秋毋赦過 宋本毋作無與上下文同

傷伐五穀 宋本朱本皆作五藏王云當作五藏禁藏篇云冬

收五藏是也今作五穀者涉注文而誤注云五穀之藏是續

漢書五行志注引此正作五藏

管校十七

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 五行志注

引作春政不禁則五穀不成夏政不禁則草木不榮

大風漂屋折樹 五行志注引此樹下有木字

火暴焚地焦草 王云火暴當為暴火與大水大風對文焚地

焦草亦與上二句對文焦與焦同尹注非

首多騰墓 陳先生云首古通菹趙岐孟子注菹澤生草者也

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為菹宋說同

山多蟲蠹 王云蟲蠹即蟲螟月令曰蟲螟為害是也注內蠹

即蚤三字蓋後人妄加

亾國之庶也 續漢書五行志注引庶作廉

羽劒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樂組者燔功之窰也 五行志

注引羽劒作翠羽文采作五采燔作蕃窰作室丁云生讀為



性呂覽本生篇命之曰伐性之斧說苑敬慎篇微幸者伐性之斧也

則人主道備矣 王云五行志注引作則王道備矣於義爲長吏民規矩繩墨也 丁云吏當爲使聖案說文吏治人者也此吏當訓爲治不必改使字

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 元刻賞下有而字是

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 王氏引之云克讀爲核不克其罪謂不核其罪之虛實也呂刑曰其罪惟均其審克之漢書刑法志引作其審核之是其證矣尹注非

故有百姓無怨於上 王云有卽百字之誤而衍者

上亦法臣法斷名決無非譽 王云臣下當有亦字上亦法臣亦法謂君臣皆守法也下文君法臣法卽承此文言之丁云

管校十七

五

臣下脫亦法二字上亦法 句臣亦法 句法斷名決 句無非譽 句知者以下文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兩句分承故此當平列也名讀如刑名之名凡罪人姓名以及某罪在大辟某罪在小辟皆是法斷則名決而民亦無非譽也

無實則無勢 張云據下文失轡則馬馬制疑此勢字當作執蓋形近譌勢傳寫又加力耳

好佞反而行私請 劉云佞與交同反當作友注非王云明法篇曰民務交而不求用又曰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明法解交作佞張云疑佞字一本作友譌爲友後人不察而兩存之此處文義不合有友字

亂臣多造鍾鼓厭飾婦女以僭上 陳先生云亂臣爲六臣之

一在下文此亂臣當作諂臣下文云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是其明證劉續以下亂臣爲字誤恐非

多兌道 安并衡云兌當爲稅之壞字多稅道多稅斂之道也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 王云愚忠本作愚臣卽承上文愚臣而言故尹注亦作愚臣此作愚忠者唐武后改臣爲愚因脫其上畫而爲忠矣

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 丁云尹讀惡字句非當讀信字句與親均

居爲非母動爲善棟 陳先生云母當爲冎冎古貫字爾雅曰貫事也說文曰棟極也居爲非事而動爲善極此所謂以非買名也尹注非

以非買名以是傷上 張云非是二字當互易又案七臣有六

管校十七

六

過而缺一是蓋有脫文

之謂微攻 陳先生云之上脫此字此之謂微攻與上文此之謂微孤同一句例

禁臧第五十三 襍篇四

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 意林御覽時序部七人事部三十六引濫作盪冰作水丁云水與火體爲均當作水聖案內則有濫以周官六飲校之濫卽涼也呂覽節喪篇鍾鼎壺濫注云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爲濫則濫近小招所謂凍飲者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 御覽引便上有不字據尹注亦有不字今本脫

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 意林美作治喜作愛

故先慎於己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 陳



先生云彼衍字後與彼形相近而譌併入之耳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二句對文言明王先慎於己而後官民胥效也

居民於其所樂 丁云民字依下文五句亦當作之

信之於其所餘財 丁云信讀為屈信之信言上不奪取之也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 丁云於下二字疑衍此承上文功之

於其所無誅句反覆推究無誅之故無誅者必誅者也與下文有誅者不必誅者對文

夫先易者後難 孫云依注者當作而王說同

非喜予而樂其殺也 王云其字涉上文知其然而衍尹注無於以養老長弱 安并衡云古本弱作幼

夫不法法則治 王云不字涉上文而衍法法者守法也周官小宰

五日廉潔鄭注言能守法則國必治也故下文曰不失其法

然後治若反是則謂之不法法故法法篇曰不法法則事母常也尹注非安并衡云當作不法法則亂法法則治方足文

義

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 俞云危者詭之段字曹大家注

幽通賦曰詭反也

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 張云上疑當作之與下吏民二句句

法一例

民之承教重於神寶 俞云爾雅釋詁曰神重也此言神寶即

上言重寶因句有重字故變重言神耳

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 王云賞字與下二句義不相

屬此涉下文賞雖多而衍

行法不道 宋本行作刑刑法與下舉錯對文

當今為愚人 安并衡云今乃命字誤

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寶藏 俞云適節也呂覽重己篇故聖人

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

則國必富位必尊 丁云尊下脫矣字當據下文補

近之不能勿欲遠之不能勿忘 丁云中立本忘作惡上文云

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欲惡對文聖案安并衡所述古本

正作惡

食飲足以和血氣 中立本作飲食

故意定而不營氣情不營則耳目穀 丁云當作故意氣

定而情不營情不營則耳目穀心術下篇故曰母以物亂官

母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內業篇氣

管校十七

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德七臣七主篇此營於物而

失其情者也

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 聖案唯與雖同

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 陳

先生云隱與恐義相近隱當讀為慙爾雅釋訓曰慙慙憂也

字又作殷毛詩如有隱憂韓詩作殷憂古隱殷慙三字皆同

尹注訓隱為度失之

能利害者 中立本能下行以字

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 意林無之字萬仞作百仞

就作衝安并衡云古本彼作波

宿夜不出者 意林宿作日

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澗源之下無所不入焉 御覽資產部



引作無不上焉無不入焉王云淡源當為淡淵意林淵作泉  
避唐高祖諱也則本作淵明矣

法令為維綱 安并衡云古本作綱維  
被養以當鎧鑄 丁云鑄當作禱短衣也見說文 方言云自關而

東亦謂之甲禱鎧即甲也蓋甲內衷禱禱制略同淡衣方言  
之甲禱即淡衣所云可以武者也

植笠以當盾櫓 陳先生云植與苴同苴笠與被養對文苴之  
為言且也且者薦也漢書賈誼傳冠雖敝不以苴履苴笠猶  
苴履也尹注非

農事習則功戰巧矣 洪云功古通作攻字  
當春三月秋室燠造鑽燧易火杆并易水 尹解秋室燠造云  
燠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疫楸木鬱臭以

管校十七

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祓也王云尹說甚謬輕重  
己篇曰教民樵室鑽燧燧竈泄井所以壽民也鑽燧泄井即  
此所謂鑽燧易火杆并易水也樵與秋古字通秋室即樵室

也公羊春秋桓七年焚咸丘傳曰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  
何以火攻也樵室與燠竈同意燠古然字也竈形篇楚人燒

衡感虛篇燠一炬火焚一鑊水燠竈與然同淮南天文篇陽  
燧見日則然而為火華嚴經十三音義引然作燠說林篇一  
燧見日則然而為火華嚴經十三音義引然作燠說林篇一  
燧見日則然而為火華嚴經十三音義引然作燠說林篇一

造即竈字也周官膳夫曰王日一舉以樂侑會卒會以樂徹  
于造淮南主術篇曰伐藝而會奏雅而徹已飯而祭竈淮南

之祭竈即周官之徹于造蓋徹饌而設之於竈若祭然也周  
官大祝二曰造故書造作竈史記秦本紀客卿竈秦策竈作

造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勒馬銜枚出火於造即吳語所謂係

馬舌出火竈也丁云杼當為杼說文杼挹也大雅生民釋文  
引倉頡篇云杼取出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沒出謂之杼  
廣雅杼潔也輕重己篇作潔井

毋拊竿 聖案拊竿乃折竿之誤說見四時篇  
振孤獨 宋本振作賑

最萬物 丁云最當作取說文冂部取積也取與聚音義皆同  
與曰部之最音義皆別詳段先生說文注

約地之宜 王云約字於義無取約當為得得約草書相似故  
得為約也又下文故奔匹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  
而約不召而來約亦草書得字之誤得與來為均也古來字

警小雅出車篇謂我來矣與牧載棘為均大東篇職勞不來  
與服為均大雅臺篇庶民子來與亟爾伏為均常武篇徐  
方既來與 通典食貨三引此正作不求而得

管校十七

忠人之和 俞云忠當讀為中中人之和猶言得人之和周官  
師氏掌國中失之事鄭注曰故書中為得呂覽行論篇以中

帝心高注曰中得也  
夫動靜順然後和也 丁云也字衍與下文兩句一例

不亂而亾者 元本朱本無者字  
自古至今未嘗有也 元本無也字

故德莫若博厚使民外之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 王云必  
成本作成必成即誠字也說見君臣下 九守篇曰用賞者貴

誠用刑者貴必故曰賞罰莫若誠必使民信之誠必與博厚  
相對為文作成者假借字目後人不解成必二字之義遂改

為必成而不知其謬以千里也荀子致士篇曰人主之患不  
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必用賢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



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賈子道術篇曰  
伏羲誠必謂之節枚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淮南兵  
略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皆以誠必連文九守篇又曰  
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信必亦誠必也

吏無備追之憂 王氏引之云備追當為追捕民不流亡則吏  
不追捕漢書韓延壽傳亦云吏無追捕之苦民無塗楚之憂

今本追捕二字誤倒而捕字又誤為備則義不可通尹注內  
備字亦當為捕案注云人不流亡何所捕而追之則所見本  
而誤為備矣通典引作  
備追則所見本已誤

果蘇素會當十石 王氏引之云素讀為疏字或作蔬月令取  
蔬會鄭注曰草木之實為蔬會淮南主術篇曰夏取果蘇秋

畜疏會即此所謂果蘇素會也墨子辭過篇古之民未知為  
管校十七

飲會時素會而分處亦以素為疏尹注非  
夫敘鈞者所以多寡也 元本劉本敘作鋸丁云國蓄篇曰引

鋸量用尹訓為籌案鋸之為籌雖無可攷見然必是較量多  
寡者所用之物鈞疑鈞字誤慎子曰夫投鈞以分財又曰分

田者之用鈞荀子君道篇以揆籌設鈞並舉是鈞亦籌類多  
寡上疑脫一字下文視輕重是其句例

戶籍田結者 丁云結者約也公羊傳古者不  
盟結言而退說文契大約也

周禮有約劑左襄十二年傳使陰里結之結即士師之約劑  
也又司約治地之約次之注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

即此所謂田結也今用文書要約亦謂之結  
而謀有功者五 丁云下文云此五者謀功之道也當作而謀

功有五

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 聖案六韜文伐篇文與此同視作  
親元本威下有權字

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 丁云也乃忠字誤  
董子云持一中者謂之忠謂事君無二心也上文言一人兩

心則此必是忠字反正相對為義下文云謹其忠臣又云忠  
臣已外故政可奪是其證

視其陰所憎 王云陰字涉下文陰內辯士而衍視其所憎與  
上文視其所愛相對據尹注云視敵所憎者多與之賂則所

憎上無陰字明矣  
聽其淫樂以廣其心 吳云聽當為歸丁云廣讀放曠之曠  
外內蔽塞可以成敗 王氏引之云此欲其敗非欲其成也成

字義不可通成當為或字形相似而誤或與惑通四稱篇迷  
或稱君即

迷惑字論語類淵篇子張問崇德辨惑釋文惑本亦作或大  
戴禮曾子制言篇貧賤吾惑其或失也盧注曰或猶惑也孟  
子告子篇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魏策曰臣甚或之皆以或為惑  
致禍敗也注內理擁而見惑正解或字

如典之同生 朱長春云典疑與字誤孫說同  
是必士鬪 朱本作必是士鬪丁云當作是士必鬪是則也倍

約絕使拂意則士必鬪也尹注所見本不誤  
謹其忠臣 張云謹疑諜字之譌說文諜軍中反閒也

離氣不能令 丁云氣字衍令乃合字誤離不能合承上使有  
離意句上下文皆四字為句令字涉上令內而誤尹注非

管校十七

管子校正卷十七



管子校正卷十八

戴望纂

入國第五十四 稷篇五

入國四句五行九惠之教 洪云四句四十日也五行行五次

也史記管仲傳正義引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是約其義

也尹注非

一曰老老 北堂書鈔三十九引作一曰養老

六曰問疾 王氏引之云問疾當為問病下文曰凡國都皆有

掌病士人有病者人當掌病以上令問之又曰掌病行於國

中以問病為事此之謂問病與此前後相應則作問病明矣

若作問疾則與四曰養疾之疾無所區別蓋傳寫之譌也北

堂書鈔政術部十三引此已誤又案下文所謂問疾者疾甚

管校十八

者以告二疾字皆當作病所謂問病者與此之謂問病正相

應也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病甚者以告上身問之

有病與病甚亦相應也今本作疾者蓋六曰問病已誤作疾

後人又據已誤之上文改不誤之下文耳幸其改之不盡尙

可據以更正

士人外 丁云人當作民上文云士民有子下文云士民外上

事

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勝而哀憐之 王云勝讀如滅省之

省勝亦瘦也字或作省又作瘠又作省周官大司馬馮弱犯

寡則省之鄭注曰省猶人省瘦也釋名釋天篇曰省瘠也如

病者瘠瘦也又釋言語篇曰省瘠也瘠瘠約少之言也呂氏

春秋審時篇失時之稼約高注曰約省病也晉灼注漢書外

戚傳曰三輔謂憂愁面省瘠曰憔悴後漢書袁閔傳注引謝承書曰面貌省瘠竝字異而義同

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 王氏引之云皆有掌養疾

養字因上文而衍上文說老老云凡國都皆有掌老說慈幼

云凡國都皆有掌幼說孤孤云凡國都皆有掌孤說問病云

凡國都皆有掌病則此亦當言掌疾明甚又案下文曰所謂

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亦當言皆有掌窮今作皆有通窮

者因上文而誤

疾官而次食之 聖案疾字自為句官古館字尹以疾字屬上

讀非

殊身而後止 王云說文殊外也猶言燬身而後止也尹注非

戡凶庸 王氏引之云庸字義不可通庸疑當作康字形相似

管校十八

而誤凶康即凶荒也古聲康與荒通故襄二十四年穀梁傳

四穀不升謂之康韓詩外傳康作荒逸周書謚法篇凶年無

穀曰穰史記正義穰作荒淮南天文篇三歲而一饑六歲而

一衰十二歲而一康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作十二歲而一

荒

人嘗厲 洪云嘗通疵列子黃帝篇物無疵厲莊子逍搖游篇

使物不疵厲爾雅釋故皆病也古字皆通用

九守第五十五 稷篇六

安徐而靜柔節先定虛心平意以待須 勢篇作安徐正靜丁

云須當為傾傾覆也危也言虛心平意以待天下之亂也勢

篇云其所處者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瀆作也

尹注云瀆動亂也是其證傾與靜定為均鬼谷子符言篇作



以待傾損聖案韋注周語曰待猶備也丁謂待天下之亂說似誤

用賞者貴誠 聖案誠當作信六韜賞罰篇亦作信

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聞化矣 聖案六韜兩見字下皆有聞字

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 俞云見兄字之誤管子書

每以兄為況字此言精神可以暢天地通神明況姦偽乎言必為其所化也古字也與邪通故陸德明經典釋文曰也邪

弗殊然則況姦偽也猶云況姦偽邪因段兄為況又誤兄為見而其義全失鬼谷子符言篇作誠暢於天下神明而況姦

者于君其文雖不同然況字正不誤可據以訂正

四曰上下左右前後熒惑其處安在 王云尹以熒惑為法星

管校十八

非也熒惑猶眩惑也 逸周書史記篇曰熒惑不治則策日蘇

吳王濞傳御史大夫龜鑿熒惑天子漢書作 鬼谷子符言篇

營或淮南厲王傳熒惑百姓漢書作營惑 四曰作四方其處作之處於義為長

方上下承天地而言左右前後承人而言熒惑謂不明於天地人之道也問心所眩惑之處在四方上下乎抑在左右前後乎故曰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熒惑之處安在非謂法星安

在也 尹注鬼谷子曰熒惑之法星所居炎皆吉凶尤著故

難有明天子二句出史記天官書非此所謂熒惑也蓋緣彼

君因其所以來 聖案來乃求字誤說見小稱篇

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聖案修乃循字誤說見形勢篇

關閉不開 王氏引之云關閉當為關閉 尹注說文曰關以木

橫持門戶又曰閉閤門也從門才所以距門蓋關與閉皆距

門之木因謂閤門為關閉也八觀篇曰宮垣關閉不可以不

備 今本備誤作是關閉皆距門之木故曰關閉不開也若開

為里門而與關閉並舉之則為不類八觀篇既云關閉不可以

不備又云閤閉不可以毋闔是閤閉為一類關閉為一類也

閉字本作閉與閉相似而誤鬼谷子正作關閉不開 今本鬼

誤作開不下又晚開 字而閉字獨不誤

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 聖案動當

作洞聲之誤鬼谷子作是謂洞天下姦

修名而督實 聖案修亦循字誤說見形勢篇文選晉紀總論

注引作循名而案實

反相為情 丁云反讀還反之反說文還復也反相為情猶禮

記言還相為宮耳

管校十八

智生於當 朱本當作富非

桓公問第五十六 襍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 宋本作管仲

得而勿忘 聖案忘當作亾

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

也 初學記十三藝文類聚十一引明臺作明堂三國志魏

文帝紀注引賢作兵御覽地部三十二引立作有無兩者字

人作民

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喚 北堂書鈔九引作禹置敢諫之鼓

三國志注引備訊喚作備訊訟於義為長

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 類聚人作民誹作非

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 三國志注引復作圍類聚引

1 第 020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法家類



作靈臺之宮與上總街之庭句相對初學記引作靈臺之候  
即今本復字之譌

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怠為此噴室之事也 陳先

生云厥讀為竭蹙之蹙劉績改厥為決於義不安聖案為字  
宋本宋本皆作焉屬上讀於義為長

度地第五十七 稜篇八

蓋天子聖人也 吳云子乃下字誤

而擇地形之肥饒者 元本形作利

經水若澤 王氏引之云經字義不可通地在水旁非經過之

謂也蓋因下文命曰經水而誤經當作綠綠者因也因水及

澤而建都也注內綠水澤三字即覆舉正文也

內為落渠之冑因大川而注焉 安井衡云落絡通絡繞也國

管校十八

都之內作繞絡四方之渠以泄寫穢惡又因大川而注流之

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 丁云疑當作乃

以其天材地利之所生養其人以育六畜今本利字脫置在

下句下文云因天之固歸地之利

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 王氏引之云州者上亦當有

不滿二字下文里十為術術十為州故曰不滿州者謂之術

不滿術者謂之里尹注非

國也以奉天子 丁云也乃亾字誤不如霸國者 句國亾無以

奉天子 句

上相稽著者 尹注云稽鉤也謂荊棘刺條相鉤連也張云稽

無鉤義疑當作稽稽義為留止急就篇沾酒醪稽極程稽

極即稽極極固譌字稽與稽疑古通說文稽極而止也賈侍

中說稽稽稽三字皆木名疑稽極或作稽稽總之皆從禾起  
義稽極樹枝句曲荊棘之刺亦似之故云相稽著尹訓為鉤

蓋所見本猶作稽今則正文與注皆誤矣

君體有之以臨天下 丁云有字當在臨字下法法篇資有天

下制枉一人

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 聖案害字涉上文五害而衍

又有遠近 御覽地部三十二引近作邇

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 水經河水注別作引言引他

水入於大水及海今本作別非

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 王云出於他

水本作出於地下文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正對此出地

而流者言之今作出於他水者地他字相似又涉上文別於

管校十八

他水而誤水經河水注引此正作出於地

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 王云往當為

注字之誤也 隸書往字或作 注之與扼之意正相反據尹注

云謂因地之勢疏引以溉灌則當作注明矣

故高其上領領之尺有十分之三三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

迂其道而遠之 宋云案上領領字誤校者改為領字而兩

存其讀言使下向高而以領引水則滿四十九里而水仍

走下矣言其力之不能達也故必迂其道以遠之禹醜二渠

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即迂其道以遠之也自此以下八十

餘言皆明道水向高之法注說全非

杜曲則擣毀杜曲激則躍 丁云當作地曲則擣激激則躍地

曲對地下地高言之杜與地毀與激形近而譌又衍杜曲二



字否則激字無來文矣

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 陳先生云二孝字皆當為孝讀如效

人君天地矣 安井衡云古本矣作也

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 俞云財足猶言纔足也蓋不限以人數使其纔足以任事而已下文給卒財足亦言給之以卒使

纔足任事不限人數也尹注皆非史記孝文紀見馬遷財足纔同漢書以財為纔不可枚舉

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 丁云疾乃癡字誤癡之與免之同義即周官鄉師所謂疾者皆舍也

可省作者半事之 俞云省少也省與少一聲之轉故義得相通

通衣服小記多陳之而省納之荀子仲尼篇省求多功竝以

管校十八

七

省與多對文此言雖有疾病不能多作猶可少作故半事之也尹注謂可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未得其義

閱具備水之器 元刻具作其是也尹注亦是其字

籠函版築各什六 函函字之譌宋本正作函

雨葦什二 尹注云車葦所以禦雨故曰雨葦王云案說文葦

大車駕馬也葦非所以禦雨葦當為葦扶遠步本二反字之誤也葦

調車蓋弓也方言車枸雙隴西謂之搗郭注曰即車弓也搗

與葦同釋名曰葦藩也藩蔽雨水也故注云車葦所以禦雨

故曰雨葦

會器兩具 安井衡云兩具當為雨具雨具養笠之屬

補弊久去苦惡 陳先生云久讀為舊弊舊弊壞古舊也苦讀

為鹽鴉羽傳曰鹽不攻致也又四杜傳曰鹽不堅固也弊久

苦惡皆謂不完堅者也完堅者取之不完堅者補之去之此以三字為句尹注補弊為句久去苦惡為句失其句讀

春三月 丁云春上脫當字下文夏秋冬皆有禁藏篇云當春

三月是其證

水糾列之時也 安井衡云列與製同

地有不生草者必為之壘 張云壘壤字之誤

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勇 俞云放讀為妨月令曰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即其義吳說同

一日把百日舖 丁云舖與補同廣雅補積也又云積也聘禮

記注云筥積名也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筥者疏云

筥積一也即今人謂之一鋪兩鋪也鋪亦與補同

暑雨止 中立本作暑氣止

管校十八

八

實層倉 安井衡云古本層作廩

真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 聖藥服乃備之聲誤俞說同

春不收枯骨朽存 洪云周官蜡氏掌除骹注故書骹作存鄭

司農云存讀為殯謂外骨也月令曰掩骼埋胔藝文類聚百

御覽二十二又三十八引俱作朽齒古字通用

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 陳先生云噎當是

噎之譌字釋名噎翳也小爾雅噎冥也豬飼彥博云露乃霧

字誤原乃厚字誤

故不八九外也 宋本中立本八作入

以冬賞罰 陳先生云冬讀為終古以冬為終謂終之以賞罰

也

故民不比也 丁云比疑北字誤北古背字



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 惠云章古埠字丁云案章

訓條訓衰訓程謂奏上事也

衝水可据者据之 中立本衝誤衛

終歲以母敗為固 宋本固作故元本作效

獨水蒙壤 王云獨水當為濁水見下文

亟為寡人敦側臣 陳先生云臣下當有闕文

管子校正卷十八

管校十八

九

管子校正卷十九

戴望

地員第五十八 稊篇九 宋云說文員物數也此篇皆言地

生物之數故以地員名篇

濱田悉徒 吳云悉盡也徒當為壤字之誤下文白徒同

其立后而手實 陳先生云立猶樹也后與厚同小雅傳曰手

取也言五種之穀其樹厚而取實也尹注失之

其木宜旣菴與杜松 劉云旣當作杭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

不壤菴當作榆杜木名

黃唐無互也 御覽百穀部三引唐作墳元本作堂俞氏正焚

云唐與廣音義相近莊子田子方篇求馬唐肆釋文引司馬

彪本作廣肆此言黃唐亦言黃壤之廣闕者尹注以唐為虛

管校十九

脆於義不合輕重甲篇言唐園呂覽尊師篇言唐圃亦謂廣  
大園圃也

行腐落 丁云落落之倍字說文地落也廣雅落地也

其草宜黍稷與茅 丁云上文云黃唐無宜也唯宜黍稷也黍

稷列在五種中非草名此涉上文而誤衍但與茅二字亦有

誤俞云管子原文疑當作其草宜茅說文茅艸也可曰為

繩是茅與茅正同類也茅字壞作子校寫者因子字無義見

下文有其草魚腸與猶其草當與糞之文疑子與古人通用

遂改作與而本文又無他草不得言與乃據上文唯宜黍稷

矣加黍稷字耳

其木宜樛櫻桑 王氏引之云尹注以櫻桑為柔桑非也

篇求柔桑自謂求桑之釋者以櫻  
初生之體耳非謂柔桑為桑名也 樛櫻桑三者皆木名櫻



讀為唐風隔有柎之柎爾雅柎檣郭璞曰似棗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柎中車輞關西呼柎子一名土樞西山經曰英山其上多柎檣是也檣字古讀若狂故與柎通左傳公山不狂論語作弗擾是其證也

其泉黃而糗流徙 王云黃而糗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黃而有臭是也上文云其水白而甘下文云其水鹹又云其水黑而苦則此文當作其泉黃而有臭無取於糗也尹注非流徙上當有水字下文云斥埴其泉鹹水流徙是其證陳先生云有字衍黃而臭與下文白而甘黑而苦同糗乃臭水二字並寫致誤耳

其泉鹹 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其味鹹  
其草宜萃蒨 中立本草誤蒨

管校十九

先主一而三之 王氏引之云主當為立字之誤也史記律書云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置一即立一

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 丁云不無二字衍有同又下文又三分其句例

墳延者六施 張云墳延即大司徒之墳衍鄭注水厓曰墳下平曰衍下文亦云枉隕枉衍

陝之芳 俞云芳當為芴字之誤與下文言山之上山之側義同望謂管子古本當是方字方通作芴虞書方鳩偃功說文引作芴迷虜功其證也

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 宋本作八七五十六尺與上文六七四十二尺七七四十九尺一律下文七九六十三尺亦當作九七

付山白徒 丁云徒當為壞下文勢山赤壤陸山白壤又乘馬篇有蔓山汎山蔓山即上文云蔓山十二施也汎山即付山疑付乃汎字誤尹注謂皆地名非矣

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 丁云青龍五字屬上句以上文言青龍是因青龍得名也庚泥上脫其下二字下文云其下清商不可得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其下灰壤不可得泉皆有其下二字

其下清商不可得泉 宋本朱本清作青  
徒山 宋本作徒山元本作陸

其草如茅與走 俞云如茅疑即爾雅釋草所謂茹慮茅菟非必二草也丁云走非草名疑菟字誤

山之材 陳先生云山之材當為山之側與下文山之側同此  
管校十九

兩言山之側猶上文兩言山之上也俞云材字無義疑手字之誤手者坐之古文見說文我部說文又曰坐遠邊也是坐有邊側之義尹注訓材為芴正得其解脣未得其字耳

其草競與蓄其木乃格 丁云競疑菴字誤格木未聞或柘字誤俞云格榘之段字爾雅釋木榘榘郭注曰柘屬說文曰榘木可作牀几徐鍇以為梓屬

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 又鑿之三七十二一尺而至於泉 丁云此兩句與上文鑿之二尺鑿之三其數懸絕二七三七以施計而不言二施三施與上文墳延以下之例又不必有脫文無從是正

其木乃品榆 王氏引之云品榆當為區榆區與榆同類故並言之字本作區或作樞又作樞並讀如謳歌之謳爾雅釋木



樞莖郭注曰今之刺榆唐風山有樞傳曰樞莖也釋文竝身  
侯反云本或作蘆爾雅疏引陸機詩疏曰其針刺如柘其葉  
如榆滿為茹美滑於白榆是也區字本有謳音故蘆通作區  
今則脫其口胡禮字而為品矣

各有草土 元本土作木

肇下於萇萇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菴 王云萇當為莞爾  
雅釋草莞苻離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蒲  
小雅斯干篇下莞上簟鄭箋曰莞小蒲之席也釋文曰莞草  
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莞似蒲而  
小故曰莞下於蒲若萇則非其類矣逸周書文傳篇曰潤溼  
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穆天子傳曰爰有葦葦莞蒲此文云萇  
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菴則萇字明是莞字之譌隸書完

管校十九

四

字或作宛形與見相似故諸書中莞字多譌為萇夫九五萇  
注曰萇讀夫子萇爾而夫之萇萇即莞字之譌故釋文云萇  
一本作莞論語陽貨篇夫子莞爾而笑釋文莞作萇楚辭  
父蕪父莞爾而笑莞一作萇列子天瑞篇老非為莞釋  
文莞一作萇文選弄心論莞然坐乘其散李善本作萇  
薛下於菴菴下於茅 宋本注菴音追莞蔚也一作菴中立本  
同趙本張云莞當作菴釋艸菴菴郭注今莞蔚也釋文菴音  
追菴他回反王風中谷有菴毛傳菴離也釋文菴他雷反引  
韓詩云莞蔚也竝與尹注合莞菴形近而譌  
每州有常而物有次 王云每州有常困學紀聞周禮類引作  
每土有常是也下文上土中土下土各有三十物故曰每土  
有常而物有次不當言每州也此涉上文九州而誤  
其種大重細重 陳先生云重古種字毛詩七月傳曰後孰曰  
重周禮內宰種稷之種釋文種本作重鄭司農曰先種後孰

謂之重皆古文以種為重之證

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檜檀 陳先生云俱宜竹箭藻龜檜  
檀以四字為句下文云皆宜竹箭求龜檜檀句正相同藻龜  
求龜皆誤字也上一字皆柔字之誤藻柔形相近求柔聲相  
近因而誤作藻又作求下一字乃龜字之誤龜字減去上半  
之敝遂誤作龜龜隸變作龜龜隸變作龜故又誤作龜耳爾  
雅毛傳皆曰蕪蕪也蕪與龜一聲之轉詩疏引舍人曰蕪一  
名龜齊民要術引陸機疏曰蕪山菜也又曰周秦曰蕪齊魯  
曰龜蓋龜蕪同物管子齊人故呼蕪為龜也檜與柔文相對  
山海經郭璞注曰檜剛木中車材詩鄭風傳曰檜彊刃古忍  
之木彊忍之木即剛木也柔龜檜檀龜可食故曰柔龜檀中  
材故曰檜檀一為艸一為木也尹注不能釐正遂解下文之

管校十九

五

求龜謂亦竹類連上竹箭為句其誤特甚張云此文藻字疑  
掠字之誤說見後  
五粟之土乾而不柝 陳先生云柝讀為柝禮記學記篇發然  
後禁則柝柝而不勝注柝讀如凍柝之柝柝柝堅不可入之  
兒此柝柝通假之證說文曰柝水乾也一曰堅也玉篇廣韻  
皆曰柝土乾也此不柝與不澤對下文曰五沃之土乾而  
不斥湛而不澤斥與并同不斥猶不柝也又下文曰五冕之  
狀堅而不櫛櫛亦柝也  
蟲易全處 王氏引之云蟲易全處殊為不詞易當為牙牙與  
易篆文相似故牙譌作易爾雅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牙  
漢書五行志曰蟲牙之類謂之孽  
赫莖黑秀箭長 張云尹注赫音形形乃形字之誤鉉本說文



其秀生莖起 丁云其字疑涉上下文而行

其陰則生之植藥其陽則安樹之五麻 聖案下則字衍安即

則也不當有則字說見幼官篇

其細者如蕈如蒸欲有與各 宋本朱本各皆作名聖案各名

疑皆分字之誤謂細麻之中若蕈若蒸欲有人與之分別也

丁說同

大者不類小者則治 劉云類當作類疵節也言大麻疏美無

疵節小麻條理易治也注非王云類類古字通昭十六年左

十八年忿類無期服本作類老

寡有疥騷 丁云疥騷即疥癩也古字段用

終無痼醒 中立本醒誤醒

管校十九

無高下祿澤以處 張云上下當脫無字上文云若高若下不

操疇所此云無高無下祿澤以處句法正同

五位之狀不塌不灰青恣以落及 王氏引之云落與灰為均

及字衍下文云五隱之狀黑土黑落青忱以肥芬然若灰

亦以落灰為均聖案塌字字書無見未知何義

其種大葦無細葦 安井衡云上云三十種十二物若無細葦

種只有十一無字當衍

皆立竹箭求暹檣檀 張云求疑來字之誤爾雅釋木椽即來

郭注中車輞則亦堅木與檣檀類玉篇椽椽也集韻椽木名

通作來

有龍與斤 俞云尹注曰龍斤並古草名此古字殊為無義案

爾雅釋草紅龍古疑此文龍下當脫古字注文蓋作龍古斤

竝草名而傳誤也丁云斤斤字之誤斤斤省龍與斤一水菜

一水艸 條長數大 爾雅翼引大作丈

種木胥容 丁云種種字之誤胥容即檣榕之省檣榕凡三

種木

榆桃桺棟 朱本棟作棟

其山之臬 陳先生云臬當為臬字之誤說文曰臬到首也賈

侍中說此斷首到臬字段注曰廣韻引漢書臬首植其骨今

刑法志作臬此臬作臬其誤正同到首謂之臬故山頭亦謂

之臬後人少見臬多見臬遂改臬為臬矣

其山之末有箭與苑 王云箭當為箭爾雅釋草曰箭王簪郭

注王帶也似黎其樹可以為掃簪江東呼之曰落帶說文作

管校十九

蒲義同爾雅又曰箭山葍郭注今之木葍也實似蔗葍而大

亦可食說文作莠義同草之名前者有二則未知此所謂前

者為王簪與為山葍與唯與苑並言之則亦是草名而非竹

箭之箭故知箭為前之譌也苑與苑通急就篇曰牡蒙甘草

苑藜蘆顏師古注苑謂紫苑女苑之屬

其林其漉 張云漉漉之段字鄭注堯典曰麓山足也

鳥獸安施 聖案施當為族字之誤說見幼官篇

其葉若苑 王云苑即上文有箭與苑之苑尹注非

以蓄殖果木 丁云以字衍下文言蓄殖果木凡十三句皆無

以字

菑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空也 丁云菑莖黃秀以慈慈讀

為滋訓多下文五慈菑莖黃秀以慈脫以字忍水旱對下五



塌五穀不忍水旱也下文五沙白莖青秀以莖正與此句例  
相同又證以上文菑莖黑秀箭長菑莖黃秀志目句例亦同  
五浮之狀捍然如米以秣澤不離不圻 丁云秣字衍澤讀潤  
澤之澤言如米之中堅而外潤是以不離不圻也下文芬芻  
若穰以脆華然如芬以脹是其句例

其種忍隱忍葉如菴葉以長狐甘黃莖黑莖黑秀 張云忍隱  
爾雅作隱忍齊民要術同丁云案上下文言其種某某皆先  
言種下言莖秀之色然後釋物種之形狀此亦當先言黃莖  
黑秀下乃接忍葉以下九字又案此忍隱與下文菴葛皆不  
言大小恐有闕文如忍隱菴葛各分大小正合上土十二種  
之數下土十二種一大華二細華三青梨四雁膳五朱附六  
大菴七細菴八陵稻九黑鴉十馬夫十一白稻尚缺其一或

管校十九

青梁亦富有大小故耶聖謂上下文皆言其葉若某此忍葉  
當為其葉之誤

莖葉如扶櫛 宋本扶作扶丁云扶櫛木名可如其葉不可如  
其莖當作某莖某秀其葉如扶櫛云云今本莖上脫一字莖  
下脫二字葉上又脫其字知者以上文言物種莖秀色七下  
文言莖秀色六而此大小即耶列在中閉不應不舉莖秀之  
色其為脫文無疑雖下文五埴五穀五莖五葉之種皆不言  
莖秀之色然不可以彼例此彼或下土之次之種故略而不  
言或本有脫亦未可知也

芬芻若穰以肥 丁云肥必是肥字之誤 坤人注經 尹注云謂  
其地色黃而虛虛字正釋肥字上文五蔭青忱以肥亦當是  
肥字

菴然如芬以脹 聖案脹疑振字誤

其種大黃細黃 王氏引之云尹說黃為草名非也此篇凡言  
其種某某者皆指五穀而言若草木則於五穀之外別言之  
不得稱種也黃讀為大雅維秬維秠之秬爾雅曰秬黑黍秠  
一稔二米郭注曰秬亦黑黍但中米異目上文云其種大秬  
小秬此云其種大黃小黃是黃即秬也黃字从艸負聲負古  
讀若倍說見唐 聲與秬相近秬之通作黃猶丕之通作負也  
金勝是有丕子之責于 月令王瓜生鄭注曰今月令云王黃  
天史記魯世家不作負 生呂氏春秋孟夏篇作王黃生穆天子傳爰有菴葦莞蒲茅  
黃郭注曰黃今善字音倍中山經黃山郭注曰黃音倍漢書  
宣帝紀行幸黃陽宮李斐曰黃音倍東方朔傳黃陽作倍陽  
是黃字古讀若倍聲與秬相近故字亦相通也

管校十九

五塌之狀累然如僕累 洪云山海經中山經墾渚多僕累郭  
璞注云僕累蝸牛也此上下文若穰以肥如扇塵厲如糞如  
鼠肝皆舉物以喻其土尹注非王云洪說是也僕累即爾雅  
之蚶蜃聲相近

其種大穆紀細穆紀黑莖黑秀 王云穆當為穆紀當為紀穆  
即黍稷重穆之穆紀即維靡維芑之芑上文云大重細重大  
維秬維秠之秬即重穆之重黃即 大荒南經維宜芑芑穆楊是倉郭注曰管  
子說地所宜云其種穆紀黑秀皆禾類也是其證尹注木名  
亦禾名之譌集韻紀禾名引管子其種穆紀義本尹注也  
猶土之次曰五壯 宋本作五弘元本作壯宋云案淮南地形  
訓云壯土之氣御于赤天許君注壯土南方之土也彼言壯  
土與此言壯土是一事壯壯並弦字之譌弦讀為墳古音同



部相段倍也廣韻二十文蕢古文作蕢從弓从邑無義蓋  
蕢之古文當作茲故廣雅釋器云蕢弦也古讀弦如墳則弦  
墳實可通用禹貢沈青徐之土竝言墳以地卑故弦土為下  
上之次豫州言厥土惟壤下土墳墟蓋北近維冀則厥土惟  
壤故地員壤土為上土也南近楊荆則下土墳墟故地員繼  
土為中土弦土為下土也淮南以南方為弦土即禹貢豫州  
下土墳墟之義

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臞瘠 丁云甚即上文湛而不澤  
之湛謂土溼解散又極靡疏也疏與臞字為均瘠字衍此或  
注文訓臞為瘠文有脫落因而致誤

五殖之次曰五穀 王云五殖當為殖土例見上下文  
穀土之次曰五臞 丁云臞當為臞字之誤臞澆之段字說文

管校十九

曰澆薄也

弟子職第五十九 禮篇十

弟子是則 風俗通義引是則作則之

毋驕恃力 中立本特誤持

志母虛邪 周官攷工記韞人注引虛作空

衣帶必飾 宋本飾作飭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 莊氏述祖云

凡言與行以下十八字當在師出皆起之下今本誤

所求雖不枉 朱本枉作得

置醬錯會 朱本錯作醋惠氏士奇校改為醢醬云醬之多汁

者也張云錯猶置也即下云凡置彼會是也朱本誤為醋惠

氏因改為醢醬非矣篇末錯總之法錯字亦同此訓

左酒右醬 洪云醬當為漿曲禮酒漿處右注曰兩有之則左  
酒右醬義本此北堂書鈔百四十四御覽八百六十一引醬  
作漿書鈔引注云漿右當漱也不知何人所撰

三飯二斗 莊云二當為貳斗當為豆周禮酒正大祭三貳注  
鄭司農云三貳三貳副之也曲禮雖貳不辭注貳謂重設膳  
也貳豆謂盂所設之設膳也

右執挾匕 安井衡云古本挾作挾

周還而貳唯嘽之視 聖案周官酒正司農注賈公彥疏皆引  
此二句還作旋賈疏云周旋而貳者欲副盂酒尊之時嘽謂  
不滿唯酒尊不滿者視之更盂

柄尺不跪 禮記少儀正義引此文柄上有進字聖案尹注云  
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則尹本有進字今脫去耳

管校十九

拚前斂祭 宋本斂作板板為扱字之誤說見下

飯必捧擊 陳先生云擊者擊之誤字說文楊雄曰擊握也捧

擊捧握也握持也

既徹并器乃還而立 安井衡云古本無此二句

攘臂袂及肘 中立本袂誤袂

執箕膺揲 洪云揲當依下文作葉曲禮注引作搗儀禮士冠

禮注古文葉為搗毛詩小戎正義引作執箕膺搗傳寫之誤

其儀不忒 宋本忒作貸

坐板排之 尹注云板穢時以手排之也張云說文板判也判

穢無義板蓋扱字之譌曲禮以箕自向而扱之鄭注扱讀為

扱謂收糞時也扱與板形正相近因悟上文拚前斂祭宋本

斂作板板亦扱之譌故注云既會畢掃席前并搜斂所祭也



傳寫誤扱爲板校者見板字不可通因取注中斂字易之不知仍板字之舊尙可使讀者尋繹爲扱字之譌改爲斂字則從此失真矣又疑彼注搜字亦扱之誤日本猪飼氏說同

錯總之法 丁云總總之段字說文燧然麻烝也燧者總也說文總絜束也廣雅燧炬也

居句如矩 丁云居句讀爲攷工記之倨句謂身侈之度也如矩謂一執新燭一執將盡之燭相交正方如矩也攷工記于

磬氏曰倨句一矩有半于鞞人曰倨句磬折此卽一矩有半也于冶氏曰倨句外博此侈于矩而不及一矩有半也于匠

人曰句於矩此斂於矩而不及一矩也此云倨句如矩則正方也凡倨句連文猶云大小析言之則如鈎爪倨身是也

右手執燭左手正櫛 孫云禮記檀弓注引作右手折聖正義

引作左手秉燭右手正聖釋文同聖燭頭燼也此左右誤乙

又作櫛字誤丁云廣雅燭燧也說文燧燧也尹注櫛謂燭盡盡與燧通說文燧火餘木也聖爲燧借字作櫛者誤上文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同

有墮代燭 宋本墮作隨古字段借

問所何趾 洪云案說文引作問疋何止古文亦以爲疋字或曰胥字此作所字與胥音相近

言昭第六十 儀篇十一

脩身第六十一 儀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 儀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管子解一

管子校正卷十九

管校十九



管子校正卷二十

戴望纂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 陳先生云案下文四言高行則高者當是

高行之誤

忠者臣之高行也 王云臣之高行當依朱本作臣下之高行

下文臣下字凡七見初學記人部上御覽人事部五十九竝

引作臣下之高行

臣下隨而不忠 洪云隨讀為怠惰之情下文云解惰怠慢以

之事主則不忠宋本隨作墮古字多通用

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 丁云天下當作羣臣下文云主不

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

管校二十

治安百姓主之則也 聖案治安百姓上當有主字此與上生

養萬物地之則也對文

故家事辨勇 宋本辨作辨

則人得之而易其威 陳先生云易讀為傷說文曰傷輕也

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 張云門疑闕字壞文謂宮闕也說文

作舊宮中道從口象宮垣愈云門疑明字之誤鄭注禮運記

曰明猶尊也去其明即去其尊上云虎豹去其幽此云人主

去其明兩文正相對

則民循正 元本循作脩

所謂抱蜀者祠器也 宋云徐侍郎頌曰祠即治字公羊春秋

莊八年甲午祠兵穀梁及左氏竝作治兵公羊雖以治為祠

然傳及注但言習戰義仍同治惟陸氏晉義云祠祭也是望

文附會案徐說極是公羊作祠是齊人語解管子者亦齊人

故云祠器說文辭訟也从爾爾猶理辜也爾理也重文爾猶

文辭从司案此知治與爾義相近治可通作爾公羊春秋及

管子祠字當為爾形聲相近誤為祠故鄭駁異義亦謂公羊

祠兵為誤字也周官大祝一曰祠鄭司農云祠當為辭知祠

亦通辭廣雅蜀弋也方言蜀一也南楚謂之獨管子之抱蜀

即老子之抱一以為天下式亦器義尹注本篇翼形勢解

之文而刪抱字但云蜀者祠器也後人遂莫得其解近見影

宋本管子第一卷後載音釋蜀音猶猶字顯係獨字之誤知

音釋出尹注前矣聖案此文當據尹注形勢篇作所謂蜀者

祠器也行抱字蓋尹所見本無抱字也宋謂尹所刪削似非

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 王云美行當

管校二十

為美貌美貌謂鴻鵠德義謂明主竝見上文今作美行者涉

上文行之美者而誤

天下叛之 宋本叛作畔

蜚蓬之問 孫云蜚古飛字後漢書明帝紀注引作飛字下俱

同形勢篇是飛字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 丁云動靜當依下文作動作

舉事而有禍 元本無而字

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聖案鬼下脫神字元本有

射者弓弦發矢也 王氏引之云弓當為引此涉上文兩弓字

而誤

造父善馭馬者也 御覽工藝部三引作善御者也

度量馬力 御覽引作量其馬力愈云當作度量其力承上文



善視其馬而言不必言馬也下文說明主善治其民亦云度量其力不言民力

奚仲之為車器也 藝文類聚舟車部御覽車部二引此皆無器字今本涉下文兩器字而衍

故眾理相當 宋本作眾極

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藝文類聚引作非斤力也

於四方無擇也 治要引方作旁

道之純厚 治要作導民

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元本乎作也與本篇合

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聖案平原之隰當作平隰之封說

詳本篇

為天下計者為之謙臣 聖案臣巨字之誤下同說詳本篇

管子校二十

備利而偷得 王云備當為循隸書循字作循備字作備二形

相似而誤荀子勸學篇聖心備勇備誤作循

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元本見下有者字

不論其理義 中立本理誤禮

聖人之諾已也 丁云已乃言字誤下文云必諾之言故云諾

言猶上文必得之事故云求事也此涉下不義則已而誤

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 元本無石字丁云山不辭土與海

不辭水對文文選三引亦皆無石字意林同

嘗者多所惡也 陳先生云此與下三嘗字皆當作嘗涉下食

字而誤從食耳形勢篇正作嘗

而蝶蟻飲房 安井衡云古本作蟻蝶案本篇作猿猴

亂主自智也 聖案也字衍

以尺寸量長短則得 宋本作短長

則臣不知於為臣之理 元本無於字

故曰父不父子不子 元本子上有則字今本脫

上有禁 丁云上有禁亦當作主有禁與主有令對文主民二

字正釋上下也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 王云事其主上脫民

字當依羣書治要補下文云則民不為用正與此文相對

主視民如土 治要主上有人字

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 元本無作非

則民離叛而不聽從 宋本叛作畔

故曰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元

本舍作釋安井衡云經言作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

管子校二十

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此脫首尾各一句而釋

之下衍也字藏之下衍而字又解莫知其釋之為淫泆無道

之事謬甚

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 丁云橋當為橋廣雅橋取也

方言橋搆選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取物之上謂之橋搆

郭注此妙擇積聚者也說文同淮南要略篇覽取橋搆高注

橋取也斬高者隨山刊木也橋下者從下取之也俞云斬讀

為鑿說文曰鑿小鑿也橋者喬之段字詩山有橋松釋文引

王肅云橋高也斬高橋下竝以治河言斬高謂鑿龍門也橋

下即太史公所謂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者也

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 元本起作趣王云形勢篇作

萬事之生也異起而同歸是也生任趣起皆字形相近而誤



不以其理動者下民 宋本無動者二字御覽刑法部十五引

同此本衍

而身外國凶 治要而身外上有然字當據補

桀紂天之所違也 宋本違作圍下同

雖大必削 元本作雖成必敗

與人交 宋本交作佼

後必相咄 宋本咄作吐意林同

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 聖案不信二字句絕屬上告

之以君臣之義三句為義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 中立本聖作眾

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 元本無起字此誤衍

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眾人之智 宋本宋本皆作聖人治要

管校二十

同王云當作聖人此涉下文不任眾人之力而誤

則醜恥而人不信也 元本則下有身字

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 宋本立誤作也私作利

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 王氏引之云多當為朋字之誤也

古文多字作朋形與朋相似故立政九敗解曰人主聽羣徒朋誤為多說見秦策公仲侈下

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荀子臣道篇曰朋黨比周以環

主圖私為務韓子孤憤篇曰朋黨比周以弊主飾邪篇曰羣

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齊策曰夫從人朋黨比周莫

不以從為可皆其證也

使人有禮遇人有理 宋本作使人有禮遇人有禮治要同王

云使人有禮謂使之必以道也遇人有禮謂待之必以禮也

賈子曰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是也今本理禮二字互易則

非其指矣

管子校正卷二十

管校二十



戴聖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母聽寢兵 宋云母當作母讀若習貫之貫俗作下文

竝同有作無字勿字者母誤作母母又誤無勿也聖案母為

發聲語助之詞周秦諸子中不可枚舉說詳見王氏伯申經

傳釋詞母聽聽也宋說蓋誤

甲弊兵彫 中立本作甲兵弊彫與上文城郭毀壞對

蕪覆軍敗將之事 聖案下文兩言覆軍殺將則此敗字當為

殺之字誤

必不勝也 宋本作必不能勝也

人君唯無好全生 宋本無作母下皆同

管子校正二十一

反於禽獸 元本朱本反作及

然則賢者不為下 元本下作力

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 王云朋黨為多下朋多與

寡正相對多朋字形相似又涉上文朋黨而誤

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

矣 俞云此數語尚有關文當云夫多黨者處前寡黨者處

後則賢不肖不分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

之中矣今本脫二句則文義不備

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 丁云觀樂下當依上文補

玩好二字宮室臺池觀樂也珠玉聲樂玩好也

人君唯母聽請謁任譽 朱本譽作舉孫云立政篇本作舉任

法篇亦兩言請謁任舉當從朱本

羣臣務倭而求用 王云求用上當有不字明法篇曰以黨舉

官則民務倭而不求用解曰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

務多其倭而不為主用是其證

如是則謀臣外而諂臣尊矣 王云謀當為諫八觀篇云諫臣

外而諛臣尊是其證諫臣與諂臣正相對無取於謀臣也此

因字形相似而誤白虎通義引禮保傅曰大夫進諫今賈子

術篇耳能聽而執正保傅篇及漢書賈誼傳諫立作謀淮南主

故曰諂諛飾過之說勝 丁云上文作諂諛立政篇同疑諛字

誤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 王云版字涉上版法解而

衍法天地之位云云乃釋法字非釋版法二字諸解皆不釋

篇名故知版為衍文也鈔本北堂書鈔刑法部上陳再謀本

文類聚刑法部御覽刑法部四引此皆無版字

疎遠微賤者無所告謂則下饒 洪云饒當作撓屈也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 宋本自萬物下另行

往事畢登 王云宋本畢作必古字段借今本作畢者後人不

知古字而改之

欲眾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 王云從事之勝任

之字涉上句而衍從事勝任與親上鄉意對下文云如此

則眾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是其證

不親則不明 陳先生云此不親則不明五字疑衍下文但承

變與教順言可證也

不教順則不鄉意 俞云此下尚有關文據下文當補云不利



則不勝任

成事以質 中立本質作質誤

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 丁云財下脫力字慎施報指用力言察稱量指用財言下文用財用力對舉此不當專言用財

則必有崩地培壤之心 中立本地作地壞誤

燕度則事無機 藝文類聚五十四御覽刑法部四引機俱作儀洪云任法篇云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又云置儀設法

以度量斷者上主也禁藏篇云法者天下之儀也形勢解云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此作機字誤

罪殺不赦 北堂書鈔刑法部上引赦作疑

故曰頓卒息倦以辱之 宋本息作台古字也

管校二十一

則國治 王云當依治要作故國治與下故國不治對文

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 王云何也

下脫曰字當依治要補上下文何也下皆有曰字

愛施俱行 丁云愛施當作愛利下文同

愛施所設 元本作愛施所施設

故曰說在愛施 宋本作四說在愛施

使君德臣忠 丁云德乃惠字誤形勢解惠忠愛孝四字兩見

閉禍在除怨 陳先生云此數語連下節讀宋本合於上節誤

怨咎所生 藝文類聚三十八引咎下有之字

故曰備長存乎任賢 元本存作在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 丁云此節及下節忽入

問對語與此篇文不類疑此篇中之錯簡也

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 俞云撫當作撫撫即模字說文

曰模法也所以自撫言以學自為模範

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 安井衡云古本妬作怒

當作常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 聖案有乃明字誤明下又脫於

字下文審於法禁察於分職是其句例俞說同

責臣不得蔽賤 中立本蔽下有其字聖案據文義當有其字

與上文行其私句例相同下文近者不得塞遠塞下亦當補

其字

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 王云治要無所字是也不失其職者

爾雅曰職常也言孤寡老弱皆有所養而不失其常也漢書

管校二十一

武帝紀賜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

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師古曰職常也失職者

失其常業及常理也宣帝紀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毋令

失職竝與此失職同義加一所字則義不可通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 王云明主當為明法明法與

私術相對成文下文法廢而私行即承此法字而言今本涉

上下文明主而誤

私術者 元本作利術

非愛主也 丁云當作非以愛主也下文此句凡三見

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 王云愛字當依宋本作受二字形相

似又涉上愛主而誤罰上當據上下文補刑字

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丁云案上文言亂凶主則此失字乃



凶字之譌凶對亂言今明法篇亦誤

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元本朱本無本字是

百官條通 洪云條讀曰倚漢書周勃傳乃封為條侯地理志

條作倚任法篇羣臣倚通輻輳以事其主即其證

如此者壅遏之道也 丁云壅遏當為壅主下文言壅主之道

侵主之道是其句例

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 丁云謀字即諫字之誤而衍者立

政九敗解諫臣外而諂臣尊今本諫亦諂諫

莫不有法令賞罰具 聖案具上當脫之字

案其當宜行其正理 王云當從治要作案賞罰行其正理下

文當賞當罰即承此句而言今本涉下文其當賞者而誤又

脫一罰字衍一立字

管校二十一

夫舍公法行私意 朱本私意作私惠治要同王云私惠義見

上下文意字誤

畏法誅也 丁云法誅疑當作刑誅上下文皆刑法對文畏刑

誅與法不使亦對文

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 王云服德當依朱本作服聽字

之誤也服聽猶言服從燕策及史記淮陰侯傳並云天下服

聽是也下文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正與此文相反且聽與

敬為均

以法量功 元本作以法賞功與以法誅罪對文

此以法舉錯之功也 聖案功乃方字誤

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 丁云賊字衍任法篇曰人用其心

以幸於上又曰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

故財貨不行於吏 治要財貨作貨財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 朱本長短作短長御覽資

產部十引亦作短長

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 丁云誤試字之譌

如此者 丁云者字衍如此二字連下讀例見上下文

忠正無罪而有罰 丁云正當為臣涉下行正而譌忠臣與邪

臣對文

如此則慙慙之人失其職 宋本愿作原

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 俞云此姦臣當作人臣蓋人主以無

實之言誅人則人臣皆事貴重以求免非必姦臣也涉上文

兩云姦臣而誤

是故忘主外佞以進其譽 宋本外作私

管校二十一

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 聖案義俄之借字說詳王氏尚書述

間

是故邪之所務事者 王云朱本及治要邪上皆有姦字當據

補上下文皆言姦邪

主無悟 治要引悟作寤

姦邪在之側者不能勿惡也 王云惡也當依治要作惡之

下文曰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三之字文義相承

故臣有所欲賞 丁云當作臣欲有所賞與臣欲有所罰對文

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 王云上其字涉下其字而

衍務黨重臣四字連文

牧漁其民以富其家 聖案牧收字之誤說見侈靡篇

家與家務相益 丁云元本無與家二字依文義似行家務相



益與大臣務相貴對文

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 治要引功作攻

任人而不官故不尙者不困 王云不官當依治要作不課聖

宋本作言蓋脫任人而不課其功則賢否無由而見故不尙

者不困也下文曰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是其證上文曰聽

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試亦課也今本涉上下文諸官字

而誤

專任法不自舉焉 中立本法下有而字

明理義以道其主無邪僻之行 元本理作禮僻作碎

亂治者誅 丁云治疑法字誤

其分畫之不同也 丁云分當作介說文介畫也

身無煩勞而分職 丁云分職下有脫文

管校二十一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宋本臣作巨元本朱本作

匡丁云疑當作國俗書作國形近而譌

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

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 俞云案七十

日陰凍釋而秋稷至百日而止則尙有三十日乃云春事二

十五日之內義不可通疑管子原文本作七十五日而陰凍

釋後人但取六十日七十日兩文相對而不顧其數之不合

遂妄刪五字耳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故五日成

一候十五日成一氣然則日至六十日得三微一著者二七

十五日又得三微一著者一以周書時訓篇言之日至六十

日而陽凍釋是為驚蟄七十五日而陰凍釋是為雨水若作

七十日則不相當矣故知其誤也

陰凍釋而秋稷 集韻秋古斂字宋本秋作机

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 丁云耳乃畢字誤

君過春而不止 安井衡云古本君作若

穀失於時君之衡籍而無止 元本於作其丁云衡讀為橫下

同

桓公曰善哉策乘馬之數求盡也 望案善哉下當有脫文策

乘馬之數云云是管子語安井衡云求當為未字之誤

故五穀興豐 望案興豐二字不詞興乃與字之誤與讀為舉

舉皆也後人不知與字之義妄改為興耳山權數篇萬物興

豐與此同誤

使農夫寒耕暑耘 藝文類聚歲時部下御覽時序部十九白

帖四引此暑竝作熱

管校二十一

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者 王云當依事語篇作女勤於緝

績微織功歸於府聖案元本績正作功說文曰緝績也績緝也連言之

則曰緝績陳風東門之池箋曰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

服是也微織即微識微說文作微周官司常注曰微識旌旗

之細也識或作織小雅六月篇織文身章箋曰織微織是也

功歸於府與力歸於上對文今本脫緝績功三字微誤作微

又行織而二字織即織字之

百畝之夫子之策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 王氏引之云七

當為五上文曰一農之重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是

也古五字作又與七相似故五譌為七

春秋子穀大登 王云春秋當為泰秋此涉上文春事而誤泰

秋即秋也見山國軌山至數二篇其輕重乙輕重丁二篇竝



作大秋大與泰同

還穀而應穀 丁云當作還穀而應幣山國軌篇曰然後調立

環乘之幣又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筭以穀准幣即是

謂之應筭 又曰貨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

下幣為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是其

證還與環同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吾欲立筭乘馬 安并衡云古本立作主

上分下游於分之閒而用足 丁云當作上下游於分之閒而

用足分字涉上文而衍上下游於分之閒即上文所謂乘

馬之准與天下齊准也

王國守始 俞云下文國用一不足則加一二不足則加二云

管校二十一

云是乃無策之甚者何以謂之王國疑王國乃亾國之誤上

文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筭故開闢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

守分上下游於分之閒而用足夫無求於民者上也游於分

之閒而用足者次也然則此為最下矣王國之誤無疑

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 王氏引之云五當為三歲

藏十分之三至十年則餘三十分每十分而當一年故三十

分而為三年之餘也

民無糧賣子數矣 宋本矣作也俞云數也二字涉上文又失

諸夏秋之筭數也而行

田筭相圓 宋云圓當從宋本作員員數也謂以筭通田之數

今本誤

公曰賤筭乘馬之數奈何 王云賤字涉上文獨貴獨賤而行

下文云此之謂筭乘馬之數也無賤字

郡縣上與之壤守之若干閒壤守之若干 朱本與作腴陳先

生云與古腴字上腴之壤猶膏腴之地耳閒猶中也

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 王云下樂上上

亦當有而字

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眾 俞云眾疑虛字誤虛與滿相對

國蓄篇曰萬物之滿虛又曰守歲之滿虛並其證也隸書虛

字或作壹與眾相似了說同

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 丁云廢古通置公羊宣八年傳注

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

問乘馬第七十 管子輕重三

管校二十一

管子校正卷二十一







君吾子而每月自有六千萬錢上文曰一倍於一國三千萬之籍是有二國之籍也故曰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也尹不知九百萬也為人百萬也之謂又不知為錢三千萬乃百萬人一月之籍故其說皆不確俞云隸續載張休岷淡銘行几過茲人作几與九相似王氏訂九為人字之誤是也以正屬上句則似未得正人二字連文國蓄篇曰以正人籍謂之難情以正戶籍謂之養廩是正人正戶當時有此名目尹彼注云正數之人若丁壯也此正人之義亦當與彼同揆度篇曰萬乘之國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是萬乘之國正人止百萬而已故曰正人百萬也

今夫給之鹽筴 孫云今當作令王云案通典正作令又案下

文今鍼之重加一也今亦令之謂上文云令鹽之重并加分疆文義正與此同

則百倍歸於上 俞云百字衍文上文云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也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是國之常征止三十萬鹽策之利得六十萬適加一倍故曰倍歸於上若作百倍則太多矣蓋後人不察文義而妄加之行服連輶輦者 朱本輦作輦通典引此亦作輦望案尹注云大車駕馬則作輦字為是

三十鍼一人之籍 安井衡云古本籍下有也字 籍鐵之重加七三籍鐵一人之籍也 王氏引之云七當為十 上文曰月人三十錢之籍謂每一人月有三十錢之籍也今每一籍鐵籍之加十錢三籍鐵則三十錢而當每月一人之

籍矣故曰籍鐵之重加十三籍鐵一人之籍也上文令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皆以三十錢當一人之籍是其例也尹說非

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 丁云案當讀之字絕句名與命同說文名自命也七法篇名者所以命事也周語言以信名注名號令也有乃負字誤事語篇曰負海子七十里負海之國多鹽令之讎於吾國即所謂因人之山海假之也

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 王氏引之云十五當為五十釜五十者并加分也出之以百者并加一也上文曰鹽百井而釜令鹽之重并加分彊釜五十也并加一彊釜百也分者半也有海之國讎鹽於吾國每井加錢之半十井而加五錢百井而加五十錢故釜五十也吾國受而使鹽官出之則倍其

數而并加一錢十井而加十錢百井而加百錢故以百也若作釜十五則與出之以百多寡不相因矣尹注非

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 朱本皆上有是字與下文一例 故民無不累於上也 通典食貨十二引此累作繫又引尹注云倉者民之司命言人君唯能以倉制其事所以民無不繫於號令今本繫誤作累又全脫尹注

夫民者親信而外利 宋本夫作故親信作信親 民子則喜 通典十二引民上有夫字 故民愛可洽於上也 通典引愛作憂 租籍者所以彊求也 丁云租籍疑當為征籍輕重乙篇曰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正與征同正籍



即征籍租籍即租稅也今本作租籍者涉下文租稅而誤廢其所慮而請 丁云廢讀曰置置者不去也

不可為籠以守民 通典十二引無為籠二字民作人則臣不盡其忠 元本臣作民

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 丁云此當作故民利有百倍之失也上文曰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畜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

其本此言智者之多取利以致愚者之不償本故民利有百倍之失矣下文曰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是其證

今文利誤相又倒置有字下失又誤生遂不可讀矣 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 丁云矣字衍

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 王云人君當為今君此與上文君引鐵量用云云皆指桓公而言非泛言人君也今作人

管校二十二

五

君者涉上下文人君而誤尹注非通典會貨八所引亦誤輕

重甲篇正作今君鑄錢立幣 聖案輕重甲篇通施作通 移與與施古同聲通用

人有若干百十之數矣 王云若干二字涉上文人有若干步

畝之數而衍上文步畝之數無定故言若干此既云人有百

十之數 舊本十謂作千據輕 重甲篇及通典引改則不得更言若干矣通典所引

已誤輕重甲篇無若干二字

利有所并藏也 王云藏字涉上文穀有所藏而衍并與屏同

弟子職篇曰既徹并器輕重丁篇曰大夫多并其財 屏即藏 而不出史記吳王濞傳曰願并左右并皆與屏同

也上言穀有所藏此言利有所并互文耳漢書會貨志引此

正作利有所并也輕重甲篇曰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

所藏也又云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 鹽鐵論鑄幣篇 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 亦云交幣通施

量委民有飢者穀有所藏也則并下本無藏字明矣據尹注

云豪富并藏財貨則所見本已衍藏字通典引尹注并藏財貨則所見即是尹本而又於正文內刪去并字尤非

而自為鑄幣而無已 吳云自疑日字誤 歲適美則市糶無子 俞云方言子讎也此子字當訓讎讎即

售字說文新附售賣去手也詩抑篇箋云物善則其售賈貴釋文云售本作讎此言無子即無讎也猶詩言賈用不售矣

下文云穀賤則以幣子倉布帛賤則以幣子衣兩子字義與此同

則市糶釜十緡 安井衡云古本糶作糶 物適賤則半力而無子 俞云半力二字義不可通疑半分之

誤半分與下文什倍相對輕重乙篇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以五分與十倍相對義與此近子訓讎與上義同

管校二十二

六

而財之橫可得而平也 段云橫即梳字也古曠切

夏以奉芸 宋本芸作耘

鍾饗糧倉 宋本作種饗山國軌篇尹注引此文同

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 聖案何字即則字之誤而衍者

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 王云秩讀為迭迭更也穀貴則物

賤穀賤則物貴是穀與物更相勝也集韻迭秩竝徒給切聲

相同故字相通尹注非

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 豬飼彥博云徧讀為徧

中歲之穀糶石十錢 宋云案管子所言皆以錢幣御輕重之

法古者錢重故中歲之穀糶石十錢言有錢十可糶穀一石

輕重丁篇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又言齊西

之粟釜百泉 即錢則銀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銀二錢



也請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  
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案籍通籍倍也蓋齊  
西釜百泉以三十泉倍人而取其三斗則泉散下而可糶齊  
東釜十泉以三十泉倍人而取其三釜則粟收於上而糶平  
然後劑其多少則貴者可賤賤者可貴所謂輕重之權也注  
謂母后取其利千泉所說大謬漢書食貨志李悝亦言粟后  
三十錢時益用大泉而未鑄輕泉故貴重若此後秦鑄筭錢  
則米至石萬錢矣趙充國傳民守休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  
粟石百餘師古注謂其直錢之數言其貴充國傳又云金城  
湟中穀斛八錢此言其賤可知漢時穀直與春秋大略相等  
漢書成帝紀鴻嘉三年令吏民得買爵買級千錢 無過石百錢者也山至數篇言彼  
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

管校二十二

七

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亦謂穀后則十錢或二  
十錢也

收穡而戶籍也 丁云收疑畝字誤

彼人君守其本委謹 宋本守作收

謂之託倉之君 宋本託作記誤

夫國之君不相中 王云夫國當為大國此涉上夫字而誤大

國即千乘萬乘之國不相中不相得也 史記封禪書廉后與王不相中索隱引三

倉云中 得也

有功利不得鄉 宋云鄉當讀為響亦通享言有功利而已不

得享受其功利也

分壤而功列陳繫獲虜 望案功字絕句宋本繫作係

何以及此 丁云及乃反字誤古返字作反下文然後百乘可

及也亦當作反元本宋本正作反是其證  
千乘之國封 望案當作千乘之封國今本誤倒  
然後萬乘可資也 望案資乃澹之誤字說詳下山權數篇相  
困樸而奮條下

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通典食貨八引此平  
天下也下有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  
也十九字又引尹注云若五穀與萬物平則人無其利故設  
上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權制利門悉  
歸於上今本正文注文皆脫去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終歲績其功業若干 宋本無若干二字

終歲人已衣被之後 宋本已作若

管校二十二

八

十畝之壤 宋本畝作鼓

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 元本皆作者

民有過移長力 王云過當為通地數篇輕重甲篇作通移國  
蓄篇作通施施與移同

人眾田不度倉若干曰田若干餘倉若干 丁云曰田若干四

字疑涉上文而衍人眾田不度倉若干者倉不足於其人也

餘倉若干者田之有餘於其人倉也俞云不度倉當作不足

倉涉上文終歲度人倉若干而誤也下云終歲其倉不足於  
其人若干可證

田軌之有餘於其人倉者 丁云田疑曰字誤

山田閒田曰終歲其倉不足於其人若干 丁云山田上脫謂  
字下文謂高田之萌曰



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 元本失作決丁云當讀高田撫閒田句不被穀十倍句衍山字山田以君寄幣句撫抵也以高田抵閒田閒田之不被穀者相去十倍也山田不被穀更不止十倍故寄幣以振之下文云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是其證下文又云周壽陵而至少沙者中田也振之以幣是中田亦寄公幣上文云山田閒田曰終歲其會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以滿其准是其證失古佚字環穀而應筮國奉決穀反隹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 丁云筮字屬上讀即下文云環穀而應假幣也國奉決穀言國用發之以穀也上文云女貢織帛苟合於國奉者即國用也反還也還隹賦軌幣即所謂以穀隹幣也上文山田閒田置公幣

管校二十二

九

高田直幣而償穀坐長加十此又以穀隹幣國奉決穀以應幣故穀稟之重又加十也有與又同

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 元本修作循劉云一本作上且鄰循丁云修當為備游人游士也具游士出若干幣計直以假穀也

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 隆一本作除俞云隆當作降古字通用此言物重則出之及降般而後止廣雅釋詁曰降減也降與降同

為之有道子 王云子當依宋本作于聲之誤也于即乎字也 呂氏春秋審應篇魏昭王謂田訕曰然則先生聖于高注曰于乎也莊子人閒世篇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釋文曰乎崔本作于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鄙至此乎釋文曰乎本又作于

周穆王篇王乃歎曰於乎釋文乎作于 論語為政篇引書孝皇佩本及漢石經並同管子九守篇寂 是乎字古通作于也乎其無端也鬼谷子符言篇乎作于 通典倉貨十二徑改為乎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聖案中亦作乎 捍寵榮箕勝贏局棧 宋本寵作籠王云勝當為勝字之誤說

文勝囊也商子賞荆篇曰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得人一勝 今本亦勝 趙策曰贏勝負書擔橐秦策勝作勝義同 厨碎米也廣雅作榻棧棧字之誤棧乾飯也 此本對說聖案 宋本正作棧

引之曰捍蓋裡字之誤說文栢甬也或作裡方言曰甬東齊謂之裡周官鄉師注引司馬法曰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裡一

鈕孟子滕文公篇藁裡而掩之趙注曰藁裡龍甬之屬謂藁為龍屬裡為甬屬也故管子亦以裡龍並言之

夏十日不害芸事 宋本芸作耘

管校二十二

十

以幣貨金 元本貨作貨

據之以幣 丁云據乃振字誤上文云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是其證上文又云布黃金九千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布與振同義

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 丁云齊字衍滿衍是繇盛之義山至數篇云伏尸滿衍則滿衍二字連文

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隹牛馬歸於上 元本朱本下二家字皆作立貨丁云元本是也

為上粟二家立貨散其粟作一句讀三壤之家以穀隹幣歸之君君復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下文立貨戰於民戰馬已具亦同義也庚國蓄篇作廣庚償也

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 丁云廩字衍山林械器之高下在



上與國穀之朝夕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相對爲文械器資于山林故曰山林械器也義見下文

宮室械器 宋本作室宮械器

握以下者爲柴植 孫云植即槎之俗字

民衣倉而絲下安無怨咎 聖案安訓爲乃說見幼官篇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民之無檀賣子者 通典倉貨八引作民之無檀有賣子者聖

案今本涉下文而脫有字

故王者歲守十分之三二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

年與少半藏參之一 王氏引之云三年二字因下文而衍

當作歲守十分之三與少半言一歲之穀分爲十分守其三

分與一分之少半是所守者爲十分中三分之一也成歲者

管校二十二

順成之歲也藏十一年衍一字當作藏十年言順成之歲三

十一年而藏其十年與一年之少半是所藏者爲三十一年

中三分之一也故曰藏參之一張云此文三年二字當依王

說衍三十一一年當衍十一兩字下與少半三字當在藏三之

一下言少半者算術以十分之五爲中半十分之七爲太半

十分之三爲少半也令歲收十而三分之則每分得三又三

三不盡是爲十分之三與少半也成歲三年而藏十者歷三

年而所藏積九分又三箇三三三不盡爲九九九不盡以合

於九分而成十也一年藏參之一與少半即上文守十分之

三與少半覆舉之以明其不傷於民也曰歲曰年皆舉時而

言曰十分之三曰少半曰參之一皆舉分而言語自有倫不

得相混而稱藏十年與少半也乘馬數篇云人君之守歲藏

三分十年則必有三年之餘彼約舉整數要以十年此牽帶餘分以三年爲例辭有詳略意實相同

故天毀聖凶旱水洩 聖案聖下疑有脫文

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精納夜石之幣天下無有 丁云案納字

句說文精赤緇也輕重戊篇魯梁之民善爲緇此納字疑緇

字之誤 說文緇厚緇也急就篇注緇厚緇之下文管子曰兩

字之誤 滑澤者也重三斤五兩今謂之平軸

見疑此文均有脫誤張云納疑即精之異文說文茜茅蒐也

段氏以爲即蓍字又云精以茜染故謂之精則本一字

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也 王云泄者上亦當有見字見泄

見射皆承上文而言

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本也 王云亂之本也衍一之字

阨者所以益也 俞云益當作隘下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正

承桓公此語而言今本即涉下文益也二字而誤

閒田五石 王云閒田中田也乘馬數曰郡縣上與之壤守之

若干閒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是閒爲中也

庸田五石 王氏引之云庸字義不可通庸當爲庫字形相似

而誤庫田下田也

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 王氏引之云粟賈三十衍

三字粟賈一者令增其賈而爲十粟賈十者令增其賈而爲

百故百畝可以當千畝百乘之國可以當千乘千乘可以當

萬乘也

故地無量國無筴 宋本元本作地有量國無筴聖案下文亦

言地有量

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 丁云案通於輕重之數下脫不



以輕畏重通於多少之數十一字上文云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是其句例

則國不相被 宋本國作問

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 丁云當讀樹表置高句鄉之二

字下屬謂一鄉之孝子聘之以幣也下文云樹表置高而高

仁慈孝是其證

民之能樹瓜瓠菹菜百果使蕃衰者 宋本衰作尙洪云玉篇

裕作衰衰即衰字之譌

民之知時曰歲且阨 吳云且乃豐字誤丁云案當作歲豐且

阨上文云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豐阨對言歲阨歲豐與下

文某穀不登某穀豐義亦相成

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 類要引作使蠶不病者置

晉校二十二

黃金一斤丁云皆字衍

此國策之者也 王云國策之下當有大字上文云不以狹畏

廣不以少畏多此國策之大者也是其證

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揅而奢 宋本困作因王氏引之云奢當

為澹字之誤也 隸書澹字作澹 澹古瞻字也 荀子王制篇物

澹讀為瞻漢書會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 師古曰澹古瞻

字也凡漢書瞻字多作澹不可枚舉又漢巴郡太守張納功

德敘碑澹凍餒 上句言足下句言瞻瞻亦足也侈靡篇曰

山不童而用瞻澤不弊而養足國蓄篇曰豈壤力固不足而

倉固不贍也哉禮記大傳曰民無不足無不贍者皆以贍足

對文義與此同也相困揅而奢當為相揅而澹廣雅曰揅積

也言國用相積而贍也困益衍字耳劉以奢為吝字則義不

可通朱本徑改為吝則謬益甚矣又輕重甲篇飢者得食寒

者得衣外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宋本資作吝亦是澹字之譌民不贍故振之山國軌篇曰振其不贍是也後人不知奢為澹之譌因改為資耳下文不資者振之及山至數篇散振不資者不資皆當為不澹又國蓄篇千乘可足萬乘可資資與足對文亦當是澹字

民智而君愚 丁云此下疑脫民愚而君智句與下富而君貧

下貧而君富對文

桓公曰請聞心禁 宋本問作問是

將御神用寶 丁云說文曰禦祀也御禦古通下文云東海之

子類於龜尹注東海之子海神之子也以龜為神而祀之故

藏之泰臺日繫四牛

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 尹注曰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

晉校二十二

闕求月反王氏引之云闕即掘字之假借玉篇廣韻掘音其

勿其月二切其月與求月同是掘字本有求月反之音故闕

與掘通亦音求月反掘闕二字音義無異也蓋管子本作闕

校書者因其音義與掘同而勿記掘字傳寫者遂誤入正文

目尹不能釐正而曲為分別失之張云掘闕固不當復然掘

下似脫一字但云掘文不成義又案此莊子及史記龜策傳

褚先生所述豫且事所本

之龜為無貨 望案之乃以字誤

一日而斃之以四牛 宋本斃作疊

吾今將有大事 宋本無今字

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倉三軍五月之倉 丁云此十

九字疑衍見上文



勿有豫則君失筮而民失生矣 吳云則君上脫無豫二字  
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  
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 王氏引之云飾字  
義不可通飾當作餘飾餘二字篆文右畔相似故餘誤爲飾  
蓄餘者蓄所餘也萬金千金百金所餘之數也輕重甲篇曰  
蓄餘藏羨而不息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 丁云肥古俛字集韻曰俛薄也列子

黃帝篇口所偏肥晉國黜之張湛注曰肥薄也

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 宋本無下械器不奉四字御

覽治道部七引同宋本

而諸侯之皮幣不衣 御覽衣作至

管校二十二

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 御覽無外字內作則張云內

當爲而字之誤而卽則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

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 王云貧字義

不可通揆度篇貧作用是也兩使字兩用字皆上下相應

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 丁云不得不使疑當作不用不使

承上不得不使不得不用言之言使民無有不爲我用不爲

我使也

祿肥則士不舛 聖案此肥字亦當訓薄與上肥籍斂義同

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 聖案十疑七字之誤

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 丁

云黃金上亦當有所出之地名與下文一例秦之明山衍之

字揆度篇曰汝漢水之右衝黃金一筴江陽之珠一筴也秦

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是其證

今國穀重十倍而萬物輕 聖案今國穀上脫管子曰三字

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 丁云案當

作穀之九在大夫然則穀羨在大夫也今本穀誤爲幣又衍

一幣字遂不可通上文云爲吾運穀而斂財財卽幣也云國

財九在大夫者卽運穀以斂之也云國歲反一財物之九皆

倍重而出者卽以幣準穀幣仍返之民間也故此云財物在

下也財物在下則穀在上故云穀之九在大夫也穀在大夫

重一而九爲餘故云穀羨在大夫也管子立環乘之幣不過

重輕重重一上一下斷無幣穀盡斂於國自壞其法也

熟穀之人凶 聖案熟俗字當從宋本作孰

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 聖案還讀爲環說見君臣下篇

管校二十二

秦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 宋本子作子通典會貨十二引同

洪云子當作子臣乘馬篇秦秋子穀大登又曰幣之在子者

以爲穀而廩之州里皆其證

今上斂穀以幣 聖案今令字之誤

無不爲國策 中立本國誤策

則諸侯穀歸吾國矣 宋本歸下有於字

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 宋本正作止丁云橫字疑

衍

故守大夫以縣之策 宋本以下有一字

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 王云請散之散涉下文而衍御覽

資產部十六引無散字

穀爲君幣爲下 聖案君疑上字誤



大夫聚壤而封 宋本作旅壤望案旅列古同聲如陳旅即陳  
列今本作聚必裂字之誤

散振不資者 望案不資乃不澹之誤說見前  
以鄉完重 元本完作見

特命我曰 俞云特者人名也命猶告也禮記緇衣注傳說作

書以命高宗是古者上下不嫌同詞以君告臣謂之命以臣  
告君亦謂之命也此下文多脫誤不可強解

君人之主弟兄十人 宋本主作生

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祧 宋云三世當為四世十世當

為五世古文四作三五作X形近而誤禮天子諸侯皆親廟

四故云四世則昭穆同祖五世為祧祧主藏太祖及二祧廟

若文武二世室有主而無廟故云五世則為祧祧藏主石函

也本左傳 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

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墀終禘及郊宗后室本通典

擊虞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

名曰宗祧函中有笥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主藏于始

祖之廟本續漢祭 竝以毀廟為祧也莊十四年傳鄭原蘇稱

命我先人典司宗祧蓋主宗廟之官云宗祧言遠者謙也昭十八

年傳鄭火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杜注大宮

鄭祖廟巡行宗廟不使火及之又云使祝史徙主祧于周廟

杜注周廟厲王廟也此所徙正以遷廟主在戶外西牖中恐

火及故徙之哀十六年傳衛孔惲使貳車反祧于西圃大夫

三廟高曾之主即為祧也

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 丁云財字四字當衍

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 王

氏引之云大字衍三夫之家謂三夫為一家也乘馬篇曰邑

成而制事四駟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

夫三夫為一家是也乘馬篇又曰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兩上

字辭見此二十七人亦當作三十人三誤為二又衍七字也

丁云六字皆八字之誤與乘馬篇同

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 吳云日乃口字誤安井衡云古本牡

作壯

唐園牧會之人 王云唐園當為唐園字之誤也會與飢同謂

唐園中牧飢之人也輕重甲篇曰以唐園為本利晏子春秋

問篇曰治唐園考菲屨皆其證

因捫牢筴也 丁云捫疑欄字誤晏子君之牛馬老於欄牢鹽

鐵論是猶開其欄牢輕重戊篇殷人之王立阜牢服牛馬欄

牢即阜牢也下文行捫牢之筴同

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 安井衡云古本藏下有國字

水洸之國常操十分之二 丁云常操下脫國穀二字與上

文句例同

與工雕文梓器以下 望案與疑與字誤

以東西南北相彼用 望案彼疑被字誤

管子校正卷二十二



管子校正卷二十三

戴望鑿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 史記貨

殖傳御覽地部一引此出銅之山上並有凡天下名山五千

三百七十一句中山經亦有之當據補又引出銅之山二句

作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今本二

句末皆衍山字次句中又脫有字當據以訂正 王洪二說如此

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 孫云據中山經之所以上脫天地二

字

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 丁云此下脫內字當據上文補

請刈其莞而樹之 路史黃帝紀注引刈作又莞作莧樹作時

管校二十三

逃其蚤豸 路史引蚤作爪

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 路史沙作矸金作銀

上有慈石者 聖案慈即磁之假字

下有銅金 路史作下有赤銅青金

上有陵石者 御覽地部三引作綠石珍寶部九引作陵石與

今本同

下有鉛錫赤銅 御覽地部三珠寶部九引並無赤銅二字

苟山之見榮者 宋本元本見下有其字

君謹封而祭之 北堂書鈔百四十四引謹作遙

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

劍鎧矛戟 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作蚩尤受盧山之金而

作五兵盧上無葛字高祖本紀集解引作交而水菽文類

聚六十引作廢而水廢發古通用

是歲相兼者諸侯九 路史黃帝紀注引諸侯二字在相兼者

之上

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雖狐之戟芮戈 洪云荀子榮辱篇狐父

之戟楊倞注云狐父地名管子曰蚩尤為雖狐之戟狐父之

戈豈近此邪路史後紀四引作雖狐之戟狐父之戈此作芮

戈誤

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 路史注引作諸侯相兼者十有二

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 路史注引作天下頓戟一怒

此見戈之本也 丁云見戈疑得失之壤字正文云得失之數

皆在此內是其證

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銚銀 宋云一曰以下十一字皆校者

管校二十三

語而作正文則校語入正文者多矣故管子難讀也俞云玉

篇銚送从人具也然則銚銀銚金義不可通疑當為銚五音

集韻曰銚堅金也

夫玉起於牛氏邊山 王云牛氏當作禹氏見國蓄揆度輕重

甲輕重乙四篇

故先王各用於其重 俞云各當為託聲之誤國蓄篇云先王

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可證揆度篇作故先

王度用其重亦當為託

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 王壽同云伯

丁泳之述 稅當為稅稅者奪之假字也輕重甲篇知萬物

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此與

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義正相同故知脫即



奪之假字也下文云夫本富而財眾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與豐巨賤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稅亦當為稅

夫水激而流渠 王壽同云渠讀當為遠遠急也

民舉所最粟 陳先生云最當為取尹注音子外反則譌最矣

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 御覽飲食部三十

二引啗俱作砥

黃沛水為鹽 洪云沛當作沸沛水清不能為鹽且下文修河

濟之流字已作濟輕重甲篇乙篇并此篇此語凡五見

唯輕重甲篇作沸字不誤聖案宋本正作沸與洪說合

丈夫毋得治宮室 洪云丈夫當為大夫輕重甲篇孟春既至

農事且起大夫毋得繕冢墓治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其證也

御覽飲食部二十四引此正作大夫

管校二十三

君以四什之費 丁云四什下脫倍字

修河濟之流 聖案修當為循說見形勢篇御覽飲食部卅二

引此正作循

五穀興豐 聖案興當為與說見臣乘馬篇

巨錢而天下貴 俞云此本作吾賤而天下貴言五穀興豐則

吾國之穀價賤而天下貴今作巨錢者吾字缺壞止存上半

之五而誤為巨賤之與錢則以音近形似而誤也

若以身濟於大海 聖案身疑舟字之誤篆文身作舟舟作舟

形相近也

天高我下 王云天高當作天下高義見上文輕重丁篇作天

下高我獨下

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元本無利字

夫齊循處之本通達所出也 丁云本當為國國著篇曰壤正

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輕重甲篇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

乙篇可證也聖案達當是道字之誤

游子勝商之所道 丁云勝當作勝方言廣雅竝曰勝寄也寄

商猶寄商也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

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 路史前紀五引此

文云齊桓公問于管仲曰輕重安施對曰自理國伏羲以來

未有不以輕重而成其至者曰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

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為天下者也較今本多

二十五字宜據以補入正文

管校二十三

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 王氏引之云之仇二字因下文

若從親戚之仇而衍尹注大謬

皆以雙武之皮 洪云武當作虎此唐人避諱字通典十二路

史後紀十一引俱作虎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 王云桓公曰當作管子曰

下文何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方是桓公問語張云桓公曰

三字疑當在天下治下

二五者童山竭澤 陳先生云二五者下不應有童山竭澤四

字此四字疑在上文堯舜之王節中國準篇有虞之王枯澤

童山可證俞云童山竭澤四字當在上文至於黃帝之王句

下輕重戊篇云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是其明證

人君以數制之人 陳先生云下人字衍



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

俞云此三句當在上文其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之下

殺其身以贖其鼓 宋本變作疊下同

剔以為門父 宋本剔作剝

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 路史後紀十一引作故人無

有姦能誣祿而至於君者

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俞云寅字

無義疑更字之誤相任更為官都者言使之相信任而更迭

為官都也官都者五官之總司也問篇曰問五官有度制官

都其有常斷尹注云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淮南子天文篇

曰何謂五官東方為田南方為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空

中央為都都即此所謂官都也去乃者字之誤望案路史後

管校二十三

紀十一引此文去正作者

民更相制 元本朱本更作吏

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 宋本數下有也字

二年耕而十一年食 丁云十一年疑當作十二年下文亦當

有粟賈十二倍五字即上文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之倍

數也

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鎔之天下即已於我矣 丁云處

亦去也左傳廿六年傳能左右之曰以穀梁桓十四年傳以

者不以者也注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有以重

至而輕去言物非無端而重至無端而輕去必有以之者則

權數是也我動而鎔之天下句趙本天下屬下讀者非張云

當作天下即於我矣已衍字耳

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 安井衡云甲兵下疑脫有甲兵三字

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 王云鑪橐當為鑪橐字之誤

也周官翦氏注故書鑪為橐謂作鑪子八說

也篇干城距衝不若澶穴伏橐今本亦謂作橐老子天地之

閒其猶橐籥乎王注曰橐排橐也淮南本經篇鼓橐吹埴以

銷銅鐵高注曰橐治鑪排橐也齊俗篇曰鑪橐埴坊設非巧

冶不能以治金論衡量知篇曰工師鑿掘鑪橐鑄鑠乃成器

故曰搖鑪橐而立黃金

利下上之用 元本利作制

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 俞云度當作各聲

之誤此本作東西南北各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三日出竟明

每日行五十里也下文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

五十餘里當作度二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五日出竟亦是每

日行五十里也何以明之據下文曰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

西南北度五百里其下即云十日出竟夫五百里而十日出

竟則日行五十里可知前後必當一例故知此文有誤脫也

詳管子之意萬乘之國方千里是古王畿之制千乘之國方

五百里是周禮諸公之國之制百乘之國方三百里是周禮

諸伯之國之制蓋管子多與周禮合也古者諸侯為一等伯

子男為一等故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

文言公以該侯言伯以該子男耳若如今本則百乘之國方

百里千乘之國方三百餘里萬乘之國方千里參差不齊矣

又五十五百均無餘數獨于百五十言餘亦不可通也

三日出竟五日而反 俞云五日當作六日據下文五日出竟

十日而反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是反之日必倍其出竟之

管校二十三

六



日此云三日出竟則必六日而反可知傳寫誤也

為分者萬人 丁云下文云為當分者十萬人為當分者百萬

人皆有當字空據補

匹夫為鰥 宋本鰥下有魚字

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 元本同作周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 俞云挾猶給也挾讀為挾古

無挾字以挾為之挾之言周也徧也故有給足之義此言上

農可以給五人中農可以給四人下農可以給三人與下文

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同義

必起於糞土 丁云起疑赴之誤輕重甲篇曰勿使赴於溝澮

之中是其明證

事再其本民無糶者賣其子 王云賣上當有不字糶即檀鬻

管校二十三

之糶言事再其本則民雖無糶而亦不賣其子也輕重甲篇

曰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是其證

三其本若為食 丁云輕重甲篇曰事三其本則衣食足疑此

文有誤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二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 宋本桓公上有齊字得下

有而字

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 丁云下脫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九

字下文可證

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 丁云上脫謹逃其爪牙五字此文即

承上文言之

猛獸服也 宋本猛作禽

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元本用下有之字

立新祥以固山澤 宋本固作周

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道巨 宋本搏作搏山金作金山存

作成

立駢牢 丁云駢字乃牛馬二字相并而誤上文云諸侯燕牛

馬之牢輕重戊篇曰立阜牢服牛馬而天下化之望案路史

夏禹紀有立駢守以為民饒句疑本此文

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 王云菹菜當為菹菜字之誤

也 俗書菹字作菹菹或作沮孟子滕文公篇注曰菹澤生

草者也王制注曰沮謂菹沛周官縣師注曰菹休不耕者是

菹菹者生草之地也輕重乙篇菹菹鹹鹵斥澤山閒壤壘不

為用之壤菹字亦誤作菹輕重甲篇山林菹澤草菹菹字不

管校二十三

誤

立施以守五穀 宋本施作弛弛上有穀字五穀下有之所生

也四字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端謀晨樂聞於三衢 王云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四引作晨謀

於端門樂聞於三衢是也今本既脫且倒則文不成義孫說

同

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帝 王氏引之云掌字義不可通當

是稟字之譌 隸書掌或作稟 稟古廩字也廩與帝皆所以藏

穀晏子春秋問篇命吏計公稟之粟荀子議兵篇則必發夫

稟帝之粟以食之今本稟字並譌為掌 楊注荀子曰掌帝主

子荀



不資者得振 宋本資作書下文同聖案資書皆澹字之誤說

見山權數篇

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 張云用非其有即所謂來天

下之財也使非其人即所謂致天下之民也事語篇佚田謂

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與此正同

夷競而積粟 丁云夷競三字不可解揆度篇曰夷疏滿之無

會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又事語篇曰穀十而守五縹素

滿之五在上上下文皆言夷疏與縹素同聲則揆度篇之夷

疏滿之即事語篇之縹素滿之矣凡从夷从弟之字古皆通

用其素疏二字通用者惟有果蔬之疏古通用素禁蔬篇果

十石墨子辭過篇古之民未爾雅曰穀不孰曰饑疏不孰曰

饑穀之外蔬最為重故管子言穀必兼及蔬也據此以推則

管校二十三

夷競之競疑本是疏字俗書競疏故對粟言之粟言積疏言

夷者夷讀如周官雍氏夏日至而夷之之夷鄭注曰夷之以

鉤鎌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芟矣先鄭注曰夷氏掌殺草故春

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又今俗閒謂麥下為

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又稻人夏以水殄艸而

芟夷之注先鄭說芟夷以春秋傳曰芟夷蘊崇之今時謂禾

下麥為夷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案先鄭言夷禾夷

麥管子言夷疏皆是翦取之意後鄭又以取芟為況蓋艸菜

必迫地芟之疏是艸菜之可食者惟夷之乃得當耳事語篇

縹字本是縹字夷之通縹猶黃之通縹淺人因下素字遂取

同聲之縹字改之而失其解矣

故遷封倉邑 宋本倉作會聖案上下文皆言遷封倉邑此倉

字誤

時蓄之家 張云時當作時與序同說文作侍

天下有慮 聖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慮亂也

金繩之數 宋本金作釜是

遠通不推 聖案通乃道字誤

收貧病 聖案收當從宋本作收說見侈靡篇

請以令高杠柴池 聖案柴乃突字之誤說見中匡篇

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箠輕至百里 宋本朱本箠作箠王氏引

之云箠字義不可通蓋箠字之誤箠字隸或作箠見韓

車從說文箠讀若若箠字上畔之廿與隸書竹頭作廿者相

似因譌為竹下畔之示與叩字相似因譌為叩又脫去車字

上一畫因譌為箠箠之箠後又譌為箠箠之箠耳夫妻服箠

管校二十三

者言杠池平之時民間夫妻服箠而行不用牛馬亦不假多

人輓之也海王篇行服連輶者服連即服輦也周官

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為輶巾車字亦作捷淮南人閒篇負輦

載粟而至今本御覽治道部八引作服捷是也高注

為駕牛捷服之言負也任重之名也考工記車人軋服

雅大東篇院彼牽牛史記貨殖傳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

行益服輦者或推或輓前後各一人故夫妻可以服輦也下

文云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

能上正謂推輦不能上高粱也韓子外儲說右篇茲鄭子引

輦上高粱而不能支是也蓋杠池平之時夫妻二人即可以

服輦而過及其高杠柴池也天雨荀下則雖十人之力不能

服輦而登地高而輦重也若作服箠則盛會之器甚輕何至



十人昇之而猶不能上乎輩今人謂之二把手前後各兩轆  
一人兩手持轆輓於前一人如之推於後亦有夫婦推轆者  
婦以繩輓於前夫持兩轆推於後則此所謂夫妻服輦也

天酸然雨 洪云酸通作霰說文霰小雨也

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 王云所無因當作無所因人力不足  
特則必借牛馬之力故曰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望案中  
本作無所因

弓弩多匡軫者 望案匡義如國語月盈而匡之匡言弓不正  
圓如月之虧缺也張云考工記則輪雖敝不匡注匡枉也

鵝鶩之舍近鵝鶩鶩之通遠 王云通當為道字之誤也  
外儲說右篇甘茂之吏道穴開之呂氏春秋知化篇接土鄰境壤交道屬今本道字並誤作通鵝鶩去人近

鵝鶩鶩去人遠故曰鵝鶩之舍近鵝鶩鶩之道遠

管校二十三

鵝鶩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 段先生云式讀當為飾字之  
假借

三月解劄 王氏引之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劄字劄當  
為旬篆書劄字作去字作去字作去字作去字作去

字作去亦相似故隸書劄字多為作去字漢冀州從事張表碑  
復攸陶父司隸校尉魯峻碑陰濟陰定陶皆是也旬讀與韜

同弓衣也廣雅曰韜弓威也小雅彤弓篇受言囊之毛傳曰  
囊韜也釋文韜本又作說文曰說弓衣也古者旬同聲

小爾雅曰韜索也韜即宵爾素絢之絢小雅苑柳篇上帝甚  
蹈一切經音義五引韓詩蹈作陶楚辭九章滔滔孟夏今史

記屈原傳滔滔作陶陶說文滔滔指也一切經音義七引通  
俗文曰指出曰掏是其證也韜從旬聲故通作旬

彼十鈞之弩不得棗檄不能自正 王云案說文玉篇廣韻集  
韻皆無棗字當是棗字之譌說文曰棗輔也徐鍇曰輔即弓

檄也故從木說文又曰榜所弓輔弓弩又曰檄榜也棗榜檄  
三字皆從木其義一也此文曰彼十鈞之弩不得棗檄不能

自正荀子性惡篇曰蘇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檄  
則不能自正說苑建本篇曰身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檄不能

自正排檄與棗檄同韓子外儲說右篇曰榜檄者所以矯不  
直也鹽鐵論申韓篇曰若隱括輔檄之正弧刺也棗輔榜一

聲之轉或言榜檄或言輔檄或言棗檄其義一也  
故三月解劄而弓弩無匡軫者此何故也 王云此何故也四

字涉上文而衍上是桓公問語此是管仲對桓公語不當言  
何故

管校二十三

桓公忽然作色 王云忽然非作色之貌忽然當為忿然隸書  
忿字或作忿形與忽相近而誤晏子春秋諫篇曰公忿然作

色莊子天地篇曰為圃者忿然作色齊策曰王忿然作色皆  
其證

聖人乘幼 丁云幼讀為幽大戴禮誥志篇史記麻書並云幽  
者幼也古窈字作幼爾雅毛傳云冥幼也詩釋文幼本作窈

幼冥即窈冥窈冥即幽冥矣淮南道應訓可以明可以窈注  
窈讀如幽禮記玉藻注幽讀為窈周官牧人守祧鄭司農並

云幽讀為窈黑也幽窈古今字毛傳云幽黑色也窈從幼聲  
黝謂之黑幼亦謂之黑矣管子有幼官篇篇內言玄官者三

幼官即玄官耳玄猶幽也水官曰玄冥正取幽冥為義  
冥將始用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 惠半農說下文五吏為五官之神然則幼

而聚故曰幽都 惠半農說下文五吏為五官之神然則幼



官篇之玄官亦即玄冥聖人乘幼故管子以之名篇也

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會 宋本五吏作五更下同

秋斂落原 聖案斂疑獻字誤

魚以為脯鮓以為穀 張云魚字當脫右旁

令以矩游為樂 俞云矩當作渠說文水部渠水所居从水渠

省聲

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淡淵壘十仞 王云大身之都亦當

為大舟之都此復舉上文以起下文也舟與身字形相近而

誤都即禹貢大野既豬之豬馬注云水所停止淡者曰豬史

記夏本紀豬作都丁云大舟之舟當作周古字通用大周謂

四周廣大也輕重乙篇曰以令至鼓期於泰周之野期軍士

即此所謂大周也

管校二十三

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 聖案蓄為蓄字之誤說見四稱篇

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 王氏引之云燒字絕句火字下屬

為句尹注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九字本在燒字下今本移

入火字下則誤以齊之北澤燒火為句矣

百鍾之家不得事驕 丁云上文云北郭者盡履縷之也則

驕即驕謂履也集韻驕或作驕

則空閒有以相給資 王云空閒當依宋本作空閒謂以空閒

之地給貧民

中齊有蓄石也 聖案蓄亦當為蓄說見四稱篇

天下倪而是耳 洪云倪通作睨是當作走言操之不工用之

不善天下之人皆斜視而走耳輕重乙篇同

吾能令農母耕而會 王云吾字涉上句夷吾而衍

請君伐菹薪煮沸火為鹽 聖案火字誤當依宋本作水安非

衡云古本作煮水為鹽地數作煮沛水古本脫沛字

北海之眾無得聚庸而煮鹽 俞云庸讀為傭作之傭廣雅曰

傭役也尹注訓為功非是

彼盡饋會之也國無鹽則腫 王云朱本國字在也字上是也

尹注曰木國自無遠饋而會是其證無鹽則腫自為句地數

篇作惡會無鹽則腫

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 宋本弊作幣

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 王云殷字義不可通殷當為段假字

交段謂交僭財也隸書殷字作段二字相似故段

為殷 史記高祖功臣表故市侯國澤赤遷為假相漢書作

來王子侯表調作零殷 說文假非真也段僭也是假僭之

管校二十三

字本作段今經傳相承作假而段字不復用此段字若不誤

為殷則後人亦必改為假矣

請以給其口會筒曲之疆 洪云字書無筒字月令具曲植籩

匡呂氏春秋籩作簾筒即簾之壞字

遺財不可包止 朱本包作拘洪云拘留也揆度篇作貨財不

安於拘作包者誤

民會三升則鄉有正會而盜會二升則里有正會而盜會一升

則家有正會而盜 王氏引之云正字義不可通正當為乏

乏者匱也絕也史記高祖紀曰漢軍乏會是也乏會則不忍

飢餓而為盜矣乏字本作玉形與正相似因譌而為正宜十

五年左傳曰文反正為乏 聖案懷祖先生廣雅疏謂此正

字為句之誤廣雅曰句求也俗書



今操不反之事 張云不反疑即止文下艾二字之譌艾者刈之假借字下艾謂去其本

是君朝令一怒 俞云怒讀為弩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劍或謂之弩是齊人謂語而過者為弩朝令一弩正謂其語之過也管子齊人故齊語耳

民人之食有人若干畝之數 王云有人若干畝當依國蓄篇作人有若干畝

發草立幣而無止 丁云發草與立幣連言不詞疑涉上而衍民猶若不足也 聖案若疑苦字誤

東車五乘 丁云東乃束字誤束車約車也國策曰請為子約車又曰王為約車載百金

迎癸乙於周下原 宋本下作不 管校二十三

而靡幣之用 丁云幣者敝之借字說文敝敗也一曰敗衣也輕重乙篇曰器以時靡幣

粟買平四十則金買四千 王氏引之云當作粟買平釜四十

金買四千言今之粟買平每粟一釜其買四十錢金買每一金 孟子公孫丑趙注曰古者以

下文粟買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即承粟買平釜四十言之金買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

即承金買四千言之今本四十上脫釜字金買上衍則字 文粟買釜四十而衍 而文義遂不可通

渾然擊鼓士忿怒 陳先生云渾與鐘一臂之轉詩擊鼓其鐘毛詩曰鐘然擊鼓聲也說文鑿鼓聲也引詩作鑿鐘鐘鼓之聲也引詩作鐘依毛訓則詩之鐘當為鑿司馬法曰鼓聲不

過問問為鑿之段字又說文鑿鼓聲集韻通作鑿隆冬與重

聲亦相近 鎗然擊金士帥然策桐鼓從之 聖案士下當脫二字帥然策

桐鼓為句 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為幣乎 王云珠象上脫請字下文皆有

當據補 崑崙之虛不朝 御覽珍寶部八引無之字孫云爾雅有崑崙

虛之球琳琅玕焉又云河出崑崙虛此不宜有之字 容金而金也 陳先生云上金字疑誤丁云而金疑當作千金

管子校正卷二十三

管校二十三

廿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天下之可得而霸 宋本霸作伯下同丁云之乃不字誤山至數篇曰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孰穀之人又曰內則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孰穀之人則去也故天子失其權也此言孰穀者去天下不可得而霸與山至數篇文義略同

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秀 丁云壤列二字連文下文云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或讀列字下屬非 此諸侯度百里 陳先生云此小也其字當作佃說文佃小兒詩曰佃佃彼有屋今正月詩作佃佃傳曰佃佃小也

管校二十四

夫海出涉無止 宋本涉作沸

故不欲收稽戶籍而給左右之用 聖案不欲當作欲不二字 倒

推徐疾羨不足 王云推當為準準省作准因譌而為推事語 篇作准徐疾贏不足是其證

左右不足友 宋本友作支疑誤

故苟入吾國之粟 丁云地數篇云人求本者會吾本粟因吾

本幣疑此文入當為會

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 聖案衡字衍

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 丁云案當讀故謹毋失其度與

本則民可治今本本字譌未又與本二字倒則字據上文則國筴可成句補上文曰故苟會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粟幣

皆本也故地數篇曰人求本者會吾本粟因吾本幣故謹無失其度與本則民可治與上文故君請重重而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文法一例

玉出於禺氏之秀山 孫云秀山地數揆度二篇皆作邊山因邊秀字形相近而誤

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銖一軻 丁云軻當為

柯考工記車人之事一軻有半謂之柯又車人為車柯長三

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注首六寸

謂今剛關頭斧柯其柄也鄭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柯說文

柯斧柄也柄柯也或作棟詩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說文則等

畫物也古之人或取法於斧柯故謂其則不遠爾雅柯法也

尺寸取則於柯故曰法也然則柯亦為車者所不可少之物

管校二十四

矣管子言田器類及木柄與此同義

鼓山鐵 聖案鼓乃斂字之誤說文斂有所治也讀若墾此因

聲以得義鐵在山中利墾治之也

民得其十君得其三 聖案十乃七字誤

有禱之以輕重 聖案有乃肴之誤字說見侈靡篇

則民疾作而為上虞矣 丁云虞乃厲字誤

河墘諸侯畝鍾之國也曠山諸侯之國也 丁云曠字義不可

通左秀白字疑百字誤右秀責字疑負字誤百負即百倍也

言畝鍾之國百倍於山諸侯之國也寫者誤并百負二字為

碩校者又改作曠百負倍二字古通用

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 王云十倍上亦當有或字與

下句對文



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 朱本所作形國蓄篇正作形

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 王云露當為雪木勝霜雪

則經冬而不凋故曰不受令於天今本雪作露則非其旨矣

侈靡篇曰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是其證

汶淵洙浩滿三之 宋本浩作沿

日至日穫 元本下日字作而

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 丁云艾與刈同收當為畝中方

都二之數雖不止一畝之積要其所量可於一畝約知其數

也

請以一朝素賞軍士 聖案素讀為索鄭注禮記檀弓云索猶

散也

以令至鼓 治要無此四字

管校二十四

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 王云下期字當依治要作朝言與軍

士期於泰舟之野而朝之也今作期者即涉上文期於而誤

甯威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 王云易牙二字後

人所加也小匡篇云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威隰朋賓胥無

鮑叔牙易牙小臣豈得與四大夫差肩而立乎藝文類聚居

處部四引此無易牙二字明是後人所加下文五子曰善五

子本作四子因增入易牙故又改四為五百張云此牙字當

在鮑叔下誤倒在朋字下後人遂妄增易字耳

誰能陷陳破眾者賜之百金 史記李牧列傳集解引作能破

敵禽將者賞百金

而得執將首者 聖案高誘注淮南子曰執主也

言能得者壘千人 丁云當作言能得壘千人者乃與上下文

句一例聖案治要引壘作累

吾曷以識此 聖案識職之借字

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 吳云內鄉二字當互易

見其若此其厚而不外列陳 王云見其當依治要作見禮今

本涉上下文諸其字而誤

桓公終舉兵攻萊 宋本無終字

戰於莒必市里 治要無必市里三字

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

鹵斥澤山間壤壘不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

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

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 俞云此文凡三

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句下當並有去一兩字言如此則是

管校二十四

去其一分也今第一句下有去字而脫一字第二句下去一

兩字俱存而誤屬下讀第三句下去一兩字俱脫而句上有

其民兩字甚為不詞蓋其民即去一之誤古文一作式因誤

為民式誤為民因改去為其屬之句上而義全失矣所謂五

分而不能操其二者蓋五分其國而去其三分則僅能操其

二桓公言不能操其二者甚之之詞也如今本則所謂五分

而不能操其二者不得其指矣

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 宋本子作予是

碎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宋本平作乎

俞云施乃也字誤乎上當脫粟字甲篇曰故申之以號令抗

之以徐疾民乎其歸我如流水甲篇言民此篇言粟句法正

同



則請重粟之買金三百 丁云元本作釜三百是也謂每釜加買三百下文所謂三倍其買也

請以令與大夫城藏 王氏引之云此當作請以令與卿諸侯

令大夫城藏藏者藏粟於城中也下文曰下令卿諸侯令

大夫城藏正承此句言之其曰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

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則分承此句言之也今本大夫上脫

卿諸侯令四字則與下文不合

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 王云固當為調下文兩固調字並同

誤為周又誤為固目下文衡數不可調即承此句而言國蓄

篇曰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今本脫此文說見國蓄篇是其證

調則澄澄則常 王氏引之云澄訓為清與調字常字義不相

承當是澄字之誤說文澄平也物之高者有時而下下者有

時而高其數不能均平調之則前後相等而高下平矣故曰

調則澄平則高者常高下者常下矣故曰澄則常古書篆作

立心與水相近鄭氏周易注見小雅采芣正義故心旁誤為水旁

常則高下不貳 聖案貳當為貳說見勢篇

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 王云案此言以四秋分屬四時也

分下不當有有字蓋涉上有字而衍下文御覽時序部二引

此無下有字

農事且作 御覽時序部二引作農事既成

絲織之所作 御覽絲作蠶

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 王云大秋上衍而字上下文皆無此

例御覽引此亦無

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 聖案也字衍御覽引此亦無

輕重丙第八十二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六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 王云

泉當為帛下文亦有五穀叔粟布帛文采者通典倉貨十

二引此正作布帛又下文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

布之謝案泉布亦當為帛布布帛或曰帛布下文帛布絲織之買即其證此承上

文帷蓋衣幕之奉而言則當云帛布不當云泉布帛泉字相

似又涉上文泉金而誤也又下文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

其穀菽粟泉金案泉金亦當為帛布上文作五穀叔粟布帛

文采是其證今作泉金者亦涉上文泉金而誤

母至其本 元本母作母俞云母當作母古貫字

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 王云禪字涉上文禪於梁父而衍

籍當為藉藉薦也史記封禪書曰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

為藉也是其證

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 王氏引

之云不如令者不得從為句天下諸侯連讀其子字則因上

文從天子而衍

反此有道乎 王云當依前後文作為此有道乎今本為作反

者涉下反之而誤

子皆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聞 丁云聞乃聞字誤下文曰表

稱貸之家皆望白其門而高其閭

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 王云幾何千家當作幾何家其千字

則涉下文千鍾而衍

其出之鍾也一鍾 洪云上鍾字當作中下文其出之中伯伍



也其出之中鍾五金也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字皆作中此涉上中字而誤丁云案也字亦當在一鍾下例見下文

上斲輪軸下采籽粟 宋本斲作斲粟作粟

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斲福 宋本若作苦王云苦處當

為谷處上文山居谷處即其證隸書谷字作苦字作苦二

形相似而誤上斲福三字義不可通案上文云上斲輪軸下

采籽粟則此上斲福當是上斲輻之譌上言斲輪軸此言斲

輻若詩之言伐輪伐輻矣

少者三十鍾 望案十字誤當依宋本作千

受息之岷九百餘家 宋本岷作萌

出粟參數千萬鍾 朱本無數字是

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 吳云弃乃意字誤

管校二十四

丁云之正二字當是五王之誤五王猶五君也輕重甲篇曰

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五王也是其證

君之棧臺之職 吳云職疑藏字誤下文同

桓公舉水而問曰 元本朱本水作京張云京疑衷字之譌

使有以終其上令 王壽同云終當為給下文民多稱貸負子

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是其證

寡人之德子無所寵 丁云寵疑窮字誤

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 王云曰字衍

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 王氏引之云發下蓋脫

草字國蓄篇曰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輕重甲篇曰今君躬

犁墾田耕發草土又曰疆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是也務

字屬下讀務上之所急者務農也農者上之所急也

萊有推馬 王壽同云推乃準之誤下文云云可證

齊東豐庸而糴賤 俞云庸康之誤字高注淮南子曰康也

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鎰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鎰二泉

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

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 王云齊西之粟

三斗三十錢則二斗二十錢而鎰亦二十錢則是二斗為一

鎰也尹注云斗二升八合曰鎰失之矣

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 王云十當為斗釜斗之粟即承

上三斗三釜而言隸書斗字作什後人誤以為什字而改為

十通典倉貨十二引此已誤俞云案上言齊西之粟釜百泉

齊東之粟釜十泉則所謂釜十之粟者乃一釜十泉之粟指

齊東而言也蓋齊西粟貴齊東粟賤故雖均是籍人三十泉

管校二十四

而齊西止以粟三斗當泉三十齊東必以粟三釜當泉三十

於是齊西之粟所入無多而齊東之粟皆實於倉廩矣其下

曰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以此故也管子因桓公欲以

東之賤被西之貴故為此法則其所注意者本在齊東一釜

之粟故曰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王氏欲改十為斗反

失其義

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 王氏引之云阮當

為隄報當為障皆字之誤也立政篇曰溝瀆不遂於隘郭水

不安其藏又曰通溝瀆脩障障安水藏隘與阮同郭與障同

謹守泉布之謝 望案泉乃帛字誤

謹絲麻之謝 丁云謹下當有守字上文句例可證

龍鬪於馬謂之陽 宋本謂作請



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 宋本飭作飾顯千里

云初疑初字之誤請使大夫初飾為句服下當脫一字

地重投之哉兆 丁云哉乃裁字誤

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 王云收當為叔叔

即叔字見下文輕重甲篇亦云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

左右叔字艸書作叔因譌而為收

請以平買取之 宋本之作人

此謂乘天畜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聖案畜當為畜說見四稱

篇

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 聖案并與屏同

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 王云請之當為請之下文滅其

位杜其門是請之之事也今作請之者涉上請以令而誤

管校二十四

鵝驚含餘株 朱本株作秋

吹笙簾 吳云笙簾下奪之風二字輕重乙篇有

此何以洽 王云洽當為給下文云國中太給即其證也給洽

草書相似故給譌為洽尹注非

表稱貸之家 王云表當依宋本作旌故尹注云旌表也今作

表者涉注文而誤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 王云也字涉下文父母也而行

通典會貨十二引無也字

出其財物以賑貧病 宋本賑作振

通之杭莊之閒 王云杭當為抗抗古讀若康抗莊即康莊

則蠶蛇巨雄翬燕小鳥皆歸之 丁云巨渠段字雄當為庸上

林賦有庸渠水鳥也說文蠶蠶鳥

投蠶蛇巨雄 孫云蛇當依上文作蛇

請挾彈懷丸游水上 吳云請乃諸字誤

四郊之民賣賤何為不富哉 王云賣賤當作買賤言四郊之

民多買賤物所以致富也今作賣賤者涉上文賤賣而誤

衰然多衣弊而屨穿 宋本衰作哀是

此其何故也 王云當作此其故何也下文同

論議玄語 張云玄當為互字之譌舊書往往相亂

內嚴一家而三不歸 丁云嚴乃嚴之倍字廣雅曰嚴視也孟

子離婁篇注曰嚴視也音義嗣或作嚴同說文作闕云望也

集韻有嚴字云與嚴同視也

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 丁云無疑坐字誤

一舉而名實俱在也 宋本一作壹

管校二十四

民何為也 聖案當作民何不為也脫不字

敢問齊方于幾何里 丁云于即方字之誤而衍者

泮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 洪云山至數篇龍夏以北至

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此泮字本海莊二字譌并作一字

王云洪說是也俗書莊字作庄 隸書莊字作庄 因譌而為庠

加之則為泮矣丁云也字上亦當有非穀之所生五字與上

下文一例

朝夕外之 安并衡云朝夕讀為潮汐外之遠其外也

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 聖案吾乃君字誤

君動言操解 王氏引之云操當作搖搖解即動言古人自有

複語耳輕重甲篇云動言搖解萬民可得而親是其證今本

搖作操者涉上文兩操字而誤



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 宋本孤作狐

及吾地亦有道乎 丁云及乃反字誤

君以織籍籍於系 元本無下籍字安并衡云系當為糸五忽

為糸十糸為絲

如此則云五穀之籍 劉云云疑當作去

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

其賈 丁云當讀以國一籍五句臣乃五字誤君守布萬兩

句右乃君字誤上文云君守布是其證而后籍麻句麻十倍

其賈句布五十倍其賈句今士籍麻二字誤乙又脫麻字衍

四字術字宋本作衍衍字係校語屢入上文云君守布則籍

於麻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是其證

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 丁云朱本二十作世蓋廿字誤故乃

管校二十四

數字誤

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為百 王云湯讀為蕩一可

以為百當作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山權數篇云徐疾之

數輕重之策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是其證

物之生未有刑 朱本刑作形

守物之終始身不竭 王云身上當有終字上文終身無咎即

其證陳先生云終始二字互倒守物之始終身不竭四字為

句

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虛戲作造六卷以迎陰陽 路史後紀一引作六畫莊氏述祖

云空當作金古法字亦通政大戴禮盛德篇有六政疑即六

金

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

路史炎帝紀注引樹作種淇上有于字民作人燕而天下化

之五字

鑽燧生火 御覽火部二引生作出

以熟葷臊 路史注引作腥臊

無茲膈之病 御覽皇王部四引茲膈作腸胃集韻胃古文作

膈路史注引作無腥膈之疾

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 朱本商作敵聖案涇當為瀆商

當作奠皆字之誤

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 王云帛當為阜字之誤也 史記五

宗世家 彭祖衣帛布衣漢書景 阜以養馬牢以養牛故曰立阜牢服

牛馬

管校二十四

循六恣合陰陽而天下化之 聖案恣金字之誤

公曰其行義奈何 王云其字涉上文公其行義而行

千穀也 兪云千穀當從一本作子穀子穀穀不成者猶言童

節矣說文禾粟之采 音生而不成者謂之童節

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 王云財用上脫而字下文云

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即其證

綆縞而踵相隨 王云縞與屬同 集韻屬 或作縞 縞當作曳曳引也言

引屬而踵相隨也今作縞者因縞字而誤加糸耳尹注非

應聲之正 宋云正同征

二十四月 通典十二引作周月

室屋漏而不居 王云居當為治字之誤也齊民要術一御覽

木部一引此竝作治下文室屋漏者得居二書居亦作治



沐涂樹之枝也 宋云檀弓沐椁鄭注沐治也此云沐者亦謂  
脩治去其枝也

闊其年 俞云闊乃閱字誤其讀為暮此當以閱其年三字為  
句

民被白布 望案白帛段字

以其不均也 宋本均作搆宋云說文搆自關以西凡取物之

上者為搆搆則搆謂其枝不能密陰不搆則不艾也

丁壯者胡九操彈居其下 望案胡乃懷字誤輕重丁篇正作

懷

歸市亦情倪 王云歸市下當有者字歸市者對上文丁壯者  
及父老而言

桓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 安并衛云城非所以

置鹿城當是囿字誤

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俞云此本作楚生鹿一而當八萬言一

鹿直八萬泉也又案下文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

是一鹿直金五斤也而當八萬泉則金一斤直泉一萬六千

蓋金一兩而泉一千也漢書食貨志曰黃金重一斤直錢萬

是春秋時金價貴於漢也

女子居涂 望案涂上一本有內字疑管子本或作內或作涂

而校者合之耳

明王之所以賞有功 宋本王作主下同

齊因令人載粟處羊之南 元本朱本本作楚

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 王云貴買當為貴買藝文類聚武

部獸部下御覽獸部二十一引此並作貴價是其證下文亦

云不敢辨其貴買今作貴買者涉上文公貴買之而誤又下  
文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案  
買當依宋本作買上文云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買即其證此  
亦涉上文諸買字而誤

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 藝文類聚五十九御覽獸部

二十引本作農下文同俞云作農者乃後人不曉古語而改

之本者根本也凡有根本之義者皆可以本言之禮記大學

篇此謂知本正義曰本謂身也禮器篇反本脩古正義曰本

謂心也周易大過象傳本末弱也侯果曰本君也是知本無

定名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對四體而言則心為本對

臣民而言則君為本管子地數篇曰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

又云夫齊衡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

者會吾本粟因吾本幣輕重甲篇曰守圉之國用鹽獨重輕

重乙篇曰吾國者衡處之國也遠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

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前後文小異

大同或言本或言國其義一也淮南子汜論篇立之於本朝

之上高注曰本朝國朝也是古人謂國為本之證此文代民

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言去其國而居山林之中也若易

本為農則失其義矣

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 王云公因當為公其上文曰君其鑄

莊山之金以為幣下文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

之皆其證

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買 望案句例買下當有矣字

合其買再什以上 安并衛云古本買作買



修械器之巧 安井衡云古本巧作功

趙耀十五 吳云此與下文修耀五月耀耀二字當互易

輕重已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 丁云清精段字

搢玉總 朱本總作搢王云總與搢皆忽之譌忽即笏字也舉

陶謨在治忽鄭作習注云習者笏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

者也君亦有焉見史記夏本紀集解士喪禮竹笏今文笏作忽墨子公

孟篇曰公孟子載章甫搢忽是笏與忽通也桓二年左傳衮

冕黻珽杜注曰珽玉笏也此云天子搢玉忽即玉藻所謂天

子搢珽考工記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者也周官

典瑞云王晉大圭以朝日此云天子搢玉忽祭日正與周官

合左傳正義引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即此篇之文

管校二十四

發出令曰 望案發下當脫號字

教民樵室鑽鑿墮泄井 望案墮乃燬字之誤說見禁藏篇

耜耒耨懷鉛鉛又樞權渠緹縹 王云又當為又又與刈通齊

語云槍刈耨鑄是也說文樞鈕柄名鹽鐵論論勇篇云鈕縹

棘樞以破衝隆權渠下文作縹渠未詳縹即繩字之誤隸書

黽字或作電又作電形與晁相似電之為晁與鼃之為晁其

下半亦相類也縹亦繩也丁云耜和字之誤懷樞字之誤鉛

鈞字之誤權當依下文作縹說文作錢大鈕也渠與權同釋

名齊魯謂四齒杞為權

此三人者 王氏引之云人字衍民之窮者有此三類非謂僅

有三人也孟子梁惠王篇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

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文義正與此同

皆就官而眾可事者不可事者會如言而勿遺 丁云眾疑衣

字誤衣下有會字疑脫在不可事者下入國篇曰官而衣會

之隨其所言勿遺棄也俞云眾疑稟字誤師古注漢書文帝

紀曰稟給也

下作之地上作之天 俞云作讀如詩侯作侯祝之作此蓋神

道設教之意

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 王氏引之云下文曰秋盡而

冬始天子服黑統黑而靜處則此當云天子服赤統赤而靜

處寫者脫誤耳

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

俞云誅大臣三字衍文此蓋以斷大木斬大山戮大衍為滅

管校二十四

三大其上文聚大眾行大火非滅之也故不數也若有誅大

臣之文則為滅四大矣又案斬大山之斬當讀為鑿與形勢

解斬高同

天子祀於大宗 御覽時序部八引作祈天宗

同族者人殊族者處 王云人當為入處止也言同族者則入

祭異族者則止也

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 吳云沃乃飮字誤

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感祭也 吳云兩所字皆涉下文所

以字而衍

天子祀於大總 安井衡云大總蓋心星心三星故其字作總

詩曰七月流火秋分祀心饒其納也說文總心疑也讀為瑣

非此義



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 俞云以上下文推之所出之里  
數皆與所數之日數相符則此文亦宐云出國九十二里矣  
乃出國百三十八里者蓋自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  
秋始又自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而秋至合而計之則為一  
百三十八故出國百三十八里也古人於此蓋別有義  
發號出令 聖案此句下脫曰字當依上下文例補  
以秋至日始數九十二日 王云此下當有謂之冬至四字上  
文云以冬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以春至日始數九  
十二日謂之夏至以夏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是其  
證

張紹當弩 聖案張紹以下數句乃他篇之佚文誤綴于此

獲渠當裔 韋笠當抹櫓 宋本獲作獲元本韋作軻丁云裔

管子校二十四

七

軻之為物形狀未聞惠學士以裔為甲軻疑當為鞞玉篇曰  
鞞兵器也抹當為楯字之誤楯者盾之借字禁藏篇曰其笠  
以當盾櫓是其證

輕重庚第八十六 管子輕重十九

管子校正卷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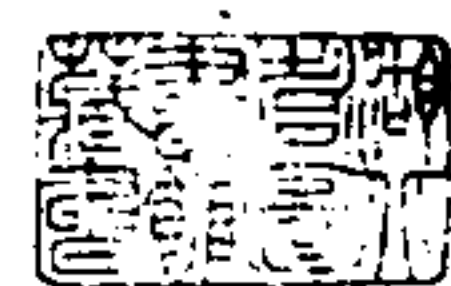






# 管子義證

嘉慶己卯仲春刊



歲己巳頤煊在德州使署孫淵如觀察師以所校管子屬頤煊審定會王懷祖觀察暨令嗣伯申學士又以校本見遺於是刪其重複附以鄙說成管子義證八卷系以敘曰漢書藝文志管子在道家隋書經籍志管子在法家漢志本於七略班氏於兵權謀家言省管子七略不在道法兩家史記正義引七略管子十八篇在法家者誤也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劉向序錄亦云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與今本篇數同太史公敘管仲列傳云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又引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數句皆在今本中足證今世相傳之本即漢世所有之本今本管子闕王言謀失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凡十篇據文選注引江逮文釋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尙能耻之况與惡人同處管子無此文李善曰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七篇之內而遂見之史記封禪書索隱云今管子封禪篇是也尹知章注封禪篇云元篇七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之言以補之則此篇之亡又在司馬貞所見本後故自漢魏以迄隋唐管子著錄以北堂書鈔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所引證之

管子義證序



卽是今本其間有不在今本中者或在闕篇之中或  
是他書引管子之言非復有別本也余嘗謂子書流  
傳莫先於管子亦莫真於管子其文義與衍下士驟  
不能通故注家絕少而殘舛亦彌甚舊唐書經籍志  
新唐書藝文志管子有尹知章注今本譌題作房玄  
齡訓釋淺陋今並爲訂正而以逸文附於末若夫疏  
通而證明之則不能無俟於後之君子  
嘉慶十七年太歲在申三月十二日臨海洪頤煊序

管子義證序

十一

管子義證卷一

臨海洪頤煊

卷一

牧民第一

滅不可復錯也

星衍案藝文類聚五十二引復錯作得復太平御

覽六百二十四引與今本同

四曰恥

頤煊案賈子新書俗激篇恥作醜

政之所由興

星衍案羣書治要二十二藝文類聚五十二太平

御覽六百二十四引興作行

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畏作恐下句云故刑罰繁而

意不忍此作畏字誤

積於不涸之倉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涸作涸文子精誠篇作積於

不盡之倉

下合於流水之原

星衍案於字當依文子精誠篇作如

使民於不爭之官者

星衍案長短經八引民作士爭作諍

星衍案長短經八引民作士爭作諍



不偷取一世也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一作壹

毋曰不同國

念孫案國當為邦生聽為韵鄉行為韵邦從為韵

今作國者蓋漢人避諱所改

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

星衍案韓非子難三篇言滿下俱省於字聖王作

天下王

兵甲彊力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彊作勇

形勢第二

管子義證卷一

三

山高而不崩

星衍案埤雅引崩作阨

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

劉績曰蜀乃器字之誤書耳

念孫案劉以蜀為器之誤是也後形勢解作蜀亦

誤脩當為循亦字之誤也事試為韵循言為韵循

順也從也言人君抱器不言而廟堂之中已順從

也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念孫案此當作平隰之封奚有於高後解當作所

謂平隰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平隰

之封奚有於高尹注云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

成於高是其明證也下涇曰隰故言下澤積土日

封故言雖有小封不得為高後人既改此處平隰

之封為平原之隰遂并後解而改之弗思甚矣

裁大者眾之所比也

星衍案裁古通作材字故形勢解云天之裁大故

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

大故容物多而眾人能比焉尹注非

訾食者不肥體

頤煊案訾當作糞形勢解糞食者多所惡也人糞

食則不肥字皆作糞王篇糞嫌食貌義本此

管子義證卷一

三

邪氣入內

星衍案宋本入作襲文選長門賦注七發注引俱

作襲形勢解亦作襲字文子九守篇邪氣不能襲

此作入字非

天下之配也

念孫案天下當為天地人君能定萬物則可以配

天地上文之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即其證

今作天下者因上文天下之人而誤

萬事之生也

星衍案形勢解生作任

鳥鳥之狡雖善不親



念孫案烏鳥之狡當作烏集之佼佼與交同說文

也明法篇民務交而不求用明法解交作佼佼後

解云與人狡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

之佼佼是其明證也尹注非

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哀之役幾於不結

念孫案見與之交當從後解作見與之友見哀之

役哀與愛古字通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

直而慈愛者鄭注云哀愛也樂記肆役當為佼字之誤

也役字古文作佼佼與交同後解作見愛之交是

其明證也尹注非

獨王之國

管子義證卷十一

四

星衍案形勢解王作任

權脩第三

民無取也

頤煊案取當作取謂民無愧厲雖衆而弱北堂書

鈔二十八引下文則民無取文選射雉賦李善注

引下文民無取取皆作恥其證也尹注非

必重盡其民力

星衍案民字因上文而衍

民衆而可一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一作壹

用之有止用之不止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止作正

家與府爭貨

星衍案北堂書鈔二十七引貨作貸

婦言人事

頤煊案當作婦人言事君臣上篇主德不立則婦

人能食其意又云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

權其證也尹注非

而求百姓之安難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無難字

上下凌節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作下賤侵節

管子義證卷十一

五

則法不可不審

星衍案北堂書鈔四十三太平御覽六百二十八

引審作重

立政第四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作立君

則不可授以重祿

星衍案宋本以作與羣書治要引以亦作與無授

字

道塗無行禽

頤煊案無行禽謂不作禽荒尹注非

大德不至仁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德作位長短經一引亦作大位不仁

山澤不救於火

頤煊案救當作敬下文脩火憲敬山澤其證也敬古通作傲字謂傲戒山澤毋傷於火則草木植成下文同

築障塞匿

星衍案匿字衍尹注非

博出入

頤煊案博當作搏謂搏擊出入之不時者

圈屬羣徒

頤煊案圈讀如圈聚之圈屬附也羣徒謂朋輩言環結交遊之人故下文云不順於常者間有司見之復無時幼官篇強國為圈弱國為屬即其證也尹注非

五鄉之師

星衍案藝文類聚五十四引之師作五師

由田之事也

星衍案由田當作司田下文有大司田此脫司字由即涉田字而衍

六畜人徒有數

星衍案春秋繁露服制篇六畜作畜產

舟車陳器有禁

星衍案服制篇陳作甲

脩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

星衍案服制篇生上無脩字冕下有之字穀作貴雖有賢身貴體

星衍案服制篇身作才貴作美

天子服文有章

頤煊案當依服制篇作服有文章

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

頤煊案此有脫譌以服制篇證之饗字下當有公以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卿以十三字

不得服長鬖貂

頤煊案長鬖貂服制篇作狐貉貂貉字形相近不敢服纒

頤煊案舊校云一本作絲服制篇作不敢服絲元纒別本絲字是

乘馬第五

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

星衍案百貨賤然後百利得百利得然後百事治未有百利不得而百事治也尹注非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七引無兩不字

奉車兩



頤煊案奉當作葦周禮鄉師治其徒役與其葦輦  
史記淮南列傳輦車四十乘說文云輦大車駕馬  
也謂載物之車

卷二

七法第六

若是安治矣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安治作治安

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

星衍案墨子非命上中下三篇俱言譬猶運鈞之

上而立朝夕

猶倍招而必拘之

管子義證卷一

八

頤煊案招讀如孟子又從而招之之招趙歧章句

云招習也謂背縛而欲拘之是難行也尹注非

右七法右百匿四傷

宋本作右四傷右百匿

念孫案此當作右七法下篇當作右四傷其百匿

二字則因篇首百匿傷上威而誤衍耳百匿乃四

傷之一不得為篇目也宋本不可從俗本亦誤

百匿傷上威

念孫案匿與慝同百匿眾慝也言姦惡眾多共持

國柄則上失其威也尹注甚迂

人君泄見危

念孫案見當為則故尹注云君泄其事則其位危  
世主所貴者實也致所貴非實也

念孫案兩實字皆當為寶下文云故不為重寶虧

其命故曰合貴於寶是其證也今作實者因上文

言實之士而誤

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

星衍案通典百四十八太平御覽二百七十一引

作此八者皆強故兵未出境而無敵八者悉備然

後能正天下文義方明晰今本脫誤

故聚天下之精財

星衍案財當依下文作材

管子義證卷一

九

下怨上而器械不功

星衍案功讀為工工巧也周禮肆師鄭注古者工

與功同字

版法第七

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

之

念孫案宥過當從後解作有過此謂怠倦者頓卒

之有過者罰罪之犯禁者殺僂之也今作宥過者

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

植固不動倚邪乃恐

念孫案倚邪即周官之奇袤奇與倚古字通後解及明法篇並作奇邪



駁言法立而不動則奇衰之人皆恐也尹注大謬  
象法無親參於日月佐於四時悅在施有衆在廢私  
召遠在脩近閉禍在除怨脩長在乎任賢高安在乎  
同利

念孫案象法當爲象地象地與法天相對爲文尹  
注云地之資生無所私親是其證也佐於四時佐  
當爲伍伍與參相對爲文脩長在乎任賢高安在  
乎同利脩當爲備俗書備字作脩高安當爲安高  
與備長相對爲文並見後版法解

卷三

幼官第八

管子義證卷一

威之以誠

念孫案威當爲感

地辟散成

頤煊案散當作政尹注非

九本搏大

念孫案搏當爲博尹注非

十官飾勝備威

念孫案此在九本八分之下六紀五紀之上則十

官當爲七官

數澤以時禁發之

星衍案據下文幼官圖篇數澤上脫毋征二字

流之焉莠命

星衍案呂氏春秋季春紀天子焉始乘舟高誘注  
焉猶於也公羊隱二年傳託始焉爾何休解詁云  
焉爾猶於是也焉於古字通用謂官處四體而無  
禮者以莠命流之與下文尙之于玄官句文義相  
對尹注非

定綸理勝

念孫案綸理卽倫理倫與綸古字通故漢書尹注  
律麻志洽倫作洽綸

博一純固

管子義證卷一

念孫案博當爲搏卽專字也專一與獨行義正相  
承唯其專一純固故能獨行而無敵也古書多以  
搏爲專搏字俗書作搏因譌而爲博

則其攻不待

念孫案尹注甚謬此當讀則其攻不待權與爲句  
權與謂與國也言能慎號審章則攻人之國不待  
與國之相助也七法篇曰攻國救邑不待權與輕  
重甲篇數欺諸侯者無權與是其證也

星衍案數讀如計數之數總承上文爲句動慎十

號爲句與下文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

脩三官句法爲一例尹注非



善習五官

頤煊案兵法篇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此五官當作五教

有天下之稱材

念孫案稱材當為精材即上文所云求天下之精材也七法篇云聚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小問篇云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此云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精材意並同也尹注非經不知

念孫案經過也謂兵過敵境而敵不知也經不知發不意相對為文經之言徑也兵法篇云徑乎不

管子義證卷十一

知發乎不意是其明證矣尹注非

則為詐不敢鄉

星衍案為讀作偽兵法篇則偽詐不敢嚮禮記月令毋或作為注今月合作為為詐偽左氏定九年傳子為不知釋文為本作偽古字通用

則危危而無難

頤煊案上危字當為居字之譌尹注非

幼官圖第九

夫之能傷也

星衍案夫當依幼官篇作莫

五輔第十

莫如教之以政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無以政二字其君子上中正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中作忠下句同

上彌殘苟

劉績曰殘苟當作殘苛

念孫案劉以苟為苛之誤是也凡隸書從可從句之字往往譌溷故苛誤作苟下文薄稅歛毋苛於民苛字亦誤作苟

下愈覆鷲

念孫案覆讀為復復鷲皆很也言上殘苛而不已

管子義證卷十一

則下很戾而不從也廣雅曰復鷲很也復字從心

復聲故與覆通

慎津梁

頤煊案慎讀為順

賑罷露

念孫案罷露謂室家疲敝也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三者義相近罷與疲同露之言贏也方言曰露敗也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曰露贏也韓子亡徵篇好罷露百姓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呂氏春秋不屈篇曰士民罷潞高注曰潞贏也皆其證矣



貧富無度則失

念孫案失讀為佚謂放佚也尹注非

大夫任官辯事

念孫案辯治也昭元年左傳曰主齊盟者誰能辯

焉尹注非

士脩身功材

念孫案功成也謂脩身成材也爾雅曰功成也脩

身成材與任官辯事任事守職皆相對為文尹注

非

故曰五經既布

星衍案故曰二字因上文而衍

管子義證卷一

十四

雕琢采

星衍案采讀如采椽不斷之采

管子義證卷一終

管子義證卷二

臨海洪頤煊

卷四

宙合第十一

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

念孫案究當為窅字之誤也窅不滿也塞不容也

大戴禮王言篇布諸天下而不窅內諸尋常之室

而不塞淮南汜論篇舒之天下而不窅內之尋常

而不塞倣真篇處小隘而不塞橫扁天地之間而

不窅皆其證也草書窅字或作究究字或作窅二

形相似故窅誤為究尹注非

管子義證卷二

十五

淫儒

頤煊案淫儒當作溫濡幼官篇藏溫濡其證也溫

濡即燥淫與動靜開闔詘伸取與為一例儒濡古

字通用

惠者知其不可兩守

星衍案惠與慧通

故曰欲而無謀

念孫案故曰二字因下文而衍

勸則告

念孫案告當為吉與下文怨則凶相對尹注非

半星辰序



星衍案半星即中星說文半物中分也列子力命篇得亦中亡亦中殷敬順釋文云中半也中半字形亦相近辰序十二辰之次序尹注非

薄承漢而不滿  
星衍案廣雅草叢生曰薄謂水草叢生之處尹注非

若鼓之有桴桴桴則擊

頤煊案桴當作桴左氏成十二年傳右援桴而鼓韓非子功名篇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字林云桴鼓椎也桴桴則擊當作桴擊則桴桴與桴通言若鼓之有桴投擊之則鎗然而有聲也尹注非上

文同

天地萬物之橐也

念孫案也字後人所加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二句已見上文此復舉上文而釋之不當有也字

不可名而山是

尹注是字屬下句讀劉績曰山乃止字誤

頤煊案山是當作由是言宙合之意散之至于無間不可名而民莫不由是故下文云大之無外小之無內尹劉注俱非

樞言第十二

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

念孫案貴在二字因下文慎貴在舉賢而行吾畏事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為言

星衍案白帖三十太平御覽七百四十兩欲字引俱作敢而老吃也作如老吃耳

卷五

八觀第十三

以人猥計其野

星衍案猥計猶總計也謂以人總計其野文選潘安仁河陽縣詩注引許慎淮南注猥凡也凡有總義尹注非

則眾有大遺苞矣

頤煊案下文無大字此涉上文而衍遺苞當讀作遺苧公羊隱八年盟于包來左氏作浮來漢書楚元王傳浮邱伯鹽鐵論作包邱子包孚古字通用孟子塗有餓苧趙歧曰餓死者曰苧謂年大凶則眾棄餓死之人於道旁尹注非

則道有損瘠矣

頤煊案損當作捐漢書食貨志國亡捐瘠孟康曰捐謂棄捐其證也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注云痢者民疾疫也瘠謂疾疫未死者



博民於生穀也

念孫案博當作搏已見幼官篇

本求朝之臣

頤煊案當作求本朝之臣重合篇不逆於本朝之

事荀子仲尼篇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

敢惡也淮南繆稱訓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本

朝本朝之臣謂朝廷尊重之臣尹注非

法禁第十四

受之者哀

星衍案哀當作衷即裔字隸釋張壽碑盛德之衷

陳球碑有虞氏之衷裔皆作衷傳寫者譌而作哀

管子義證卷二十一

四

則大臣之贅下

星衍案以注文釋之贅字下當脫福字

聚徒威羣

頤煊案威羣當作成羣下文云常反上之法制以

成羣於國法法篇則人臣黨而成羣其證也尹注

非

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

星衍案發讀爲廢古字通用謂以貧窮自飾而廢

其勤勞之事復不自安其居以爭權於貧賤故爲

聖王之所禁

隱行辟倚

念孫案版法篇植固不動倚邪乃恐樞言篇名正

則治名倚則亂荀子榮辱篇飾邪說文茲言爲倚

事是倚爲邪也隱行辟倚謂隱行其僻邪之事也

尹注非

遁上而遁民者

念孫案遁欺也言上欺君而下欺民也廣雅曰遁

欺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史記

酷吏傳序曰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皆謂上

下相欺也

漁利蘇功

念孫案蘇者取也言漁利取功也楚辭離騷蘇糞

管子義證卷二十一

五

壤以充幃兮王注云蘇取也淮南修務篇蘇援世

事高注曰蘇猶索也索亦取也

重令第十五

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平行合行合在乎嚴罰

星衍案太平御覽六百三十八三在字引皆作存

錦繡綦組

念孫案綦當爲纂字之誤也隸書纂或作綦七臣

七主篇曰文采纂組者燔功之密也是其證漢景

帝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綦組害女紅

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

齊俗意皆本於管子



明王能勝其攻亂王不能勝其攻

念孫案兩其字皆六字之譌棋似故六作訃形類

記周本紀三百六十六夫索隱曰劉氏音破六為後古其字淮南地形篇通谷六今本六譌作其

版法解云明君能勝六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是其明證矣

卷六

法法第十六

親人而不固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人作仁

母怪嚴

星衍案怪嚴謂母為奇怪嚴急之命說文嚴教命

管子義證卷十一

急也下文易合二字正釋此句尹注非

則上尊而民從

星衍案長短經一引作則上尊崇

則卒輕患而傲敵

星衍案長短經引作則卒輕死

痊睢之礦石也

星衍案睢當作疽淮南說林訓潰小炮而發痊疽

韓非子外儲說夫痊疽之痛也不能使人以半寸

砥石彈之廣雅痊疽癰也羣書治要初學記一又

八白帖四十八太平御覽三百五十八又六百五

十二引俱作痊疽礦石御覽六百五十二引作砥

石

所以著貴賤所以守其服

星衍案羣書治要藝文類聚五十一文選羽獵賦

注太平御覽一百九十八引兩所字俱作足

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

念孫案足上尊三字因上文而衍胥待也言待時

而王也尹訓胥為相失之又君臣篇上尊而民順

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王不難頃當為須

須亦待也

文有三侑

頤煊案侑與宥通儀禮聘禮注古文侑皆作宥周

管子義證卷十一

禮三宥之灋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

忘尹注侑寬也義亦作宥

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

頤煊案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引春秋之記弑皆

作殺古字通用

忠臣不用謂之塞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用作至

立儀以自正也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儀作義

明君公國一民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一作壹



正民之經也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經作徑

兵法第十七

器械不巧則朝無定

星衍案巧當作功定當作政七法篇器械不功朝

無政其證也功巧字形相似政作正與定字相近

因譌若奇巧之器則當為朝所禁矣尹注非

教其身以號令之數

頤煊案身當作耳號令之數耳所聽也因字形相

似而譌尹注非

舉龍章則行水舉虎章則行林

管子義證卷二十一

星衍案白帖五十八引作水行林行

舉鵠章則行陸

星衍案北堂書鈔一百二十白帖五十八引陸作

船

管子義證卷二一終

管子義證卷三

臨海洪頤煊

卷七

大匡第十八

惕而有慮

念孫案惕懼與有大慮義不相屬尹說非也惕當

為惕字之誤也說文惕放也今通作蕩言小白之

為人跌蕩而有慮也跌蕩則為人所不容故下

句即云非夷吾莫容小白也下文云臣聞齊君惕

而亟驕惕亦當為惕

無所歸死

管子義證卷三

念孫案當依左傳作無所歸咎字之誤耳

豕人立而啼

頤煊案荀子禮論篇注引啼作諦楊倞曰古字通

用

及齊君之能用之也

念孫案及猶若也言若齊君能用之則管子之事

必濟也樂記曰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

其唯大聖乎及夫若夫也中庸曰及其無窮也日

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及其若其也尹注非

君必不能待也

引之案尹訓待為擬於義無取今案待者禦也言



鮑叔作難君必不能禦之也魯語帥大雉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曰其獨何力以待之章注並曰待禦也

其智多誨

星衍案誨當作悔謂其多悔故少胥其自及下文成而不悔為上舉宙合篇故政事不悔其證也尹注非

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今君斬封亡國

星衍案斬當作斬求也言三國所以亡者以土地小不足自存今君求封亡國是自盡其國也尹注非

季友

星衍案小匡篇作季勞

博於糧

劉績曰小匡作公子舉博聞而知禮糧字是禮字

誤

星衍案劉說是也糧禮字形相近

蒙孫

星衍案小匡篇作曹孫宿蒙曹聲相近毛詩還遭我乎徭之間兮漢書地理志徭作囂爾雅釋言囂慮也釋文云囂本作惊皆聲近之證

戰於後故敗狄

星衍案戰於後三字為句以卒先致緣陵故稱後尹注非

必足三年之食安

念孫案必足三年之食安甚為不詞此當讀安以其餘脩兵革為句安語詞猶乃也必足三年之食乃以其餘脩兵革也內業篇曰精存自生其外乃榮言精生於中其外乃榮也尹訓安為山國軌篇曰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言下乃無怨咎也無國勞

頤煊案無與毋通謂國事毋勞於一人即孟子四命官事無攝下句毋專子祿即士無世官尹注非

費義數而不當

頤煊案義當作犧謂費犧牲之數尹注亦當作犧字

出欲通

引之案出當為士隸書出字或省作士若數省作責數省作款之類故諸書中士出二字往往譌溷荀子大其教士畢行今本土為出又習容而後出今本出譌作士史記呂后紀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吏不通庶人七日囚不通士五日囚不通貴人子三日囚士在貴人子與庶人之間猶下文選舉之事士在貴人子與農工賈之間也尹注非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



頤煊案發讀爲廢謂開辟荒野爲原田又教以樹藝之功不廢其地利發廢古字通用起訟謂民起而相訟者不驕謂聽之無驕矜之色尹注非耕者農農用力

念孫案此文內多一農字後人所加也耕者農用力此農字非謂農夫廣雅曰農勉也言耕者勉用力也下文云耕者用力不農亦謂用力不勉也不事賢行

星衍案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二引作農不事賢行後人因上句用力不農疑衍農字刪之非也

卷八

管子義證卷三

四

中匡第十九

昔三王者既弑其君

星衍案太平御覽七十六引弑作殺

寡人自以爲脩矣

星衍案白帖十五引作以爲脫於罪矣

小匡第二十

君有加惠於其臣

星衍案文選陸厥答內兄詩注引加作嘉左氏莊

九年正義引無其字

使臣不凍飢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飢作餒左氏正義作餒

治國不失秉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秉作柄

使百姓皆加勇

星衍案左氏正義引加作知

彼爲其君動也

星衍案齊語夫爲其君動也羣書治要引此無動

字非左氏正義引作勤

頤煊案勤字是左氏僖二十八年傳令尹其不勤

民周語不佞以勤叔父又楚語是勤民以自封也

爾雅勤勞也杜預曰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爲勤今

本與齊語作勤皆誤

管子義證卷三

五

以戮羣臣

星衍案左氏正義引戮下有於字

請受而甘心焉

星衍案左氏正義引作請受而戮之

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

星衍案左氏正義引受作授無之字

使臣不能受命

星衍案左氏正義引能作敢

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

頤煊案尹注言多所容忍必不僂賢人其義甚迂

左氏正義引作鮑叔之不忍僂賢人其知知稱賢



以自成也義勝于今本下句上知字音智下知字如字今本刪一知字俱誤

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

念孫案將何如為句是昭德以貳君也為句

管仲詘纓插衽  
星衍案宋本插作捷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六引作捷衽捷即捷字之譌

戎馬待游車之弊

念孫案戎馬當依齊語作戎車據尹注亦作戎車十邑為卒

念孫案率當依齊語作卒下文二百人為卒亦與

齊語同也

國之石民也

星衍案文選陸士衡挽歌詩注揚雄劇秦美新注

引作國之正民正民對閒民而言作石字非穡叔

夜絕交書注陳孔璋檄吳將校文注白帖八十三

引俱作石民

比耒耜穀芟

星衍案穀芟當依齊語作耒芟宋本穀作穀即耒字之壞

且昔從事於此

星衍案白帖八十三引作且暮

正旅舊則民不惰

頤煊案正依齊語作政旅陳也謂陳其舊政尹注非

正卒伍

頤煊案正當作定漢書刑法志引此作定下文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桓公曰卒伍定矣皆作定字

則其制令

星衍案其字誤通典一百四十八引作有五鄉一師

星衍案通典一百四十八引師作帥下文同

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

星衍案通典一百四十八引作卒伍定於里軍政定於郊

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

念孫案尹注大謬劉績依齊語以肉為疾之誤是矣而未盡也肉與疾形相近若本是疾字無緣誤為肉蓋其字本作灾篆作肉形與肉相似因誤為肉說文灾貧病也從宀久聲詩曰熒熒在灾今詩灾作疾未必非後人所改此灾字若不誤為肉則後人亦必改為疾矣

曹宿孫處楚



星衍案大匡篇并此篇下文俱作曹孫宿

徐開封處衛

星衍案徐開封當依前後文作衛開方開方本衛

公子皆字之譌

優尙處燕

星衍案即大匡篇晏子

綱山於有牢

念孫案齊語作環山於有牢章注云環繞也後漢

書馬融傳注引齊語綱山於有牢賈注云綱還也

是賈本作綱與章異也今管子作綱山於有牢者

蓋綱字俗書作經與綱字相似環誤為經又誤為

綱耳尹注非

踰方地

念孫案當依齊語作踰方城霸形篇云踰方城濟

於汝水望汶山文與此同也尹注非

星衍案太平御覽六百二十六作踰方城

方舟投柁

星衍案投當依齊語作設因字形相近而譌

懸車束馬

星衍案北堂書鈔一百十四引作乘馬

與與耳之貉

念孫案貉當作貉齊語作與辟耳之貉辟與古字

通小問篇云未至與耳之貉十里即其證尹注非

實謂爾伯舅毋下拜

頤煊案穆天子傳郭璞注引作伯咎無下拜士昏

禮注古文舅皆為咎此舅字後人所改

用此五子者何功

星衍案何讀如擔荷之何易何校滅耳毛詩百祿

是何廣雅釋詁云何擔也言用此五子者擔荷而

成其功也尹注非

姑姊有不嫁者

星衍案意林白帖九十三引姊下有妹字荀子仲

尼篇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

者七人何休公羊解詁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

者七人當有妹字

唯優與不敏優則忘眾

星衍案意林兩優字俱作不愛

請立為大司田

星衍案羣書治要長短經一引無大字晏子春秋

問下篇異日君過於康莊聞甯戚歌止車而聽之

舉以為大田又無司字

臣不如王子城父

星衍案韓非子外儲說作王子成甫

臣不如賓須無

管子義證卷三



星衍案韓非子作弦商晏子春秋問上篇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弦章說苑雜事篇作弦寧上文弦子旗為理即其字

請立為大司理

星衍案羣書治要長短經一引俱無司字

則五子者在矣

星衍案呂氏春秋在作足

卷九

霸形第二十二

有貳飛鴻而過之

星衍案北堂書鈔四十九藝文類聚九十六太平御覽九百十六引貳作二

非唯有羽翼之故

頤煊案文義不應有非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俱無非字

盍不當言

念孫案當言謹言也謹言直言也蔡邕注典引曰謹直言也臯陶謨禹拜昌言爾雅昌言也並聲近而義同

仲父不一言教寡人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一作壹

市書而不賦

念孫案書當為屢尹注非

紉冑

頤煊案楚辭離世篇情素潔於紉冑王逸章句云紉結束也謂以帛結束其冑而稱疾左氏僖二十八年傳魏犢束冑見使者即其證尹注非

霸言第二十三

夫先王取天下也術

頤煊案術當屬下句讀作術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古通作遂字左氏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序注術當為爾雅釋訓烝烝遂遂作也郭注皆物遂聲之誤也爾雅釋訓烝烝遂遂作也郭注皆物盛與作之貌尹注非

重宮門之營

星衍案八觀篇宮營大而室居小此句不誤羣書治要引作重宮闕之勞是俗人所改

壘近而攻遠

星衍案玉篇壘古地字

合行諸侯而不拂

星衍案羣書治要拂作拂

諸侯皆合已獨孤

念孫案合當為合下文云諸侯合則疆孤則弱是其證也尹注非

夫上狹而下直



念孫案直與粗同莊子讓王篇上狹而下粗謂上小而下大也故下句云國小而都大尹注非方而不最

星衍案方大也最聚也言心大而不知聚故下文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其立之也以整齊整齊即聚之謂尹注非

一而伐之

念孫案一當爲二二與貳同僖十五年左右傳云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尹注非

文武具滿

引之案滿當爲備字之誤也備字俗書作備滿字

管子義證卷三

圭

俗書作滿右畔相似尹注非

釋堅而攻麗

星衍案通典一百五十引麗作麗

問第二十四

問州之大夫也

星衍案也字衍

毋使讒人亂普而德

念孫案普當爲普音本作普形與普相似尹注普廢其德普

亦當爲普普與替同廢也故注言普廢

邊信傷德厚和構四國

念孫案德厚二字連讀厚字上屬爲句不與和構

相連德厚猶言仁厚樂記曰廣其節奏省其文采

以繩德厚鄉飲酒義曰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

者也荀子君道篇曰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齊策

顏觸曰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漢景帝詔曰德

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子虛賦曰今足下不稱楚

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皆以德厚連文尹

以厚字下屬爲句非是

頤煊案形勢解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則國非

其國亦德厚二字連讀之證

令守法之官日行度必明無失經常

管子義證卷三

圭

念孫案日當爲日字之誤也令守法之官曰爲句

行度必明爲句無失常經爲句舊本脫無字尹注

非

管子義證卷三終



管子義證卷四

臨海洪頤煊

卷十

戒第二十六

我游猶軸轉斛

頤煊案斛當作穀言游之不已如軸轉穀中文字上德篇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穀中不運於已鹽鐵論刺權篇齊國轉穀游海者蓋三千乘尹注非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

星衍案荀子內篇春省耕而補不足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孟子亦作一游一豫夕豫

管子義證卷四

聲相近白帖三十六引夕作豫下同

期而遠者莫如年

星衍案而當作之與上文句法相同羣書治要文

選陸士衡長歌行注引俱作之

唯君子乃能矣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乃能矣作為能及矣

澤其四經

念孫案澤讀為舍其路而弗由之舍舍同釋三用經常也四經即孝弟忠信內不孝弟外不忠信故曰舍其四經尹注非

施弓脫針

星衍案太平御覽三百五十引針作捍禮記內則右佩玦捍注云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說文針臂鎧也字從金旁作

非皆二子之憂也

星衍案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三非皆作皆非

雖鴻鵠之有翼

星衍案太平御覽六百二十七引作黃鵠引上文作桓公見黃鵠謂管仲曰鴻鵠東西南北倏忽千里所恃者六翼也亦與此不同

朔月三日

頤煊案當作三月朔日

管子義證卷四

門傳施城

頤煊案施城當作方城尹注非

出冬蔥與戎叔

星衍案列子力命篇釋文引出作得戎叔作戎菽

毛詩生民正義爾雅釋器疏引作戎菽

握路家五十室

頤煊案握古通作幄字爾雅釋言幄具也露處之家逸周書皇門篇白露厥家路露古字通用言幄覆露處者五十家而不使其人知之故為大仁尹注非

為臣死乎



念孫案爲猶如也言如臣死則君必歸江黃於楚也古或謂如曰爲列子說符篇孫叔敖戒其子曰爲我死王則封女女必無受利地言如我死也秦策秦宣太后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言如我葬也呂氏春秋長見篇魏公叔痤對惠王曰臣勿使出竟言如不能聽也韓子內儲說荆王新得美女鄭補教之日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言如近王也秦策公孫衍謂秦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燔秦君之國中固爲有事於秦則言中國如使重幣而事秦也尹說大謬劉說近之然亦未釋爲字之義

是所願也  
頤煊案也字衍當讀是所願得於君者爲句

管子義證卷四

地圖第二十七

困殖之地

星衍案杜牧孫子注引困作園謂園地可種殖者或古園字之省尹注非

泰患第二十八

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

星衍案禮記禮器衆不匡懼注云匡猶恐也尹注非

用日維夢

星衍案夢讀如召誥汝乃是不獲之獲馬融云獲勉也

頤煊案說文夢不明也毛詩視天夢夢古者師行早常在天未明時收誓時甲子昧爽史記高祖本紀黎明圍宛城三匝皆其證也尹注非

制分第二十九

攻堅則劬

星衍案劬當作韌說文云韌柔而固也

而刀可以莫鐵

星衍案莊子養生主篇釋文云管子有屠牛坦朝解九牛刀可剃毛

敵人雖衆不可止待

引之案止待卽止禦也止字承上不可止而言待

管子義證卷四

字承上不可圍而言尹以待字下屬爲句大謬

君臣上第三十

丈尺一綽制

頤煊案周禮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杜子春讀淳爲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尹注非

卷十一

君臣下第三十一

騰至則北

星衍案北古背字尹注非

施舍優猶以濟亂

念孫案施舍優猶以濟亂當作一句讀優猶卽優



游荀子正論篇曰優猶知止是也濟止也施舍以厚之優猶以畜之則可以止亂矣尹注非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

頤煊案爾雅釋詁食偽也上文便僻不能食其意君臣上篇則婦人能食其意皆謂詐偽其意行食之徒即謂行多詐偽之人尹注非

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

星衍案制羣臣為句百姓通為句中央之人和為句言為人上者所以宰制羣臣而百姓得通於上者由於中央之人和也故下文云制合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

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

念孫案威當作成謂成朋黨於下

兼上下以環其私

念孫案尹注未曉環字之義環之言營也謂兼上下以營其私也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韓子五蠹篇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說文△字解引作自營為△韓子人主篇曰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謂自營其私也

以刑役心

劉績曰以刑役心以一身言刑作形下同

頤煊案劉說是也形對心言故下文云心道進退

而形道滔趕進退者主制滔趕者主勞滔與滔通楚辭諺諫篇年滔滔而日遠今王逸注滔滔行貌廣雅釋詁蹈蹈行也說文云趕舉尾走也皆與勞義相近尹注非

此宮亂也此家亂也

星衍案長短經十三引宮作家家作宗

則失族矣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族作疆

小稱第三十二

以來美名

念孫案來當為求下文云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即

其證也尹注非

滿者洫之

頤煊案洫當作溢莊子齊物論以其老洫也釋形文云洫本作溢古字通用

勢解天之道滿而不溢與上下句文義相對尹注

非

吉事可以入祭

念孫案祭當為祭

堂巫

星衍案史記齊世家索隱引作棠巫漢書古今人

表呂氏春秋知接篇引作常之巫

夫易牙以調和事公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和作味

於是烝其首子

星衍案首子當作子首韓非子難一篇宋本作子

首

不歸視其親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作於親之不愛焉能有於公

務為不久

頤煊案為當作偽古字通用與下句葢虛不長文

義相對韓非子難一篇作矜偽不長葢虛不久其

證也大匡篇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

而樂始小匡篇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兌利皆務

管子義證卷四

七

偽之意尹注非

公憎四子者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憎作召

逐堂巫而苛病起兵

念孫案苛病起下不當有兵字尹曲為之說非也

呂氏春秋知接篇無兵字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亦無兵字

乃援素幘以裹首而絕

念孫案幘謂吧幘也方言曰襜褕謂之幘郭璞曰

卽吧幘也廣雅曰幘吧襜褕也說文曰幘葢幘

也呂氏春秋知化篇夫差乃為幘以冒面而死事

與此相類幘卽幘字也吧幘可以覆面故云援素

幘以裹首非車上之覆輪也

死十一日蟲出於戶

頤煊案十一當作七因字形而譌周禮職方氏方

得十一云有竒云七百里之積以九約之戒篇公死七

日不斂其證也據史記齊世家桓公尸在牀上六

十七日尸蟲出於戶說苑權謀篇桓公死六十日

蟲出於戶俱與此不同

閻不起為寡人壽乎

星衍案此閻字誤也羣書治要太平御覽五百二

十九引俱作盍

管子義證卷四

八

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

念孫案時字後人所加莒魯下為韵若莒下加時

字則失其韵矣藝文類聚人部七太平御覽人事

部一百引此皆無時字

四稱第三十三

以縉緣縉

念孫案縉當為緇下文云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

善也素與緇正相對是縉為緇之譌也緇從留聲

縉從音聲隸書音字作音留字或作音二形相似

故留譌音矣

敖其婦女



星衍案爾雅釋天疏引敖作淫尹注非不斬亡已

星衍案漸求也言不至於干求則不已尹注非

唯趣人詔

念孫案趣讀為促詔當為訟字之誤也詔訟草不

彌人爭唯趣人訟二句意正相承且訟與從為韻

訟字古讀平聲召南行露篇何以速我訟與庸從

為韻管子問篇則人不易訟與功宗為韻堯典

訟可乎訟馬本作庸史記呂后

矣尹注非

入則乘等

念孫案乘者匹耦之名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方

言曰飛鳥曰雙鴈曰乘周官校人乘馬鄭注二耦

為乘廣雅曰等輩也入則乘等出則黨駢乘等與

黨駢其義一也

卷十二

侈靡第三十五

頤煊案藝文類聚八十引周容子夏以侈靡見桓

公桓公曰侈靡可以為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雕橈

然後炊之雕卵然後淪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又

初學記二十六白帖九十七太平御覽八百九十

二引武王為侈靡輕重乙篇有武合人豹檐豹裘

方得入廟故豹皮百金功臣之家糶千鍾未得一

豹皮皆今本所無此篇一問一答以侈靡名篇又雕卵二句見下文二條疑皆此篇之闕文

念孫案來當為求尹注非

一踦胼一踦屨

念孫案踦足也謂一足胼一足屨也爾雅釋蟲蠚

蝟長踦謂小蜘蛛長脚者也廣雅曰踦脛也淮南

齊俗篇男女切踦肩摩於道高注云踦足也尹以

一踦為一隻非

王者陰之陰也

星衍案大戴禮勸學篇上陰字作陽

故天子臧珠玉

星衍案勸學篇臧作藏下同

大夫畜狗馬

星衍案勸學篇狗作犬

智者能牧之

星衍案勸學篇牧作秉

鰥寡獨老不與得焉

星衍案勸學篇作矜寡孤獨不得焉

諄然若夏之雲靜

星衍案當作若夏雲之靜與上句秋雲之遠相對

鳴然若諄之靜



頤煊案鴈古驩字古文尙書驩兜字如此作若相爲

星衍案爲讀作偽言若詐偽相尙則生怨尹注非六畜遮育五穀遮熟

頤煊案說文遮从彡庶聲易晉卦用錫馬蕃庶釋文云庶鄭止奢反謂蕃遮禽也遮庶古字通用爾雅釋詁庶衆也尹注非

而雕卵然後淪之雕燎然後爨之

頤煊案藝文類聚八十引作夫雕燎然後炊之雕卵然後淪之與此不同淮南本經訓燎檐椽題高誘注椽椽燎也大戴記保傅篇二十八燎以象列

管子義證卷四

星注燎蓋弓也一切經音義燎古文燎同

好緣而好駟

頤煊案古者禮服皆有緣玉藻云緣廣寸半謂衣邊飾也晏子春秋諫篇云聖人之服中悅而不駟今君之服駟華不可以導衆周禮典瑞駟圭璋璧琮之渠眉鄭注駟讀爲組以組穿聯六玉好緣好組皆謂衣服華飾尹注非

擇鬼之所當

念孫案當宜爲富字之誤也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故尹注云爲神所福助大雅瞻仰篇何神不富也武王踐阼篇勞則富虛辯注云射勞終福富與宥謙豕傳鬼神害盈而福謙京房福作富

戴爲韵

通然後成國

念孫案國當爲邦寶首爲韵下處爲韵通邦爲韵此亦漢人避諱所改

必從是器亡乎

頤煊案器亡疑卷字之譌

鄉上老不通觀誅流散則人不眺

頤煊案上讀爲區古者上區同聲老不通老子所謂老死不相往來眺即逃之借字廣雅云逃眺避也義本此尹注非

管子義證卷四

念孫案故當爲胡尹注非

苴美於朝市國

頤煊案苴是莫字之譌與下文莫盡如市文相對言國中貧而邊鄙富莫美趨於朝以爲市於國中富而邊鄙貧莫若盡趨於都鄙之市以益其貧尹注非

善而未事起不侈

星衍案善字當屬上文所以起本善爲句

緣故脩法以政治道

念孫案脩當爲循緣亦循也政與正同言緣循故當遵循法度以正治道也尹注失之



必有萬世之實

念孫案實當為寶下文弃其國寶即其證也寶與道為韻下文寶字亦與道為韻

水鼎之汨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人死之

頤煊案汨當作汨言水者鼎投之則汨没人有舟

楫之利則聚居於上壤者本地之美往往爭奪而

至於死皆杜事前不前之別承上文對言尹注非

求珠貝者不合

頤煊案合當作舍謂舍而去之文選蜀都賦劉淵

林注引此作舍尹注非

人死則易云

管子義證卷四

圭

星衍案云讀如運數之運言人死則易其運行之

數戒篇云四時云下呂氏春秋園道篇雲氣西行

云云然高誘注云運也下文士能自治者不從聖

人豈云哉言士能自治豈為運數所限若阮其道

而薄其所予則士為運數所限矣兩云字皆讀作

運然後運可請也運即云字通用之證

市塵之所及

星衍案塵當作塵尹注非

魚籠之不食呬者

星衍案呬當作餌

將合可以禺

頤煊案禺古偶字心術篇其應物也若偶之此言將合可以如物之有偶尹注非

聲好下曲  
星衍案下曲謂下里之曲見宋玉對楚王問

管子義證卷四

函

管子義證卷四 終

145 070



管子義證卷五

臨海洪頤煊

卷十三

心術上第三十六

故必知不言

念孫案不言下脫之言二字下句不與萬物異理

衍不字并見後解中尹注非

不休乎好

念孫案尹所見本本作不休乎好故云休止也不

止人好利之情且云下解中作休則此不作休明

矣今作休者後人據下解改之也但改注內休止

管子義證卷五

也為休止也則於義不可通又案下解中作休是

也休與誅通說文誅誘也漢書賈誼傳服賦休迫

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休為利所誘休也迫迫貧

賤也此云休乎好迫乎惡即承上文好利惡死而

言故下解云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休於好則忘

其所惡尹注非

闕其門

星衍案闕當依上文作開

心術下第三十七

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

念孫案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為句實不傷不

亂於天下而天下治為句實與名正相對尹注非若存若亡

星衍案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存作有

金心在中

頤煊案內業篇作全心下文金心之形作心氣之

形此作金字譌尹注非

害於戈兵

星衍案內業篇戈作戎

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表裏遂通

念孫案以為原當依內業篇作以為泉原表裏遂

通通當為達竭達為韵涸固為韵內業篇同

管子義證卷五

一言解之

念孫案當依內業篇作一言之解解地為韵

白心第三十八

建當立有以靖為宗

念孫案當當為常有當為首皆字之誤也建常立

首為句以靖為宗為句首即道也道字古讀若首

故與寶久為韵下文非吾當當字亦當為常

其事也不隨

念孫案隨當為墮字本作陸方言云陸壞也呂氏

春秋必已篇注曰墮廢也不廢不墮義正相承今

作隨者因上文不隨而誤尹注非



正名自治之

念孫案之字因上句而衍

其人入入於身

念孫案人字亦因上句而衍

兵之勝從於適

頤煊案適古敵字言兵之勝則從於敵德之來則

從於身敵與身對言之上文兵之出出於人其人

入於身亦人與身對言二句文義相承尹注非

故曰有中有中

念孫案有中有中當作中有有中上有字讀為又

經傳通以中又有中者中之中又有中也下句云

孰能得夫中之衷乎是其明證矣

夫或捨之

念孫案捨者捨之壞字

上聖之人

念孫案四字意屬下不屬上尹注非

祥其神矣

念孫案其當作於上文祥於鬼者義於人即其證

母提提

星衍案毛詩葛屨好人提提傳云提提安諦也准

南說林訓提提者射高誘注提提安也爾雅釋訓

作媿媿言為善者毋提提而安緩尹注非

不可以仕任

頤煊案依注當作任仕與下句合韻

卷十四

水地第二十九

具材也

星衍案水經河水注作其具材也而水最為大

淖弱以清

星衍案文選運命論注引弱作溺

已獨赴下

星衍案海賦注引已作水

鄰以理者知也

頤煊案鄰讀如白石粼粼之粼謂玉堅而有文理

者禮記聘義作縝密以栗知也鄭注縝緻也荀子

法行篇作縝栗而理縝鄰聲相近皆謂玉文事類

賦注九引鄰作鄰尹注非

瑕適皆見精也

星衍案事類賦注九引精作情荀子法行篇精亦

作情聘義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忠字義亦與

情相近尹注非

其音清搏微遠

星衍案太平御覽八百三事類賦注引搏作專說

文其聲舒揚專以遠聞專古敷字



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

星衍案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引五主字皆作生

脾生隔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

星衍案五行大義三引作脾生骨腎生筋肺生革

心生肉肝生爪髮

肺發為竅

星衍案五行大義太平御覽引俱作肺發為口心

發為下竅五行大義并為申釋其義是今本誤也

欲大則藏於天下

星衍案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九事類賦注二十八

引作欲大則函天地

管子義證卷五

五

欲下則入於深泉

星衍案太平御覽事類賦注引作欲沈則伏泉

乘小馬

星衍案太平御覽七十二引作乘水鳥

涸川之精者生於螭

星衍案山海經北山經注引作涸水之精名曰螭

法苑珠林八引作涸小水生蜺蜺者一頭而兩身

可以取魚鼈

星衍案山海經注引作可使取魚鼈

愚疾而垢

星衍案意林引垢作妬

泔取而稽

星衍案意林引泔作汨

諂諛葆詐

星衍案困學紀聞十引諛下有而字

間易而好正

星衍案困學紀聞引間作簡

四時第四十

國家乃路

念孫案路與露同敗也見五輔篇尹注非

謹禱弊梗

頤煊案弊古通作幣字孔宙碑影周禮女祝掌以弊作摩幣

管子義證卷五

五

時招梗禱禳之事鄭注梗禦未至也此言將祭之

時謹察其禱祀牲幣梗乃其祭名也尹注非

含有罪

星衍案藝文類聚二太平御覽十引舍作赦

脩封疆

星衍案藝文類聚引作治封洫太平御覽事類賦

注三引作治封壇

無殺慶天

星衍案太平御覽事類賦注引天作卵

母蹇華絕芋

頤煊案藝文類聚二太平御覽十事類賦注三引



俱作無絕華萼蹇是衍字華絕二字誤乙芋即萼字之譌尹注非

五政苟時

星衍案太平御覽事類賦注引作五政徇時下引秋三月亦作徇時徇與循同義徇時謂循其時序白帖二引作順時順徇亦音義相近

順旅聚收

頤煊案順讀為慎旅謂旅處在野之農下文五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其證也尹注非

禁博塞

星衍案初學記三太平御覽二十四引塞作賽古

管子義證卷五

七

字通用事類賦注五引作塞白帖二十三引作禁

博塞

周門間

星衍案周是固字之譌初學記太平御覽事類賦注俱引作謹門間謹與固義相近

德生正正生事

念孫案正與政同尹注非

五行第四十一

脩槩水上

念孫案上當為土槩平也謂脩平水土也尹注非奢龍

念孫案奢當為蒼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一太平御覽皇王部四引此並作蒼龍

而天地治神明至

星衍案北堂書鈔四十九太平御覽七十九引作而天下治神明之至也作五聲以政五鍾

星衍案北堂書鈔一百八引作下有立字政作正以下文作立五行以正天時句證之書鈔所引本

是

水解而凍釋

管子義證卷五

八

草木區萌

念孫案區萌即句芒樂記曰草木茂區萌連是也尹注非

農事為敬

念孫案敬當作亟讀如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言夏時不行誅罰唯農事為急集韻亟或作蓋因譌而為敬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亟再其說今本亟再譌為敬再是其證也

然則天為粵宛

頤煊案粵古越字左氏昭四年傳風不越而殺杜注云越散也淮南俶真訓精神已越于外主術訓



精神勞則越高誘皆訓越為散宛古通作苑苑皆謂鬱結言天散其鬱結之氣草木得以養長五穀得以蕃實秀大也尹注非

行組甲厲兵

星衍案北堂書鈔五十一引作合組甲厲士眾藝文類聚四十七太平御覽二百九又二百九十七引作全組甲厲士眾全即合字之譌

地競環

頤煊案環讀為營謂可營盡其地利尹注非

命左右使人內御

念孫案此下行一御字

管子義證卷五

九

羽卵者不段

頤煊案段讀作暇說文暇卵不孚也淮南原道訓獸胎不曠鳥卵不暇高誘注胎不成獸曰曠卵不成鳥曰暇段即暇字之省

天子敬行急政

念孫案敬亦當作亟讀如亟稱於水之亟亟數也言天子數行急政則有旱札之災也

卷十五

勢第四十二

繆受其刑

頤煊案注云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繆當為繆字

之譌

慕和其眾以脩天地之從

念孫案此與下文脩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兩脩字亦當為循循順也從行也言順天地之行順

陰陽之行也道天地之常道與循義亦相近也

天地刑之

星衍案依下文刑當作形注云天地又見其意有

從順之形字亦作形

動作不貳

念孫案貳當為貳貳音他得反不貳不差也說文

貳失常也字或作忒又作貸貳與下文極極德極

力代為韵貳則非韻矣貳於貳字相近故貳作貳

管子義證卷五

十

天地之形

念孫案當依上文作天地形之形與成為韵尹注

非

正第四十三

必脩其理

念孫案脩亦當為循

九變第四十四

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

星衍案通典一百四十八太平御覽二百七十一

引俱作州黨縣鄉二字是後人所加



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

頤煊案通典太平御覽引俱無不然二字墨子備

城門篇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亦無此

二字方合九變之數

任法第四十五

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

星衍案藝文類聚五十四引作善明法察令而已之字衍

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

念孫案間識當為聞識下文聞識博學之人即其證尹注非

管子義證卷五

十一

聖君失度量

念孫案失當為矢矢陳也失度量置儀法相對為文尹劉二說皆非是

頤煊案藝文類聚五十二太平御覽六百二十四

引俱作設度量失即設字之壞

令出而後反之

念孫案後當為復復反與還廢相對為文

用金玉事主而來焉

念孫案來當為求尹注非

明法第四十六

百官識非惠也

頤煊案明法解作百官論職此各脫其偏傍而并為一字尹注非

令求不出謂之滅

念孫案求當為本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衍求字并見後解尹注非

不淫意於法之外

星衍案韓非子有度篇淫作遊尹注淫遊也義本此

比周以相為匿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

念孫案當讀比周以相為匿為句匿與隱同比周以相為隱猶言朋比為姦也是下當有故字後明

管子義證卷五

十一

法解作比周以相為隱是故忘主死交以進其譽

是其明證也尹注非死交韓非子有度篇作外交外死字相近

非朝臣之衰也

星衍案韓非子有度篇臣作廷

故能匿而不可蔽

念孫案本無匿字義見後解據尹注亦無匿字

頤煊案韓非子有度篇作能者不可蔽亦無匿字

正世第四十七

治莫貴於得齊

引之案爾雅齊中也言莫貴於得中也尹注大謬



治國第四十八

民富則安鄉重家重家則敬上畏罪民貧則危鄉輕家輕家則敢陵上犯禁

星衍案藝文類聚五十二引作民富則安鄉安鄉則重家重家則敬上畏罪民貧則危鄉危鄉則輕家輕家則陵上犯禁

則敢陵上犯禁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陵作凌而亂國常貧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常作必

法制不一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一作壹

必先禁未作文巧未作文巧禁

頤煊案兩文巧當依下文作奇巧

國富則安鄉重家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無重字下同

而民不惡也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惡作怨

人貧則輕家輕則易去易去則上合不能必行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民貧則輕家易去輕家易去

則上合不能必行

管子義證卷五終

管子義證卷六

卷十六

臨海洪頤煊

內業第四十九

而可迎以音

念孫案音即意字也言不可呼以聲而但可迎之以意也音與力德德得為韻明是意之借字若讀為聲音之音則失其韻矣下文惡音與聲脩心靜音音以先言音然後形音字亦讀為意心術篇意以先言意然後形是其明證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

星衍案文選辨命論注引作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者道也

神明之極照乎知

頤煊案照當為昭乎字衍昭知萬物為句與上下文極忒合韵心術下篇作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其證也尹注非

精將至定

念孫案至當為自上文精將自來即其證也尹注非

能搏乎能一乎

念孫案古專字通作搏譌而作搏見幼官篇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念孫案吉凶當依心術篇作內吉吉與一為韵傷而形不臧

星衍案傷上當有脫字

理丞而屯泄

引之案尹以屯為屯聚非也丞讀為丞丞升也泄

發也屯當為毛字之誤也史記魯世家子屯立是為康公漢書律歷志屯

作毛漢書滿血志河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師言古曰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言

得道之人和氣四達丞泄於毛理之間故甸中無

敗也淮南泰族篇今夫道靜莫恬淡四枝節族毛

蒸理泄是其證也淮南言毛蒸理泄此言理丞毛

管子義證卷六

泄互文耳

封禪第五十

頤煊案封禪篇唐初尚未亡史記封禪書索隱云

今管子封禪篇是也尚書序正義禮記王制正義

文選羽獵賦注引此篇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以下

皆作管子是孔冲遠司馬貞李善輩猶見之

炎帝封泰山

星衍案禮記王制正義引炎帝作少皞

小問第五十一

公曰吾聞之也

念孫案當作夷吾聞之也此管仲語非桓公語

百川道

念孫案道猶順也楚語曰違而道從而逆是其證

百川道年穀孰糴貸賤三句相對為文尹注非

發食廩

星衍案食是倉字之譌

其臣教

引之案教當為敘介敘與豐正相對玩注意亦

是殺字也殺字或書作敘形與敘相近

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

念孫案公遵遁繆然遠為句二三子遂徐行而進

為句遵遁與遂巡同尹注大謬

管子義證卷六

先傅曲木先傅直木

星衍案意林兩傅字俱作搏

與若之多虛而少實

引之案若當為君下文云又與君之若賢是其證

也尹注大謬

瞑目而視視息已疵

念孫案瞑目當為瞋目隸書真字或作冥冥字或

作冥二形相似而誤莊子秋水篇瞋目而不見邱

山瞋本或作瞋韓子守道篇瞋目切齒傾耳淮南

道應篇飲非瞋目教然今本瞋字並譌作瞋是其

證也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

頤煊案放古字通作方尚書堯典方命圯族漢書  
傅喜傳王商傳俱作放命圯族荀子子道篇不放  
舟楊倞注放讀為方尹注非

桓公北伐孤竹

星衍案水經濡水注按管子齊桓公二十年征孤  
竹

走馬前疾

星衍案太平御覽三百二十九引作馬前疾走  
若右涉其大濟

念孫案劉達吳都賦注水經濡水注藝文類聚戰  
伐部引此並作已涉大濟當據改太平御覽神鬼

部二引此作已涉其大濟則所見本已誤衍其字  
唯已涉二字不誤說苑辨物篇作  
已渡事果濟

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穽子其欲室乎

星衍案藝文類聚三十五太平御覽五百引作未  
有家室我將安歸穽子其欲室乎仲以其言告桓  
公

有執席食以視上者

念孫案視上當為上視尹注云私目上視即其證  
也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上視呂氏春秋  
重言篇說苑權謀篇亦作上視

東郭郵至

星衍案金樓子志怪篇作却隸釋孫根碑郵本作  
却說苑權謀篇作垂即郵字之省北堂書鈔一百  
十四引作牙與呂氏春秋重言篇同

與之分級而上

念孫案上當為立此因與上句相涉而誤呂氏春  
秋說苑及論衡知實篇並作分級而立

小人善意

念孫案意讀為億億即度也尹注非  
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

頤煊案顏氏家訓音辭篇云北人之音多以舉莒  
為矩東郭牙望見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

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伐莒以音而知非論  
字形尹注非

唯莒於是

念孫案尹注未曉於是二字之義於是二字與焉  
字同訓言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焉故曰  
伐莒也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

兵於是於是即焉也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

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  
兵西周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作君何患於是此  
其明證矣



卷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不辭則國失勢

星衍案許卽悟字與寤通用謂不覺寤也下俱同

尹注非

昏則緩急俱植

頤煊案植古置字尙書金縢植壁秉珪鄭注植古置字論語植其杖而芸熹平石

經作置謂緩急皆置而不行尹注非

國家路

念孫案度路爲韵時苗爲韵今本路作踏乃後人

不知古義而妄改之耳下文亡國路家今本路作

管子義證卷六

踏亦是後人所改

故民有義不足

念孫案義當爲美字之誤也後國蓄篇輕重已篇

多言美不足尹注非

倮大衍

頤煊案倮當作倮輕重已篇作倮大衍古通作

勗謂盡其力也尹注非

傷伐五穀

念孫案五穀當爲五藏禁藏篇云冬收五藏是也

今作五穀者因與注文相涉而誤注言五穀之藏

是解五藏非解五穀也續漢書五行志注引此正

作傷伐五藏

則百長不生

星衍案續漢書五行志注作春政不禁則五穀不

成夏政不禁則草木不榮

大風漂屋折樹

星衍案漂當依續漢志注作飄樹下有木字

山多蟲蠹

念孫案蟲蠹卽蟲螟月令曰蟲螟爲害是也注內

蠹卽蚤三字蓋妄人所加非尹注也

亡國之庶也

星衍案續漢志注引庶作簾

管子義證卷六

羽劍珠飾者

星衍案續漢志注引羽劍作翠羽

文采纂組者燔功之室也

星衍案續漢志注引作五采纂組者蕃功之室也

則人主道備矣

星衍案續漢志注引作則王道備也

禁藏第五十三

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

星衍案意林太平御覽二十二又三百九十五引

濫作盪冰作水

夫先易者後難



星衍案依注者當作而

夜以續日

星衍案意林引續作繼

海深萬仞

星衍案意林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三引作百仞

就彼逆流

星衍案意林引作衝波逆流

菹笠

頤煊案菹當作菹注云取菹澤草以為笠字亦作

菹

則功戰巧矣

管子義證卷六

八

頤煊案功古通作攻字

菽室煖造

念孫案尹說甚謬輕重已篇教民樵室鑽鑿堯

泄井所以壽民也鑽鑿泄井即此所謂鑽鑿易火

杆井易水也樵與菽古字通菽室即樵室也公羊

春秋桓七年焚咸邱傳曰焚之為何樵之也樵之

者何以火攻也樵室與煖竈意相近皆謂以火乾

之也堯與煖字相似故煖為作堯造即竈字也

母拊竿

引之案拊當為折竿當為芽言母折萌芽也俗書

折字或作折因譌而為拊鹽鐵論論勇篇推鋒折

銳今本折譌為拊是其證矣又隸書从艸竹之字  
往往譌溷故芽譌為竿又譌為竿也

夫法之制民也

星衍案後漢書黨錮傳序注引民作人無也字

果菹素食當十石

頤煊案素古通作索字索盡也謂果菹盡食當十

石輕重乙篇素賞軍士亦謂盡賞軍士尹注非

如典之同生

星衍案典當作與尹注非

卷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

管子義證卷六

九

入國四句五行九惠之教

頤煊案四句四十日也五行行五次也史記管仲

列傳正義引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是約其義

也尹注非

一曰老老

星衍案北堂書鈔三十九引作一曰養老

八曰振困

星衍案史記正義引作八曰賑北堂書鈔引作賑

困

身之勝

念孫案勝讀如減省之省勝亦瘦也字或作肯又



作省周官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省之鄭注省猶人  
青瘦也釋名釋天篇曰青瘠也如病者省瘦也並  
字異而義同

殊身而後止

念孫案說文殊死也猶言歿身而後止也尹注非  
庸人訾厲

頤煊案列子黃帝篇物無疵厲莊子逍遙遊篇使  
物不疵厲爾雅釋詁皆病也古字皆通用

九守第五十五  
四曰上下前後左右熒惑其處安在

念孫案尹以熒惑為法星非也熒惑猶眩惑也周

管子義證卷六

書史記篇曰熒惑不治鬼谷子符言篇四曰作四  
趙策曰蘇秦熒惑諸侯鬼谷子符言篇四曰作四

方其處作之處於義為長四方上下承天地而言  
左右前後承人而言熒惑謂不明於天地人之道  
君因其所以來

念孫案來當為求鬼谷子符言篇正作求尹注非  
脩名而督實

念孫案脩當為循循因也因名而責實也淮南主  
術篇曰循名責實官使自引後漢書王堂傳曰循  
名責實察言觀效蜀志諸葛亮傳評循名責實虛  
偽不齒皆本於管子

星衍案文選晉紀總論注引作循名而案實

桓公問第五十六  
黃帝立明臺之議

星衍案初學記十三藝文類聚十一引明臺作明  
堂

上觀於賢也

星衍案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賢作兵

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

星衍案北堂書鈔九引作禹置敢諫之鼓太平御  
覽六十七引作而備訊謠也三國志注初學記九  
引作備訴訟唉字謬

武王有靈臺之復

管子義證卷六

星衍案三國志注引復作囿藝文類聚太平御覽  
俱作靈臺之宮與上湯有總街之庭句相對初學  
記作靈臺之候即今本復字之謬

度地第五十七

經水若澤

星衍案經水見下文若順也尹注非

水別於大水

星衍案水經河水注別作引言引他水入於大水  
及海今本作別非

雨輦什二

念孫案說文輦大車駕馬也輦非所以禦雨輦皆



當爲輦字之誤也輦謂車蓋弓也方言車枸篋西隴謂之楡郭璞曰卽車弓也楡與輦同釋名云輦藩也藩蔽雨水也故尹注曰車輦所以禦雨故曰雨輦

春不收枯骨朽脊

頤煊案周禮蜡氏掌除𦵏注故書𦵏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爲殞謂死骨也月令曰掩骼埋胔藝文類聚百太平御覽二十二又三十八引俱作朽𦵏古字通用

獨水蒙壤

念孫案獨當爲濁見下文

管子義證卷六

七

管子義證卷六終

管子義證卷七

臨海洪頤煊

卷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其木宜樵樵桑

引之案尹以樵桑爲柔桑非也樵讀爲唐風隰有杻之杻爾雅曰杻櫨西山經曰英山其上杻櫨是也樵字古讀若狃故與杻通左傳公山不狃論語作弗樵是其證也

其泉黃而糗

星衍案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其水黃而有臭

管子義證卷七

其泉鹹

星衍案馮衍傳注引作其味鹹

如茅與走

頤煊案走非草名疑蓬字之譌

每州有常

星衍案困學紀聞四引州作土

蟲易全處

引之案易當爲牙牙與易象文相似故牙譌作易爾雅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牙漢書五行志蟲牙之類謂之孽

其陰則生之植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



念孫案安與則相對安亦則也言其陽則樹之五  
麻也今本安上有則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  
之

青忒以活及

引之案活與灰為韵及字蓋衍文耳下文云五隱  
之狀黑活青怵以肥芬然若灰亦以活灰為韵

羣木安逐

念孫案安於是也爾雅曰逐疆也言羣木於是疆  
盛也下文羣藥安生羣藥安聚羣木安逐鳥獸安  
施義竝同也尹注非

條長數大

星衍案爾雅翼三引大作丈上文兩言數大疑亦  
丈字之譌

大蕒細蕒

引之案此篇凡言其種某某者皆指五穀而言若  
草木則於五穀之外別言之不得稱種也蕒讀為  
大雅維秬維秠之秠上文云其種大秬小秬此云  
其種大蕒小蕒是蕒即秠也蕒字從艸頁聲負古  
讀若倍聲與秠相近秠之通作蕒猶丕之通作頁  
也金勝是有不子之責於  
天史記魯世家丕作頁  
累然如僕累

頤煊案山海經中山經墀渚是多僕累郭璞注云

僕累蝸牛也此上下文若糠以肥如屑塵厲如糞  
如鼠肝皆舉物以喻其土尹注非

大糲杞小糲杞

念孫案糲當為糲杞當為杞糲即黍稷重糲之糲  
杞即維糜維芑之芑上文云大重細重大秬細秬  
大蕒細蕒重即重糲之重蕒  
即維秬維 大荒南經維宜芑芑糲楊是食郭璞曰  
管子說地所宜云其種糲杞黑秀皆禾類也是其  
證尹注木名亦禾名之譌集韵杞禾名引管子其  
種糲杞義本尹注也

五殖之次日五穀

念孫案五殖當為殖土例見上下文

弟子職第五十九

如見賓客

星衍案文選絕交書注引見作有

顏色母作

星衍案文選注引作作作

左酒右醬

頤煊案醬當作漿曲禮酒漿處右鄭注云兩有之  
則左酒右漿義本此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太平  
御覽八百六十一引醬作漿書鈔引注云漿右尚  
漱也不知何人所撰

周還而貳唯嘽之視



星衍案周禮酒正司農注賈公彥疏皆引此二句  
還作旋疏云周旋而貳者欲副益酒尊之時謙謂  
不滿唯酒尊不滿者視之更益

執箕膺楨

頤煊案楨當依下文作葉禮記曲禮注引作搗儀

禮士冠禮注古文葉爲搗毛詩小戎正義引作執

箕膺揭傳寫之譌

右手秉燭左手正櫛

星衍案禮記檀弓注引右手折聖正義引作左手

秉燭右手折聖釋文同聖燭頭燼也此左右誤乙

又作櫛字誤

管子義證卷七

四

問所何趾

頤煊案說文引作問正何止古文亦以爲足字或

曰胥字此作所字與胥音相近

卷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

臣下隨而不忠

頤煊案隨讀爲怠墮之墮下文云解惰簡慢以之

事主則不忠宋本隨作墮古字皆通用

銜合者

星衍案形勢篇令作命此涉上文而譌

蜚搖而無所定

星衍案蜚古飛字後漢書明帝紀注引作飛字下  
俱同形勢篇作飛字

犧牲珪璧

星衍案形勢篇牲作牲

善馭馬者也

星衍案太平御覽七百四十六引作善御者也

度量馬力

星衍案太平御覽引作量其馬力

奚仲之爲車器也

星衍案藝文類聚七十一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三

引無器字

管子義證卷七

五

非斲削也

星衍案藝文類聚引作非斤刀也

於四方無擇也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方作旁

道之純厚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道之作導民

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

星衍案初學記十七引無兩有字

備利而偷得

念孫案備當爲循隸書循字作循備字作備二形

相似而誤荀子勸學篇聖心備焉今本備誤作循



是其例也

蝮蝮飲焉

星衍案形勢篇作猿猱爾雅釋獸猱蝮善援說文  
蝮善援字皆作蝮猱字當从犬旁作

故事不廣於理者

星衍案太平御覽八百二十引無不字

主視民如土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主上有八字

不以其理動者下瓦

星衍案宋本無動者二字因涉下文而譌太平御  
覽六百四十九引作不以其理下瓦

管子義證卷七

七

後必相咄

星衍案意林引咄作吐

卷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請謁任譽

星衍案譽當作舉立政篇本作舉任法篇亦兩言  
請謁任舉此譽字誤

版法解第六十六

則下饒

頤煊案饒當作撓屈也

無度則事無機

頤煊案藝文類聚五十四太平御覽六百三十八

引機俱作儀任法篇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

又云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禁藏篇法者

天下之儀也形勢解法度者天下之儀也此作機

字誤

罪殺不赦

星衍案北堂書鈔四十三引作罪煞不疑

非斧鉞無以畏眾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畏作威下同

明法解第六十七

百官條通

管子義證卷七

七

頤煊案條讀曰脩漢書周勃傳乃封為條侯地理

志條作脩任法篇羣臣脩通輻湊以事其主即其

證

案其當宜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作案賞罰

故財貨不行於吏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財貨作貨財

雖貧賤卑辱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作卑辱貧賤

則民務伎

星衍案明法篇伎作交古字通用



伎眾譽多

星衍案明法篇伎作交

邪之所務事者

念孫案邪上當有姦字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邪上有姦字

主無悟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悟作寤

小臣持祿養伎

星衍案明法篇引伎作交

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功作攻

管子義證卷七

九

任人而不官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官作課

萬民驩盡其力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驩作歡

臣乘馬第六十八

枕稷

星衍案集韻秋古藝字

筴乘馬之數求盡也

念孫案此上當有管子曰三字

使農夫寒耕暑耘

星衍案藝文類聚五太平御覽二十四引暑俱作

熱

管子義證卷七終

管子義證卷七

九



管子義證卷八

臨海洪頤煊

卷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秦奢之數

星衍案上文作秦奢二字必有一誤

海王第七十二

問口千萬也

星衍案問當依宋本作開揆度篇俱作開口通典

十引亦作開口

今夫給之鹽筴

管子義證卷八

頤煊案今當作令

行服連輶輦者

念孫案輦當爲輦

星衍案通典十引作輦

國蓄第七十三

故民無不累於上也

星衍案通典十二引累作繫

民予則喜

星衍案通典十二引民上有夫字喜作喜

故民愛可洽於上也

星衍案通典十二引作民憂此愛字誤

租籍者所以彊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

頤煊案租籍當作正籍輕重乙篇租籍君之所宜

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正讀如征此亦作租

者涉下句而譌

不可爲籠以守民

星衍案通典十二引無爲籠二字民作人

人君鑄錢立幣

念孫案人當作今

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

星衍案通典八引作人有若干百十之數矣

利有所并藏也

管子義證卷八

念孫案利有所并藏也本無藏字藏字因上文穀有所藏而衍

見輕重甲篇尹注非

頤煊案漢書食貨志亦作利有所并也通典八引

作利有所藏也無并字

藏縱千萬

頤煊案通典十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三引縱俱作

縱說文無縱字漢書食貨志作縱

鍾鑲糧食

頤煊案鍾鑲當作種鑲漢書食貨志引此作種鑲

師古曰種五穀之種也山國軌篇尹注亦作種鑲

糧食



山國軌第七十四

民有過移長力

念孫案過當為通地數篇輕重甲篇作通移國蓄

篇作通施施與移同

捍寵纍箕勝贏屑粳

頤煊案此皆械器名寵疑作寵稷即稷字之譌

握以下者為柴植

星衍案植即槎字

山權數第七十五

使蕃衰者

頤煊案玉篇裕作衰衰即衰字之譌

管子義證卷八

三

山至數第七十六

不曰貧之

星衍案揆度篇貧作用

秦之明山之曾青

星衍案揆度篇作秦明山之曾青上之字衍

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

念孫案還與環同謂自營也見君臣篇

秦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

頤煊案予當作子臣乘馬篇春秋子穀大登又曰

幣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下文文義俱相

同此作子字誤

卷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

念孫案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此作出銅之山四百

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中山經同當據

改

頤煊案史記貨殖列傳正義太平御覽三十八引

出銅之山上皆有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一

句今本脫之

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

星衍案據中山經此字下脫天地二字

管子義證卷八

四

刀幣之所起也

星衍案中山經幣作鍛

上有陵石者

星衍案太平御覽三十八引作綠石八百十引作

陵石與今本同

君謹封而祭之

星衍案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引謹作遙

葛盧之山發而出水

星衍案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作蚩尤受盧山之

金而作五兵盧上無葛字高祖本紀集解引作交

而出水藝文類聚六十引作廢而出水廢發古字



通用

以為雍狐之戟芮戈

頤煊案荀子榮辱篇狐父之戟楊倞注狐父地名

管子曰蚩尤為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耶路

史後紀四引作離狐之戟狐父之戈此作芮戈誤

玉起於牛氏邊山

念孫案牛當作禺見國蓄揆度二篇

金起於汝漢之右洿

星衍案揆度篇輕重乙篇洿皆作衢

十人喏鹽

星衍案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五引喏俱作砥

管子義證卷八

五

煮泔水為鹽

頤煊案泔當作沸泔水清不能為鹽且下文修河

濟之流字已作濟輕重甲篇乙篇丁篇并此篇此

語凡五見唯輕重甲篇作沸字不誤

丈夫毋得治官室

頤煊案丈夫當作大夫輕重甲篇孟春既至農事

且起大夫毋得繕冢墓理官室其證也太平御覽

八百六十五引亦作大夫

脩河濟之流

念孫案脩當為循言循河濟而南也

星衍案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五引脩作循

揆度第七十八

皆以雙武之皮

頤煊案武當作虎此唐人避諱字通典十二路史

後紀十一俱作虎

發朝鮮之文皮

星衍案發北狄國名

吾非埏埴搖鑪囊

頤煊案囊當作囊埴蒼囊作鞴鍛家用吹火合熾

者也

其徐遠

星衍案徐當作涂見上地數篇

管子義證卷八

本

國准第七十九

彼菹菜之壤

念孫案菹菜當作菹菹菹或作沮孟子滕文公篇

注云菹澤生草者也禮記王制注云沮謂菹沛周

官縣師注云菹休不耕者是菹菹皆生草之地也

輕重乙篇菹菹鹹鹵斥澤山間壤壘不為用之壤

菹字亦誤作菜唯輕重甲篇山林菹澤草菹菹字

不誤

輕重甲第八十

端諫晨樂聞於三衢

星衍案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二引作晨諫於端門



樂聞於三衢此有脫誤御覽八十二又引作晨誤聞於衢

故遷封倉邑

星衍案宋本倉作食上下文俱作遷封食邑此倉字誤

金鉅之數

星衍案金是金字之譌下文金鉅無止其證也宋本作釜鉅之數

夫妻服簞

頤煊案服讀為負軋考江記簞當依宋本作簞盛食之器言夫妻負簞而往者不以百里為難今本

管子義證卷八

作簞誤

天酸然雨

頤煊案酸通作霰說文云霰小雨也義本此

解鈞弓弩

引之案說文玉篇廣雅集韻皆無鈞字鈞當為鈞讀與韜同弓衣也

不得棗檄

頤煊案荀子性惡篇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檄則不能自正棗排古今字

此何故也

念孫案此四字因上文而衍

一束十他

星衍案他是倍字之譌

天下倪而是耳

頤煊案倪通作睨是當作走言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之人皆斜視而走耳今本作是字誤輕重

乙篇同

請君伐菹薪

念孫案下文云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也尹注非

煮沸火為鹽

頤煊案沸水當作沸水見地數篇輕重乙篇

管子義證卷八

乃以合使糶之

星衍案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五引使作吏

請以給其口食箇曲之彊

頤煊案字書無箇字月令具曲植籩筐呂氏春秋

籩作籩箇即籩字之壞

遺財不可包止

頤煊案包當作拘拘畱也揆度篇作貨財不安於拘包拘因字形相近而譌

崑崙之虛不朝

星衍案太平御覽八百九引無之字爾雅有崑崙虛之瑯琅玕焉又云河出崑崙虛此不宜有之



字

卷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

玉出於禹氏之旁山

星衍案地數篇揆度篇皆作邊山畧旁因字形相近而譌

一箴

星衍案箴當依海王篇作鍼太平御覽八百三十

引作針

故見予之所

星衍案據國蓄篇所是形字之譌

管子義證卷八

九

期於秦舟之野期軍士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作朝軍

誰能陷陳破眾者賜之百金

星衍案史記李牧列傳集解引作能破敵禽將者

賞百金

言能得者壘千人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壘作累

見其若此其厚

星衍案羣書治要引作見禮如此

農事且作

星衍案太平御覽十七引且作既

輕重丁第八十三

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

念孫案帛當為帛輕重丁篇云五穀叔粟布帛文采是其證也通典食貨十二引此正作布帛

其出之鍾也一鍾

頤煊案上鍾字當作中下文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出之中鍾五金也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字皆作中此涉下鍾字而誤

帶山負海若處

念孫案若當為谷上文山居谷處即其證隸書谷字作𠂔若字作若形相似而誤

管子義證卷八

十

纂苾

頤煊案纂當作綦綦雜色苾草染成之故稱綦苾下文萊失綦苾字不誤

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

引之案阮當為阮報當為鄣皆字之誤也立政篇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又曰通溝瀆脩障防安水藏隘與阮同障與鄣同

五穀收粟

念孫案收當為叔叔即菽字見下文

泉金

念孫案泉當為帛見上文



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念孫案嗇亦當為咄咄即災字彗星天災也因彗星出而斂財物故曰此謂乘天災而求民鄰財之道

此何以洽

念孫案洽當為給下文云國中大約即其證也洽給草書相似故給譌作洽尹注非

表稱貸之家

念孫案表當為旌故尹注云旌表也今作表者因注而誤

通之杭莊之間

管子義證卷八

念孫案杭當為抗抗古讀若康小雅既杭之初筵篇約後漢書班固傳典引尊無與抗莊即康莊抗與王為韻李賢曰抗讀日康

投蠶蚘巨雄

星衍案蚘當依上文作虵

泮龍夏

頤煊案山至數篇龍夏以北至海莊禽獸牛羊之地也此泮字本海莊二字譌并作一字

輕重戊第八十四

處戲作造六盍以迎陰陽

頤煊案盍當作企企古文法字

無茲睂之病

星衍案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二太平御覽七十九

引茲睂作腸胃集韻胃古文作睂

循六卷

頤煊案盍當作企

二十四月

星衍案通典十二引作周月

代人果去其本

星衍案藝文類聚五十九太平御覽九百九引本

俱作農

離枝聞之則侵其北

星衍案藝文類聚九十五引作離枝聞而伐之又

管子義證卷八

五十九引作齊聞而伐誤

輕重已第八十五

摠玉摠

念孫案摠當為忽忽譌為恩又譌為摠耳忽即笏字也皋陶謨在治忽鄭作笏注云笏者笏也士喪

禮竹笏今文笏作忽

發出令

念孫案發下當有號字見下文

又樞權渠纆絲

念孫案又當為又又與刈通齊語云槍刈耨耨是

也樞當為樞說文樞鉏柄名鹽鐵論論勇篇云鉏



榑棘樞以破衝隆是也權渠當為榑渠下文云榑  
渠是也繩卽繩字之誤諫書電字或作電又作電  
形與晁相似電之為晁與電之為晁其下半亦相  
類也縲亦繩也

誅大臣

星衍案誅上當脫母字

祀於太宗

星衍案太平御覽二十三引作祈天宗據下文祀  
於太祖此當作太宗

管子義證卷八

七

管子義證卷八終



管子地員篇注敘



敘曰紹蘭幼而無學長而無述老而無成入此歲來  
季已七十有五矣平晝閒居瀏覽舊書遣日至管子  
地員篇見其博大閎濶高者為山平者為林隅者為  
阪屬者為麓肥者為墳沃者為衍虛者為正阜者為  
陵流者為水原者為泉溝者為瀆鍾者為澤水周曰  
州口曰邑樹穀曰田耕治曰疇畝萌曰民最貴曰  
人丈夫曰士婦人曰女心感物曰聲音含一曰音辨  
民器曰工述創物曰巧天繇謂之艸喬條謂之木上  
飛謂之鳥下走謂之獸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水

管子地員篇注

敘

寄虹山館

蟲謂之魚鱗蟲之長謂之龍暨夫五粟五沃五位五  
隱五浮五悲五纏五盤五剽五沙五塌五猶五壯五  
殖五穀五鳧五桀之土性大苗細苗大葦無細葦無  
欄葛大水腸細水腸忍隱大稷細稷大邯鄲細邯鄲  
大荔細荔大秬細秬大蕘細蕘大穆秬細穆秬大萃  
細萃青梁鴈膳大菽細菽陵稻黑駝馬夫白稻之種  
類竝皆究其形狀物其土宜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  
罔不畢載矣讀既終篇目為曠者久之喜其足資多  
識世所傳尹知章注淺陋疏畧罕所發明因博采古  
今通人所說條分句解可簡則簡可繁則繁疑者闕

焉自惟穀耆無能管窺萬一積日成帙釐為四卷將

欲總括大指又無能畢肖形容惟宙合篇曰天地萬  
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天地直萬物故曰萬物之橐  
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  
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至于無閒不可名而由  
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有即又古通  
作山對積謂止字之誤或說文宙舟與所極覆也从  
山聲則宙合之宙聲亦兼義此文當作由明矣  
今即取宙合之言以稱地員之美其始庶幾乎道光  
十有四季歲在甲午仲秋之月廿又七日王紹蘭敘

管子地員篇注

敘

寄虹山館



管子地員注敘

秦雜燒詩書百家語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顧劉歆七略農塵九家種樹之書傳者已渺後世農  
業益輕汜勝之尹都尉諸書第見於齊民要術所稱  
引並戰國依託神農之說亦盡亾之佩綸嘗旁涉諸  
子惟管子地員篇及呂覽上農任地辨土審時諸篇  
於農家為近蓋出於古農稷之官之遺訓非李悝商  
鞅所能為而地員尤合經義其正土則壤遠迹禹貢  
而周禮大司徒土會之灋土均之灋土圭之灋與夫  
稻人草人之所掌三虞三衡之所守職方之圖溝洫

管子地員篇注 敘

三 寄虹山館

之制無不同條共貫旁推交通乘馬書云命之曰地  
均以實數地員隸於雜篇實發揮乘馬之旨以經義  
論之周禮其經管子其緯也以筦書論之乘馬其經  
地員其緯也故惠氏士奇莊氏存與頗取是篇以說  
周禮而邵氏郝氏之爾雅段氏桂氏之說文咸取資  
焉舊注既嫌簡略間亦譌誤管子義證讀書雜志據  
善本紬類書校讐至精密矣然亦未能條通大義而  
俞正燮之解黃唐為廣濶則謬引蒙莊宋翔鳳之解  
五壯為費弦則強通廣雅李光地以鳴馬為鳴鳥則  
過尊朱子之言程瑤田以鴈膳為雕胡則誤信楊慎

之集皆諸家說不安處卒無有善注行世者今年夏  
初於蕭山胡兵備許得其鄉先生王氏紹蘭地員攷  
證四卷節解而支分句釋而字詰其義訓衷於爾雅  
說文頗足證明筦書砭補尹注復綴集異聞會粹舊  
說決是非以定準裁時先生年七十有五孜孜手寫  
塗乙縱橫可謂好學不勌者矣但其間略有可議者  
禮祈年田祖則飲幽雅祭蜡則飲幽頌故是篇出於  
農官而兼明樂理其辨呼音為方言之準其辨鳴音  
為清聲之原千餘年來三代妙道微言日就淪晦  
聖祖皇帝深通六律該綜九流於此篇悟宮居中位

管子地員篇注 敘

四 寄虹山館

為君之理證以呂覽淮南得黃鐘律本古樂復明律  
呂正義前後篇敷暢其說而斯注於起音一章援據  
獨略並江永律呂新義亦未一及不宜疎漏若此則  
疑其為初創之長編而非已成之定本也兵備以先  
生遺書煨燼既毀其說文段注訂補不忍棄置是編  
欲佩綸循王氏念孫定爾雅義疏之例為之刪繁存  
要然後刊行佩綸以筦子孤學先生碩儒未敢輕為  
去取昔秦近君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  
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漢儒已然未足為病也惟管子  
之義大較本於周禮困學記聞謂呂惠卿手實之法



乃因於此先生宗深寧之旨遂謂立后卽新莽之自  
占手實卽新莽之實定所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  
知立后當破爲立戶手實當詰爲取實卽周禮稽夫  
家乘馬地均以實數之法初與司市無涉烏可執盜  
新孱宋之糝政重誣周公管子哉兵備方督水工檢  
戶口行荒政以惠民退食之暇相與討論古書諒以  
佩綸之言爲允也光緒十六年庚寅八月豐潤張佩  
綸識

管子地員篇注

敘

五

寄虹山館

管子地員注敘

余既刊南陔先生所爲說文段注訂補已又求其地  
員注久而後得之周衰職方氏廢其遺說猶頗傳於  
戰國地員著焉乘馬輕重之術筦國準民一於籠天  
下之利夫欲籠天下之利將必出於權貧富陰斂散  
制奪予其循類而爲之也必先窮動植百物之原物  
土之宜別生分類相肥瘠診燥溼以知其美惡少多  
盛衰弛易而後輕重之術施焉然則地員之學固王  
政所不廢而亦揆度地數所從出者也先生精名物  
訓故其說經大氏網羅百家鉅細貫綜浩渺無涯斯

管子地員篇注

敘

六

寄虹山館

注陳義尤繁富一字之證幾累萬言若釋瀆田則辨  
及溝洫釋黍稷則辨及麻糜至於邱陵墳衍之名草  
木鱗介之屬尤徧引爾雅山海經諸書窮原竟委務  
於博侈往往非地員本義蓋先生所著說文集注數  
百卷爲書過冗無意問世既萃其精者爲段注訂補  
復頗剝入是書以存其所自得非獨爲地員發也其  
說七尺爲施至引月令鄭注謂以天施地生爲義說  
泉黃而糗則汎引傳記之言黃泉者說其民壽則引  
論衡謂上世壽百歲若此類皆性迂失地員意而其  
他諸說正譌發微精博幽邃非舊注所及表章羽











光伯說與鄭合故取其意而詳說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封禪篇云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名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戒篇云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為令遂南伐楚北伐山戎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矣其施七尺

說文尺十寸也人手卻十分動脈為寸口十寸為尺所以指尺規榘事也指尺猶言指斥易繫辭尺變破工記弓人作斥變即其尺下云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夫下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四 寄虹山館

云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謂之丈夫王制古者周尺以八尺為步今以六尺四寸為步鄭注周尺之制未詳聞也案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八六十四寸今案攷工記玉人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瑑琮八寸如果周尺八寸則當云尺不當云八寸矣琬圭九寸剡圭九寸璧琮九寸大璋中璋九寸如果周尺八寸則當云尺有一寸不當云九寸矣言八寸言九寸知周初亦以十寸為尺故鄭云案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也管仲匡天

下當用周初十寸之尺漢書律厯志十寸為尺尺者隻也說文隻規名大尺為施者說文施旗兒从扌也聲齊樂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是施為旗有表也之義王風工中有麻篇將其來施施鄭箋施篇施從良人之所行何獨來見已之貌孟子離婁屈原賈生列傳庚子日施兮漢書賈誼傳作庚子斜宙合篇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以準明當各隨地勢也邇丈量故名其度曰施度地之制據王制古以八尺為步今以六尺四寸為步夏官射人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鄭司農云狸步謂一舉足為一步於今為半步步僅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五 寄虹山館

得三尺後鄭不從謂侯道各以弓為度弓之下制長六尺是康成以一步為六尺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亦云六尺為步管子以七尺為施者月令孟夏之月其數七鄭注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此謂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今地員是任土之法亦用天七之數蓋取天施地生為義說文七作𠄎解云陽之正也从一微陰從中表出也是又取陽施陰生為義且一者地也象陰氣從地中表出更與施表義合故云其施七尺 續田悉徒



此言五施之土也說文瀆溝也溝水瀆廣四尺深四尺是瀆即溝也說文又云田陂也陂列樹穀曰田象四口十仟佰之制也十數之具也一為東西一為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瀆田謂有溝瀆之田也古者井田溝洫之濼紹蘭讀說文當罵二字而得之田部當田相值也嗎耕治之田也嗎嗎或省小雅信南山篇南東其畝毛傳云或南或東齊風南山篇衡從其畝釋文衡即訓為橫韓詩曰東西耕曰橫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地官遂人夫閒有遂遂上有徑鄭注云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賈疏云其田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六

寄虹山館

即橫也然則以井田之法圖之匠人從畎起南畝而耕則畎從遂橫溝從洫橫澮從川橫南北為一行其畎如此左首一畫自上而下即畎從下一畫即遂橫中一畫即溝從上一畫即洫橫右一畫即澮從尾一畫即川橫其口口為田從形畎右之與溝左之一畫即從相值溝右之一畫為澮左之一亦從相值即詩所謂南其畝韓詩傳所謂南北耕曰由也遂上之一與洫下之一橫相值是井田法之南畝亦有東畝矣東畝而耕則畎橫遂從溝橫洫從澮橫川從東西為一行其嗎如此首一畫即畎橫右一畫即遂從中一橫即溝橫左一畫即洫從下一畫即澮橫尾一畫即川從其七為田橫形畎下之一與溝上之一橫相值溝下之一與澮上之一亦橫相值即詩所謂東其畝韓詩傳所謂東西耕曰橫也遂左之一與洫右之一從相值是井田法之東畝亦有南畝矣以溝洫之法圖之遂人不言畎從遂起南畝而耕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川從南北一行其畎如此左首一畫自下而上即遂從上一畫即溝橫中一畫即洫從下一畫即澮橫右一畫即川從其口口為田從形遂右之一與洫左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七

寄虹山館



之。一從相值。洳右之。一與川左之。一亦從相值。卽詩所謂南其畝。韓詩傳所謂南北耕。曰由也。溝下之一。與澮上之一。橫相值是。溝洳法之南畝。亦有東畝矣。東畝而耕。則遂橫溝。從洳橫澮。從川橫東。西一行其畝。如此首一畫。卽遂橫左。一畫。卽溝從中。一畫。卽洳橫右。一畫。卽澮從下。一畫。卽川橫其。一爲田橫形。遂下之一。與洳上之一。橫相值。洳下之一。與川上之一。亦橫相值。卽詩所謂東其畝。韓詩傳所謂東西耕。曰橫也。溝右之。一與澮左之。一從相值是。溝洳法之東畝。亦有南畝矣。田從相值。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八

寄虹山館

卽南北相當。橫相值。卽東西相當。此瀆田之說也。悉徙者。說文咸下云。皆也。悉也。是悉與皆同義。徒說文作。起解云。遂也。遂遷徙也。謂有瀆之田。每歲皆徙。易其人。卽周官易田。左氏傳。爰田之瀆。紹蘭讀說文。趨字而得之。辵部。趨。趨田。易居也。左氏作爰。僖十五年傳。晉於是乎作爰田。孔疏引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畝以田。易其疆。畔國語作。輟晉語焉。作。輟田。韋昭注引賈侍中云。輟易也。爲易田之法。賞畝以田。易疆界也。羣經正義按爰。爰文以作爰。作輟。實一字也。然總系假借。正字當作趨。徐錯繫傳云。趨乃爰輟之正字。謂以田相換易也。蓋

古訓爰字。原有代易義。漢書張湯傳。爰書師古注。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辭史記。酷吏傳。裴駘集解。引蘇林。爰。易也。義亦同。惟以田相換。易則字作。趨。不作爰。蓋於古相傳如此。廣韻。二十二元。趨。是也。地官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大鄭注。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晦。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晦。再易之地。休二歲。乃種故家三百晦。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注。萊。謂休不耕者。公羊宣十五年傳。何休解詁。司空謹別。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九

寄虹山館

田之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堯堯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漢書食貨志。曰。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地理志曰。秦惠公用商鞅。始割列田地。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



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段氏說文注云按何云換主易居班云更耕自爰其處孟云爰土易居許云趨田易居爰輟趨換四字音義同也古者每歲易其所耕則田廬皆易紹蘭按大司徒所言是六鄉之制遂人所言是六遂之制上地即不易之地中地即一易之地下地即再易之地趨田之灋本為周制而左傳云晉於是乎作爰田晉語云焉作輟田作者創始之詞似晉自惠公以前不行此灋者賈侍中謂賞眾以田易疆界明其於常制外別為此賞以說眾也孟子梁惠王篇五畝之宅趙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十

寄虹山館

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云五畝也公羊宣十五年傳廬舍二畝半漢書食貨志井方一里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二十畝以八家計之即是二畝半廬舍之二畝半即信南山所云中田有廬鄭箋謂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者也邑居保城之二畝半即七月所云入此室處鄭箋謂當避寒氣而入所穹室瑾戶之室以居之者也班志稱自爰其處何休孟康及許書皆稱易居謂易其田中之廬非易其邑中之室知者

東山云自我不見於今三年此從征軍士有受不易之地者二歲當易居有受再易之地者三歲當易居今三年來歸而追敘之曰伊威在室蠨蛸在戶又曰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此室即邑中之室又申敘之曰穹窒熏鼠我征聿至則東歸所居仍是三年以前之室故知室皆不易其所易之居乃田中之廬也趨正字爰輟假借字趨从辵以回為聲二部回求回也从二从回回古文回象回回形上下有所求也回為上下回回故趨有換易之說矣此濱田悉徙之說也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十一

寄虹山館

五種無不宜種當為種說文種先種後孰也从禾重聲即下文大重細重禾名也非此義種執也从禾童聲執種也詩曰我執黍稷此謂五穀之種亦當从禾童童為正經典多借種為種說文宜所安也物性與土性相安故曰宜地官大司徒職云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植物宜阜物二曰川澤其植物宜膏物三曰正陵其植物宜覈物四曰墳衍其植物宜莢物五



曰原隰其植物宜叢物左氏成二年傳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皆此義也夏官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穀宜五種正北曰并州其穀宜五種鄭注竝云五種黍稷菽麥稍荀子儒效篇王制篇竝云序五種

其立后而手實

尹知章注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紹蘭案立后蓋自占之諺自壞其中二畫上下兩畫稍長即為立字占上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謂自占度土地所宜而手握其實數之於官也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三

寄虹山館

之名簿也管子欲知五方物土之宜以布其利故令民自占而手實本為良法美意逮漢武行自占之法而算及緡錢車船食貨志諸賈人未作賈貨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請作有租及簿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一算商賈人輜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王莽再行自占及實定所掌之法以其半界之而貢及鳥獸魚鼈百蟲畜牧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食貨志諸賈人取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煩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調舍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一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

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請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賈實定所掌即手實也呂惠卿行自供手實之法而檢括及尺椽寸土且抄及雞豚宋史呂惠卿傳又等丁產簿使民自供手實尺土寸椽檢括無遺至雞豚亦徧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賞三之一充賞民不勝自供即自占也其違管子之本意甚矣其困其木宜玩菴與杜松

玩菴假借字爾雅釋木玩魚毒郭璞注玩大木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藏卵果文選吳都賦縣玩菴植劉逵注引異物志曰玩大樹也其皮厚味近苦澀剝乾之正赤煎訖以藏眾果使不爛敗以增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三

寄虹山館

其味豫章有之玉篇玩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壞也說文艸部芫魚毒也从艸元聲中山經首山艸多朮芫郭注芫華中藥急就篇有玩華師古注以爾雅郭注為誤邵氏正義云顏監所據者漁人以芫華藥魚耳以今驗之藥魚者不皆用芫華而創瘍有所謂魚尾者以玩子敷之即瘥是亦玩子名為魚毒之證紹蘭按邵說是也从艸之芫其華自可藥魚从木之玩其皮自可藏果卵而皆名魚毒正如釋木權黃英釋艸亦云權黃華莖莖著釋草亦云莖莖藉艸木之同名異實者正多不



得執魚毒之侮而合荒艸朽木為一物也 齋亦  
榆之異文爾雅釋木榆無疵郭注榆榿屬似豫章  
釋文引字書無榿榆也本又作榿說文木部榆母  
純也从木侖聲讀若易卦屯按榆純疊韵榆蓋純  
類因名母純說文純木也从木屯聲引夏書純榿  
楸柏故景純謂榆為榿屬似豫章淮南子脩務訓  
榿榿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豫章二木名然則榆亦  
大木矣 爾雅釋木杜甘棠郭注今之杜梨邵氏  
正義云杜之甘者為棠杜與棠相似而實殊甘棠  
味滑美而杜味澀醉此味之殊也下文云杜赤棠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寄虹山館

實而可食則謂之甘棠凡實者皆得謂之杜則皆  
得謂之甘棠杜棠杜析言之也杜得稱甘棠互  
言之也紹蘭案說文棠杜曰棠杜曰杜从木尙聲  
此棠兼棠與杜而言杜無實者杜有實者是棠本  
無實而杜有實也又曰杜甘棠也从木土聲此專  
說棠下之杜曰杜而別其實之甘者為棠則甘棠  
之名出於杜舉味澀色赤之杜足兼味甘色白之  
棠故杜得稱甘棠且陸璣以白棠為甘棠而云微  
醉則甘棠亦不純甘而舍人注爾雅云白者為棠  
赤者為杜為甘棠為赤棠六書故卷二十一所引  
如此按為甘棠為赤棠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寄虹山館

白者棠此色之殊也說文杜曰棠杜曰杜此性之  
殊也召南甘棠篇蔽芾甘棠毛傳甘棠杜也釋文  
甘棠艸木疏云今棠梨爾雅又云杜赤棠白者棠  
郭注棠色異異其名唐風杜篇有杜之杜毛傳  
杜赤棠也疏引陸璣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  
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醉滑美赤  
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  
韌亦可以作弓韃戴氏毛鄭詩補注爾雅謂杜甘  
曰棠毛公失其句讀段氏說文注云召南甘棠毛  
曰甘棠杜也釋木曰杜甘棠本無不合棠不實杜

在赤者為杜之下明謂杜為甘棠亦為赤棠其是  
非以甘棠解白棠赤棠解赤杜明矣與陸說異是  
直以杜赤棠為甘棠然則毛云甘棠杜也未嘗失  
其句讀而爾雅亦不煩讀為杜甘曰棠矣 禹貢  
青州貢松鄭風山有扶蘇篇山有橋松毛傳松木  
也鄭箋橋松在山上釋文橋本亦作喬毛作橋王  
肅云高也鄭作橋枯稿也孔  
疏傳以橋松共文嫌為二木  
故云松木以明橋非木也魯頌閟宮篇徂徠之  
松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遺而樹之田主各以  
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鄭注若以松  
為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續漢書祭祀志  
注馬融周禮注曰社稷在右太社在中門之外惟



松白虎通社稷篇引尚書逸篇曰大社惟松通典卷四十八引白虎通云論語魯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竦動論語八佾篇皇氏義疏夏居河東河東宜松御覽卷九百五十三引禮斗威儀君乘木而王其政平則松為長生又引尸子荆有長松文梓說文松木也从木公聲察松或从容

其草宜楚棘

草當為艸說文草草斗櫟實也非此義艸百卉也从二艸楚叢木一名荆也荆楚木也是楚荆一木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七

寄虹山館

而云艸者其幹細而可束故艸木通稱矣詩漢廣篇翹翹錯薪言刈其楚鄭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鄭風揚之水篇不流束楚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蓋言楚之細且輕也土喪禮楚焯置于燠鄭注楚荆也荆焯所以鑽灼龜者學記夏楚二物鄭注夏楮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撲撻犯禮者疏引盧植云撲作教刑然則古教刑亦用楚故廉頗肉袒負荆矣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荆之言彊也賈疏引爾雅李巡注荆彊也荆彊雙聲漢書地理志左馮翊襄惠有疆梁原淮南子陸形訓高誘注荆梁原水經注作荆梁原是荆彊古通也南山經虛勺之山其木多荆西山經小華之山其木多荆

東山經餘棧之山其下多荆中山經驪山楚之言其木多荆驪山其木多荆堯山其木多荆楚之言駟也爾雅釋言柴駟也柴駟亦彊也小雅楚茨以楚楚狀茨之貌茨為疾黎有二角刺即楚之駟彊可見矣古人以楚名國亦稱荆亦稱荆楚商頌殷武云奮伐荆楚禹貢鄭注謂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是其義也左氏傳晉有寺人披字伯楚蓋取披剪荆楚為義亦曰勃鞞披即勃鞞之合聲爾說文棘小棗叢生者从立束易習坎上六寘于叢棘虞翻曰坎多心故稱棘獄外種九棘故稱叢棘邯鄲風凱風篇首章吹彼棘心毛傳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七

寄虹山館

棘難長養者段氏謂傳棘下當有心字是也以下傳棘薪可證二章吹彼棘薪傳棘薪其成就者魏風園有桃篇園有棘傳棘棗也小雅湛露篇在彼杞棘鄭箋杞也棘也異類喻庶姓諸侯也土喪禮決用正王棘若釋棘鄭注正善也王棘與釋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為決世俗謂王棘砭鼠秋官朝士左九棘右九棘鄭注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爾雅釋艸鬣棘棘郭注細葉有刺蔓生一名商棘廣雅云女木也釋木終牛棘郭注即馬棘也其



刺巖而長北山經北嶽之山其木多棘東山經尸

胡之山其下多棘中山經合谷之山是多簷棘氏

箋疏按本艸天門冬一名顛勒即爾雅髦

顛棘也簷玉篇丁敢切疑簷顛聲近而轉升山其

木多棘苦山其上有木焉名曰黃棘黃華而員葉

其實如蘭服之不字大誓之山有艸焉其狀葉如

榆方莖而蒼傷其名曰牛傷郭注猶言牛棘郝氏

按牛棘見爾雅郭注方言云山海經謂刺

為傷即指此下文講山亦云反傷赤實 紹蘭案

此文以棘為艸下文五沃之土言其棘其棠又與

羣木相次山海經亦或謂棘為艸或謂棘為木爾

雅顛棘屬釋艸牛棘屬釋木以顛棘即簷棘小棘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寄虹山館

也故為艸屬牛棘即王棘大棘也故為木屬而中

山經又以牛傷為艸與雅異說棘从竝束束木也

也棘多也刺造字者因以二束相竝古多用棘為

藩衛左氏哀八年傳囚諸樓臺梲之以棘故虞翻

謂獄外種九棘昭十三年傳遇諸棘闈杜注棘里

名闈門也蓋其地多棘施棘於門以藩其里謂之

棘闈猶今場屋施棘於牆以藩其舍亦謂之棘闈

矣棘之言急而讀若革論語顏淵篇棘子成漢書

古今人表作革子成大雅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

鄭箋棘急禮器引作匪革其猶鄭注革急也然則

嚴密之地必施棘者亦取其多刺因以備警急也

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

說文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上韻會所

今本作地之中一物出形也凡水原也象水流出

成川形此篇首言土自五施至一施凡五等皆謂

平地之土與下文山陵陝隄六施至二十施者不

同平地五等之土五施為最厚而深五七三十五

尺而後至泉韓獻子所謂土厚水深者也故於五

種無不宜矣

呼音中角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寄虹山館

謂五施之地深試呼之其音中角下云如雉登木

以鳴音疾以清也月令孟春之月其音角鄭注屬

木者以其清濁中漢志角屬也物觸地而出藪

角木也位在東方

淮南時則訓注同

其水倉

倉蒼省文說文蒼艸色也玉藻大夫佩水蒼玉鄭

注謂玉有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吳越春秋越

王無余外傳有蒼水使者又云青泉赤淵分入洞

穴青泉猶蒼水也

其民彊



說文疆弓有力也。因以為疆有力之通稱。漢書地理志：河內殷虛，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強。又云：鍾代石北民俗，僕伎臣瓚曰：今北土名疆，直為僕中皆其比也。

赤墟歷疆肥五種無不宜。

說文埤赤剛土也。禹貢下土墳墟。鄭注：墟疏也。歷，疆尹注云：歷疏也。疆堅也。肥者，馬融注：禹貢墳有膏肥也。此土色赤，其性疏疆而肥，故亦五種無不宜矣。

其麻白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寄虹山館

月令孟秋食麻與犬。鄭注：麻實有文理，屬金。金者西方之行，西方色白，故麻以白為貴。齊民要術：種麻篇，凡種麻用白麻子、白麻子為雄麻，胡麻篇今世有白胡麻、八棱胡麻、白者油多。九穀攷：北方藝麻，三月下種，夏至前後，牡麻開細碎，花落後拔而漚之，取其皮是為夏麻，其色白。詩言八月載績，夏刈之則八月可績也。苴麻，其俗呼子麻，八九月閒子孰則落。詩言九月叔苴，傳苴麻子也。叔，拾也。拾取子盡，乃刈其皮而剝之，是為秋麻，色青而黯，不潔白也。色不潔白之謂苴，故閒傳曰：苴惡貌也。

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皂。皂，卽牡麻夏刈色白者。王禎農書：紵麻有二種，一種紫麻，一種白麻。曾見涇縣，紵者云是白麻，謂苴。皂之麻為黃麻，而李時珍曰：大麻卽今火麻，一曰黃麻，纒麻今之白麻也。所謂黃麻，同所謂白麻者，人自為說。然則苴、皂之麻，今南方無晚刈之黑色者，又不及纒、紵之白。故統稱之曰黃麻。北人刈麻異時，故黑白異色。今為類舉而互證之，可以得古人以苴、皂譬况斬齊之貌矣。紹蘭按此文，其麻白蓋卽楚辭之瑤華。夏刈之白麻及紵、纒之白麻也。地官舍人鄭注：五穀六米別為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寄虹山館

書賈疏：黍稷稻粱，菰大豆皆有米。麻與小豆小麥三者無米。九穀攷云：穀中無米者，或指麻與大小豆耳。紹蘭謂：幽風七月篇，七月食瓜，八月斲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毛傳：叔，拾也。苴，麻子也。鄭箋：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茶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內惟薪樗供炊飪之用，而毛以苴為麻子，鄭於苴麻之實言糝，說文糝為糝之古文，解云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曰米曰粒，則麻實之糝非米而何？故詩人以苴與瓜瓠及茶統言食我農夫也。然則麻之有米明矣。但食醫六



膳無麻耳不得謂麻無米也增識於此餘詳五麻下

其布黃

晏子春秋外篇昔者秦繆公乘龍而理天下以黃布裹烝棗至東海而捐其布吳越春秋外傳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黃絲之布文選蜀都賦黃潤比筒簾金所過劉遠注黃潤謂筒中細布也司馬相如凡將篇曰黃潤鮮美宜制禪揚雄蜀都賦曰筒中黃潤一端數金

其艸宜白茅與菴

管子地員篇注卷一 寄虹山館 易大過初六藉用白茅虞翻曰柔白為茅召南野有死麕篇白茅包之毛傳白茅取潔清也小雅白華篇白華菅兮白茅束兮毛傳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鄭箋人刈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為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為脆白虎通五祀篇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 菴當為菴說文菴部菴水鳥也 今本作小爵也此從菴叩聲詩曰菴鳴于垤經典通作鶴非此義艸部菴菴也从艸菴聲菴菴也菴菴之初生一日菴一日離菴菴或从炎菴菴之未秀者廉菴也詳見下

其木宜赤棠

爾雅杜赤棠唐風杜篇毛傳杜赤棠也疏引樊光云赤者為杜陸璣疏云赤棠子澀而味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本理韌亦可以作弓韃名南甘棠疏引舍人曰杜赤色名赤棠六書故卷二十一引舍人云白者為棠赤者為杜為甘棠為赤棠中山經陰山其中多彤棠其葉如榆而方其實如赤菽食之已聾西山經中皇之山其下多蕙棠郭注彤棠之屬也郝氏箋疏云蕙與棠二物彤棠蓋赤棠也中山經陰山其中多彤棠彤疑彤字

管子地員篇注卷一

寄虹山館

之譌是也紹蘭又案西山經昆侖之上有木焉其壯如棠 郭注棠 棠也 黃華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蓋亦赤棠之類故云如棠赤實而味如李李之味亦有澀者 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四施於五施校淺七尺尚是土厚水深故亦五種無不立 呼音中商 謂四施之地校五施為淺試呼之其音中商下云如離羣羊也月令孟秋之月其音商鄭注屬金者



以其濁次宮漢志商之為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呂氏春秋孟秋記注商金也其位則訓注同

其水白而甘

淮南子修務訓謂神農相土地之宜嘗水泉之甘

苦今本土地下奪之字據尤平御覽卷七十八引補吳越春秋闔閭內傳

相土嘗水此四施之土其水甘再施之土其泉鹹

一施之土其水苦皆嘗水之濃說文白西方色也

陰用事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陰數曰美也从口含

一一道也左氏僖二十四年傳有如白水大荒南

經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淵大荒東經有甘山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寄虹山館

者甘水出焉生甘淵皆其比也淮南子原道訓味者甘立而五味亭

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此水白而甘蓋亦五色成五味亭矣

其民壽

論衡齊世篇語稱上世之人堅彊老壽百歲左右

黃唐無宜也

黃唐變韻說文黃地之色也从田从艾艾亦聲古文

淮南子天文訓黃者土惠之色是黃義也說文

唐大言也是唐有大義眾經音義卷二卷三卷十

卷二十四竝云唐徒也徒空也是唐有空義土色

雖黃以大而空故無所宜也御覽卷八百三十九

引作黃墳禹貢釋文引馬融云墳有膏肥也若然地得土之正色又有膏肥不得云無宜唯宜黍稷矣疑引作墳為誤

唯宜黍稷也

惟唯古通用唯之言獨也大學唯仁人鄭注以為

獨仁人也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

謂之黍从禾兩省聲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

糜稌也稌糜也程氏九穀攷云說文以禾况黍謂

黍為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為黍屬而不黏者也是

故禾屬而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故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寄虹山館

文則通稱黍謂之禾屬要之皆非禾也爾雅秬黑

黍內則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鄭氏注黍黃黍也

韓非子吳起欲攻秦小亭置一石赤黍東門外經

傳中見黑黍白黍黃黍赤黍不見黑糜白糜黃糜

赤糜是以知散文通稱黍也糜一曰稌飯用米之

不黏者黏者釀酒及為餌資醢粥之屬故籩籥實

糜為之以供祭祀故又異其名曰稌黍之不黏者

獨有異名祭尚黍也不黏者有糜與稌之名於是

黏者得專稱黍矣聞之農人云黍糜二穀皆有黑

白黃赤之異及與人索取其種凡持以至者有黑



黍白黍又有赤黍雜黑黍中者黑黍中更有青黍而獨無黃黍惟糜則類多黃者然則黃黍者糜也稌也內則直呼爲黍而今人乃以爲稷糲矣山西無論黏與不黏統呼之曰糜黍又冒黃粱之名呼黏者曰軟黃粱不黏者曰硬黃粱太原以東則呼黏者爲黍子不黏者爲糜子武邑人亦呼之曰黍子糜子而呼黍之米曰黃米糜之米曰糲米北方稷稌音相邇曲阜孔燕谷糲云彼地稷稌二字迥別民間呼糜子爲稷無誤呼稷者稷奪稷名承譌日久論者因謂稷稌一物而以黏不黏分黍稷失之矣說文糜稌互釋稷齋互釋其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美

寄虹山館

爲二物甚明以稌冒稷稷既非稷矣以釀酒之黏黍充黍之盞盞實其性黏著幾與遷實之餌養無以異且少牢特牲饋食之禮尸嘏主人本爲炊糜爲飯不相黏著故有搏黍之儀若用黏黍爲之胡爲乎必令佐食者搏之而後授尸哉且糜之爲黍不但內則黍黃黍之注可爲左證周官士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注云說九州所宜若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釋文云麻一本作糜案此糜字必糜字之譌蓋鄭注所謂若云者實據職方氏職方荆揚但云宜稻與此注合而幽州宜三種并州宜

五種注皆有黍無麻是麻當作糜糜卽謂黍二字可互通也然糜之譌麻糜黍之可互通亦非以臆見斷之也伏生大傳淮南子劉向說苑皆云大火中種黍菽而呂氏春秋則云日至樹麻與菽麻生於二三月夏至後則刈牡麻矣今云日至樹麻其爲樹糜之譌無疑淮南子劉向竝言黍菽呂氏言糜菽是糜黍互通之確證也又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以伏生淮南子劉向書證之糜字爲衍文因下有菽糜之文而衍也菽糜者豆豔也下正傳云已在經中又言之是何也時食豆豔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毛

寄虹山館

而記之言菽糜又言之者特著其時食豆豔耳與上種黍菽文不相複而轉寫者不明傳意謂傳已在經中之云連糜字言之遂於上經妄增一字也近日常本不知糜爲衍字謂是糜字之譌改糜爲糜失之愈遠矣糜音門乃赤苗嘉穀春時下種者又譌爲糜芭之糜是又不知糜糜之爲二物其音又復不同也諸書言種黍皆云大火中是以夏至而種也說文獨言以大暑而種蓋言種黍之極時其正時實夏至也汜勝之種植書黍暑也種者必待暑說與說文同亦以極時言之矣紹蘭案黍暑韻漢書律歷志鶉火初柳九



度小暑中張三度大暑於夏為六月汜勝之書雖云黍者暑也種者必待暑其下即云先夏至二十日是其以暑音解名黍之義非定為小暑大暑之暑大暑於夏為六月汜書謂先夏至二十日則在四月末五月初夏小正書傳淮南說苑外尚書考靈曜云夏火星昏中可以種黍菽夏小正大火中在五月月令昏火中在季夏而仲夏農乃登黍天子以辨嘗黍鄭注此嘗籩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必以黍者黍火穀氣之主也又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注云黍稷之屬於是始孰鄭謂孟

管子地員篇注卷一 寄虹山館

秋登穀為新黍明以仲夏所登所嘗為舊黍而蔡邕以為此時黍新孰今蟬鳴黍呂氏春秋仲夏紀農乃登黍高誘注亦云植黍孰先進之按豳風五月鳴蜩故仲夏新黍謂之蟬鳴黍種者早種早種者仲夏先登則孟秋登穀嘗新明是晚種之黍謂之新者黍火穀氣之主以大火中所種者為正且別於早種先登之黍為舊故稱之曰新也齊民要術言種黍之法三月上旬種者為上時四月上旬為中時五月上旬為下時夏種黍稷與植穀同時非夏者大率以椹赤為候諺曰椹釐釐種黍時此

槩言種之早晚大氏早者三月上旬晚者亦不過五月上旬與汜書先夏至之說正合崔寔四民月令曰四月蠶入蔟時雨降可種黍禾謂之上時夏至先後各二日可種黍此雖以四月為上時又傳夏至後然亦明言後二日皆無季夏大暑種黍之說且齊民要術引雜陰陽書黍生于榆六十日秀秀後四十日成崔寔曰二月榆莢成以此推之黍百日乃成則仲夏登早黍二月即當種之更知晚黍無種于大暑者段氏說文注謂許書大暑大字為傳寫妄增是也 說文秫稷之黏者从禾朮象

管子地員篇注卷一 寄虹山館

形朮秫或省禾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九穀攷云稷黏者為秫北方謂之高梁或謂之紅梁通謂之秫秫周官食醫職宜稌宜黍宜稷宜粱宜麥宜苽見稷則不見秫內則菽麥蕡稻黍粱秫惟所欲見秫則不見稷故鄭司農說九穀稷秫並見後鄭不從入粱去秫以其闕粱而秫重稷也故自漢唐以來言稷之穀者屢異而秫為黏稷則不能異綴文之士其講說秫之義者雖異而天下之人呼高粱為秫秫呼其稽為秫稽者卒未有異也其黏者黃白二種所謂秫也以秫為黏稷於是他穀之黏



者以假借通併之曰秫陶淵明使公田二頃五十

畝種秫者稻之黏者也崔豹古今注所謂秫為黏

稻是也廣雅疏證曰唐本州注引沘勝之種植書云今年田得七月種秫四月種粳稻世說任誕篇云秫米味甘微寒止寒熱利大腸療漆瘡唐本注云此米功用是稻也爾雅釋文云江東人皆呼稻米為秫米爾雅謂黏粳為秫烏在其不可也所以

必辨之者惡夫以秫為黏粳恐其亂稷而已不黏

者赤白二種白者膚色如粉民俗多種赤者故得

專紅梁之名也周官遷人職朝事遷實有白黑鄭

司農說稻曰白黍曰黑余以為黑者黑黍白者白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辛寄虹山館

稷皆指其穀色言若稻必春後乃見白耳紹蘭案

爾雅黍稷眾秫眾字不可解齊民要術梁篇引作

粟秫即引孫炎曰秫黏粟豈叔然所見爾雅本作

粟秫故以黏粟解秫歟然粟是梁非稷爾雅不應

以粟為秫也

宜縣澤

周語澤水之鍾也說文澤光潤也此二義皆不得

言縣蓋澤為瀑之譌說文瀑一曰沫也瀑實也馬

融長笛賦山水猥至瀉瀑噴沫猶後人所謂瀑布

亦云縣瀑矣

行磨落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磨

尹注云土既虛脆不堪版築故為行磨及籬落也

其地遇潤則數頽毀故不可立邑置磨磨即磨之

今字

其艸宜黍秫與茅

黍秫茅皆見前

其木宜榦榦桑

榦即柁之或字說文柁木也从木屯聲夏書曰柁

榦柁柏榦或从巛柁古文柁段氏注云依汗簡所載作柁近是即柁字

側書耳集韻禹貢柁榦柁柏攷工記鄭注云禹貢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至寄虹山館

荆州貢榦榦柁柏賈疏引鄭書注云榦榦柁柏四

木名是鄭所見夏書作榦不作柁也爾雅釋木釋

文引方志云榦榦柁漆相似如一唐風疏云郭璞

與此中山經成侯之山其上多榦木郭注似榦樹

材中車轅吳人呼榦音轅車嬰礮之山其下多榦

榦又名榦說文榦柁也左氏襄十八年傳孟莊子

斬其榦以為公琴是也榦即柁柁即今椿樹說文

春作菴蓋故書柁或作榦以今字書之因為椿矣

讀書雜志云尹以榦為柔桑非也榦榦桑三者

皆木名榦讀為唐風隰有柁之柁爾雅柁榦郭璞



曰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柎子一名土樞西山經曰英山其上多柎樞是也樞字古讀若狃故與柎通左傳公山不狃論語作弗樞是其證也紹蘭案小雅南山有臺篇北山有柎毛傳柎櫛也唐風疏引陸璣疏云柎櫛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細葉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櫛材可為弓弩幹也攷工記弓人凡取幹之道櫛次之鄭司農云櫛讀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寄虹山館

億萬之億櫛說文作櫛解云梓屬大者可為棺梓小者可為弓材从木音聲今本別出櫛字解云櫛也既於櫛為複出又混梓屬之櫛為似櫛之櫛謬亦甚矣柎之見於山海經者自英山多柎外其餘多柎之山尚有二十一所惟中山經丙山獨云其木多欬柎郭注欬義所未詳郝氏箋疏云方言欬長也東齊曰欬郭注欬古矧字然則欬柎長柎也柎木多曲少直見陸璣詩疏此柎獨長故著之此櫻為柎之說也一日櫻蓋櫻之譌說文夏作嬰與變形相近因誤櫻為櫻爾雅釋木槐小葉曰榎大

而敲楸小而敲榎郭注槐當為楸楸細葉者為榎老乃皮粗敲者為楸小而皮粗敲者為榎左傳曰使擇美榎邢疏引襄二年穆姜使擇美榎以自為櫛與頌琴是郭邢所見左氏作榎今本作檟邢疏又引樊光云大者老也敲措皮也謂樹老而皮粗敲者為楸小少也樹小而皮粗敲者為榎襄二年孔疏引樊光作為檟說文檟楸也春秋傳曰樹六檟於蒲圃檟榎古今字山榎謂之榎亦為之條釋木柎山榎釋文榎舍人本作檟秦風終南篇有條有梅毛傳條榎疏引李巡曰山榎一名榎孫炎曰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寄虹山館

詩云有條有梅條榎也陸璣疏云榎今山楸也亦知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曰材理好宜為車板能溼又可為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此榎譌榎之說也 說文桑蠶所食葉木从叕木易否九五繫于包桑京房曰桑有衣食人之功荀爽曰桑者上元下黃以象乾坤也禹貢沈州桑土既蠶詩抑靡譜疏引鄭注其地尤宜蠶桑幽風七月篇爰求柔桑毛傳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鄭箋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蠶月條桑猗彼女桑傳女桑莢桑也蠶箋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



者束而采之衛風氓篇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傳桑  
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箋桑之未落謂其時  
仲秋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箋桑之落矣謂其時  
季秋也鄭風將仲子篇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傳  
桑木之眾也是古人樹桑於牆下故孟子云樹牆  
下以桑也公羊文二年傳虞主用桑何休解詁引  
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中山經縣  
嬰用桑封桑封者桑主也桑之見於山海經有常  
桑有非常之桑西山經烏山其上多桑東山經嶽  
山其上多桑中山經輝諸之山其上多桑穀山其  
管子地員篇注卷一 寄虹山館

淵有三桑無枝此皆非常之桑也此文宜桑蓋亦  
常桑矣  
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  
三施於五施校淺十有四尺矣  
呼音中宮  
三施之地深淺當五施之中試呼之其音中宮下  
云如牛鳴窳中也月令中央土其音宮鄭注屬土  
者以其最濁漢志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  
宮土也位在中央爲之音主  
時則訓注作五音之主是也  
其泉黃而糗  
管子地員篇注卷一 寄虹山館

讀書雜誌云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黃而有臭是  
也上文云其水白而甘下文云其泉鹹又云其水  
黑而苦則此文當作其泉黃而有臭無取於糗也  
尹注非紹蘭案其泉黃左傳隱元年傳不及黃泉  
史記鄭世家集解引服虔注云天元地黃泉在地  
中故言黃泉孟子滕文公篇下飲黃泉淮南子天  
文訓高注云黃鐘鐘者聚也陽氣聚於黃泉之下  
也說文寅正月陽氣動去黃泉欲上出糗讀若臭  
味之臭謂氣也左氏僖四年傳一薰一蕕十年尙  
猶有臭有臭本兼薰蕕而言此文有臭對上下甘



鹹苦為文是彼以味言此以臭言上云見是土也  
泉在土中明水臭出於土臭月令中央土其臭香  
鄭謂土之臭孟冬之月盛德在水其臭朽鄭謂水  
之臭然則有臭當香朽互文以見義矣或曰黃而  
有臭黃者土色中央土其臭香有臭當屬香言故  
月令又曰水泉必香也

流徙

讀書雜誌據下云水流徙謂此亦當有水字是也  
紹蘭案說文流水行也易習坎象辭水流而不盈  
荀爽曰陽動陰中故流小雅沔水篇沔彼流水呂

管子地員篇注卷一

美寄虹山館

氏春秋盡數篇流水不腐徙遷流也漢書溝洫志  
大司空掾王橫引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亦其義  
矣

斥埴

斥說文作庶鹵下云西方鹹地也東方謂之庶西  
方謂之鹵經典通作斥禹貢青州海濱廣斥釋文  
引鄭注斥謂地鹹鹵說文埴黏土也禹貢徐州厥  
土赤埴埴釋文埴鄭作戩讀曰熾文選蜀都賦李  
善注引鄭注熾赤也攷工記埴埴之工二鄭注埴  
黏土也紹蘭案埴之言埴也埴之言和也和之言

黏也說文埴脂膏久埴也黏也春秋傳曰不義  
不黏黏或从刃黏相著也左氏隱元年傳借呢  
為黏攷工記弓人說相膠云凡呢之類不能方故  
書呢或作織杜子春云織讀為不義不呢之呢或  
為黏黏黏也康成謂織脂膏臚敗之臚臚亦黏也  
賈疏云若今人頭髮  
有脂膏者則謂之臚然則埴也埴也臚也黏也黏  
也說也織也皆謂黏耳埴與埴聲義並同織乃埴  
之異文黏即和之或字呢則和之假借說織又埴  
埴之假借皆以聲近故也

宜大菽與麥

管子地員篇注卷一

毛寄虹山館

未菽古今字說文未豆也象未豆生之形也大雅  
生民篇菽之荏菽毛傳荏菽戎菽也鄭箋戎菽大  
豆也孔疏曰釋艸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  
也此箋亦以為大豆樊光舍人李巡郭璞皆云今  
以為胡豆璞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梁傳戎  
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  
下今之胡豆是也按爾雅戎菽皆為大豆注穀梁  
者亦以為大豆也郭璞等以戎胡俱是夷名故以  
戎菽為胡豆也后稷種穀不應捨中國之種而種  
戎國之豆即如郭言齊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種



則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絕其種乎而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正大豆是也邵氏爾雅正義云釋詁戎王大也王通作任又通作荏是戎荏皆言大也先後鄭釋周官九穀皆分大豆小豆爲二種農桑輯要引汜勝之書云大豆保歲易爲宜古之所以備凶年也王禎農書云大豆有黑白黃三種白者粥飲皆可伴食是也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是也淮南主術訓亦云大火中則種黍菽今南方種大豆者多於二月汜勝之書云三月榆莢時有管子地員篇注卷一 亥寄虹山館

說文麥芒穀秋種厚蘊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從來有穗者从久來周所受瑞麥來辨一來二縫象芒束之形段注說文云一來二義作一麥二麥今定爲二麥一麥一麥一麥一麥許書無芒則山前字可作麥凡物之標末皆爲瑞麥蓋同麥則亦同稗矣廣韻十六哈引埤蒼曰稗互爲二麥一麥二稗亦猶異時同類雙肉共抵之類其字以从象二麥以象一麥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貽我來粦粦來辨麥也稗齊謂麥稗也稍麥徑也麩麥末也餅麩養也乾堅麥也麩麥麩屑也十斤爲三斗麩小麥屑之麩麩小麥屑皮也麩管子地員篇注卷一 亥寄虹山館



分大小麥也廣志旋麥三月種八月熟出西方似亦言小麥而非高氏注之旋麥矣類大麥也攷崔寔言種大小麥並以白露節為始惟類麥早晚無常是大小麥之外復有類麥說者以類為大麥類然則類乃大麥之別種非謂大麥盡名類也思文之詩貽我來牟帝命率育臣工之詩於皇來牟將受厥明來牟之於民食也豈不重哉孟子於辨麥自播種而耨之以至於熟言之甚詳故先鄭大小麥並列九穀矣而後鄭逸大麥至大小豆則從先鄭並錄之每求其故不可得說者謂戎菽后稷之管子地員篇注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寄虹山館

所殖而大麥用處甚少也然乎哉月令仲秋之月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鄭氏注麥者接絕續乏穀尤重之尙書大傳主秋者虛昏中中可以種麥鄭氏注虛北方元武之宿八月昏中見於南方淮南子虛中則種宿麥說苑主秋者虛昏中中可以種麥素問云升明之紀其類火其藏心其穀麥鄭氏月令注麥實有孚甲屬木說文麥金也李時珍曰三說各異而別錄云麥養肝氣與鄭說合孫思邈云麥養心氣與素問合夷考其功除煩止渴收汗利溲止血皆心病也當以素問為準

蓋許以時鄭以形而素問以功性故立論不同耳案陶氏別錄言小麥微寒以作麪温陳藏器云小麥受四時氣足自然兼有寒温麪熱熱冷言宿麥之性斯為備矣麥微寒者得金氣而生成於夏宜其屬火也然考素問亦不專言麥屬火金匱真言論東方青色其味酸其類艸木其穀麥是以麥屬木也至藏氣發時論則謂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鱸皆苦以味苦言則是麥火也然則論物之所屬有以形言者有以色言者有以質言者有以味言者用是穀者神而明之斯投無不當也麥蘆筴管子地員篇注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寄虹山館

實熬之為麪則遵實也考之禮經九穀之為蘆筴實也黍稷稻粱而外麥與苽皆蘆筴實玉藻諸侯朔月四簋疏云以此而推天子朔月太牢當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簋食醫職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故膳夫職王之饋食用六穀鄭司農說以食醫之六物當之是麥苽為蘆筴實矣鄭氏小宗伯注六齋謂黍稷稻粱麥苽春人注齋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為蘆筴實疏云屬中兼有麥苽內則苽食麥食折稌並配之以羹其上以食目之注云人君燕食所



用案此記其饌則亂而與上黍稷稻粱白黍黃粟之為飯者別之曰食故鄭氏以為燕食所用然既配之以羹則三者亦皆是飯也公食大夫禮實三飯以滷醬注云每飯歡滷滷蓋大羹滷是飯必歡羹矣簠簋實外其在醢人之職則羞豆之實醢食糝食見於內則者皆用稻米其在遊人之職則朝事之遊其實糝糝白黑鄭司農說糝麥曰糝麻曰糝稻曰白黍曰黑羞遊之實糝餌粉糝注云二物皆粉稻米所為合蒸曰餌餅之曰糝糝者搗粉糝大豆句為餌糝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糝糝言粉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聖

寄虹山館

稷稻粱苽大豆皆有米麻與小豆小麥三者無米故云九穀六米然考小宗伯及春人職注竝以麥為簠簋實是麥有米明矣光武自無羹至南宮馮異復進麥飯免肩飯則米為之也說文獨詳記食麥飯之名陳楚之間相謁食麥曰糝楚人相謁食麥曰餅秦人謂相謁而食麥曰饌饌相謁食麥也方言亦詳記之曰陳楚之內相謁而食麥饌謂之糝楚曰餅凡陳楚之郊南楚之外相謁而殮或曰餅或曰飶秦晉之際河陰之間曰饌饌說文言麥飯方言言麥饌蓋皆言麥有米也但今世麥皆礲之為麩其春米炊飯則久失其節度矣若豆大小雖異其無米則一余以為穀中無米者或指麻與大小豆耳六米斷指食醫之六穀賈氏所釋鄭義恐未得其審與釋蘭按地官載師疏引孝經援三十八引春秋說題解麥之為言雅也寢生觸東而不息精射直刺故麥含亡事且立也又引春秋左助期麥神名含神福習也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聖

寄虹山館

其艸宜蕒蕒

夏小正王蕒秀月令王瓜生鄭注云今月令云王蕒生夏小正云王蕒秀未聞孰是幽風七月篇四月秀蓂毛傳云蓂艸也鄭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蕒



秀萋其是乎說文萋艸也从艸嬰聲詩曰四月秀  
萋劉向說此味苦苦萋也吳穎芳云劉向說苦萋  
蓋即說文芙蓉也味苦江南食之以下氣者也舊  
見前當作菴

其木宜杞

鄭風將仲子篇無折我樹杞毛傳杞木也孔疏云  
四牡傳杞枸櫞此直云木名則與彼別也陸璣疏  
云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粗而白色理微赤  
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共北淇水旁魯國泰山汶水  
邊純杞也鄭九虞翻曰杞柳木名也釋文杞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寄虹山館

杞也東山經東始之山有木焉其狀如楊而赤理  
其汁如血不實其名曰杞鄭氏箋疏按李善注西  
京賦引此經作杞云杞如楊赤理是知杞假借作  
芭也李善又云杞即柳木也未知其審紹蘭按經  
云其狀如楊明即杞柳之此杞爲杞柳之杞也小  
雅湛露篇在彼杞棘毛無傳鄭箋杞也棘也異類  
喻庚姓諸侯也杞棘與桐椅對文椅梓也蓋即與  
矣此即左氏傳杞梓自楚往之杞也襄二十七年  
皆木小雅四牡篇集于苞杞傳杞枸櫞也四月篇  
隰有杞棗傳杞枸櫞也陸璣疏云一名苦杞一名  
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其莖似莓子秋孰正赤莖  
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政和本艸卷此即左氏傳

圃生杞爾雅杞枸櫞之杞也左氏昭十二年傳杜  
引舍人云何杞也表記疏引孫炎云即今枸櫞也疏  
文樞枸杞也杞枸櫞也御覽卷九百九十一引吳普  
木樞云枸杞一名枸櫞一名羊乳名醫別錄生常  
山平澤及諸工陵阪岸陶注俗諺云去家千里勿  
食蘿摩枸杞此言其補益精氣強盛陰道也

杞傳箋無文釋文引艸木疏云其樹如樗一名狗  
骨此杞既非杞柳枸櫞亦非杞梓之杞北山篇言  
采其杞箋云登山而采杞非可食之物既不可食  
其非枸櫞可知若杞柳及杞梓之杞則當言伐不  
得言采困學紀聞以南山之杞爲梓杞北山之杞  
爲枸杞失之然則詩言杞類不止三矣表記引詩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寄虹山館

豐水有芭鄭注芭枸櫞也按下武毛傳芭艸也蓋  
謂水艸不謂枸櫞且其字从艸不从木鄭注禮時  
未見毛詩三家詩蓋有从木作杞說爲枸櫞者山  
海經亦多借芭爲杞自東始之山外西山經小華  
之山其木多杞東山經餘莪之山其下多芭中山  
經其木多芭今本誤歷石之山其木多芭暴山其  
木多芭堯山其木多芭柴桑之山其木多芭榮余  
之山其木多芭內惟柴桑榮余兩山之芭與柳連  
文爲杞柳之杞餘山皆言荆芭則杞棘之杞也  
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



再施校五施淺二十有一尺

呼音中羽

再施之地校三施又淺試呼之其音中羽下云如

鳴馬在野也月令孟冬之月其音羽鄭注屬水者

其音最清漢志羽字也物藏聚宇覆之也呂氏春秋孟冬紀注羽水也立在北方時則訓

注羽屬水也說文作翳水音也

其泉鹹

說文鹵西方鹹地也鹹銜也北方味也从鹵咸聲

周書洪範潤下作鹹月令冬其味鹹鄭注云鹹水

之味凡鹹者皆屬焉內經素問岐伯曰水生鹹是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寄虹山館

也

水流徙

已見前

黑埴

埴見前說文燹火所熏之色也从炎上出田此禹

貢沅州厥土黑埴之屬埴言其肥埴言其黏義亦

同也釋名土黑曰盧盧然解散也與此異

宜稻麥

爾雅釋艸稌稻郭璞注今沛國呼稌周頌豐年篇

豐年多黍多稌毛傳稌稻也內則折稌鄭注稌稻

也天官食醫牛宜稌鄭司農云稌稷也引爾雅曰

稌稻按說文稻稌也从禾谷聲稌稻也从禾余聲

引周禮曰牛宜稌稷沛國謂稻曰稷从禾奐聲稷

稻不黏者从禾兼聲讀若風廉之廉段氏曰風廉

兼謙也食部作風 杭稻屬从禾亢聲稷或从奐聲蓋稻

是大名稌與稷皆稻之黏者謙若杭皆稻之不黏

者故稻之言皆也曰部皆杼曰也詩曰或春或旨

謂無論種之剛柔皆可春而旨也故謂之稻稌之

言舒也其字从余得聲八部余語之舒也是稌為

稻之舒緩者而沛國即呼稻為稌故謂之稌稷之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寄虹山館

言便也其字从奐得聲大部奐稍前大也讀若畏

便是稷為稻之選便者而沛國即呼稻為稷故謂

之稷穀梁襄五年會吳于善稻傳吳謂善伊謂稻

緩段氏說文注曰謂稻為緩即沛國謂稻曰稷而

郭璞曰今沛國呼稌然則稌稷本一語稍分輕重

耳紹蘭謂稷與緩聲兼義稌與緩義兼聲皆稻之

便而黏者今呼糯米米故爾雅毛傳內則鄭注皆

云稌稻謂稌為稻中之一種惟先鄭以稌為稷稷

則稷而不黏非其義矣謙之言謙也水部兼薄水

也从水兼聲食部謙噉也口部噉讀若風謙謙薄



冰謂之謙小食謂之謙猶稻不黏謂之謙破工  
人則雖有泥亦弗之謙也鄭司農云謙讀為黏  
謂泥不黏者為謙是謙即讀黏泥之黏者為謙  
相反而實相成也 杭之言炕也火部炕乾也从火  
亢聲爾雅釋木守宮槐葉晝宵炕釋文引樊光本  
作抗齊民要術種槐柳篇引孫炎云炕張也杭作  
稷稷之言墁土部墁秦謂院為墁从土受讀若井  
汲稷葉張抗謂之炕土院謂之墁汲井索謂土稷  
猶稻不黏謂之杭亦謂之稷九穀攷云按稷稻大  
名也稷硬也其黏者也稷之為言硬也說文石部  
不黏者也食醫之職牛宜稷鄭司農說稷稷也又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寄虹山館

引爾雅曰稷稻是又以稷釋稻稷其不黏者也孔  
子曰食夫稻亦不必專指黏者言職方氏揚荆諸  
州亦但云其穀宜稻吾是以知稷稻之為大名也  
紹蘭謂說文稻稷稷稷五字相次稷即杭之或  
字稻篆在前稷下云稻也稷下云沛國謂稻曰稷  
皆不言黏與不黏稷下云稻不黏者則上文稷稷  
為黏稻可知矣杭下云稻屬亦不言黏與不黏以  
文次稷後稷為稻不黏則杭亦不黏可知矣而稻  
下云稷也稻以黏為善舉稷之黏者則稷之黏及  
稷杭之不黏皆統之又可知矣然則稻是大名稷

則稻之黏者亦稻之屬不得為大名先鄭之誤在  
以稷為稷不在以稷釋稻稻為大名固得兼稷稷  
不得兼稷故不得為大名程氏不究稷从余聲杭  
从亢聲稷从受聲之義為先鄭說所誤而以稷與  
稻竝為大名失之矣文選魏都賦水澗稷稷陸時  
黏不黏二種亦稷不得為 麥見前  
其艸宜萃菑吳本如此花齋本作  
小雅鹿鳴篇食野之萃毛傳萃萍也鄭箋萃蘋蕭  
也孔疏云釋艸文郭璞曰今蘋蒿也初生亦可食  
陸璣疏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一 寄虹山館

又可烝食是也易傳者爾雅萃萍其大者蘋是水  
中之艸非鹿所食故不從之 說文菑苗也苗菑  
也爾雅釋文菑菑郭注未詳邵氏正義曰菑與菑  
古通用史記周勃世家封為條侯表作菑侯漢書  
地理志信都國脩縣脩音條括地志作菑是也下  
文云苗脩玉篇以菑苗菑三字轉相訓是苗即菑  
也苗菑古音相近易云其欲逐逐漢書作其欲攸  
攸是也菑一名遠小雅我行其野云言采其遠毛  
菜也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今羊蹄似蘆菑莖赤  
莖為茹滑而不美多噉令人下利揚州謂之羊蹄



幽州謂之遠一名菹亦食之詩釋文遠本又作菹  
 本艸云羊蹄一名菹陶注今人呼為禿菜即菹字  
 音譌也神農本艸羊蹄味苦寒一名東方宿一名  
 連蟲陸一名鬼目名醫別錄名菹生陳畱孫伯淵  
 曰說文菹艸也讀苦菹菹艸也菹菹艸也廣雅菹  
 羊蹄也毛詩言采其遠箋云遠牛薺也陸德明云  
 本又作菹陸璣云今人謂之羊蹄陶宏景云今人  
 呼禿菜即菹音之譌詩云言采其菹按陸英疑  
 卽此艸之菹此艸一名連蟲陸又陸英卽菹菹一  
 名菹也亦苦寒西山經符禺之山其艸多條其狀  
 管子地員篇注卷一 寄虹山館  
 如葵而赤華黃實如嬰兒舌食之使人不惑石脆  
 之山其艸多條其狀如韭而白華黑實食之已疥  
 北山經高是之山其艸多條蓋亦菹之異種也  
 其木宜白棠  
 爾雅釋木杜赤棠白者棠名南甘棠疏引舍人曰  
 白者亦名棠唐風杖杜疏引樊光曰白者為棠  
 故引舍人陸璣疏云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  
 人同詳見杜及赤棠下  
 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  
 此平地五等之土最薄而淺韓獻子所謂土薄水

淺其惡易觀者也  
 呼音中徵  
 一施之地淺試呼之其音中徵下云如負豬豕覺  
 而駭也月令孟夏之月其音徵鄭注屬火者以其  
 徵清漢志徵社也物盛大而繁社也呂氏春秋  
孟夏紀注徵火也位在南方時則訓注同  
 其水黑而苦  
 說文黑火所熏之色也周書洪範火曰炎上炎上  
 作苦月令孟夏之月其味苦其臭焦鄭注云火之  
 臭味也凡苦焦者皆屬焉內經素問岐伯曰火生  
 苦是也水色本黑而此言其味苦與四施之土其  
 管子地員篇注卷一 寄虹山館  
 水白而甘者異矣





管子地員篇注卷二

蕭山王紹蘭著

後學胡燏棻校刊

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

此謂聽一施之地呼音中徵也徵豕駭為韻說文

豬豕而三毛叢居者豕豕也竭其尾故謂之豕象

毛足而後有尾讀與豨同荀子正論篇今人或入

其央瀆竊其豬豕竊豬者負而走豬覺而駭故說

文豕豕驚聲也潛夫論豕駭懼真聲出爾雅釋樂

徵謂之迭徐景安樂書引劉歆云徵者社也事也

其聲抑揚遞續其音如事之緒而為迭見玉海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寄虹山館

虎通禮樂篇徵者止也陽氣止然則豬豕方寢負

之而走其覺而驚駭之聲正是抑揚遞續迭焉如

緒旋即哮然而止故云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

也

凡聽羽如鳴馬在野

此謂聽再施之地呼音中羽也羽馬野為韻說文

馬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廣韻馬韻引

以說文牛羊鹿豕等魯頌駉篇駉駉牧馬在坳之

野小雅車攻篇蕭蕭馬鳴毛傳言不謹諱也孔疏

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爾雅羽謂之柳

劉歆云羽者字也物也其聲低平掩映自下而高

五音備成如物之聚而為柳也白虎通云羽者紆

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然則蕭蕭猶肅肅也馬鳴

曠野蕭蕭然聲正低平掩映自下而高又復柳然

聚而紆徐氣肅上下故云凡聽羽如鳴馬在野也

凡聽宮如牛鳴窻中

此謂聽三施之地呼音中宮也宮中為韻說文牛

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象頭角三封及尾之形

及字據韻會牟牛鳴也窻窻也窻地藏也爾雅宮

謂之重劉歆云宮者中也君也為四音之綱其聲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寄虹山館

重厚如君之德而為重白虎通宮者容也舍也舍

容四時者也然則牛在窻中牟然而鳴其音含容

厚重左氏僖三十二年傳故云凡聽宮如牛鳴

窻中也

凡聽商如離羣羊

此謂聽四施之地其音中商也商羊為韻說文羊

祥也从羊象頭角足尾之形羣羣也坐羊鳴也

切夏官職方氏八蠻七閩鄭注閩蠻之別也小雅

無羊篇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周易乾文言及檀

弓皆言離羣齊民要術羊有疥者閒別之不別相

一五〇 子部法家類 八 反E 5



染污或能合羣致外家政法云羊有病輒相汚欲  
令別別即離羣也爾雅商謂之敏劉歆云商者章  
也臣也其聲敏疾如臣之節而敏疾白虎通云商  
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然則羊性喜羣若  
離其羣則半半然傷其類周禮職方氏釋文羊劉  
昌宗音如羊鳴近米

聲正敏疾開張故云凡聽商如離羣羊也

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

此謂聽五施之地呼音中角也角木為韻鳴清為  
韻說文雉有十四種盧諸雉喬雉鳴雉驚雉秩秩  
海雉翟山雉翰雉卓雉伊雉而南曰翬江淮而南

管子地員篇注卷二 寄虹山館

曰搖南方曰曷東方曰留北方曰稀西方曰蹲从

佳矢聲邶風匏有苦葉篇有鷺雉鳴雌鳴求其牡

毛傳鷺鷥雉聲也說文鷺鷥雉鳴也小雅小弁篇

雉之朝雉尚求其鷓鄭箋雉雉鳴也夏小正正月

雉震雉震也者鼓其翼也雉也者鳴也正月必雷

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何以謂之震則雉震雉相

識以雷說文雉雉雉鳴也雷始動雉鳴而向其頸

孫楚翟賦爾雅釋鳥體冲和之淑質飾羽儀於茂

林斑五色之文章揚皦皦之清音此謂雉登木以

鳴也爾雅角謂之經劉歆云角者觸也民也其聲

圓長經貫清濁如民之象而為經白虎通云角者  
躍也陽氣動躍然則雉登高木鼓翼句頸以鳴正  
如觸味而出其聲迅疾圓長雉從唯諾之唯其聲  
短雉從句股之句其聲  
聲長此雉雉聲也故句然而長句如又聞雷動  
短而云圓者周髀算經云圓出於方

凡將起五音

此下將言五音分數及相生之敘故又發凡也司

馬相如有凡將篇義本此以急就篇急就奇觚與

眾異例之凡將當取篇首發端二字以為傳

管子地員篇注卷二 寄虹山館

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

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尹注一而三之即  
四也以是四開合

於五音九也又九讀書雜誌云主當為立字之誤

九之為八十一也也史記律書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置一即立一

也紹蘭按開猶分也分而積之也先立一以為數始

立於一說文云道分其一而三之得三是一開也又分其

三而三之得九是再開也又分其九而三之得二

十七是三開也又分其二十七而三之得八十一

是四開也三二十七為八十一正合九九八十一

之數故云四開以合九九也劉歆三統術曰太極















十四數瑟惟倍也漢志以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孟堅於宮不先言損後言益其說與律書禮注同矣

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

玉海卷六引此文無不無二字有之言又也徵數

百有八又三分之得三十六者三凡四為乘聘禮乘皮

設鄭注物四為乘此謂去其四九三十六適足七十二之

數為商也按律書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月

令孟秋之月其音商鄭注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

數七十二其數雖合惟管子以下生損一司馬及

管子地員篇注卷二寄虹山館

鄭皆上生益一為異

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

復於其所謂復如前之三分而益之以一也商數

七十二又三分之得二十四者三以一二十四益

七十二得九十六為羽也按律書商三分去一四

十八以為羽月令孟冬之月其音羽鄭注三分商

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管子以商上生羽故三分

分益一為九十六司馬及鄭以商下生羽故三分

損一為四十八數差惟倍鄭注月令黃鐘之宮曰

黃鐘之宮最長也是謂宮數八十一為最長明不

取徵長百八羽長九十六之說矣

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

羽數九十六又三分之得三十二者三去其四八

三十二適足六十四之數為角也按律書三分益

一六十四以為角月令孟春之月其音角鄭注三

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其數皆合亦管子

以下生損一司馬及鄭以上生益一為異生黃鐘

術曰音始於宮窮於角

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

禹貢沈州厥土黑墳徐州厥土赤埴墳豫州下土

管子地員篇注卷二寄虹山館

墳墟馬融云墳有膏肥也周禮地官甸人掌土化

之澆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凡糞種墳壤用麩

故書墳作盆鄭司農云墳壤多益鼠也康成謂墳

壤潤鮮爾雅釋詁延長也方言延長也延年長也

凡施于年者謂之延施于衆長謂之永然則墳延

之地謂之膏肥而引長矣

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

陝讀陝隘之陝陝隘之陝從大部之夾夾持也从

夾夾盜竊襄物也从二亦有所持俗說文陝隘也芳

謂蔽人俾夾是也二字易相混說文陝隘也芳

即方方之言旁也方旁古通用繁辭旁行淮南子



五帝本紀作旁聚說文彙部作旁速人部作旁救  
咎繇謨方施新序節士篇作旁施立政方行漢書  
地理志作旁行呂刑方告論衡變動篇  
作旁告士喪禮旁寸鄭注今文旁為方  
陝之芳謂

陝隘之旁

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

祀當為阨形之誤也阨通作阨阨說文阨塞也阨又譌為祀

陝謂阨塞陝隘之地

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

杜陵之名昉於此漢書地理志京兆尹杜陵故杜

伯國宣帝更名右扶風杜陽杜水南入渭莽曰通

杜是杜陵本由杜水得傳初為杜伯國至宣帝始

管子地員篇注卷二 寄虹山館

更名故宣帝紀云尤樂鄠杜之閒率常在下杜元

康元年以杜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為杜陵鄠

杜皆屬右扶風明杜陵初名杜縣以杜陽為下杜

而杜陽下師古引繇詩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杜

與土方言有重輕說文杜从木土聲毛詩鴟鴞篇

桑土韓詩作桑杜與自土作自杜正同此九施之

杜陵亦是杜之言土以其大阜純土非土戴石石

戴土之比因名杜陵矣楊慎經說曰晉有土會土

言桑土而陶唐氏御龍氏豕韋氏唐杜氏為土氏

之族漢儒欲左傳之行乃推漢為陶唐之後於土

會復晉之下增六字其處者為劉氏蓋土會本于

唐杜氏而劉氏又本于土會也若作土女之土上

與唐杜下與劉氏何涉范宣子曰昔句之祖

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

字潛夫論志李以正於周朝有無間官故氏周難於

國生與通是李以正於周朝有無間官故氏周難於

李與通是李以正於周朝有無間官故氏周難於

以正於周朝有無間官故氏周難於

殺節伯朝朝無害適晉子與士為字伯子與士

是節伯朝朝無害適晉子與士為字伯子與士

無據矣左氏文則三年疏引世木士為省生士

缺缺生士會然則三年疏引世木士為省生士

後氏為士其子為孫為武子為宣子為范宣子

季士會之子為孫為武子為宣子為范宣子

土句故宣子為孫為武子為宣子為范宣子

范氏者武子始食采於周後改封范也則揚氏說

為有徵矣此外尚有土渥亦傳范也則揚氏說

管子地員篇注卷二 寄虹山館

亦傳士貞伯又有士鮒又有士敦亦有士弱亦傳

士莊子亦傳士莊伯又有士敦亦有士弱亦傳

當為士景伯亦傳士莊伯又有士敦亦有士弱亦傳

其所習蓋後漢時已然也惟楊說劉氏本於土會

今知其不然者左氏昭十九年傳云有陶唐氏既

衰其後有劉氏早學擾龍于參龍氏以事孔甲則夏

後文十三年傳杜氏之徒欲行左氏因改置為劉以附

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  
此謂陵形圓轉如環也說文環璧也肉好若一謂



之環从王聲聲環之言還也還之言營也齊風還  
篇子之還兮齊詩作子之營兮漢書地理志爾雅釋工  
途出其右而還之畫工又云水出其前而左營工  
禮弓疏所引如此以其規畫如環謂之畫工以其  
今本無前而二字營市如環謂之營工說文營居也部引韓非曰  
自營爲△衆經音義卷四口口引蒼頡篇亦作自營爲△韓子五蠹篇作  
自環者謂之私然則環陵猶漢書地理志北海郡  
之營陵矣

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

蔓之言曼也魯頌閟宮篇孔曼且碩毛傳曼長也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圭

寄虹山館

爾雅釋詁延長也謂山形曼延而長說文蔓葛屬  
周南葛覃篇葛之覃兮毛傳覃延也鄭箋葛延蔓  
于谷中唐風葛生篇葛生蒙楚蔌蔓于野毛傳葛  
生延而蒙楚蔌生蔓于野北山經有蔓聯之山此  
蔓山亦其比矣

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

付附省說文附附婁小土山也从自付聲春秋傳

曰附婁無松柏今本左氏傳作附婁雙聲徐言曰

附婁疾言曰附付山蓋土山之小者

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

付山見前徒之言土也說文作赴从辵土聲史記

夏本紀述禹貢云雲夢土爲治漢書地理志引禹

貢雲夢土作又夏官職方疏引鄭書注云其中有

平土工水去可爲作畎畝之治其中卽謂雲夢之

中平土工水去可爲治正用史記土爲治之說知

鄭所據禹貢亦是土在雲夢之下班志江夏郡有

雲杜縣應邵曰左傳若敖取于郢今郢亭也是郢

注于郢子之文生文焉郢夫人棄杜土同聲縣

詩自土齊詩作自杜鴟鴞篇桑土韓詩作桑杜縣

名雲杜以其地爲雲夢之土卽鄭云其中有平土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六

寄虹山館

工非謂禹貢本作雲土漢因之立雲杜縣也楚語  
云又有藪曰雲連徒洲州洲古今字說文州水中  
爾雅本韋昭注楚有雲夢藪澤也連屬也水中之  
可居曰洲徒其名也楚語但言雲而韋注釋以雲  
夢可知言雲卽兼夢徒與土杜皆同聲徒洲卽土

洲謂水中有土可居亦卽鄭云其中有平土工雲

杜之名實本於此雲連徒洲當是四字藪名其義

爲雲夢連屬土洲然則徒卽土白徒卽白土謂付

山之白土者

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



爾雅釋地中陵朱藤

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

說文青東方色也水經河水又北過北地富平縣西酈注云河側有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即上河峽也世謂之為青山峽即其比也

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

淮南子地形訓青金八百歲生青龍青龍入藏生青泉高誘注東方木色青按青龍入藏即青龍所居也法言問神篇龍蟠于泥云庚泥者說文庚萬物庚庚有實也其泥庚庚而實故不可得泉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七

寄虹山館

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

說文壤柔土也禹貢豫州厥土維壤地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鄭注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艸人墳壤用麤勃壤用狐鄭注勃壤粉解者墳壤潤解穀梁隱三年傳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楊疏引麤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

疏云壤字為穀梁音者皆為傷徐邈亦作傷或當字從壤蓋如麤信之言也 大雅縣篇

毛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九章算術商

功章今有穿地積一萬尺問為堅壤各幾何答曰

為堅七千五百尺為壤一萬二千五百尺術曰穿

地四為壤五劉徽注壤謂息土為堅三堅謂築土為墟四墟謂

此皆其以穿地求壤五之求堅三之皆四而一以

壤求穿四之求堅三之皆五而一以堅求穿四之

求壤五之皆三而一紹蘭按此術蓋取穿地一萬

尺而四分之為二千五百尺故云穿地四也五其

二千五百尺為壤一萬二千五百尺故云為壤五

也三其二千五百尺為堅故云為堅三也四其二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六

寄虹山館

千五百尺為穿地一萬尺故云為墟四也虛墟古即空即穿地故劉徽云其謂穿地穿地四其二千五百尺積一萬

尺而加其一則五之得壤土一萬二千五百減其

一則三之得堅土七千五百尺故云以穿地求壤

五之求堅三之皆四而一也壤土五其二千五百

尺積一萬二千五百尺而減其一則四之得穿地

一萬尺又減其一則三之得堅土七千五百尺故

云以壤求穿四之求堅三之皆五而一也堅土三

其二千五百尺積七千五百尺而加其一則四之

得穿地一萬尺又加其一則五之得壤土一萬二



千五百尺故云以堅求穿四之求壤五之皆三而  
一也然則堅土實而壤土浮故劉徽解為息土息  
土猶言息壤也海內經曰息壤者言土自長息無所止極而故  
可以塞洪水也郭注曰息壤者言土自長息無所止極而故  
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漢元帝時臨淮徐縣地  
丈即息壤之類也赤壤者土柔和而色赤泰誓疏  
引殷本紀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  
孔疏引殷本紀云紂為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  
己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射斗以火燒之然使  
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  
之亦加以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墜火  
中射與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  
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諡作帝世紀亦云  
然按今本史記殷本紀但云好酒淫樂嬖於婦人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九 寄虹山館

愛姬已如己之言是從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  
重辟刑有炮烙之法囚西伯里西伯出而紂乃  
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乃許之無長夜之飲  
甫諡所作書何無赤壤之田方千里帝紀亦云  
然亦者亦般本紀明引般本紀先有是言帝紀亦  
亦本紀與張傅亦云然豈本紀先有是言帝紀亦  
說文勢健也讀若豪釋書敘西旅獻太保作旅  
孔疏引鄭人遺其首豪來獻見于周孫伯何郊  
爲首豪國人遺其首豪來獻見于周孫伯何郊  
乃壁中故文爲勢紹爾按此說也許氏此勢印  
大保之作借勢以許明引書詞說文此例甚多  
作象鄭亦破勢字鄭所見本並借作勢讀若豪  
勢因不知古文勢字鄭所見本並借作勢讀若豪  
來獻也言西旅之勢來獻其並訓爲首豪固不誤也  
通曉不煩破字爲豪而其並訓爲首豪固不誤也

計解勢爲健與鄭大之說合讀若豪亦與馬鄭  
首豪之說合而云讀若者謂勢之音義若豪而不  
破字則校馬鄭爲長某氏傳乃以叙解獻勢  
謂犬高四尺曰勢是謂望文生義失之遠矣是勢  
有健義左氏宣十二年傳晉師在敖部之間敖部  
夢韻猶礪礪也礪多石礪說文無礪字謂其  
山勢健而塙堅傳傳之間明是敖山部山杜注敖  
在熒陽縣西北晉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則魯亦  
有敖山敖山蓋即勢山之省文然則此十七施之  
地問其壤則赤而和柔問其山則勢而伉健故云  
赤壤勢山矣韓非子師涓鼓新聲師曠曰此所謂  
清商也平公曰清商固最悲乎是清商有悲意此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三 寄虹山館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三 寄虹山館

山其下清商故不可得泉  
陞山  
按陞即陞之譌字陞誤爲陞陞又誤爲陞也說文  
陞磊也磊衆石也故下文云其下駢石不可得泉  
因有陞山之傳矣  
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  
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釋文引馬融云壤天性和  
美也釋名土白曰漂漂輕飛散也壤腹也肥腹意  
也畢氏疏證云兩腹字今木一作瀼一作瀼瀼字  
人言盛諱其肥謂之腹從肉襄聲方言凡人言盛  
及其所愛諱其肥謂之腹從肉襄聲方言凡人言盛







其艸如茅與走

如卽茹之省文非如若之如也易泰初九拔茅茹

鄭注茹牽引也釋文茅音苗虞翻注茹茅根王弼注茅

之爲物拔其根而相牽引也神農本艸茅根一名

茹根類聚卷八十二引易注茅一名茹子是茅以

根名故得茹茅之稱矣 走蓋走之壞字走卽蕙

之省文廣雅釋艸烏蕙射干也王氏疏證曰神農

本艸射干一名烏扇一名烏蒲生南陽川谷名醫

別錄射干一名烏髮一名烏吹一名艸薑陶隱居

注射干卽烏髮根庭臺多種之黃色方多作夜干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寄虹山館

字烏髮者卽其葉名矣按髮與蕙通髮扇一聲之

轉射干之葉橫張如扇故謂之烏扇又謂之烏蕙

也然則烏蕙卽射干單言之則爲蕙省其文卽爲

走爾

其木乃構鑿之二尺乃至於泉

左氏莊四年傳卒於構木之下杜注構木木名

或爲曼或爲莫或爲莫昆反又武元反孔疏云此字之音

作明字體難定或兩爲之音杜直云木名不知木

何所似木有似榆者俗呼爲明榆蓋爲明也紹蘭

按莫昆武元二反是也說文構从木構聲構平也

是構从兩聲兩从廿兩乃會意字非从兩聲故讀

若鑿然則構聲近蠻故後漢書馬融列傳廣成頌

用構字與構聲端復單爲韻亦是讓構若蠻明不

得云以兩爲聲當始有之柄力掌切松脂非漢以

前文無柄字何得據左傳之音段氏說文注構

義云舊有構柄二字一兩聲一兩聲左傳構木音

蠻土俗構作馬援傳章懷注曰水經注武陵構木

其音也招蘭謂段是皆認構爲柄未盡也蓋構聲

爲於此故玉篇因呼爲明而明字聲也陸氏因之

明蕙反也孔氏因之有兩聲作明之說也而忘其

爲蠻俗土音且忘其本爲兩聲作明之說也而忘其

日榆之證尤爲疎齊民要術種榆有明榆是明榆

榆中之一種非謂別木更有明榆非明榆而似榆

欲以構當明榆而音說文構松心木段氏注云蓋

明此誤之又誤者也說文構松心木段氏注云蓋

松心微赤故與琉璃同音此說是也段氏又云疑

有奪誤當作松心也一曰構木也廣韻廿二元注

曰松心又木名也所據古本也蒙上文松木言之

故曰松心謂之構又松心有脂莊子所謂液構一

曰構木也者別有木名構如左傳構木馬融廣成

頌陵喬松履脩構漢書烏孫國山多松構小顏云

構木名其心似松是小顏所據已同今本矣紹蘭

按松心木三字連讀謂構木之心如松心微赤故

併松心木廣韻云云乃陸法言等所說非據說文

古木小顏解構字正據許說故曰其心似松不謂

構卽松心許書松構檜椳四象相次其解檜云柏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寄虹山館



葉松身如段所云構即松心豈檜即松之身乎其  
 解縱云松葉柏身如段所云構即松心豈縱即松  
 之葉乎是知檜身似松故云松身非即松之身縱  
 葉似松故云松葉非即松之葉足證構心似松故  
 云松心其非即松之心明矣說文又云帛赤心木  
 松柏屬从木一在中心也朱為松柏屬明非  
 即松亦非即柏赤心木三字連讀正松心木三字  
 連讀之證古本說文構下其不作松心一曰構木  
 又明矣然則構為松心木而非松心亦非別有木  
 名構構蓋長木與松相等故漢書松構竝稱廣成  
 管子地員篇注卷二 寄虹山館

頌亦喬松脩構對舉也至段氏謂松心有脂以莊  
 子液構為證據莊子人間世云匠石見櫟社樹曰  
 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  
 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構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  
 也釋文櫟李軌云木名司馬彪云液津液也構謂  
 脂出構構然也崔謨云黑液出也是構之言滿也  
 液構謂櫟出黑脂構構然滿也構構然者形容櫟  
 液滿出之貌其非松心有脂為液構又明矣此亦  
 誤之又誤者也御覽卷九百六十一引山海經構  
粉可以酌羹音設今本中八月吐穗成有鹽梅  
木郭注今蜀中有構木七八月中吐穗穗如鹽

粉著狀可以酌羹音備郝氏  
 箋疏云或所見木異是也

山之上命之曰復呂  
 上云山之上命之曰縣泉下云山之上命之曰泉  
 英此復呂亦泉名也復之言白也孟子梁惠王篇  
 復呂猶白呂也禮運疏引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  
 法云未知下生白呂未知為宮南授商白呂徵六  
 日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強謙待上生未知謙待為  
 宮白呂商未知徵五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白  
 呂上生南授白呂為宮分烏商南授徵五日律五  
 寸三分小分二強白呂蓋取復呂為義白西方色  
 管子地員篇注卷二 寄虹山館

呂亦陰律然則復呂為陰泉之名矣上文五音聽  
 地泉亦以律名泉之證

其艸魚腸與蕓  
 魚腸竹類初學記卷二十八引梁簡文帝脩竹賦  
 玉潤桃枝之麗魚腸金母之名竹得俛艸者說文  
 竹冬生艸也爾雅竹之類皆列釋艸西山經高山  
 其艸多竹中山經荆山其艸多竹大堯之山其艸  
 多竹師每之山其艸多竹夫夫之山其艸多竹皆  
 其證也 說文蕓水邊艸也爾雅作蕓釋艸蕓蔓  
 于郭注多生水一名軒于江東呼蕓邵氏正義



曰蔓子一名軒于者子虛賦菴閭軒于張揖云軒于蒲艸也生水中揚州有之又謂之于後漢書馬融傳注云于一名菡生於水中紹蘭按左氏僖四年傳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然則菡生水邊其氣不香之艸菡正字菡借字說文菡爲縮酒字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

說文柳小楊也齊風折柳樊圃毛傳柳柔脆之木王風揚之水篇不流束蒲鄭箋蒲蒲柳疏引陸璣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爲箭故春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毛

寄虹山館

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人以爲箕鏞之楊也此爾雅所謂楊蒲柳也大雅皇矣篇其樗其楛毛傳樗河柳也疏引某氏云河柳謂河旁赤莖小楊也陸璣疏云生河旁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此爾雅所謂樗河柳也鄭風將仲子篇無折我樹杞疏引陸璣疏云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粗而白色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共北洪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柳也今本純杞下奪柳字據御覽卷九百五十六引補此爾雅所謂樗桓柳也郭注或曰柳當爲柳桓柳似柳皮可釋木又有旄澤柳郭注生澤中者邵氏以旄作飯

正義旄爲澤柳細葉猗儺莖枝映水因風眠起有似於舞今人謂之莖絲柳夏小正正月柳稊稊也者發孚也北山經湖灌之山有木焉其葉如柳而赤理郭氏箋疏云柳有一種赤者名赤柳赤理晉書地理志云丹陽丹陽山多赤柳中山經廆山其木多柳熊山其木多柳風伯之山其木多柳卽公之山其木多柳堯山其木多柳真陵之山其木多柳榮桑之山其木多柳榮余之山其木多柳海外北經平正有柳海外東經嗟正有柳大荒西經王母之山爰有白柳其海內西經所云雁門山雁出其間在高柳北高柳在代北蓋又以地多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毛

寄虹山館

高柳受僂矣御覽卷九百五十七引許慎淮南子注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惠因號柳下惠又引崔寔四民月令三月三日以上已被除采柳絮柳絮愈劔按柳與楊爲類楊葉大柳葉細楊之言揚也春秋元命包謂揚州以地多赤楊得名亦作揚州李巡注爾雅曰厥性輕揚故曰揚州今揚之枝葉多飛揚而上起是其驗也柳之言聚也鄭注天官縫人謂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孫炎注爾雅亦云柳爲星聚今柳之枝葉多叢聚而下聚是其驗也種雖殊而類則一故小雅采薇云楊柳依依岐



陽石鼓亦云佳楊及柳矣

山之上其名曰泉英

淮南子墜形訓龍淵有玉英高誘注龍淵龍所出

游淵也玉英轉化有精光也中庸淵泉如淵是淵

亦泉也以泉有玉英故名之以泉英

其艸斬白昌

爾雅釋艸薛山斬郭注云廣雅曰山斬當歸當歸

今似斬而聲大邵氏正義云說文云斬艸也繫傳

不言為山斬以艸之名斬者不一種也山斬一名

薛一名白斬葉似山鞠窮七八月之間華其色紫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三

寄虹山館

本艸云當歸一名乾歸不云名山斬廣雅以爲山

常歸今似斬而聲大釋文云斬古字當歸送

似文無文無一人今注謂古人名將離故也說

凡俗然漢末一人釋艸山斬當歸奇遠者疏證曰

傳之說也廣雅釋艸山斬當歸奇遠者疏證曰

農本艸當歸一名乾歸山斬當歸奇遠者疏證曰

陽黑水當歸多肉乾歸山斬當歸奇遠者疏證曰

西川北當歸多肉乾歸山斬當歸奇遠者疏證曰

味薄不相呼為乾歸山斬當歸奇遠者疏證曰

種一類似大葉乾歸山斬當歸奇遠者疏證曰

當歸也御覽引乾歸山斬當歸奇遠者疏證曰

善此說也御覽乾歸山斬當歸奇遠者疏證曰

艸印昌陽蕒也乾歸山斬當歸奇遠者疏證曰

生池水邊廣蕒乾歸山斬當歸奇遠者疏證曰

芾神農本草蕒乾歸山斬當歸奇遠者疏證曰

下名昌陽大根乾歸山斬當歸奇遠者疏證曰

類聚引吳普本艸云昌蒲一名堯韭一名昌陽亦

誘註云昌蒲昌蒲一名堯韭一名昌陽亦

一名堯韭昌蒲一名堯韭一名昌陽亦

昌蒲與石上昌蒲一名堯韭一名昌陽亦

與陶注生下昌蒲一名堯韭一名昌陽亦

及吳音本艸昌蒲一名堯韭一名昌陽亦

亦云其山也昌蒲一名堯韭一名昌陽亦

亦名白昌也昌蒲一名堯韭一名昌陽亦

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

爾雅釋木楊蒲柳郭注可以為箭左傳所謂董澤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三

寄虹山館

之蒲說文楊蒲柳也今本作木也類聚卷八十九

引五十七所易大過九二枯楊生稊虞翻曰楊葉

未舒偃稊與為楊乾為老老楊故枯兌為雨澤枯

楊得澤生稊陳風東門之楊其葉洋洋鄭箋楊葉

洋洋三月中也夏小正三月委楊楊則苑而後記

之魏策惠子謂田需曰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

之則生劉木倒作倒御覽卷九百折而樹之又生

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中山經風

雨之山多楊海外北經平正有楊海外東經隄正

有楊大荒南經謹頭維立芑苜移楊是食此楊宜



食葢非常之人食非常之楊也文選子虛賦檠離朱楊郭璞曰朱楊赤莖柳也建康實錄引春秋元命包說揚州云地多赤楊御覽卷九百五十七引廣志白楊一名高飛木葉大於桺崔豹古今注白楊葉圓青楊葉長埤雅黃楊木性堅緻難長俗云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世重黃楊以其無火然則獨無黑色之楊耳

山之材

尹注材猶旁也紹蘭按材無旁義下云山之側此亦不得言旁材葢林之譌玉篇林同椒則此謂山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至

寄虹山館

之椒也楚詞離騷馳椒工且焉止息王逸注土高四墮曰椒漢書外戚傳釋輿馬於山椒兮孟康曰山椒山陵也廣雅釋工四墮曰陵是孟康解椒為陵與四墮曰椒之義正合然則山之椒謂山四下墮地處文選月賦菊散芳於山椒李善以山椒為山頂失之

其艸兢與齧

兢蓋葢之譌說文葢白葢也篆文作葢△壞僅存葢形因誤為兢矣說文又云葢或从斂唐風葛生篇葢蔓于野毛傳葢生蔓於野疏引陸璣疏云葢

似枯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莫不可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紹蘭按許云白葢陸璣謂其子正黑不同者神農本草白斂一名兔核一名白艸名醫別錄一名白根生衡山二月八月采根暴乾然則白以根言黑以子言據別錄云采根暴乾是其用在根故稱白葢也孫伯淵曰爾雅葢兔葢郭璞云未詳玉篇葢白葢也經云一名兔核核與葢聲相近即此矣 爾雅葢虞蓼

郭注虞蓼澤蓼周頌小苾篇予又集于蓼毛傳云言辛苦也良邦疏引某氏曰葢一名虞蓼孫炎曰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至

寄虹山館

虞蓼是澤之所生故為水艸也按說文葢下云葢虞蓼謂葢虞為蓼也故蓼下云辛菜葢虞也是許讀爾雅與某氏孫郭並異

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

格當為格字之壞也說文格長木也非木名西經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樹名曰格西經格格之松格格二字為名亦不得謂之格木

木也从木咎聲讀若皓學者多見格寡見格格壞為格遂相承作格耳格即爾雅釋木之狄臧釋文引舍人本椽作皋古皋咎通用虞書皋陶漢書從大雅無篇藝鼓說文藝從咎聲及工記作皋鼓許讀格若皓皓从告聲



古皋告亦通用春官樂師詔來替皋舞鄭司農云皋當為告左氏定四年皋饒公羊  
作浩油浩亦从告聲漢書高帝紀高祖嘗告歸明  
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嗶呼之嗶嗶亦从皋聲也  
 楷卽棹也樊光本正作楷是其證矣據說文當讀  
 狄臧爲句謂狄臧一名棹猶唐棣核常棣棣楸楸  
 心釋木固有此例玉篇作楸臧棹也蓋讀楸爲句  
 謂楸一名臧棹非許義也六書故以楷爲烏白亦  
 取楷白聲同爾士昏禮舅即席古文舅作咎晉語  
舅犯史記晉世家作咎犯舅从白  
聲是咎與白通

山之側其艸菑與蕒

說文菑菑也菑菑也蕒茅菑也一名騂騂艸也楚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寄虹山館

謂之菑廣韻引作菑玉秦謂之蕒蔓地連蓼小雅

我行其野篇言采其菑毛傳菑惡菜也鄭箋菑菑

也亦仲春生可采也爾雅釋艸菑菑郭注大葉白

華根如指正白可啖齊民要術引陸璣詩義疏曰

河東關內謂之菑幽沈謂之燕菑一名爵弁一名

蕒根正白著熱灰中温噉之饑荒可蒸以禦飢漢

祭甘泉或用之其華有兩種一種莖葉細而香一

種莖赤有臭氣又引風土記曰菑蔓生被樹而升

紫黃色子大如牛角形如蠟二三同葉長七八寸

味甘如密其大者名抹又引夏統別傳注獲菑也

一名甘獲正圓赤纒紹蘭按菑菑雙聲其根華白

者名菑赤者名蕒菑赤謂之蕒猶玉赤謂之瓊故

爾雅又云菑蕒茅郭注云菑華有赤者爲蕒邵氏

正義謂木槿名騂而蕒茅亦名騂者正謂其華赤

似木槿是也離騷云索蕒茅以廷尊王逸注蕒茅

靈艸是楚謂之菑亦謂之蕒陸璣云關內謂之菑

是秦謂之蕒亦謂之菑菑菑互併但以赤白爲別

爾夏統別傳注名菑爲獲又名甘獲而云赤纒兩

獲字蓋皆蕒字之譌卷何於左旁而譌爲周南漢

廣篇言刈其蕒毛傳蕒艸中之翹翹然釋文引馬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寄虹山館

融云蕒蒿也孔疏云釋艸購商蕒舍人曰購一名

商蕒郭云商蕒蕒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

羹魚也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

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莠莖正白生食之

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說文蕒艸也可以烹

魚邵氏爾雅正義云楚辭大招吳酸蒿蕒不沾薄

只王逸注蒿蕒艸也蕒香艸也是蕒可以爲羹紹

蘭按大招言吳酸言沾薄明是說蕒故楚辭一作

蕒蕒注云蕒菜也言吳人善爲羹其菜若蕒味無

沾薄言其調也是其明證蕒亦蒿屬因有蕒蒿之



傅馬融郭璞皆云蕒蒿楚詞一本作蒿蕒者到言  
之耳猶上文云膾苴苴只注云苴苴蕒荷也史記  
司馬相如列傳作獬且漢書作巴且說文蕒荷一  
名苴蕒大招到言之則曰苴苴矣蒿蕒一艸用以  
芼羹王逸以蒿爲蕒召南采蕒毛傳云蕒蒿也  
夫人執蕒菜以助祭鄭箋云執蕒菜者以豆薦蕒  
菹夏小正二月榮菹采蕒菹菜也蕒由胡由胡者  
蕒母也蕒母者芴勃也皆豆實也左氏隱三年傳  
疏引陸璣疏云凡艾白色者爲蒿蒿今白蒿也春  
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然則蕒可蒸可生  
管子地員篇注卷二 寄虹山館

食可爲苴以充豆實未聞其可爲蕒且豆實明非  
蕒蕒在劍也王逸亦知蕒不可爲蕒故其注沾薄  
云煇蒿蕒以爲齏齏則苴類但蕒言沾薄於事爲  
宜齏苴言沾薄於義不合而蕒可烹魚爲蕒可蒸  
爲茹又未聞其堪爲苴齏也以是知叔師之說非  
矣蕒高丈餘故傳謂艸中之翹翹然也

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  
讀書雜誌云品榆當作區榆區與榆同類故並言  
之字本作區或作樞又作樞並讀如謳歌之謳爾  
雅釋木樞莖郭注曰今之刺榆唐風山有樞傳樞

莖也釋文並烏侯反云本或作區爾雅疏引陸璣  
詩疏曰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淪爲茹美滑如白  
榆是也區字本有謳音故區通作區今則脫其口  
胡禮而爲品矣紹蘭按唐風山有樞魯詩作山有  
區見石經殘字爾雅樞莖御覽卷九百五十六引  
作區莖注云音歐迭又引郭注有詩曰山有區五  
字蓋景純引魯詩也鮑刻御覽引郭注作樞釋木  
又云無姑其實夷郭注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莖圓  
而厚剝去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蕒蕒邵氏正  
義云頤九二枯楊生夷釋文引鄭注云枯謂无姑  
管子地員篇注卷二 寄虹山館

山榆夷木更生謂山榆之實是鄭亦以無姑爲山  
榆矣秋官壺涿氏謂之牡樺杜子春云樺讀爲枯  
枯榆木名是也春秋繁露郊語篇蕒夷生於蕒橘  
柚於於荆此言物性之相感也說文榎山粉榆有  
束莢可爲蕒蕒者段氏注云齊民要術分姑姑刺  
榆山榆爲三云刺榆木甚堅肋山榆可以爲蕒夷  
依許說則刺榆山榆一物也賈氏言種植皆得諸  
目驗豈許有未諦與紹蘭按齊民要術種榆篇云  
廣志曰有姑姑有郎榆案今世有刺榆木牢肋可  
以爲犢車材挾榆可以爲車轂及器物山榆可以



為蕪蕪然則姑榆乃廣志所言與耶榆為二種賈氏自分之三種為刺榆桤榆山榆不言姑榆段氏所引既非賈氏本文且山有樞傳樞莖也爾雅莖莖郭云今之刺榆無姑其實夷郭注無姑姑榆生山中莖圓而厚取皮合漬所謂蕪蕪是山樞即刺榆亦即姑榆可為蕪蕪生山中亦謂之山榆樞者詩人對關榆為文耳通傳為山榆故許解榎字言山粉榆即謂山榆說詩之山有樞也言有束束即刺束木芒也正刺直傷也借字即謂刺榆說爾雅之莖莖也言莖可為蕪蕪者即謂姑榆說爾雅之無姑其實夷也許以十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寄虹山館

一字兼括山榆刺榆姑榆證以毛詩而合證以爾雅而合其說洵為諦審况姑榆之莖可為蕪蕪則莖榆即姑榆亦即刺榆亦即山榆賈分刺榆桤榆山榆為三字桤即莖莖也實正字桤檢柙也借字顯與詩雅相違段氏乃云賈說得諸目驗而疑許說未諦豈詩人雅訓及許郭諸儒皆未經目驗鄉壁虛造者斯不然矣蕪蕪雙聲說文齧下云齧齧榆醬也齧下云齧齧也齧齧亦疊韻亦雙聲蕪蕪齧齧聲竝相近蓋山粉榆所為者即榆醬也郭注謂姑榆皮合漬其味辛者亦謂榆醬說文榆迺榆白迺粉也粉榆也段氏注謂榆也上當疊粉字粉榆連

讀是也唐風山有樞篇隱有榆謂榆有山樞之別陳風東門之粉毛傳粉白榆也疏引孫炎曰榆白者名粉爾雅釋木榆白迺粉句郭注粉榆先生葉卻著莖皮色白邵氏正義云或以榆為白粉者誤也鄭注內則云榆白者粉玉篇云粉白榆也此別粉與榆之異赤榆未生葉時先著莖莖既拆葉方生白榆則先生葉卻著莖莖此為異爾白榆名粉故亦稱粉榆也粉皮本白剝而去其麤殼中更白而滑內則所謂莖莖粉榆免葉滌瀧以滑之殆榆取其葉粉取其皮與紹蘭按榆不取葉取其莖莖者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寄虹山館

榆實說文莖故齊民要術引崔寔曰二月榆莖成及青收乾以為旨蓄注云司部收青小蒸暴之至冬以醱酒滑香宜養老此即內則所謂榆以滑之者也粉不取皮亦取其莖崔寔曰色變白將落可作齧齧隨節早晏勿失其適注云榆醬是粉與榆之別即在莖之青白莖初生而青者為榆謂其莖漸初萌也莖將落而白者即為粉謂其紛貶將隕也白者作齧齧醬此即內則所謂粉以滑之者也粉莖白故取其白榆莖青故取其青夏官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鄭司農說以鄴子曰春



取榆柳之火論語陽貨篇鑽燧改火馬融引周書月令亦云春取榆柳之火皇氏義疏謂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其言榆色青亦謂榆莢不謂榆葉也幼官篇論冬政有小榆中榆之名正以三寒將盡氣轉青陽因即取榆爲義矣凡艸土之道各有穀造

艸土謂艸有土宜說文蘿下引易曰百穀艸木麗於土類篇所引如此今本作蘿於土因篆文蘿而誤故曰艸土穀讀穀則異室之穀王風大車篇傳穀生爾雅釋言穀生也造讀造襍之造說文造艸兒从艸造聲段氏注云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禿

寄虹山館

按左氏傳僖子使助蘧氏之遷杜注遷副倅也釋文曰說文籩从艸五經文字艸部曰造倅也春秋傳从竹攷李善注長笛賦造弄曰說文造倅字如此注江淹詩步櫺造瓊弁曰說文造襍字如此然則左傳文選从竹之造皆从艸之造之譌而說文艸兒之下本有一曰造襍也五字今人言集漢人多言襍倅周禮作萃倅亦湊集意也小徐注造字云艸相次也蓋識此意然則此文穀造謂艸木各有穀生之地造襍之次如下文葉下於蠶十二衰之類是也造即造之省文

或高或下各有艸土

高者爾雅釋地高平曰陸地官大司徒鄭注高平曰原水經汾水注引春秋說題辭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又引尙書大傳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下者釋地下溼曰隰秦風車鄰疏引李巡曰下溼謂土地窵下常沮洳名爲隰也釋地又云下者曰隰李巡曰下者謂下溼之地隰溼也御覽卷二十二引春秋說題辭下溼曰隰隰者溼也下而澤也公羊昭元年傳上平日原下平日隰何休解詁曰分別之者地勢各有所生原宜粟隰宜麥當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旱

寄虹山館

教民所宜因以制貢賦紹蘭按說文上高也上平日原即高平日原葉下於蠶

中山經苦山有艸焉員葉而無莖赤華而不實名曰無條服之不瘦郝氏箋疏曰管子地員篇葉下於蠶房注葉艸名唯生葉無莖與此經合即是物也說文無蠶字蓋即鬱之異文幽風七月篇六月食鬱及蕝毛傳鬱棣屬蕝蕝蕝也是毛不以鬱與蕝爲艸類爾雅釋艸葍山韭邢疏引韓詩六月食鬱及葍說文葍艸也引詩曰食鬱及葍許用韓



詩說以萹為葍而解為艸與毛訓萹為木異義則三家詩亦當有說鬱為艸者矣說文又云鬱芳艸也此鬱鬱之鬱遠方鬱人所貢合醴降神明非鬱下於莞之鬱本艸別有鬱金非鬱人所貢一名鬱香明得單俾為鬱唐本注云此藥苗似薑黃花白質紅末秋出莖心無實根黃赤取四畔子根去皮火乾之生蜀地及西戎馬藥用之破血而補戎人謂之馬迷嶺南者有實似小豆莖不堪噉按鬱為馬藥而不可噉蓋卽此鬱矣尹注以為鬱栖莊子至樂篇陵烏得鬱棲司馬彪云鬱栖蟲名李軌云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寄虹山館

鬱栖糞壤也皆不以為艸名

鬱下於莧 莧下於蒲 蒲下於葦

元註闕

葦下於菴

菴當作菴菴乃水鳥非艸名說文菴亂也从艸菴聲亂菴也八月亂為葦也菴菴之初生一曰亂一曰菴菴菴或从炎菴菴之未秀者蘆菴也葦大葦也葦葦之未秀者王風大車篇葦衣如葦毛傳葦也葦葦之初生者也鄭箋菴亂也葦衣之屬衣縠而裳縠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離孔疏云葦離釋

言文郭璞曰菴艸也如離在青白之間釋艸葦葦菴亂孫炎郭璞皆以蘆亂為二艸李巡舍人樊光以蘆亂為一艸此傳菴為蘆之初生則意同李巡之輩以蘆葦為一也秦風蒹葭篇蒹葭蒼蒼傳蒹葦葦蘆也孔疏蒹葦葦蘆釋艸文郭璞曰蒹似葦而細高數尺蘆葦也陸璣疏云蒹水艸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彊青徐州人謂之蒹兗州遼東通語也召南騶虞篇彼茁者葦傳葦蘆也箋云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疏引李巡曰葦初生衛風碩人篇葦葦揭揭傳葦蘆葦亂也疏引李巡曰分別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寄虹山館

葦類之異名郭璞曰蘆葦也亂似葦而小如李巡云蘆亂共為一艸如郭云則蘆亂別艸大車傳曰菴離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葦葦為一艸也陸璣云亂或謂之葦至秋堅成則謂之葦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亂別艸也段氏說文注於亂下八月亂為葦句改從七月毛傳作八月亂為葦葦為葦其說云此正申明未秀為葦既秀為葦之指八月秀之時也言葦為葦者類言之也幽風八月葦葦傳云亂為葦葦為葦謂至是月而亂



秀為菴葦秀為葦矣許正用毛語兼下云凡經言菴葦言菴葦言葦莢皆並舉二物菴莢菴一也今人所謂荻也葦葦一也今人所謂蘆也菴一名菴一名華釋艸曰葦華菴葦每二字為一物又曰葦蘆莢菴亦每二字為一物葦蘆即葦華也莢菴即菴葦也夏小正傳毛公許君說皆同舍人李巡樊光則云蘆菴為一艸陸璣郭璞則又菴葦莢為三矣夏小正七月秀菴葦傳曰未秀則不為菴葦秀然後為菴葦又曰菴未秀為莢葦未秀為蘆按已秀曰菴未秀則曰莢曰菴曰莢管子地員篇注卷二 寄虹山館

二艸不能相溷又菴在中谷有菴篇莢在大車篇中隔兔爰葛藟采葛三篇訓莢為菴何以恐其與菴無別且毛公即欲申之何不云菴之初生而云蘆之初生自違其菴菴葦之例段說原本戴氏毛鄭詩攷正戴說大車傳云按蘆字謬當作菴孔冲遠不能攷正而溷蘆莢為一非也夏小正七月秀菴葦傳曰未秀則不為菴葦秀然後為菴葦故先言秀又曰菴未秀為莢葦未秀為蘆是莢與蘆乃菴葦二物初生之名凡詩中曰菴葦曰葦莢曰菴葦及今人曰蘆荻皆並舉二物菴葦菴莢一也管子地員篇注卷二 寄虹山館



未秀別其名與夏小正之說皆合何得謂毛統傳  
莢為蘆且爾雅云藜芩茶藨醜芳毛於鴟鴞子所  
將茶傳云茶藨若也荀子勸學篇則云繫之藨若  
皆本爾雅為文毛不言藨而言藨者夏小正云灌  
茶茶藨藨之秀是藨與藨之秀皆為茶荀說本爾  
雅為藨若正合小正之藨毛說本小正為藨若亦  
正合爾雅之藨誠以雅傳藨醜藨醜得有藨並非  
通藨於藨也毛既不通藨於藨益知其不通莢於  
蘆矣管子此文言藨下於藨則藨藨異艸更屬顯  
然又可為經傳諸書說藨藨者加一證也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聖

寄虹山館

藨下於藨

藨當作藨藨見前

藨下於莽

爾雅釋艸莽馬芾郭注似藨可以為藨藨邢疏莽  
艸似藨者今俗謂藨藨可以為藨藨故一名馬芾  
夏小正七月莽秀藨也者馬芾也說文莽馬芾也  
廣雅釋艸馬芾屈馬芾也王氏疏證云夏小正七  
月莽秀至又相似也紹蘭按說文藨藨也从艸屈  
聲廣雅之屈即藨之省文第即叔之譌字叔壞為  
吊吊與弟形相似傳寫者因誤為弟後人以字書

無弟又從而加竹耳廣雅此文謂馬芾與屈皆為  
馬叔義本許書故於釋器又云篤謂之刷是其明  
證矣篤刷皆今字

莽下於藨

說文藨艾蒿也从艸蕭聲藨蒿疊韻謂藨名艾蒿  
不謂藨為艾也王風采芻篇彼采藨兮毛傳藨所  
以供祭祀疏引陸璣云今人所謂萩蒿者是也或  
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羸科生多者數十莖可  
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藨之為香許慎以為艾  
蒿非也御覽卷一百八十五引詩義疏此下有禮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聖

寄虹山館

王度記曰土蕭庶人艾艾蕭不同明矣曹風下泉  
篇浸彼苞蕭傳蕭蒿也大雅生民篇取蕭祭脂傳  
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蕪蕭合馨香也  
天官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曰蕭字或為茵杜  
子春讀為蕭蕭香蒿也康成謂詩所云取蕭祭脂  
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蕪然後  
炳蕭合馨香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今本郊特牲  
作然後炳蕭合羶藨鄭注蕭藨蒿也染以脂合黍  
稷燒之羶當為馨聲之誤也爾雅釋艸藨萩郭注  
即蒿采蒿疏引李巡曰萩一名藨邵氏正義曰萩



今本誤作荻唐石經作萩釋文萩音秋今改正按  
春官鬱人疏引王度記士以蕭庶人以艾白虎通  
義亦引之是蕭與艾定爲二物也蕭艾皆香艸而  
離騷云何昔日之芳艸今直爲此蕭艾也蓋蕭可  
以蕪艾可以灸古之育材者芳艸各有其用而采  
蕭采艾亦各以時今不辨其爲芳艸而與蕭艾並  
見燒蕪故騷人歎之說楚辭者不達其意以蕭艾  
爲惡艸誤矣莊子列御寇篇河上有家貧恃緯蕭  
而食者御覽引司馬彪曰蕭蒿也緯織也織蒿爲  
箔段氏說文注曰按陸璣語非是此物蒿類而似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寄虹山館

艾一名艾蒿許非謂艾爲蕭也齊高帝曰蕭卽艾  
也乃爲誤耳紹蘭按郊特牲言蕭合黍稷又言炳  
蕭合羶薌鄭注謂羶當爲馨聲之誤今據生民云  
取蕭祭脂又云取羶以較鄭彼箋云取蕭艸與祭  
牲之脂蕪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旣聞取羶羊之體  
以祭神然則祭牲之脂卽是羶羊之脂先以其脂  
炳蕭後以其體祭神是羶卽脂薌卽黍稷以蕭染  
脂合黍稷燒之卽是合羶薌此郊特牲舊本自作  
羶與毛鄭所據別本不同鄭破羶爲馨失之矣御  
覽卷九百九十七引釋名蕭蕭在門內蕭蕭也臣

將入於此自蕭警之處也地圓篇使百吏蕭敬蕭  
敬卽蕭敬也吳本作蕭敬

蕭下於薛

爾雅薛有四一曰薛山蘄郭璞注引廣雅山蘄當  
歸當歸今似蘄而豐大一曰薛白蘄注卽上山蘄  
一曰薛牡蘄注未詳說文薛牡蘄也一曰薛山麻  
注人家麻生山中此云蕭下於薛薛下於蘄似非  
謂山蘄白蘄之薛或卽山麻之薛歟  
薛下於蘄

爾雅釋艸蘄郭注今莞蔚也葉似蘄方莖白萃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寄虹山館

華生節閒一名益母王風中谷有蕪毛傳蕪離也  
疏引李巡曰臭蕪艸也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  
濟陰周元明皆云菴閭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  
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按本艸云益母莞蔚也  
一名益母故劉歆曰蕪臭蕪卽莞蔚也釋文  
蕪韓詩云莞蔚也說文蕪在也蕪下云艸多兒按  
本爾雅蕪在二象又相聯次則在蕪下當云蕪也  
日艸多兒宋刻鼎臣本亦同今本顯係傳寫脫落  
楚金本遂刪蕪篆於蕪蕪之問非許書蕪本也廣雅釋艸益母莞蔚也王  
氏疏證曰王風中谷有蕪嘆其乾矣中谷有蕪嘆  
其脩矣中谷有蕪嘆其濕矣傳云蕪離也嘆菸貌



陸艸生於谷中傷於水脩且乾也離遇水則濕箋云離之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按說文云暎乾貌也引說卦傳燥萬物者莫暎於火則暎即足乾乾之與濕正相反也既云暎其乾矣而又云暎其濕矣於義固不可通艸傷於水先濕後乾而詩乃先乾後濕於文亦復不順且神農本艸云芄蔚一名益母生海濱池澤則此艸性亦不畏濕也此由誤解濕為水濕故致多所抵牾說文云鴻水濡而乾也引詩鴻其乾矣蓋亦承毛公之誤而為說耳今按濕當讀為暎暎亦且乾也前釋詁云暎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寄虹山館

曝也衆經音義引通俗文云欲燥曰曝玉篇邛立切云欲乾也暎與濕聲近故通暎其乾矣暎其脩矣暎其濕矣三章同義艸乾謂之脩亦謂之濕猶肉乾謂之脩亦謂之暎釋名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又云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玉篇暎邛反切胸脯也是其例矣紹蘭按說文日部暎乾也耕暴田日暎引易曰燥萬物者莫暎於火火離也水部鴻水濡而乾也引詩曰鴻其乾矣許於暎下引易於鴻下引本詩則中谷有蕓篇當以鴻為正字今詩假暎為鴻疏證直以暎乾之暎讀之故於義不可

通今讀以水濡而乾之鴻首章言蕓傷於水始而稍濡故云鴻其乾矣謂鴻然濡而乾者乾多濡少也二章言蕓傷於水既而漸濡故云鴻其脩矣謂鴻然濡而乾者乾濡將半也卒章言蕓傷於水久而甚濡故云鴻其濕矣謂鴻然濡而乾者濡多乾少也濕當為溼幽溼也濕亦假借字是三章皆謂濡而乾經文以乾脩溼分濡乾之多少耳以許解鴻說毛義於文自順鄭箋云始則溼中而脩久而乾其意謂離傷水而溼既而且乾久而乃乾順事說之然於經文為倒明非經指亦非傳意也傳不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寄虹山館

破字故以暎為菸貌艸有因乾而菸者有因濡而菸者亦有因濡且乾而菸者而說文云菸鬱也鬱如韭鬱之鬱溼則鬱乾則不鬱且艸菸鬱則必臭蕓為芄蔚劉歆謂之臭蕓李巡以為臭蕓艸凡艸之臭多由於溼多由於溼而乾若乾枯之艸即菸亦不臭蕓更知蕓非傷旱而傷於水本艸謂芄蔚生海濱池澤但蕓即不畏溼設為水所淹何能不傷况毛云陸艸又與本艸異也若如疏證所說乃離傷於旱則首章言乾二章當言益乾三章當言甚乾何以已乾者轉為且乾且之言將也先既乾



而後將乾於文亦不詞是知毛許之義甚精而謂  
說文承毛公之誤斯不然矣二章之脩卽脩脯之  
脩脩脯亦乾中有溼內則爲熬鄭注云熬於火上  
爲之也今之火脯似矣欲濡欲乾人自由也如鄭  
此言脯可濡可乾亦自可濡而乾故濡乾由便脩  
與脯同是以毛訓脩爲且乾亦謂且乾且濡乾濡  
將半也日部無暱字有暱字衆微杪也从日中視  
絲非其義是暱爲廣雅玉篇通俗文之今字不足  
以難毛許也

崔下於茅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至

寄虹山館

茅見前

凡彼艸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

衰讀如瑩等之瑩正字當作衰說文衰艸雨衣非

此義衰減也本義爲疾減引伸之凡滅殺皆謂之

衰經典省文作衰左氏桓二年傳皆有等衰杜預

注衰殺也襄二十五年傳自是以衰淮南子說山

訓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說林訓大小之衰然高誘

注衰瑩也是衰卽降殺之等也此言自葉犖至崔

茅凡艸物有十二等之衰其類聚之地又各有所

歸也

九州之土爲九十物

說文炳水中可居者曰州周遶其旁从重川管堯

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一曰州疇也各

疇其土而生之九州冀沈青徐揚荆豫梁離也九

州之土禹貢冀州既載公羊莊十年疏引鄭注不

廣大然爾雅釋地兩河間曰冀州公羊疏引李巡

注冀州其性氣相近故曰冀州公羊疏引李巡

險有易帝王所都冀州亦取地以爲名也其地有

也厥土惟白壤釋文引馬融注則冀疆荒則冀

紀集解引鄭注言沈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說文

沈古文作沿沿山開泥之界在此兩水之間說文

疏引李巡注沛河開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故曰沈

管子地員篇注

卷二

至

寄虹山館

州沈信也釋名沈州取沈水以爲名也晉書地理

志引春秋元命包云沈之言端也信也蓋取沈水

以爲名焉經典通作沈蓋沈變爲沈三即橫水

水旁於上而橫之後又省作沈耳錢氏疏說

厥土黑墳釋文引馬融注海岱惟青州公羊疏及

解引鄭注今青州在東自海而西至岱東嶽厥土白

墳海岱及淮惟徐州至淮水釋地沛東曰徐州公

羊疏引孫炎注沛東至海也李巡注沛東至海其

氣寬舒稟性安徐徐舒也釋名徐州徐舒也土氣

舒緩厥土赤埴墳說文埴也埴土也徐舒也土氣

鄭注熾淮惟揚州公羊疏引鄭注揚州界自淮

赤也揚州公羊疏引鄭注揚州界自淮

日揚州公羊疏引鄭注揚州界自淮

州界多水波揚也揚亦从木作揚漢曹全碑厥







青之信言必然白西方色也陰用事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陰爻火所熏之色也从炎上出阴黃地之色也从田从茨茨亦聲釋名赤赫也太陽之色也青生也象物生時色也白啟也如冰啟時色也黑晦也如晦冥時色也黃眈也猶眈眈象日光色也謂粟土所生之物具此五色也

五粟五章

章明也史記五帝本紀引堯典鄭注學記五色弗得不章皋陶謨言五章鄭注謂彩章各異此謂五粟之物五采相章也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五粟之狀淖而不芴

士虞禮嘉薦普淖鄭注淖和也左氏成十六年傳有淖於前杜注淖泥也芴亦作韌說文囚部無芴韋部亦無韌新坳有之解云柔而固也而非正字心部忍能也漢書食貨志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平根澹能風與旱師古曰能讀曰耐許書解忍爲能耐之能其意蓋卽以忍爲柔忍之忍大雅抑篇荏染柔木言繒之絲鄭箋云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爲弓意與許同芴韌行而忍之本義廢矣亦作刃周官山虞凡服耜斬季

材鄭注云季猶穉也服與耜宜用穉材尙柔刃也服此服車之材禮記月令季夏之月令澤人納材葦注云蒲葦之屬此時柔刃可取作器物也刃亦柔忍之義故忍之字从刃得聲矣本書心術下篇人能正靜者筋芴而骨彊尹注能靜則和氣全故筋骨芴彊也然則淖而不芴謂其土和柔而不彊勁也

剛而不殼不溢車輪不汚手足

尹注殼薄也溢泥莊子天下篇其道大殼郭注殼義與瘠同此謂五粟之土性雖剛而不瘠薄也溢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與汚皆謂泥汚

其種大重細重

其種之種當作種說文種執也重種之省禾名也說文種先種後執也从禾重聲種疾執也引詩曰黍稷種種今詩省作重幽風七月篇黍稷重穆毛傳云後執曰重魯頌閟宮篇亦有黍稷重穆之文經典多借種執之種爲種種之種又借種種之種爲種執之種其本義皆廢幸有此省文之重可證也天官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官之人而生種種之種而獻之于王此種種互借鄭司農云先種後執謂



之種元謂詩曰黍稷種種是也鄭所據詩亦借種不若許引及省文  
本為善之黍稷重穆四穀並列明重自為一種其穀  
則先種而後孰者重之種類又有大小之分故云  
其種大重細重也

白莖白秀無不宜也

說文莖艸木幹也玉篇所引如此爾雅釋艸不榮  
而實者謂之秀大雅生民篇實發實秀毛傳引釋

艸文說文秀字無解采下云禾成秀也采即穗之  
正字是秀為禾結穗之俾九穀攷云秀禾作采也  
从禾禾下乃者象禾作采鬣藥外吐之形禾作采

管子地員篇注卷三 四 寄虹山館

時先生其所謂孚而未成孚者兩葉中含鬣藥數  
莖不得以華名之故爾雅云不榮而實謂之秀也  
昔之人因象其敷藥蕤蕤之形而制秀字然秀即  
其采也命其孚中之所含者曰秀併其孚而言之  
即曰采故制采字从禾爪者象其秀含於孚中之  
形也說文釋采為禾成秀是也

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隕在衍

土猶地也此說五粟之地陵山墳衍也說文陵大  
阜也阜大陸山無石者爾雅釋地大阜曰陵大雅  
皇矣疏引李巡曰土地獨高大名阜阜最高大為

陵爾雅又有八陵東陵隕南陵息慎邵氏正義云  
傳無攷再貢云至于東陵水經以爲地在廬江金  
南西北史記正義謂岳州有巴陵蓋是東陵然以  
威夷西隕例之則東陵不應在南元郡縣志云東  
馬彪云東隕陵名今屬濟南也元郡縣志云東  
陵在章丘縣南八里莊子所謂縣水經注有東  
方然不聞其名息慎之漢有南陵縣水經注有東  
陵發息慎不聞其名息慎之漢有南陵縣水經注有東  
北之國不聞其名息慎之漢有南陵縣水經注有東  
以當南陵不聞其名息慎之漢有南陵縣水經注有東  
注韓詩作章句云威夷使臣乘馬引詩周道郁夷  
詳夫故城在金陵州隴險阻也則韓詩本威夷  
夷故城在金陵州隴險阻也則韓詩本威夷  
馬故城在金陵州隴險阻也則韓詩本威夷  
紹蘭義引十三州志云朱滕蓋即朱虛故云朱虛  
紀正義引十三州志云朱滕蓋即朱虛故云朱虛  
猶正義引十三州志云朱滕蓋即朱虛故云朱虛  
丹山在西南丹水所出東入海丹水由朱虛

管子地員篇注卷三 五 寄虹山館  
矣據是二說朱虛本丹水所出東入海丹水由朱虛  
虛山曰丹水水經注云丹水出東入海丹水由朱虛  
言虛猶工也里風俗記亦云朱虛工阜也十三州志  
北而可以營中固自注云或曰營工應邵曰師尚  
父封於營中固自注云或曰營工應邵曰師尚  
班志朱虛屬琅邪郡志齊屬北齊郡志齊屬北齊郡  
齊地當齊中中郊志齊屬北齊郡志齊屬北齊郡  
林注當齊中中郊志齊屬北齊郡志齊屬北齊郡  
故又得稱朱滕矣其指騰上言謂之朱滕也  
大言謂之朱滕矣其指騰上言謂之朱滕也  
所出謂之朱滕矣其指騰上言謂之朱滕也  
山縣在西南丹水所出東入海丹水由朱虛  
漢志凡山南丹水所出東入海丹水由朱虛  
正為阜山不謂之朱滕矣其指騰上言謂之朱滕也  
治非山不謂之朱滕矣其指騰上言謂之朱滕也  
是也郭注絕雁山關也郭氏云西隕雁門  
隕也史記趙世家關也郭氏云西隕雁門  
廣云爾雅曰西隕雁門是也正義云西隕雁門







穀梁僖二十八年傳水北為陽山南為陽秋官柞氏賈疏引爾雅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邵氏爾雅正義云蓋釋爾雅之舊說是也

盡宜桐柞莫不秀長  
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應劭曰梧桐生於嶧山陽巖石之上采東南孫枝為琴聲甚清雅御覽卷九百五十六引風俗廊風定之方中篇椅桐梓漆御覽引陸璣疏云梓實桐皮曰椅今民云梧桐也有青桐白桐赤桐空琴瑟今雲南牂柯人績以為布似毛布小雅湛露篇其桐其椅鄭箋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二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八 寄虹山館

王之後也大雅卷阿篇梧桐生矣毛傳梧桐柔木也月令季春之月桐始華蔡邕章句曰桐之後華者夏小正三月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然也爾雅釋木榮桐木郭注即梧桐說文桐榮也榮桐木也北山經號山其下多桐東山經孟子之山其木多桐中山經條谷之山其木多桐莊子逸篇桐乳致巢司馬彪云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因紀開卷十御覽引淮南萬畢術桐木成陰取十石瓦甕滿水中置桐鬢蓋之三四日氣如雲作又引

董仲舒請雨書秋以桐魚九枝又引遁甲經注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月至上十二葉有閏十三葉小葉者視之則知閏何月也紹蘭按春官大司樂雲和之琴瑟空桑之琴瑟龍門之琴瑟先鄭以雲和為地名後鄭以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而不言琴瑟用何木為之女選張衡東京賦雲和之瑟李善注引周禮雲和之瑟鄭元曰雲和山名也出美木用為瑟其聲清亮也此但據鄭注為說亦統稱美木不云木名當存以俟攷楚辭大招定空桑只王逸云空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九 寄虹山館

桑瑟名也周官云古者弦空桑而為瑟漢書禮樂志空桑琴瑟結信誠張晏引傳曰空桑為瑟一彈三歎祭天質故也王逸所引周官云張晏所引傳皆古周禮傳說之遺在鄭前者是空桑山以空桑之木得名其桑可為瑟也既可為瑟自可為琴故云空桑之琴瑟北山經空桑之山無艸木明非此山郭注云上已有此山疑同名東山經空桑之山也按已上無空桑之山蓋佚郭注此山出琴瑟材者是也文選枝乘七發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使琴摯斫斬以為琴是龍門之桐可為琴也既可為琴自可為瑟故云龍門之



琴瑟漢書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禹貢龍門山在北  
 者是也此可補鄭注之闕 說文柞柞木也小雅  
 車牽篇陟彼高岡析其柞薪鄭箋析其木以為薪  
 者為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采菽篇維柞之枝其  
 葉蓬蓬鄭箋柞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  
 蓬蓬喻賢才也大雅絲篇柞械拔矣鄭箋柞櫟也  
 械白椴也孔疏云釋木其實椴不言櫟是柞陸璣  
 疏云周秦人謂柞為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械  
 白椴釋木文郭璞曰椴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  
 瑞紫赤可食陸璣疏云三蒼說械即柞也其材理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十 寄虹山館

柞而柞又與械混矣今知不然請列六證以明之  
 說文柞柞木也櫟木也械白椴也三篆隔離甚遠  
 絕不相蒙其證一也西山經大時之山多柞白於  
 之山多櫟逾次之山多械三木異種各產一山其  
 證二也爾雅釋木無柞其釋櫟云其實椴郭注有  
 椴葉自裹與說文椴櫟實正合柞則不聞有椴  
 椴椴郭注柞樹其誤亦本於陸璣唐風鴉羽疏引  
 陸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為椴是因方語各  
 殊又混柞與櫟其釋械云白椴郭注椴小木叢生  
 有刺實如耳瑞紫赤可食明與柞之僅可為薪者  
 不同且車牽箋云柞葉茂盛蔽岡之高明是大木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十一 寄虹山館



械斯拔松柏斯兌柞械與松柏對文松柏為二木則柞械亦二木一山之中柞也械也松也柏也四木森然竝茂明不以柞為械故逸周書程寤解太妃夢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間化為松柏柞械亦是分為四木其不謂柞即械較然可知其證六也然則謂柞為櫟屬或可謂柞即櫟則非謂柞為械類或可謂柞即械則非其偁柞為柞櫟者乃秦人之方言猶楊偁蒲柳不得謂楊即蒲柳之蒲楔偁荆桃不得謂楔即荆棘之荆棧偁楊棧不得謂棧即楊柳之楊也爾雅棧羅郭注今楊棧也晨風疏引陸璣疏云棧今人謂

管子地員篇注卷三  
寄虹山館

之楊

其榆其柳

榆柳皆見前

其槩其桑

說文槩山桑也禹貢青州厥篚槩絲某氏傳槩桑蠶絲中琴瑟弦孔疏槩絲是蠶食槩桑所得絲朝中琴瑟弦也大雅皇矣篇其槩其柘毛傳槩山桑也爾雅釋木槩桑山桑郭注似桑材中作弓及車轅攷工記弓人取幹有槩桑鄭司農云槩桑山桑鄭語槩弧箕服韋昭注山桑曰槩紹蘭按桑之言

陽也桑本陽木故桑葉春生秋落槩之言陰也禹貢槩絲史記五帝本紀作禽絲禽有陰義說文禽也从西今聲會與禽皆從今得聲是禽為禽也陰陽正字本作槩禽聲近因借禽為槩槩之性屬陰故葉有點文漢書師古注其材柔忍堪作弓車而絲中琴瑟之弦矣桑見前

其柘其櫟

說文柘桑也大雅皇矣篇其槩其柘槩柘皆桑屬而柘之用為多夏官司燿掌行火之禁令四時變國火鄭司農說以鄴子曰季夏取桑柘之火論語

管子地員篇注卷三

寄虹山館

陽貨篇鑽燧改火馬融引周書月令亦云季夏取桑柘之火皇氏義疏曰桑柘是黃季夏是土土色黃故季夏用桑柘也淮南子時則訓孟夏之月爨柘燧火是柘用為燧火也攷工記弓人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又云荆之幹鄭注幹柘也可以為弓弩之幹賈疏引禹貢鄭注幹柘也淮南子原道訓高誘注烏號柘桑其材堅勁烏時其上及其將飛枝必撓下勁能覆巢烏隨之烏不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枝以為弓因曰烏號之弓也齊民要術種柘法十五年任為弓材欲作快弓材者宜於山石

一第 010 丹黃 0 0 0 0



之閒北陰中種之其高原山田土厚水澆之處多掘溪阮於阮之中種桑柘隨阮澆淺或一丈丈五直上出阮乃扶疏四散此樹條直異於常材是柘用爲弓弩幹也御覽卷九百五十引風俗通柘材爲弓彈而放快是柘用爲弓又爲彈也投壺云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鄭注取其堅且重也是柘用爲投壺矢也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鄭注愛養蠶食也今本脫養字此據齊民要術引補齊民要術柘葉飼蠶絲可作琴瑟等弦清鳴響徹勝於凡絲遠矣是柘用飢蠶又中琴瑟之弦也御覽引崔寔四民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月令柘染色黃赤人君所服注云黃者中尊赤者南方人君之所向是柘用爲染也齊民要術柘三年閒刷去堪爲渾成扶老杖十年中四破爲杖任爲馬鞭胡牀十五年任爲弓材亦堪作履裁截碎木中作錐刀靶二十年好作犢車材欲作鞍橋者生枝長三尺許以繩繫旁枝木櫪釘著地中令曲如橋十年之後便是渾成柘橋是柘用爲杖履馬鞭胡牀犢車鞍橋錐刀靶也柘之見於山海經者東山經姑兒之山其下多柘中山經彘山多柘師每之山其木多柘琴鼓之山其木多柘嶰山其木

多柘句欄之山其木多柘楮山多柘此皆柘桑之柘惟北山經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借柘爲楸說文所謂楸木出發鳩山者與柘木異也時則訓八月其樹柘高注謂柘說未聞紹蘭按中秋金王柘性堅勁故八月樹柘矣秦風晨風篇山有苞櫟毛傳櫟木也孔疏云釋木櫟其實棗孫炎曰櫟實櫟也有棗彙自裏也陸璣疏云秦人謂柘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椒櫟之屬其子房生爲棗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柘櫟或曰木蓼璣以爲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柘櫟是也說文櫟木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也棗櫟實段氏注櫟字云按陸意謂秦詩當是柘櫟今觀許櫟棗二篆連屬正與陸所云木蓼子房生爲棗者合然則許意謂木蓼也艸部云草斗櫟實也一曰樣斗木部栩下云柔也其實草一曰樣此則謂草斗爲櫟實正陸所謂秦人謂柘櫟爲櫟又云栩今柘櫟也草下櫟實字非木部之櫟許意栩柔樣草爲一物是名柘櫟亦名櫟而非柘也亦非子棗生之櫟也柘與棗爲類櫟似椒櫟鄭箋大雅云柘櫟也則以柘與柘櫟合爲一耳其注棗字云此櫟實與草下櫟實各物草下當云草斗柘櫟



實損柞字耳釋木曰櫟其實椶陸璣椒櫟之屬其子房生為椶木蓼子亦房生然則何為以椶字專系諸木蓼也曰艸部以菜系諸菜櫟矣則以椶系諸櫟也菜與椶皆謂聚生成房椶斗不尔也椶與菜古通用椒聊箋云一椶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此假椶為菜也木蓼唐本艸謂之木天蓼蘇頌云木高二三丈三四月開花似柘花五月採子子作球又段注柞字云詩有單言柞者如維柞之枝析其柞薪是也有柞械連言者如皇矣旱麓縣是也陸璣引三蒼械即柞與許不合假令許謂械即柞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六

則二篆當連屬之且詩不當或單言械或單言柞或柞械竝言也鄭詩箋云柞櫟也孫炎爾雅注櫟實椶也齊民要術援爾雅注合柞樹櫟為一亦皆非許意紹蘭按段述許意分柞與櫟及柞櫟其說甚悉然則柞是薪櫟是木蓼柞櫟是柞柔草斗唐或謂之為柞其子為早或言早斗其殼為汁可以染帛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柞判然三種各不相蒙自鄭箋以柞為櫟而柞與櫟混管子此文分柞與柞下郭璞以柞為椶而柞與樹混孫炎以櫟實為椶陸璣以謂櫟為柞五方通語而櫟與柔椶

混椶即椶之今字說文柞下云柔也其實草一曰椶椶椶下云柞實草下云草斗櫟實也一日椶斗按此椶實即段氏謂與椶下櫟實各物當陸璣引作柞椶實者後人據孫說輒刪柞字耳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七

即柞誤與鄭同

其槐其楊

說文槐木也爾雅釋木榲槐大葉而黑守宮槐葉晝聶宵炕釋文炕樊光本作抗初學記卷二十八引孫炎云聶合炕張也御覽卷九百五十四引爾雅此文其注引儒林祭酒杜行齊說在朗陵縣南有一樹似槐葉晝聚合相著夜則舒布即守宮槐江東有樹與此相反紹蘭按槐名榲者說文無榲字西山經中曲之山有木焉其狀如棠而員葉赤實如木瓜名曰榲木食之多力此廣雅所謂榲橫新者非榲即懷荀子勸學篇蘭槐之根是為芷



大戴禮勸學篇作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是其證也

懷槐屢韵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面三槐三

公位焉鄭注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

御覽引春秋元命包樹槐聽訟其下注云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也淮南時則訓九月其樹槐高誘注槐懷也可以

懷來遠人也可以 卽其義矣是天子外朝樹槐也大

公金匱請樹槐於王門內是王之門內樹槐也御覽

引尚書曰北社惟槐是社樹槐也白虎通社稷篇

引左氏宣二年傳晉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使鉏

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麇退觸槐而外晉語獻子

執而紡之於庭槐是大夫之庭樹槐也五經通義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士冢樹槐是士之墓樹槐也御覽三輔黃圖元始

四年起明堂辟雍爲博士舍三十區爲會市但列

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是學樹槐也類聚

引十八 中山經首山其木多槐條谷之山其木多槐

歷山其木多槐御覽引淮南子曰槐之生也入季

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成

葉注云規葉始開今淮南子無此語初學記類聚

下二句因學紀聞引作莊子逸篇成葉作而葉成無注文規葉始開四字蓋淮南用莊子或高注成

此也 豈內篇有佚文抑出淮南中經及外書散

見於它說者楊見前

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

羣木謂桐柞以下衆木也說文蕃艸茂也茲艸木

多益滋卽茲之借字孟子梁惠王篇趙岐注訓數

爲密左氏桓六年傳季良言碩大蕃滋說文條小

枝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

暢皆其義也

其澤則多魚

周頌潛篇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按此文多魚蓋謂

常有之魚如周頌所云多魚也山海經每言多某

魚皆異魚間有常魚今錄之以廣異聞凡言有不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下無魚字南山經後翼之山水多怪魚郭注凡言

者多不錄 而得怪魚入淡山而得怪魚者多列於庭也水浮

王之山茗水多紫魚郭注紫魚者多列於庭也水浮

郝氏箋疏曰爾雅鯀魚尺餘太湖今饒之一名刀魚

魚也亦呼爲鯀魚其狀如羊竹山丹水多人魚郭注

山馬水多蚌魚其音如羊竹山丹水多人魚郭注

魚四 泰器之山觀水多文鱗魚狀如鯉魚而身而

赤喉常行西海游于東海以夜飛其音如鸞其首

引此經行樂游之山桃水多鱗魚其狀如蛇而四

英韃之山浣水多冉遺之魚如馬耳食之使人目

睪可以邽山濛水多鳧魚鳧魚身而鳥翼音如鳧鳥







師水多鱸魚子桐之山子桐之水多鱈魚其狀如鳥翼出入有光其音如太山鈞水多鱸魚中山經渠  
 豬之山渠豬之水多豪魚狀如鱸赤尾赤牛首  
 之山勞水多飛魚其狀如豚而赤文服已持魚驪山正回之水多  
 飛魚其狀如豚而赤文服已持魚熊耳之山浮濠之水多  
 人魚傅山厭染之水多人魚橐山橐水多脩辟之  
 魚狀如龜而白喙其音如鳴食之已白癯郝氏曰  
 紹其音正今浙東呼水雞亦名田雞漢書東方朔傳  
 主雞聲相近又有雞字解云水蟲也蓋即龜也  
 從龜奚聲此近與雞同聲浙東水蟲是龜屬即龜也  
 故爾雅在水者龜列之釋魚也此魚名脩辟者魚屬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之言縮也且乾而縮也王風中谷有推篇曠其脩  
 矣毛傳脩且乾也釋名脩縮也乾謂之脩  
 之屬其皮龜也莊子且乾而縮也謂之脩  
 也楚而楚龜也莊子且乾而縮也謂之脩  
 旋行貌龜也莊子且乾而縮也謂之脩  
 辟玉篇龜也莊子且乾而縮也謂之脩  
 龜龍龜也莊子且乾而縮也謂之脩  
 瑁可飾物此經而漫似胡無指爪其甲有黑珠文如非  
 有甲之龜字解可知且脩辟之狀不從龜云似龜無其  
 字而龜之同字解可知且脩辟之狀不從龜云似龜無其  
 聲有似龜之龜名異云龜者甚多有似龜之龜無其  
 容有似龜之龜名異云龜者甚多有似龜之龜無其  
 謂之龜以龜名異云龜者甚多有似龜之龜無其  
 是以龜為龜類非皮縮而乾脩行楚而楚謂之脩  
 也而皆龜類非皮縮而乾脩行楚而楚謂之脩  
 龜魚貧者得類以人給家可食漢書東方朔傳言丞相  
 廟羔其為龜類之類是亦常魚也陽華之山楊水  
 故知其為龜類之類是亦常魚也陽華之山楊水  
 多人魚半石之山來需之水多鱈魚黑文其狀如

合水多臙魚狀如鱸居遠者文赤尾少室之山休  
 水多鮪魚狀如鱸而長距足白而對食者無鱗  
 景山睢水多文魚荆山漳水多鮫魚郭注鮫魚  
 文而堅尾長三四尺末有毒蓋人皮可飾刀劍口  
 錯治材角今臨海郡亦有之郝氏謂郭注鮫字誤  
 李善注南都賦引此 嶕山江水多鰲魚朝歌之山  
 注云鮫鮫屬是也  
 無水多人魚葳山視水多人魚雅山澧水多大魚  
 郝氏曰史記秦始皇本紀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  
 見以魚蛟龍為侯紹蘭按齊策靖郭君將城薛  
 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曰海大魚君曰  
 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鈞不能牽  
 此澧水之大魚亦常魚焉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說文枝養牛人也从支牛詩曰牧人乃夢羌西戎  
 牧羊人也半大牲也半件也件事理也象豕頭三  
 封尾之形羊祥也从羊象頭豕下象足尾之形孔  
 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  
 其地其樊  
 說文株藩也从支林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林經典  
 通作樊爾雅釋言樊藩也郭注云謂藩籬邵氏正  
 義云樊說文作株引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林漢書  
 戾太子傳引作止于藩樊藩古字通詩疏引孫炎  
 云樊圃之藩也莊子養生主云不斲齋乎樊中大



宗師云吾願游乎其藩此齊風東方未明篇折柳樊圃毛傳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藩園無益於禁矣鄭箋柳木之不可以為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氏之事孔疏云太宰九職園圃毓艸木注云樹果蔬曰圃園其藩也是圃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蔬其外列藩籬以為樊小雅青蠅篇營營青蠅止于樊毛傳興也樊藩也鄭箋興者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孔疏云孫炎曰樊圃之藩然則園圃藩籬是遠人之物欲令蠅止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之故箋云外之令遠物使遠於近人之物又藩以細木為之下章棘榛即是為藩之物故下傳曰榛所以為藩明棘亦然此章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詩疏此云其樊亦是用細木為藩以為園圃矣

俱宜竹箭藻龜檣檀

說文竹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箬箬也箭矢竹也

今本脫竹字據類聚卷八十九竹也是竹為總名箭則竹之小者可以為矢後人

因謂矢為箭其大者謂之箬也經典多竹箭連文

以竹為箬以箭為篠爾雅釋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釋州箬竹篠箭禹貢篠箬既敷史記夏本紀作竹箭既布大射儀箬在建鼓之間鄭注箬竹也疏引鄭書注篠箭箬大竹也夏官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利金錫竹箭鄭注箭篠也禮器如竹箭之有筠也鄭注箭篠也又云丹漆絲纊竹箭鄭注揚州貢篠箬楚語王孫圉曰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山海經或言竹或言箭或連言竹箭西山經英山其陽多箭踰次之山其下多竹箭翠山其下多竹箭高山其艸多竹北山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經京山多竹虫尾之山其下多竹秦頭之山其下多竹箭軒轅之山其下多竹中山經渠豬之山其上多竹蔓渠之山其下多竹箭牡山其下多竹箭長石之山其西有谷焉名曰共谷多竹夸父之山多竹箭荆山其艸多竹大堯之山其艸多竹師每之山其艸多竹龜山多扶竹丙山多箬竹夫夫之山其艸多竹暴山其木多椶柎荆芭竹箭籟箬是竹箭本艸類亦得為木類而西山經於黃山下云無艸木多竹箭中山經於雲山下云無艸木有桂竹是竹箭又於艸木之外別為一類矣 藻龜蓋



九卷下目上二卷  
三 月八

卽下文求颺之譌求本作萊萊誤為棗又誤為藻  
 颺與龜亦形近而譌也說見求颺下 說文櫛柔  
 木也工官以為奘輪从木齒聲讀若糗夏官司燿  
 掌行火之禁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民疾鄭司農說  
 以櫛子曰秋取柞櫛之火論語陽貨篇鑽燧改火  
 馬融注引周書月令有奘火秋取柞櫛之火皇氏  
 義疏云柞櫛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櫛也  
 中山經岨山其木多櫛郭注櫛剛木也中車材音  
 秋岐山其木多櫛玉山其木多櫛葛山其木多櫛  
 繁纘之山其木多櫛鮮山其木多櫛几山其木多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櫛文選游天台山賦濟櫛谿而直進李善注引顧  
 愷之啟蒙記注曰之天台山次經油谿謝靈運山  
 居賦曰凌石橋之莓苔越櫛谿之縈紆注曰所居  
 往來要經石橋過櫛谿人跡不復過此此天台谿  
 以櫛名亦偁油谿水經若水注云自朱提至樊道  
 三津之阻行者苦之故俗為之語曰櫛谿赤木盤  
 蛇七曲盤羊鳥籠氣與天通此又益州之櫛谿也  
 按櫛从齒聲齒之言適也櫛木適勁故郭璞以為  
 剛木許云柔木主為奘輪而言工官為輪必用火  
 燥木使更徐錯謂奘輪為車輪外固抱之牙是也

攷工記輪人云牙也者以為固抱也凡揉牙外不  
 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賈疏云古者  
 車輞屈一木為之要當木善火齊又得乃可圓而  
 得所卽許說櫛柔木為奘輪之證矣 說文檀木  
 也鄭風將仲子篇無折我樹檀毛傳檀彊韌之木  
 疏引陸璣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槩迷相又似  
 駁馬駁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槩迷槩迷  
 尙可得駁馬槩迷一名槩槩故齊人諺曰上山斫  
 檀挈槩先痺爾雅釋木魄槩槩郭注魄大木細葉  
 似檀今河東多有之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槩槩先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痺槩槩卽挈槩其木似檀故齊諺云然也西山經  
 鳥危之山其陰多檀萊山其木多檀白於之山下  
 多檀中山經景山其木多檀謹山其木多檀師每  
 之山其木多檀岷山其木多檀復州之山其木多  
 檀丙山其木多檀風伯之山其木多檀卽公之山  
 其木多檀堯山其木多檀陽帝之山其木多檀紹  
 蘭按檀从直得聲大雅板篇不實於直是直有實  
 義木心實則堅淮南子時則訓十月其樹檀高誘  
 注檀陰木也木惟陰則韌故毛傳謂檀為彊韌之  
 木以其彊韌故檀可為車材攷工記輪人鄭注輻



以檀魏風伐檀首章言坎坎伐檀二章伐輻傳云輻檀輻也三章伐輪傳云檀可以為輪是輪亦用檀不僅如鄭云輻以檀矣

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藁蕪椒述

臭見前此讀其臭如蘭之臭虞翻曰臭氣也藁香

艸月令其臭香此謂香艸生之者有五也 薜荔

疊韵西山經小華之山其艸有草荔狀如烏韭而

生于石上亦緣木而生食之已心痛郭璞注草荔

香艸也楚辭離騷貫薜荔之落藥王逸注薜荔香

艸也緣木而生洪興祖補注云前漢樂章都荔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薜荔皆借字說文薜牡贊也荔說文草一曰草歷

徐鎔本似烏韭義本西山經 苳苳古今字內則

有苳蘭釋文苳本又作苳說文苳薜也薜楚謂之

薜晉謂之薜齊謂之苳楚辭離騷扈江離與薜芷

兮王逸注辟幽也苳幽而香招魂菴蘋齊葉兮白

芷生九歌辛夷楸兮芍藥房注芍白芷也西山經號

山其艸多芍郭注芍白芷別名中山經嶸山其艸

多芍茶經引司馬相如凡將篇有白芷御覽卷九

百八十三引本艸經白芷一名芳香味辛温生河

東吳普本艸白芷一名薺一名符離一名澤芬一

名藹范子計然曰芷出齊郡以春取黃澤者善也

藹蕪雙聲爾雅釋艸蕪藪蕪郭注香艸葉小

如菱狀說文藪藪蕪也藪江離藪蕪藪楚謂之藪

晉謂之藪齊謂之苳苳藪也許蓋謂藪蕪江離藪

苳同類異種非謂一艸方語自有分合耳史記司

馬相如列傳索隱引樊光云藪本一名藪蕪根名

蕪淮南子說林訓蛇牀似藪蕪而不能香高誘

注蛇牀臭藪蕪香中山經洞庭之山其艸多藪蕪

郭注藪蕪似蛇牀而香也神農本艸藪蕪味辛温

一名藪蕪生川澤名醫別錄藪蕪一名江離藥對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亦云藪蕪一名江離則直以江離為藪蕪別名子

虛賦江離藪蕪諸蔗蓊且四艸對文明不以藪蕪

為江離上林賦云被以江離糅以藪蕪即其明證

離騷扈江離與薜芷是江離與芷異艸也管子此

文曰白芷曰藪蕪是藪蕪與芷異艸也御覽卷九

百八十三引吳普本艸藪蕪一名芎藭淮南子汜

論訓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藪本蛇牀之與藪蕪

以芎藭似藪本為一類蛇牀似藪蕪為一類本艸

經芎藭主中風入腦頭痛寒痺筋掣緩急金劔婦

人血閉無子別錄生川谷藪蕪主欬逆定驚氣辟



邪惡除盡毒鬼注去三蟲別錄生川澤出產既殊  
 主治各異說文亦分營藟蘘蕪為兩類是藟蕪與  
 芎藭亦異艸也樊光又誤以藟本為藟蕪說見下  
 文藟本下 椒說文作茱解云茱茱爾雅作椒釋  
 木椶大椒郭注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為椶唐風  
 椒聊篇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毛傳椒聊椒也鄭箋  
 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椶之實蕃衍滿升非其  
 常也疏引陸璣疏云椒聊語助也椒樹似茱萸  
 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  
 其葉以為香今成臯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  
 用烝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  
 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  
 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陳風東門之枌篇貽我  
 握椒傳椒芬香也周頌載芟篇有椒其馨傳椒猶  
 飴也有飴其香傳飴芳香也楚辭離騷雜申椒與  
 菌桂兮王逸注申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重之乃  
 香按申椒與菌桂對文申椒名也與又申之以  
 重誤懷椒精而要之注椒香物所以降神九歌奠  
 桂酒兮椒漿注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豈芳椒兮成

堂注布香椒於堂上中山經琴鼓之山其木多椒  
 虎尾之山其木多椒楮山多椒是皆謂椒為木此  
 文言五臭椒與薛荔蘘蕪芷蓮為伍者說文茱从  
 艸未聲未者小也茱之幹本小故郭注中山經言  
 椒為木小而叢生釋艸傳大椒謂椒之實大非謂  
 其為大木如荆棘竹箭之比可木可艸故九章云  
 折若椒以自處若椒者杜若亦艸名王逸注總傳  
 之為香艸北山經景山其艸多秦椒亦其證矣陸  
 璣以椒聊之聊為語助段氏若膺云傳不以聊為  
 語詞椒聊疊字疊韻單呼云椒桑呼云椒聊阮氏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伯元云箋以椶釋聊爾雅枌者聊枌即椶也紹蘭  
 按段阮之說是也說文椶下句曰椶枌高木下曲  
 也韻會所引如此今本菜菜椒實裹如裘者椶櫟實  
 爾雅櫟其實椶又云椒櫟醜菜菜即椶也以其實  
 裹如裘謂之椶以其木句而椶謂之枌枌者聊故  
 俾椒聊椒聊之枌正與楚辭申椒可以互證申讀  
 屈伸之伸伸之言直枌之言曲木有曲處即有直  
 處洪範云木直曲直故指其枌然而曲者謂之椒聊指其  
 伸然而直者謂之申椒聊與申皆因椒而為名也  
 是知叔師訓申為重元恪謂聊為語助同歸於不



知椒矣詩有州木禽蟲之名似語助者皆當時方  
傳箋也不以為語助如周南黍稷斯毛傳云  
也其釋文揚雄許慎皆云黍稷斯毛傳云  
春其皆雙聲倒言之則曰黍稷斯毛傳云  
益斯也非語助也則曰黍稷斯毛傳云  
苑彼柳斯非語助也則曰黍稷斯毛傳云  
又云鹿斯也今俗語斯也則曰黍稷斯毛傳云  
近云鹿斯也今俗語斯也則曰黍稷斯毛傳云  
日斯也今俗語斯也則曰黍稷斯毛傳云  
然鮮白矣連卽下文蓮之省文說文蓮夫渠實  
也不得謂之香艸古蘭蓮多通用陳風澤陂篇有  
蒲與蘭毛傳蘭蘭也鄭風溱洧傳及御覽卷九鄭  
管子地員篇注卷三 寄虹山館  
箋蘭當作蓮溱洧釋文蘭韓詩云蓮也蘭可通蓮  
明蓮可通蘭矣說文艸部無蘭其字作莢鈕氏說  
引左氏大蒐於昌間公羊作昌莢為莢與蘭同之  
證紹蘭按音語朝無莢官潛夫論志氏姓篇作朝  
無一證也解云艸出吳林山衆經音義三引說  
文竝作莢香艸也卷二卷八中山經吳林之山其  
中多莢艸洞庭之山其艸多莢蘭蕪芍藥芍藥其  
莢次莢與蘭蕪正與此文莢次蓮與蘭蕪略同然  
則連卽蘭莢之借字矣  
五臭所校寡疾難老  
五臭見前校之言效也曲禮鄭注效猶呈也謂五

臭之艸其香味所呈效令人寡疾難老也尹注以  
烈之氣義無所說文寡少也从頽頽分也楚金本  
出望文生訓說文寡少也从頽頽分也楚金本  
臣本分下分故為少本件頽韻會所引如此  
疾病也寡疾猶下云寡有疥騷矣玉篇難不易之  
偁也老說文作耆解云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  
言須髮變白也魯頌泮水篇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鄭箋已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最壽  
考也  
士女皆好  
鄭風溱洧篇士與女鄭箋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是  
管子地員篇注卷三 寄虹山館  
士女卽男女也論衡齊世篇上古之人侗長姣好  
說文士事也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女婦人也象  
形王育說好美也从女子  
其民工巧  
攷工記工有巧又云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說  
文工巧飾也巧巧技也  
其泉黃白  
見前其泉黃而有臭其水白而甘  
其人夷姤  
說文夷平也猶堯典言厥民夷矣女部無姤字姤

一頁〇〇〇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11 返反外



讀爲屋屋卽厚之古文地理志謂詩風曹國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亦其比也

五粟之土乾而不格

格當爲塔形之誤也說文塔水乾也一曰堅也此云乾而不格謂其土不溼不堅據下云葆澤以處明其地近澤故能燥潤適中也

湛而不澤

湛讀湛露之湛小雅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傳云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鄭箋云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巫明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寄虹山館

湛有滋潤之義澤讀其耕澤澤之澤周頌載芡篇其耕澤澤鄭箋云土氣正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釋文澤澤音釋爾雅作郝今案釋訓云郝郝耕也郭注云言土解邵氏正義曰載芡云其耕澤澤疏引舍人云釋釋猶藿藿解散之意周語土乃脈發韋注引汜勝之書云春土冒概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是土解而耕之事也郝澤釋三字音義同然則此云湛而不澤謂其土性潤澤而不解散也

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粟土

葆卽保之借字月令四鄙入保鄭注鄙界上邑小城曰保說文塢保也一曰高土也風俗通水艸交

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此云葆澤以處蓋謂或築小城或就高土保守此水艸交厝之澤以居處也周語太子晉曰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污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阨翮而物有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外有所葬此卽葆澤之義故云是謂粟土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寄虹山館

粟土之次曰五沃

左氏襄二十五季傳楚蔣掩爲司馬并衍沃杜注衍沃平美之地魯語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韋注云沃肥美也沃土與瘠土對文故其土性肥美而爲粟土之次也

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  
見前五粟之物下  
五沃五物各有異則  
說文則等畫物也从刀貝貝古之物貨也禹貢咸則三壤成賦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注云三壤上



中下各三等也亦是以等釋則此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明五物當登為五等矣

五沃之狀剝忒藁土

尹注云剝堅也忒密也藁土言其上多窺穴若藁多窺

蟲易全處

讀書雜誌云蟲易全處殊為不詞易當為豸豸與易篆文相似故豸譌作易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紹蘭按說文入部全完也全篆文全从玉然則全處謂完處也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美

寄虹山館

忒剝不白下乃以澤

尹注云既堅密故常潤溼而不乾白此乃葆澤之地也今案葆澤乃五粟之土五沃次于五粟尹注乃謂此澤字為葆澤之地誤矣

其種大苗細苗

此謂梁也魏風碩鼠篇無食我苗毛傳苗嘉穀也公羊莊六年無麥苗何休注苗者木也生曰苗秀曰禾說文禾嘉穀也稟嘉穀實也米稟實也梁米名也九穀攷曰按禾稟之有稟者也其實稟也其米梁也管子書隰朋曰夫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

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稟管仲曰苗始其少也朏朏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茲免云者免俯也茲益也謂其穗益俯而向耜也然則此一穀也始生曰苗成秀曰禾禾實曰稟稟實曰米米名曰梁紹蘭按下文五沃之土其種青梁明此為黃白梁矣曲禮梁曰薊其孔疏謂黃梁白梁內則上言梁下言黃梁知梁為白梁此文分梁有大小種本其始生為言故云大苗細苗也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毛

寄虹山館

稗莖黑秀箭長

說文稗赤色也从赤蟲省聲丹部有形字解云丹飾也稗形聲義竝相近以丹飾之而赤者謂之形其自然赤者謂之稗西山經中皇之山其下多棠郭注形棠之屬也郝氏箋疏云形棠蓋赤棠也然則形棠自然而赤非飾以丹山海經借形為稗其正字當作稗矣說文莖枝柱也稗莖謂其枝赤色爾雅不榮而實者謂之秀吐華曰秀黑秀謂其華黑色也說文又云箭矢竹也藝文類聚卷八十九御覽卷九百六十三所引並如此今爾雅釋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本矢下無竹字















左澤定止邵氏云說文曰右陵泰止郭注宋有泰引史  
 郭注云宋有太社以社名此地也與今本異六  
 國表周顯王三十二年秦惠文王二年宋太社  
 亡封禪書亦云宋太社亡索隱曰應邵云太社  
 入地非也亡如畝畝止傳雅巷伯篇引李巡云  
 謂社主也畝畝止孫炎曰方百畝止上有止為  
 步也釋名畝畝止畝畝止止上有止為  
 宛止邵氏云宛止今其地則然陳有宛止邵氏  
 氏詩有陳宛止宛止今其地則然陳有宛止邵氏  
 道東王隱云漸欲平今不知所在矣元和郡縣志  
 宛止在陳州宛止今其地則然陳有宛止邵氏  
 縣南三里高州宛止今其地則然陳有宛止邵氏  
 卑疑後人別指一止當其非道里縣志在太原縣南  
 者晉有潛止里爾雅云晉有潛止在太原縣南  
 矣晉有潛止在太原縣南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其上置大興國觀案舊圖經在城東入淮南有州  
 里宋脩惠明寺向土作瓦是止遂遷

黎止邵氏云州黎即州來古者來黎音同劉台拱  
 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孔子自陳適蔡三歲吳  
 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使人聘孔子於是絕糧陳  
 蔡之間鹽鐵論所謂黎天下有名止五其三在河  
 南其二在河北郭注說者多以州黎宛營為河南  
 名止恐此諸止確未足以當之殆自別更有魁  
 梧桀大者五但未詳其名號及止之所在何地耳

山陵見前說文岡山脊也爾雅釋山山脊岡周南  
 卷耳篇陟彼高岡毛傳山脊曰岡疏引孫炎曰長  
 山之脊也大雅公劉篇迺陟南岡鄭箋山脊曰岡  
 紹蘭按說文綱特牛也从牛岡聲公羊文十三年

傳魯公用駢牯何休解詁云駢牯赤脊周牲也以  
 赤解駢以脊解牯牯从岡得聲是牛赤脊謂之牯  
 由於山長脊謂之岡而得聲矣 說文陬阪隅也  
 隅陬也陬隅亦疊韻亦雙聲故互訓淮南子墜形  
 訓河水出昆侖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史記絳  
 侯世家吳奔壁東南陬袁盎列傳西南陬率皆臥  
 是東北東南西北西南為四隅也然則陬陵謂陵之在四  
 東南西北西南為四隅也然則陬陵謂陵之在四  
 陬者陰見前此謂陬陵之北其在山在陵已見前  
 其左其右空彼羣木桐柞扶樵及彼白梓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桐柞見前扶樵據下文云莖葉如扶樵尹彼注云  
 扶樵亦艸名今案扶樵蓋一物故云莖葉如扶樵  
 此文扶樵與桐柞白梓為類明是木名說文榆母  
 純也从木侖聲讀若易卦屯扶母樵純古同聲然  
 則扶樵即母純矣尹云亦艸名誤 說文梓楸也  
 从木宰省聲梓或不省柝梓也从木爍聲柝梓屬  
 大者可為棺梓小者可為弓材从木啻聲詩鄘風  
 定之方中篇柝梓漆毛傳云柝梓屬孔疏云釋  
 木柝梓舍人曰梓一名柝郭璞曰即楸也湛露曰  
 其柝其柝柝柝既為類而梓一名柝故以柝為梓



屬言梓屬則椅梓別而釋木椅梓為一者陸璣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爾雅椅梓邵氏正義曰定之方中椅桐梓漆以椅與梓分言之續漢志注引王隆小學漢官篇云樹栗椅桐梓胡廣云四者皆木名治宮室并主之是亦以椅梓為二木也以今攷之椅梓實為同類詩疏引陸璣疏以為大類同而小別是也書疏云梓木之良者治之宜善後遂以為木之工匠之名郭云即楸者鄭注考工記云梓榎屬榎即楸也齊民要術云楸梓二木相類白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色有肉生子者為梓或名子楸或名肉楸黃色無子者為柳楸亦呼荆黃楸也說文繫傳云今人名賦理曰梓質白曰楸紹蘭案齊民要術有種楸梓法云亦宜割地一方種之楸梓各別無令和雜種梓法秋耕地令熟秋末冬初梓角熟時摘取曝乾打取子耕地作壟漫散即再勞之明年春生有艸拔令去勿使荒沒後年正月閒廝移之方步兩步一樹此樹須大不得栽既無子可於大樹四面掘坑取栽移之一方兩步一根兩畝一行一行百二十株五行合六百株十年後一樹千錢柴在外車板盤

合樂器所在堪用以為棺材勝於松柏術曰西方種楸九根延年百病除雜五行書曰舍西種梓楸各五根子孫孝順口舌消滅也說文又云梓木从木與聲詩曰北山有楸爾雅釋木楸鼠梓郭注楸屬也今江東有虎梓邵氏正義曰詩疏引陸璣疏云如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圖經本艸鼠李亦名鼠梓然花實都不相類或別一物而名同爾

其梅其杏

梅當為某說文某酸果也从木甘絲古文某从口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梅梅也可食從木每聲楸或從某爾雅釋木梅相郭璞以為似杏實酢非也邵氏正義云衆經音義引樊光云荆州曰梅楊州曰楸益州曰赤梗似豫章無子也是樊光不以梅之名楸者為似杏之梅矣詩疏引陸璣疏云梅樹皮葉似豫章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萃赤黃子青不可食楸葉大可三四葉一葉木理細緻於豫章子亦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楸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楸也陸璣說與樊光略同則梅楸即未便矣此文梅杏並併明非梅楸之梅經典皆借梅為某召南標有梅毛傳盛極則隋落者梅也齊民要術種梅篇引詩義疏云梅杏類也樹木葉皆如杏而黑耳實赤於杏而醋亦生噉也煮而曝乾為蘇置羹靡壺中又可含以香口亦蜜藏而食天官籩人饋食之籩其實乾蓀鄭注乾



療乾梅也有梅諸夏小正五月黃梅為豆實也內則梅諸卵鹽孔疏云言食梅諸之時以卵鹽和王肅云諸菹也謂梅諸即今之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之乾療人君燕食所加庶羞梅二十六淮南子說林訓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是古人用梅皆取其實無取於華故少有言梅之華者夏小正梅杏桃李則華亦以記候非謂其華可觀說苑奉使篇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以一枝持贈國君蓋謂華也世由此盛言梅華矣中山經靈山其木多梅郭注管子地員篇注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哭 寄虹山館

梅似杏而酢也岷山其木多梅嶠山其木多梅岐山其木多梅此皆酸果之梅以山海經於梅柑例言柑不言梅可知也按陳風墓門篇首章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二章曰墓門有梅有鴉萃止是鴉本萃梅非萃棘故列女傳晉大夫解居甫曰其梅則有其鴉安在也楚辭天問合言之曰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注云言解居父聘吳列女傳作使於宋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鴉汝

獨不愧也而不言繁鳥為何鳥紹蘭按繁鳥即梅鳥屈原謂萃梅之鴉鳥又萃棘耳繁梅聲近繁說文作敏敏從从支每聲經與通作繁從从中山經岐山多梅梓郭注梅或作蔽左氏襄十八年傳右回梅山中山經謂之敏山即其證中山經敏山郝氏箋疏云郭注引左傳襄十八年楚伐鄭右回梅山在縣西北今案山在河南鄭州梅山蓋即敏山梅敏聲之轉也此經敏山去大隗山三十里是今梅山審矣繁鳥萃棘乃騷人摘藻之詞非謂陳風本有鴉萃棘也且天問曰負子則是婦人列女傳曰采桑之女一女一婦人事迥殊其相涉者止有萃棘二字而詩與傳又竝作萃梅管子地員篇注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哭 寄虹山館

無萃棘之文屈子所言是否墓門之事抑別有所指尚未可知叔師因正文作萃棘直改經為墓門有棘有鴉萃止以遷就楚辭斯為謬矣列女傳本作其梅則有其鴉安在洪興祖因正文作萃棘直改傳為其棘則是其鴉安在是不思鴉固萃梅未嘗萃棘解大夫固說詩未嘗說楚辭也斯又謬矣集韻於準韻出鴛字亦云鳥名鴛也說文玉篇廣韻皆無从鳥敏聲之字由晉溫二公不識梅繁可通徑易楚辭之繁為鴛斯亦謬矣 說文杏果也夏小正四月囿有見杏蓋以杏記時御覽卷九百



六十八引盧諶祭法夏祠用杏是古人祭有杏矣  
又以杏爲庶羞內則言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三十  
一物有杏孔疏杏二十七也又以杏爲農侯文選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李善注引汜勝之書云杏始  
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華落復耕耕輒藺之此  
謂一耕而五穫類聚果部引汜勝之書曰杏華如  
茶可耕白沙又引四民月令三月杏華盛可播白  
沙輕土之田齊民要術引四民月令諺云二月昏  
參星夕杏華盛桑椹亦可種大豆謂之上時又引  
師曠占術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禾善是也又用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辛

寄虹山館

杏鑽火論語馬融注引周書月令夏取棗杏之火  
皇氏義疏棗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杏  
也中山經其木多杏齊民要術梅華早而白杏華  
晚而紅梅實小而酸核有文杏實而話核無文采  
梅任調食及齏杏則不任此杏子人可以爲粥  
其桃其李

爾雅釋木楔荆桃郭注云今櫻桃邵氏正義云月  
令仲夏之月羞以含桃高氏呂氏春秋注云鴛鳥  
所含故曰含桃此皆荆桃之異名也太平御覽又  
引吳普本艸云一名牛桃一名英桃齊民要術引

廣志云櫻桃大者如彈丸子有長八分者有白色  
者凡三種爾雅又云旄冬桃注云子冬熟櫻桃山  
桃注云實如桃而小不解核正義云此別桃之異  
種者也桃之冬熟者名旄說文作旄冬桃今之十  
月桃也生山中者名櫻桃夏小正云正月梅杏桃  
桃則華桃桃山桃也六月養桃桃也者桃桃也桃  
桃也者山桃也煑以爲豆實也齊民要術引廣志  
云桃有冬桃夏白桃棠冬桃至今有之朱弁謂密  
縣有一種冬桃夏花秋實八九月間桃自開其核  
墮地而復合肉生滿其中至冬而熟味如其上銀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壬

寄虹山館

桃而加美此冬桃之異種也桂海虞衡志云冬桃  
狀如棗軟爛甘酸冬月熟御覽引曹毗魏都賦注  
云山桃子如胡麻子此言其小也又引裴淵廣州  
記云山桃大如檳榔形亦似之色黑而味甘酢廣  
雅釋木王氏疏證云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以雛  
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鄭注云含桃今之櫻桃  
也孔疏云月令無薦果之文此文獨羞含桃者以  
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  
也史記叔孫通傳云孝惠帝曾出游離宮叔孫生  
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



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則此禮至漢猶行但漢春獻櫻桃正當始孰之時而月令仲夏始薦者本因嘗黍而薦含桃非特獻故不嫌遲也月令釋文云含本又作函函與櫻皆小之貌函若爾雅云羸小者蠅櫻若小兒之偁嬰兒也櫻或作鬻高誘注呂氏春秋仲夏紀云含桃鬻桃也蓋櫻鬻同聲古字通用耳而高誘乃謂鬻易所舍故云含桃之失於鬻矣諸說含桃者皆卽是櫻桃而西京雜記說上林苑桃有十種含桃又有櫻桃則是分爲二物所未審也蜀都賦云朱櫻春孰御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覽引吳晉本艸云櫻桃味甘主調中益脾氣令人好顏色美志氣一名朱桃一名麥英也紹蘭按周南桃夭篇首章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毛傳云桃有華之盛者天天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次章云桃之夭夭有蕢其實傳云蕢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三章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傳云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魏風園有桃其實之穢鄭箋云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倉園桃而已孔疏引鄭志荅張逸亦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唯倉園桃而已非徒薄於十

一故刺之禮記內則云桃諸梅諸卵鹽孔疏云言倉桃諸梅諸之時以卵鹽和王肅云諸菹也謂桃諸梅卽今之藏桃也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之乾蓀疏鄭云桃諸梅諸是也又云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桃二十四周禮天官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蓀鄭注云乾蓀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韓詩外傳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衰衣應步帶著桃父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亾也夫曰日慎桃何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患之有故亾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父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今案桃之爲言亾猶云桃之爲言逃也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桃公孫接田開疆先言功援桃而起古冶子又言其功令二子反桃二子慙而自殺古冶子曰恥人以言夸其聲不義也亦反其桃契領而死此卽諸葛孔明所謂二桃殺三士也戰國策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



所未聞者獨鬼道耳蘇代曰臣之來也過於淄上  
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  
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  
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  
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高誘注云東海中有山  
名曰度朔上有大桃屈  
槃三千里其卑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  
也上有二神一人曰荼與一曰鬱雷正歲以置門  
使世人刊此桃梗畫荼與鬱雷首正歲以置門  
戶辟號之門荼與鬱雷皆在東海中故曰東國之  
桃梗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  
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  
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韓非子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管子地員篇注

曰昔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與君游于果園食桃而  
甘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  
彌子瑕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啖我以餘  
桃又曰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仲  
尼先飯黍而後食桃公曰以黍雪桃也對曰黍五  
穀之長果六而桃爲下君子不以貴雪賤也新序  
曰魏文侯見箕季從者食其園桃箕季禁之文侯  
曰箕季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犯上也御覽卷九  
百六十七引金樓子曰東南有桃都山山有桃樹  
樹上有雞曰初出照此桃天雞即鳴天下之雞咸

之而鳴樹下有兩鬼對持葦索取不祥之鬼食之  
今之正朝作兩桃人法乎此也又引鍾離意別傳  
曰周書言秦史趙凱以私恨告園民吳旦生盜食  
宗廟御桃旦生對曰民不敢食也王曰剖其腹出  
其桃史記惡而書之曰桃食之當有遺核王不知  
此而剖人腹以求桃非禮也桃華又可候時月令  
仲春之月桃始華鄭注云記時候也四民月令三  
月桃華農人候時而種也漢書溝洫志杜欽以爲  
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師古注  
引韓詩傳云三月桃華水則治河者且以桃華名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管子地員篇注

水爲水候矣桃之大略如此 李爾雅釋木休無  
實李郭注一名趙李痊接慮李注云今之麥李駁  
赤李注云子赤邵氏正義云此別李之異種者也  
廣韻引爾雅作挫接穗李齊民要術引廣志云麥  
李赤李細小陶注本艸李類甚多京口有麥李麥  
秀時熟小而肥甜廣雅釋木山李餽某餽李鬱也  
王氏疏證云餽某之餽音憲音雀各本脫去餽字  
音內雀字誤入正文雀字又餽作雀  
餽下某字又餽作其今並改正也上李鬱  
二字各本皆脫今據詩義疏引廣雅補 餽某與  
雀梅同論語子罕篇正義引召南何彼穠矣篇義  
疏云唐棣與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



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齊民要術引幽風七月篇義疏云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正赤色食之甜廣雅曰一名雀李又名車下李又名郁李亦名棣亦名奧李神農本艸云郁李一名爵李御覽引吳普本艸云郁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然則棣也唐棣也奧李也郁李也車下李也雀李也雀梅也鬱也一物也奧李所在山皆有則又山李之所以名也爾雅云時英梅郭注云雀梅也名醫別錄云雀梅味酸寒有毒主蝕惡瘡一名千雀生海水石谷間陶注云葉與實俱如麥

管子地員篇注卷三

寄虹山館

李案陶氏所說蓋即奧李但名醫云有毒主蝕惡瘡恐別一物非人所食之雀梅也鬱者棣之類幽風七月傳云鬱棣屬也故古人多以二物竝言史記司馬相如傳云隱夫鬱棣漢書作莫棣御覽引曹毗魏都賦云若植郁棣皆是也莫郁古同聲鬱莫聲之轉也莫李車下李為一物而幽風正義引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莫李一株則是一種之中又復有異但併名可以互通耳爾雅又云唐棣移郭注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邵氏正義曰詩疏引舍人云唐棣一

名移唐棣與常棣異而詩攷引韓詩序云夫移燕兄弟閔管蔡之失道也蘇文類聚引三家詩云夫移之華萼不煒煒誤以唐棣為常棣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唐棣棣也又誤以常棣為唐棣也論語疏引陸璣云奧李也案郭云似白楊則與陸璣所云奧李者異也白移亦謂之移楊以其似白楊也陳藏器云夫移木生江南山谷中無風葉動花反而後合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是也今各本郭注俱脫今白楊也四字詩疏及詩釋文引郭注皆有之齊民要術引郭注作白移似白楊蓋已有刪

管子地員篇注卷三

寄虹山館

節也今據詩疏增補爾雅又云常棣棣注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正義曰詩疏引舍人云常棣一名棣小雅云常棣之華又云維常之華舊疏引陸璣疏云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承花者萼其實似櫻桃莫李麥時熟食美北人呼之相思相今本作林顏師古急就篇注云其子熟時正赤可啗俗呼為山櫻桃隴西人謂之棣子紹蘭



案論語何晏集解本可與共學與唐棣之華合爲一章其解可與立未可與權云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也又解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云逸詩也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皇侃義疏曰云可與立未可與權者權者及常而合於道者也自非通變達理則所不能故雖可共立於正事而未可便與之爲權也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者引明權之逸詩以證權也唐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棣棣樹也華花也夫樹木之花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花則先開而後合譬如正道則行之有次而權之爲用先反後至於大順故云偏其反而言偏者明唯其道偏與常及也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言凡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居室遠遠故也人豈不思權權道元逸如其室奧遠故也今攷說文權黃華木从木權聲一曰反常是許時所見論語舊本亦是兩章爲一可明權道尤可見唐棣之華狀矣齊民要術云廣志曰赤李麥李細小有溝道有黃建李青皮李馬肝李赤陵李有離李肥黏似

饒有柰李離核李似柰有劈裂有經李一名老李其樹數年卽枯有杏李味小酸似杏有黃扁李有夏李冬李十一月熟有春季李冬花春熟荊州土地記曰房陵南郡有名李風土記曰南郡細李四月先熟西晉傅元賦曰河沂黃建房陵縹青西京雜記曰有朱李黃李紫李綠李青李綺李青房艸下李顏同李出魯合校李羌李燕李今世有木李實絕大而美又有中植李在麥穀前而熟者要術又云李性耐久樹得三十年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嫁李法正月一日或十五日以磚石著李樹歧中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令實繁又法臘月中以杖微打歧間正月晦日復打之亦足子也紹蘭案顏回李出魯正如孔子手植楮子貢手植檜矣古歌辭曰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旁蟲來食桃根李樹代桃僵此言樹木猶能相代以況兄弟骨肉之親不可不相急難也又古樂府歌曰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此言君子避嫌之宜審也

其秀生莖也

此謂羣木華秀怒生枝莖挺起也

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



竝見前

其杞其枋

杞見前說文枋木可作車樞枋也樞枋疊韻共為

一木攷工記輪人斬三材鄭注云今世轂用雜榆

輻以檀牙以樞是枋可作車矣莊子消搖游篇我

決起而飛搶榆枋釋文枋李頤云檀木也紹蘭按

鄭謂輻以檀牙以樞檀樞異木枋即樞明非檀也

李注之檀蓋樞之譌字形相近

羣木數大條直以長

已見前

管子地員篇注

其陰則生之檀梨

其陰見前檀檀古今字說文檀果似梨而酢梨果

名是檀與梨為二果也內則言人君燕食所加度

羞三十一物檀二十八梨二十九鄭注謂檀為梨

之不臧者爾雅釋木檀梨曰鑽之內則亦有此郭

注檀似梨而酢澀而加澀字中山經洞庭之山其

木多相梨莊子天運篇其猶相梨御覽引韓子曰

夫樹檀梨橘柚者食之則甘臭之則香今本韓子

無夫字及檀漢書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有檀梨

與漢書同張揖曰檀似梨而甘與許鄭說異

要術種梨篇凡酢梨易水熟煮則甘此皆檀梨竝

美而不損人是酢梨亦可令甘也

同銅山其木多相葛山其木多相買超之山其木

多相依帖之山其上多苴郭注未詳補氏箋疏按

即祖之借為苴是也虎首之山多苴卑山其上多苴

鮮山其木多苴區吳之山其木多苴求山其木多

苴應邵漢官儀光武封太山上壇見酢梨酸棗酢

梨蓋即檀也其單俾梨者爾雅梨山樹郭注即今

梨樹詳見下漢書貨殖傳淮北榮南河濟之閒千

樹梨御覽卷九百六十九果部梨類所引如此今

管子地員篇注

閒千樹萩皆無音訓萩即楸之借字漢書上文方

言山居千章之萩史記作山居之材徐廣曰一作

類下云黍桑麻竹樹萩詳其文義梨與棗栗橘為一

廣志云常山真定梨盧毓冀州論常山好梨與史

記常山以南之說正合廣志又云梁國睢陽梨與

河濟閒之說同蓋漢書與本也御覽卷九百五

十八木部萩類又引漢書淮北榮南河濟之閒千

樹萩此即師古所注之本惟萩作萩為異二本相

較似作梨廣志又云齊郡臨淄梨鉅鹿豪梨上黨

亭梨小而甘新豐箭谷梨關以西宏農京兆右扶

風界谷中梨多供御廣都梨重六斤可數人分食

之御覽所引如此齊民要齊民要術種梨篇有藏

梨法初霜後即收於屋下掘作淡齋院底無令潤



溼收梨置中不須覆蓋便得經夏又引吳普本州  
曰金創乳婦不可食梨多食則損人非補益之物  
產婦蓐中及疾病未愈食梨多者無不致病欬逆  
氣上者尤宜慎之

其陽則安樹之五麻

其陽見前王氏經傳釋詞云地員篇其陰則生之  
植梨其陽安樹之五麻安與則相對為文安亦則  
也言其陽則樹之五麻也今本安上又有則字乃  
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紹蘭按則字非後人妄  
加安與下文安逐安生安聚之安同義安之言焉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空

寄虹山館

也漢書吳王濞傳顏焉之言爰也公羊宣六年傳  
也師古注安焉也何休注焉者於  
也爾雅釋爰之言於是也文選思元賦舊安樹之  
註爰於是也安樹之  
五麻猶小雅鶴鳴云爰有樹檀矣言其陽則於是  
樹之五麻也五麻一為泉麻爾雅釋艸泉麻禹貢  
青州貢泉天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七日嬪婦化  
治絲泉又有典泉之官喪服傳牡麻者泉麻也土  
喪禮牡麻經鄭注牡麻經其貌易服輕者宜垂好  
也齊民要術種麻篇牡麻有花無實汜勝之書曰  
種泉太早則剛堅厚皮多節晚則不堅寧失於早  
不失於晚獲麻之法穗勃勃如灰拔之夏至後二

十日漚泉泉和如絲崔寔曰夏至先後各五日可  
種牡麻牡麻無實好肥理一名為泉也又曰牡麻  
青白無實而輕浮說文泉麻也麻與麻同人所治  
在屋下从广从林麻之總名也麻之為言微也

微纖為功此泉麻可積者也二為苴麻爾雅廣泉

實孫炎注廣麻子齊民要術種麻篇又云苴麻母孫炎注

苴苴麻盛子者齊民要術說文葩泉實也从艸肥聲贖

葩或从麻賁苴麻母也从艸子聲爾雅之苴當作

苴苴苴為麻母故从子聲取子以母生為義古文子

苴苴亦形之喪服傳苴經者麻之有賁者也賁廣借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空

寄虹山館

字左氏襄十七年傳疏引馬融注賁者泉實泉麻  
之有子者謂賁為泉麻中之有子者非其色龜惡  
故用之苴者麻之色土喪禮苴經鄭注苴麻者其  
貌苴以為經服重者尚麤惡幽風七月篇九月叔  
苴毛傳苴麻子也天官籩人朝事之籩其實麤賁  
鄭注賁泉實也鄭司農云熬麥曰麤麻曰賁有司  
徹麤賁坐設于豆西鄭注賁熬泉實也內則注同  
麻子有苴包裏而盛之謂之曰苴因謂其麻曰  
苴苴因謂其麻之節曰苴也苴之為言達也達蓬  
勃勃然謂其枝生節間必有一大葉承之每一枝  
上結子數十而每一子又必有一大葉承之非若  
他穀之結實肉肉也苴以實言并其苴殼碎葉而  
名之苴以盛賁之苴言而因以名其皮與其皮之







麻脂亦油也有黑白紅三種高者四五尺以來其  
莖皆方紅白二種皆四稜黑者獨六稜夏秋間作  
黃華九月收實白者子多作油甚香美黑者不及  
而入藥則良孫伯淵曰陶宏景云本生大宛故曰  
胡麻按本經已有此陶說非也胡之言大或以葉  
大於麻故名之紹蘭按胡麻猶戎菽戎胡皆大也  
說文胡牛頤也也是其義矣此胡麻子可作油亦  
可入藥者也四為紵麻說文紵屬細者為紵粗  
者為紵按說文紵屬紵為紵之屬非即紵也禹貢豫州  
貢紵天官典臬掌布總縷紵之麻州之物鄭注總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稟

寄虹山館

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杜預注吳地貴縞鄭地貴紵則古人以紵為投贈  
之資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被阿錫掄紵縞漢書音引  
義曰阿細縞也錫布也正義引韋昭云紵  
之色若縞也顏云紵織紵也縞鮮支也 是又以  
紵為細縞之屬楊子法言吾子此紵麻可為布者  
也五為縠麻說文縠臬屬从梳熒省聲詩曰衣錦  
縠衣衛風碩人鄭風丰篇皆有此文今並作縠衣  
書大傳作衣錦尚縠記士昏禮作縠天官典  
臬地官掌葛鄭注並作縠皆字異而音義並同雜  
記如三年之喪則既縠其練祥皆行鄭注縠州名  
無葛之鄉則用縠縠即縠之異文縠與麻別以代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宅

寄虹山館



屬是漬紵為艸而別於麻矣又掌葛注云艸貢出澤漬紵之屬疏云葛出於山漬紵出於澤也夫出於山澤則與麻有不得不別者矣麻莖於生九穀之三農而非山澤之農之所出故漬葛之徵雖有山農澤農之異而在典臬之職二物可同呼為艸以別於麻蓋麻穀類也紹蘭按縠从艸熒省聲凡从熒省聲之字皆有小義說文熒屋下錫燭之亮也熒小瓜也熒絕小也故縠葉雖大而花僅如錢結實之房不及寸子細而扁不獨與麻臬異與葛異亦與紵異紵表皮既厚裏韌如筋縠則皮不堅韌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寄虹山館

故紵可為布此縠麻但堪代葛無葛之鄉喪服用之及為纆繩索也

若高若下不擇疇所

月令可以糞田疇疏引蔡邕月令章句曰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言爛艸可以糞田使肥也齊語井田疇均韋昭注穀地曰田麻地曰疇史記天官書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如淳引蔡邕說為證說苑辨物篇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為麻也齊民要術種麻篇引崔寔曰正月糞疇疇麻田

也

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

呂氏春秋審時篇得時之麻必以長疏節而色陽齊民要術引汜勝之書曰種麻之法霜下實成速斫之其樹大者以鋸鋸九穀攷云一種肥大牡麻有六月花者有七月花者其麻放勃結實則必於七月農人先於六月刈之不俟其開花結實也肥大者其皮中為米囊以其長也箭矢竹也葦大葦也竝見前

其細者如蘗如蒸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寄虹山館

寄虹山館

呂氏春秋審時篇得時之麻小本而莖堅厚臬以均後孰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九穀攷云一種短小者五月牡麻開花其麻放勃結實而於是月刈之其麻可績蘗當為蘗亂也已見前蒸者小雅無羊篇以薪以蒸鄭箋籩曰薪細曰蒸故云細者如蒸矣說文蒸析麻中榦也各本析誤拆據廣韻十六蒸類篇艸部引訂正敢麻蒸也廠麻蒸也熈然麻蒸也古者以麻蒸為燭秋官司烜氏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為黃鄭司農云黃燭麻燭也小雅巷伯篇毛傳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



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摘屋而繼  
之武氏石室畫象說此事云顏叔子處風暴雨  
婦人乞攝升堂入戶然蒸自燭懼見意疑未明  
蒸盡摘之弟子職篇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  
借總字橫于坐所蒸間容蒸之燭也然者處下楚  
辭七諫菘落雜於廢蒸王逸注泉翻曰廢燭竹曰  
蒸言持菘落香直之艸雜於廢蒸燒而然之淮南  
子說林訓廣燭物膏燭澤文選西征賦感市閭之  
菘井李善注菘井即渭城賣蒸之市也此文但言  
麻細如薪蒸之蒸於然蒸義無所取以麻可為蒸  
故均及之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半

寄虹山館

欲有與各

欲當為各各當為名因下名字誤為各上各字又  
誤為欲也與猶以也各有與名謂五麻及其種之  
細大各有以名也尹注句解皆失之

大者不類小者則治

趙用賢曰類作類疵節也言大麻疏美無疵節小  
麻條理易治讀書雜志曰類類古字通昭十六年  
八年念類無期服本作類類紹蘭按說文類絲節  
子夷道若類河上公本作類也治讀治絲之治謂麻之大者既無節類其小者  
亦治而不焚故下云若衆練絲也

揣而藏之若衆練絲

說文揣一曰捶之捶以杖擊之也練凍繪也言漚  
麻者必捶之皆乾而後藏之若練繪之善也齊民  
要術種麻篇引汜勝之書曰夏至後二十日漚泉  
泉和如絲

五臭疇生

五臭見前此疇與上文麻疇之疇微異尹注曰疇  
隴也謂為隴而種也今案蜀都賦瓜疇芋區劉淵  
林注疇者畝埒小畔際也蓋汎言田疇耳

蓮與蘘蕪藁本白芷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半

寄虹山館

蓮蘘蕪白芷竝見前此文五臭僅言其四據上文  
五臭生之以薛荔白芷蘘蕪椒蓮為五此有藁木  
無薛荔無椒蓮是缺一艸蓋椒也椒亦見前藁木  
說文艸部無藁字藁當作藁荀子大略篇蘭茝藁  
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淮南子汜論訓夫亂人者  
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蘘蕪也此皆相似者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索隱引樊光爾雅注藁本一  
名蘘蕪根名蘘茝神農本草藁本味辛溫長肌膚  
說顏色一名鬼卿一名地新生山谷名醫別錄一  
名微莖生崇山廣雅釋艸山茝蔚香藁本也王氏



疏證曰別錄陶注云桐君藥錄說芎藭苗似藁本論說花實皆不同所生處又異唐本注云根上苗下似藁根故名藁本則藁本以根得名故中山經云青要之山有艸焉其本如藁本郭注云根似藁本也又西山經云皋塗之山有艸焉其狀如藁本郭注云藁芩香艸又注山林賦云藁本藁芩也本芩聲之轉皆訓為根下文云芩根也紹蘭按樊光謂藁本一名藁蕪今知不然者淮南子以芎藭與藁本為一類蛇牀與藁蕪為一類而云皆相似明藁本非藁蕪矣且本艸經藁蕪在上品主欬逆定管子地員篇注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圭

寄虹山館

驚氣辟邪惡生川澤藁本在中品主婦人疝瘕除風頭痛生山谷主治不同山澤迥別然則樊光合藁本於藁蕪與吳普混藁蕪為芎藭誤正相似矣其澤則多魚枝則宜牛羊皆見前

其泉白青

大荒南經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淵淵猶泉也白者西方之色上文云四施之土其水白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云青泉赤淵青色近蒼上文五施之土其水蒼此泉既白且青蓋兼前二水之色

矣

其人堅勁

劉邵人物志疆楷堅勁

寡有疥癩

說文疥搔也搔刮也刮把把也騷即搔之假借

終無疥癩

周官疾醫春時有瘡首疾鄭注瘡酸削也首疾頭痛也賈疏言瘡者謂頭痛之外別有酸削之痛後漢書李通傳素有瘡疾李賢注消消中之疾也引天官職曰春有瘡首疾是謂瘡為消中也素問氣

管子地員篇注

卷三

圭

寄虹山館

厥論心移寒於肺肺消肺消者飲一洩二王砭注心為陽藏反受諸寒寒氣不消乃移於肺寒隨心火內鑠金精金受火邪故中消也然肺藏消鑠氣無所持故令飲一而洩二也腹中論夫子數言消中注多食數洩謂之消中紹蘭按瘡首疾鄭先以酸削解瘡義然後解首疾為頭痛是謂酸削即頭之痛非頭痛之外別有酸削之痛故說文瘡酸瘡頭痛與鄭義正合賈釋經失之其釋注云人患頭痛則有酸嘶而痛酸削則頭痛此不誤也瘡是頭痛消中是肺消李賢解消疾為消中引瘡首疾為



證亦失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常有消渴疾金匱

要略云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衝心中強熱飢

而不欲食食即吐虵下之不肯止孫思邈千金方

消渴論曰凡積久飲酒未有不消渴夫內消之

為病小便多於所飲令人虛極短氣夫內消者食

物皆消作小便也而又不渴按說文消盡也渴盡

也漱欲飲飲从欠渴聲是消渴皆謂水盡非謂欲

飲之漱也故云又不渴不渴之渴即漱之省文

說文醒病酒也小雅節南山篇憂心如醒毛傳云

病酒曰醒鄭箋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醒矣漢書禮

管子地員篇注卷三 寄虹山館

樂志泰尊柘漿析朝醒應邵曰醒病酒也析解也

言柘漿可以解朝醒也文選南都賦其甘不爽醉

而不醒

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

謂沃土

見前



管子地員篇注卷四

蕭山王紹蘭著

後學胡燏棻校刊

沃土之次曰五位

周禮天官冢宰職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鄭注云

辨別也鄭司農云別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

北面之屬元謂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

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

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召誥

曰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雒卜宅厥既得卜則

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維汭越

管子地員篇注卷四 寄虹山館

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此定宮廟爾雅釋宮中庭

之左右謂之位是位者必辨南面北面與日出之

景日入之景日中之景夜又考之極星又為中庭

之左右此五位之土乃天地所生自然之地不必

辨其南北左右自與日景極星相合故謂之位而

為沃土之次也

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

爾雅釋艸木謂之華艸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

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華榮秀英對文則異散文

則通說文雜五采相合襍英謂艸木英華五采相

則通說文雜五采相合襍英謂艸木英華五采相





雜也五色異章見前五粟五章注

五位之狀不塌不灰青忒以落及

讀書雜誌云五位之狀不塌不灰青忒以落及尹

注曰謂色青而細密和落以相及也引之曰尹說

甚謬落與灰為韻及字蓋衍文耳下文云五隱之

狀黑土黑落青忱以肥芬然若灰亦以落灰為韻

其種大葦無細葦無

端履曰葦疑為葦涉上文如葦下文葦苾而譌葦

讀葦弁服之葦春官司服凡兵事葦弁服鄭注葦

弁以葦葦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葦葦之附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二

寄虹山館

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小雅六月

疏引雜問志云有葦葦之不注以淺赤葦為弁又

以為衣是葦為赤色也紹蘭按此說是也無葦聲

之轉此文借無為葦古無與微通論語憲問篇微

也微與眉通公穀莊二十八年經築微左氏作微

也微與眉通經說文微竹也从竹微聲戴凱之竹

英山多箭鏞 箭與鏞通古鐘鼎文如周公華鐘

伯黍簋諸銘箭壽字皆作壽壽而頌說文壽赤苗

也从艸聲傳字或作廉大雅生民篇維廉維苞毛

聲無與麻亦 齊民要術梁秫篇引爾雅藨赤苗

為舍人曰是伯夷叔齊所食首陽艸也是讀藨為

薇說文薇从艸微聲邶風式微篇微君之故毛傳

微無也然則大葦無細葦無即大赤藨細赤藨矣

九穀攷云禾有赤苗白苗之異說文謂之藨芑詩

曰維糜維芑是也是故黍亦禾屬併嘉穀而知嘉

穀之藨芑必非黍者以黍之苗惟一色而無赤白

之異又說文解璊字云以毳為縹色如藨故謂之

璊玉色如之以說文證說文益知藨芑為禾而非

黍矣爾雅之釋詩也曰藨赤苗芑白苗毛氏据之

以為傳而郭璞注爾雅則曰赤梁稟白梁稟是不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三

寄虹山館

知赤白在苗而不在稟彼稟之赤白者苗又或不

赤白也禾之赤苗初生一二葉純赤色三四葉後

赤與青相間七八葉後則純青今直隸山西人猶

別而呼之曰紅苗穀赤苗之穀其黃者有黏不黏

二種苗赤穀亦赤者則其最黏者也

藨莖白秀

見前

五位之士若在岡在陵在隕在衍在工在山

竝見前

皆宜竹箭求尾檣植



竹箭檜檀並見前尹注求鼃亦竹類也紹蘭按尹見上言竹箭故謂求鼃爲竹類但下言檜檀豈亦竹類乎且檜檀二木明求鼃不得爲一物爾雅籜是竹箭亦有蓋求即菜之省文爾雅釋木檜醜菜郭注菜莢子聚生成房貌今江東亦呼菜說文菜檜實裏如菜者从艸求聲亦作椽爾雅檜其椽檜唐風椒聊疏引李巡云椒菜莢皆有椽椽實也是菜即椒檜之屬也此文作椽省解鼃即要之譌字要說文作輿鼃說文作鼃形甚相似又漳水下云清漳出沾山大要谷本作大輿谷今本漢書管子地員篇注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四

寄虹山館

地理志上黨郡沾下譌作大鼃谷是其明證然則鼃當爲要謂要棗也釋木邊要棗郭注子細腰今謂之鹿盧棗邵氏正義要棗一名邊是要爲棗也其山之淺

淺讀敷淺原之淺禹貢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漢書地理志豫章郡麻陵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傳淺原敷傳古通泉陶謨敷納漢書文帝紀作敷傳納禹貢敷土史記夏本紀作傅土即其比原說文作原解云水泉本也从巛出厂下厠篆文厠省是敷淺原出傅易山下此云其山之淺亦謂泉出山下水原淺處故下云有龍與斤皆水

艸也

有龍與斤

龍當爲龍爾雅釋艸龍天龍郭注未詳說文龍天龍也亦省作龍鄭風山有扶蘇篇隰有游龍毛傳龍紅艸也鄭箋紅艸放縱枝葉於隰中疏引陸璣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是也亦名龍古釋艸又云紅龍古其大者薺舍人注紅名龍古其大者名薺鄭風郭注俗呼紅艸爲龍鼓語轉耳邵氏正義云上文龍天龍此又詳釋之也說文以薺爲薺實與下文連屬師讀不同故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五

寄虹山館

也紅者虞蓼之別種後世所謂水荳也今水荳莖纒有毛葉大如商陸蔓地而生故釋詩者言其放縱矣紹蘭按說文薺薺實也既屬下讀當云薺莖薺實而云薺薺實者攷爾雅紅龍古其大者薺即繼以莖薺實明薺莖皆爲薺實之名許所見爾雅舊本莖在薺上郭所見本莖在薺下而又讀紅龍古其大者薺七字爲一節莖薺實三字爲一節以致爾雅說文各相違異使學者疑今細釋此文當讀紅爲句龍古其大者爲句謂龍古爲紅之大者陶注別錄其最大者名龍鼓即其明證此一物也



蕘為句莖為句薺實為句許所見舊本作莖蕘薺實故解字云蕘薺實也不取莖者以其竝為薺實舉蕘足以兼莖且艸部直無莖字亦其明證此一物也然則今本爾雅合紅龍古與蕘為一乃郭氏讀雅不熟之過當據許說以正之不僅如邵氏所云師讀不同矣 斤即芹之省文花音本正文及注皆作斤是也各本魯頌泮水篇薄采其芹鄭箋芹水菜也說文作斥魯頌泮水篇薄采其芹鄭箋芹水菜也說文芹楚葵也又有遊字解云菜類蒿周禮有遊菹今本周禮作芹天官醢人加豆之實芹菹鄭注芹楚葵也爾雅芹楚葵郭注今水中芹菜呂氏春秋本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六

寄虹山館

味篇菜之美者雲夢之芹高誘注芹生水涯說文齊民要術竝作雲夢之登蓋所見呂不韋書校高本為古盧氏召弓以斤聲求之謂芹即登是也龍水艸芹水菜故上云其山之淺矣

羣木安遂條長數大其桑其松

竝見前

其杞其茸

杞見前茸樅聲相近茸即樅之借字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鑽羅列聚叢以龍茸分淮南子傲真訓鑽粉龍從又云譬若周雲之龍從遠巢彭濤而為雨龍從即龍茸是其爾雅釋木樅松葉柏身郭璞注今太廟梁材證也

用此木尸子所謂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漢書霍光傳樅木外臧椹十五具蘇林曰樅木柏葉松身師古曰爾雅及毛詩傳竝云樅松葉柏身檜木乃柏葉松身耳蘇說非也說文樅松葉柏身徐鍇引李暹文子注如樅之常不彫文選注引魯連子曰東方有松樅高干仞而無枝按蘇林解樅為檜師古非之是矣但爾雅樅檜兼釋毛傳僅於竹竿篇釋檜而不及樅不得言竝云也薛綜注西京賦樅松葉柏身也義本爾雅劉逵注蜀都賦樅柏葉松身其誤與蘇林同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七

寄虹山館

種木胥容

胥即樗之省文說文樗木也似枅櫚皮可為索今木說文無似枅櫚以下从木胥聲讀若芟刈之芟容七字據類篇引補即榕之省文南方艸木狀榕樹南海桂林多值之葉如木麻實如冬青樹幹拳曲是不可以為器也其木稜理而澗是不可以為材也燒之無燄是不可以為薪也以其不材故能久而無傷其蔭十畝故人以為息焉而又枝條既繁葉又茂細軟條如藤垂下漸漸及地藤梢入地便生根節或一大株有根四五處而橫枝及鄰樹即連理南人以為常



不謂之瑞木說文案爲松之或字上文已云其桑其松故知容非案之省文

榆桃柳棟

榆桃柳見前淮南子時則訓七月其樹棟高誘注云其樹棟棟實鳳皇所食今雒城旁有樹棟實秋孰故其樹棟也棟讀練染之練也棟亦作欄攷工記慌氏凍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鄭注云渥讀如郢人渥菅之渥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欄卽棟之異文凍帛用欄之灰故高氏讀棟爲練染之練聲兼義也說文木部棟木也从木東聲不言其木所用又云樂木似欄从木絲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八寄虹山館

聲而木部無欄蓋卽以欄代棟取其聲相近樂木似棟蓋亦棟屬下云禮天子樹松諸侯柏大夫檠士楊段注士楊二字當作士槐庶人楊五字此言冢上之木然則大夫冢樹棟矣中山經歷兒之山多檠木其實如棟郭注云棟木名子如指頭白而黏可以浣衣也郝氏賤疏引爾雅翼云木高丈餘葉密如槐而尖三四月開花紅紫色實如小鈴名金鈴子俗謂之苦棟可以凍故名歲時記江南白初春至初夏五日一番風候謂之花信風凡二十四番東皐雜錄花信風梅花風最先棟花風最後羣芳譜引花木雜

攷云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凡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一花之風信應之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棠棣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茶蘼三候棟花過此則立夏矣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九寄虹山館

羣藥猶言百藥說文藥治病艸月令孟夏之月聚畜百藥鄭注云蕃廡之時毒氣盛逸周書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艸淮南子墜形訓河水出昆侖赤水出其東南弱水出其窟石洋水出其西北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論衡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齊民要術引師曠占曰黃帝問曰吾欲占藥善一心可知不對曰歲欲甘甘艸先生薺歲欲苦苦艸先生葶歲欲荒荒艸先生蓬歲欲病病艸先生艾神農本艸經上藥一百二十種爲君主養命以應天



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  
本上經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無  
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補羸者本中經下藥一  
百二十五種為左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  
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安之言  
於是也安生謂於是生

薑與桔梗

薑即薑之今字說文薑禦溼之菜也段氏注云神  
農本艸經乾薑主逐風溼痺腸澼下利生者尤良  
久服去臭氣通神明按生者尤良謂乾薑中之不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十 寄虹山館

孰而生者耳今人謂不乾者為生薑失之矣紹蘭  
按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此薑蘘荷索隱引張晏云  
子薑也又引四民月令生薑謂之此薑漢書司馬  
相如傳注如淳曰此薑薑上齊也師古曰薑之息  
生者連其株本則紫色也文選上林賦注引張揖  
曰此薑子薑也名醫別錄生薑九月采陶注云凡  
作乾薑法水淹三日畢去皮置流水中六日更去  
皮然後曬乾圖經云生薑秋采根於長流水洗過  
日曬為乾薑然則此薑即子薑亦即生薑薑之息  
生者連其株本則紫色是薑之未采及采而未淹

未洗未曬者皆謂之生薑及淹浸洗淨而曬乾因  
謂之乾薑故云凡作乾薑法謂以生薑作乾薑則  
古人正以不乾者為生薑不必如段氏所云也論  
語鄉黨篇不撤薑食孔安國曰齊禁薰物薑辛而  
不薰故不去也呂氏春秋本味篇和之美者陽樸  
之薑高誘注陽樸地名在蜀郡禮記曰艸木之滋  
薑桂之謂也故曰和之美御覽卷九百七十七引  
孝經援神契薑禦溼菜也此許說所本薑之言疆  
也故从疆聲謂之禦溼之菜即取疆禦為義蓋其  
味辛温辛剛温燥故能疆以禦溼經典省作薑而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十一 寄虹山館

薑之字與義皆廢矣 桔梗雙聲說文桔梗藥  
名齊策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  
及之畢黍梁父之陰則邠車而載耳高誘注桔梗  
山生之艸也畢黍梁父皆山名也山北曰陰桔梗  
生焉言饒多也故曰邠車載也莊子徐无鬼篇藥  
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離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  
也釋文引司馬彪云桔梗治心腹血瘀癢痺神農  
本艸桔梗味辛微温主胃脅痛腹滿腸鳴幽幽驚  
恐悸氣名醫別錄一名利如一名薺苳生嵩高山  
谷及冤句陶注云葉名薺苳今別有薺苳能解藥



毒所謂亂人參者便是非此桔梗而葉甚相似但  
薺芑葉下光明滑澤無毛爲異葉生又不如人參  
相對者爾唐本注云人參苗似五加闊短莖圓有  
三四極極頭有五葉陶引薺芑亂人參謬矣且薺  
芑桔梗又有葉垂互者亦有葉三四對者皆一莖  
直上葉既相亂惟以根有心爲別爾御覽卷九百  
九十三引吳普本艸桔梗一名符扈一曰白藥一  
名利如一名梗艸一名盧如神農醫和苦無毒扁  
鵲黃帝賦岐伯雷公甘無毒李氏大寒葉如薺芑  
莖如筆管紫赤二月生又引范子計然曰桔梗出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三

寄虹山館

河東洛陽廣雅釋艸犁如桔梗也王氏疏證曰神  
農本艸桔梗一名利如生山谷此據御覽所引利犁古字  
通又名盧如盧犁聲之轉也唐注本艸云葉有莖  
互者亦有三四對者皆一莖直上按說文云桔直  
木也爾雅稷直也桔梗或取義於直與孫伯淵云  
爾雅芑薺芑郭璞云薺芑據名醫云是桔梗別名  
下又出薺芑條非然陶宏景亦別爲二矣紹蘭按  
吳普云桔梗葉如薺芑是不以桔梗卽薺芑又在  
陶注之前神農本艸以桔梗爲下藥

小辛大蒙

中山經浮戲之山其東有谷因名曰蛇谷上多少  
辛郭注細辛也蛇山其艸多少辛御覽卷九百八  
十九引本艸經細辛一名小辛味溫生山谷治欬  
逆明目通利九竅久服輕身吳普本艸細辛一名  
小辛如葵葉色赤黑一根一葉相連三月八月采  
根范子計然曰細辛出華陰色白者善爾雅釋  
艸蒙王女郭注蒙卽唐也女蘿別名按王女今本  
論作玉女說文蒙王女也从艸冡聲王之言大也  
故蒙又名唐蒙郝風爰采唐矣毛傳唐蒙菜名孔  
疏云釋艸唐蒙女蘿女蘿菟絲舍人曰唐蒙一名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三

寄虹山館

女蘿女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別三名郭璞曰別四  
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故三四異也以經直言唐  
而傳言唐蒙也類弁傳曰女蘿菟絲松蘿也則又  
名松蘿矣釋艸又云蒙王女孫炎曰蒙唐也一名  
菟絲一名王女則通松蘿王女爲六名紹蘭按毛  
傳以唐蒙爲菜名似唐蒙二字連讀非訓唐爲蒙  
也蓋單傳曰唐連傳曰唐蒙猶單傳曰蒙連傳曰  
唐蒙是以舍人直云唐蒙一名女蘿女蘿一名菟  
絲明不分唐蒙爲二也孫炎云別三名謂唐蒙與  
女蘿及菟絲爲三名亦不分唐蒙爲二也孫旣以



唐蒙為一則其注蒙王女亦當云唐蒙也一名菟絲一名王女疎引孫炎注作蒙唐也與前注互異今本誤到其文耳然則唐蒙即大蒙也說文唐大言是唐有大故又名王女矣毛以唐蒙為菜而菟絲為藥艸類弁疏引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艸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是菟絲之子可合藥其葉為唐蒙堪作菜茹也

其山之臬

尹注云臬顛也案說文臬不孝鳥也日至捕臬磔之从鳥頭在木上故尹解臬為顛矣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十四

寄虹山館

多桔符榆

說文桔直木也非木名御覽引吳普曰桔梗一名梗艸名醫亦云既可單傳梗明亦可單傳桔矣桔梗見前符者唐本艸水楊一名蒲柳一名藿符蘇頌曰爾雅楊蒲柳也其枝勁韌可為箭符左傳所謂董澤之蒲又謂之藿符今按此文言符即符之借字蒲柳左氏單傳蒲明藿符亦可單傳符則符即蒲柳榆見前

其山之末有箭與苑

讀書雜志云按箭當為箭爾雅釋艸曰箭王篲郭

注王帚也似藜其樹可以為帚篲江東呼之曰落帚說文作蒲義同紹蘭按說文巾部帚義也从又持巾掃口內古者少康初作箕杜康也葬長垣爾雅又曰箭山莓郭注今之木莓也實似蔗莓而大亦可食說文作箭義同艸之名箭者有二則未知此所謂箭者為王篲與為山莓與唯與苑並言之則亦是艸名而非竹箭之箭故知箭為箭之譌也苑與菀通急就篇曰牡蒙甘艸菀藜蘆顏師古注菀謂紫苑女苑之屬

其山之旁有彼黃蚩

蚩蚩省廓風載馳篇言采其蚩毛傳蚩貝母也疏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十五

寄虹山館

引陸璣疏云蚩今藥艸貝母也其葉如梧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也爾雅作蔞當依說文作蔞正字釋艸蔞貝母郭注根如小貝圓而白華葉似韭神農本草貝母味辛平一名空艸名醫別錄一曰藥實一名苦花一名苦菜一名商艸商即蔞一名勤母生晉地十月采根暴乾紹蘭按貝母郭傳華白陸傳子白當言白蔞而云黃蚩者爾雅說貝云餘貶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是貝或黃質白文或白質黃文貝母之名出於貝色亦宜然故傳黃蚩也圖經曰貝母



子黃白色如聚貝子二月生黃莖細是其證矣廣雅謂之貝父

及彼白昌

見前

山藜葦芑

山藜與葦芑對文蓋亦艸類非爾雅釋木之藜山藜也齊民要術藜詩云北山有萊詩義疏云萊藜也莖葉皆似萊王芻今兗州人蒸以爲茹謂之萊蒸譙沛人謂雞蘇爲萊故三倉云萊菜莢此二艸異而名同按藜萊聲近古通用故陸璣謂萊爲藜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六

寄虹山館

毛傳但訓爲艸爾雅釋艸釐蔓莖說文作萊解云蔓莖也萊正字釐借字藜則今字經典亦有作藜者古人用藜與藿爲羹孔子藜羹不糝曾子蒸藜不孰皆此物也詩人以爲北山有之故謂之山藜矣 說文苾杜榮也爾雅釋艸苾杜榮郭璞注今苾艸似茅可以爲繩索履屨也釋文苾字亦作苾程氏通藝錄云葦之醜又有苾艸今南方呼爲菅艸亦呼曰荻菅有二種小者五月秀初色紫後漸白每莖末其秀疏散多者數十條取其莖爲埽帚呼苾帚欽人謂之荻芑江北人謂之芑芑其心之

包莖者只一葉未秀時拔之亦可爲繩作履大者

八月始秀每莖末十餘節每節爲小莖數十參莖

旋繞而至於末茶生小莖上其白如雪其密不可

以數計也茶落則莖末禿然無疏散長出數十條

者故不可爲埽帚但可用爲流星桿耳欽人謂之

蘆芑江北人謂之家芑亦呼八月芑其心之包莖

者拔出剝之有三重未秀皆可取爲繩作履也夫

荻者葎也小而實中者今菅之小者類焉故謂之

荻芑蘆者葦也大而中空者今菅之大者類焉故

謂之蘆芑如此則蘆荻別菅之兩種亦別而茅別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七

寄虹山館

於菅亦不待言矣爾雅苾杜榮郭璞注今苾艸似茅皮可以爲繩索履屨其爲菅也無疑矣然則此云葦芑猶今人言荻芑蘆芑也

羣藥安聚以圍民殃

羣藥見前圍與禦同義言羣藥可禦民之疾殃也

其林其澆

說文林平土有叢木曰林从二木爾雅釋地野外

謂之林易屯六三惟入于林中虞翻曰坎爲萊木

山下故傅林中秦風晨風篇鬱彼北林毛傳北林

林名也陳風有株林傳株林夏氏邑也蓋亦以林



名邑矣小雅正月篇瞻彼中林傳中林林中也鄭箋林中太木之處車羣篇依彼平林傳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地官林衡鄭注竹木生平地曰林禮器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鄭注配林林名盧植注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漢書祭祀志樂記牛散之桃林之野鄭注桃林在華山春秋鄭有棐林宣元年經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宛注棐林鄭地蔡陽又有北林宣元年傳楚為買救鄭遇于北林注蔡陽中半亭在晉有桃林文十三年傳晉侯詹使詹嘉處瑕鄭北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六 寄虹山館

以守桃林之塞注桃林在宏農華陰縣東許有械林襄十六年傳次于械林伐許注械林秦亦有械林襄十四年傳至于械林注械林楚有大林文十六年師于大林注大林徐有棐林僖十五年經楚人敗徐于棐林注棐林徐地大徐城東南有棐林鄉此皆以林名其邑地者也又有曠林昭元年傳居于曠林杜注地闕不知屬何國也北山經謁戾之山其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中山經敖岸之山北望河林其狀如荷如舉傳山其西有林焉名曰墀冢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風伯之山其東

有林焉名曰莽浮之林海外北經夸父棄其杖化為鄧林范林方三百里在三桑東州環其下海內南經桂林八樹在番禺東汜林方三里在猩猩東海內北經昆侖虛南所有汜林方三百里大荒北經衛正方員三百里正南帝俊竹林在焉衛正連文據北堂書鈔卷一百此外中山經有吳林之山苟林之山北山經有蚤林之水蓋亦以其地有林得名者釋名山中叢木曰林非許鄭平地之義 漉當為麓形聲之誤說文漉滲也今本滲作浚此 一曰水下兒也皆非此義麓守山林吏也从林鹿聲一曰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六 寄虹山館

林屬於山曰麓春秋傳曰沙麓榘古文从录此文則林屬於山曰麓是其義也大雅旱麓篇毛傳麓山足也地官序官林衡有大林麓中林麓小林麓鄭注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釋名山足曰麓麓陸也言水流順陸燥也麓从林以鹿為聲者易屯六三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虞翻曰虞謂虞人艮為山三變體坎坎為聚木山下故傳林中震為鹿鹿又為驚走故曰即鹿無虞惟入林中矣大雅桑柔篇瞻彼中林牲牲其鹿鄭箋視彼林中其鹿相輩耦行牲牲然衆多皆其證矣故虞翻易



說又云山足偁鹿鹿林也卽以鹿爲麓釋文引王肅作麓曰山足也左氏昭二十年傳山林之木衡鹿守之亦卽以鹿爲麓晉語趙簡子田于樓史黯曰主將適樓而麓不聞韋昭注麓主君苑囿之官也傳曰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是宏嗣所見左氏傳正作麓也麓古文从录作麓者周季嬭鼎銘王徒于楚繁散氏盤銘入虞兮录兮录卽攻麓是古文又有以录爲麓者尙書大傳納之大麓之野鄭注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寄虹山館

事使大錄之以錄釋麓卽古文从录之義也

其槐其棟

竝見前

其柞其穀

柞見前說文穀楮也从木故聲楮穀也小雅鶴鳴篇爰有樹檀其下維穀毛傳穀惡木也疏引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竝生是也今江南人續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爲茹南山經離山有木焉其

狀如穀而黑理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郭注穀楮也皮作紙潔白穀亦名構名穀者以其實如穀也紹爾按迷穀穀之異者故云如穀西山經大時之山上多穀鳥危之山其陰多楮郭注楮卽穀木衆獸之山其下多楮萊山其木多楮陰山上多穀申山其上多穀鳥山其下多楮東山經曹夕之山其下多穀中山經霍山其木多穀箕尾之山多穀首山其陰多穀良餘之山其上多穀升山其木多穀廐山其木多楮銅山其木多穀衡山上多穀仁舉之山其木多穀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涿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寄虹山館

山其木多穀豐山其下多穀遊戲之山多穀大支之山其木多穀聲旬之山其木多穀龜山其木多穀風伯之山其木多楮夫夫之山其木多楮真陵之山其木多穀陽帝之山其木多楮柴桑之山其木多楮此皆穀之常者而中山經有穀山其上多穀則又山以穀名穀山在龜池太平寰宇記龜池縣在縣南入里漢書地理志宏農郡龜池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以其谷在穀山之南故偁穀陽水經穀水東北過穀城縣北酈注云城西臨穀水故縣取名然則穀山因多穀得偁穀陽谷因穀山得偁



穀水因穀陽谷得傳穀城因穀水得傳可證其字皆穀楮从木之穀非穀粟从禾之穀矣齊民要術有種穀楮法又云指地賣者省功而利少賣剥賣皮者雖勞而利大其柴足以供爨自能造紙其利又多御覽卷九百六十引吳普本艸穀樹皮治喉閉痺是穀皮既可造紙亦堪入藥葉可為茹榦又供柴非不材之木毛傳謂之惡木者對樹植為善而言也

羣木安遂鳥獸安施

尹注云施謂有以為生案施當為族形之誤也此

管子地員篇注卷四 寄虹山館

文漉穀族鹿為韻若作施則失其韻據尹注唐時已誤故有此謬注矣安之言於是也謂羣木於是遂鳥獸於是族猶吳都賦宗生高岡族茂幽阜劉淵林注云宗生宗類而生於高岡之脊族茂言種族繁多也是其義

既有麋鹿

既與且對文既之言已也汝墳毛終也既醉傳既禮其王氏經義述聞云載馳篇衆穉且狂衆當讀為終猶既也燕燕曰終溫且惠既溫且惠也終風曰終風且暴既風且暴也北門曰終喪且貧既喪

且貧也伐木曰終和且平既和且平也甫田曰終善且有既善且有也此終穉且狂既穉且狂也此詩之例也古字多借衆為終史記五帝本紀怙終承終訾後漢書崔駰傳終一作衆周頌振鷺篇以終莫能就史記刺客傳終作衆今本衆下有終字後人據韓阮氏孳經室文集釋且篇為之加證曰終即既既終也且始也詩鄭風溱洧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既且即終始之誼且讀為平聲與乎乎字為韻且往觀乎之且即蒙上既且為言愈見修辭之善漢張遷碑爰既且于君文例可與此相證也紹蘭按王阮二說皆是也今仍以詩言

管子地員篇注卷四 寄虹山館

又為加證單言既單言常棣云既安且康言終安且康也兄弟既具和樂且孺言終具且孺也兄弟既翕和樂且湛言終翕且湛也菁菁者莪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言終見且有儀也六月云既佖且閑言終佖且閑也大田云既庭且碩言終庭且碩也卷阿云既庶且多言終庶且多也既閑且馳言終閑且馳也烝民云既明且哲言終明且哲也那云既和且平言終和且平也既和且平述聞注中證終此則引又吉日卒章云既張我弓既挾我矢那以證既也下云且以酌醴此且字蒙上既張既挾為言又雞







之日月短至麋角解孔疏曰熊氏云麋是澤獸故  
冬至得陽氣而解角今以麋為陰獸情淫而游澤  
冬至陰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若節氣早則麋  
角十一月解故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墮墜若節  
氣晚則十二月麋角解故小正云十二月墮麋角  
說文麋鹿屬冬至解其角衆經音義引蒼頡篇麋  
以冬至解角者也紹蘭謂先儒麋角解之說皆無  
明據不可信也西山經西皇之山其獸多麋郭注  
麋大如小牛鹿屬也北山經縣雍之山其獸多麋  
孟子之山其獸多麋輝諸之山其獸多麋中山經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寄虹山館

荆山其獸多麋郝氏箋疏云麋注已見西皇之山  
為麋下文問麋見郭注無注益知此為麋字之  
注無疑也張揖注上林賦云麋似鹿而大今按郝  
郭是也衆經音義卷四引山海經正作荆山多麋  
郭璞曰似鹿而大尾可為帚也是其明證矣今本  
有奪文女几之山其獸多麋風雨之山其獸多麋  
朝歌之山其獸多麋暴山其獸多麋柴桑之山其  
獸多麋 爾雅釋獸麋大麋是麋即麋之小者故  
說文云麋麋屬大麋也與爾雅合郭注乃云麋  
即麋按說文麋屬各本麋誤下云麋也  
從鹿困省聲麋籀文不省麋為麋屬麋為麋屬明  
不謂麋即麋且爾雅魯大麋旄毛狗足與麋大麋

牛尾一角對文而獸形絕異明不以麋為麋即不  
以麋為麋故說文魯大麋也狗足又與爾雅合更  
知不以小於麋之麋為小於麋之麋即知不以麋  
屬之麋為麋屬之麋矣史記武帝本紀郊雍獲一  
角獸若麋然此本封禪書之文褚先生取為武帝  
麟云而談索隱之注亦在 索隱引韋昭云體若麋  
本紀而不在封禪書也而一角春秋所謂有麋而角是也楚人謂麋為麋  
紹蘭按司馬遷言若麋非即麋也韋昭言若麋非  
即麋也春秋言有麋而角夫子謂是麋更不謂麋  
也其謂麋為麋者楚人耳楚之方言不足以該天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寄虹山館

下之麋即不足以解爾雅說文之麋然則郭注謂  
麋即麋屬之麋誤矣逸周書王會解發人麋麋者  
若鹿迅走孔晁注發亦東裔此非中國常有之麋  
舊本兩麋作兩鹿涉下鹿字而壞王本作鹿人鹿  
人則又兩麋字下體之火壞而分為四字也可證  
舊本作兩鹿之非且明云若鹿小雅車牽疏引陸  
何得復為鹿乎今從盧氏校本  
璣疏云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麋兩足之  
美有鵠麋者似鹿而小是管子所謂麋也  
又且多鹿  
說文鹿山獸也山字據韻會  
一屋引補象頭角四足之形鼻  
鹿足相似从比各本此作七今  
據韻會訂正麗旅行也鹿之性



見會急則必旅行从鹿而聲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慶行賀人也从心夕吉禮以鹿皮爲摯故从鹿省吉禮疑是古禮之譌蓋鹿皮爲摯皆嘉禮非吉禮也吉或嘉之壤字士昏禮納徵束帛儷皮鄭注儷兩也兩皮爲庭實皮鹿皮聘禮說賓儷勞者云乘皮設鄭注云皮麋鹿皮也說賓聘云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注云皮虎豹之皮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說上介請覲云儷皮二人贊注云皮麋鹿皮說賓問卿云庭實四皮設注云麋鹿皮也說上介特面云皮二人贊注云亦儷皮也齊語故天子諸侯罷馬以爲幣鹿皮四个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寄虹山館

韋注个枚也說文無个字當作介此用鹿皮皆嘉禮非吉禮之證也小雅鹿鳴篇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毛傳鹿得苹艸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疏引鄭駁異義曰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如鹿得苹艸以爲美食呦呦鳴以相呼以欵誠之意盡於此耳大雅桑柔篇瞻彼中林性性其鹿鄭箋視彼中林其鹿相輩耦行性性然衆多月令仲夏日長至鹿角解鄭氏無注仲冬麋角解孔疏曰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今以鹿是陽獸情淫而游山夏至得陰而解角從陽退之象紹蘭按

說文麋牡鹿以夏至解角麋鹿屬冬至解其角爾雅諸書雖麋鹿對文究之鹿是大名麋爲鹿屬冬夏解角明不得麋鹿對稱據許所說知其所見明堂月令作夏至麋角解矣西山經西皇之山其獸多鹿上申之山獸多白鹿東山經孟子之山其獸多鹿中山經美山其獸多鹿琴鼓之山其獸多鹿玉山其獸多鹿暴山其獸多鹿江浮之山其獸多鹿柴桑之山其獸多鹿

其泉青黑

淮南子墜形訓青龍入藏生青泉青泉之埃上爲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寄虹山館

青雲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元龍入藏生元泉元泉之埃上爲元雲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元海元者黑色元泉猶黑泉青東方色黑北方色黑乃水之本色攷工記說畫績之事黑與青謂之黻鄭注云繡以爲裳賈疏云衣在上陽陽主輕浮裳在下陰陰主沈重此泉青黑蓋其氣色屬陰矣

其人輕直

輕輕易之輕輕易見漢書地理志輕直猶攷工記樂記所謂易直



省事少食

淮南子詮言訓勿奪時之本在省事省事之本在節用地理志言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是省事也少食猶淮南子倣真訓所謂量腹而食地理志言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民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是少食也  
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

竝見前

位土之次曰五隱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三

寄虹山館

說文無隱字隱當為隱淮南子墜形訓東北薄州曰隱土高誘注氣所隱藏故曰隱土也下文云是謂隱土蓋即墜形訓所本然則淮南所見管子故書作隱矣

五隱之狀黑土黑蒨青枕以肥芬然若灰

汪主事繼培說此蓋即禹貢所謂黑墳馬融注墳有膏肥也周禮艸人勃壤用狐鄭康成注勃壤粉解者此云芬然若灰亦與粉解相似

其種欄葛

豆屬也與周易毛詩左爾雅釋木楫虎鼻郭注今氏之葛藟異物

虎豆纏蔓林樹而生莢有毛刺今江東呼為櫛櫛中山經卑山其上多櫛正字當作藟藟省文櫛藟皆借字郭注今虎豆狸豆之屬是也以其蔓延似葛故名櫛葛以其豆屬故管子列為九穀之種而爾雅亦別於山

櫛莖黃秀恚目

櫛莖見前黃秀謂其吐莖黃色恚目尹注云謂穀實怒開也按此即莊子所云怒生如人怒目而視其氣盛也

其葉若苑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三

寄虹山館

讀書雜誌云按苑即上文有莠與苑尹注非以蕃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隱土說文蓄積也施與樹植之植同果木實也尹注云三土謂五粟五沃五位言於三土十分已不如其二分餘倣此隱土見前

隱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

汪主事說按說文云壤柔土也周禮墳壤用麩康成注墳壤潤解與此芬然若澤義相似紹蘭按若屯土者說文中部屯難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从中貫一一地也尾曲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



生然則屯之字从中貫一一卽地地卽土壤本柔  
土而云屯土明柔土中亦有剛土正合易剛柔始  
交之義

其種大水腸小水腸

稻屬也拾遺記樂浪之東有清腸稻腸謂稻實實

在稻中稻中謂之腸猶苗中謂之心矣爾雅釋蟲  
食苗心蟥

是蓋水稻之屬故受水腸之稱或曰清腸

棘莖黃秀以慈

也  
棘莖黃秀並見前慈謂其莖枝華秀皆柔和以慈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寄虹山館

忍水旱無不宐

尹注云忍耐也按忍水旱猶漢書食貨志所云能  
風與旱凝凝而盛是以無不宐也

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

見前

壤土之次曰五浮

浮讀烝之浮浮之浮生民毛傳云浮浮氣也爾雅  
作焯釋訓云焯焯蒸也樊光引詩作蒸之焯焯孫  
炎曰焯焯炊之氣郭璞云氣出盛此五浮亦謂土  
氣上出浮浮然盛矣

五浮之狀捍然如米  
尹注云捍堅貌其土屑碎如米  
以葆澤不離不圻

五浮之士既如烝之焯焯其質甚堅又葆有水鍾  
之澤譬若水火既濟故其狀不萃離不彌圻也

其種忍隱忍葉如菴葉以長狐茸

說文無隱字當作隱忍卽忍之省文種下蓋脫隱  
字若讀忍隱爲句則下云忍葉不詞矣諸穀中無

隱忍爾雅釋艸菴隱忍郭璞注似蘇有毛今江東  
呼爲隱忍藏以爲菴亦可淪食也此非穀種陶隱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寄虹山館

居謂是桔梗之葉可煮食然神農本艸無桔梗葉  
名隱忍之文郭云似蘇明非桔梗葉矣隱忍可淪  
食江東或用充糧故以其種目之歟菴當爲菴已  
見前狐茸謂隱忍之葉如狐毛蒙茸然也郭云有

毛與此文正合也

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宐也

莖見前黃莖黑莖謂隱忍有黃莖者其枝黃色得  
土氣有黑莖者其枝黑色得水氣也黑秀見前其  
粟大下文尹注以粟爲粒此謂隱忍所結之子其  
粒大也



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

見前

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

據篇末云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分上中下三  
土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  
下土三十物種十二物合數之得土物九十其種  
三十六也

中土曰五忒五忒之狀廩焉如監潤涇以處

汪主事說此蓋即禹貢所謂塗泥也忒疑當作埜

埜即說文埜字埜泥聲相近紹蘭按如監之監地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寄虹山館

官艸人糞種之法疆梁用蕢鄭注疆梁疆堅者釋

文本又作墜監梁墜三字皆說文所不載當以鄭

注訓梁為堅之堅是其正字

其種大稷細稷

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稊稷之黏者九穀

攷云稷齋大名也黏者為稊北方謂之高梁通謂

之秫秫高大似蘆月令孟夏行冬令首種不入鄭

氏注舊說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攷

之高梁最先粟次之黍糜又次之然則首種者高

梁也管子書日至七十日陰凍釋而藝稷百日不

藝稷聞之鳳陽人云彼地種高粱最早諺云九裏

種伏裏收及至豐潤其俚諺亦有九裏種高粱之

說管子之書適符諺語高粱為稷而首種無疑矣

秦漢以來諸書竝冒梁為稷無論稷梁二穀缺一

不可即以管子書日至七十日藝稷之說言之日

至七十日乃八九之末今之正月也嘗考行南北

氣候亦至不齊曾未聞有正月藝梁粟者至徽人

藝粟遲至五六月烏在其為日至百日不藝也而

高粱早種於正月者則南北竝有之故曰稷為首

種首種者高粱也月令首種釋文乃引蔡云宿麥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寄虹山館

宿麥於仲秋勸種安得為首種且月令孟春行冬

令首種不入仲春行冬令麥乃不孰兩令異月不

得同一災也諸穀惟高粱最高大而又先種謂之

五穀之長不亦宜乎周官籩人職宜稌宜黍宜稷

宜粱宜麥宜苽見稷則不見秫內則菽麥蕢稻黍

粱秫惟所欲見秫則不見稷故司農注太宰職九

穀曰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稷秫竝見後鄭

不從入粱去秫又入苽以其闕粱而秫重稷也故

自漢唐以來言稷之穀者屢異而秫為黏稷則不

能異稷學之士其講說秫之義者雖異而天下之



人呼高粱爲秫秫呼其稽爲秫稽者卒未有異也  
夏耜箋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蔬云賤者食  
稷耳金輔之云大戴禮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  
注云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爲主無牲宜饋黍黍者  
食之主也不饋黍而饋稷正賤者食稷之一證今  
北方富室食以粟爲主賤者食以高粱爲主是賤  
者食稷而不可以冒粟爲稷也凡經言疏食者稷  
食也稷形大故得疏俯論語疏食菜羹玉藻稷食  
菜羹二經皆與菜羹並舉則疏稷一物可知疏言  
其形稷舉其名也玉藻曰朔月四簋子卯稷食四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寄虹山館

成以孝養不進疏食無稷也左氏傳曰梁則無矣  
麤則有之麤猶大也卽所謂疏食也稷之謂也紹  
蘭按月令食稷與牛鄭注稷五穀之長白虎通社  
稷篇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又曰稷者陰陽  
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郊特牲疏引五經  
異義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  
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外祀  
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許  
君謹案禮緣生及外故社稷人事之旣祭稷穀不  
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駁之曰宗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寄虹山館



而其種又自有大小之殊也

種莖黃秀以慈忍水旱

見前

細粟如麻

尹注云其繁美若麻也

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

見前

忒土之次曰五纒五纒之狀彊力剛堅

汪主事說纒卽墟之借字說文墟剛土也尙書釋

文引作黑剛土也字亦作盧釋名云土黑曰盧盧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美

寄虹山館

然解散也禹貢下土墳墟鄭注墟疏也

陳祥道禮書卷三十

四傳云墟疏也裴松之三國志注周禮埴墟用豕康成注

埴墟黏疏者賈疏謂以埴爲黏以墟爲疏是墟有

疏義說文纒布縷也本篇下云五埴之狀甚澤以

疏五埴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婁婁然注婁婁疏

也婁婁卽縷縷是纒亦有疏義故二字得通用也

墨子經說纒間虛也呂氏春秋辨土云凡耕之道必始於墟爲其寡澤而後枯也 紹蘭案

淮南子墜形訓墟土人大高誘注云墟讀纒繩之

纒墟正字纒借字纒土之性雖疏其狀則彊力剛

堅故許書解墟爲黑剛土而淮南子又云堅土人

剛是其證矣

其種大邯鄲細邯鄲

此蓋稻梁之屬也史記貨殖列傳曰邯鄲亦漳河

之閒一都會也正義云洛水本名漳水邯鄲在其

白渠東南流逡邠邯鄲縣南按邯鄲見左氏定十年

及十三年傳水經注云牛首水又東經邯鄲岸張

晏所謂邯鄲在東城下者也曰單盡也城郭漢書

從邑故加邑邯鄲之名蓋指此以立稱矣 漢書

溝洫志曰史起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決漳水兮

灌鄴旁終古爲鹵兮生稻梁決漳灌鄴爲鹵尙生

稻梁則邯鄲在漳河閒其地從古宜稻梁可知莊

子云魯酒薄而邯鄲園肱篋篇文釋文引許慎注

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

王以趙酒薄也更知邯鄲酒厚由於稻梁之善其種

有小大古人因名爲大邯鄲細邯鄲矣

莖葉如扶樵其粟大

尹注云扶樵亦艸名言其粒大案尹解粟爲粒是

也上文扶樵與桐柞白梓爲類卽說文所云榆毋

杮也尹謂艸名誤也

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

見前

纒土之次曰五埴五埴之狀芬焉若糠以肥



汪主事說此卽周禮所謂彊藥用蕒者也康成讀藥爲堅釋文云本又作壁是古有兩訓紹蘭按芬說文作芬解云艸初生其香分布从中从分分亦聲芬或从艸是芬謂香之分布糠說文作糠穀皮也康或省爾雅康虛也康爲穀皮故有虛義此云芬焉若糠以肥蓋五塏之土中虛若康而香且肥是以周禮彊藥用蕒故書墳作盆鄭司農云墳壤多盆鼠也盆鼠之多殆以土虛香肥故歟其種大荔細荔

此蓋麻類也神農本艸蠶實味甘平令人嗜食名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罕

寄虹山館

醫別錄長肌膚肥大一名荔實圖經云五月結實作角子如麻大而赤色今山人亦單服其實唐本注引通俗文一名馬蘭按蠶荔聲相近荔實如麻是以麻之別類而可食者故傳其種矣史記秦本紀以兵二萬伐大荔徐廣曰今之臨晉也漢書地理志作馮翊臨晉故大荔此蓋以地多大荔得名說文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屐此蓋細荔也

青莖黃秀

青莖謂枝莖青色東方之氣也黃秀見前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

見前

塏土之次曰五剽

汪主事說此卽周禮輕輿用犬者也康成注輕輿輕脆者輿剽古字通用亦作漂釋名云土白曰漂漂輕飛散也說文糸部亦云縹帛青白色是縹有白義房注爲青色誤矣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脈

華若華離之華夏官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康成謂華讀爲瓜哨之瓜正之使不瓜邪離絕是華爲瓜邪也脈卽說文肉部脣口端之脣遂上辰字於右畔耳口端之脣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罕

寄虹山館

或開或闔離合不常此五剽輕輿之土蓋亦有瓜邪離合之狀

其種大秬細秬

說文鬻黑黍一稔二米以釀也从鬻矩聲秬鬻或从禾大雅生民篇維秬維秠毛傳秬黑黍也秠一稔二米也孔疏云秬黑黍以下皆釋艸文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秠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



秬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為酒秬如黑黍一秬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為正俾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為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唯祿為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為酒爾雅云秬一秬二米鬯人注云一秬二米文不同者鄭志荅張逸云秬即皮其秬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秬秬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秬為秬也春官鬯人鄭注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墨

寄虹山館

於上下也秬如黑黍一秬二米今本秬作秬據生民孔疏所引訂正賈疏云秬如黑黍一秬二米者今本秬作秬案爾雅云秬黑黍一秬二米此爾雅上文云秬黑黍是一米之秬直以秬為名下文云秬一秬二米亦是黑黍但無黑黍之名但二米之秬貴此鬯酒用二米者故鄭云秬如黑黍此據爾雅下文二米之秬其狀如上文黑黍者若然爾雅云秬一秬二米不言黑黍者爾雅主為釋詩案生民詩云維秬維秠爾雅云秬黑黍即是維秬者爾雅云秬一秬二米即是維秠者也若然爾雅及詩云秬者即黑黍之皮

以皮而見秬是以鄭志張逸問云鬯人職注云秬如黑黍一秬二米今本秬作秬案爾雅秬一秬二米未知二者同異鄭荅云秬即其皮秬亦皮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異俾也鄭云重言者秬既是皮復云秬亦皮是重言也恐人不知秬是皮故重言秬秬一還是一還是秬故云更無異俾也九穀攷云鄭氏鬯人注秬如黑黍一秬二米賈疏引鄭志張逸問云鬯人注秬如黑黍一秬二米案賈所疏及引鄭志問荅之意未見分曉因檢生民詩孔氏疏閱之乃知孔所見鄭氏鬯人注作秬如黑黍一秬二米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墨

寄虹山館

以秬字易爾雅之秬字也據此則是秬原包一秬二米者而秬即秬之皮耳但一秬二米不能不異其名故義取諸皮之含米者異而名之為秬也然鄭氏釋鬯用一秬二米者若但云釀秬為酒則其義不顯故必須見秬字而又解之云如黑黍一秬二米者言如一米之秬而秬二米也是爾雅釋詩之意欲見秬為秬故以秬解秬既上承秬字不可復更見秬字鄭氏之意欲見秬亦秬既直見秬字而秬秬皆皮則不妨易秬為秬也此屬文之法孔氏得其義矣秬為黑色之黍故素問言穀色黑者



或卽目之爲秬六元正紀大論曰其穀黔元而五常政大論則曰其穀黔秬氣交變大論亦曰其穀秬竝以秬字作黑色字也紹蘭按說文秬一秬二米秬稂也稂稂也稂穀皮也是秬與秬皆穀皮故爾雅一秬鄭注甞人代以一秬張逸不知秬卽是秬故鄭荅云秬卽其皮秬亦皮爾雅重言以曉人若注本作秬與釋艸同張逸無煩執注及爾雅以問且云未知二者同異矣言二者同異則甞人注作秬不作秬可知也賈疏既引鄭志荅問甚明則其所見甞人注亦必作秬不作秬可知也今本鄭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寄虹山館

注及賈疏及所引鄭志凡三言秬如黑黍一秬二

米作秬不作秬者學者不詳文義輒據釋艸一秬之文妄改耳甞人釋文秬音孚是元明亦但知爾雅作秬而未會鄭意也失之矣

黑莖青秀

黑莖見前青秀謂其吐華色青得東方之氣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

見前

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注主事說沙粟聲之轉古亦通用南山經柁山多

丹粟郭璞注細丹沙如粟也紹蘭按淮南子墜形訓沙土人細高注云細小也卽此所謂沙土矣其種大蕒細蕒

尹注蕒艸名讀書雜誌云尹說非也此篇凡言其種某某者皆指五穀而言紹蘭謂此篇凡言其種當兼九穀言若艸木則於五穀之外別言之不得併種也蕒讀爲大雅維秬維秬之秬爾雅秬黑黍秬一秬二米郭注曰秬亦黑黍但中米異耳上文云其種大秬小秬此云其種大蕒小蕒是蕒卽秬也蕒字从艸負聲負古讀若倍聲與秬相近秬之通作蕒猶丕之通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寄虹山館

作負也金滕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魯世家丕

作負紹蘭按公羊桓十六年傳屬負茲何休解詁諸侯傳負茲曲禮疏引音義隱云諸侯曰不茲古通用般庚子丕克羞爾漢石經作子不金滕不子釋文鄭音不孔疏引鄭云丕讀曰不大詰爾丕克遠省漢書翟方進傳不茲卽丕茲也故左氏傳王莽做大詰作爾不也魯有秦丕茲矣說文秬一秬二米从禾丕聲詩曰誕降嘉穀惟秬惟秬天賜后稷之嘉穀也大雅生民篇作誕降嘉種維秬維秬毛傳云天降嘉種秬黑黍也秬一秬二米也爾雅釋艸秬黑黍秬一秬二米郭注云此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



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是然則秠亦秠也同是黑黍惟秠一秠一米秠一秠二米為異說文秠稭也稭糠也稭穀皮也詳見其種大秠細秠下

白莖青秀以蔓

白莖謂其枝莖色白得西方之氣青秀見前蔓鄭風野有蔓艸毛傳蔓延也

蕃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

見前

沙土之次曰五塉五塉之狀累然如僕累不忍水旱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異

寄虹山館

讀書雜誌云五塉之狀累然如僕累尹注曰僕附

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洪云頤煊山海經中山

經墀渚多僕累郭璞注云僕累蝸牛也此上下文

若糠以肥如屑塵厲如糞如鼠肝皆舉物以喻其

土尹注非念孫按洪說是也僕累即爾雅之蚘羸

聲相近矣

其種大穆杞細穆杞黑莖黑秀

讀書雜誌穆當為穆杞當為杞穆即黍稷重穆之

穆杞即維糜維芑之芑大荒南經維芑芑穆楊

是倉郭注曰管子說地所宜云其種穆杞黑秀皆

禾類也是其證紹蘭按說文稷疾孰也从禾牽聲詩曰黍稷種稷穆種或从麥是疾孰之禾種正字穆或字經典稷穆通用幽風七月篇黍稷重穆毛傳後孰曰重先孰曰穆魯頌閟宮篇亦作重穆皆與說文引作種種者不同天官內宰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種之種鄭司農云先種後孰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種元謂詩云黍稷種種是也地官司稼亦作種種周官種用借字說文種孰也種先種後孰也種用正字鄭引詩作種與許同作種與許異許解種為先種後熟則種疾孰亦謂後種先孰毛公先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異

寄虹山館

孰曰穆鄭司農云後種先孰謂之種詳略不同其

以種為疾孰之禾則一也白苗之穀芑正字杞異

文杞則假借杞棘杞柳之杞山海經多借芑為之表記引詩豐木有芑鄭注芑枸櫞也

亦其說文芑白苗嘉穀也大雅生民篇維糜維芑

毛傳芑白苗也爾雅釋艸芑白苗郭注今之白梁

粟九穀攷云白苗之穀穀黑米白者黏穀黑而米

亦帶緇色者不黏黑穀俗謂之拖泥穀白苗者即

青苗也初出時色微白故農人通呼白苗以別於

紅苗也穀之種類甚多大致皆白苗米之大致皆

黃色亦有白米白米亦有黏者然大致米白者多



不黏然則大糝和細糝謂後種先孰之白苗穀  
也有穀黑而米帶細色者其莖與秀可知故云黑  
莖黑秀矣

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

見前

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

與上土同今本十二譌二十據上土下土之數更

正

下土曰五猶

檀弓君子蓋猶猶爾鄭注疾舒中荀子非十二子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寄虹山館

篇猶然楊倞注猶然舒遲貌按疾舒中如言剛柔

適舒遲如言和緩五猶之土蓋如此

五猶之狀如糞

說文糞棄除也从竹推華棄米也官溥說似米而

非米者矢字又云米粟實也象禾實之形繫上从

未別之米說文米辨別也象獸指瓜分別也讀若辨故云似米而非米

米之棄除為糞因而棄米即傳糞矢即菌之借字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頃之三遺矢矣漢書馬宮傳本姓馬矢荀子不苟篇所謂以狐父之戈觸牛矢也齊民要術種麻子篇引說文菌糞也从艸胃

省胃穀府也从囚囙象形胃為穀府而囙象形謂

口象胃形中象穀形其作必者即官溥所云似米  
非米之米米者便也堯典平秩字鄭作辨伏生作便即其證醫家謂

糞為大便說文屎人小便也屎為大便也菌即糞而囙从

胃省取中為象亦取必為象即取米為象是糞狀

也五猶之狀如糞蓋其土塊如中溼燥相兼亦是

似米非米吳越春秋外傳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

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成順時氣者生今者臣嘗

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惡亦糞也漢書武五子傳糞逐日如是青

糞之味官溥解从米者說糞之形形味不同而一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寄虹山館

云似米一云順穀味此五猶之土狀可知即其土

味亦可知矣

其種大華細華

此謂黍也小雅笙詩有華黍故黍得華名序云時

和歲豐宜黍稷也兼言稷者足句以見歲豐其實

篇名華黍有黍無稷也又有白華序云孝子之絜

白也此白華與華黍篇次相連蓋即內則之白黍

彼舉實言此舉華言互文見義

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

竝見前



猶土之次曰五壯壯方本五壯之狀如鼠肝

汪主事說釋名云土赤曰鼠肝似鼠肝色也說文

埠赤剛土也周禮駢剛用牛杜子春云謂地色赤

而土剛強也駢即埠之假借蓋即此所云五壯也

壯字字書罕見疑為強字之壞

其種青梁

說文梁米名也九穀攷云按禾粟也此有稟者其

田苗成則曰嘉穀周官倉人職掌粟九穀中無粟此

言九穀以粟為主則梁即粟矣史記中隱載粟三

蒼云梁好粟也今其證也內則言飯有梁又黃梁是

管子地員篇注卷四 寄虹山館

禮設筵簋不佻黍稷稻粱而云梁飯必炊米為之

故舉米名耳無米名者乃稱穀則黍稷稻粱並舉

鄭注九穀有稷者判然兩事禮歸饗堂上入筵黍

其南饗於東方亦如之米百筵黍稷稻粱皆二行

在西饗於東方亦如之米百筵黍稷稻粱皆二行

四行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黍稷稻粱大宜禮記內則

稻粱於西周官大司馬辨九穀之法以辨九穀之

饋梁黍稷大司馬辨九穀之法以辨九穀之

夫不能藝黍稷不君黍稷大司馬辨九穀之法以

無也藝黍稷不君黍稷大司馬辨九穀之法以

日麻也藝黍稷不君黍稷大司馬辨九穀之法以

六穀之司農說九穀之說其詳夫疾醫職之不可

而之入也漢書平糶傳如淳曰律食六穀有梁

一斗得酒一斗為上斗為下尊漢律所載稷粟二穀

相冒亦可為諸經之左證矣難之者曰粟為梁而

非稷稷誠不可以冒粟之名稻日嘉疏亦不足任

淮南子云雒水曰呂氏春秋云得時之禾得時之稻

中央黍禾讓治河策云江水安稻又云南方宜稻中

二穀秦漢以前無相冒者是故禾粟苗之名果專

屬於內則言黃梁曲禮梁曰薺其疏謂白梁黃梁

而青梁不見於經傳名醫別錄青梁米味甘微寒

益氣補中陶注凡云梁米皆是粟類惟其牙頭色

異為分別爾青梁出此唐本注青梁穀穗有毛粒

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梁也穀粒似青稞而少

粗矣

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

管子地員篇注卷四 寄虹山館

見前

壯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以臞瘠

汪主事說殖即埴之假借釋名云土黃而細密曰

埴埴臍也黏昵如脂之臍也說文埴黏土也埴脂

膏久埴也二字音同而義亦近

其種鴈膳黑實

此周禮之苽也天官食醫魚宜苽鄭司農云苽彫

胡也其注膳夫六穀有苽注大宰九穀無苽後鄭

云九穀無林大麥而有梁苽說文苽彫苽一名蔣

九穀攷云苽一作菰其根生小菌曰菰菜日夏保昇



生菌堪啖南方呼菰為菱李時珍曰以亦併菱白

者名菰菜又謂之菱白根生大菌者曰菰首菰菜

夏菰首亦曰菱筍亦曰菱白長安謂之綠節雜記

滑中實老則心虛有直理淤泥漬久乃生黑脈謂

之烏鬱陳藏器曰內有黑灰亦曰菱鬱胡三省資

謂之菱鬱苗曰菱艸亦曰菰蔣艸其艸相連持

久之根相結者曰菰蔣淮南子大早菰封煖高誘

封早燥故其生莖者作穗結子其實曰雕菰司馬

相如賦及周禮注皆曰彫胡淮南子注菰者蔣實

管子地員篇注卷四

招注作枚乘七發曰安胡管子書謂之雁膳而曰

雁膳黑實杜甫詩波漂菰米沈雲黑又云炊以作

食曰苽食內則亦曰菰飯淮南子菰飯亦曰雕

胡之飯宋玉賦胡之飯亦曰安胡之飯枚乘食醫

職云魚宜苽是也

朱附黃實

附即柎之今字說文柎闌足也引伸之凡艸木華

鄂之足皆曰柎經典多借柎為柎小雅常棣篇鄂

不韡韡鄭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中

山經高粱之山有艸焉赤華莢實白柎宣山有桑

焉赤理黃華青柎西山經崦嵫之山其上多丹木

赤符而黑理赤符亦即赤柎猶此云朱附皆謂華

足也此謂鴈膳黑實朱柎亦間有黃實者

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

見前

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婁婁然不忍水旱

讀書雜志云案五殖當為殖土例見上下文汪主

事說穀即礪之假借墨子親土云燒塢者其地不

育說文作礪礪廣韵燒塢瘠土五穀次于五殖五

殖臞瘠則穀為瘠土可知說文又作塢婁婁即糲

糲詳上紹蘭按說文石部礪礪石也塢礪石也礪

堅也是礪礪皆堅石以之說土足知其瘠而不忍

水旱矣

其種大菽細菽

菽見前字本作未細菽小未即小豆也說文荅小

未也菴未之少也其豆莖也叔配鹽幽未也豉俗

菽从豆投壺云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

也鄭注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九穀攷云案豆有

大豆小豆小豆曰荅菽其大名也先後鄭皆分為

九穀中之二種素問藏氣發時論心色赤宜食酸

管子地員篇注卷四

管子地員篇注卷四

管子地員篇注卷四

管子地員篇注卷四

管子地員篇注卷四

管子地員篇注卷四

管子地員篇注卷四

管子地員篇注卷四

管子地員篇注卷四

管子地員篇注卷四



小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鹹性味迥異宜其為二穀也李時珍曰大豆有黑白黃褐青斑數色小豆有三四種飯豆亦曰白豆小豆之白者也亦有土黃色者稽豆野生今人亦種之下地即黑小豆也案廣韵豈野豆又作驟驟稽豈一聲之轉邪聞之山西人云小豆如腰鼓畧似菘豆而較大色不一種莖高不過尺葉小而薄淡綠色無毛花大而黃大豆色亦不一種莖高三四尺葉大而厚深綠色有毛花小而微紫小豆烹熟則糜爛大豆雖熟猶脆矣小豆用處多彼地確之為末和水為餅切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寄虹山館

而烹之以為湯餅亦小豆也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種黍菽尙書大傳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尙書帝命期夏火星昏中以種黍菽淮南子大火中則種黍菽說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凡此皆言五月種菽也生民之詩菽之荏菽傳云荏菽戎菽也箋云荏菽大豆也爾雅戎菽謂之荏菽孫炎云大豆也郭璞因管子北伐山戎出戎菽布之天下之云遂以戎菽之戎為山戎之戎謂即今之胡豆蓋言豌豆也是不以戎菽為大豆矣不知爾雅釋詁戎王皆訓為大壬與荏字相通

荏菽戎菽並為大豆之傳郭璞不據周之詩與爾雅之本訓而傳會管子以為豌豆異矣况山戎之戎菽列子張湛注引之言鄭氏云即大豆也晉孔晁注汲冢周書王會篇亦但以巨豆釋之皆不云是豌豆也然即令其實非大豆則是其地別有一種戎菽或即今之豌豆與后稷之所殖大異也豈得緣此而遂欲上收生民之詩與爾雅邪呂氏春秋云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大豆亦非正圓視小豆為圓耳正圓者豌豆也陶氏論合藥節度云如胡豆者以二大麻準之如小豆者以三大麻準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寄虹山館

之胡豆比小豆更小者野豌豆也野豌豆者其苗曰薇陸璣毛詩艸本疏云薇山茶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蜀人謂之巢菜小於小豆而乃欲以易去漢世經師大豆之解乎淮南子云菽夏生冬成是九穀中穫最後者故小明之詩云歲聿云莫采蕭穫菽春秋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蓋夏正之八月非穫菽時而殺之為災也霜降九月中氣則穫菽其在十月之交乎而幽風言七月烹葵及菽蓋烹其少者所謂藿也小宛之詩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傳云菽



藿也公會大夫禮劔芻牛藿羊苦豕薇注云藿豆  
 葉也采菽之詩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  
 爲藿是也若豌豆種與大麥同時來歲三四月則  
 熟務本直言所謂莊農獻送以爲嘗新貴其早者  
 也烏得以冒荏菽乎紹蘭按齊民要術大豆篇春  
 大豆次植穀之後二月中旬爲上時三月上旬爲  
 中時四月上旬爲下時歲宜晚者五六月亦得然  
 稍晚稍加種子地不求熟收刈欲晚必須耨下鋒  
 耨各一鋤不過再葉落盡然後刈刈訖則速耕雜  
 陰陽書曰大豆生於槐九十日秀秀後七十日熟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美

寄虹山館

各六寸相去二尺一畝得千六百八十坎其坎成  
 取美糞一升合坎中土攪和以內坎中臨種沃之  
 坎三升水坎內豆三粒覆土土勿厚以掌抑之令  
 種與土相親一畝用種一升用糞十六石八斗豆  
 生五六葉鋤之旱者溉之坎三升水丁夫一人可  
 治五畝至秋收一畝中十六石種之上土纔令蔽  
 豆耳崔寔曰正月可種豌豆二月可種大豆又曰  
 二月昏參星夕杏花盛桑椹赤可種大豆謂之上  
 時四月時雨降可種大小豆美田欲稀薄田欲稠  
 小豆篇小豆大率用麥底然恐小晚有地者常須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美

寄虹山館

豆生於申壯於子長於壬老於丑成於寅惡於甲  
 乙忌於卯午丙丁孝經援神契曰赤土宜菽也汜  
 勝之書曰大豆保歲易爲宜古之所以備凶年也  
 謹計家口數種大豆率人五畝此田之本也三月  
 榆莢時有雨高田可種大豆土和無塊畝五升土  
 不和則益之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尙可種戴甲  
 而生不用深耕大豆須均而稀豆花憎見日見日  
 則黃爛而根焦也穫豆之法莢黑而莖蒼輒收無  
 疑其實將落反失之故曰豆熟於場於場穫豆卽  
 青莢在上黑莢在下汜勝之區種大豆法坎方深

兼畱去歲穀下以擬之夏至後十日種者爲上時  
 初伏斵手爲中時中伏斵手爲下時中伏以後則  
 晚矣諺曰立秋葉如荷錢猶得豆者指謂宜晚之  
 歲耳不可爲常也熟耕耨下以爲良澤多者耨耨  
 漫擲而勞之如種麻法漫擲犁次之耨種爲下  
 鋒而不耨鋤不過再葉落盡則刈之豆角三青兩  
 黃拔而倒豎籠從之生者均孰不畏嚴霜從本至  
 末全無秕滅乃勝刈者牛力若少得待春耕亦得  
 稍種雜陰陽書曰小豆生於李六十日秀秀後六  
 十日成後忌與大豆同汜勝之書曰小豆不保



歲難得樵黑時注雨種畝一升豆生布葉鋤之生五六葉又鋤之大豆小豆不可盡治也古所以不盡治者豆生布葉豆有膏盡治之則傷膏傷則戕而民盡治故其收耗折也故曰豆不可盡治養美田畝可十石以薄田尚可畝取五石諺曰與他作豆田斯言良美可惜也此種大小豆之時及種法也御覽卷八百四十一引孝經援神契赤土宜菽又引春秋說題辭菽者屬也春生秋孰理通體屬也菽赤黑陰生陽大體應節小變赤象陽色也又引佐助期豆神名靈殖姓樂漢書五行志菽艸之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寄虹山館

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艸皆死也言不殺艸知菽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為菽艸之彊者政和本艸卷二十六載陶隱居引董仲舒曰菽是大豆大豆有兩種小豆一名荅有三四種紹蘭謂荅之言合也謂小豆之實與皮連合淮南子時則訓高注菽豆連皮也是兼大小豆而言今日驗諸豆大豆不連皮惟小豆連皮皮連故堅而且滑是以小未謂之荅荅从合聲知古人制字命名即取連合為證不得施於大豆也史記貨殖傳藜藿鹽豉干荅集解引徐廣曰或作合漢書正作合亦其證矣左氏宣二

年傳既合而來奔杜注合猶荅也謂以此言連合彼言證本小豆之荅故左氏即以合為荅也

多白實

實讀有費其實之實別於秀穎莖葉之偁謂菽之顆粒也齊民要術云今世大豆有白黑二種小豆有菽赤白三種廣志種小豆一歲三熟味甘白豆粗大可食王禎農書大豆有白黑三種白者粥飯皆可拌食有小豆菽豆赤豆白豆江豆豈豆皆小豆類也

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

管子地員篇注

卷四 寄虹山館

兒前

穀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豁

鳧本水鳥此五鳧之土居穀土之次穀土磽确而瘠明鳧土較為潤澤而肥汎汎然若水中之鳧其土之氣有時浮而上有時沈而下如鳧然也大雅鳧鷖疏引陸璣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水鳥之謹愿者則此土地勢蓋亦卑脚色青或得水澤漑濯以自潤故名為鳧土而其狀雖堅而不同於骨之豁也急就篇云春艸雞翹鳧翁濯是其狀乎其種陵稻



內則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陸稻即陵稻也爾雅  
 高平曰陸大陵曰阜大阜曰陵說文陸高平地則  
 大阜也自大陸山無石者對文陵大於陸散文則  
 陵陸通漢書地理志南郡江陵郡陽湖陵郡江陵  
 陰陵郡陸阿陸陸阜陸阜陸阜陸阜陸阜陸阜陸  
 湖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  
 臨淮郡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  
 郡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  
 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陸  
 通齊民要術水稻篇北土高原木無陂澤隨逐隈  
 曲而田者二月冰解地乾燒而耕之旱稻篇下田  
 種者用功多高原種者與禾同等也賈言高原者  
 爾雅廣平曰原地官大司徒鄭注高平曰原說文  
 道高平之野人所登然則高原之稻猶陸稻亦猶  
 管子地員篇注卷四 寄虹山館  
 陵稻矣蜀都賦灑灑池而為陸澤劉淵林注灑流  
 貌詩曰灑池北流浸彼稻田蔡邕曰疑雨曰陸陸  
 疑雨明陵亦疑雨高平之地而得雨澤故宜種稻  
 也  
 黑鵝馬夫  
 此蒙陵稻為文亦即陵稻之屬齊民要術水稻篇  
 有烏陵稻蓋謂陵稻之烏者邠風北風篇莫黑匪  
 又稱稭有烏稭黑穢又稱秣稻米有馬身秣是皆  
 黑鵝馬夫之類也  
 蕃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

見前  
 見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為下  
 汪主事說此即周禮所謂鹹瀉用狙者也禹貢海  
 濱廣斥康成注斥謂地鹹鹵說文鹵西方鹽地東  
 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桀音亦相近  
 其種白稻長狹  
 御覽卷八百三十九引郭義恭廣志云有蓋下白  
 稻又云白漢稻七月孰此稻大且長三枚長一寸  
 益州稻之長者米長半寸此云白稻長狹蓋即白  
 漢稻而米長半寸者也  
 管子地員篇注卷四 寄虹山館  
 蕃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  
 見前  
 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  
 與中土同  
 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此總計上中下三土之物與種也



晉介胡琴舫經理刊刻